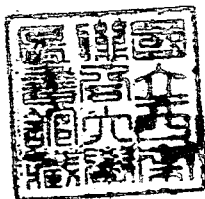


2264

淨 火

著 伽 楞 周

一
九
三
九
年
五
月
初
版



行發社版出流洪海上

序

「淨火」的意思就是淨罪的火，據意大利詩聖但丁的巨著神曲所說，人死後靈魂將遭遇三境：即地獄、煉獄和天堂。靈魂要從地獄升入天堂，必須先經過煉獄中淨罪的火，煨煉，消淨了所有的罪孽，然後才能升天。佛家所謂「淨土」也含有淨罪的意思。

不過這里所謂淨罪，並不是靈魂的淨罪，而是活人的淨罪。人間有地獄，也有煉獄。譬如現在上海租界已經成了「孤島」，四周的土地都為暴力所劫持，就是這僅存的一方乾淨土，也風鶴頻驚，隨時有遭受武力干涉的危險，住在「孤島」上的人，無異置身在煉獄中一樣，他們的生活，也正無異受着淨罪的火的煨煉。除了少數漢奸敗類自甘沉淪而不惜外，大多數人都一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的無虧大節，寧可在困苦顛連中，過着煉獄生活。一旦抗戰獲得了最後勝利，國軍重來海上，這時候，就是殺雲霧而見青天時候，也就是經煉獄中的火消淨了罪孽而升入天堂的時候。

這部「淨火」中所寫的，雖是一二八以後的事，而不是八一三以後的事，時代的距離看起來好像遠了一些，但其實一些都不遠。一二八的局部抗戰，正是今日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的序幕，而那時青年男女，也正同樣地在煉獄生活中奮鬥，掙扎。倘要我指出其間的不同點來，就是籠罩在那時一般青年男女間的普遍的苦悶，是整個民族前途出路的渺茫。這樣的苦悶，在今日的青年男女間，是不

存在的了，今日之下，大多數青年男女都已看出了國家民族的光明的前途，而願意熱誠地爲民族解放的革命事業獻身，只有留在上海「孤島」上的一部份青年男女，纔還殘留着「一種苦悶，這苦悶也不是爲了國家民族的沒有出路，僅僅是爲了個人的有力無處使。」

爲了幫助讀者對本書的了解起見，我想自動分析一下書中人物的生活和性格。

全書最主要的角色當然是孫婉霞，這是一個唐·吉訶德型的女性，籠罩着她生命的只有一個偉大崇高的理想，但她却不知道理想是要和現實生活相配合在現實生活中腳踏實地切切實實的努力去幹纔會實現的，決不是沒有一定的目標，單憑空想所能實現。她就因爲不知道怎樣去實現她的理想，於是她的一切行動也就成爲盲動。她感到都市生活的苦悶，無出路，便不顧一切的跑到農村中去，然而單憑她個人的力量，却無法打破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桎梏，所以她雖以第一燕的姿態飛入農村，結果却像吉訶德先生和風車作戰那樣，造成了一個悲劇，而在獄中發出了這樣的懺悔：「我錯了！我太迷信了個人的力量，其實個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只有集團的力量才够得上稱偉大。倘若我有一天，能够恢復我的自由身體，我一定要拋棄個人的英雄思想，投進集團的懷抱裏去。」

第二個重要角色是林幻心，這是一個帶些虛無主義色彩的青年，他什麼都想幹，却又絲毫幹的決心勇氣都沒有，對於現實，他是不滿足的，他想要改好他，可是他却又捨不得放棄目前的，可以得到狹益的滿足的生活。就這樣，他始終陷在生活和思想矛盾的苦悶之中。更因常常和他執教的學校裏

的訓育主任，那法西色彩非常濃厚的候其時發生衝突，使他分外感覺灰心。他抱着「退一步哲學」不斷的向後退讓着，但到退無可退，並且看出了青年的一代的勇敢而堅決的行動時，他終於受了深刻的感動，也堅強起來了。當他最後和杜季真見面，他就說，他此後的工作，是加進我們民族的中間去，對於一切壓迫我們民族，出賣我們民族利益，和阻止歷史的車輪向必然的道路上前進的人，用我們全民族的力量來消除他。這幾句話，充分的顯示了他的爲自由而戰的決心。我們現在試再來想想：壓迫我們民族最厲害的是誰？出賣我們民族利益和阻止歷史的車輪向必然的道路上前進的又是那些人？我們現在是不是正在用全民族的力量來消除他？可見林幻心最後選擇給自己走的道路，實在是非常的正確。

至於葉露玲，則是一位貴族化的女性，她有一些自由主義色彩，但在政治上却並無明確的主張。她的愛和進步的人物接近，與其說她有改革社會的企圖，毋寧說是好奇心重。她的父親葉常青，一位金融資本家，則是個個人主義的典型人物，爲了個人的利益，甚至不惜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結局和他公債上的對手方鎮鴻競爭失敗了，只好逃到香港去做寓公，他的出走，是絲毫都引不起人們的同情的。

杜季真是個非常可憐的小人物，當時掛名黨籍，靠黨吃飯，是很普通的事情，他因爲家累太重，遂也不得不靠黨吃飯。但他實在非常討厭他所從事的繁瑣而又無益的工作，他的良心不容許他和資

本家勾結，做壓迫工人的舉動，而生活負担過重的刺激，更養成了他一種冒險的精神。他在一二八戰時到前線去視察，以及後來的毅然決然出關加入義勇軍，都是這種冒險精神的表現。但他雖然喜歡冒險，却因為學識淺薄，對於國家大勢，並沒有深切的認識，而個人主義的思想，也未能完全清除，所以在熱河戰役中失去了一條手臂，退進關來以後，便沒有再出關去的意想，而且和葉露玲結了婚。

最後要說到意志薄弱的孫婉仙，和她所結識的浮滑的花花公子魏虛仁。這一類的青年男女，在上海社會裏很不少，開始總是談情說愛，然後發生肉體關係，最後目的既達，便加以惡意遺棄。直到現在，我們還看見有許多新聞記者，運用他們的得意之筆，描寫這一類新發生的桃色新聞。

我所寫的人物都有類型，在一二八前後，這一類人物是很多的，就是現在，我們也不難見到和書中所描寫的人物性格相類似的人。自然，這些人物都是有缺點的，但這缺點，却是時代環境所造成，並不是他們本身的不能避免。

第一章

「轟隆！轟隆！」

從××牌炮口裏發射出來的這聲音，震破了一九三二年新春的空氣，使得全上海人的心都卜卜的發跳。

有着三百萬居民的上海，現在已完全落入恐怖的空氣裏了。這恐懼的空氣表現得最明顯的是：熱鬧的地方更加熱鬧，冷靜的地方更加冷靜。

路旁的商店一律罷了市，鐵門和排門關閉得緊緊的，門上多半貼着一張白紙，白紙上印着八個黑色正楷大字：「×兵犯境，罷市禦侮！」

天是陰黯的冷。有風。風把人的心吹得更加空洞，不安定。

這時，在靜安寺路西藏路口，正展開了空前未有的大動亂的一幕。汽車，搬場車，黃包車，密密層層的衔接着，怒潮似的由北而南，車上堆滿了人和箱籠鋪蓋，一望而知都是逃出了蘇州河以北的危險

區域，避難到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安全地帶去的。站在十字路口指揮車輛的華捕臨時增加到七八個。再加上四五個印度騎巡，騎着馬在路上「得得得」的來回梭巡，還嫌手忙腳亂的，不敷支配。

而在另外一邊，沿着跑馬廳一帶，則東一簇西一簇的，聚集了許多人，七嘴八舌的亂談着前線的戰況，時而還雜着幾句戰事及於本身的不幸的影嚮。

「犯關犯關，真正犯關，連東方圖書館都撥了赤老燒光格哉！」

「逢豈話其阿拉頂冤枉，一片店開勒開北，碰着停格夥禽娘格赤老，一夜工夫柴弄弄，實頭勿曉得啥能樣，就弄得仔格精光大吉哉！」

「故種事體有哈希奇，要說冤枉末，侬篤哈人勿是一樣格介！」

「赤老赤老軍倒也厲害，就可惜勿肯打進口裏向來，真勿曉得是哈格骷頭，信篤大家想想看，赤老兵好望口裏向打出葉末，赤老赤老軍爲哈勿好望口裏向打進來，阿要氣數！」

在這些混亂的羣衆中間，有一個少女，却與衆不同的傲慢地在路上走着。那少女的年紀約在十八九歲左右，穿一件淡藍色自由布旗袍，上身罩着件深灰色絨線衫，脚上一雙平底皮鞋已有幾處破裂，面部毫沒有脂粉的修飾，但健康而又多血的膚色却形成了她自然的美麗。

她走着，不時把輕蔑的眼光投射到那些混亂的羣衆身上去，帶着十二分看不起的神氣，咬緊了嘴唇，臉上顯着堅決而又慘刻的笑容。



野夫作

忽然，天空中發出了一陣「杭杭」的響聲，不知是那一個眼快嘴快的人說了聲：「不好了！××飛機來了！」立刻，人叢中起了一陣狂喊，東一簇西一簇的人全合在一起，竄擁向西奔逃。雖然有幾個頭腦清楚的人，仍舊站住了不動，大聲喊着：「跑不得！跑不得！」但却全沒有一些用處。

那少女才站定脚步，還沒有定睛細看，便被黑壓壓的人潮衝得接連向後倒退了兩步，幾乎跌下地去。她有些憤怒了，連忙把插在絨線衫袋裏的手伸出來，用力推着那些衝到她身旁的無意識的羣衆，一壁抬頭向天空瞻望。

天空中飛着的幸虧不過是一架偵察機，並沒有帶着足以把那些擁擠在一起的羣衆炸成齏粉的炸彈，灰白的天光反映在機身上，很清楚的把一個紅色的圓形標識送進人眼裏。那飛機，在人們頭上轉了一周，便緩緩的向北飛去了。

看着一架平凡的飛機竟把羣衆駭成這樣子，那少女止不住感慨地冷笑了一聲。她並不同情於那些羣衆，倒反希望飛機裏落下一顆炸彈來，把他們炸成灰燼。因為留着這些畏法混亂的小市民們在世，並沒有什麼益處，有時說不定反會把事情弄糟了的。她重新把雙手插入衣袋裏，堅決而又無畏地徐步走着。

一個老槍報販捧了一大疊印着刺目的紅字報紙迎面走來，嘴裏高喊着：

『河裏看到××兵吃救仗——三個銅板一張。』

這喊聲，使那少女興奮地笑了。她很快的取出三個銅子來，向那報販買了一張報紙，邊走邊看，全神都貫注在報上所刊的消息裏，暫時忘記了身外的一切。

「嗚嗚——」一輛一九三二年新式道奇六缸汽車風馳電掣的由東而西，從南京路駛上了保安寺路，開足了速率，喇叭捏得怪響的前進。忽然向後一退，剎剎裏開到路旁邊去，「軋」的一下停頓住了。車門開處，伸出一顆沒清波浪紋頭髮的摩登女性頭來，看那看報少女的背影便說：

「孫婉霞！孫婉霞！」

被喚做孫婉霞的那少女回過頭來，看見了那車上的那摩登女性，面色略微變了一變，但仍很冷靜，並不像對方那樣激動。她淡然的點了個頭說：

「哦！是你，葉露玲！」

葉露玲却很快的跳下車來，笑着握住了孫婉霞的手說：

「婉霞，多時不見了，你怎麼竟不到我們那邊去？忘記了從前在學校裏和我的約定了嗎？」

孫婉霞略微皺一皺眉頭，她很有些怕見這在她面前的新與資本家的女兒葉露玲。她和葉露玲雖是同學，但因彼此身分不同，平時並不十分親密。無奈葉露玲好像和她有着特殊緣法似的，她並不理會別的同學，只是對她一人顯着慇懃，使她無法拒絕她的好意。記得在戰事未發生以前，葉露玲確會和她說過，萬一有事，要她和她姊姊搬到她家去住。她那時口頭上雖答應着，但却並未放在心上。隨

「那就忘記了，想不到葉露玲竟當了真，直到這時還責備她不該失約，這倒使她覺得有些對不起人。她只好勉強笑了笑。」

「怪我不好，竟忘記了！真該打！」

「打是不敢的，不過今天無論怎樣，你一定要到我們那邊去一趟。」葉露玲說着，便挽住了孫婉霞的手臂，要把她拉上車去。

「對不起！我現在還有些小事，不能去，過幾天我一定來看你。」孫婉霞掙扎着說。

但沒等她把話說完，她的身子已被葉露玲拉上車了。葉露玲笑着把她按在車座上，隨手「砰」的一聲帶上了車門，車子便繼續向前開行起來。

孫婉霞這時才開始注意到葉露玲身上。她出神地望着她那身時式冬大衣，那只有鴻翔公司櫥窗裏才能陳列出來的新奇的款式，使她的眉毛不禁微微一動。她略帶幾分鄙薄意味的向葉露玲說：

「哦呀！好一位尊貴的小姐！難得你有這種閒情逸致，當這敵人大舉屠殺我們民衆的時候，還一些不在意的穿着新衣裳坐汽車出來兜圈子出風頭。」

葉露玲有些不服了，她抗聲說道：

「婉霞，你不要誤會，我這次出來，並不是想出什麼風頭，實在是去出席女界慰勞前敵將士大會的呢。」

孫婉霞哼了一聲，並不回答。她早已在報紙上見識過這些都市裏太太小姐們的巴戲，同時也十分看不起這救國其名出風頭其實的巴戲。

葉露玲却在問：

「婉霞，你現在住在哪裏？」

孫婉霞將身靠在車背上，隨手向車窗外一指，外面是馬歪路。

「你還和你姊姊住在一起嗎？」

孫婉霞點點頭，眉毛又微微皺攏了。她很討厭人家向她提起姊姊來。姊姊，這完全是一個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式的人物，她的生活思想和夢都與她不同，她和她是處在兩個世界，永遠找不出共通的地方來的。

葉露玲似乎也己記憶起孫婉霞和她姊姊不和，便不再問下去，很伶俐的把話鋒轉到她自己身上來。她笑着靠近了孫婉霞一些說：

「婉霞，你知道嗎？我又新交上一位朋友了。」

「什麼朋友是男的還是女的？」孫婉霞不在意地問。

「當然是男的，我的女朋友少得很，有了你，我也不想再交什麼女朋友了。告訴你，這位新朋友的，思想很不錯呢！我覺得，除了你以外，是沒有人能和他比並的。」

孫婉霞心一跳，不自覺的坐起身來，望着葉露玲的臉。她的自尊心被葉露玲傷害了。她不相信在葉露玲的朋友裏面，居然還有可以和她比並的人。於是，便略帶嗶氣模樣的問道：

「他是誰？叫什麼名字？你又怎樣認識他的？」

「他叫林幻心，是一個中學教員，新近由杜季真介紹，我才認識他。」葉露玲得意地說，聲音裏充滿了興奮。

孫婉霞默默的唸誦着「林幻心」這三個字，隨即便搖了搖頭。這名字對於她完全是陌生的，她從不會在什麼地方見到聽到過。同時，她又想起葉露玲的朋友，工會職員杜季真的顛覆模樣了，從這種人手裏介紹出來的朋友，至多也不過是個一知半解的人物而已。葉露玲的崇拜他，正足顯出她的淺薄。於是，她便淡然一笑，不再把這事放在心上。

車子很快的向前進行，已將近開到靜安寺路底，突然向赫德路一折，又彎上了愚園路，不久，便有一座小小的西式洋房在她們眼前現出來。車夫捏了一下喇叭，兩扇鐵門便向她們開放了。門內是一個院落，中間有一個羅漢柏樹。車子一直開進門裏去，繞着那圓徑轉了個半圓的彎，才停在客廳前的雲母石級邊。

二

這裏要約略說一說葉露玲的家世。

葉露玲的父親葉常青是一位華僑，同時也是一位大企業家。他獨自在南洋羣島經營了許多種事業，又不斷的投資到別的新事業上去。這些經營和投資都很順利，他私人的財富一天比一天增加起來。直到最近，受了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又因殖民地政府新發表的限制條例很苛酷，知道在他的事業上已沒有發展的可能，於是便趁勢急流勇退，把所有事業完全收束，攏了他全部資產和唯一的愛女回國來，在上海開設了一家銀行，做着抵押放款地產儲蓄等事業，並暗中操縱着金融公債的市場。同時，又在愚園路上買下這一座小小的西式洋房，做他們父女倆安身的地方。

因爲人是華僑，和西方先進國家的思想接觸得早，所以這壯年人的頭腦是很新穎開通的。他並不像中國舊式頑固的父母一樣，不拘什麼事都要代兒女們包辦，他是一切都聽憑着他女兒露玲的自由。他任她在外面交朋友，任她把朋友引到家裏來。看他的意思，似乎只要他女兒看中了誰，要和誰結婚，他是無不樂於贊助的。

這時，他正捧着一杯紅茶，斜靠在沙發上鴨絨墊子的一角，和對面紅木椅上坐着的他女兒的兩個青年朋友林幻心杜季真談着話。但他並不把注意力放在談話上，他顯然另外有着心事。這心事最大的，當然是擔憂這次戰事給予他的損失，他現在的事業幾乎完全停頓了，放出的款子收不回來，存儲的款子却要在他身上吞吃利息，尤其是新近買收下來的幾家工廠，他本來打算用金融作基礎，操縱牠們去製造利潤的，現在也不得不停頓了。此外，還有着兩件小小的心事，第一是他新近看中了一

位名叫小玲瓏的妓女，正約定今晚在她敝開裏報效和酒。他想早一刻去好多溫存一刻。第二是他女兒出去了，直到此刻還沒有回來，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惟恐她會碰到什麼危險。

他的心事是這樣，而在他對面的兩個年青人，也都不大把興趣集中在談話上。那工會職員杜季真，心頭正懷着一種願望。他知道葉露玲對於她自身的婚姻是有着完全自主權的，所以他想在面前，試試他的運氣。至於那中學教員林幻心呢，則時時都把他的念頭轉到他所掌教的那個因職事停了課的學校上去。他們都因為閒着沒事，偶然在路上相遇了，便一同來訪葉露玲，却沒料到葉露玲會不在家，這時雖然和她父親談着話，但因為年齡和身分的不同，兩人都不免稍稍感到一些拘束。

車子恰好就在他們的談話中間開到了客廳前。葉露玲仍舊緊挽着孫婉霞的手臂，走上客廳去。她們的出現，使客廳裏的三個人都站起來了。

葉常青先用埋怨的口氣向他女兒說：

『露玲，你怎麼出去了這多久才回來？車子已經停在外面了嗎？』

葉露玲點點頭，葉常青便不再說什麼，按鈴叫僕人去吩咐保鑣預備，隨即又閃閃地笑着向客廳裏所有的人說了聲：『少陪！』帶一種新式銀行家的風度，很快的走下客廳去了。

這裏葉露玲才開始回過頭來，招呼她的客人。她一眼看見了林幻心，不禁愉快地笑了，那意思好像說：『真湊巧！恰好你也在這裏！』於是，她便毫不遲疑的把孫婉霞拉到林幻心面前去，在他們兩人

間，互相介紹起來。

林幻心微微鞠了一躬，他好像不十分看重這介紹，因為在他面前的那少女模樣太平凡了，看不出什麼偉大崇高的地方來。這輕藐的舉動引起了孫婉霞深刻的反感；她本來就有着一個看不起這青年人的心，現在見他居然竟這樣藐視她，不禁分外動火，索性不理他，自願背轉身去，看客廳裏的陳設。

葉露玲却沒有留意到他們兩人的態度，她只代他們介紹了一下，便好像已經盡了她的責任的，走到杜季真身旁去，和他談話。杜季真今天的模樣有些兒怪，連一句極平常的應酬話，說出來都要用着十二分的力氣。這使葉露玲暗暗有些納罕，她正想明瞭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如此，不料孫婉霞忽然在她肩上拍了一下，向她說：

「露玲，我要回去了。」

葉露玲噢了一驚，慌忙伸手把孫婉霞拉住。

「婉霞，你這是什麼意思，來了就夫，太不給我面子了，難道我這里有東西會吃你嗎？」

孫婉霞笑了笑說：

「吃我的東西是沒有，不過我很有些討厭你這客廳裏的空氣。這裏的空氣是太貴族化了，連一個平常人到了這裏，也會忘記了自己的身分，看不起人來。」

說着，她很快的橫了林幻心一眼。她這話顯然是爲林幻心而發，林幻心也很明瞭。他並不生氣，倒反爲她的話引起了注意，覺得先前的藐視她是不對的，開始歉仄地向她微笑了。

這一笑，才弭平了孫婉霞的憤怒，同時也給她發見了這青年人的幾分可愛處。她不再固執着要回去了。

葉露玲見已沒有問題，便繼續來和杜季真談話，好奇心使她急於想明瞭杜季真今天的言語舉動爲什麼這樣不自然。杜季真却好像有所顧忌似的，他紅了一會臉，覷一個空際，悄悄向葉露玲招了招手，便朝客廳外走去。

兩個人，一前一後的，默默地走下了雲母石級，誰都不說一句話。直到走近那綠蔭柏圍徑右首，一陣尖銳的冷風吹來，使得葉露玲打了個寒慄，她才略帶惱意的呼喚在前走着的杜季真說：

「喂！季真，你有什麼話，請就在這裏說罷，外面冷得很呢！」

杜季真立住脚步，看着葉露玲，他的神色忽然非常扭捏起來，舌頭上像壓着千鈞石塊一樣，請請的說不出一句話。這使葉露玲漸漸的感覺有些不耐了，她覺得這樣站在冷風裏却沒有一句說說的行爲實在太傻，於是，臉上便現出不願意的容色來。這容色，當然逃不過杜季真的眼光，他心裏暗暗有些發急，話却越急越不容易出口。過了半响，他才鼓着勇氣，吞吞吐吐的說道：

「露玲，你總能够明白我的意思的。實在，我的生命是太沒有趣味了！我覺得，只有你的愛情才能

增加我生命的意義。今天我想請你對我表示一句：你到底愛不愛我？」

葉露玲初時似乎呆了一呆，但聽到後來，她却大笑了。她指着杜季真說道：

「你這人，我真說不出你是怎樣的糊塗！你也不想現在是什麼時候，居然還在談情說愛的，聽了都叫人覺得好笑！」

杜季真的心猛然向下一沉，一刻前作着的許多美麗的夢和幻想完全破滅了。雖然葉露玲並沒有明顯地拒絕他的要求，但他忍耐了多時好不容易才得表白出來的願望，却被她用調笑的口吻輕輕結束，總不能使他不抱悲觀。至少，他將來決不會再有像今天這樣鼓着勇氣說話的時候了。他低着頭，很失意的把眼光注視在地上，一種淒涼的况味包圍着他的心，他的眼淚幾乎忍不住要落下來了。

葉露玲却不去理會他，她先前原不過是好奇，才跟着杜季真到外面來，現在已經明白杜季真的變態原來是心頭有着一個可笑的舊想念，她當然更沒有陪他站在冷風裏的必要。於是，她便撇下杜季真，重新向客廳上走去。

客廳裏，林幻心正和孫婉霞談着話。他們兩人的態度已不像先前那樣格格不入，但意見似乎還不大融洽。

他們在討論着這時代裏青年人，所應取的態度。

林幻心以為現在的中國還逗留在半封建期內，舊的封建思想還沒有完全清除，還具有絕大的

支配勢力。青年人既然生活在這社會裏，處處都不免要和這社會接觸，在應付方面，就不能不稍為審慎。所以他主張，一個青年人應該有二重人格，一重新的和一重舊的，新的人格對舊社會絕對不妥協，舊的人格却不妨調和在舊社會裏，換一句話說，便是思想儘管和舊社會敵對，行動却不妨和舊社會一致，這是時代環境使人不得不如此，值得別人同情和諒解的。

孫婉霞却反對他這意見，並竭力攻擊他這動搖的傾向。她以爲一個青年人，不但不應有二重人格，就是思想和行動之間，也不應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他如若看出這社會是束縛他的，有害於他的，就該起來，向這社會反抗，從一切惡劣環境的包圍中，衝殺出一條血路來。倘只爲了苟安的緣故，便不憚出賣自己的靈魂，和束縛自己的社會取一致的步調，那到頭不但貽害自己，還足以貽害整個的人類。

葉露玲走上客廳來時，正是他們兩人爭辯得極劇烈的時候。

林幻心說：

「密司孫，你的主張固然不錯，不過你也不要太看輕了自己，自己的生命是和真理有着同樣可貴的價值的。」

孫婉霞冷笑了一聲說：

「我就不會把自己看得太大，我算得什麼，我不過是四萬五千萬人裏面渺小的一個罷了！越是

把自己看得大的人，顧忌也越多，不論作什麼事，都要預先考慮一下，更由考慮而狐疑，由狐疑而猶豫，不決，結局只有墮入哈孟雷特一樣悲慘的命運。」

「不過唐吉訶德的結果似乎也不大好。」

「唐吉訶德的結果雖然不好，比起哈孟雷特來却高明得多了。」

看着他們兩人相持不下的樣子，葉露玲覺得很好笑，同時也不能不用調人的口吻來說話了。

「算了罷，大家都是初見面的朋友，何必鬧到面紅耳赤呢！難道你們兩人的思想，就找不出一些接近的地方來嗎？」

孫婉霞把頭一搖，冷冷的說：

「遠得很哩！我們兩人的思想，好像隔着一條大河，河上並沒有橋樑。」

林幻心站起來了，他很誠懇的向孫婉霞說：

「密司孫，對於你的思想，我是非常的佩服。我自己很慚愧我見解的不澈底，不過目前被環境限制着，也無法可想。我相信，我總有一天會和你一樣的。如若你以爲一個人不是永遠固定不變之話，就請你和我握一握手，引我作你未來忠實的朋友。」

孫婉霞似乎被這話感動了，她很大方的伸出手來，和林幻心握了一握。

這一握手，給了林幻心莫大的愉快，他感覺自己的生命是在昇華了。他開始歡笑着，向她和葉露

玲點點頭說：

『我現在要回去了，我們將來再見。』

孫婉霞只略微把頭一點，並不抬身。葉露玲却很殷勤的把他送到外面來。外面院落裏，杜季真依然站在那羅漢柏圍徑旁邊，眼光木然的注視在地上。這形狀，使葉露玲忍不住笑了，同時也不禁有些可憐他，覺得自己方才對他的態度未免太過分了些。於是，便帶笑招呼他說：

『喂！季真，你不怕冷嗎？站在這裏發什麼傻？』

杜季真愕然的抬起頭來，恰好正接着了葉露玲的笑臉。他並沒有完全聽清楚她的話，還當她是在奚落他，笑他傻，心上不禁浮起了一些憤恨的感情，索性理都不理她，自顧向林幻心說：

『幻心，你要回去了嗎？我們一同走罷。』

三

出了葉露玲家的門，走到馬路上，林幻心和杜季真一同站住了。

『季真，你現在預備到哪裏去？』林幻心應酬地問。

杜季真却快喪地搖了搖頭。

『連我自己也沒決定到哪裏去，不過也許要去看工會裏的情形。』

『那麼，再會了！季真，我勸你千萬不要太消極，你的環境不好我是知道的，然而在眼前這種社會

裏，也是無法想，只好萬事都忍耐一些。」林幻心說着，便向杜季真揚了揚手，很快的走開去了。

杜季真也懶懶的移動了脚步，向靜安寺路那一頭走着。他的心又有些淒楚起來了。林幻心的話並沒有說中他的心事，但却把他的感觸引起，使他想起了他自己的環境。的確，他的環境是十分惡劣的：一家人，從老年的父母到失業的兄嫂，全靠他在工會裏做書記每月六十元的薪金過活。他的生活可以用一句話來包括，就是爲了別人不斷的壓榨自己。這種沒有幸福的生活使他非常痛苦，他屢次想擺脫，又屢次被不忍之心把這想念打消。不過這犧牲畢竟太大了，他越是感覺前途黑暗，對於幸福生活的獲得，也就越加渴望。便是今天的向葉露玲求愛，一半雖爲了對她傾心，一半也想靠着和她結合解決他經濟上的難關，以免永遠過着牛馬似的生活。不料葉露玲竟毫不理解他的苦心，輕輕一笑便把他的嘴堵住，使他於失望之餘，更感到壓在他肩上的那個重扭的難受；同時，前途在他眼前，也分外顯得黑暗了。

不錯，前途確實是黑暗的，在他的面前，便有一個黑暗的影子向他奔來，那是一個龐大的運貨卡車，正在重濁地捏着喇叭。

「叭叭——」

杜季真嗅了一驚，慌忙向旁邊一跳，躲避過了，他很清楚的聽見車夫在向他罵：

「豬糞沒帶眼睛嗎？」

但車上却有一個人向他喊了：

「季真！季真！」

這熟習的聲音，使杜季真詫異地抬起頭來。他認識那喊他的人是工會裏的常務委員朱樂山，同時也辨認出了那卡車是輸送工人們所捐助的慰勞物品到前線去的。立刻，一個新的想念便像電光似的在他腦海裏一閃，他覺得自己生活在這世上正很無趣，倒不如趁此機會，冒一下生命的危險，到前線去玩一趟，廣廣眼界，就是死在那邊，也是一種幸福的解脫，總比活著機械地工作，負一家生活的重担好些。於是，他便趕緊追上前去，衝那卡車喊着：

「停！停！」

卡車停住了，車上的朱樂山惘然的笑着問道：

「季真，多時沒見你上工會去了，你從哪兒來的？」

「我也是偶然路過這里，現在我要問朱委員一聲，這卡車可是開到前線去的嗎？」

「是的。」朱樂山點了點頭，他那大頭，他的身材很胖，面孔圓圓的，活像一隻南瓜。

「好，我也同去廣廣眼界。」杜季真說着，便攀住了卡車的底板，一躍身跳上車來，和朱樂山一同站在那一大堆慰勞品前面。他現在已下了個悲壯的決心，把生死置諸度外了。

朱樂山關照了車夫開車，便笑着向杜季真問：

「季真，你不怕危險嗎？」

「不怕！」杜季真勇敢地說。他挺立着，就像一個英雄一樣，心裏却凄楚地在想：「活着是這樣的無趣，我還怕什麼危險呢！」

車子繼續向前進行，不久便開到了蕪國路盡頭，這裏就是華租交界的地方，鐵絲網和沙袋密密層層的排列着，有許多萬國商團在一旁把守。車上因為插着慰勞隊旗，所以並沒經過什麼留難就放行了，只有一個穿着商團制服的中國人向他們說：

「早一些回來，這裏過了六點鐘就不許通行了。」

朱樂山滿面含笑的答應着，杜季真却不作理會。車子很快的便遠離開了那條防線。這時，坐在前面的汽車夫，忽然憤憤地說話了。

「媽的帝國主義者都不是好傢伙！這裏便是我們的後方，你看他們防守得多麼稀鬆平淡，簡直不論什麼奸細間諜都混得進來，哪里及得上××兵的後方北四川路北河南路一帶整齊得嚴緊？」

「混賬！你胡噴些什麼？」朱樂山咆哮地說。

杜季真却不作聲，他只出神地望着路旁。路旁的景象是非常寂靜的，連一個人影都沒有，只有一些高低的土丘和瓦礫堆垃圾堆，隨着車行的速率，在人眼前一起一伏的跳動。這寂靜的景象使杜季

真很快的聯想起他在葉露玲身上希望的沒落，他的心不禁有些冷颼颼的，非常難受。

幸而不久這景象便被另一種新出現的事實打破了，當車子快要接近第二條防線時，突然從前面潮水似的湧來了二大批難民，扶老攜幼的，幾乎把一條路都塞滿。瞧着那些遭難的不幸的人羣，杜季真才略略把他心頭的傷感減退了幾分，同時也憬然地覺悟到，何以他方才向葉露玲求愛時，會引起她狂笑的理由了。的確，在這大多數民衆都宛轉呻吟於敵人鐵蹄蹂躪下的時候，個人慾望的滿足，是不能不暫時拋過一邊的。

车子在這一大羣難民前稍稍停留了一下，又繼續向前開去，前面便是X×X軍的後方防線，遠遠的已能瞧見那疑敵的屋舍，和鐵絲網沙袋等防禦物。到得近前，便有兩名哨兵，提着槍走上來。他們瞧了瞧車上的慰勞物品，似乎已經明瞭了這部車子的性質，只約略問了幾句來蹤去跡，便揮一揮手，讓他們越過防線去。

天是陰沉沉的，路是白茫茫的，車子過了中山路橋，離開前線已很近，從前線傳過來的槍炮聲，聽來也已非常清楚。就在這時候，天空中忽然起了陣「杭杭」的響聲。朱樂山抬頭一望，嚇得臉都變了顏色，連忙鑽進堆積着的慰勞物品後面去，蹲下身子，躲了起來，一壁用力捶着前面的夾板向車夫說：

『快快！鐵鳥來了！』

杜季真却仍舊挺立着，目不轉睛的瞧着空中的飛機。他已把生死置諸度外，因而便也不覺得這

飛機有什麼可怕但經不起車子送命似的開着九十度速率前進，一個立脚不穩，便一屁股坐在一疊倒下來的毛巾上。飛機似乎已把這部卡車當做了目標，緊緊追隨着不捨，追了一陣，忽然搶到車前去，接着，機身一低，便「開閘開閘」的向下放了一排機關槍。

「季真，快躲進來，你難道不要命嗎？」朱樂山從慰勞品後面伸出一隻手來，拉了拉杜季真的腿腕。杜季真勉強也躲進物品後面去，傍着朱樂山蹲了下來，心裏暗笑朱樂山的胆小，一壁仍抬頭向天空瞻望。天空中的飛機這時已不放機關槍了，却拋下一個黑色卵圓形的東西。這東西，愈向下墜，體積就愈放得大。杜季真正瞧得出神，朱樂山却陡然大叫了一聲「不好！」急忙喊着前面的車夫說：

「快停！快停！鐵鳥下蛋了！」

車子「軋」的一聲停了下來，朱樂山趕緊拉着杜季真的手，跳下車，就朝路旁的斜坡下飛跑。還沒有跑下下坡，路上就發出了驚天動地的一響：

「蓬轟——」

這一震之力量在厲害，兩人的心都被震得搖搖盪盪的，連耳鼓也幾乎被震破。杜季真脚一麻，一個個倒栽葱，骨碌碌的滾到斜坡下去。他這時才開始感到死的可怖和生的可貴了，緊緊抱住了一塊石頭不放。

「沙拉拉——」被炸起來的泥土四散落下來，灑滿了他們兩人一身。

飛機似乎不肯在這部卡車上多費炸彈，又「闐闐闐闐」的向下放了排機關槍，便再再的向東北方飛去了。

「險哪！」朱樂山像一隻癩狗似的從地上爬起來，吐了吐舌頭，拍去身上的泥土說。

杜季真却彷彿才從一場大夢裏醒來似的，他徐徐從斜坡下走到路上，瞧着地面被炸彈炸成了一個圓桌大小的窟窿，不禁微微發了一陣寒戰。這還是他第一次親身體驗到現代戰爭的危險和敵人的殘暴，一陣強烈的情慾滲雜着恐怖的感情佔據了他的心，使他完全忘却了本身的慾望。他覺得，目前最要緊的事，只有拚命抵抗敵人的侵略，至於慾望，那不妨等生存先不感覺威脅和危害時再說。他的熱情奮發了，他開始勇氣勃勃的向朱樂山說：

「朱委員，請上車去罷。我們用不着怕什麼飛機和炸彈，死在戰場上，總比死在病牀上好些。」

朱樂山卻沒有杜季真那樣高興，他的臉色很慘沮，彷彿驚魂未定的模樣，勉強上了車，眼珠兀自向空中張望，一壁大聲向前面的車夫說：

「快開！快開！不要再碰着鐵鳥追來！」

車子又很快的開動了，這次倏倏並沒有碰着飛機，很平安的過了中山路過了大洋橋一直開到那用黃沙袋疊成了半月形圍牆的司令部前。

司令部前停着的慰勞車很多，有市商會的，有市民聯合會的，有銀行公會的，車上都堆滿了慰

勞物品。車子到了這里，便緊傍着那些車停了下來。一個傳令兵向他們問明了來意，很快的報了進去。不久，便有一個掛着三角斜皮帶的人從裏面出來，他像認識朱樂山似的，遠遠的就笑着招呼說：

『啊哈，老朱，你又來了。』

朱樂山得意地瞟了杜季真一眼，隨即便告訴杜季真說，這是這里的參謀長。

杜季真心不禁一動，他正想冒險到火線裏去玩一趟，現在聽說對面的人便是參謀長，覺得他一定有幾分權力的，便不嫌冒昧的向他問道：

『火線上現在可有危險嗎？我們可不可以去參觀一下？』

『可以的』參謀長笑着點頭說：『你們來得很湊巧，十分鐘前還在大戰呢，現在却只有一些零星步哨戰，去參觀正是個好機會。不過我却沒工夫奉陪，你們要去，我可以叫傳令兵送你們去。』

杜季真愉快地笑了，他把眼望着朱樂山，意思是要他一同去。朱樂山却躊躇着，模樣兒似乎有些害怕，但到後見了參謀長那藐視的眼光，恐他笑他枉自作了一個委員，阻量還不如他手下的書記，只得勉強硬着頭皮，隨在傳令兵和杜季真後面走去。

三個人，匍匐着身體，穿過一條鐵路和無數條死寂的街道，好不容易才走到一帶高大的防禦前。防禦外邊便是火線，那兒高高的蓋着蘆袋，有許多兵伏在地下，把槍口從蘆袋縫裏伸出去，向外瞄準。這裏，戰事確實很沉寂，只間或有幾下步槍聲，火線裏很有許多士兵們好整以暇的在開着留聲機。朱

樂山走到防壘前，便不敢再走了，杜季真却一直走了進去。瞧着有一個兵伏在地上，把濕布擦着發熱的槍膛，便走過去，坐在他身邊說：

「辛苦！辛苦！」

那個兵回顧了杜季真一眼，很有些受寵若驚似的，連忙回答說：

「還要緊！你老也辛苦了！」

「這是什麼槍？」杜季真望着那黑而亮的槍膛，忍不住好奇地問。

「系勞漢陽造，漢陽兵工廠製造的，用起來應順手，用得久了就會炸。××兵的三八式快槍真好，可惜用的人全是膿包，嚙經打昨天一仗就給我們搶來了兩百多枝，全送到後方去了。」

「我可以放一槍試試嗎？」杜季真試探地說。他的心卜卜的跳躍着，那枝槍在他眼前，彷彿成了絕大的誘惑物。

「你老高興，放就是。」那個兵說着，很快的從子彈帶上褪下一排槍彈來，實進了槍膛裏，把保險機撥開了，便把槍擱在杜季真手裏。

杜季真勉強抑止着心跳，也像那個兵一樣，伏在地下，兩手捧着槍，瞄準了對面敵方陣線裏露出來的一副面目，輕輕把手指搭上槍機一扳。「砰！拍！」一顆槍彈高高的飛出去了，並沒有打中敵人，反被那彈力震得他兩膀痠麻，不自覺的把槍拋在地下。

那個兵笑了。

「你老是外行，唔對勁還是看我來。」

說着，他拾起槍，略一向前瞄準，也是「砰拍——」一下，對面的那副面目便突然向下一盪，再也拾起來了。

杜季真又是慚愧，又是佩服，忍不住紅着臉贊了一聲「好！」

朱樂山在外面似乎等得有些不耐煩了，可又不敢走進火線裏去，只得連聲催促着杜季真說：

「季真，快出來吧！時候已經不早，我們也該回去了。」

杜季真本來還想從那個兵身上多得一些槍械的智識，但聽了外面朱樂山那着急而又可憐的聲口，也不便再留，只得別了那個兵，走出火線來，仍像來時那樣，由那傳令兵領導着，回到司令部去。

這時，停在司令部門前的卡車上的物品已經卸空了，朱樂山像怕在這里多留一刻生命便有危險似的，也不去向那參謀長告辭，忙不迭的同着杜季真上了車，便關照車夫把車開回去。

車上，杜季真只是默默的回想着方才在火線裏的情況。這一種生活是他從未體驗過的，在嚴肅的空氣裏，帶一些親切摯愛的意味，使他有無限的留戀，朱樂山却搖頭吐舌的向他說：

「季真，我佩服你的胆量真大！」

杜季真不禁發出了一聲苦笑，心想：「這算得什麼，總有一天，我也要像那些士兵們一樣，出死入

生的，去和敵人拚一拚呢。」

「季真，你預備在哪兒下車？同我到工會裏去好嗎？」朱樂山又說了，這時車子已越過了後方防護線，山路極速，率也就降低下來。

「不，我不想去。」杜季真搖搖頭說：「工會裏現在一切工作都停頓着，去也沒什麼事幹，還是請朱委員開照車子開到卡德路口時停一停，讓我順道回家罷。」

朱樂山便不再作聲，只是購着車子向前疾駛。不久，車便進了租界，從靜安寺路開到卡德路口停下來，杜季真懶洋洋的向朱樂山告別下車，一逕走向他的住所去。

一條污穢的弄堂在他眼前現出來了，弄裏有許多髒孩子蹲在地上彈石珠，杜季真很快的進了弄，還沒有踏進他自己家門口，便有一陣京胡聲送進他耳鼓裏來，他的大哥伯恩，正吊起了嗓子，在客堂裏唱三娘教子。

「小東人，闖下了，滔天大禍……」

杜季真皺一皺眉，急忙循着扶梯，走上樓去。樓上他的房間裏，不知何時拉開了一張牌桌，四個人圍坐在一起，劈劈拍拍的打牌。一個是隔壁嬌嬌，一個是過街樓嫂嫂，一個像是對面新來的房客，還有一個却是他三哥叔羣，一見他進來，便起身向他說：

「老四，我已經輸掉一底了，你來代我翻本罷。」

杜季真不理他，自顧向後面他父母房裏走去。冷不防從後面撲過來他二哥的五歲兒子小林，抱住他的腿，一迭連聲的叫着『四叔！』接着，他的二嫂也跑過來了，一把拉開她兒子，帶幾分故意的責罵着說：

『不要纏住四叔，看看你身上衣，裳這樣破，四叔見了也要討厭！』

這意在言外的話，使杜季真忍不住冷笑了一聲，一脚跨進後面房裏去。後面房裏的八仙桌上蒸着一炷香，他母親坐在香前，虔誠地唸着心經，另一邊的籐椅上，他父親正戴着老光眼鏡看報，聽見脚步声，抬頭瞧了他一眼，便把報紙擱在一旁向他問：

『季真，外邊の時局怎樣？戰事可能早了結嗎？』

杜季真不作聲，他搖搖頭，頹然的在牀沿上坐下。從戰地得來的興奮的感覺，到這時已完全消滅了。他明白他還活着，在他的肩上依舊負着一家生活的重担，一切都沒有絲毫改變，於是煩惱又開始來襲擊他的心，心也突然由熱鬧歸於寂寞。這一種寂寞的感覺是很難受的，他不能不找一個排遣宣洩的地方。他無意識的抬起眼來向房裏望，恰好一眼接觸到桌上他父親喝剩下來的一半瓶酒，這使他起了一個新意念：『還是到醉鄉裏去忘懷了一切罷！』便站起來，取過酒瓶，骨都骨都幾口，把瓶裏的酒全喝了下去。

四

這時，林幻心也已經回到了校裏。校裏是異乎尋常的冷靜，不但所有的教職員一個都不見，連常見的少數外省寄宿生，也都沒有影蹤了。這冷靜的景象，使林幻心不禁喫了一驚，他連忙找着一個校役問道：

「校裏的先生學生們都到哪里去了？」

「早就出發下鄉去宣傳了，林先生沒有去嗎？」

林幻心不禁有些詫異。宣傳，這是從哪兒說起？怎麼事前他連一些影子都不知道。他近來很鄙薄宣傳這兩個字，每次在牆壁上見到張貼着的紅紅綠綠標語就要頭痛。他認為宣傳這種事，完全是自己沒有能力却希望別人上前去衝鋒的一種可恥的卑怯心的表現。所以，在昨天的校務會議裏，他曾主張把「九一八」以來學生們一貫的演說貼標語等宣傳工作停止，改為實行軍事訓練，必要時加入學生××軍，開往前方去協助軍隊防守。這主張，雖被大塊頭校長的一句「慢慢兒再商量」擱下，但相信這實在是目前時局一劑最對症的藥。不料今天不聲不響的卻又出發去宣傳了。他忍不住向那校役問道：

「是誰領導着同去的呢？」

「候訓育主任。」

林幻心恍然了，原來是這傢伙，那就怪不得。他很明瞭這校裏的情形，校裏的學生大概可分兩派，

一派是胡調派，專門鼓動風潮，讀書不過是幌子，另一派是進步派，倒都是把求學作爲前提的。因着雙方旨趣不同，胡調派便都擁戴着這不學無術把教育界當噉飯地綽號猴雞屎的侯其時，藉他的力量向學校當局提出種種要求來。進步派則都擁戴着他，因爲他的學問思想，在全校教職員中，要算是府中佼佼的。他個人倒並沒有植黨營私的野心，所以對於侯其時，也就毫無芥蒂。但不知怎樣，侯其時却把他看得像對頭冤家似的，處處都和他作對，在校務會議裏，彼此意見的衝突已不止一次。現在的鬧着他出發去宣傳，無疑地也是對他的一種暗鬥，想削弱他在學校裏的地位。這種卑劣的挑戰舉動，使他不禁爲之失笑。他很快的離開了那校役，向着校園走去。同時，憤慨却又使他止不住歎息了一聲說：

『宣傳！宣傳！且看你們這些淺薄的愛國主義者有沒有永久吃宣傳飯的一天！老百姓比你們還要知道得多，他們已經在實際上作抗敵行動了，而你們却還在宣傳！』

帶着這樣憤慨的心情，林幻心開始走進校園裏去。校園裏的花木都顯出一種可憐的形狀在瑟瑟的風中顫抖。遠處不時有重炮的聲音傳送過來，對照之下，愈顯得那些花木的可憐和渺小。

林幻心原想借着校園裏的風景，消磨一下他心頭的鬱悶，不料在校園裏，竟被他發見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學生。這個人，他認識得很清楚，是胡調派的健將，每次考試總是不及格的。現在，受胡調派擁戴的侯其時已率領所有的學生出發去宣傳了，而這個人却還留在校裏，實在不能不說是個奇蹟。他忍不住走前一步，向他問道：

「你怎麼在這里，不跟着同學們出發去宣傳呢？」

那學生看見了林幻心，臉上先就一紅，及至聽了他的問話，更加心慌了，勉強忸怩地回答道：

「我有些頭痛，所以沒有去。」

這稍微帶一些可笑的理由，當然並不能使林幻心相信，但這時他也不願意深究，他只覺得寂寞，想把這學生作一個談話的對手。同時也想知道，像這一類胡調派的學生，對於目前的時局抱什麼見解，是否也感到切身的威脅，而把往日胡調的氣分拋棄一些。於是，他便向他問道：

「你覺得這次戰事怎樣？中國軍隊可有勝利的希望嗎？」

出乎意外的是這學生的態度非常淡漠，他並不回答，只含糊的點了點頭，而且好像很不願意作這談話似的，眼光不住閃爍地向圍門外望，在尋找着滑腳的機會。

林幻心却並不灰心，他仍舊很耐煩的繼續向那學生說道：

「我想在學校裏實施軍事訓練，必要時大家都可以到前線去，和敵人抗爭，你以為怎麼樣？」

那學生搖搖頭，無力地發着輕微的聲音說：

「我看還是宣傳好些，到前線去似乎太危險！」

「嘿！」林幻心不禁冷笑了，他現在已經完全看出了在他對面的那學生的心理，豈但是到前線去怕危險，就是出發宣傳這樣簡易的工作，也怕危險不敢去呢，他真想不到現代的青年學生竟會這

樣脆弱，這較之他自己的學生時代，不啻有天淵之別了。他想到他自己過去怎樣親身經歷了「五四」「五卅」等學生運動，怎樣熱烈地奔走呼號，幾次在烈日下演講中暑暈去，而現在已經到了民族存亡關頭的時候，身當這一嚴重時代的青年，却會裝頭痛，怕危險，巧妙地趨避一些並不十分艱難的工作。難道果然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國的前途已經絕無希望了嗎？這想念，使他的怒火直往上冒。他剛想厲聲向那學生斥責幾句，不料一抬頭，那學生已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悄悄離開他身邊了。這使他很有些愕然，百無聊賴的在園裏踱了一會，心頭的鬱悶更增加了，只好也徐步出園去。

一出園，他便撞見了一個正從外面進來的同事，英文教員郭鳴秋，這個人，有着很進步的思想，平時也很和他談得來。在眼前這樣寂寞的環境裏，一旦遇見了，不由他不喜歡。他正想上前招呼，郭鳴秋已先笑着迎上來說：

「幻心，你知道嗎？其時已經同着學生們出發去宣傳了。」

林幻心淡然的點點頭，他覺得郭鳴秋還沒有改掉他那種遇事張皇的老脾氣，這算得什麼大事，也值得如此鄭重地報告出來嗎？

可是郭鳴秋却一本正經的說了。

「幻心，你不要看輕候其時這舉動，這舉動裏面，實在包藏着絕大的陰謀呢！」

「什麼陰謀？」林幻心詫異地問，他的心不禁卜卜的跳了兩跳。

「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並不在於宣傳，而是想借着宣傳這題目，拉攏一部分寄宿生中的中間派。這些中間派的性格大半很浮躁，喜歡出風頭，沒有忍耐心。出發宣傳，正是投其所好，說不定他們將來都要被他拉攏過去呢。」

林幻心點點頭，他知道學生中除了胡調派和進步派以外，確實還有一部分中間派。這些中間派不像胡調派那樣專門搗亂，也不像進步派那樣死讀書，他們最大的野心是把自己的學問顯給人家看，換一句話說就是出風頭。似乎他們進學校讀書的目的也就在這上面，所以每次和別的學校作演說比賽時，總是由這些中間派出馬的。但他却不免有些疑問，到底侯其時為何要拉攏這些中間派呢？於是，他便向鄔鳴秋說道：

「這怕不見得罷，侯其時的爲人，素來不肯幹和他沒有利益的事。拉攏中間派，對於他有什麼利益呢？」

「怎麼沒有利益，現在學校裏，胡調派和進步派可說是勢均力敵，中間派實在有舉足重輕之勢的。他只要把中間派拉攏上了，就可以把進步派壓倒下去，校裏的一切都可以由他大權獨攬的爲所欲爲，排擠個人，造成他清一色的局面，更不是什麼希奇的事了。」

「不過校長也未必甘心作傀儡，讓他任意排擠教職員，位置私人罷？」

鄔鳴秋嘆哂一笑，指着林幻心說：

「你這又是外行話了，試想，他既然獲得多數學生擁護，自然指揮如意，可以隨意鼓動風潮，他要排擠掉某一個人，並不用自己出面，只要指使學生出來反對就行。我並且從和他接近方面得來一個消息，知道他的野心還不止此，正想藉着他背後那羣山的力量，把現在的校長都排擠掉呢！」

林幻心輕輕歎息了一聲，他想不到校裏竟會有着這樣一個大野心家，在這全民族遭逢空前危機的時候，居然還在假公濟私無所底止的擴張着他的利己心，看起來這民族的劫運恐怕是無可挽救的了。他的從事教育，原不過想造就應付未來新環境的人才，原沒有藉着吃飯的念頭，就是被排擠掉了，也不算什麼一會事，不過眼看着少數優秀的學生也落在這大野心家手裏，却使他不能不為他們的前途寒心。

鄔鳴秋見林幻心不作聲，知道他心上很不快，便笑着安慰他說：

「幻心，何必煩惱呢，候其時雖然這樣打算，我看他未必就會如願的。作算如了他的願，也用不着怕他，憑我們這身學問，還怕沒有混飯吃的地方嗎？」

這話使林幻心也笑了，他連忙分辯說：

「其實我對這塊雞肋根本就沒什麼戀棧，他要排擠我由他去排擠好了，我也並不怕他。不過寄宿生裏面不是也有許多進步派嗎？記得進步派的領袖韓俊英也留在校裏，怎麼今天他們都不見了呢？」

「他們都出發宣傳去了。」鄭鳴秋冷淡地說。

林幻心像有些出於意外似的，他搔搔頭，疑信參半地說：

「怎麼連他們都出發去宣傳了？難道他們也受了侯其時的拉攏嗎？不會的，他們不比中間派，決不會受侯其時的欺騙，和他取一致行動的。這就叫人難以索解了，怎麼像他們這樣有學問有見識的進步青年，也還不肯把迷信宣傳的意識拋棄掉呢？」

鄭鳴秋忍不住冷笑了一聲，他拍了拍林幻心的肩頭說：

「幻心，你錯了！你要知道，宣傳並不是絕對要不得的事，主要的還須看這宣傳到底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固然，我們應該反對像侯其時那樣，把宣傳當做例行故事去幹，不過這反對只是消極的一面，倘若有人抱着和敵人抗爭的決心，喚起民衆來，和他們一同參加實際鬥爭，這樣的宣傳，不是目前我們所需要的嗎？」

林幻心臉上開始現出了一些紅色，他覺得他的頭腦畢竟太大了，不但及不上鄭鳴秋，就是連在他教育下的學生都有些不如。對於這些活躍在他面前的思想見解都較他進步的年青人，他是只有慚愧，只有佩服。他的眼前恍惚有孫婉霞的熱情的面影一閃，這使他猛然記憶起了一件事。剛才因為走得匆促，竟忘記向孫婉霞詢問她的住址，這在雙方的交情上，未免有些阻隔。估量她這時大概還在葉露玲家裏，於是，他便撇下了鄭鳴秋，跑進教務室去，從電話架上取下耳機，撥着葉露玲家的號碼。

『哈囉！你是露玲嗎？密司孫可還在你那裏？……怎麼已經回去了？你可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馬奎路幾號？……號頭不知道嗎，你爲什麼不問她？……哦！哦！再見！』

一片陰影閃上了林幻心的面部，他微歎了一聲，悵然的掛上耳機，抬頭去望外面那陰沉沉的天空。空氣是很冷靜的，在這冷靜的空氣裏，霧地又響起了兩下「轟隆隆隆」的軍炮聲。

五

正當林幻心打電話給葉露玲的時候，孫婉霞也剛巧在回家。她的家在馬奎路跑馬總會斜對面的一條小弄堂裏，是一幢一上一下的小屋子，還是戰事發生後才搬過來的。住在裏面的只有她和姊姊及傭婦三人，生活是刻板似的平凡，毫沒有可記的價值。

這時，她已經走到門前，便舉起手來，在門上輕輕敲了一下。不料門竟沒有關，一敲就開了一條縫，接着便有一個陌生男人的笑語聲，從門縫裏直鑽進她耳鼓來。

『哈哈！密司，你這話太陳腐了！我們是青年，正該及時行樂，管什麼國難不國難！』

孫婉霞心一跳，疑心是走錯了人家，連忙抬頭看門牌。一些不錯，正是她自己住的屋子。她不知道她家裏怎麼會跑來一個陌生男人，驟在裏面說混賬話，好奇心使她不暇思索的就推開了門進去。裏面客堂內，她姊姊孫婉仙，正陪着一個青年客人談話。那客人的年紀約有二十七八左右，穿一身畢挺的藏青色西裝，頭髮光可鑑人，一舉一動都竭力顯出一種「堅脫爾曼」的風度，但總掩不掉他臉上那

一股油滑的神氣。孫婉霞看不出他是怎樣一種人，更不明白她姊姊怎樣會認識他的，所以進門後，反不知不覺的呆住了。

在客堂裏坐着的孫婉仙也已看見了她妹妹，她那兩條纖長的眉毛不禁微微一皺，似乎怪她鬧來得不大湊巧；但即刻在她神經質的蒼白的臉上，便現出了一絲笑意。她立起身來，向孫婉霞招手說：

「婉霞，你怎麼出去了這半天才回來？差點沒把我急死了！我還當你在外面碰到了什麼危險呢！過來見見，這位是魏虛仁先生。」

一壁她又向那名叫魏虛仁的青年客人介紹說：

「這是舍妹婉霞。」

魏虛仁早已在一旁站着了，這時便有禮貌地向孫婉霞鞠了個九十度直角的躬，抬起頭來，目不轉睛的向孫婉霞貪婪地打量着，似乎有些醉心於她的健康美，臉上不自覺的現出一絲刻劃着他慾望的淫邪的微笑。

孫婉霞也留神地回望魏虛仁，她現在才看清楚了他的一切。這青年人的外表是很漂亮的，他的豐采儘够引動一羣年輕而無定見的婦女。但若仔細一看他那尖唇縮腮的模樣，和微微聳起的肩架，便可知道這完全是一個陰險油滑慣於背肩詔笑的人物。她覺得領受了他這一鞠躬很有損於自己。

的人格，再望到他臉上那淫邪的微笑，不禁分外憤怒起來，一脚踢開身旁的一隻骨牌檯，便格登登的跑上樓去。

樓上到處都是亂糟糟的。一進房，她的脚下就踏着一隻繡花拖鞋，再一看那另一隻，却遠遠的拋在梳妝檯邊。牀上鼓蓬蓬的蟲起了兩條被褥，像一隻受傷的野獸，縮在那兒喘息。書檯上的書籍講義不知何時收拾去了，却堆上了許多不相干的雜物。在這許多雜物中間，總算還有一本書，孤另另的擺着，但也不是正書，而是一本紅樓夢，書上一行疏疏朗朗的回目，直跳進她眼簾裏來。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將錯勸哥哥】

這十幾個富有麻醉色彩的字樣，使孫婉霞忍不住冷笑了一聲，氣憤憤的在椅上坐下來，隨手把書一擲，擲到牀底下去。她和姊姊兩人雖是同胞，但彼此的性格思想却好像隔着兩個世界。她是健全的，活潑的，有着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喜歡作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姊姊却是柔弱的，病態的，頭腦裏充滿了風花雪月，最喜歡讀哥哥妹妹才子佳人類的閒書。這樣兩種不同的人格，却要在一起營共同生活，在她簡直是一種苦刑。現在，姊姊大概是在貫徹她以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自居的意識，尋找她理想中的寶哥哥了，下面那個魏虛仁，不用說就是她所尋得的對象。她完全不想想眼前是什麼時代，當這無敵萬勞苦民衆正宛轉呻吟於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時候，居然還麻木不仁的在談情說愛。想到可恨的去處，她忍不住重重的在檯上撻了一拳，撻得檯上的許多雜物都直跳起來。

可是，下面却開始送上了片闕然的嘩笑聲。

這聲音，進入了孫婉霞耳裏，使她不禁發了好一會楞。她覺得，今天的事情很奇怪，到底姊姊怎麼會結識這個魏虛仁的呢？姊姊的日常生活雖很疏懶隨便，但却保持着的一種舊式闊闊于金的風度，任何交際集會都是不參加的，要結識一個異性朋友實在很不容易。而且看那魏虛仁的模樣，很有些油頭滑腦，恐怕他們的認識一定也不很正當，這裏面的祕密，倒有探聽一下的必要。於是，她便立起身，輕輕走到樓梯邊去，將身伏在梯扶上，側耳聽着下面。

下面客堂裏，孫婉仙正把她剪水似的變障直射在魏虛仁臉上，聽他舌燦蓮花的說着恭維和揣摩她心理的話。她的心頭是甜蜜蜜的，有着一種說不出的異樣輕鬆的感覺。她覺得，在她面前的魏虛仁，實在是男子裏面傑出的人物，他的溫柔，忍耐，善於體貼女性心理，都有着任何男子不及的地方，無一不使她愛到十分。她含情地瞧着他，過去和他結識的始末情形，不禁又浮上她腦際來。

那邊是「一二八」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事，有一夜，她獨自到大光明去看電影。因為去得晚了些，許多好座位都已被別人捷足先得，她只好隨着侍者的領導，很勉強的在一個角座上坐下來。在她右首有一個青年男子，似乎很留心她的舉動，她却不大在意。不料電影看了沒有多久，那青年忽然很客氣的要求和她調換一下座位。她本來據自己的座位看來不清楚，便也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這一來，似乎給了那青年一個勾搭的機會，他開始殷勤地把影中人的對白逐句譯給她聽。她雖亮有些不

過意，但因沒有交際經驗，也不便阻止他，只好在休息時，回報他一個慰勞的微笑。這一笑，分外增加了他的勇氣，他竟借着談影戲作起點，得步進步的問起她的姓氏學業來，一壁又送給她一張精緻小巧的名片。看了那名片，她才知道他叫魏虛仁，是在一家外國洋行裏辦事的。她那時雖然感覺他這個人還不怎樣討厭，可是受了傳統意識的支配，始終羞澀地不敢和他說一句話。這樣，一直到出了電影院，看着他帶幾分快快的神情走去，她的心頭也不無有些快快，但不久便也淡忘了。接着就來了「一二八」，她和妹妹搬了家，腦海裏更不復有他的影子存在。不料冤家路窄，昨天竟又在路上遇見了他，被逼着說出了她的住址，今天他便按址前來造訪了。

現在，他是坐在她身邊，一個漂亮的當得起「美男子」稱呼的臉蛋，不住在她眼前晃動着，從他那宛似生着花的嘴裏，柔和地吐出逗引她快樂的話來，使她整個心都陷入了麻醉的境地。她覺得，今天實在是她最快樂的一天，她雖然在這世上生活了念四年，但直到今天才第一次體驗到生的趣味。她不自覺的閉上了一隻眼，貪婪地聽着從他口裏出來的悅耳的聲音。

「這真是大殺風景的事！現在不但跳舞場關了門，連電影院也都停止開映了，一個消遣的地方都沒有，真正可恨！」

說着這話的魏虛仁，臉上顯現出幾分憤慨的神氣。他這憤慨顯然並不是爲了敵人的侵略，而是爲了娛樂場所的不該藉口關門。

「其實這也怪不得，現在到底是國難時期呀！」孫婉仙勉強這樣說。

「又是國難，哈哈！」魏虛仁大笑了，笑過一會，才正色說：「不管怎樣，今晚上總要請密司賞光，和我一同上俱樂部去。我還有幾個朋友在那里，他們都是急於想瞻仰密司豐采的。」

孫婉仙略微有些躊躇，她心裏很想去，無奈事實上有些幾層困難。第一是怕她的妹妹把這消息去告訴在家鄉的嚴厲而又頑固的父親，第二她是個沒有交際經驗的人，不知道俱樂部是怎麼一個模樣，惟恐到了那里，舉止失措，貽笑大方。所以，她只好勉強回答道：

「還是到晚上看情形再說吧。」

「何必再推托呢，就這樣作準不好嗎？」魏虛仁站起來，看了看手錶說。忽然，他像想起什麼似的，又詭笑着低聲向孫婉仙道：「令妹怎麼樣？最好能一同去。」

孫婉仙的臉色不禁一變，連忙搖搖手，回頭去望後面。直到看出那邊沒有什麼動靜，才定下心，向魏虛仁說：

「這不行，她和我完全是兩種人，她的脾氣是很難惹的。」

魏虛仁也想起了方才孫婉霞對待他的態度，他的臉上止不住一陣緋紅，幾乎撐不住他紳士派的架子，勉強搭訕着又低頭看了一次手錶，把他臉上不自然的表情遮蓋過了，方始走向門外去說：

「我現在要去辦公了，晚上再見吧。」

孫婉仙紅着臉，把魏虛仁送到門口。她這時忽然覺得好像有許多話要同他說，却又沒有一句能夠出口，只好眼睜睜的瞧着他向她鞠躬作別。魏虛仁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向孫婉仙說：

「我一準五點鐘再來，密司千萬請等在家裏，不可失約。」

孫婉仙點點頭，把門掩上了，心裏止不住一陣狂跳，她在盤算着怎樣向她妹妹解說這一會的事，盤算了許久，始終想不出一個掩飾她和魏虛仁的關係的方法，只好勉強回轉身來。不料一回身，便使她喫了一驚。她看見孫婉霞正站在她背後，她的臉上含着笑意，眼光裏却充滿了鄙夷的意味。

「姊姊，告訴我，剛才這個魏虛仁是怎樣一種人物？你又怎樣認識他的？認識他已有好久了嗎？」

這瑣碎的盤問，使孫婉仙很感不快。她覺得，她妹妹干涉她的行動未免太過分了，同時也有些討厭她那鄙夷的眼光。於是，便略帶厭煩的口氣說：

「認識得並不久，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樣一種人物，我和他的關係是很平常的，並沒什麼秘密，又不干你的事，你盤問他做什麼？」

「嘿！」孫婉霞不禁冷笑了。她下樓來本懷着一團熱心，想告訴姊姊在她眼裏的魏虛仁是怎樣一種人物，叫她不要上人家的當。但看到姊姊把她當一個小孩子般始終隱瞞着她，而且話鋒尖銳的充滿了不願她過問的神氣，她的熱心止不住完全冷卻了。她知道姊姊的個性很強，一定不會相信她的話，或許反要誤會她是妒忌她有一個異性朋友的。她只好歎息了一聲，重新走上樓去，心裏暗暗冷

笑着說：「本來不干我什麼事，由你怎樣放縱地去過你的生活吧，到你將來有一天嚐着了這惡濁社會的苦頭，你就會明白你頭腦裏的那個哥哥妹妹風花雪月的世界是怎樣的靠不住了。」

孫婉仙却不去理她，她只是歇司的里地睡那掩着的門。她的人雖站在客堂裏，但她的心却彷彿已經飛出了門外，飛到在路上走着的魏虛仁身邊去了。

六

在路上走着的魏虛仁，臉上沒有一時會斷絕過笑意。雖然天色是那樣的慘白陰沉，空氣是那樣的肅恐怖，但在他的眼裏，世界却完全是桃色的，他從馬霍路走上了靜安寺路，便一逕向東走去。心裏充滿了歡樂的成分。這歡樂，正等於坐在一家高貴的西餐館裏，吃着心愛的食物一樣。

「這已經是第三個了，却比以前的兩個還要豐滿美麗！」作着這樣想的魏虛仁，情不自禁的發了一陣鬍鬚笑，渾身都覺得癢酥酥的，心幾乎從他的腔子裏直跳出來。

忽然，一個熟識的臉在他眼前一閃，那是一個穿着密門鈕扣短衣帶幾分流氓氣的人。他的心不禁又是一陣跳，連忙回過身來，急行幾步，悄悄的在那人背後叫了聲：

「翟老三！」

那短衣人一回頭，看見了魏虛仁，不禁滿臉堆下笑來。正要開口說話，魏虛仁急忙向他使了個眼色，把他引到一條僻靜的小路上去。瞧着來往行人稀少，才停住脚問道：

「事情怎樣了？」

崔老三露出兩顆金牙齒來一笑，伸手拍了拍胸脯說：

「都預備好了，潘和尚，張小扣子，李虎生他們和我，每人身邊都帶了個符號，只等有機會，就下手做掉他。」

「人頭看準了，沒有不要邊錯了？」魏虛仁担心地說。

「這哪里會錯，我們已把你交來的照片跟他對過許多次了，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你就把怎樣下手做掉他的法子說一說吧。」魏虛仁很高興地一笑，笑聲裏滿透着得意。

崔老三毫不在意的從身邊取出一枚縛着雞毛的××銅元來，在魏虛仁眼前揚了一揚說：

「媽特皮！憑這個就要他的命！」

「這樣辦很好，不過也得當心些，你這身行頭應該換一換。」魏虛仁把眼珠在崔老三的短衣上轉了一轉說。

「這個用不着你說，我們都理會得，要連這一些小過門兒都不懂，也算不得洪門弟兄了。」崔老三說着，便向魏虛仁點點頭，把雙手插在袋裏，挺起胸脯，仍舊照他原來的方向走了。

魏虛仁得意地笑了笑，也開始向跑馬廳那一頭走去，邊走邊搓手，滿心都覺得快樂。他是正在用陰謀陷害一個仇家。這仇家，過去曾爲了和他爭奪一個女人，使他栽過筋斗的，現在時勢却造成他報

復的機會了。走着，一壁撮着唇吹口哨，一壁心裏不住冷笑着說：「現在且教你試試老子的手段，看你能快活到幾時？」

正在他這得意的當口，冷不防，從聚集在馬路中心的許多閒雜人中，衝出來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一把揪住他的領帶，就搥胸頓腳的罵：

「你這千刀殺萬刀剛余江浮屍的你把我害得好苦！騙了我身子，叫我和家庭脫離關係，如今我同你生了女兒，你倒躲得連影子都不見了！去！去！去！我和你一同到新衙門打官司去！」

魏虛仁喫了一驚，連忙定睛看時，認識那女人是他新近才拋棄了的第二次勾搭上手的姘婦，不過容顏已憔悴得不像人樣了。他本來並不怕她，但見到所有聚集在路中心的人都轉移了對戰事的注意力，圍繞到他身旁來，却也不免有些着急。只得沉下臉，大聲呵叱着她說：

「你是哪里跑來的瘋婆子，滿嘴胡說八道的，誰認得你來？」

一壁又回過頭去向着觀衆：

「諸位都是明白人，只要看她那模樣，就知道是個瘋婆子。她不是眼花瞞錯了人，就是存心想敲我的竹槓。」

觀衆却都不作聲，他們知道是件風流案，興味更加濃郁了，有的且從鼻孔裏發出「嗤嗤」的冷笑聲來。魏虛仁急得一顆心七上八下的亂跳，一方面恐怕被巡捕看見了，不免要鬧到巡捕房裏去。一方

面又恐怕錯過了鐘點，要受大班的責罰，敲碎飯碗。於是，便顧不得損及自己的體面，連忙從那女人手裏奪出了被扯散的領帶，排開觀衆，拔腳就跑。跑了幾步，瞧見路旁有部黃包車停着，便一個箭步跳上去，用手向前面一指，對那車夫說：

「快跑！快跑！給你一隻洋車錢！」

車夫聽說有一隻洋，果然撒開飛毛腿，不要命的拉將起來。那女人起初還追逐着不捨，後來知道追不上，便吞聲飲泣的停步不追了。魏虛仁心裏說不出的愉快，瞧着車子已拉到洋行門前，便喝令車夫停車，從身邊掏出一塊錢來給他，又向門前那司閘印捕點點頭，然後揩了一把極汗，走進寫字間去。一進寫字間，他的心不禁又卜的一跳，原來所有的同事差不多都到齊了，這使他臉上勉強裝着的笑意，不知不覺的收斂了起來。他連忙看手錶，幸好還只有兩點，這才略微放下一些心，便輕輕向身旁一個老資格和同事問：

「赤老來了沒有？」

「不要緊，已經在裏面了。」

魏虛仁吐了吐舌頭，慌忙蹣手蹣腳的走向自己座位上去。還沒有坐下，裏面便一陣履聲窸窣，走出那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大班來。一時間，整個寫字間裏鴉雀無聲了，大家都裝着十分勤謹的模樣。那大班把眼珠在寫字間裏打了個盤旋，最後却一瞬不瞬的注視在魏虛仁胸前。魏虛仁打了個寒噤，

本能地睜着大班的眼光向自己胸前望。這一望，只嚇得他的心卜卜亂跳。原來方才因為急於要逃避那妍婦的追逐，竟忘記把被她扯散的領帶理好，現在却引起那大班的注意了。他連忙笑嘻嘻的說了兩聲『Yes』，重新動手把領帶結起來。

那大班却並不因他這樣就走開，他索性走到他面前，操着生硬的中國話向他問道：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Yes, it is just Two o'clock.』魏虛仁有恃無恐地說。他又看了一次手錶，錶上的長短針仍指着兩點。』

那大班不聲不響的從身邊取出一隻亞米茄錶來給魏虛仁看，錶上的時間是兩點一刻。

『Yes! Yes!』魏虛仁陪着笑臉，恭恭敬敬的把自己手錶上的長短針也旋成了兩點一刻，又一遍說了幾聲『Yes』，直到瞧着那大班冷地走進後面去了，他才搖搖頭，向鄰座的一個同事說：

『赤老真守時間，其實現在外面仗打得這樣兇，中國人連逃難都來不及，還有誰來跟他作生意？這樣無事忙，真是活見鬼！』

那個同事笑了笑，却用危詞恫嚇他說：

『當心點，赤老的守時間是出名的，這次你誤了卯，說不定他要停你生意。』

『不要取笑，諒他也不敢。他那一本生意經全在我肚裏，要是停了我生意，回頭我跑到別家去，怕

不覺得他喊乖乖。」魏虛仁在椅子上坐下來，很開適的架起了二郎腿說。

這時，背後有一個同事突然插口了。

「小魏，少吹兩句罷，到底你今天怎麼會弄得這樣狼狽，連領帶都扯散了？」

「還不是爲了從前那隻寡老！」魏虛仁皺了皺眉頭說：「這事說來真叫人生氣，我早就跟她拆姘了，她偏偏還死活纏住我不放。今天又在路上碰見了她，要不是我滑腳得快，險險乎當場出彩！」

「怎麼，你這事還沒有解決嗎？近來聽說你又勾搭上一個女學生了，是不是？」

這話原不過是冒他一冒的，誰知恰恰說到了魏虛仁心坎上，他忍不住滿臉都堆下笑來，得意地瞧了寫字間裏所有的同事一眼，看他們有沒有羨慕的神色，然後矜誇地有意把聲音放慢了說：

「誰說不是，今晚上我還約她到俱樂部去呢。你們裏面有興的，不妨到那邊去見識見識。」

「好！我們一同去，可是小魏，你得請我們吃喜酒。」同事裏一個姓姜綽號大炮的說。

許是因爲聲音高了些，先前和魏虛仁說話的那個老資格同事搖手了。

「不要太得意，當心給赤老聽見了跑出來，又有得麻煩！」

這麼一說，果然大家都沉靜下去了，可也沒什麼事作於是便都低聲談着嫖經賭經，偶然也有談到前方戰況的，不過那談的動機是爲消閒，正和談嫖賭的無別，這樣，兩個鐘頭很快的消磨了過去，壁上的掛鐘很響亮的打了四下，又是一陣鏗鏘的履聲，那外國大班挾着個皮包，昂然的越過寫字間走

出去了。他的前脚才出門，本來沉靜到連一些聲息都沒有的寫字間裏，就立刻騷飛雀亂起來，各人藉支使着茶房去買香烟買點心。許多年輕好事的，則都圍住了魏虛仁嚷：

『小魏，去同你的 Darling 吧！』

『不要忙，我得預先對你們聲明一句，你們要看她儘管去看，不過不能任意調笑。人家到底是規規矩矩的正派女學生，不比長三野雞，要是惹惱了她，鬧壞了我的事，那我可不答應的。』

『知道了，小魏，去你的吧，』一個年輕同事推了推魏虛仁的肩頭說。

魏虛仁喜孜孜的走出洋行門來，一陣寒風撲到他身上，使他不禁發了一下興奮的微抖。他的腦海裏開始浮起了孫婉仙那蒼白美麗的容貌。不久，那容貌淡下去了，代替着跳到他腦膜上來的是——個鮮體的富有健康美的臉蛋，那是孫婉霞。想到她對待他的那種傲慢無禮的態度，他的臉不禁一紅，心在腔子裏卜卜一陣跳。但即刻他便笑了，他輕輕對自己說：『怕什麼，左右不過是個小孩子，只要我稍爲用一些工夫，不怕她不鑽進我圈套裏來。到那時，一箭雙鵰，哈哈！真有得樂呢！』

這時，天空中忽然發出了「杭杭」一聲，一架塗着紅色的圓形標識的銀灰色轟炸機，剛正從他頭上飛過。

七

夜幕漸漸的覆蓋下來了。

被稱爲世界第六都市的上海，素來是有着不夜城之名的，但這時因爲到處都在罷市，兼之工部局又宣布戒嚴，一到晚間十點鐘，路上就不許有行人，於是繁華的上海也就有了夜，慘澹陰沉而又驟然恐怖之夜。

不過這樣的夜只能統治着大多數沒有力量的中下層的人民，具有大勢力大手腕的買辦和金融資本家，是不受牠統治的。不信，請來看上海名妓小玲瓏的妝閣。

這時，在小玲瓏的妝閣裏，正很熱鬧的在擺着花酒。室內的電燈全開亮了起來，另一邊更開着電爐，使這一室融融的充滿了春意。

做花頭的主人，便是上海的二等紅人，有名的金融資本家葉常青。

他在這妓院裏做花頭的用意，一方面固然是爲了要討好他所眷愛的小玲瓏，以便早日達到真個銷魂的目的，另一方面却是因爲近來的時局於他本身很不利，想趁這機會，請幾位金融界的巨頭來，商量應付的辦法，順便把新近買收下來的幾家工勝的舊主人，失敗的小企業家，也一齊請在裏面預備向他們交涉，把已經訂定的付款交割合同展緩到戰事終了後生效，以免在還不死不活的停頓時期裏，沒有利潤可得，反要坐受各種損失。他的精明靈活的頭腦，是沒有一刻肯放鬆不在自己的利益上打算的。

一切都很順利，被邀請的客人在這樣嚴重的時局下，居然能够先後到齊，不能不說是他的面子。

關於第一項，很快的就商定了辦法，決定用安定上海市民生活這大名義，先行開市。這因為幾位金融界巨頭也都和他抱同感，惟恐永遠這樣把事業停頓下去，損失將不可以數計。只有第二項稍稍有些棘手，因為現在正是陰歷年關，雖然市商會早已議決，把各業總結束展期一個月，到陽歷二月底辦理，但幾位失敗的小企業家手裏都很拮据，急於想得一筆現款來周轉周轉，而且事業既已推出，更沒有誰願意負擔這一筆冤枉損失，所以對於合同展期一層，大家都不肯答應。

這就使葉常青不能不發一些精神了。他先在這幾個人裏面，把不大反對他意見的卓盛紗廠經理錢柏良請進後面房間裏去，隔着一副精美的白銅烟盤，和他商量好了妥協的辦法，把一些有利的條件給予了他，然後引他作自己的幫手，請那另外幾個不肯答應的人進房來，開了個小小的談話會。那幾個人爲了自身利益起見，仍舊堅持不肯讓步，不過大家都很小，惟恐得罪了眼前這位金融資本家，把已經成功的交易壞掉，將不容易再找到主顧。因此，即使是在搖頭的時候，臉上也都堆着笑意。這樣過了一會，民豐橡膠廠主洪玉廷，才首先踢躂地陪笑說：

「葉常翁是有大方面的人，何必在這些小節目上打算呢？這一次的戰事，諒必也不會長久的，縱使有損失，也不過九牛一毛，只要等市面恢復後，稍稍費一些手腕，就可以全部撈回來了。不比我們……」

哈哈！還是心照不宣罷。」

洪玉廷的話才一說完，便偻着身像一個紹興師爺模樣的國強火柴廠主鄭公耀，立刻點頭贊

歉起來。

「洪王爺的話一些都不錯，我們不比葉常翁，實在喫虧不起。還是請葉常翁照着合同行事罷。」
葉常翁搖搖頭，他很明白對手方的戰略，這是一面給他高帽子戴一面又要他指湯水袖。他在生意場中混了幾十年，什麼陰謀詭計都會經歷過，這種舉動哪裏看在他眼裏。所以，他也懶得多開口，只向身旁的錢柏良使了個眼色。錢柏良明瞭他的意思，便微微含笑的，巧妙地幫他把壓力加到那幾個人頭上去。

「我看諸位還是看破一些罷，依理說，這次的戰爭也像水旱天災一樣，同屬不可抗拒的損失，總不免要喫虧一些的。葉常翁雖和諸位訂定了合同，到底雙方還沒有交割清楚，這一筆損失不能叫他負，只好請諸位認一些晦氣，譬如做房地產生意，在這打仗的時候，少不得也要空關一兩月房租的。」
 這一番話說出了不打緊，在兩旁坐着的幾個人的臉色都變了，大家都恨恨的把眼光盯在錢柏良臉上，好像怪他也是失敗的人，不該不替自己一邊，反而有心做漢奸，去幫葉常翁說話一樣。洪王廷第一個忍不住冷笑了一聲說：

「我們怎麼會及得上錢柏翁闊氣呢！錢柏翁寬洪大量，損失一些自然不在乎，而且將來葉常翁少不得要借重的，現在損失了，到那時仍舊可以收回來。不比我們，一損失就永遠沒有收復的希望了，怎麼能像錢柏翁一樣容易看破。」

錢柏良的臉色不禁紅漲得像猪肝一樣，連忙搭訕着縮到榻上去燒烟，不再說話。葉常青却微微一笑，他覺得這些人的命運都握在他手裏，却敢這樣和他捋腕，實在是大胆而不可容忍的事。於是，便也冷笑了一聲，站起身來說：

『很好很好！我本來對這幾張合同也不大滿意，諸位要是不情願，我明天尋出來還給諸位就是。』這一來，可把那幾位小企業家急壞了，大家都怕這場交易落空，損失更要厲害，不禁都放棄了先前不肯讓步的主張，向葉常青哀告起來。葉常青却不去理睬他們，昂然的走到外面去，便吩咐幫幫開席。他的心裏非常愉快，從那些哀告的話裏，他知道這件事已不成問題了。

外面屋裏仍舊充滿了光明和熱鬧，幾位金融界巨頭正湊成一個小集團，在談着戰事。其中有一個沙嗓子的，略略帶一些得意的神氣說：

『我有法子叫中國軍隊一星期內完全退出上海。』

葉常青喫了一驚，連忙定睛看那人時，認識他是華陸銀行的總理方鎮鴻，這個人是他公債上的對手，平時專做多頭的大戶。在眼前這多頭受審的時候，他覺得很可掬揸他一下。於是，便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頭說：

『方鎮翁，九六公債跌停板了，你以後可以不再做多頭了罷？』

方鎮鴻不作聲，只微微一笑，把手摸了摸人中上面留着的一簇鬚，好像沒有聽到。

葉常青的話一樣。還是在一旁坐着的興益銀公司協理蕭伯瀛忍耐不住了，咳嗽了一聲說：

「怎麼，葉常青還沒有知道嗎？方鎮鴻早已在半個月前，就把他手裏的期貨轉賣了結了。」

方鎮鴻這才搖搖頭，哈哈一笑，站起身來，得意地在房裏來回亂踱。

這笑聲，使葉常青不自覺的有些毛骨悚然。他覺得方鎮鴻的手腕實在比他高明。半個月前，時局不是還沒有絲毫變化嗎？而他却有那樣遠大的眼光，早就把他手裏的期貨轉賣了結了，而且瞞得那樣風雨不透的，真不愧是個大陰謀家。放着這麼一個勁敵在那里，他事業的前途決不會一帆風順的。但這時他也沒法想，只好乾笑了一聲，請賓客們入席，一壁叫相幫取過都盛盤來，代賓客們寫局票。他是很懂得恩威並用的方法的，所以當洪玉廷紅着脸說他沒有什麼相好時，便笑嘻嘻地說道：

「洪玉翁何必客氣呢，大家都是逢場作戲，有什麼要緊？相好是誰？何妨說出來，讓我們見識見識。」

「實在沒有，我決不敢欺騙葉常翁。」洪玉廷滿面通紅的說，瞧着對面的幾位金銀界巨頭都把視線集中在他身上，不禁窘得額上滲出黃豈大的汗珠來。

「那麼，就在房間裏叫一個罷。」葉常青說着，很快的寫了一張局票，交給小玲瓏。局票上只有兩個字：「老八」。

堂唱陸續來了，席面上登時顯得熱鬧起來，房間裏到處都充滿了鶯聲燕語。因為在座的大半是

有地位的人，樂之近來受戰事影響，淫蕩蕭條，所以每個出堂唱的妓女都比平時特別來個巴結誰都不肯就走。葉常青愉快地舉起杯子來，向賓客們勸酒，一壁抬頭巡視席上所有的名花。席上的名花雖然多，但都是些庸脂俗粉，沒有一個及得上他身旁的小玲瓏。只有在方鎮鴻背後的一個，却使他的眼光一接觸着就突然爲之一花。那像出水芙蓉一樣明艷的容貌，豈但爲小玲瓏所不及，簡直是他走馬看花以來所未之前見。他連忙低下頭去，思索方鎮鴻方才向他所報的名字。思索了好一會，才隱約記起好像是叫趙飛燕。再看那趙飛燕時，正在和方鎮鴻咬着耳朵，唧唧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方鎮鴻却閉着眼，不住點頭微笑，想見他內心的愉快。這親密的形狀，使葉常青不禁又羨又妒，他覺得，方鎮鴻不論在什麼地方，都要勝他一籌。他勉強笑着，喝乾了一杯酒，回頭去望小玲瓏。突然，一個厭惡的念頭從他心裏發出來，往日在小玲瓏身上所未發現的許多缺點，這時都被他找到了。於是，眼前的一切光明和熱鬧便再不足引起他的興趣，他的心在這狂歡的境地裏，開始感到了一些孤獨的意味。

席散後，本來還有一場和，但這時所有的賓客們已都沒有打牌的興致，幾位金龜界巨頭先告辭走了，跟着走的是洪玉廷、鄭公耀，和另一批失敗的小企業家們。他們因爲自身的命運沒有判決，臨走的時候，還都不放心地向葉常青哀告着，情願遵從他的意見，展緩付款交割日期，只求他不要取銷合同。葉常青本來不難點頭答應，但他忽然覺得這幾個人很不識趣，很討厭，有心要使他們夢魂顛倒一夜，便故意用模稜兩可的話把他們送出門去說：

『唔唔！那還是等明天再說罷。』

最末一個走的是錢柏良，他聳了聳肩，滿面堆歡的向葉常青說：

『葉常翁，剛才所說的請不要忘記，兄弟實在感恩不淺！』

『一定的！一定的！』

錢柏良恭恭敬敬的鞠了個九十度直角的躬，一路磨折着身子，直到把屁股躬出了門外面，才作了個揖，退將出去。

現在，房間裏就只剩下葉常青和小玲瓏兩人了。他本來可以在這裏落夜廂，不必走，但因為心頭起了厭惡的情緒，對待小玲瓏就沒有先前那樣熱情。所以，小玲瓏雖然巧笑着投進他懷裏來。扭股糖兒似的扭着他說：『葉老，儂今夜裏纓居去哉！』也總不能挽回他要走的決心。他從身邊取出一疊鈔票來，付清了和酒下脚費用，便披上外套，昂然走出門去。

一出門，被一陣寒冷的夜風一吹，葉常青不禁冷颼颼的了打個寒戰，心裏更加覺得空虛落寞起來。看手錶還只有八點半，時候尚早，想到這時回家去，和女兒露玲兩人枯坐着，實在太乏味，不如先到別的熱鬧地方去盤桓一下，再回家去睡。於是，他在鑽進汽車時，便向汽車夫說：

『到厚生公司去。』

汽車喇叭重濁地「嗚嗚——」的響着，在寂靜得像死城一樣的馬路上飛馳，一直開到福煦路
上的一家洋房門前，才「軋」的一聲，停將下來。

洋房的大門緊緊的關閉着，外表並不動人，門外也無什麼標識，但停在門前的汽車包車却像一條長蛇，顯見這地方是帶有一些神祕性的不平凡的所在。葉常青鑽出了汽車門，從保鏢身旁走下車，剛想用手去叩門上設着的另一扇小門，冷不防從路旁閃出一隻臂挽着臂的青年男女來，搶先在那小門上輕輕叩了兩下。

小門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在那青年男人臉上打量了一會，似乎辨認出他是熟客，並沒有盤問什麼，就把門開了。葉常青連忙也跟在這一雙青年男女後面，走進門去。門裏面還有三四重門，每一重門裏，都有兩個人在把風，守望非常嚴密。初進門時是靜悄悄的，不聞什麼聲響，但到進了第三重門，耳邊便漸漸有一陣嘈雜的聲音撲過來，待到跨進了第四重門的門限，眼前更突然呈現出一番異彩，電炬的光芒照耀得從黑暗中走進來的人幾乎睜不開眼，電炬下面的一副象牙桌面上，鋪着滿桌子花花綠綠的號碼，許多富家眷屬摩登男女，便圍着這些號碼坐着，大家的眼珠都望着前面繫着各人命運的在輪盤裏骨碌碌滾着的一顆象牙球。烟霧，脂粉香，和炭酸氣，混合在一處，造成一種特殊的氛圍，使人的呼吸都感覺窒塞。這便是上海有名的輪盤賭窟，沒有錢的人休想走進來的。

葉常青把衣帽交給了茶房，換回一塊衣物號碼牌，便走到兌換處來換碼子。這時，先前的那一雙

青年男女恰好也在那里兌換，那女的偶然回過頭來，和葉常青打了個照面，葉常青不禁暗暗有些詫異。他覺得那女人的面貌很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但細想却又想不起是誰來，便也只好把她丟開，從身邊取出三百元鈔票，在兌換處換了三十個十元的碼子，走到賭場上來。

賭場上的人大半是認識他的，一見他走來，便都滿面堆歡的招呼他坐下，另一邊，茶房也忙不迭的把烟茶送將上來。葉常青喝了一口茶，看看自己坐的座位，正靠近單雙的雙面上，便照着他平時押單雙紅黑不押獨門的慣例，輕輕的把一個十元碼子送上了「雙」，一壁抬頭向對面望。對面正坐着那一雙青年男女，那男的諛媚地向女的笑，着，把換來的一堆一元碼子全推在她面前，那女的則好像初次上這樣場面似的，羞怯地推讓着。直到知道推不過了，這才滿面通紅的抖抖索索地把一個碼子放在一號獨門上。

葉常青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但又有些可憐她。他愈是向她望，便愈加覺得她像一個人，只是叫不出那人的名字。現在，他的興味已經改換了一個方向，不大注意賭博，專門注意那女人了。他瞧着她押獨門一次一次的失敗，又瞧見那男的勸她改押「中紅」，「中黑」，她似懂不懂的窘迫地搖着頭，由那男的指導她下注。但他們的運氣却很壞，儘管改換押法，仍舊少有押中的時候，面前的一堆碼子一些些減少下去，快要全軍覆沒了。而他自己，不大在輸贏上措意的，反而十有九中，面前的碼子逐漸堆高起來，看過去至少已超過原本兩倍有餘。

這樣過了約有一個鐘頭，那女人的面前終於只剩下一個碼子了。忽然，她站起身來，咬着嘴唇皮，堅決地把那碼子放在九號中黑上。這堅決的模樣，使葉常青突然記憶起了他所想不出的那人的名字。不錯，她的面貌是非常像他女兒露玲的朋友，今天早上還會見過一面的孫婉霞，不同的是孫婉霞的容色要比她健康鮮豔得多，舉動也沒有她那樣病態。他的興味更加濃郁了，瞧着面前的碼子已超出了他想贏得的額數，便破例地有心和那女人取反對方向的，把一個十元碼子去押十八號中紅，要試試自己的運氣究竟怎樣。

象牙球骨碌碌的在輪盤裏轉動着，一會兒停住了，鈴聲接着響了起來，輪盤那邊有一個人用英語報告道：

【Eighteen. Red.】

葉常青拭了拭眼睛，他幾乎有些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但事實却很明顯的，坐在桌後的偵桌人，已把手裏的一支銅製的小塔「啣啣」一聲放在十八那個號子上，同時三十六個十元的碼子也很快地送到他面前來，在他的財產上，又平空增加三百五十元了。他拾起頭來瞧那一變青年男女，只見那男的正從身邊取出衣物號碼牌來，高聲叫着茶房。他的態度雖很鎮靜，但他那沙啞的聲音却充分顯出了他內心的不安。那女的則手脚無措的癡癡地站立在一旁，活像一隻可憐的小羔羊一樣。葉常青目送着他們走去，心裏很覺得可惜，可惜他女兒露玲不在這里，不能使她看看相貌和孫婉霞這般相

像的一個女人。

其實葉露玲如若在這里，看見了，倒一些都不會像她父親那樣奇怪，因為那女人原是她所熟識的，而且就是孫婉霞的姊姊孫婉仙。只有那一個青年男人或許要引起她一些猜疑，但賢明的讀者們該早已知道那是孫婉仙新近結識的魏虛仁了。他們倆剛從俱樂部裏出來，在俱樂部裏，魏虛仁充分發揮出了他籠絡婦女的手腕，他把早已等候在俱樂部裏的許多同事一一介紹給她認識，介紹完了後，更加上一句總解釋，說他們都是專誠前來瞻仰她的顏色的。這解釋，正投合好虛榮的孫婉仙的脾胃，她面子上雖覺得羞澀，心裏却實在非常愉快。更兼魏虛仁的那些同事們也都是風月場中的老手，大家全懂得對付婦女的方法，差不多每一句話都在奉承她，博取她的歡心，當然更容易使他傾倒。她起初還牢守着男女之防，低倒頭不敢說什麼話，但經不起那些人大家都用甜言密語向她圍攻，她所牢守的防線很快的就被他們攻破，於是，到後來，她的羞澀的感情逐漸消滅，居然能够大胆而且放浪地報復他們的笑謔了。在這樣的境地裏，魏虛仁是很明白他應該做什麼事的，他不聲不響的就在俱樂部裏擺起一桌酒筵，請孫婉仙和所有的同事們入席。孫婉仙好像不會料到會有這樣的待遇，她木然的坐在座位上，出神地瞧着眼面前裝滿了香檳酒的玻璃杯不住在空氣裏碰撞作響，耳旁邊更有許多比酒還甜蜜的言語不斷的傾瀉過來，使她還沒有把酒喝進口以前，心頭先已感到了幾分醉意。她細細的辨嚐着這第一次從交際場中得來的趣味，那初初爲魏虛仁引誘得活動了的心，這時更開

始起了一種崇拜的感情，崇拜魏虛仁手腕的偉大。

這崇拜的感情，似乎有一時會流露在容色上，被魏虛仁覺察到了，他決心要再向她顯示一些他的偉大處，使她佩服，更藉這佩服來維繫她的心。所以，席散後，並不急於送她回家去，一逕把她引到這上海有名的輪盤賭窟厚生公司來。他原想在這裡大大的賺一筆錢回去，作將來和她遊樂之資的，誰知孫婉仙的手氣竟非常壞，在連續一百次的下注中，一次都沒有倖中過，以致他的賺錢的希望不但不會實現，連身邊的一百元資本都完全斷送掉了。

現在，他們兩人已經走出了那輪盤賭窟的門，正從福煦路走向靜安寺路去。他們的身子是緊緊偎並在一起，但他們的感情却是各不相同的。孫婉仙是在快樂之中略微帶一些惶愧，魏虛仁却在惋惜那足抵兩月薪金却在一小時內斷送乾淨的一百塊錢。不過這惋惜的時間並不長，當他回頭望到那像一條手杖般掛在他臂彎上的孫婉仙，他便又很快的改變了一種思想，覺得用一百塊錢換回這樣一個美麗的肉體，實在是非常便宜的事。於是，他便又用他那諂媚的微笑向孫婉仙問道：

「今夜你覺得怎樣？可快樂嗎？」

「快樂極了！想起來我真該謝謝你！」孫婉仙微笑地說，她這話是真實的。魏虛仁的一問溫暖了她的心，她那惶愧的感情消滅了，現在存在的只是快樂。

「你覺得什麼地方最有趣味呢？在前的還是在後的？」

「在後的比較有趣味一些，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不過看起來好像是個賭錢的所在」

「不錯，那正是三十六門的輪盤賭。」

「哦！輪盤賭！」孫婉仙驚呼起來了，過去她也曾在報紙上和同學們的談話裏接觸過這個名詞，但會親身經歷，她却連夢都沒有做過。想到方才同座那些人的雍容華貴的氣象，更想到自己這麼一個微末的人，居然也能置身在那些人中間，她的心頭不禁暗暗起了些驕傲的情緒，同時也更加佩服魏虛仁的偉大。

魏虛仁知道孫婉仙的心已被歡動了，便趁勢吹牛說：

「今夜因爲一心想請你吃酒，並沒有預備賭錢，身邊帶的資本很少，所以一輪完就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過幾天我想多帶幾百塊錢，再和你同到那里去，一定要把今夜輸去的本翻回來。」

孫婉仙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她好奇地問道：

「剛才我下注的碼子，值多少錢一個呢？」

「不多，每個不過一塊錢。」

孫婉仙伸了伸舌頭，像被驚駭了似的，喃喃地說：

「怎麼？每個值一塊嗎？我還當每個只值一角呢！」

魏虛仁暗笑孫婉仙眼光的狹小，可是心裏却由不得有些歡喜。他覺得，像孫婉仙這樣沒有經過

大場面的純朴的女人是很容易上手的，只要多把她引到都市裏享樂的地方去，把那種宏偉的規模披露給她看，炫惑住她的心，就可以惟所欲爲了。他現在已不再惋惜那輸掉的一百塊錢，只是想用什麼話來安慰孫婉仙，叫她不要爲這事介意。孫婉仙却不等他開口，先就不安地說起話來：

『代你輸掉這許多錢，叫我怎樣對得住你呢？』

這時，他們正走到一株行道樹下面，魏虛仁停住脚步，瞧着路上。路上是靜悄悄的，夜的黑暗籠罩在四周，店鋪都關着門，只有孤懸在路中心的電燈還在熠熠地發着慘白而微弱的光。他再回過頭去瞧孫婉仙，孫婉仙的全身是正被浴在燈光裏面，燈光照着她蒼白而病態的臉，宛似一尊意大利石膏美人像一般。魏虛仁的心大慄而迅奮地搏擊着，在俱樂部裏喝下的酒全湧了上來，同時色情也意外地亢進。他像一個醉人似的，用木強的舌頭含糊不清地說：

『小事！小事！這一些錢，算得什麼，不必多說了！——不過你如若覺得對不起我，那也不妨，只要答應我一件事就是。』

『什麼事？』孫婉仙急忙問。

魏虛仁不回答，突然他轉過身來，一下子把孫婉仙的肉體緊緊的抱住了，隨即便迅疾地把他那男性的淫蕩的嘴唇，印到孫婉仙的唇上去。孫婉仙並不避讓，她閉着眼，耽享受着這第一次嚐到的愛情的滋味，身子像融化到沒有了。這一個吻直繼續了有三分鐘之久才分開，孫婉仙像從大夢裏醒來似

的，一陣處女的羞紅飛到了她蒼白的頰上，她掙脫了魏虛仁的懷抱，冷不防的在他胸前打了一拳，回身就走。

魏虛仁不由得哈哈地笑了，他知道這是每個處女初次嚐到愛的滋味時常有的現象，不但不用担心，而且非常耐人尋味。於是，便憑着他過去的經驗，很快的追上去，重新挽住孫婉仙的手臂，用甜密的微笑向她說：

『現在我要改一個稱呼，不再叫你密司，叫你做我的親愛的了。』

『你這個壞蛋！』孫婉仙蕩然地把手指戳了戳魏虛仁的額角說。但她的心却是愉快而溫暖的。就這樣，魏虛仁一直把孫婉仙送到她住所門口。

孫婉仙舉起手來叩門，一回頭，看見魏虛仁還立在她身後，不禁有些着急，連忙低聲向他說：

『你快回去罷，不要叫婉霞把你看見了。』

『你怎麼這樣怕你妹妹？』魏虛仁揶揄地說。

『不是怕她，實在我們的關係是不能在她面前顯得太親密的，我家裏還有父親呢。』

『那麼，再會！』

『再會！』

魏虛仁又抱住孫婉仙，吻了一下，這才很快的走出弄去。他偶然低下頭來，看了看腕上的手錶，不

禁喫了一驚。原來方才因為陶醉在愛裏，竟把時間都忘掉，此刻已是九點五十分，距離戒嚴時間只有十分鐘了。在這十分鐘裏要趕回家，是無論怎樣來不及的。他着急地想喊一部黃包車，無奈路上靜悄悄的，連人影都沒有，更那有車的影子。他只好苦笑了一笑，心想：「今夜恐怕不免要過一夜拘留所生活了，這也是沉溺於熱愛中的一種懲罰！」

果然，還沒有走到跑馬廳邊，便有一隻粗大的手掌拍到他肩上來，一個外國三道頭，操着生硬的上海白向他說：

「朋友，辰光勿早哉，行裏同去。」

魏虛仁垂下手，很恭順地笑着，一語不發的跟在那三道頭後面走去。路中心孤懸着的電燈光，把他的影子反映在地上，好像比先前縮矮了三五寸似的。

第二章

一個星期過去了。

戰事仍舊沒有停止，而且戰線更延長了開來，從閩北到江灣吳淞，足足有三十里長；炮聲晝夜不斷的響着，給久住在繁華的大上海的神經麻痺的中國人，帶來無限的戰慄。

一切都和戰事初開始時一樣，人們仍舊在緊張的情緒裏生活着，所不同的是銀錢米業已在安定市面這大名義下先行開了市，另外有幾家娛樂場所，爲了維持營業起見，也悄悄復了業。

葉常青又恢復他的日常生活了，這使他空虛了好久的心才稍稍覺得了充實。在二月四日銀行業重行開市的那天，他一早就起了身，坐汽車出去。他這時的高興正和他的銀行初開幕時一樣。在車中，他想到許多於他業務上有利的計劃。這想念，一直到車子開近銀行門前還沒有停歇。但到他下了車，跨進剛拉開不久的銀行的鐵門，他所有的計劃便完全消滅了。銀行裏別的業務都冷冷清清的，只有付款部非常熱鬧，銅欄外面擠滿了提存款的人，這充分顯出人心的浮動和不安；同時也不管在

表明他理想中的計劃是和事實距離得怎樣遠。他煩躁地一壁把別的業務上無事可作的人員調到付款部，幫助原有付款部的職員打發那些提存款的人，一壁走進經理室裏去，把他的身子拋在一張椅子裏，許久不抬起頭來。

經理室裏的空氣很冷僻，雖然一早就有出店在室內打掃過了，但看去仍舊好像到處都蒙着一層薄薄的灰塵一樣。初升的陽光斜射在玻璃窗的第一格上，天氣並不十分熱，但却有一匹例外的青蠅在陽光中向玻璃上嗡嗡的亂撞。葉常青久久的注視着這一匹青蠅，他看他怎樣到處碰壁，怎樣一直往上撞又一直往下落，覺得他這時的處境正和這匹青蠅相同，空有許多遠大的計劃，却被環境限制着，無一能夠實行。一種無名的煩惱捉住了他的心，他忽然浮起一個厭惡的念頭，想把這匹青蠅弄死。於是，便從案頭取過一方水晶鏡紙來，走到窗前去，向那青蠅身上亂戳。

這時，門上開始有了一陣輕微的叩擊聲。

葉常青隨口叫了一聲「Comet!」，却並不回過頭去，只是全神貫注着那一匹青蠅。青蠅是已從玻璃窗的第一格，飛落下第二格來了。

門輕輕被推開了一條縫，一個簿記員從縫裏探身進來，把一束文件交到辦公檯上去。他似乎想不到眼前會展開着一幕偉大的銀行家與青蠅戰爭的趣劇，雖然四周的空氣是那樣嚴肅，却總使他忍不住想笑。他連忙咬着嘴唇，恭恭敬敬的在一旁立着。

葉常青費了好一番工夫，才一下子把那青蠟戳死在玻璃窗上，他吐了一口長氣，彷彿把他心裏的敵人戳死了似的，回過頭來，眼光恰好和那簿記員接觸了個正着，便有意無意的向他問道：

『外面怎麼樣？那些提存款的人可都打發走了嗎？』

『不，還多着。』那簿記員垂着手，鞠了個躬說。

葉常青皺了皺眉頭，他覺得那簿記員的答話很笨拙，笨拙得令人討厭，正待揮手叫他出去，不料他的手還沒舉起，那簿記員卻又說出一番伶俐的話來。

『不過經理也不用煩惱，這光景一定不會長久的。』

葉常青吃了一驚，他想不到他自己的見識竟會及不上這小小的簿記員的，確，這光景是不會長久的，只要戰事還離開上海，一切都回復常態，他的業務就可以像以前一樣蒸蒸日上，現在所損失的，將來都不難收復回來。而且就是眼前這局面，也並非一無辦法，只要由銀行公會出面登一條廣告，制止多提存款，事情不是就可以解決了嗎？這樣一想，他一刻前的煩惱便登時烟消雲散了，瞧着那簿記員很恭順的立在旁邊，不禁有些賞識起他來，很想詢問他的姓名，提拔他一下。但一轉念，不要叫他看破了自己的弱點，便又沉下臉，揮一揮手，叫他出去。

果然，葉常青所想的不錯，整個金融界似乎正為市民濫提存款這事煩惱着。就在葉常青第二次坐進椅子裏去的時候，辦公檯上的電話開始「滴令令」的響了起來。

葉常青剛把聽筒湊近耳邊，心就不禁卜的一跳。電話裏那帶沙的嗓子，他一聽就知道是他公債上的對手方鎮鴻。

方鎮鴻仍舊是他那種脫略不羈的樣子，而且一開頭，就是一番刺人心骨的話。

「葉常翁嗎？哈哈！你那邊的情形怎樣？提存款的人一定很多罷？」

葉常青挫了挫牙齒，但隨即便也得意在電話筒裏發了一陣狂笑，惡諷地報復道：

「不錯，方鎮翁，你那邊的規模比兄弟這里大，辦事人一定更加要吃不消了！」

「哈哈！彼此彼此！——現在我們正在禮查飯店二樓一百十五號開小組會議，討論對付辦法，請你也來參加一下。」

「好！我就來！」葉常青掛上了聽筒，心裏不禁有些躊躇。這躊躇不是為別的，只因為禮查飯店是在黃浦路，那邊正是X軍的勢力範圍，他只怕這一去會成了項松茂第二。同時，他也明瞭方鎮鴻所以不選擇別的地方，而獨獨選擇禮查飯店的理由了，這無疑地是想試試他的胆力。他負着手，在經理室裏轉了兩個圈，心裏決不定到底去不去。但到第三個圈子開始時，他彷彿下了極大的決心似的，把拳頭在空氣裏擊了一下，自言自語的說：

「去！去！一定去！不見得方鎮鴻能去的地方我就去不得。爲了不在方鎮鴻面前示弱起見，今天無論怎樣非去一下不可！」

一刻鐘以後，葉常青的自備汽車，開始在X軍警備區域下的黃浦路上出現了。

葉常青的心志忠地跳動着，瞧着沿路戒哨佈防那種嚴肅的景象，和載滿了X軍在路上來回梭巡的裝甲車，他不禁有些沮喪，懊悔先前不該負氣到這里來了。這簡直是把生命作孤注，哪里能算得聰明人的舉動。他暗暗在心裏祈禱着，但願什麼阻難都沒有的，就到達目的地。

然而，事實却不能如他的願望那樣，正當「禮查飯店」四個字將要跳進他眼簾時，背後忽然來了一聲吆喝，接着便有兩名X軍提着槍走到車前來，槍尖上的刺刀，在陽光中不住閃爍發亮。

葉常青肅然的下了車，像一匹將被宰割的羔羊似的，聽憑那兩名X軍在他身上下搜索着。身上是冷颼颼的，彷彿到處都有無數小蟲在爬。他暗暗叫了聲苦，心想：「這一會可完了！方鎮鴻那傢伙真不是東西！」

僥倖他還有一些小小的機智，在臨出門前，早把他身邊所有的物件都鎖在辦公檯上的抽斗裏了。也就憑着這一些小小的機智，才免了許多麻煩，從那兩名X軍手裏脫出來，讓汽車把他載到禮查飯店門口。

電梯送他上了二樓。

葉常青揩了把極汗，紅着眼珠便朝一百十五號房間裏闖。房間裏只有寥寥四五個人，但談笑聲却膨脹得使整個空間不能容納，只是向門外湧出來。葉常青對房裏的人是全都熟識的，但他却不去

理睬他們，單單睜着眼找方鎮鴻。方鎮鴻正微笑地在沙發上向他欠着身子，一壁把一支雪茄烟送到他面前來。

『葉常翁抽一支烟罷，路上沒受到驚嚇嗎？』

葉常青本來恨不得把方鎮鴻一口吞下去，但這時見到房裏並不祇方鎮鴻一個人，便覺得這口氣必須用另一種方式發洩，所以他在聽了方鎮鴻的話以後，雖然心頭還沒有停止那種受驚後的微抖，他却高聲打了個哈哈說道：

『方鎮翁這話太瞧不起人了，我葉常青豈是這樣容易嚇得倒的人？』

方鎮鴻笑着代葉常青刮上一根火柴，很快的切近了話題。

『剛才我們幾個人已經商量過了一會，決定用銀行公會名義登廣告，勸告市民本各人的愛國心，勿多提存款，以免牽動整個金融。廣告的底稿已經由蕭伯翁擬好，就放在桌上，葉常翁不妨斟酌一下。』

葉常青回過頭去看桌上的廣告底稿，覺得全文都很工整平穩，沒有需要改動的地方。再看後面已由房裏的幾個人把各人所代表的銀行名字填上了，於是他便從身邊取出墨水筆，把他自己約姓名也填上去。

方鎮鴻却就在這時候，架起二郎腿，很悠閒的和蕭伯翁搭起話來。

「哼！那夥××豬真蠢，他們只知道從黃浦江上岸，這正合上了一句俗話，釘頭碰鐵頭，硬碰硬，就打上一世也不會有什麼出息。要是從滬河口上岸，打後面大包抄過來，前後夾攻，還怕×××軍不向後撤退，上海不落進手裏嗎？這樣一來，戰事就可以遠離開上海，一切也都可以回復常態了。爲了營業起見，我倒很願意來一下張松蘇地圍的，可惜目前就缺乏一個得力的漢奸！」

葉常青的心上不禁一動，他覺得方鎮鴻這話雖有些拂逆常情，但從本身上着想，却不失爲一條賢明的計策。本來，只要營業能够恢復原狀，戰事上的勝利不論屬於那一方在他都無所謂。不過看着廣告上那樣辭嚴義正地勸告別人要愛國，而自己在背地裏却想蘇地圍，幹賣國的勾當，總不禁要起一種不自然的感覺。

蕭伯瀛似乎也正在這樣想，他開始向方鎮鴻提起抗議來了。

「方鎮翁這話在個人利益上打算固然不錯，不過要是在國家利益上打算，就未免有些說不過去了。」

方鎮鴻却搖搖頭，狂笑起來。

「哈哈！蕭伯翁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現在只有主子和奴才，哪裏有什麼國家？只有傻子才相信有國家，上愛國的當呢！我們做生意的人抱的是大拉司主義，只要有大利可進門，不論誰來統治我們都可以，國家這兩個字原是給我們利用的，誰要當牠真有這樣一件東西，那可是個十足的傻瓜！」



作 涛 温

蕭伯瀛像被說服了，默默地坐在一旁，不再作聲。葉常青却微微感到了一些倦意，他覺得這房間裏的空氣很不適宜於他，尤其是方鎮鴻那目中無人的傲慢態度，使他很難看得進眼。於是，他便站起身來，向方鎮鴻說：

「方鎮翁，沒有什麼事了嗎？我可要回去了。」

方鎮鴻只略微欠了欠身子，算是送客的代表，隨即便又坐進他那沙發裏去。

葉常青走出了房門，忽然覺得他是被嘲弄了，於是一個報復的念頭很快的浮上他心來，他且不下去，翻身重又走進了房，一把拉起方鎮鴻，走向外面去說：

「方鎮翁，你太不客氣了！兄弟專誠跑到這里來，難道就不值得你送一送嗎？」

方鎮鴻沒防到會有這一番，踉蹌踉蹌的被葉常青拉進了電梯，又拉進汽車。汽車「嗚——」的一聲開動以後，他才皺着眉，荷荷地向葉常青說：

「葉常翁太惡作劇了！我和那四位還有事沒商量完呢！」

「不忙，我並沒有什麼大希望，只要方鎮翁送一送就是。」葉常青作了個安詳的手勢，微笑地說。瞧着汽車平安地一直開到外白渡橋堍，還沒有×軍上來檢查，不禁有些失望，只好命令車夫停車，向方鎮鴻說了聲「得罪」，很慫恻的親自爲他開了車門。

方鎮鴻苦笑了一笑，勉強走下車去，隔着車窗向葉常青說：

「葉常翁的手腕真不錯，真叫人佩服，回頭我們在公債市場上再見。」

葉常青一壁吩咐車夫把車開回愚園路去，一壁回頭向車後望。瞧着方鎮鴻在街頭彳亍的形狀，心裏不禁感到一陣復了仇似的痛快。但到這痛快的情緒過去以後，他却又覺得非常疲倦起來，只想趕快回家去休息一下。

車子如他所期望的開回家裏了，家裏的空氣仍舊和平時一樣冷靜，葉露玲正坐在客廳旁的畫室裏，看着一本書，一壁手裏編織着一件絨線背心。這冷靜的景象，使葉常青更加疲倦得渾身骨節都像鬆散了似的，他迫切地覺得，這家裏應該添一個主母進來，熱鬧一下了。一想到這未來的主母身上，他的腦海裏便恍惚有一個面影一閃。但這不是他所眷愛的小玲瓏，而是方鎮鴻的相好趙飛燕。他愉快地想着怎樣從小玲瓏那里跳槽，去剪方鎮鴻的邊，把這一朵名花安置到他的金屋裏來，不禁翹着嘴角，發出一聲詭笑。可是同時他却又有些可憐起葉露玲來，這在他個人是幸福的事，對於葉露玲也許竟是一種磨難罷。於是，他便慈愛地走到她身邊去，撫着她的肩頭說：

「露玲，別這麼悶坐在家裏了，汽車已經在外面，你隨便到什麼地方去玩罷，不過要早回來。」

葉露玲也正在想出去，聽了這話，便欣然的把手裏的織物放在桌上，去換衣服。但到打扮完畢後，她却有些躊躇了，到什麼地方去呢？杜季真那工會裏，她是不願意涉足的，孫婉霞又苦於不知道她的住址，現在唯一可去的地方，就只有林幻心那裏了。他想起林幻心到她這里來已有多次，而她卻從未

到他那邊去過一趟，更覺得應該去張望張望他。於是，她便跳躍着，走出客廳去坐汽車。

二

葉露玲可不知道林幻心學校裏的情形，倘若她能够明瞭百分之二，那她一定不願意去了。林幻心的學校裏，這時表面上雖很平靜，但暗潮却激烈地在起伏着。做着這暗潮的主角之一的，是綽號猴雞屎的訓育主任侯其時，另一個便是林幻心。

正當葉露玲將要動身到這學校來的時候，在學校的教務室裏，開着一個非正式會議，從校長到教職員，全體出了席，差不多把一間小小的教務室擠滿了。討論的問題是戰爭期中的辦學方針。那精明的大塊頭校長，似乎無時不在增加自己的利潤上打算，他一方面要所有的教職員顧念學校的困難，在戰事未終止學校未開課以前，自動犧牲各人應得的薪金，另一方面却又想利用大多數學生離校的機會，開辦補習學校。他這兩種打算總算都順利地得到滿足了，所有的教職員初時很有一番爭論，不願放棄自己的利益，但後來爲了顧全下學期的聘約起見，便也只好無條件的順從了校長的打算。校長得到了滿足，便不再說話，聽憑教職員自由發言。於是，那塊頭之大不亞於校長的時候，便放開他的破嗓子，很得意的演起丑表功來：

「上一次的出發演講，兄弟原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想不到成績竟出乎意料之外的好，許多老百姓，都給我們感動得不亦樂乎，大家都說××小鬼可惡。這個雖然一大半是學生們的力量，不過

兄弟忝居指導地位，也總不免有些那個……現在我們正該趁這機會，來擴大我們的宣傳運動。今天我想再帶領學生們到七寶一帶去宣傳，不知道諸位以為怎麼樣？」

林幻心再也忍耐不住了，但他也不願多說什麼，他只輕輕的哼了一聲，把臉朝向壁上去。

候其時原是無時不在留心林幻心的舉動，這時見了林幻心這模樣，感情裏彷彿被射進了一支火箭。他忍不住一個箭步跳到林幻心面前，惡狠狠的指着他說：

「林先生，怎麼樣？你不同意我的話嗎？哼哼！我看你不但大革命，而且有些反革命呢！」

林幻心喫了一驚，他回過頭來，看見候其時那攢眉怒目的形狀，心裏也不禁有些冒火。不過他畢竟是個有涵養的人，懂得「退一步哲學」，所以雖是在盛怒中，他仍舊冷冷的說：

「我怎敢反對候先生的話呢，不過我總有些懷疑候先生那樣的宣傳。候先生的宣傳方式正和幾年前的一樣，我以為這種宣傳是很少效果的。早幾年我們不是大家都在喊着打倒帝國主義嗎？可是現在帝國主義已經殺到我們面前來了，我們却什麼辦法都沒有！」

「那麼，照林先生的意思，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候其時含着敵意的眼光，冷冷地問。

「我覺得，宣傳固然也需要，不過更需要的是實際行動。所以，我主張，第一應該在學校裏實施軍事訓練。」

「哈哈！」候其時忽然狂笑起來了，他捧着他那高高凸起的肚子說：「林先生真不愧是一位空

想家，辦軍事訓練，這個可不是容易的事，第一要槍枝，第二要教導官，第三要有人帶領上火線去。這一個，我想林先生倒可以担任的，不過學生們要是在火線裏送了命，讓家屬鬧到學校裏來，可有些不好辦！」

林幻心咬着牙，偷眼去望室內所有的人，在他的眼光裏見到的，幾乎都一律是淡漠的臉色，特別是大塊頭校長那搖頭微笑的模樣，使他非常難堪，他感到有些坐不住了，只好紅着臉，走出教務室去。

一出門，林幻心便覺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回過頭來，他看見了鄧鳴秋。

「幻心，你真的想辦軍事訓練嗎？你有沒有抱着犧牲的決心呢？」鄧鳴秋好奇地問，眼裏閃着一種疑惑的光。

林幻心困惑地搖搖頭，他作着一個不確定的手勢說：

「我也不過是這麼想，覺得這是現在比較需要的事罷了，並不一定要辦。如若真的辦起來，我自己也許倒會退處旁觀者的地位的。鳴秋，我就是這樣一種人，我什麼都想幹，却又絲毫幹的決心勇氣都沒有。對於現實，我是不滿足的，我想要改好牠，可是我又捨不得放棄目前這可以得到狹隘的滿足的生活。」

鄧鳴秋拍了拍林幻心的肩膀，歎息了一聲，好像對於這位朋友的動搖的心情，抱着無限憐憫似的說：

「我覺得你很有些像羅亭，不過你那灰色的氣氛，似乎比羅亭還要濃厚一些。你這種傾向是很不好的，要是不趕快加一些勇氣到你的生命裏去，將來一定會在無辦法中殺害了你自己。」

「然而我却恐怕要永遠這樣下去了！」林幻心頹喪地說：「我沒有自信力，對一切都懷疑。就說目前吧，像候其時那樣的人，我是非常憎恨的，我本來不難和他拚一拚，不過我又有些懷疑，縱使把他拚掉了，又有什麼用處呢？像他那樣的人，這世上正不知有多少，去掉他一個，換一個來未必不想爭權奪利。我只有一個人，實在沒有精神氣力和這許多人周旋。所以，我情願步步退讓，聽憑他排擠我，我只是忍耐着，不去和他鬥氣。」

郭鳴秋正要開口，忽然有一個校役匆匆走來，向林幻心說：

「林先生，會客室裏有客要見你。」

林幻心詫異地離開郭鳴秋，走向會客室去。他的脚才一跨進會客室的門，便不禁喫了一驚。會客室裏坐着一位他想不到會來這裏的貴客，葉露玲。

葉露玲露出兩行雪白的牙齒來一笑，她站起來，很親暱的握住了林幻心的手說：

「幻心，你大概想不到我會到這裏來吧？」

「不錯，歡迎歡迎！」林幻心喃喃地說，但他心裏却在想：最好不要被候其時或其他胡調派學生撞見，不然，他們不知將要把什麼謠言加到我頭上來了。

葉露玲似乎不會覺察到林幻心的心是怎樣不安地在跳動着，她仍舊很安穩的說：

『我多久就想到這里來了，一來是爲探望你，二來是想看看你辦教育的成績。』

『慚愧！哪里談得上成績！』林幻心紅着脸說，同時心裏却也止不住有些悲哀。他覺得，他在這里簡直同一位僱傭差不多，每月拿出多少學問來，交換多少薪金，除此以外，什麼事都不容他過問，也一些都不能容納他的主張。那位大坡頭校長完全是一個十足的市俗，只知道在增加學生的負擔上打算，別的什麼教育計劃都談不到。他很懷疑，這樣的教育，對於學生們，不知道到底能有多大益處，所以在回答葉露玲的話時，忍不住紅臉。他是在事實上感到了真的慚愧。

『何必客氣呢！』葉露玲輕盈地笑着說，他的眼光很快的在會客室裏掃了一圈，最後却靜靜的落在林幻心臉上。『今天我很想在這里參觀一下，不知道你能答應我嗎？』

林幻心搔搔頭，葉露玲這輕輕的一句話，竟使他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他想：這怎麼能够呢？連和她在這會客室裏坐着，都怕被人進來撞見造謠，還敢彰明較著地同她走向前去嗎？不過她還是第一次到這里來的貴客，拒絕了她又未免太不給她面子，所以他很覺得爲難。躊躇了一會，只好巧妙地哄騙她說：

『這本來沒什麼不可以，不過近因來爲戰爭關係，學生多數離開了學校，許多地方都空鎮着，實在不便參觀，只好等時局有了轉機，學校開課後再說吧。』

葉露玲原是個聰明人，她早從林幻心的話後面看出了他爲難的神氣，於是便擺下了這事不再提，另外和他說起別的話來。

『上次我介紹給你的孫婉霞，你對她印象怎樣？』

林幻心的精神忽然煥發起來了，他的陰暗的臉上開始有了光輝，他很興奮的說：

『噫！這真是我眼裏從未見過過的一位女性，熱情和勇氣在她都不缺少，我覺得，中國未來的希望，都在她身上哩！』

葉露玲雖也佩服孫婉霞，但聽林幻心把她誇張得這樣厲害，却不免感到一些妒意，於是便微笑了笑說：

『不見得會這樣十全十美罷，難道在她身上，就一些缺點都沒有嗎？』

『缺點是有一些的，那就是她只有一往直前的勇氣，却没有世故經驗。在目前這充滿了陷阱的社會裏，這一點也許會成爲她的致命傷。但願在她的人生路上，能够一帆風順，不碰到什麼阻礙才好。』

『上次在我們客廳裏，你和她爭論些什麼呢？』

『沒有什麼，我不過愛護像她這樣優秀的人才，勸她不要因爲真理的緣故，就忘掉了自己。其實我很慚愧，我是一些理論的根據都沒有的。』

葉露玲稍覺失望的打了個呵欠她現在才看出來，在她眼裏同等的這兩位朋友，林幻心實在是不上孫婉霞的。不過她也並不因此就看輕了林幻心。她覺得，在他身上，彷彿特別有一種可親近之處，即使是在他能談很淡漠的時候，這淡漠也似乎具有一種吸力。她正想把話題轉到她自身方面去，不料就在這時候，外面忽然發出了一聲粗獷的咳嗽，一個大塊頭無禮貌地開始把他充滿了脂肪的身體塞進會客室裏來。

林幻心認識這進來的人正是他所怕見的侯其時，他的心不禁下的一跳；同時，一種憎惡的感情，使他不覺得通身都發了一陣顫抖。

侯其時先鄙夷地瞧了林幻心一眼，鼻孔裏哼了一聲，隨即便轉過臉去，貪婪地向葉露玲全身上下打量着。葉露玲的姿色本來不錯，再加上她身上那華麗摩登的服飾，分外顯得美麗，把侯其時看得彷彿落了魂似的。他立着，雙眼合成了一條細細的縫，涎水不住的從他嘴角邊淌將下來。

這愚蠢可憎的形狀，使葉露玲非常惱怒。在養尊處優的環境中生長起來的她，實在受不住這種侮辱。她的想和林幻心談話的熱情，完全因這意外的打擊消滅了。她忿然的立起來，對林幻心點點頭，走向外面去說：

『幻心，我要回去了。』

林幻心默然的跟在葉露玲後面，送她出來。想到她難得到這裏來一趟，竟讓她帶一個不愉快的

印象回去，心裏不禁有些歉然，葉露玲却反似乎不大介意在將要走近校門口的時候，她開始回過頭來，淺笑着向林幻心說：

『那傢伙是誰？真討厭極了！我看他那樣子，就好像一匹豬一樣。』

『什麼豬？簡直是一匹狗！』林幻心輕輕咒罵了一聲說。

『我方才真想打他一下耳光，這樣肥胖的面孔，打起耳光來一定很有趣的。』葉露玲似乎還沒

有脫除她那種頑劣的孩子氣，說過了這話就憨憨地笑着。

林幻心却若有所感似的，他歎息了一聲，向葉露玲說：

『露玲，我個人是很歡迎你到這里來的，不過這學校實在不太像樣了，你到這里來有許多不便，我更怕使你帶了不愉快的印象回去，所以我勸你以後最好能少到這裏來。』

這話却把葉露玲的心傷害了，她很快的紅了臉，覺得她這趟實在是不該來的。爲要掩飾這心上的創傷，她只好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鑽進汽車裏去，一壁帶着顫抖的聲音，向車窗外的林幻心揚了揚手說：

『幻心，再見！有空請你不要忘記到我們那邊去。』

三

車子開動了。

葉露玲的心上很空虛好像失落了什麼似的她坐在車裏只是暗暗的懊悔

『真是魔鬼！怎麼會跑到這種地方去！可怪的是林幻心那樣優秀的人，竟會在這樣沒出息的學校裏當教員！』

她不愉快的抬起眼光來，瞧着兩旁的建築物，樹木，行人，飛也似的向後倒退，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不禁銳聲叫着前面的汽車夫說：

『停！停！金，你打算把車開往哪兒去？』

『我也不知道，小姐是要回公館去嗎？』汽車夫回過頭來，帶着迷惑的容色問。

『這辰光回到公館去做什麼？你且說說看，現在可有沒有什麼遊玩的地方？』葉露玲決定用娛樂來充實她空虛的心了。

『今天金星大戲院已經開門，不過三場特別提早，第一場是午後兩點鐘。』

『好！就開往那邊去。』葉露玲看了看手錶說。錶上的時間是一點一刻。

車子在金星大戲院門前停住了，葉露玲下了車，她的腹中忽然感覺一陣饑餓，於是便暫不走進那半開着鐵門的戲院裏去，回轉身來，穿過一條馬路，去推戲院對面的一家西餐廳的門。

一個繫着白色圍裙的侍女，把她引到空座上去坐下，隨手交上一張菜單。葉露玲隨意點了幾樣菜，打發那侍女去後，便無意識地把眼去流覽室內的陳設。忽然她怔了一怔，她的眼光被鄰座的一雙

青年男女吸引住了。那男的她不認識，那女的却是她的同學孫婉霞的姊姊孫婉仙。

孫婉仙也已經看見葉露玲了，她的臉上不禁本能地一紅，連忙走到葉露玲這邊來說：

「巧極了！露玲，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裏碰見。你近來可好嗎？婉霞很想念你呢。」

「我已經在幾天前見過她了。」葉露玲作了個應酬的微笑說，一壁懷疑地望着魏虛仁，她不明白這帶一些油滑態度的漂亮青年和孫婉仙到底是什麼一種關係。

孫婉仙見葉露玲的眼光儘朝魏虛仁那邊望，似乎有些不安，忙把身子遮住了她的視線說：

「露玲姊，你現在預備到哪裏去？」

葉露玲看見對面屋頂上那一顆金星正在陽光中發亮，便帶笑把嘴向那邊一咧，回過眼光來，對着孫婉仙那蒼白而病態的面頰，心裏不禁暗暗有些奇怪。怎麼這一雙同胞姊妹竟會差異到這般地步，不但性格無一處相同，就是言語舉動也沒有絲毫相似的地方。她覺得這兩姊妹的命運將來一定也不會是同一的。

孫婉仙却笑着說話了：

「到金星去看電影嗎？巧得很！我們也正要到那邊去呢。」

說到「我們」這兩個字，她忽然感覺有些失言，臉色更紅了起來。可是，葉露玲却已經從這兩個字上，看出孫婉仙和魏虛仁的關係了，她不禁向着她，微微一笑。

這一笑，使孫婉仙更加羞不可仰，她只好搭訕着，回到她自己座位上。她的舉動似乎無處不帶一些歡司的里的性質，這性質很容易叫葉露玲想起孫婉仙那活潑仗爽的態度來，從兩種相反的對照上，增加她對孫婉仙的輕視，她一壁用着餐，一壁留神去瞧孫婉仙，孫婉仙是正和魏虛仁唧唧喳喳的談着話，所談的似乎就是她，因為她不時從她的話裏，聽到一些她父親和他們那銀行的名字，並且同時她也接觸到了魏虛仁那羨慕而又諂媚的眼光。她很有些不快，覺得孫婉仙不該把她的歷史障便告訴她所不相識的人。她想，要是換了孫婉仙，一定不會這樣的。

就在她這樣想着的當口，孫婉仙已經用完了餐，她和魏虛仁私語了一會，便帶笑走過來說：

『露玲姊，我先在對面等你。我們難得碰頭，今天這個東，應該是我作的。』

『不要』葉露玲急忙站起來，搖着手說。但孫婉仙却已經挽着魏虛仁的臂，走出去了。她只好快快的仍舊坐下，把餐用完，會了賬，走到對面去。

孫婉仙和魏虛仁果然等在戲院裏面，並且已經先買好了三張樓座的票。葉露玲勉強笑着向孫婉仙道了謝，但她心裏却一些都不感激，這樣的請客使她非常厭惡。她機械地聽憑孫婉仙握着她的手，一同走上樓去，揀了三個正對着銀幕的座位坐將下來。

魏虛仁這時充分顯出他善於應酬的手腕來了，他先叫戲院裏的侍役沖上三杯茶，又買了許多精美食物，不斷的送到他身旁的兩位異性面前去。有幾次簡直不經孫婉仙的手，就直接送給葉露玲。

葉露玲無法拒絕他這種非分的殷勤，只好都接受了，却一齊把來堆在孫婉仙身上。她看着魏虛仁那油滑的笑臉，忽然想起在林幻心學校裏所見的那大塊頭來，雖然在這兩人間，很明顯的有着聰明和愚蠢的不同，但却同樣包含有一種男性的卑劣的慾望，同樣使她感到討厭。她的想念很快的從林幻心轉到孫婉霞身上，這使她記起一件要緊的事，忙向孫婉仙問道：

『你現在住在哪裏？上次婉霞對我說是馬霍路，可惜我忘記向她問詳細的號頭了。』

孫婉仙笑着從她的手提錢包裏取出一段畫眉用的木炭來，在一張粉紙的背面，寫了她的住址，交給葉露玲。葉露玲接過了，却帶着一種玩笑的心情，故意向她試探道：

『等看完了電影，請你和我一同去見婉霞好嗎？我的汽車就停在外面，很便當不過的。』

孫婉仙遲疑地轉過臉去望魏虛仁，在魏虛仁臉上，她得到一個否決的表情，於是便也順應着這表情，向葉露玲歉仄地微笑說：

『對不住！我還有一些小事，恕我不能奉陪了。』

葉露玲暗暗在心裏輕視着孫婉仙，這沒有一些自由意志的態度，索性不再和她說話。這時，樂聲開始奏了起來，戲院裏的空氣驟然顯得非常緊張熱鬧。雖說是借着維持職工生計這巧妙名義開門的戲院，營業的成績却很不惡，大多數上海社會真的小市民們，彷彿都被幾天來猛烈的炮火嚇破了胆，急於想到這戲院裏來逃避現實，麻醉自己的神經一般，一眼望去，滿座都是黑壓壓的人頭。烟霧和

炭酸氣瀰漫在空間，使人的呼吸都感到窒塞。

隨着樂聲的停止，銀幕上霍的一亮，戲院裏的燈光同時熄滅了。今天開映的是一部名叫「風流外交家」的影片，內容不用說總脫不了那千篇一律的戀愛的羅曼司，並且帶着濃厚的市民階的麻醉意識。在這部影片裏，人們可以見到沒落的市民階是怎樣想用音樂女人和旨酒，這三位一體的機構，來麻醉自己，麻醉別人。葉露玲瞧着銀幕上人物的肉麻的形狀，再望到身旁的孫婉仙和魏虛仁那在火山上享樂的情形，她忽然有些不舒服起來。現在，銀幕上的一切，已不復能引起她的注意了。她的身體是坐在戲院裏，但她的心却很快的飛到在炮火威脅下的現實上去。她仰望着上面的天花板，幻想到這時倘若有一顆炸彈落下這戲院裏來，將是怎樣一種光景，她的身體不禁微微起了一陣寒抖。突然，一個念頭觸動了她的心，她止不住暗暗失笑起來。她想：「爲什麼我還要坐在這裏呢？我本來因爲沒什麼地方可去，才到這裏來的，現在既然知道了孫婉霞的住址，正好去訪她，和這位熱情的朋友談話，不強似坐在這裏看這種麻醉影片嗎？」於是，她便立起身來，向孫婉仙說：

「這裏的空氣太混濁，我坐不下去了，我現在就去找婉霞去，再見！」

「怎麼？影戲還沒映到一半呢，就要去了嗎？」孫婉仙詫異地拾起頭來說，但她並沒有挽留葉露玲，她甚至覺得葉露玲的離開她是很合適的事，因爲有她在這裏，她是不便和魏虛仁作甜蜜的情話。

這時，銀幕上正放映出那風流外交家和一個貴婦在花園中偷吻的形狀，整個戲院裏突然鬧起一陣暴雷似的熱烈的鼓掌聲。魏虛仁趁着這機會，悄悄的附着孫婉仙的耳朵說：

「親愛的，我們也照樣來一個好嗎？」

這要求，使孫婉仙羞得把頭低垂到胸前去了。魏虛仁知道她不拒絕，瞧着周圍的觀眾正都聚精會神的凝視着銀幕。沒有一個注意到他們，便愉快地捧起孫婉仙那蒼白的面頰來，在她冰冷的唇上吻了一下。

孫婉仙像癱瘓了似的，她無力地躺在椅子裏，血液在她的身上旺流，她的心是興奮地鼓動着。

四

和孫婉仙一樣，在興奮的狀態下鼓動着心的，還有一個葉露玲。她在下樓的時候，曾一腳踏空，顛覆了一下，但她却一些都不在意。她的心完全為即將和孫婉霞會面的興奮和愉快捉住了，這樣的興奮和愉快，一直到汽車把她的身體送到馬路路口，還沒有停歇。

按着孫婉仙所開的地址，把手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葉露玲的心是和叩門聲一同震響着。她的頑劣的孩子氣，使她只防不防的闖進去，出其不意的驚駭孫婉霞一下。

門開了，開門的傭婦在葉露玲身上打量了一眼，好像已明瞭了她的來意，並沒有向她問什麼，便側身讓她進去了。葉露玲很快的穿過客堂，跑上樓去。她看見孫婉霞正坐在窗前，面對着窗外的陽光，

織着一件絨線衫，便蹣手蹣腳的走近去，伸出兩手，把她的眼睛蒙了個結實。

「誰啊？」孫婉霞驚呼着，一壁用力扳着葉露玲的手。「真奇怪！這決不是姊姊，姊姊是不會這樣的。不過不是姊姊，又有誰會來這里呢？」

葉露玲不由得噗嗤一聲笑了。這笑聲，給孫婉霞聽了出來，她不禁詫異地說道：

「露玲嗎？你怎麼會到我這里來的？」

「我方才在影戲院裏碰見了你姊姊。」葉露玲放鬆了手，在孫婉霞身旁的椅上坐下來說。

「你可看見她和別的人同在一起嗎？」孫婉霞不安地問，她的眼裏射着嚴冷而憤怒的光。

「有一個青年男人陪伴着她，模樣兒淨滑得很，不知道你姊姊怎樣會認識他的。婉霞，我說你應該勸勸她才對，不然她恐怕不免要墮落下去。她的年齡雖然比我都大，然而很癡情，這癡情很容易使她上人家的當。」

「理她呢！由她那不正確的腦筋去害她一生好了！」孫婉霞冷然地笑着說，也就在這一笑中，她結束了對姊姊的議論，轉過身來，向着葉露玲：「倒是露玲，我覺得你那好開頑笑的脾氣，應該趁早改掉。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對人生的態度，也該嚴肅一些了。」

「我就嚴肅不來！」葉露玲不好意思的低下頭說。隨着這低頭，她的眼光便和孫婉霞手裏編織着的絨線衫接觸了。「怎麼織法這樣的不新穎？婉霞，這件絨線衫是織給你自己的嗎？」她翻着絨線

衫的一角問。

「不是，你看我身上不是已經有了嗎？並且只要看織法，你就會知道這不是我的。」孫婉霞信手把織着的絨線衫抖了一抖說。絨線衫是已經快要編織完成了。

「那麼，你是織給誰的呢？」葉露玲懷疑地問，忽然她撫掌大笑道：「我明白了，你一定是織了預備送給前線的抗敵戰士的。」

「你猜得全不對露玲。」孫婉霞冷冷的打斷了葉露玲的高興說：「爲什麼我要送給他們呢？他們的抗敵行動固然是可贊許的，不過他們到底是私人的軍隊，是民衆的軍隊還很難說。就算他們是民衆的軍隊，民衆對待他們也已不薄了，他們所收到的慰勞品，不是已經足夠了嗎？又何必還要我這不重要的人來錦上添花？我最恨中國人的一窩蜂主義，他們好像沒有意識的爬蟲一樣，也不看看事實環境，只知道跟在人家後面看樣學樣。於是，需要的人一樣東西都沒有，不需要的人東西反而多到無處安放。這種畸形現象我實在看不慣，我現在老實告訴你，我這件絨線衫是預備織好了送給難民的。」

「難民？」葉露玲忍不住搓了搓手說：「婉霞，我覺得你的見識實在要比我偉大得多。」

「這也算不得什麼，我不過喜歡實事求是，作一件事，總求能給別人一些實際上的益處罷了。我生平最厭惡兩種人，一種是同情者，他們只知道在口頭上說着同情同情，腰包裏却一個錢都不肯挖

出來，好像同情就能當飯吃一樣；還有一種是空想家，你去對他說救濟難民，他却先同你談上一大套革命原理，然後說在革命還沒有成功以前，什麼事都辦不好的，這在原則上固然不錯，可是要等到革命成功，什麼事都好辦的時候，這班難民不是已經凍餓死了嗎？這兩種人，我在去年的水災裏已經領教過不少了。我覺得他們最要不得，最足成爲社會進化前途的障礙。」

葉露玲微紅着脸，站起來，拍了拍孫婉霞的肩頭說：

「好了！婉霞，不要再說了！你差不多把我都罵在裏面。我從前就專好在口頭上說同情人家的話，直到最近才覺悟過來，這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所以，我現在也預備作一些能够給人益處的事了。」

「要這樣才好！」孫婉霞興奮地微笑說。她這時的臉，比平時特別顯得美麗。

「說到難民，我倒記起一件事來了。近來難民救濟會新設的收容所已有十來個，第十六收容所主任郁女士和我是老相識，她是一個老處女，對於公益事業很熱心的。前幾天她寫信來，要我過去幫忙，我因爲不耐煩做這種小事情，已經回絕了。現在看見你這樣，我倒有些懊悔起來。反正閒着沒有事，幫幫她的忙，爲人類盡一番力，不也很好嗎？」

「啊！有這樣的事嗎？你爲什麼不早說？」孫婉霞擱下了手裏的綉針，不自覺的站起來，面對葉露玲。「露玲，我正要同你說呢。我想請你用你那財力，獨自開辦一個難民收容所。要是辦不到，便請你介紹我到任何一個難民收容所裏去服務，因爲我覺得單是這樣結結綵綵衫，所貢獻的力量未免太

單薄了。想不到事情會這麼湊巧，現在既然有這樣一個好機會，就請你馬上和我同到那邊去罷，我的想服務人類的心熱得很哩！」

葉露玲稍稍後退了一步，她遲疑地注視着孫婉霞的臉說：

「婉霞，你真想到那邊去嗎？好得很！不過也不必這樣性急，日子長着哩，還是過幾天再去吧。」

「不，現在就去。」孫婉霞堅決地說，一壁飛快地動着手裏的繡針。「只有這一段了，再補上幾個鈕扣就行，順便帶了去也好。」

葉露玲默默的站在一旁，瞧着孫婉霞把織好的絨線衫攤在檯上，補綴鈕扣，心裏暗暗有些驚訝。這位朋友性格的暴躁和手腕的敏捷。她想：她真像一陣旋風一樣，快要把我捲走了。想着覺得好笑，忍不住吃吃的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孫婉霞詫異地抬起頭來問。

「我笑……」葉露玲只好勉強撒了個謊說：「我笑你姊姊的男朋友，那一雙眼睛就好像要吃人一樣。」

「呀！這傢伙，總有一天我要叫他在我手裏吃兩記耳光。」孫婉霞挫了挫牙齒說。

「還有該挨耳光的人呢。」葉露玲說着，忽然笑得喘不過氣來。過了好一會，才笑着把在林幻心學校裏遇見的那大塊頭的蠢蠢模樣告訴了孫婉霞，聽得孫婉霞也笑了。就在這笑聲裏，她們一同下

樓，上了汽車。

車中，葉露玲把身體緊貼着孫婉霞，親暱地說：

「婉霞，你剛才勸我辦難民收容所，我也很有這個意思。不過我的經濟權都握在我父親手裏，每月的零用錢是有的，鉅額的款項却得不到。照這光景，你想怎麼能辦得成呢？」

「那你就該用一個名義，去問他要一筆整數呀！他是個銀行家，你又是他女兒，問他要一兩萬，他決不會不答應你的。你有了這筆錢，不論是拿來救濟難民，或者援助失業工人，都無往不利了。」

「試着辦罷，也許可以成功的。」葉露玲微笑說，她想起她父親平素愛護她的形狀，覺得前途很可樂觀。

車子第十六收容所門前停住了，這是借的一家小學校的舊址，地方並不寬廣，光線也不充足，再加上散坐在門內外的難民們那襤褸的服裝和陰慘的臉色，更顯得景象的慘黯。葉露玲攬着孫婉霞的手，穿過破爛的人堆，走向辦事室去，把她介紹給了收容所的主任郁女士，並約略向郁女士報告了一些孫婉霞的歷史，和她現在的願望。

郁女士是一個三十來歲微胖的女人，似乎因為勤勞的緣故，她的年齡雖只有三十來歲，臉上的皺紋却已經縱橫都是了。她聽了葉露玲的報告，便笑着伸出一雙肥白的手來，和孫婉霞握了一握說：

「歡迎得很！密司孫，我們這裏人手正嫌不夠呢！不過有一件事很對不起，就是大家都爲人類服

務，恕我們不致送什麼報酬。」

「我並不是爲報酬到這裏來的。」孫婉霞冷然地說，她的答語就像生鐵般堅硬。

「葉露玲覺得有些不對，連忙向郁女士解釋孫婉霞的爲人是怎樣熱情，一壁又把帶來的絨線衫打開給她看。郁女士好像滿意極了，她連連拍着葉露玲的肩頭說：

「露玲，你也要這樣才好呢！」

葉露玲微微一笑，隨即轉身向孫婉霞道：

「婉霞，你好好留在這裏罷，我明天再來看你。方才所說的那件事，我回去就和父親商量，且看有沒有眉目。」

說着，她又向郁女士告了別，仍舊穿過那破爛的人堆，走出門去。正在她將要登車的一剎那間，背後忽然送來一陣重濁的「叭叭——」聲，一部運貨卡車衝到離她不遠的地方停了下來。從車上跳下一個人，使她一見之下，不禁爲之愕然。

這個人，正是杜季真。

五

杜季真也已經看見葉露玲了，便緩緩的走將過來。他似乎還沒有忘記前事，站在葉露玲面前，臉色蒼白得像紙一樣，眼珠凄楚地轉動着。良久，才苦笑了一笑，吐出一聲簡單而遲鈍的問候說：

「露玲，你好！」

葉露玲正在懊悔上次對待杜季真不該那樣寡情，致使他帶了顆創痛的心回去，這時便補過綫向他作着溫暖的微笑說：

「季真，上次你在我那邊，我真太對不起你了！你沒有因此生我的氣嗎？」

「沒有！」杜季真搖搖頭，他開始振作起幾分精神說：「我現在已經覺悟過來了，上次對你那要求，實在是非常荒唐的，你嘲笑我的一些都不錯。不瞞你說，打從你那邊出來後，我已經到前線去過一趟了。這一趟戰地生活的經驗給我的益處很大，牠使我明瞭在整個民族的生存沒有脫離威脅的時候，是不應該先求得個人慾望的滿足的。」

「哦，你已經到前線去過了。」葉露玲驚異地說，她不自覺的把一隻手搭上了杜季真的袖口。

「不錯，前線的風景很好，那邊的生活是充滿了刺激性的。老實告訴你，我還是炸彈下的餘生呢！」

「我希望你下次再不要這樣冒險，你要知道你身上的責任是很重的。」葉露玲的聲音裏着實帶有幾分憂鬱了。她覺得，杜季真現在完全變了一番樣子，而這變態，如若要根究起原因來，她實在脫不了干係。

「多謝你，露玲。」杜季真微笑說，他的笑容是很不自然的。「不過，你可能答應我，仍舊像從前一樣，和你做一個朋友嗎？」

「還有什麼不可以，我們並沒有絕交，而且只要你願意，我仍舊非常歡迎你到我那邊去呢。」葉露玲很快的把杜季真那冰冷的手握了一握，一壁注視着他的面孔。心想：爲了不使你因我的緣故冒生命的危險起見，就是你再向我求愛，我也不會拒絕你的。她站着，等候他說話，可是杜季真却不再開口了，她也只好放鬆了他的手，說了聲「再見」，飄然的坐進汽車裏去。

杜季真直到瞧不見葉露玲的車子，才悵然的把脚步移進收容所的門。門裏面，孫婉霞正在向那些難民們詢問着身世，她的健康而又熱情的面影，在杜季真眼前一閃，使他不禁吃了一驚。

「怎麼？密司孫，你也在這裏？」

孫婉霞微笑着，向杜季真點了個頭。

「我也是剛才來，我自己覺得是够熱心的了，想不到還有比我更熱心的呢。你是送東西來給難民們的嗎？」

杜季真的臉有些紅了。

「我哪裏配稱得上熱心，東西都是工友們捐助的，我不過是個押送者罷了。並且就是這些東西，原先也不打算送給難民們，因爲軍隊裏多得堆不下了，不肯再收，恰巧這裏離工會近，才順便送了來，下次恐怕未必再會有。」

「本來難民們怎會及得上軍隊幸福呢！他們是很少有人顧念到的，至多只能得到一些剩餘的，

東西罷了。」孫婉霞微啣了一聲，低下頭去，繼續做起她的詢問工作來。

杜季真目不轉睛的瞧着孫婉霞，心裏暗暗有些詫異。他想：她的思想不是很前進的嗎？怎麼現在居然肯紆尊到這裏來，而且這樣不怕麻煩的做這種瑣細的工作。好奇心使他忍不住囁嚅地說道：

「我真想不到會在這裏碰見密司孫。密司孫在我眼裏至少是個超人，現在超人竟做起平凡人的工作來了，這實在不能不叫我奇怪！」

孫婉霞略微怔了一怔，但隨即便笑了起來。

「我並不是個超人，我不過是平凡人裏面比較肯腳踏實地的罷了。我的思想也許離開現實太遠，但我的脚步却是步步都踏在現實的階段上的。」

她的像銀鈴一樣的聲音，引起了杜季真熱烈的敬仰。他本來就很佩服她，這時是更把她當做指路的明燈了。看着她這樣勇敢，有決斷，他不禁想把圍繞在他身邊使他煩惱的許多問題來求教於她。不過在未啓齒以前，他又不免有些慚愧，覺得自己這樣堂堂一個男子漢，不能解決自身的問題，反而要來求教於女子，實在太可恥。尤其是周圍的難民們那灼灼的目光使他臉紅。他只好勉強沉默着。但心頭却止不住熱剌刺的作跳。

孫婉霞也會聽葉露玲說過杜季真的身世，所以雖覺他有幾分顧預，倒並不厭惡他。這時見了他這欲言又止的模樣，知道他有什麼難題要求她解決，便微笑着把他深湛的眼光看入他的眼裏，那意

思好像說：『你有什麼話，儘管說出來罷。我雖不是陶樂，不過對於淺顯的人生問題，是還不至於解答不來的。』

杜季真被孫婉霞的眼光逼迫着，覺得不能不說了，便紅着臉先告訴她近來他對於他自身那機械般的工作是怎樣感覺厭倦，同時那始終緊壓在他肩上的家庭的重担又怎樣使他對前途抱着悲觀，結局他用感傷的語氣說：

『我現在很想擺脫一切，然而我又不知幹什麼才好！對於幹的決心和勇氣，我是充分具備着的，可惜的是我不知怎樣給我自己選擇一條我所應走的路。密可孫，你是個有主意的人，我相信你一定能代我解決我的難題。我問你，假如我把現在使我痛苦的一切都擺脫了，那時候，我應該幹些什麼事情？還有，我要怎樣才能卸下我肩上的重担，而又不叫整個家庭陷入恐慌呢？』

『你這一切都想得不對！』孫婉霞冷然的微笑說：『我實在看不出你有絲毫擺脫你現在生活的理由。我先要問你一句：你的家庭，除了經濟上的負担使你痛苦以外，可還有別的使你覺得痛苦的地方嗎？』

『沒有了，他們都是很尊敬我的，因為我是家庭裏唯一的生利者，而他們却都是分利者。』

『那你只要平心靜氣的生活下去就是了，你還需要什麼呢？你難道還想着更舒服更幸福的生活嗎？』這是作夢告訴你，一切建築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幸福生活都快要滅亡了。我勸你不要把

個人當做孤立的現象去觀察一切，你應該把你當做社會整體中的一個，從和社會的關聯上去觀察一切才行。試問，當整個社會動盪不安，大多數人連生活都無法維持的時候，你個人可能單獨得到幸福的生括嗎？」

「杜季真臉上的紅潮更增加了，他意料不到會從孫婉霞那裏得到一場責備，而且這責備又是怎樣嚴正，句句都似生鐵般有力，差不多把他幻想中的琉璃寶塔打成粉碎了。不過他的心頭總覺有些不服，他歎息似的說：

『難道人生的意義就只有痛苦嗎？』

『正是！』孫婉霞肯定地說：『我們並不是爲了自已的幸福才生活到世上來，我們是爲了別人的幸福，來領受人間的痛苦和磨難的。』

杜季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他頹然的垂倒了頭，走進辦公室去，見了收容所主任郁女士，把所有捐助物品的清單交給了她，從她那裏領到一張收據和一番應酬式的感謝話，仍舊頹然的走出來。這頹喪的模樣被孫婉霞見到了，她不禁笑了起來說：

『我的話使你難堪了嗎？但願你能保留着這難堪。因爲不合理的幻想，是比單純的難堪還要有害於你的。』

杜季真不答話，他用一個悵惘的臉色別了在門前的孫婉霞，跳上卡車去。他這時心理上的痛苦，

比一星期前他從葉露玲那邊出來時還要厲害。孫婉霞那簡單而又有力的一句話，只是在他身邊作響：『我們是爲了別人的幸福，來領受人間的痛苦和磨難的。』這一句話，彷彿判定了他的命運。然而潛藏在他下意識裏的願望，却使他無論如何不能忍受這個判決。他並沒有什麼遠大的理想，故而他並不把爲人類服務當做一種至高無上的快樂。他只在狹窄的生活範疇裏，抱着一種個人主義的觀念，最好生活能向上爬高一級，工作能適合他的志願，家庭負擔能不要他一個人肩負。那他就非常滿足了。想不到他從最能代表時代意識的孫婉霞口裏，却得到一個殘酷的判決，時代不但不允許他得到那一切的滿足，而且要他永遠啣着生命的苦杯，永遠這樣作牛馬下去。他待要因着這不滿足而抱起厭世觀念來，毀滅自己的生命能，似乎太把自己看輕，待要勉強接受這殘酷的判決罷，又非他向上的意志所能忍受。他實在痛苦極了。

就懷着這樣一顆痛苦的心，他回到他那工會裏。工會裏這時很冷靜，所有的辦事人大概都出去從事個人的活動了，只留下幾個僕役，圍着兩三個來打聽消息的工人在閒談。杜季真惘然的在他常坐的寫字樓那一邊坐下，無聊地信手打開一隻抽斗來看。抽斗裏那滿堆着的紙張引起他無限的厭惡，他覺得這樣的生活真是愚蠢乏味極了，一些刺激性都沒有，有的只是煩瑣，機械，浪費時間，糟蹋紙張。孫婉霞雖然勸他不用去企圖實現幻想中的生活，然而眼前這生活是怎樣使他忍耐不住呵！他憤憤的把抽斗關上，大踏步的走到外面院落裏去。

一個青年工人興匆匆的從外面走進來，他的臉上滿是灰塵，但卻掩不住那得意的光輝，杜季真認識他是在內外紗廠裏作工的，瞧他那得意的模樣，他忍不住喊住他問道：

「喂！你找誰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我軍又在八字橋大勝，奪到敵方鐵甲車兩架。」

杜季真不由得笑了，心想：這一次的戰爭，是怎樣鼓舞着一分部青年人的心呵！忽然，他想起一件事來，忙向那青年工人問道：

「聽說你們在組織××軍，現在怎麼樣了？」

「不成功了！」那青年工人臉上的光輝開始消褪了下去，變得非常陰鬱起來。

「爲什麼不成功？」杜季真稍稍帶了些詫異問。

「沒有槍，沒有制服，歸根一句話，什麼都沒有。」

杜季真不禁歎息了一聲，抬起頭來望天。天上的太陽忽然被一塊烏雲遮住了，空間完全變成了晦暗，一陣寒風從院落裏刷過，彷彿有一股涼意從他的腳底直透進心裏，使他忍不住通身都搖顛了一下。他覺得那青年工人還漏說了一句話，「什麼都是一團糟！」真的，在這樣一個「一團糟」的社會裏，要實現他幻想中的幸福生活，無異乎是做夢。他的頹廢思想又發動了，他滯鈍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門去，一壁口裏喃喃地說：

「還是到酒館裏去喝他幾杯，忘懷了這不痛快的一切吧！」

第二章

三月二日的早上，一個驚人的消息從報紙上傳達到上海，民衆們眼裏，緊緊抓住了各人的心。

「XXX軍向後撤退了。」

幾乎不約而同的，從各人嘴裏吐出一口長氣，同時誰的心頭都好像失落了什麼東西似的，感到一種無可填補的空虛。一月來的緊張與奮都變成了一場幻夢，希望是如同美璧的肥皂泡一樣破滅了，剩留下來的只有一個嚴重的危機，這危機，緊壓在各人的肩背上，等待他們去解決，可是素來只善於唱高調而不善於解決問題的上海民衆們，却除了歎氣以外，沒有別法。

在這些歎氣的人裏面，便有林幻心。這時，他正和他的同事鄭鳴秋坐在閱報室的一角。他的容色是蒼白的，雙眉緊蹙着，眼裏射出沉痛和憤怒的光。過了好一會，才抬起頭來，用感傷的口氣說：

「完了！想不到抵抗了一個月，結果仍舊不免於失敗，看起來我們這班人，距離淪爲亡國奴的時期恐怕已經不遠了。」

鄧鳴秋却似乎不大同意林幻心的話，他微笑着，把手裏的字林西報擱在一旁，悠然地說：

『不能說是失敗，應該說是勝利了。你且想：××這次到底得着了些什麼呢？犧牲了數千人的性命，消耗了無量數的子彈，只贏得一片焦土。而且這一片焦土也不容他們久據，將來遲早總得歸還我們，難道我們還不該說我們是勝利了嗎？』

『不過我們也並不是沒有出任何代價的。我們所犧牲的至少要比他們超過十倍百倍呢。』

『自然我們也有犧牲，但這犧牲却很值得，我姑且不用像那些短視的人一樣，把什麼國際榮譽來作誇耀的幌子，至少這一次的抵抗，已經在大多數民衆心裏挑起一些反帝的情緒了。這情緒，在未來的時代的進展上，是有很大助力的。』

林幻心微喟了一聲，立起身來。鄧鳴秋的樂觀的話並沒有溫暖他的心，因為他根本就不是一個樂觀的人。他覺得，鄧鳴秋那脚踏着現實眼望着未來的生活態度是值得羨慕的，但羨慕儘管羨慕，要做做却不可能。這裏面有着性格的關係，他自己很明瞭自己是怎樣一種人，生活對於他只合適一天算一天。任何偉大的理想和計劃都不適宜於他，爲了他對什麼都沒有確定的主張。他惘然的在閱報室裏踱了一陣，便緩緩的走將出去。

閱報室的右首便是第五教室，在教室和閱報室之間，有一堵白牆，那兒便作爲掛揭示牌和供學生們貼壁報的地方。這時正有不少學生站在白牆下面，仰頭看上面的壁報。林幻心初時還以爲他們

是在留心時局消息，所以毫不在意的自顧走他的路。不料學生們一見他出來，忽然都不再看報，一齊回過頭來，把眼光向他臉上望。眼光裏充滿了神祕和敵視的意味。這使林幻心很有些愕然，他不自覺的停住步，向壁報上望去。壁報上，一行加着紅圈的大字標題，直鑽進他眼裏來。

「國文教員之歸史。」

旁邊還有兩行小標題，「有女同行」，「歸福不淺」。下面便記着從前葉露玲來訪他的那一會事，中間不知是誰杜撰了許多誹謗他的謠言，什麼攜手偕行，什麼綿綿情話，說得天花亂墜的，好像真有這會事一樣。

林幻心的臉上不禁本能地一紅，怒火從心裏直冒起來。對於他個人的誹謗，他倒還可忍受，只有侮辱及葉露玲的地方，他無論如何不能忍耐。他很想把報紙撕下，根究到底是誰寫這一段文字的，但一轉念，便又心平氣和了。他知道，這一定是候其時的陰謀，目前最要緊的是不露聲色，尤其不可動感情，否則便不免要墮入他的術中，而且說不定會鬧得全社會都知道，這在葉露玲的名譽上是有重大妨礙的。所以，他並不動怒，只微微一笑，保持着沉默。

然而那些胡調派的學生們却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他是不敢向他們有什麼表示，氣餒益發顯張了。那滿面而疱當中聳起一個大鼻子的胡調派中堅份子蕭昆，首先從鼻孔裏哼了兩聲，提高嗓子說：

『這種教員像啄子，簡直是教育界的敗類！』

『敗類！請他滾蛋！』胡調派的健將徐金佐也插進來，大聲嘶叫着！

『滾！』

『滾！』

這一片聲的喧騰，把閱報室裏的鄭鳴秋驚動了，跑出來探望。他看見許多學生把林幻心圍在埃心裏面，一迭聲的喊着『滾！滾！』不禁有些奇怪，連忙喝問道：

『什麼事？這樣不守秩序的？』

學生們稍微沉靜了一下，隨即便又鼓譟起來，顯然表示他們是不怕鄭鳴秋干涉的。鄭鳴秋止不住動怒了，正想抓住幾個人，詰問他們爲什麼嘩譟，一回頭，却見林幻心微笑地在搖手，便趁勢向他問：

『幻心，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學生們在反對你嗎？』

林幻心不作聲，只把手向壁報上指了一下。鄭鳴秋擠過來，才注目看得兩三行，便不由得大怒起來。嘩啦一聲，把壁報撕下了大半幅，向學生們發話道：

『反了！你們這樣胡鬧，還當了得！不要說林先生不會有這種事，就是真有這種事，爲整個校譽起見，你們也該代他隱瞞，怎麼可以把來登在壁報上？要是給外來的人看見了，像什麼樣？』

學生們從沒有見鄭鳴秋這樣發威，這時反被懾住了，很有許多怕事的，悄悄溜跑了開去，只留下

幾個胡調派健將，還逗遛在一旁不散。但經不起郭鳴秋揚言說要到校長跟前告發，也都一溜烟的逃散了。

林幻心仍舊神色自若的站在揭示牌前微笑，他現在已經斷定，方才學生們這一場騷擾，完全是出自候其時的陰謀了。因為正當郭鳴秋發威時，他曾見候其時那胖臉，從第五教室的長窗下閃出來探望了一眼。他心裏暗暗感激郭鳴秋爲他解了這場圍，雖然也有些不滿意他那過火的舉動。

郭鳴秋見所有的學生都只走散，便回轉身來，笑着向林幻心問道：

「幻心，你真的有這樣一段醜史嗎？」

「哪里够得上說醜史，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女朋友罷了；偶然來這里訪問我一次，給他們看見了，便加油添醬的造作出了許多謠言。其實她就真和我有什麼關係也沒甚麼希奇，現在男女社交公開，已經不是十八世紀了。我看他們雖然罵我敗類，叫我滾蛋，他們自己的心裏，恐怕也正在盼望有這樣一段醜史呢！」

郭鳴秋皺了皺眉頭，隨手把那半幅壁報遞給林幻心說：

「這班學生真可惡！欺軟怕硬，是他們的慣技。幻心，我勸你還是到校長跟前告發一下，把他們開除幾個，也好做戒做戒他們下次再不敢這樣目無師長。」

林幻心却笑着搖了搖頭。

『算了罷！何必和小孩子們一般見識呢，他們求學也是不容易的，開除了他們不是太傷期望他們的父母的心嗎？而且使得他們這樣胡鬧的，並不完全是他們的過失，至少我們教育方法的錯誤，也該負一半責任。我們正應該反躬自責才對，怎麼還可以去開除他們？』

鄧鳴秋歎息了一聲，把手裏的壁報搓成一團，擲在屋角，拍了拍林幻心的肩頭說：

『幻心，你太懦弱了！這懦弱，一定會使你喫虧的。你難道看不出，方才這一會事，是有人在幕後操縱指使的嗎？』

林幻心把手一搖，很快的走到第五教室的長窗口去探望了一下，看見候其時已不在內，這才放下心，低聲向鄧鳴秋說：

『我知道，不過我只要始終向他表示退讓，他總無法奈何我的。』

『哼！』鄧鳴秋不由得冷笑了一聲說：『想不到你竟是不抵抗主義的信徒，可是你要知道，你會退讓，人家也會進攻，你退一步，人家便進十步。等到退無可退，仍舊不免要犧牲，這樣的犧牲，不是太不值得嗎？所以我勸你還是趁早反攻起來的好。』

林幻心搖搖頭，他悵然的和鄧鳴秋分了手，走進教務室去。教務室裏很沉寂，只有候其時坐在沙發扶手上打電話。林幻心覺得來得很不巧，正想退出去，候其時已經掛上聽筒，立起來了。他蹲笑着，走到林幻心身邊來，擡着一個大肚子，攔在前面，帶幾分嘲弄意味的惡毒地說：

「林先生，剛才學生們在外面吵些什麼啊？」

林幻心感到有一股烈火在他心裏焚燒着，但他竭力抑制着自己，不讓感情衝動起來，而且裝扮出幾分笑意說，

「我也不知道，大概他們是誤會了。」

「誤會嗎？哈哈！」候其時狂笑起來了，隨即便斂住笑容說：「也好，反正各人肚裏有數，不必多說什麼。不過，林先生，請恕兄弟說幾句不客氣的話。兄弟忝為全校訓育主任，對於學生們，固然希望能夠沒有害羣之馬，就是教職員同事間，也希望大家能夠束身自好，不要鬧出什麼笑話來。要不然……」

時爲了學生們的師表起見，兄弟可顧不得同事的情誼，要起來整飭一下子了。」

林幻心氣得臉上青一陣紅一陣，許久開不得口。瞧着候其時說完了話，便轉身大模大樣的走去，他真恨不得在他那肥大的屁股上踢上一腳。當前的景象使他苦惱極了，天是這樣的陰黯，時局是這樣的糟，本身環境又是這樣的惡劣，這些都使他苦惱到想毀滅自己的生命。但他又不願就此死去，對於未來，他還存着一線希望的光燄，這一線光燄徹了他的心的明燈，引他到愛戀生命的路。有好幾次，當他苦惱到想自殺時，總被這心的明燈救了轉來。現在也就是這樣，他竭力把未來的光明前途預許給自己，藉此消除當前的苦惱。同時又覺得有借外力來使心頭愉快的必要，於是，他便打了個電話給葉露玲。

二

這一個電話並沒有打通，因為這時候，在葉露玲的家裏，電話恰巧不得空。葉常青正利用電話做發展他事業的工具。他一方面打電話給卓盛紗廠經理錢柏良，叫他繼續把紗廠維持下去，並關照別的幾家已被他買收下來的工廠一律即日開工，所有應用款項都由他銀行支付，方針也都由他銀行規劃。另一方面又打電話給證券交易所裏他的經紀人魏亭藻，叫他在公債繼續開蓋的那天盡量買進。

打完了這兩個電話，葉常青開始志得意滿的在沙發上坐下來。沙發底下的鋼絲彈簧撐着他肥滿的身體，使他全身都覺得飄飄然的，彷彿置身在雲端裏一樣。現在，他的計劃可以毫無阻礙地全部實行了。實行後的結果怎樣呢？這在他的幻想裏，當然是非常美滿的，別的不說，只用過去兩年銀行本身的獲利做榜樣，就使他對前途抱着無限的樂觀。他的眼前恍惚現出了一幕景象，私人財產的數字增加到無可計算，全中國各處重要的都市城鎮都設遍了他銀行的支行，同時各種有利的私人企業也都在他的財力支配之下。這使他不由得愉快地在沙發上用力打了一拳，忘情似的說：

『方鎮鴻這傢伙真不錯！真有他的！』

沙發底下的鋼絲彈簧發出了一陣琤琮的聲音，這聲音把對面坐着看書的葉露玲驚動了，她茫然的抬起頭來，向她父親問：

「爸，你說什麼！」

葉常青定睛看着他的愛女，他覺得她這時分外年輕貌美，也分外可愛了。他很想把他自己心頭的計劃完全告訴給她知道，但轉念一想，小孩子家知道什麼，就是說得頭頭是道，也未必能引起她的注意，倒不如把她能夠明白的一些時局內幕對她說說，或許會使她感到趣味。於是，他便招手叫她過來，坐在他身旁，撫着她的秀髮問道：

「露玲，你可認識華陸銀行的總理方鎮鴻嗎？」

葉露玲搖搖頭，對於她父親周圍事業上的人物，她多半是不熟悉的。

葉常青稍微有些失望，但興致並沒有消失，他繼續向她問道：

「那麼，前幾天，有一個中國軍官被××軍隊捕去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呢？」

葉露玲的眉毛不禁跳動了一下，她很快的接口道：

「知道的，我會在前天的新聞上看見過。——他叫什麼啊？不知怎樣，我竟把他的名字忘記了！」

「忘記了也不要緊。總之，這個人，便是×××軍撤兵的關鍵。」

「怎麼他會是×××軍撤兵的關鍵呢？」葉露玲詫異地問。

「你還不明白嗎？他在××軍隊面前玩了一套張松欺地圖的把戲，告訴他們說×××軍在龜河口的後方防務是很空虛的，叫他們的軍艦多多運兵前去。這一來，×××軍就陷在大包圍中，只好

向後撤退了。』

葉露玲的蒼白的面容完全爲興奮和憤怒激成了桃紅色，她緊握着拳，在空氣裏擊了一下說：

『這傢伙真該死！不知道是誰叫他去獻地圖的！虧他還是個軍官哩，竟幹起這等喪心病狂的勾當來！』

『你要知道是誰叫他去獻地圖的嗎？哈哈！這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神機妙算，除了方鏡鴻等一班人，再沒有誰會想出的了。』葉常青得意地狂笑着說。他本來打算告訴葉露玲，他自己也會參預過這個獻地圖的機密，但一轉念，想試試葉露玲對這會事到底抱什麼見解，便有意忍住了不說。

葉露玲略略沉吟了一下，隨即便歎息了一聲說：

『想不到堂堂一個銀行總理，也會做起賣國賊來！到底他貪圖些什麼呢？』

這輕輕幾句話，裏面彷彿含有針刺一樣，把葉常青刺得幾乎從沙發上直跳起來。他搔了搔頭，愕然的向葉露玲問：

『怎麼？你說他是賣國賊嗎？』

『誰說不是，像這樣不惜出賣民族國家利益的人，不是賣國賊是什麼？』葉露玲氣憤憤地說。
葉常青呆住了，看着葉露玲那氣憤的模樣，他不禁有些感動，又有些好笑。暗想：到底是小兒女們

的見識，她還不知道滿口嚷着民族國家利益的人，正是不惜把民族國家利益賤價出賣的人呢。他很想使她明白，所謂民族國家都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但又覺得這裏面的玄虛不能告訴她知道，於是便祇得藏頭露尾的說：

『你的話固然不錯；不過也要在事實上打算一下。試想，如若戰事繼續延長下去，對於我們到底有什麼利益？我恐不但沒有利益可得，連想維持現在這樣的生活，都不能够呢！』

『就是不能維持現在這樣的生活也不要緊，反正我們什麼都拚着犧牲了的。』

葉常青搖搖頭，他有些不高興了，覺得他女兒完全是書獃子見解，幾年來的教育費用都是無謂的浪費。他不願再和她多說什麼，立起身來，便按鈴叫僕人去吩咐保鏢預備。

葉露玲抬頭看她父親，想起林幻心從前曾對她說過：『有錢人的心目中，大都只有個人利益，沒有全人類利益』的話，她不禁對她父親起了一些小小的反感。忽然，她記起一件事來，看着葉常青正預備走下客廳去，連忙追上他，向他說道：

『爸，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

『什麼事？』葉常青回過頭來，帶着迷惑的笑容問。隨即便像明白了似的說：『你要和我商量的事，大概總不外乎是問我要錢了。』

『不錯，我想問你要一些錢。』葉露玲不好意思地說，臉上微微發熱，心跳得很劇烈。本來，問她父

親要錢，是一樁很自然的事，儘可用不着這麼害羞。但這時因為要的數目大了一些，態度便不禁有些失常起來。

『好的，你預備要多少？』葉露玲解開了外套鈕扣，把手伸進裏衣袋去，做着取錢的姿勢問。

『不，我不想要零用錢。』葉露玲慌忙搖着手說：『我要的是一個整數——一萬元！』

葉露青有些驚異了，忍不住問了一聲：

『你要這許多錢有什麼用？』

葉露玲並沒有預備答詞，這一問竟把她問住了。看着葉露青的眼光銳利地逼住她，她的心不禁分外慌亂起來，只好勉強撒了個謊說：

『因為常常問你要錢，很麻煩也很討厭，不如問你要一個整數，用起來也可比較自由便當一些。』

這一個謊造得很巧妙，葉露青並沒有覺察。他因為戰事停止，事業可以順利地發展，心上正很高興，便毫不遲疑的答應着說：

『很好！我現在正預備到銀行裏去，回來時帶給你一個一萬元的支票簿便了。』

葉露玲得着了滿足，便很高興的帶着跳舞的步伐，回進客廳裏去。想到孫婉霞所要求她的，她居然竟沒有使她失望，心上不禁非常愉快。

這時，電話鈴開始「滴令令」的響了起來，正是林幻心第二次打來的，他問她可不可以到她這里

來。

葉露玲沒口子的在電話筒裏說着：「歡迎！」並且告訴他說，孫婉霞現在已有着落了，請他馬上就來。

於是，一刻鐘後，林幻心的身影，便在葉露玲的客廳裏出現了。他的臉色仍舊是蒼白的，眉宇間充滿了憂鬱的氣分。不過因爲是在作客，雖然心上極不愉快，也不得不勉強裝出淡淡的笑容。

葉露玲接住了他，第一句話就是：

「XXX軍撤兵了，你說怎麼辦？」

「有什麼辦法！左右不過是一團糟罷了！」林幻心絕望地說。

葉露玲看出林幻心今天的神色不高興，她不知道是惡劣環境使得也，還是受了時局的刺激，覺得不應再觸發他的創痛，便補過般的微笑說：

「不談了，反正國家大事用不着我們担心，我們還是自樂其樂罷。」

說着，她便像小鳥一樣，矯捷地跑到屋角去，把無線電收音機開了。從那裏面，播送出一陣宏亮而又甜密的「璇宮豔史」歌聲來。

林幻心慌忙把雙手掩住耳朵，搖着頭，正色說：

「露玲，快關上罷！我不要聽。我雖然憤恨這醜惡的現實，但我也自願逃避現實。」

葉露玲，很不好意思的關上了收音機，回到林幻心身旁來，因為心頭覺得羞慚，她從臉到身，根全紅了。林幻心却像沒有注意到似的，只是急急地向她問：

「你剛才說，孫司孫已經有着落了，她到底住在哪裏？」

「她嗎？她現在在『難民收容所裏』。」葉露玲冷淡地說，方才林幻心未來時，她急於想把這消息告訴他知道，但現在當着他「的頭，看他這樣急急地詢問着，又不禁感到一些妒意，不願意在他面前多提到她了。

林幻心却很覺得詫異，他忍不住問道：

「怎麼她會在難民收容所裏？她是在為難民們服務嗎？」

葉露玲點點頭，看着林幻心那吃驚的模樣，她覺得，她所有的身分財產，都失去可誇耀的性質，變成不值一哂的東西了。

林幻心默默的說了一聲「偉大」。他彷彿很為孫婉霞的人格所感動，想見她的心更覺熱烈。但同時他也有些躊躇，他不知道將用什麼話去和這位熱情的女郎交談。他自己的人格，在第一次和她談話時，就被她透視了個澈底，並受到了她嚴正的批判；現在，對於現實，他是更顯得懦怯了，這懦怯，如若不自覺的在和她談話時表現了出來，不是更將受到她的冷視嗎？他躊躇着，但這躊躇總敵不過想見她的熱心，於是他便對葉露玲說：

「露玲，我們現在就同去看她好嗎？」

「用不着這樣急急！」葉露玲笑着作了個安詳的手勢說：「你剛才來，總不成不坐一坐，就又要到別處去。」

林幻心勉強坐了下來，但光却不時不安地望向窗外，有時也回頭向葉露玲投射兩眼，不過這眼光却是苦悶的。他覺得，這一刻的生活，比在學校裏時還要無聊。葉露玲的心也很不安定，她竭力想找幾句話和林幻心說，却又想不出什麼話來。忽然，她起了個奇特的意念，她想試試林幻心對她所抱的見解怎樣，便含笑向他問：

「你覺得我是怎樣一種人？」

這奇特的「問」，使林幻心愕然了好半晌。到後他像明瞭了她的意旨，便也會笑說：

「你嗎？你是個典型地有錢人家的小姐，你有一般有錢的小姐所通有的熱情，喜歡冒險，愛好一切新奇有趣的刺激。」

「回答，很帶有幾分譏諷，但葉露玲却很高興，因為林幻心所觀察的一些不錯，她確實是這樣一種人。她繼續有興味地問道：

「在我，和孫婉霞兩人間，有沒有什麼差異呢？」

「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林幻心搖搖頭，不耐煩地立起身來，在客廳裏踱着。正當踱到葉露玲

身旁時，葉露玲猛然側過身，和他面對面的立在一起，帶着甜蜜的笑容說：

「幻心，我今天有許多話要和你細談，不知你可有工夫嗎？」

林幻心愕然的望着葉露玲，眼神裏的意思好像說：『你有什麼話，請就說出來罷。』但看到葉露玲那欲言又止的躊躇模樣，他像已經明瞭了她所要說的是什麼，忙又轉身向着窗外說：

「露玲，我請你還是先同我到密司孫那里去。你要說的話，可以留到將來再說。」

葉露玲好像兜頭被澆了一瓢冷水，躍動在她心頭許久的熱情的火簇完全熄滅了。她只好快快的走出客廳，和林幻心一同到孫婉霞那里去。

三

這時候，在孫婉霞所服務的第十六難民收容所裏，空氣正很騷動。因為戰事停止，航路已通，在炮火凍餓等重重襲擊下掙扎出生命來的難民們，便都動了重返故鄉的念頭。但也爲了可以返鄉的緣故，各人都覺得生命已重新握在手裏了，於是久已忘懷了的自我意識，便又甦醒過來，人與人之間，互相爲平時共同生活裏所發生的一些小小的葛藤爭吵着，扭打着。這些爭吵和扭打，費了孫婉霞和收容所裏別的辦事人半天的勸解工夫，才得逐漸平靜下來。

收容所本是臨時性質的，這時已經到了結束時候了，結束的辦法是把所有的難民分成兩類，有同鄉會的轉送同鄉會去設法安插遣送，沒有同鄉會的則一律移交難民救濟會，由他們去辦。

因爲結束在即，收容所主任郁女士，想到平日同在一起辦事的人，不久便將分散，似乎平空添了不少感慨。所以，正當孫婉霞坐在她對面，編着難民籍貫號數的時候，她不禁帶着苦悶的容色說：

『審司孫，我真捨不得和你分手，你的熱情，你的勇於任事的精神，實在太可愛了，我常常爲你的態度鼓舞起不少勇氣來。近幾年來，我雖然不時和爲社會服務的人們接近，不過總覺得他們在服務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忘掉自己。只有你，你才是用忘懷了自己的精神來服務的。如若說中國的前途還有一線希望的曙光的話，那這一線曙光，就應該是在你們這班人身上。』

孫婉霞並不抬起頭來，對於郁女士贊許她的話，她也並不快樂。她只是冷冷的說：

『郁先生，請你不要把我也列在爲社會服務的人裏面。我現在是爲人類服務，並不是爲社會服務的。』

郁女士搖搖頭，茫然微笑着說：

『我真不明白，你們年青人，爲什麼總喜歡在名實問題上爭論呢？其實爲社會服務和爲人類服務，不是一樣的嗎？不過人類是廣義的，社會是狹義的罷了。』

『這裏面實在有很大的區別。』孫婉霞擺下筆，很興奮的說：『因爲現在的社會，還是一個無組織的舊社會，並不是人類全體所希望的社會。對於現在這社會，我是深惡痛絕，絕對不能妥協的。我跑到這裏來，完全是受了服務人類的種類在內的驅使，倘若是社會出面來邀請我，那就無論怎

樣謙卑也休想」

郁女士像有些感動，她搔了搔因勞心之故而變成灰白的頭髮，歎息了一聲說：

「你們這一代的女性，比起我們五四時代的女性來，實在要進步得多了。我還隱約記得五四那時的情形，我們這班從家庭中走出來的娜拉，現在是多半已經重新回到家庭裏去，過着賢母良妻的生活。只有我，還逗逗在社會上。不過也老了！人一老，眼界就變得狹小，只想從現實上一步步的改進，不敢再存什麼遠大的希望。所以，看着你們這班新的生力軍的突飛猛進，我是只有羨慕。然而，我雖然是舊社會裏的人物，我却也有一種信仰。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將有一個新時代要到來的。」

孫婉霞情不自禁的立起身來，走到郁女士身旁去，失聲地說：

「你也這樣相信的嗎？」

郁女士摘下了她的厚玻璃眼鏡，把手帕在她近視的眼睛上掩了一掩，重新把眼鏡戴上。望着窗外的天空說：

「是的，我相信。我相信這，正如相信黑夜以後，必定有天明一樣。」

孫婉霞喜歡得幾乎要把郁女士擁抱了。她真想不到，在舊社會的典型人物裏面，也有懷抱着新的信仰的人。平時總以為這班人眼光短淺，祇貪圖目前的功利，不計及遠大的未來，所以始終表示着厭棄。現在，事實已證明她這觀念是錯誤的了。原來就是在舊社會中，也有不少，對現在的生活感覺

不滿足，渴慕着光明的未來的。她正想說兩句話，表示她心頭的快慰，忽然郁女士叫了起來說：

「密司孫，你看，你的朋友們來了。」

孫婉霞轉身向窗外望了一眼，便看見葉露玲和林幻心，正從席地而坐的難民們中間走將進來。郁女士從坐椅上立起身，帶着滿面的笑容去歡迎葉露玲。她把手拍着葉露玲的肩頭，沒口子的嚷着說：

「露玲，你的朋友真熱心，我很少見過這樣熱心的人！她不但在事務上幫了我不少的忙，而且只要難民們缺少了什麼東西，她總盡力為他們辦到。她看待難民們，就像自家骨肉一樣。這樣廣汎的人類愛，實在偉大極了。」

孫婉霞却默默的退回到她自己座位上，繼續她編號的工作。她知道，這兩個朋友來訪她，一定有許多話要和她說，她非趕快把手裏的工作做完，讓自己的身子空下來不可。所以，她並不去望他們，只是飛快的動着筆。

室內只有林幻心一人微微感覺有些踴躍，他覺得這裡的環境完全是陌生的，他還是第一次闖進這樣的生活裏來，雖然郁女士很客氣的招呼他坐，却並不能減輕他心頭的惶恐和不安。他這時的心裏，只存在着兩種感情：一是憐憫那些散坐在院子裏的難民們生活的困苦，另一則是對孫婉霞的崇拜。

葉露玲微笑着，走近孫婉霞跟前，把手肘擱在她肩上，親暱地說：

「婉霞，多時不見你，想不到你近來更偉大了。你的偉大，使我覺得非常慚愧！」

孫婉霞不作聲，只微微把肩一聳，使葉露玲的手肘從她肩上離開，忽忽寫完了最後幾個字，把紙交給郁女士說：

「現在就可以照着這上面所開列的發落了，下半年沒有我的事了罷？」

「謝謝你沒有事了，你們就在這裏談一會兒也好。」郁女士似乎覺得像她這樣的人，已不復能羅雜在年輕人的談話裏面，執着紙，帶幾分感傷的情調走出去了。

孫婉霞這才立起身來，含笑向葉露玲問：

「露玲，你今天怎麼會想着跑到這裏來有什麼話和我說嗎？」

葉露玲實在沒有什麼話和孫婉霞說，並且她今天也根本不會想來看她，不過她又不便說是林幻心強迫她伴他來的。她只好勉強說：

「我想問問你對××軍撤兵抱什麼感想？」

「感想嗎？我是什麼感想都沒有。我對中國軍隊的勝敗雖很關心，不過並不像一般失去了自信力的小市民們一樣，以為戰勝了國家就可以強盛起來。要知道，現在壓迫我們的並不止××一國，我們就把牠戰敗了，也未必便能從次殖民地的地位上拾起頭來，自由在地呼吸呢！」

葉露玲微微把頭一搖，在郁女士的學位上坐下來說：

「我就不能像你這樣看得破。不瞞你說，我今天還很和我父親嘔了一場氣呢！原來×××軍這次撤兵，是有人到××那邊去獻地圖的。他雖沒有和我多說什麼，不過我看他的樣子，一定也會參與過這條鬼計。」

這消息並沒有使孫婉霞驚訝，她反像證實了心頭的理論般，淡然微笑說：

「這是很自然的事，少數人爲了維持個人的利益，就不惜把多數人的利益供作犧牲了。」

葉露玲不由得回顧了林幻心一眼，她覺得他們兩個人的人格雖不一樣，然而思想却有許多共通之處的，所以發表出來的意見常常會不謀而合。她看着林幻心，林幻心是正背窗立着，靜聽她們談話。這靜默的模樣，使葉露玲很覺好笑，她故意引逗他說：

「你不是要我同你到這里來見密司孫嗎？怎麼現在來了反而沒有話說了？」

林幻心臉上一紅，他看見孫婉霞那有力的眼光正射在他身上，更加心慌意亂起來。半晌，才木訥地說：

「我要說的話已都給你說完了，現在實在沒有什麼話好說。」

話說出口忽然覺得很拙劣，臉不禁更紅了，他索性把身朝向窗外去。幸而葉露玲並沒注意他，她本來帶有幾分妒意，不願他和孫婉霞多說什麼，這時便打了個呵欠，立起身來說：

『既然大家都沒有什麼話好說，也就罷了。現在時候已經不早，我們還是一同出去吃些東西罷。』
 孫婉霞起初拒絕不去，但經不起葉露玲的拉扯，只好應允了。葉露玲並叫林幻心也同去。三個人
 在院子裏別了郁女士，一同走出收容所來。

林幻心回顧着收容所裏那些破爛的人羣，不禁感慨地說：

『這些人的生活實在太可憐了！』

孫婉霞這時已落在葉露玲後面，聽了林幻心的話，便停住步，冷然地說道：

『你不必可憐他們，你若能够創造一個沒有憐憫的世界，比單純的可憐他們要好得多了。』

林幻心默然的低下頭，他覺得孫婉霞的話很不錯。然而要創造這樣一個世界，談何容易！他不能不爲自己的能力發生疑問。並且連已經出現在自己眼前的惡勢力，都不敢去和他抗爭，只好懦怯地表示退讓，他還敢自信有創造新世界的能力嗎？他只好把羞愧藏在心裏，赧然的走他的路。

馬路上的商店仍舊還沒有開市，但很有幾家因爲不堪受營業上的損失，已經把門半開着，表示他們在繼續做生意了。葉露玲同着孫婉霞林幻心兩人，就從一家半開門的西式茶館裏塞進身去，上樓，揀一個靠近窗口的位置坐將下來。

窗外就是馬路，憑欄一望，馬路上的行人車輛都逃不過眼底。雖然現在戰事已經離開上海遠了，但在還未取消戒嚴令的租界上，防務仍舊很嚴密，全副武裝的蘇格蘭兵，每隔幾步，就有一個立着，不

言不動，宛似木偶般的，襯着路上冷靜的景象，分外顯得空氣的嚴重。

葉露玲非常高興，因為在她身旁的兩個都是她的好朋友，而且他們又是難得聚在一起。所以她不但開跑堂要了許多樣菜，還問他要一瓶酒。在酒菜沒有送上以前，她很興奮的向孫婉霞說：

『婉霞，你上次要求我的事，我總算不負所託，已經完全辦到了。』

『什麼事，我從前要求你的？』孫婉霞像已記不起來，皺眉思索着說。

『你忘記了嗎？從前你不是說要我辦難民收容所，救濟難民？我今天試着向父親造了個謊，問他要一筆整數，他竟完全相信了，很爽快的答應給我一萬元，不久就可把支票交我。』

『哦！原來是這一會事。』孫婉霞微笑說：『不過現在時局已經起了變化，收容所可以不必辦了，就是我自願服務的那個收容所，也快要結束了呢。』

『那我不是多此一舉了嗎？這一筆錢到底怎麼辦？要不要仍舊交還我父親呢？』

『不，你可以好好的把他保存着，留待將來再用。目前的中國，災難一時決不會完的，我們所需要的金錢只嫌少不嫌多，而且說不定這筆錢在將來的用處，會超過我們現在的想像以外也未可知。』

林幻心默默的聽着她們談話，一壁把跑堂送上的酒代她們在杯子裏斟滿了。他雖不明瞭她們這談話的內容，但從斷片的語句上，也能領會到幾分，知道她們所商量的，一定不是屬於個人的事。他出神的望着孫婉霞說話時那優美自然的風格，他的心不自覺的被慚愧和欽敬雜揉着的感情充滿

了

三個人，在三種不同的心理下，完成了這第一次的聚餐，林幻心便立起來，獨自瀟灑向下面望。已經是初春時候了，但馬路上的景象却比嚴冬還要蕭索。店舖多半關着門，車輛比平時要減少四分之三，在空廓寥落的路中心來往的行人，更都低垂着頭，索然無生氣似的。這景象引起了林幻心心頭的感慨，他不禁向正走近窗口來的孫婉霞說：

『這一次戰爭的失敗，實在使大多數生活在風雨飄搖中的小市民們失望極了。你看，在路上來來往往的人，模樣兒是多麼失意啊！』

孫婉霞略微把眼光向路上張望了一下，便冷然地說：

『你不要只從表面上看，要知道他們這時的心頭，正都埋藏着鉅量的火藥呢。我看不出兩三天，一定會來一下總爆發的，只要有誰造一個謠言就夠了。』

這話很出於林幻心的意外，他忍不住搖頭說：

『恐怕不見得罷，他們的生活是平庸的，在租界當局嚴密的戒備下，縱使他們的心頭充滿了憤慨，也未必會有什麼舉動敢於作出來。』

『不，我始終這樣相信着，他們的生活雖然平庸，他們的幻想却是大膽的。』孫婉霞說過了這幾句話，便回頭向葉露玲說：『露玲，謝謝你我現在要回收容所去了，今天他們在趕辦結束，一定很忙碌，

我應該去幫助幫助他們。」

葉露玲還沒開口，孫婉霞已很快的跑下樓去了。她的矯捷的舉動使留在樓上的兩人都微微有些錯愕。葉露玲不由得含笑向林幻心說：

「幻心，你看她的性子就像火車頭一樣，說到那里便是那里，我就及不上她這樣快捷，有好幾次我簡直是被她拖着跑的。」

林幻心也回報了葉露玲一笑，他對於孫婉霞似乎始終是佩服的，所以說的仍舊都是贊美的話。「這也是一種美德，現在的人生實在應該快捷一些才好。方才她說小市民們的感情會在兩三天內來一下總爆發，你相信她這話嗎？」

「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會觀察，你說怎麼樣？」葉露玲似乎有些不快，說話的聲音非常陰冷。林幻心聳了聳肩，望着窗外蘇格蘭兵刺刀尖上閃爍的光芒說：

「我是不相信這些柔弱的小市民們會有這樣勇敢的，不過事實上會有這麼一幕也說不定。」

四

林幻心所不相信的事，事實上竟完全實現了，而且實現得非常快捷。就在第三天晚上，正當林幻心耐不住學校裏冷靜的空氣，約了鄧鳴秋一同到金陵酒家去買醉，從大世界附近走過的時候，忽然，在他們身邊，發出了很清脆的幾下「拍——拍——」的響聲，同時一陣大動亂在他們眼前展開，有許

多人黑壓壓的擠擁在一塊，又有許多人驚駭地四散奔逃，還有許多人站立在店鋪門前張望，好像發生了什麼大事變似的。

林幻心不由得停住脚步，詫異地問郭鳴秋道：

「鳴秋，有什麼事情發生了？難道X軍在攻打租界嗎？」

郭鳴秋搖搖頭，正待開口，在他身後又發出了「砰——」的一響，一枚大爆竹流星般直衝上天空去，在墨黑的半天雲裏炸發出一下「拍——」的尾聲，落下來，恰好落在林幻心身前。同時，左右前後的好許多「砰」的聲浪，也都可證明是爆竹聲而不是槍聲了。林幻心的惴惴不安的心這才放下來，但卻更覺得奇怪，他不知道今晚何以會來這許多爆竹聲。租界上的戒嚴令不是還沒有取消嗎？這些平常非常柔弱的小市民們，何以現在會這樣大胆呢？他的記憶裏雖也曾因過兩天前孫毓汶對他所說的話，可是仍不敢堅決地相信，他只以為這爆竹聲也和平常所聽得的一樣，並不合什麼特殊意義。於是，便含笑向郭鳴秋說：

「我知道了，一定是今天月蝕，再不然便是舊歷的什麼節氣，所以一般人才會這樣的大放爆竹。從這上面，你大概也可看出，目前中國的小市民們神經麻木到如何程度了。他們也不想，時局是怎樣嚴重，居然還有心思在苦中作樂！」

「不，你說得不對！」郭鳴秋冷靜地說：「第一，今晚沒有月亮，更談不到什麼月蝕。第二，現在舊歷

的新年元宵都過去了，在兩三月內，決沒有什麼值得大家大放爆竹的節氣。所以，我以為今晚的放爆竹，一定和時局有幾分聯帶關係。」

林幻心也覺得他是猜錯了，但他並不就同意鄔鳴秋的話。為要探明事實的真相，他便疾行幾步，加入那黑壓壓的人的浪潮中去。這時，恐慌的氣氛已經絲毫沒有了，人却愈來愈多起來，每個人的臉上，都充分流露着興奮歡悅的神色。林幻心和鄔鳴秋才一加入進去，不待向人探問，便有許多意外的消息，隨着不同的方言刺進他們的身邊裏來，使得他們的心不自覺的也和所有的人一樣，興奮地鼓動着。

「天老爺總歸會開眼格，今朝××兵實頭交仔閩羅運哉連俚儒格大將××都撥打殺仔末，格幾化小兵除開仔投降還那能介？」

「阿拉真佩服馮玉祥噶軍隊交關厲害來西頂真是半路當中殺出格程咬金一殺就殺到仔姿根路，××兵碰到仔噶夥天殺星末也叫柴犯關。」

這些帶有幾分神話性質的消息，聽得林幻心大張開了眼睛，他忍不住拉着身旁的一個人，急急地問道：

「你們說的什麼，這消息是從哪兒來的？」

那個被拉着的人是個白相人模樣，他聽了林幻心的問話，便把歪戴着的鴨舌帽向上一推，白了

白眼珠說：

「阿囉！儂那時還勿曉得介今朝馮玉祥格生力軍加上仔前線哉。伊拉勒篤箇蘇地方，拿仔××兵劈立拍拉一陣打，連信篤食娘格狗司令××都撥伊拉打死，故歇良光已經打到仔麥根踏，儂看伊拉，阿害勿厲害阿拉今朝實頭開心來西！」

林幻心還在半信半疑的當口，鄔鳴秋却彷彿已從人們的言語舉動上觀察出了事實的真相，他「哈哈」笑了一聲，拍着林幻心的肩頭說：

「這一定是謠言，靠不住的。幻心，我們還是去喝酒罷，不必理睬他們了。」

那和林幻心搭話的白相人，聽了鄔鳴秋的話，忙也露出一口黃澄澄的金牙齒，冷笑了起來。

「謠言？真是冷格話頭！儂阿是勿生眼睛格？看看噶與爆仗放得實梗介起勁，那時還會是謠言？」

林幻心雖知道那白相人的話作不得數，這些消息多半不足憑信，但他也不傍鄔鳴秋那樣不願理睬。他完全被當前的羣衆那種狂熱的景象鼓舞得興奮起來了。瞧着左右前後的人愈聚愈多，路上的車輛都被填塞不通，平素威風凜凜的租界上的巡捕，這時一齊瞪着眼睛縮在一旁不敢作聲，他幾乎忍不住要高呼起「萬歲」來。他覺得，他今夜彷彿成了傳奇中的人物了。所以，儘管鄔鳴秋在一旁催促他離開那些盲目的羣衆，他只是推諉着道：

「鳴秋等一會，時候還早哩！我們等這些羣衆散了以後，再去喝酒也不遲。」

鄭鳴秋實在忍耐不住了，他憤然的說道：

「幻心，你怎麼這樣的不明白？這分明是白相人的詭計，有心造出謠言來，要使小市民們心頭的鬱結爆發一下，好叫他們繼續做帝國主義的順民下去的。你是個有智識的人，怎麼也和他們一般見識？你如若一定要和他們在一起，儘管聽便，我可恕不奉陪了。我還有幾分頭腦，不能這樣跟着他們在一起發瘋。」

說着，他便排開人羣，走出圈子外去。林幻心也不去挽留他，並且對他那一番剖析當前現象的話，也不十分相信。他只忘懷了自己般，隨着人潮的推擁，向英租界直衝，一壁口裏「荷荷——」的發着悲壯的歡呼。他的從戰事發生以來始終鬱屈着的精神，這時似乎已經獲得完全的解放了。他不自諱他的瘋狂，他並且願意始終這樣瘋狂下去，一直瘋狂到天亮，瘋狂到死。

四周應和着他的「荷荷——」的聲音，宛似火山爆發黃河決堤一樣，響徹了半天，還有許多人在這「荷荷——」聲中，高呼着「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一切帝國主義！」馬路上到處都人山人海，每一輛電車汽車搬場車開來，裏面都膨脹着人，甚至連車頂上都被人站滿了。猛可裏，一隊腳踏車遊龍似的從人叢中穿出來，騎在車上的人每人手裏都提着一串鞭炮。於是，「拍拉拍拉——」聲，便雜在歡呼聲裏面，響成了一片。

全上海都陷入了瘋狂的狀態，三百萬居民至少有十分之一出動了。在這狂熱的氛圍中歡呼着

的林幻心，他的神經於昂奮之餘，更感到一些戰慄。這還是他第一次體認到羣衆力量的偉大，他不能具體地分析這力量，只覺得彷彿有一股怒潮向他身上衝來，不容他有猶豫的時間，便把他捲走了。他並不相信那些誇張的消息，但他非常崇拜這力量，他很願這力量能把他引上一條光明的路去，即使像法國大革命時一樣，他也是任何犧牲都在所不惜的。他不再貪圖那可以使他得到狹隘的滿足的私生活了。

忽然，在許多洪大的歡呼聲中，隱約有一個弱小的聲音在向他打着招呼。林幻心抬起頭來，只見滿眼都是黑壓壓的人頭，辨不出那招呼他的是誰。他閉上口，細心探索那招呼他的聲音的來路，半晌才聽出是在他前面的一輛裝滿了人的卡車上頭。那兒正有一個人在向他揮舞着帽子，從姿勢上，他認識那人是杜季真。

林幻心連忙也把他的帽子揮舞了起來，兩人的目標互相認定了，卡車在前面略微停了一停，杜季真飛奔下車來，在潮湧似的人堆裏掙扎了好一會，才把林幻心的手握住。他的臉因興奮之故變成紅色，口裏不住喘着氣。

「季真，你也出來湊熱鬧嗎？今天的消息你看可真不真呢？」林幻心帶笑說，他的心裏非常高興。「自然是真的。」杜季真喘着氣說：「在我們工會裏，天剛斷黑，就不斷的有工友們來報告。一會兒說我軍收復南翔，一會兒又說收復真茹，打到麥根路，連X方的司令、XX大將都被打死了。我們聽

了這消息，真是歡喜到了不得，連忙大家坐了卡車，出發祝捷，在路上，一連放了幾百串鞭炮，一直放到這里才放完。你聽四面八方的爆竹聲，是這樣多，這消息還會假嗎？」

「不管這消息是真還是假，總之，在上海，像今天這樣的熱鬧，是很難得的。我們現在真好像是法國大革命史上的人物了，爲了紀念這難得的舉動，我們就拚着一夜不睡，跟他們瘋狂到天亮吧。」

「好，跟他們瘋狂到天亮！我們現在先去看看南京路是什麼光景，再從拋球場到靜安寺路，從靜安寺路轉回法租界來。」杜季真滿頭油汗的興奮地說，說完後，又高呼了一聲：

「打倒××帝國主義！」

一羣人，仍舊個個都沉醉在狂熱的氛圍氣裏，衝向南京路去。南京路，這曾經五卅的鮮血洗染過的，現在也和每條馬路一樣熱鬧，到處都是擠不開的人。站立在警亭下面的中西巡捕，都木然的懷抱着警棍，呆立在一旁，失去了維持秩序的力。雖然他們的腦海裏或許並不缺少彈壓的念頭，但在這樣多這樣狂熱的羣衆前面，也只好屈服了。

從南京路衝到了拋球場，參加林幻心和杜季真那一集團的人更增加了起來。這些人，原是零星分散在每條馬路上的，這時集合在一起，聲勢便擴張得像暴發的山洪一樣。再加上沿途商店和私人所放送出來的爆竹聲，分外好一似萬馬奔騰般，震撼得整個天地都爲之搖動。在這樣緊張的局面下，林幻心再無暇想到他個人身邊的一切瑣事了，他只一任他熱情的奔放，被羣衆推擁着，不識地的

走。將近要走到跑馬廳的時候，忽然在離他不遠的右首，起了一陣紛擾。有許多人都離開了集團，跑過去購熱鬧。林幻心覺得身體鬆動了一下，忙立住腳跟，本能地吐了一口氣。正待要繼續向前走去，冷不防杜季真拉了他一把，引他走到左首去說道：

「幻心，過來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莫不是又捉到漢奸了。」

林幻心好奇地隨在杜季真後面，鑽進右首的人叢中去。才向裏面張望了一眼，便不禁詫異得目瞪口呆起來。裏面是四個嬉皮笑臉的青年，圍繞着一個氣憤憤的少女，在肆意調笑。這原是上海灘頭所常見的景象，沒有什麼希奇，可異的是這五個人全是林幻心所熟識的。那四個青年，正是他學校裏胡調派的四大金剛：蕭昆、徐金佐、黃克歐、劉春棠，而那被圍在垓心裏的少女，却是他所崇拜的孫婉霞。林幻心再也忍耐不住了，他連忙盡力擠到孫婉霞面前去，不暇向她招呼，先怒目對那四個學生說道：

「你們作得好事，像這樣可恥的舉動，難道是作學生的人所應該有的嗎？」

這時，孫婉霞已被杜季真引到了人叢外面，她好像並不把這會事放在心上，只是不住冷笑。那個學生見胡調的對象已經失去，不禁都把滿腔怒火發洩在林幻心身上。大鼻子蕭昆素來是全校反對林幻心最烈的人，他首先挺身出來，向林幻心說：

「姓林的，你不要多管閒事。在學校裏我們還省得叫你一聲先生，在路上可誰都認不得誰。這女

人又不是你的姘頭，要你幫她什麼忙？」

林幻心氣極了，對着這種下流的學生，他覺得更沒什麼道理好講。他咬了咬嘴唇皮，面部的筋肉

痛苦地痙攣了一下。提起拳頭，便衝着燻昆沒頭沒腦的亂打。

這樣強硬的舉動，在林幻心的生活裏是很少有的，使得那四個胡調派學生都止不住辟易了。大鼻子燻昆頭上挨了林幻心好幾拳，身體不住向後退縮，他還却裝着「君子報仇三年」的神氣，向林幻心說：

「好姓林的，我認得你，回頭我不叫你栽一個筋斗在我手裏我不姓燻。」

林幻心也不去理他，他瞧着周圍的人又都參加進那大集團去了，這才回過身來，歎仄他向站在

杜季真身旁的孫婉霞說道：

「密司孫，想不到我的學生們竟會在這裡冒犯你，這班東西真可說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孫婉霞輕蔑地橫了林幻心一眼，連聲冷笑着說：

「原來這幾個人都是林先生的高足，我今天總算已經領教過林先生的教育手腕了。」

林幻心臉上一陣紅，羞恥的火鍊在他心裏焚燒着，他不由得本能地低下頭去。他本來想把他學校裏的情形都告訴孫婉霞，但覺得縱使說出來也未必能得她的諒解，自己身上的責任總是無法脫卸的。所以，他只好赧然地說：



沃 渣 作

「密司孫，我願意領受你的責備，雖然我在學校裏教的並不是訓育方面的學，不過眼見得學生們在外面這樣胡鬧，總不能不怪我的教育無方。現在，請你把這樣不愉快的事忘記了吧，我真佩服你的觀察力，怎麼你在兩三天前，就能預知道小市民們的感情會有今夜這樣的總爆發呢？」

孫婉霞仍舊冷笑着，她今夜對待林幻心的態度完全和平時不同了。她像同一個普通人交談似的，始終用冷漠的口吻說：

「這是很容易觀察出來的，你只要看他們臉上那失意的模樣，就可知道他們的心頭正很苦悶。一個人有了苦悶還想尋找宣洩的地方，何況是大多數人共通的苦悶呢。自然，只要有誰在這時候造出一個謠言，就能把人心裏的火藥點燃，同時爆發起來了。不過像林先生這樣有新思想的人，也會加進這些頭腦簡單的羣衆中間，和他們一同作着瘋狂的舉動，這却是很出於我意料之外的。」

林幻心的臉色更紅了，他不知道孫婉霞今夜為何這樣喜歡挖苦他，但他對孫婉霞的話却也有些不服。於是，便抗聲地說道：

「密司孫，我希望你不要過分看輕了這一場自發的羣衆運動。我方才跟着他們走了一段路，已經深深領略到羣衆力量的偉大了。我相信，如若能夠有計劃有組織的來領導這場運動，說不定會成爲一個東方的巴黎公社呢。」

孫婉霞笑得喘不過氣來，她勉強矜持着，冷冷的道：

「你是這樣相信的嗎？！這簡直是白日作夢！告訴你，這些瘋狂的羣衆，就是任何天才政治家來也是無法領導的。你看今夜他們這樣歡呼狂叫，似乎很能表現所謂民氣，可是到了明天，他們依舊是一盤散沙，也許連今夜的事都不存在他們的腦海裏面。你如若以爲他們是偉大的，那你就跟着他們瘋狂下去罷，我可要少陪了！」

說着，她便向林幻心和杜季真點了點頭，昂然的走了開去。林幻心這時突然記起了一件事，連忙叫住她，懇切地說道：

「密司孫，你現在大概已經不在難民收容所裏了，不知你可肯把你的住址告訴我，使我得以和你常常通信嗎？」

孫婉霞不待林幻心說完，便很快的表示了拒絕。

「我看這很可以不必，兩個人，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下，通信實在是很無味的，我更沒有把我的住址告訴你的必要。」

她簡直沒有讓林幻心有開口的機會，便很快的走開了，一壁走，一壁還忍不住獨自冷笑。她今夜出來，本來想買一些零碎東西，不料東西沒有買到，却演了這樣一幕喜劇，而且無意間給她認識了林幻心的真面目，原來這也是一個專營空想不重實際的人。她不禁把留在她腦海裏的他的影子，完全加以唾棄了。

靜安寺路上是人山人海的充滿了歡呼與喧嚷，她却靜悄悄地獨自一人踱入了昏暗的馬路。在弄堂裏模糊不清的燈光下，她摸索到了自己門前，把手指敲着門。一眼看見樓窗上已沒有燈火，她知道她姊姊孫婉仙又已經出去了，不禁繼續發了兩聲冷笑，喃喃地說：

「不知道這位摩登林黛玉現在在哪兒享樂呢？看起來，今夜裏的一場虛驚，總是免不掉的。」

五

孫婉霞所猜測的一些都不錯，這一夜，孫婉仙果然飽受了一場虛驚。

從戰事發生到現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幾乎成了日常功課似的，孫婉仙每天都要跟着魏虛仁出外去玩一趟。儘管近郊一帶槍炮聲響得多麼劇烈，總不能減輕她心頭享樂的熱狂。這天當然也不是例外，而且因為戰事已經遠離開了上海，一切娛樂場所都有恢復營業的消息，比平時更要增加幾分興奮。她和魏虛仁一同在一家恢復不久的電影院裏看完了五點半的一場電影，出來時天已經黑了，彼此都感覺有些饑餓。魏虛仁便提議到永安公司所附設的大東酒樓去小酌。兩個人，一同跨上了大東的扶梯。

穿白衣的茶房把他們引進一間溫暖的餐室裏去。餐室約有普通單人房間一樣大小，佈置非常雅潔，還設有冰汀。兩扇長窗向外開放着，窗外是一個洋台，倚在洋台的鐵欄干上，可以看到繁華的南京路上憧憧往來的一切。

當第一個爆竹聲響起來的時候，魏虛仁和孫婉仙正相對坐着，喝着來路牛尾湯，一壁熱烈地討論着影戲裏的情節。從酒汀裏放送出來的熱氣，包裹着他們的身體，使他們互相達到了陶醉忘我的境地。可是，漸漸的響聲越來越密了。「拍！拍！拍！拍！」好像就在他們耳邊開放一樣。孫婉仙到底是個女人，胆子又素來是弱小的，受不住這恐怖空氣的襲擊，手裏握着的一把白銅匙子很快的落進了盆內，噹哪一聲，濺起許多湯汁在她的新衣上，她也顧不得拂拭，只是筆直的立着，飾籬雞似的抖抖慄慄地向魏虛仁說道：

「你聽，這是什麼聲音？好可怕啊！」

魏虛仁勉強壯着胆子，走到洋台上去探望。洋台下面馬路上，聚集着的人非常多，但他却始終探不出到底是什麼一會事。猛可裏，天空中又發出了「拍——」的一響，這聲音距離他的頭頂很近，嚇得他連忙踉蹌踉蹌的退進室內來，關上了長窗，臉色都變蒼白了。

孫婉仙見魏虛仁都這樣慌張，知道事情一定很危險。她本是個沒主意的人，到了這地步，除了埋怨以外，更不能有什麼舉動。於是，她便說了許多埋怨魏虛仁的話。魏虛仁素來心高氣傲，更常常在風月場中往來，少有失敗的時候，無形的養成了一種輕視女性的心理，這時聽見孫婉仙埋怨他，那里能够忍耐得下，他止不住想和她頂撞幾句。但一轉念，想起這塊肥肉還沒有到口，不要因小不忍之故壞了大事，只得勉強捺着這口氣，按鈴叫茶房進來，打算向他詢問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鈴聲響了好一會，還不見有茶房前來接應，同時，外面過道上，却騰起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和人語聲。其中有一個粗澀的聲音，隱約在這樣說着：

「××兵真可惡！居然敢殺進租界裏來！」

孫婉仙渾身的肌肉都起了一陣抽搐，心頭像有十七八個小鹿在亂撞。她的眼前恍惚現出了一幕景象，她被拋擲在地面，一個兇暴的敵兵正踞在她身上，撕裂她的衣服。她不禁怪叫了一聲，直撲進魏虛仁懷裏去，搜着他的頸子，顫聲地說：

「我怕！我怕！你一定要救我，千萬不要把我拋在這里！」

「不要怕，沒有事的。」魏虛仁抱住了孫婉仙的身體，裝着強硬的口氣說，但他的兩條腿却不自主的在索索地發抖，渾身的皮膚都起着雞皮疙瘩。他雖沒有親身經驗過敵人的殘暴，不過就是從零星的消息，也已足夠使他對當前的局面戰慄了。他瞧着他懷裏的孫婉仙那小鳥依人的模樣，心頭止不住有些愛憐。可是愛憐儘管愛憐，當生命將要發生危險的時候，一切意念總還是以自私為前提的。他決定這時沒有敵人闖進來便罷，如若有人闖進來，他只有拋下她，獨自逃走。他不能作傻子，自己落進了水，却還讓別人拉住腳，同歸於盡。

幸而這恐慌並沒有繼續多少時候，不久，便有一個茶房推開門，送菜進來。他的眉宇間充滿了喜氣，好像剛聽到什麼好消息似的。魏虛仁來不及把懷裏的孫婉仙推開，急忙向他問道：

「外面什麼事？這樣鬧嘈嘈的？」

「呵呵！你先生還沒有知道嗎？我軍反攻大勝，現在已經打到麥根路，X方的大將司令X已經給我們打死了！」

「有這樣的事？」魏虛仁喜歡得直跳起來，他連忙把孫婉仙推開，撲到桌前去，抓住了桌上的葡萄酒瓶，滿滿的斟了兩玻璃杯酒，向孫婉仙招手道：「來！來！親愛的，我們大家來乾一杯，慶祝我軍的勝利。」

「好！」孫婉仙也忘形了，她舉起玻璃杯，和魏虛仁的杯子在空氣裏碰了一下，便張開口，把那一大杯葡萄酒完全灌下喉去。一刻前的恐懼戰慄，這時都已被他們遺忘在烏有鄉裏，充滿在他們中間的，仍舊是熱情，陶醉，和重重的喜氣。

魏虛仁一知道眼前已沒有什麼危險，慾望的火餒便又在他心裏燃燒起來。他錫着眼睛看孫婉仙，覺得她的一顰一笑都非常可愛，尤其是只要一想到她方才縱體入懷的情形，似乎全身上下都還遺留着一种快感。突然，一個意念撞擊着他的心，使他整個心都忍不住要笑。他想：現在不正是一個好機會嗎？只要趁勢恐嚇她一下，自己便達到了多時的目的，便可以達到了。於是，他便故意用危詞聳動她道：「你聽，外面鬧得這樣厲害，我們今夜恐怕回去不得了，回去說不定會碰着什麼危險。我雖然情願保護你，不過現在比不得平時，馬路上人多手雜，難保不鬧出亂子來。」

「這可怎麼辦我是不能不回去的。」孫婉仙着急地說無用的本色完全顯露出來了。

魏虛仁得意地笑了笑，把長窗推開了，指着下面黑壓壓的一片人頭，向孫婉仙說道：

「有什麼辦法？這樣許多人聚集在一起，不用說回去，就是想從他們中間通過，也要被他們擠扁的。好在這裡酒樓和旅社合設在一起，依我說，我們暫時還是在這裡開一個房間，看事情到底能不能平靜下去再作打算。」

孫婉仙躊躇着，她覺得這辦法很不妥當，說不定魏虛仁另外存有什麼詭計。她正想表示反對，魏虛仁已不問她同意與否，按鈴把茶房叫進來，而且向他問話了。

「這裡可有空着的單人房間嗎？」

「有的。」那茶房點點頭，眼光很快的向孫婉仙面上一溜，羞得孫婉仙滿面通紅的低下頭去。她心裏恨不得出頭阻止魏虛仁不要這樣幹，無奈被羞怯的天性支配着，終於沒有勇氣開口，她只好服服貼貼的跟在魏虛仁後面，隨着茶房的領導，一同走進一間佈置得很精緻的單人房間裏去。

魏虛仁等那茶房退出了房間，便把房門關上，回到孫婉仙身旁來。他的心卜卜的跳躍着，眼裏射出餓狼似的貪婪的光，彷彿得到了一塊無價的寶玉一樣。他把手抱住了孫婉仙的腰肢，在她頰上吻了一下，愉快地說道：

「今夜的機會真是天公作成我們的，我們不要辜負了天公的美意，就在這裡細談一會罷。」

『不過無論怎樣，我今夜總是要回去的。』孫婉仙紅着臉說，她的心頭感到極度的煩擾和不安。她知道，魏虛仁這時抱的是什麼心理，也明瞭他眼光裏所包含的是什麼成分，這使她止不住有些慄慄危懼，比一刻前爆竹聲初起時還要厲害的危懼。她雖然愛魏虛仁，不過這愛總敵不過舊道德所加在她身上的拘束力。舊道德告訴她說，像她這樣還沒有和人正式訂過婚的女人，對於貞操的保持，應該比不論什麼都看得重要，她便奉作金科玉律，不敢有絲毫違犯。她會私下抱着一個意念，不論魏虛仁對她有什麼要求，她都可以答應，惟有這最後的一道防線，除非和他行過正式婚禮後，是不能放鬆半點的。而現在，魏虛仁却想侵犯她這道最後防線了，她能因為愛他的緣故，便失去處女的誇耀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她的心不安地翻騰着，不知道要怎樣才能脫出這當前的牢籠。

魏虛仁却沒有理解她這時的心理，他只是像勝利的獵人般歡笑着，把孫婉仙推向室中央的圓桌前去，推她在——張靠背椅上坐下，他自己也緊跟着坐了下來。圓桌對面的梳粧檯鏡子裏反映出——雙人影，使孫婉仙見了非常害羞。她的全身都覺得發熱，頭腦脹得像要爆裂似的。她耐不住這樣窒悶的空氣，便立起身來，把房門開了。

魏虛仁時刻都在留心她的舉動，這時見她開了門，連忙跳起身來，奪下她手裏的門旋，重新把門關上，帶着哄騙的微笑向她道：

『不要開，我有一些秘密的話要和你說。』

孫婉仙明瞭魏虛仁那「秘密」兩字的涵義，她的臉更紅了，她囁嚅地說道：

「謝謝你！請你把門開了吧，這房裏的空氣實在悶得人難受，我的頭都有些痛了！」

「頭痛，不要緊，只要在牀上睡一睡就好。」魏虛仁詭笑地指着身旁的半銅牀說。

孫婉仙瞧着那半銅牀上的兩個並放在一起的枕頭，和高高疊起的紅絲綢被，她的心止不住卜卜的一陣亂跳，渾身的血液像有火在燒着一樣。她知道，這便是魏虛仁的終極目的了。她正想搖頭表示拒絕，魏虛仁突然不由她分說的攔腰一把抱起她的身體，坐到牀沿上去，把她放在他的膝上。這舉動，很傷害孫婉仙的心，她直覺着魏虛仁是把她當做娼妓看待了。她到底也是個知識份子，不能忍受這樣的侮辱，於是，便憤怒地掙扎着立起來，提高了聲音說道：

「放尊重一些，這不像是正經人幹的。」

魏虛仁稍微遲疑了一下，忽然雙膝落地的跪在孫婉仙面前了。孫婉仙出於意外，倒不禁吃了一驚，慌忙伸手去拉他起來。可是她畢竟太柔弱了，拉不起他這樣一個偉男子，只好紅着臉，期期艾艾的問道：

「你這……這算什麼？」

「這，一來是向你表示懺悔，希望你原諒我這一時熱情的衝動。二來是想請求你答應我，作我的終身伴侶。」魏虛仁涎着臉說，他知道孫婉仙不像他從前的兩個姊妹那樣容易上手，不能不施用苦

肉計了。

孫婉仙的頭腦完全昏亂了起來，她雖預料魏虛仁總將有這一着，但不料會有這樣快，從認識到現在，權總不過一月多光景，他就向她求婚了。她雖然在影片裏看過許多男性做的這種卑屈的舉動，但到事實臨到她自己身上來時，却反使她感覺無法應付。她勉強支吾說：

「你起來，有話總可以商量的，何必這樣呢？」

「不，你如若不答應我，我就永遠不起來。」

孫婉仙終於只好把頭點了一點。她對於魏虛仁這樣的人物，是很表滿意的。她覺得，她沒有可以拒絕他的理由。

魏虛仁喜歡得狂跳起來了。他抱住了孫婉仙，瘋狂地把他的吻亂擲到她唇上額上眼上去，一壁從左手無名指上，卸下他第二個姊妹所贈他的鑽石戒來，加在孫婉仙右手手指上說道：

「親愛的，我真說不出我是怎樣的歡喜，你終於答應我了。今夜你就留在這裏，不必回去好嗎？」

孫婉仙心上不禁動了一動，她先怕和魏虛仁在一起，原是因為她和他之間，還沒有一個名義，現在她已經答應了他的要求，做了他名義上的妻子了，就和他同居一夜，又有什麼要緊呢。不過轉念一想，她却又有些躊躇起來。她畢竟是個在舊環境裏生長的人，雖然在嶄新的都市裏住了幾年，腦筋裏却從沒有受過新文化的洗禮，舊的觀念在她的意識裏還是根深蒂固的盤據着，她很怕這樣一來，

將受到許多人的指摘和輕視。於是，便搖頭拒絕道：

「這太不合禮法了，我不能這樣做。」

魏虛仁忍不住狂笑了起來，他把孫婉仙抱緊了一些說：

「你的頭腦怎麼這樣陳腐？現在這時代，還顧得到什麼禮法嗎？」

孫婉仙始終搖着頭，魏虛仁可有些忍耐不住了。怒火在他心裏吐着舌，他開始狂暴地動手去解孫婉仙的衣鈕。孫婉仙全身顫抖了一下，她覺得魏虛仁這時完全變了一番樣子，不再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物，彷彿是一隻吃人的野獸。她害怕他這瘋狂的模樣，同時理智也告訴她不能聽憑他這樣擺佈，所以她竭力掙扎着，用很大的腕力推開他，急急的開了門，跑到外面過道上去。

魏虛仁緊跟在她後面追了出來，他的怒火還沒有完全熄滅，他還想攔住她，做他慾望的俘虜。但一跑到過道上，見着來來往往的許多人，便知道他的理想落空了。他只好低聲下氣的軟求着她說：

「親愛的，我決不再冒犯你了，請你回進房去。等外面平靜一些，我一定護送你回去。」

「不，我現在就要走，不再到你那房間裏去了。你如果是愛我的，請就送我回去吧。」

魏虛仁皺一皺眉頭，彷彿得到了什麼計較似的，連忙帶笑說：

「好的，我現在就送你回去，不過這裏的賬還沒有結，請你先同我到房裏去，等我結過了賬再走。」

這計劃並沒有成功，孫婉仙好像已經看穿了他的心，她只是搖着頭說：

『你要結賬儘管去結好了，我在下面等你就是。』

魏虛仁沒奈何，只得失望地跟着她走，他送了準牙齒，暗暗在心裏發狠說：

『好！現在姑且暫時讓你這塊肥肉從我手裏滑過，總有一天，你系不掉要落進我的嘴裏來的。』

第四章

時間在平靜的時候過去得很快，轉眼間又是半個月了。

雖然不過是半個月的距離，這時候的上海，却和半個月前炮火連天充滿了恐怖的上海大不相同。隨着國聯調查團的東渡，全上海瀰漫着一種和平空氣。在租界裏幾條繁盛的馬路上，到處貼着狹長的白色紙條，上面用英文印着「歡迎和平使者國聯調查團」「我們要求正義」等類的字句。和這相映成趣的，是投合失去了自信力的小市民們脾胃的出版物，「推背圖」「八千平預言」一類薄薄的小冊子，充滿在街頭巷尾的報攤上。陽光和煦地照滿了半條馬路，彷彿向人報告春天已經到來的消息，車輛在陽光中穿梭般來往着，有許多電車前面，都掛着「上海賽馬」的牌子，車中擠滿了帶着愉快的笑臉的人。總之，這時候的上海，又完全恢復到和未戰前相同，而且似乎比較未戰前還要熱鬧一些，因為本來居住南市閘北一帶的人，這時都集中到租界上來了。

在這許多來來往往的人羣中，有一個並未失去自信力的人，那便是孫婉霞。她輕蔑地微笑着，一

路曠着那些字條，向馬塞路走去。現在，她又成了一個完全自由的身體了，收容所早已結束，學校還沒
有開課，在短時間內，她的身體是非常空閒的。這空閒，使她覺得無聊，但無聊對於她，總不及當前的和
平空氣，和失去自信力的小市民們那種醉生夢死的生活，還要使她憤怒。她覺得，中國民族的心已經
完全死滅了，那些狹長的英文標語，便不啻是這民族向別的民族五體投地表示屈服的賣身狀。她看
不起身旁的一切人，看不起身旁的一切現象。熱情的火焰在她的體內燃燒着，她漲紅着臉，握緊了拳，
帶着隨時都預備和人挑戰的神氣，大踏步的在人叢中走。

一個報販站在她面前了，茶色的臉上堆着難看的笑，裂着一口黃板牙，向她說道：

『小姐，阿要看推背圖交關靈驗來阿！』

孫婉假裝了皺眉頭，厭惡地說了聲：『滾開！』但隨即她便懊悔了，對於這些掙扎在生活線上的人，何必用感情的口吻呢？他們的身上並不負有什麼過失呀。她正覺得抱歉的當口，忽然在她身旁，又
起來一種聲音。正是陽光照着的那一面，一堵空白的牆壁上，掛着許多上海戰事書報，旁邊還貼着一
張寫着徑寸大字彷彿佈告一般的紙，一個江滬衛士模樣的人，操着不純粹的中州口音，大聲招呼着
來往的行人道：

『來！來！大家來看劉伯溫的預言，多麼靈驗！——拆去金陵塔，關門自己殺，日出東，月落西，胡兒故
鄉起烽烟……』

孫婉霞不願意再聽下去了，她的心裏非常難過，她恨不得毀滅了這個世界。這是什麼一種現象呢？一班高等華人只知道向帝國主義要求公理正義，而一班下層民衆又完全失去了自信力，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還難設想嗎？她覺得，她不能再坐視下去了，必須要親自起來幹一下。不過這「幹」將從那一方面開始呢？她又不禁有些迷惘起來。

馬霍路很快的出現在她面前了，今天因為上海賽馬，所有馬匹和騎師，都要從跑馬總會的大門口進出，所以一早就擠滿了許多看熱鬧的閒人，素來非常冷靜的馬霍路上的空氣，這時突然顯得熱鬧起來。孫婉霞對於這種專供有錢人享樂的玩意是從不留心的，她更有些討厭那些擁擠在她面前的無事忙的閒人，於是便用力把身旁的人一個一個的推開着，走進她所住的那弄堂裏去。

弄裏仍和平時一樣平靜，只有她家的門却半開着，從門外望進去，隱約可以看見一個油頭滑腦的青年男人負着手在客堂裏踱方步，走得近了，才認出他是魏虛仁。孫婉霞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厭惡，像面對着方才在路上高喊劉伯溫預言的江湖術士一樣。她看見客堂裏沒有她姊姊的影子，便預備越過魏虛仁的視線，跑上樓去。

魏虛仁也已經看見了孫婉霞，他的臉上突然閃現出一道新鮮的光輝，他連忙停住步，向孫婉霞點點頭，含笑叫了一聲：「妹妹！」

孫婉霞似乎想不到魏虛仁會把這樣的稱呼加到她身上來，倒不禁怔了一怔，過後却暴怒了，她

把手指直指着魏虛仁說：

『誰是你的妹妹？你不要鬼迷了頭，把我也當做我姊姊一樣的人，我可不受你欺騙的！』

魏虛仁並不動氣，對於他心裏所愛的女性，他是具有一種被虐狂的，愈是受她們的打罵，心裏愈是快樂。他本想告訴孫婉霞，他已經和她姊姊訂了婚，所以叫她妹妹，並不能算僭越；但想到孫婉仙平素不願把他們間的關係在她妹妹前披露的形狀，便把想告訴她的念頭打消了。他只是嬉皮笑臉的說：

『你既然不贊成我叫你妹妹，我就叫你密司孫好了。密司孫，我們今天難得會面，不知你可肯和我談一會嗎？』

孫婉霞憤怒地搖搖頭，她覺得魏虛仁這時的形狀，很有些像半月前的一夜她所遇見的四個輕薄少年，她心裏對魏虛仁厭惡的成分更增加了。她不屑地說了聲：『我沒有什麼話可和你談』便急急的走向樓梯口去。

魏虛仁涎着臉把身體塞在樓梯口，擋住了孫婉霞的去路。現在，他和孫婉霞間的距離已不滿半尺了，孫婉霞那像海棠花瓣一樣嬌豔的臉，在他眼前閃耀着，使他的心卜卜亂跳，渾身都酥軟無力起來。他情不自禁的伸開兩手，把孫婉霞擁抱在懷裏。

孫婉霞的怒火再也遏抑不住了，她颯準着魏虛仁的臉，綽拍「一聲，便在那上面打了記重重的

耳光

魏虛仁喊了聲：『哎喲！』身體本能地往旁邊一閃，孫婉霞更趁勢在他腰眼上用全力一搥；於是，魏虛仁的全個身子便都落在地上了。『咕咚』一聲，嚇得一隻站在門外觀望的鄰家的貓很快的逃了開去。孫婉霞也不去理他，自顧格登格登的向樓上跑。

樓上房間裏，孫婉仙正面對着梳妝檯上的鏡子，手執一個粉撲，在鼻樑上撲粉。她似乎被樓下的響聲驚動了，回過頭來，向剛進房的孫婉霞問道：

『婉霞，什麼事？樓下的響聲是怎樣來的？』

孫婉霞像失了知覺似的，只是把手帕揩拭着剛才被魏虛仁的手擁抱過的地方，這時聽了她姊姊的問話，忽然感到她是被侮辱了，而且是一種很厲害很難堪的侮辱。她的感情使得她想哭，但她的毅力却盡量把她的這種感情壓抑下去。她咬緊了牙關，憤憤的把身體投在一張椅子裏，不則一響。

孫婉仙原是個敏感的人，見了她妹妹這樣，就知道一定是魏虛仁欺侮了她，她心裏不禁又急又妒，更有些暗恨魏虛仁的不識輕重。連忙溫柔地靠近孫婉霞身旁來，陪笑問道：

『婉霞，你爲什麼這樣生氣？可是樓下那個人冒犯了你嗎？』

孫婉霞的眼裏射着強烈的憎恨的光，嘴唇都變蒼白了。但這不過一會兒，隨即她的臉色便緩和下來，一種屬於天性的手足情分打動了她的心，使她無論怎樣不能把怒氣發洩到她姊姊身上去。她

只好歎息了一聲說：

『姊姊，你和這樣的人結交，一定要害了你一生的！』

孫婉霞的心也不由得深深地被感動了，想到半月前的一夜，在大東旅社房間裏，魏虛仁對待她的那種形狀，她不能不對孫婉霞的話發生幾分信仰。可是信仰雖然信仰，從魏虛仁那兒，却好像有一根遊絲把她的心兒膠住了似的，總是放他不下。她勉強說道：

『我知道，我以後只要自己留心，不走錯路就是了。』

孫婉霞知道她姊姊個性很強，決不是三言兩語所能使她變計的，便只好把要對她說的許多熱情的話仍舊關在心裏。同時，她的心却止不住有些痛楚起來。充滿了悲觀絕望的現實，像一個魔鬼似的壓在她身上，壓得她幾乎不能透氣。她不知道在這閉塞的路上，她這閒適之身，將要以怎樣一種方式去實現她理想中的「撥雲霧以見青天」的工作。她沉思着，她的全心神都耽溺在她的沉思裏面了。

孫婉霞似乎想起什麼事來，她從桌角裏拉過一張報紙，指着上面的一條廣告給孫婉霞看道：

『婉霞，學校裏已經登報通告上課了，我們到底怎麼辦？要不要再進去呢？』

孫婉霞不屑地在那廣告上投了一瞥，隨即便打了個呵欠說：

『你要去儘管去好了，我却不算再進去。』

『爲什麼？』孫婉仙疑惑地問。

「也沒什麼，不過我覺得在現在的社會下，進學校沒有什麼意義，並且時代也不是可以讓我們從容讀書的時代了。」

「那不是太辜負父親的期望嗎？想想他老人家怎樣節衣縮食的爲我們操心，我們也該使他快活一些。婉霞，快不要再執拗了！好好的和我一同去上學罷。我們今天晚上就把功課溫習起來。」

「哼！」孫婉霞只從鼻孔裏發出這樣一聲，並不說話。她是愛她父親的，不過在她父親以外，還有值得她愛的存在，那便是廣汎的人類。爲了人類，她不能不把對父親的私愛犧牲了。

孫婉仙覺得已沒有什麼話可說，便繼續去打扮她自己。她在鏡子面前站立了約有半個鐘頭，直到看出全身上下已經完美無疵了，這才回頭向孫婉霞說道：

「婉霞，我現在去看賽馬，要到晚上才回來，晚飯你不必等我了。」

孫婉霞斜着眼睛，看她姊姊下樓去，口裏不住冷笑。她覺得她姊姊現在距離她愈趨愈遠了，她從前還存着個說服姊姊的念頭，此刻却已沒有這種打算；她只存着種憐憫的心情，看她姊姊走上墮落的路去。

樓下面，魏虛仁仍和先前一樣，負着手在踱方步。他看見孫婉仙下樓來，老練的面皮上也不禁紅了一紅。孫婉仙本來懷着一團嗔怨他的心情，但到見着他的面，不知怎樣，這嗔怨却變成愛憐了。她很關切的向他問道：

『你方才跌了嗎？可跌痛了沒有？』

『沒有。』魏虛仁紅着臉，本能地把手撫摸着左邊被打的面頰說：『你妹妹真太厲害了！』

孫婉仙看着魏虛仁那模樣，知道他不僅跌了一交，還被孫婉霞打了一記耳光，覺得孫婉霞的手腕未免毒辣了些。但她也並不怪孫婉霞，因為她心裏正不滿意魏虛仁那戀愛不專的舉動。她故意裝做愉快的模樣說：

『活該！誰叫你去惹她的？我不是早就同你說過，她的脾氣是很難惹的嗎？』

魏虛仁搭訕着，伸手來挽孫婉仙的手臂。偶然一低頭，看見孫婉仙右手指上，並不戴着半個月前他贈她作訂婚紀念的鑽石戒，不禁詫異地問道：

『你手上的戒指呢？怎麼不見了？』

『我恐怕被婉霞看見了要壞事，所以把來藏着。』孫婉仙不安地微笑說。

魏虛仁不禁搔了搔頭，他覺得孫婉霞的存在，真是他慾望唯一的障礙。不過同時他又止不住的愛她。他的脾氣就是這樣，愈是不易獲得的東西，愈是千方百計的要弄牠到手。現在他又轉起孫婉霞的念頭來了。他閉了閉眼皮，眼前很快的現出了兩種幻象：第一是他所熱識的白相人崔老三，第二是漕河涇監獄裏那些蓬頭垢面的女犯。他覺得，只有這兩樣，才能够制伏倔強的孫婉霞。於是，他便得意地作了個只有他自己明白的微笑，向孫婉仙說道：

『我們去看賽馬吧！』

二

有兩個石人時立在對面的跑馬總會門口，這時已經人山人海的擠滿了看賽馬和藉賽馬卜自己命運的人，中國的，外國的，各色人種都有。空氣裏散播着陣陣乾燥的馬糞氣味，混合着脂香，汗臭，塵埃，形成了一種極度混濁而飽和的氛圍氣。魏虛仁早已把門票買好了，所以並不會經過什麼麻煩，便和孫婉仙一同從嚴密的警衛下走進場去。孫婉仙看見進場的人非常多，深恐座位將要沒有着落，所以一進場，便急急的向着看台走。魏虛仁却把她喊住了，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冊抄本來，一壁看上面的預測，一壁向孫婉仙說道：

『慢些走！你要知道，我們今天到這里來，並不單是爲看賽馬的。』

孫婉仙有些詫異了，她不禁問道：

『不爲看賽馬，那麼今天到這里來做什麼呢？』

『自然有更重要的事。』魏虛仁冷然地說，他覺得孫婉仙到底還不免有幾分鄉曲氣，不像個典型的都會的女性。他現在已不十分重視她了。他把她引到馬廐旁去，指着那裏面八匹特選的名馬說道：『你看，這八匹馬裏，到底那一匹比較好？比較有希望？我們今天要靠靠着牠們，作一場有意義的輸贏呢。』

孫婉仙明瞭了魏虛仁的意思，她不禁有些胆怯起來。想起從前在輪盤賭窟裏代他輸掉一百塊錢的事，她再沒有勇氣在他面前開口了。她只好推托着道：

『我沒有眼力，看不出來，還是請你自己看罷。』

『不要緊，你只管看，看了對我說，我代你買一張獨贏票，試試你的眼力就是了。』

孫婉仙這才抬起眼光來，在馬羣中比較觀察了許久，彷彿有了心得似的，裂開嘴唇，指着一匹白色馬，對魏虛仁說：

『我看這匹馬的樣子，倒很不壞，也許會有得標的希望。』

魏虛仁看了看抄本上的預測，便搖頭說：

『不行！這是七號海，而惟去。你不要看牠的樣子雄壯，牠是中看不中騎，不到兩個跑道，就要落後的。』

孫婉仙自覺說錯了話，很是羞愧。看看兩旁的人，好像都在對她譏嘲着，一樣，不由得紅着脸，低下頭去說：

『我原說我沒有眼力，不會看的。』

魏虛仁恐孫婉仙不好意思，忙挽着她的臂，離開馬廐，走到買獨贏和馬位的窗口去說：

『不要緊，雖然是冷門，不遇湊巧會碰出來也說不定。我決計代你買一張獨贏票，我自己是要買

孫婉仙看着魏虛仁也和身旁那些人一樣，高高擎着好幾張紅色的鈔票，在人叢中擁擠着，心裏不禁卜的一跳，覺得自己平時的生活真太寒村了。這兒有許多人，把金錢去換一張張的紙片，到後又失望地把這些紙片撕碎，擲在地上，自己一生中，何嘗曾有過這樣一次奢侈的行爲呢？她羨慕着，同時又不禁暗暗有些驕傲她能獲得一個像魏虛仁那樣有大手面的愛人。

忽然，她發覺在人叢外面，有一個人正注意地望着她。那肥而白的臉，一落進她眼裏，她便認出這正是從前在輪盤賭窟裏和她相對坐着常常注目她的人。她暗自詫異，怎麼會相遇得這樣湊巧，恰好魏虛仁已經買好了票，回到她身旁來，她便把嘴一嚮，悄悄對他說道：

『你看，他也來了。』

『誰？』魏虛仁茫然地問，他還當來的是孫婉霞，一顆心不禁卜通卜通的跳了好幾跳。

『就是我們從前在輪盤賭窟裏見到的那個人，想不到他也在这里。』

魏虛仁回過頭去，向身後望了一望，不由得詫異地說道：

『怎麼？你不認識他嗎？他就是從前我們到金星去看電影時碰着的葉露玲的父親，大方銀行的

主人葉常青呀！』

孫婉仙倒喫了一驚，她喃喃地說了聲：『怎麼？他就是葉露玲的父親嗎？』心裏却不由得想到底

是有錢的人營養得好，葉露玲現在已經二十多歲了，她父親的年齡至少也得在四十開外，此刻看過去，却還像三十都不到的光景，真令人羨慕！她把葉常青和魏虛仁比較地看着，覺得魏虛仁的身體彷彿突然矮了下去一樣，變得非常猥瑣可憐了。

「你看，他買的可也是五號雷蒙約羅的獨贏票哩！」魏虛仁又低聲向孫婉仙說。

孫婉仙回頭看時，只見正有一個穿着長袍馬褂的人，帶着一臉諂媚的笑意，把幾張藍色的票子交給葉常青。那票子，正和魏虛仁手裏執着的一樣，不過魏虛仁手裏還多着一張橙黃色的票子，這不用說是代她買的七號海而雜去的獨贏票了。她很羞愧，覺得這票子簡直是她生命上的一個污點，她恨不得從魏虛仁手裏奪過來，把牠撕碎，擲在地上，以免在別人眼裏留下可恥的痕跡。

魏虛仁開始同着孫婉仙走上台去。看台上已經擠得沒有隙地了，大多數人都持着望遠鏡，向前眺望。前面是一片廣大的青草原，草原上除了間隔架着的竹欄和在空中飄颻着的幾面旗幟以外，並沒有別的什麼礙眼的東西。

幾片薄薄的白雲在蔚藍的天空裏遊着，樂隊的聲音四散在緊張的空氣裏，許多人的視線，不由得同時集中到出發點去了。「叮！令！噲！令……」馬鈴的聲音才這麼一響，八匹馬，三十二隻馬蹄，在陽光裏，就像銀盞般奔騰起來。每個人的心都提得高高的，看着馬蹄的上下。同時，失望和歡喜的話語，也不斷的從他們口裏流出着。

「啊！了不得！二號竟落後了！」

「不對，二號是灰色的，並沒有落後呢。」

「到底是三號厲害，你看牠不是已超到前面去了嗎？」

「怎麼？五號又超過了三號半個馬頭？」

「五號，五號，我的雷蒙約羅，快快！」魏虛仁忘形地站起來，把手裏的帽子在空中揮舞着，他幾乎興奮得要發狂了。直到後面的人推了他一把，他才猛省地坐下身來，帶着滿是樂觀的神氣，向孫婉仙說：「這一次一定是五號佔勝利，你看牠不是已跑到前面去了嗎？七號落在牠的後面有大半乘呢！」

孫婉仙很難爲情的把眼光注視在那些馬匹和騎師身上，她幾乎要想向魏虛仁說：「好了！請你把手裏那張獨贏票撕掉吧，不要再當着衆人的面羞辱我了！」

然而事實却並沒有給魏虛仁以多少時候的歡喜，不過一會兒工夫，五號馬也落後了，超出前面的反是孫婉仙所賞識的七號海而惟去。牠似乎在養精蓄銳，所以起步時跑得很慢，到兩圈跑完，別的馬匹都有些精力不繼時，牠却突然迅奮地捷足先登起來，一直跑在最前面，始終沒有讓別的馬匹超出牠過。

「七號！七號！七號佔先了！」許多人同聲地喊，一壁却又失望地把手裏的票子撕碎了，擲在空中，喃喃地說着怨望和詛咒的話語。各色的紙片在晴空裏飛舞着，宛似花蝴蝶一樣。魏虛仁吐了一口長

氣，拗下了手裏的一疊獨贏票，却執着那僅有的一張橙黃色票子，向孫婉仙說道：

『畢竟還是你的運氣好，今天真是冷門獨出！』

孫婉仙高興得說不出話來了，她從魏虛仁手裏取過那張獨贏票來，高高的舉在空中，彷彿要驕矜所有的觀衆都來贊美她特出的眼力似的。直到看見沒有人注意她，才爽然的問魏虛仁道：

『這一張獨贏可以贏多少錢呢？』

『不知道，大概總有一百多塊罷。』魏虛仁搖搖頭說，隨即便引孫婉仙到支付處的窗口去。這時候，窗口很寂靜，因為開出的是冷門，沒有多少人購買的緣故。五分鐘後，分牌的人來了。於是，『獨贏一百八十六元，馬位七十元二角。』便在許多人口裏傳說着。魏虛仁從窗口取出鈔票來，不出得跌足向

孫婉仙道：

『要是照着你的話，把買雷蒙約羅的錢，全買海而惟去，我們這時身邊該已有幾千元錢了！不是嗎？獨贏每張都有一百八十六元呢！真是鬼迷了我的頭，才叫我不照着你的話辦。』

孫婉仙的臉上滿是得色，但她也沒有完全忘記在她身旁的魏虛仁。她微笑安慰他道：

『不要緊！時候還早呢，我們只要慢慢的買下去，總會大贏一次的。』

魏虛仁這才愉快地重新引孫婉仙到馬廐旁去，指着廐裏的馬說道：

現在是第二次四等馬賽三掛得，共計十四匹馬起步，請你細心看一看，我這次決定依照你的主

張，不再自己作主了。』

『我看那一匹棕色的要比較好些。』

魏虛仁翻開抄本，看了看上面的預測，點頭說：

『你的眼力很不錯！這是二號克拉克林，在預測裏也是名列第一的，我一定去買牠的獨贏。』

他不等孫婉仙開口，便又擠進獨贏和馬位的窗口去了。過了好一會，才喘着氣，面紅耳赤的執着一疊獨贏票，從人羣中脫出來，走到孫婉仙跟前，把手帕拭着額上的汗珠說：

『擠得這樣，真要命！』

孫婉仙看了看魏虛仁手裏的票子，不禁失聲道：

『怎麼？你把贏得的錢一齊買了票子嗎？』

『不錯，這樣比較爽快一些，贏了輸了都可以立刻就走。』

孫婉仙心裏暗暗有些不以爲然，她本來打算零星買下去，一次不中，還可以再買一次，現在却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她只好默默的跟在魏虛仁後面，重新走向看台去。

這一次又和上次一樣，孫婉仙的預測竟比魏虛仁寫在抄本上的預測還要靈驗，二號克拉克林果然以三〇秒四的速率在最後一掛得獲得了第一。魏虛仁喜歡得幾乎要跳起來了，雖然這次因爲買的人多，每張獨贏票只能均分到三十五元四角，但他已經非常心滿意足了。他喜悅地把將近千元

的鈔票從支付處的窗口領了出來，忽然動了一個念頭，覺得很可以藉此博一下孫婉仙的歡心，便把手裏的鈔票一齊送到她面前去說道：

『這是你贏的，請你收下吧。』

孫婉仙驚得有些不知所措起來，她期期艾艾的道：

『這——這是怎麼說？雖然是我猜中的，不過本錢却是你的呀！』

『本錢，要是不叫我買海而催去，我的本錢還不知道在哪里呢！』魏虛仁帶着詭媚的笑容說。

但隨即便又轉過口氣來，從鈔票裏取出一疊道：『這就算是本錢吧，餘下的你可要收了。』

孫婉仙沒奈何，只得用手帕把鈔票包了起來。她的心卜卜的跳躍着，真的，這樣大的一個數目，能够屬於她個人所有，在她還是第一次呢。她現在對魏虛仁更顯得親暱了。她覺得，魏虛仁真是她唯一的幸福的伴侶，她的一生除了他以外，是沒有別的指望的。

三

雖然是在日光下面參與着同一的事件，但因各人命運不同，感情也大都是不能一致的。正當魏虛仁和孫婉仙喜孜孜地滿載而出跑馬總會的時候，也正是葉常青第二次折閱了他身邊財產的時候。他今天本來約着錢柏良一同商議早盛紗廠前途的計劃，但又不願錯過這一時的賽馬良機，於是便商得了錢柏良同意，和他先到跑馬總會來，預備一面觀賽，一面談心。不料他今天的命運竟非

常境，一連兩次都遭遇了失敗。這小小的挫折雖不值得怎樣介意，不過正在事業發展途中的他，即小以喻大，也不免有幾分不快。他勉強笑着問錢柏良道：

『錢柏翁打算怎樣？可還預備買下去嗎？』

錢柏良哭喪着臉，搖搖頭。他今天出來，身邊只帶着一百元錢，並且也不打算花去。想不到一見着葉常青，葉常青就要他同到跑馬總會來，他因為葉常青是他未來的衣食父母，不便拒絕，只好唯唯從命。來了就買馬票，葉常青一出手便是百多元，這使素來省儉算盤打得非常精明的他，完全失了主意，躊躇了好一會，才抱了極大的決心，把一百元錢分作兩次買。他原以為這兩次裏，總可以買中一次的。他對買馬票這事並不感覺多大興趣，爲了應酬起見，只求本錢能够保持不失，便是天大的幸運了。誰知兩次都沒有買中，一百元錢變成了廢紙被踐踏在脚下，想到這一筆數目足可供他全家一個月的生活費用，不禁有些肉痛。這時，聽了葉常青的問話，分外急痛攻心，搖頭的時候，連眼淚都幾乎搖出來了。

葉常青看着錢柏良那模樣，知道他身邊一定已沒有可供買票的錢，心裏止不住有些暗笑他的寒村。便把手伸進裏衣袋去說：

『可是短少了資本嗎？不要緊！我這裏有，錢柏翁要多少，儘管拿去就是。』

『不，不，葉翁請不要費心，這原是逢場作戲，輸了也就算了，要是當做一件正經事幹，反而沒有

多大意味。」錢柏良紅着臉說。他覺得眼前雖極需要葉常青的扶助，但些微的敬目却絕對不能去求他，因為這是於面子有關的。

「那麼，我也就再買一次試試運氣罷。這里空氣太雜，不便商量正事，不管買中不買中，我都要走了。」

「好！葉常翁要買什麼？我可以效勞！」錢柏良足恭地說。他彎着腰，臉上堆滿了笑意，但這笑容却比哭還難看，內心的不安使他的臉上不知不覺被尷尬的神氣充滿了。

葉常青拾起頭來，看了看買票處窗口懸着的木牌，不由得皺一皺眉說：

「這次是新搖會馬賽，起步的馬共有十四匹，連我自己也沒有把握。不過傑法勞倫的名字似乎還熟，就買傑法勞倫罷。」

錢柏良從葉常青手裏接過鈔票，便拚命地擠向人叢中去。過了好一會，才滿頭大汗的，執着一疊青色的獨贏票，脫出身來，馬褂的前襟被擠得翻起着，也不暇顧及，只是喘着氣向葉常青說：

「葉常翁，我們快回到看台上去罷，座位恐怕沒有了！」

「不用忙！我們站在這里聽消息就是。」葉常青安詳地說。他看着錢柏良那忙亂的樣子，很覺好笑，同時也覺得有些對不起他，想成全他的心情較前更濃厚了。

這時，已經到了比賽時間，所有的人都重新擠上看台去了，買票處一帶突然顯得冷落起來，終於

只剩下葉常青和錢柏良兩人。葉常青把雙手插在外套袋裏，默默地踏著地上那些用金錢造成的廢紙來回走着，一盤側身傾聽在空氣裏急促地響着的馬鈴聲音，有時也抬頭去望錢柏良一眼。錢柏良的神色仍舊很沮喪，他的心思不知道擺在什麼地方。葉常青止不住有些可憐起他來，便走到他身旁去，拍着他的肩頭說：

「錢柏翁，你覺得我們那紗廠的前途怎樣？可能樂觀嗎？」

「哦！這——這個，一定是極——極有希望的！只要葉翁肯盡力幫忙。」錢柏良連忙滿臉堆下笑來，口吃地說。雖然在說話的時候，內心也不免感到有幾分慚愧，覺得縱使有葉常青幫助，前途到底有無盈利的希望，還是很難說的。因為近幾年來，不景氣的恐慌瀰漫全世界，中國紗在海外市場的銷路正逐漸在跌落中，再加上這一次戰爭的打擊，更是鉅痛深。雖然人人都懷着復興的念頭，可是復興的希望却還在渺茫之中，誰都不敢斷言一定會有勝利的把握。

馬鈴的聲音停住了，擾攘便又繼續開始，人像潮水一樣的湧到葉常青和錢柏良身旁來，空氣裏充滿了喧噪聲，每個人嘴裏說着的都是「五號」和另一匹馬「拿特」的名字。葉常青搖頭一笑，很快的把手裏的一疊獨贏票拋在地上，向錢柏良招招手說：

「錢柏翁，我們走罷。」

錢柏良看着葉常青那滿不在乎的樣子，不禁暗暗有些羨慕他的大方，同時也覺得自己太想不

通了。一百元錢能算得什麼呢？只要結識上葉常青這樣一個戶頭，還怕沒有幾百個幾千個一百元撥回來嗎？於是，他便也改去了他臉上那沮喪的神氣，喜孜孜的伴着葉常青，走出跑馬總會來。

葉常青走到了他的自備汽車面前，忽然停住脚步，腳躑地問錢柏良道：

「錢柏翁，我們上什麼地方去談話呢？」

錢柏良不禁呆了一呆，但隨即他便像得了主意似的，笑吟吟地向葉常青說：

「葉常翁不是有貴相好嗎？我們只要到那邊去談就是了。」

葉常青搖搖頭，他覺得錢柏良雖善於巴結他，但對他的生活畢竟還不免有幾分隔膜。實在，他已將近有一個半月不會到小玲瓏的餅閣去了。這不去的原因，當然是爲了發現出小玲瓏的缺點；同時也有幾分和方鎮鴻爭勝的念頭參乎其間。因爲小玲瓏的姿色及不上方鎮鴻的相好，趙飛燕，未免有損他的面子，所以最初的一片愛憐的念頭，到後來便變成厭惡了。這時，聽見錢柏良提起她，他的心不禁一動。不過這心動的原因，並不是覺得對不起小玲瓏，恰恰相反地，他正從小玲瓏身上想到趙飛燕，想到趙飛燕那像出水芙蓉一樣明豔的容貌，一顆心不禁躍躍欲試的，想勇一下方鎮鴻的邊，於是，他便興奮地笑着向錢柏良道：

「我想不再到小玲瓏那邊去了。你可知道有一個趙飛燕，她的香巢在哪里？」

「怎麼？葉常翁難道想跳槽嗎？」錢柏良目不轉睛的注視着葉常青，詭笑地說。

「什麼跳槽！」葉常青臉上一紅，微微有些發怒了。他的性情雖很隨和，但有損他尊嚴的話却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何況現在因着趙飛燕原本是方鎮鴻相好的關係，這「跳槽」兩字，對於他，還有些刺心呢。

錢柏良見葉常青認了真，不敢再說什麼，便從身邊取出一本花國名冊來，翻了一翻道：

「趙飛燕，住香芳里三弄一百零六號，電話……」

葉常青不等他說完，連忙把他拉進汽車，笑着向汽車夫說了聲：

「趕快開到六馬路香芳里去。」

車子「嗚嗚」的向前開動了。葉常青坐在車廂裏，舒適得無異登上了寶座一樣。想到不久便可以坐擁玉人，給方鎮鴻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不禁心花怒放的，屢次暗暗的發出聲來。

錢柏良似乎沒有忘記他這次出來所負的使命，他趁着坐車的空閒，便向葉常青說道：

「我以為紗廠的前途，開源固然是必要，不過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節流。」

葉常青不作聲，只把手一擺，那意思好像說：「不忙！我們還是到那邊再說。」

錢柏良便不再開口了，他看着車子已開到香芳里口，連忙很殷勤的親自爲葉常青開了車門，並且當先領導着，一同走進趙飛燕的香巢裏去。

因爲是在日間，生意上正是清閒的時候，所以兩人進門時，只看見一個傭婦在院子裏洗衣裳，並

不見旁的人。過了一會，才有一個相幫走將出來。他也看不出葉常青是什麼來歷，懶洋洋的喊了一聲「有客」，便顧自走開去了。葉常青倒也不把這些小節目放在心上，仍舊很高興的跟着錢柏良走。樓去。樓梯口早有一個鴛婦等在那裏，她看見上樓的是兩個生客，臉色不由得一沉，尖着一雙眼睛，在葉常青身上打量了一會，才冷冷不熱地說：

「偁篤勒浪外廂屋裏坐坐，信人就要起來哉！」

葉常青還不大在意，錢柏良可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凸出了眼珠，大聲地說：

「混賬！你也不看看我們是什麼樣人，居然敢這樣怠慢，真正可惡！」

那鴛婦把眼光在錢柏良的長袍馬褂上輪了一輪，立刻披了披嘴脣皮，從鼻孔裏漏出一聲冷笑來：

「阿曲死！作啥樣子實梗神氣活現介！」

錢柏良氣得說不出話來了。他滿口嘆着：「你……你……」搶上去就想打那鴛婦的耳光。恰好就在這時候，左邊房裏門帘一揭，走出一個美人兒來。葉常青一見，便認識她正是他的意中人趙飛燕。趙飛燕也像認識葉常青似的，她只在他臉上端詳了一眼，便笑盈盈的走過來問：

「僚阿是葉老？」

葉常青笑着點點頭。趙飛燕便附在那鴛婦耳上，唧唧噥噥說了幾句話。那鴛婦連忙滿臉堆下笑

來，彎腰曲背的，變得異常恭敬地說道：

「葉老爺，還有格位老爺，令朝真正對勿住，蒙燥點請到房裏向乘坐！」

錢柏良理都不理她，昂然的走進房去。葉常青却笑握住趙飛燕的手，把她看了又看。趙飛燕好像剛才起身，還帶着三分惺忪的睡態，但也因此更增加了她的嫵媚，尤其是一雙完全裸露在外面的雪藕般的手臂，使得葉常青心旌搖搖的，不能自主。他的全個身子都像雪獅子向火似的融化了，也不顧那鴛婦還立在旁邊，他一把拉着趙飛燕的手，便闖進房去。

房間裏的陳設非常堂皇富麗，器具一律是最新式的。如若說小玲瓏的甃閣裏充滿了古典氣味，那麼趙飛燕的甃閣裏應該說是完全現代化的了。這種現代化的陳設，正投合葉常青的脾胃，他一進房，便在趙飛燕睡的那張雪亮的鋼管牀上坐下來。牀上堆着一攤被褥，從被窩裏氤氳地散發出一縷女性特有的肌膚香味。葉常青原是個久曠的人，聞到這氣味，整個神經都迷醉了。他正待把趙飛燕拉進懷裏去，趙飛燕已充噤了起來道：

「啞啞啞！房裏向烏糟糟格葉老，謝謝僚！好勿好到格廂來坐！」

葉常青還沒有開口，外面那鴛婦已裝了四碟乾濕送上桌來，又開了一聽茄力克，笑嘻嘻的把來獻給葉常青和錢柏良。錢柏良本來還待不理她，但因礙於葉常青的面子，怕他要誤會他是有心跟他鬧盤扭，只好哼了一聲，把烟接過了，却只抽了一口，便把來拋在痰盂裏，隨即高舉雙臂，打了個呵欠，笑

向葉常青說道：

「葉翁，我的老毛病又發作了！」

葉常青明瞭他的意思，便伸出了拇指和小指，擱在嘴上，問趙飛燕道：

「你們這里可有這東西嗎？」

趙飛燕接連應了兩聲：「有格有格！」走出去了。不多一會，便捧着一隻白銅烟盤走進房來。她先

把牀上的被褥鋪疊好了，然後把烟盤擱在牀中。錢柏良一見鴉片，便像得了活寶似的，不待葉常青邀請，早已躺上牀去，燒起烟泡來了。葉常青却不忙着躺下去，他先把趙飛燕拉進懷裏，擁抱着她說道：

「你可歡迎我到這里來嗎？」

趙飛燕撒嬌地一扭頸子，把臉靠在葉常青肩上，操着一口軟蘇白說道：

「奴勿懂哈叫歡迎勿歡迎，葉老肯照應奴末，是奴格福氣呢！」

葉常青哈哈一笑，得意地在牀上躺下來，却叫趙飛燕坐在他膝上，一壁從錢柏良手裏接過烟槍，呼哩呼哩的抽完了一筒烟，又把趙飛燕送上的蓋碗茶喝了一口，這才悠然的對錢柏良說道：

「錢柏翁剛才在汽車裏說的很不錯，據我看來，節流似乎比開源還重要，不知道錢柏翁可擬好了辦法沒有？」

「我早就打算好了，廠裏共有二千工人，分日夜兩班，工資從兩角到一元。現在一方面可以借濟



沃 渣 作

復興的口號，增加工作時間，另一方面可以藉口說受了戰事影響，經濟困難，把工資減為照八成發給。這樣一來，成本既輕，開支也可省去不少。以後如若能够盡量向外發展，盈利更有把握了。」

葉常青用力拍了一下大腿，坐起身來說：

「好極了！錢柏翁真不愧是個智多星，我們決定這樣辦去就是。」

「不過經濟上却要請葉常翁盡力幫忙。」

「這個自然，錢柏翁只管放胆作去就是。」葉常青口裏說着，一隻肥大豐滿的手，却下意識地捉住了趙飛燕的藕腕，一直向上摸去，直摸到趙飛燕吃地笑着滾進他懷裏來，方始放手。他貪婪地注視着趙飛燕，想到她只和他相見了一次，現在居然還能認識他，可見她對他一定很留心，不禁更增加了幾分愛意，便故意向她問道：

「你怎麼還會認得我呢？」

「喔唷！葉老，佻纓笑話奴哉！要連格一些眼光都嗰不末，奴還吃啥堂子飯介？」

「你覺得我和方大少到底那一個好？」

「方大少末，人倒蠻有趣格，就可惜歡喜動手動腳，纏勿清爽，嗰不葉老那疇規矩。」

葉常青快活極了，他把趙飛燕摟得緊緊的說道：

「你說我規矩嗎？哈哈！你看錯了！我也很不規矩呢！」

錢柏良見葉常青和趙飛燕兩人扭股纏兒似的，戀戀不捨，覺得自己未便夾在中間礙眼。於是，便匆匆把烟抽足了癮，下牀來向葉常青說道：

「葉翁，我要先走一步了，剛才所商量的辦法，我一定回去後就照辦。」

葉常青並不挽留，實在他的全心神已都放在趙飛燕身上，不暇顧到其他了。他只略微欠了欠身子說：

「你回去，可以坐我的自備汽車去，只要回頭叫他仍舊開來接我好了。」

錢柏良弓着身子，接連應了幾聲：「是是！」直待瞧着葉常青坐下了，他才小心翼翼地退出趙飛燕的房間，走下樓去。

四

樓下很是黑暗，門外的陽光已經移到牆壁上去了。錢柏良出了門，並不照着葉常青的話去坐他的自備汽車，反而竭力避開那汽車夫的視線，做賊一般的偷偷地從三弄轉向二弄走將出來。他是個有心計的人，知道這一趟汽車決不是可以白坐的，雖然明知那汽車夫未必就會向他耍錢，不過現在既然偏勞了他，將來逢年過節，總不免要犒賞他一些。爲了節省這無謂的糜費起見，倒不如根本不去揩油的好。所以，他出了弄，就疾忙低頭向前走，直到離開葉常青的汽車遠了，才抬起頭來喊黃包車。

「黃包車！黃包車！」

四五個黃包車夫拉着車子跑過來了，大家都爭着想接這生意。

「到楊樹浦阜盛紗廠，兩毛錢去不去？」

車夫們都冷淡地搖着頭走開了，有的嘴裏還咕囔着說：「兩毛錢拉到楊樹浦，真勿是生意經！」錢柏良也自知出價過少，正想發一個狠，搭電車回廠去，恰好有一個車夫只討三毛，覺得所差不多，也不再還價，跳上車去坐了。

時候正是下午四點鐘左右，太陽把牠即將收斂的光輝照射在路旁的廣告牌和建築物上，分外顯得光明燦爛。這景象，引起坐在黃包車上的錢柏良心頭無限的希望。他覺得，他今年的命運很不壞。本來，去年度的營業慘敗，周轉不靈，已使他的紗廠陷入了無法維持的地步，他已不復作捲土重來的念頭，只求葉常青在把紗廠移轉到了他的金融鐵腕下以後，能繼續容他在廠裏辦事，就非常心滿意足了。想不到現在葉常青不但把廠裏一切事務仍舊歸他主持，而且就是經濟上，也完全由他支配，他自己只是投資性質，這真有些出於他的意外。他如今已毫沒有後顧之憂了，以後只要盡力向外發展就得，倘若再把他理想中的「增加工時減少工資」兩大計劃一實行，財源更可以滾滾而來。他愈想愈是高興，坐在車上，手舞足蹈的，連車子已經拉到那裏都忘記了。

忽然他的眼前一暗，一陣冷風撲面吹來，吹醒了他的意識。他抬起頭來看時，原來太陽已收斂了光輝，車子也已從熱鬧場所拉到了冷落地方，他的紗廠已巍然矗時在他面前了。他連忙喊車夫停車，

跳下車來，從衣袋裏摸出一枚變毫銀幣，拋在地上，昂然的走進廠裏去。

「啊呀！剛剛不是講明三毛錢嗎？怎麼只有兩毛？」那車夫叫着追上了。

錢柏良不作聲，只把嘴向門前的司關巡捕一嘮。瞧着那巡捕提了棍子衝向車夫去了，他才滿足地笑着往廠裏走。

這時，廠裏恰巧在拉頭回聲。

「嗚嗚！——嗚嗚！——」

整個紗廠好像一隻大嘴，從裏面吐出來一羣羣污穢醜惡的日班工人。他們的努力已都賣給廠裏了，此刻大半拖着疲乏的身子提了飯盒在走。偶然有兩三個相聚在一起談話的，但神色都很索漠，臉上沒有一絲熱情和溫暖。看見錢柏良走來，不由得全都肅然的把身子讓往兩邊。錢柏良也不去理他們，自願走向經理室去。從管理處門前經過時，看見他的心腹內姪易志漁正在裏面發摺子，便向他招招手說道：

「志漁，你來，我有話同你說。」

易志漁連忙停止了他手裏的工作，從工人羣中擠出來。他是個伶俐的人，善於鑒貌辨色，瞧着錢柏良那模樣，知道他一定有秘密要事和他商量，所以當時並不動問，直待和錢柏良一同走進了經理室，才低聲問道：

「姑夫，有什麼事？」

錢柏良指一指身旁的椅子，叫易志漁坐下，他自己却伸手取過桌上的水烟袋來，蒲葦蒲葦的抽着烟。到把烟蒂吹落在地上，他才噓了一口氣，悠然不迫地說：

「剛才我已經和葉常青商量過了，他的意思也和我一樣，現在我們決定這麼辦，你去寫起通告來，就說現在一切事業都急需復興，爲了復興起見，不得不增加生產能力。以後日班工作時間展長至下午六時，夜班展長至上午七時。還有，你再在那通告上加上一筆，就說廠裏因爲受了戰事影響，經濟困難，現在工資只好照八成發給，等時局恢復了原狀，營業發展，那時再十足照發。」

易志漁皺了皺眉頭，他把椅子拉過來一些，附着錢柏良的耳朵說：

「這個只怕不行罷，姑夫，你不大白廬裏工人們的情形。近來因爲河下米來源稀少，米價飛漲，上尖白米已經漲到了十一元，糙米也要八九元一石，工人們都說工資太少，正在那里商量，要求廠裏發給米貼呢。」

「什麼還要米貼？混賬！」錢柏良不由得重重的放下水烟袋，拍了一下桌子，站起來了。

易志漁竭力把錢柏良按捺在座位裏，指了指門外，搖着手說：

「姑夫，不要嚷，當心走漏了風聲，給他們知道。」

錢柏良更加生氣了，他故意提高了聲音說：

「志漁，你怎麼也這樣怕事？那班賤東西，我有一口飯賞給他們吃，已經便宜他們了，想不到他們居然竟貪心不足，有了工資，還要來貼幾時煮發了我的火性，把他們一齊開除，也算不了什麼一會事，怕他們做什麼？」

「倒不是怕他們。」易志漁連忙分辯說：「不過萬事總是謹慎一些的好！現在停戰會議雖還沒有成功，不過停戰遲早總要實現的。到那時，外商在華紗廠又一齊要活動起來了。我們廠裏復工還不久，現在增加出品都嫌來不及，要是再開起風潮來，舊的工人開除了，新的工人又招不到，事業纔統停頓下去，豈不是無形的給了外商紗廠一個競爭的好機會，以後發展起來更加困難了嗎？」

「哼！哼！」錢柏良忍不住接連冷笑了兩聲說：「志漁，你這人真太老實了！你以為我招不到工人嗎？現在產業後備軍是這樣多，再加上這一次戰事所造成的失業者，不要說二千名工人，就是三千四千，招起來也一些都不困難。縱使一時招不到這許多，我們也可以雇白俄來幫忙。白俄，哈哈！這真是抵制中國搗亂工人的好寶貝呢！」

「話固然不錯，不過要說到技術的熟練上，白俄和新招來的工人，是決計及不上原有的工人的。並且他們都是些男人，像粗紗間細紗間搖紗間那樣需要細心的女人工作的地方，他們一定作不來。倘若照這樣辦法，工資差不了多少，出品却要減少一倍，豈不是得不償失嗎？」

錢柏良不由得呆了一呆，他打算了多時，却從沒有打算到這一層上去。然而這一層却很要緊，他

的如意算盤上無論如何不能打上這不劃算的算珠。他只好站起來，拍了拍易志漁的肩頭說：

『既然這樣，你就相機行事罷，能夠不開出風潮來最好，工資也不一定照八成發給，稍爲增加些也不妨，不過最高限度只能八成五，超過了這個限度，我可就不能答應了。』

易志漁還想說話，錢柏良已把手一擺，走出經理室去。他對他這位內姪的觀察是謹慎有餘，手腕不足。對於事件的剖析力，他是充分具備着的，但要他應付緊急的局面，就不免要左支右絀了。他很抱憾他自己沒有一位得力的幫手，所以在臨出門前，他又鄭重地叮囑他道：

『明天你就照着我的話辦，要是工人們不答應，鬧起風潮來，你可打電話來找我。』

易志漁連聲應諾着，錢柏良這才一搖一擺的走出紗廠去。他的家就在紗廠附近，因爲貪圖滬東區房價較廉，所以雖然在戰事期內飽受虛驚，他却也捨不得搬出去。現在戰事已經離開了上海，他的家庭生活不用說也已恢復原狀了。他一壁走，一壁回想着今天一天內所經歷的種種。將要走近家門時，那在跑馬廳裏輸掉一百塊錢的事，又猛然兜上他心來，把他的心刺得隱隱作痛。他只好咳嗽了一聲，掩飾着內心的不安，搖搖頭，走進家裏去。

一進門，他便和一個吃吃笑着從裏面奔出來的人撞了個滿懷，定睛看時，原來是大少奶奶房裏的丫頭珠鳳。同時，又有一個人緊奔向他面前來，正是他的三兒子家雄。

『老爺，救救我，二少爺快要把我逼死了！』珠鳳躲在錢柏良身後，緊緊扯住他馬褂的後幅，喘息

着說。

錢柏良不由得睜圓了眼珠，衝他三兒子大喝了一聲道：

「家雄，你年紀這樣大了，還不去用功讀書，一天到晚跟丫頭們拉拉扯扯的，成什麼體統？」

家雄好像並不怕他父親，他仍舊嬉皮笑臉的，猛可裏他癩了個空際，直撲到錢柏良身後去，老嫗攪小雞般把珠鳳攪到手裏，便在她身上亂吻亂摸。

錢柏良只好歎息了一聲，走向後面去。他本來不難責罰家雄一頓，無奈這個兒子是他太太最鍾愛的，誰要碰他一碰，她便要鬧上個天翻地覆，所以祇得一切都由着他。好在他並不希望他成什麼鳳祥麟，只要他在家裏鬧鬧，不到外面去狂嫖濫賭，就求之不得了。不過因為珠鳳也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禁樹，現在眼見得兒子這樣同她胡調，心裏總不免有幾分不快。他沒精打彩的向裏走着，脚步剛跨進客堂，便有一陣宏亮的歌聲送到他耳邊來。

「小親親，奴奴不要你的金，奴奴不要你的銀，奴奴只要你的心……」

這聲音，他聽得出是從幾天前他女兒吵着問他要買的一隻五燈無線電收音機裏播送出來的。他就不知道這東西有什麼趣味，左右也不過像留聲機那麼聽聽，却值得用一百八十元的高價去買來，而且還要電費。一想到電費，他的心就不由得一跳：「不要那五隻燈又一齊開亮着罷！」連忙走到左邊耳房門口去張時，怎說不是，燈光照得四壁通明，兩三隻粉面孔正都圍繞在那收音機旁邊，津津

有味的聽着。他心裏暗暗叫苦，但又不得阻止她們的興味，只好冷冷的向他女兒說：

『好了！蘊芳，你也可以歇歇了！總不成一天到晚伴着隻收音機過日子！』

沒有回答，圍繞在收音機旁的人，好像都沒有看見錢柏良似的，只有從那收音機裏播送出來的歌歌的『奴奴……』聲，仍舊在他身邊盪漾。從這聲音上，錢柏良很快的想到趙飛燕那一口軟軟白，想到葉常青和趙飛燕那戀戀不捨的樣子。同時，更從這些想念轉到他女兒身上，他的心不禁一動，女兒的容貌雖及不上趙飛燕那樣美麗，但也很白淨可愛。於是，他的希望便油然而生了。暗想：闊人們的愛好是很容易變遷的，只要他對趙飛燕的熱度降下來時，就把蘊芳獻給他，一定能中他的意，到那時，不論是給他做繡絃也好，給他做小星也好，他的那一筆雄厚的財力，總可以予取予求的，做自已發展事業的資本了。這樣想着，他不但不再去責備他女兒，便是對電費的損失，也不再感覺心痛，只是喜孜孜的朝他自己房裏走。

但到走進了他自己的房間，看見了正在和大媳婦閒話家常的他太太那滿是皺紋的臉，他的心又不禁一冷。他不知道她何以會老得這樣快，雖然摸摸自己領下，鬚髯也是滿滿的了，不過他的心却是年輕的，他需要溫柔和慰安。就爲了這一點不能從他太太那裏得到，因此他不能不恨他太太，恨他這樣年老還不知趣，不肯讓他把珠鳳收房。

正當他發狠的當口，忽然他的大媳婦向他問了。

「公公，公債還沒有開盤嗎？」

「沒有！」錢柏良搖着頭說，但他却從他大媳婦的問話上，突然想到了一條巧路兒。他知道葉常青是個做公債的大戶，他只要跟着他亦步亦趨，將來勝利一定是可操左券的。

「我們以後做空頭呢，還是做多頭呢？」

「這個可還沒有定。」

錢柏良嘴裏雖說着還沒有定，但他心裏的如意算盤却已經打定了。他決定以後做多做空，完全照着葉常青的路子走。他真想不到結識了葉常青這戶頭，在他本身事業以外，還有這樣一個生財法門。現在，他的心裏已被希望的光輝充滿了，他恍惚看見在他面前的鈔票洋錢堆積得像山一樣。

第五章

然而這希望，遠光輝，只使得錢柏良做了一夜好夢。到第二天早上，他從夢裏醒來時，便已什麼都不存在，而且他心裏的如意算盤，也被事實打擊得粉碎了。

第二天，太陽仍舊照常出來，一切人物也照常在太陽光下奔波忙碌，維持到各人的生活。就只早晨紗廠裏的空氣，有些和平時不同。許多工人都不再擁擠在黑暗混濁的車間裏，應用着各人的眼和手，一齊站到太陽光照着的那一面牆壁下來，對着一方貼有增加加工時減少工資的通告牌，七嘴八舌的發着怨詛和咒罵的聲音。

「媽啦格辰！米貼不發，還要扣工錢，難不成叫喲家餓着肚子替他作工？」

「奶奶雄！誰想出這惡毒主意來的，老子操他十八代祖宗！」

「一天五毛錢，已經不夠過活，再要減一毛，咱老子可幹不了！」

「笑話！扣了工錢，還叫咱們跟他作十二個鐘頭工嗎？」

「大家才要吃飯，那能專顧自家，勒浪窳人頭上刮呀！」

「不幹了！不幹了！大家出來呀！誰不出來，誰就是畜生！狗養的！」

一陣陣喧嘩的聲音，把空氣擾得非常緊張。清花間打包間裏的民工，首先跑了出來，接着，鋼絲間粗紗間細紗間搖紗間裏的女工，也都陸續闖上車，走出來了。儘管工頭管事和司閘巡捕怎樣威嚇，粗紗都不中用，整個紗廠完全陷入了怠工狀態，平時極熱鬧的車間裏，這時連一絲聲息都聽不出來。

易志漁急得在賬房裏團團亂轉，一個一個電話接二連三地打過去催錢柏良。可是，錢柏良還高臥在他溫暖的被窩裏，沒有起來。

「老爺，電話來了，廠裏的姪少爺打過來的。」珠鳳不住進房來這樣報告。

「叫他等一等。」錢柏良雖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可還不改他那好整以暇的態度，一直到珠鳳進房來催了他三次，他才慢條斯理的從被窩裏坐起來穿衣裳。瞧着房裏沒有人，他還忍不住本能衝動的伸手去摸了摸珠鳳的下巴。

「老爺，不要囉囉！」珠鳳白着眼說，可是神氣裏却充滿了勾引的意味。

錢柏良再也不能遏制了，他的身體像要癱化了一樣。他一把拉過珠鳳，把她按在披上，就去香她的面孔。一壁瘋魔了似的，嘴裏含糊不清地說着：

「珠鳳，只要你肯答應我老爺，我老爺一定把你收房，做姨太太，買鑽戒打金首飾給你。」

珠鳳不作聲，只是吃吃的笑。半晌，才低低的說了兩聲：『癢癢！』

錢柏良茫然了，他不明白珠鳳爲什麼不說別的，却說癢癢。直到珠鳳指着他額下的鬚髥，他才恍然大悟。裏鑽出個大悟來，同時也不禁爲珠鳳那嬌憨的模樣引得摟着她，哈哈大笑。幸虧轉念一想，不要這笑聲給太太聽見，跑進房來，打翻醋壺，可不是要的，一顆心才嚇得冷下了幾分。便放起珠鳳，披衣下牀來，出房去聽電話。

一聽電話筒裏傳來的消息，錢柏良的心不由得卜的一跳，知道事情果然不妙。但他也並不慌張，他心裏始終抱着個頑固的信念，覺得在目前這時候，要另找一批工人並不困難，儘管廠裏的工人怎樣鬧風潮怠工，都可以有恃無恐。所以，他仍舊慢條斯理的喊珠鳳打水洗臉，又躺在牀上過足了癢癢，這才安步當車的走向廠裏去。

這時候，廠裏已亂得不成樣子了。易志漁等錢柏良不來，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又恐就誤了工作時間，只好命工頭管事把那些怠工的工人硬拉進車間去。工人們當然也不肯屈服，雙方便扭打成了一團。錢柏良走進廠裏來，看見工人們幾千隻血紅的眼睛全都朝他望着，不禁有些不寒而慄。他勉強定着心，咳嗽了一聲，壯壯膽子，滿心希望那些工人們能自動讓開一條路來給他走。誰知工人們不但把身子擠在一塊，不讓他通過，而且七嘴八舌的，把許多要求，亂紛紛的擲到他面上來。

『工錢不能少！』

「工作時間不能加長！」

「我們要米貼！」

「米貼，每人每天加五分錢！」

這些紛亂的宛似海嘯一樣的聲音，使得素來足智多謀的錢柏良，完全失了主意；他更怕工人們向他動燬，那他這一副老骨頭，在幾千隻强有力的手腕的拉扯下，怕不免要被折成數段。所以，他只好連聲說着：

「好好！慢慢兒商量！現在先讓我進去再說。」

工人們似乎覺得把錢柏良攔在前面，並沒什麼益處，倒不如讓他進去了，好把他包圍。於是，便移開身子，讓出一條路來，給錢柏良走。錢柏良在狹窄的人體造成的夾弄中通過着，一顆心止不住卜卜亂跳。但到走近賬房門口，看見許多工頭管事都集合在那里，他的胆子立刻又壯了起來。他輕蔑地橫了工人們一眼，大踏步的走進賬房間去。

易志漁正急得在賬房間裏搓着手來回亂蹶，看見錢柏良進來，好像得着異寶似的，連忙迎上去說道：

「姑夫，怎麼辦？我早就知道工人們要鬧風潮的！」

「哼！」錢柏良冷笑了一聲說：「沒有別的辦法，你打電話給巡捕房裏，叫他們派一隊武裝巡捕

來彈壓好了。』

『這樣辦更不妥當，工人們要是不依，鬧出流血慘劇來，結局仍舊是廠裏喫虧。我看還是不要走極端的好。』

『那麼，你就去寫通告，把工資改作照八成五發給罷，這是最高限度的讓步了。』

易志漁搖搖頭，模樣兒似乎還有幾分躊躇，但結局也終於只有走到寫字檯前去，提起筆來寫通告了。

通告貼了出去，工人們的擾攘却並不因此平息，而且變本加厲起來。

『怎麼，只加了半成嗎？』

『八成五，就是再加我們米貼也不划算，何況還要加長工作時間？』

人頭像波濤一樣起伏着，聲音比機輪轉動時都要響。易志漁搔耳摸腮的，不住用眼去望錢柏良，像在問他到底怎麼辦法。錢柏良似乎有些動怒了，他拍了一下桌子，氣憤憤的說：

『志漁，不要理他們，由他們去鬧好了。今天他們既然不上工，我們這裏當然也不發工錢。就這麼挺下去，看誰比誰硬。』

易志漁正要開口，突然廠房門口一陣大亂，三個工人代表排開了工頭管事們的攔阻，闖進廠房裏來。這三個工人代表，易志漁都認識。爲首一個高身材的男工，是廠裏最得工人們信仰綽號劉大個

子的劉桂慶，後面跟着的兩個女工，一個臉上有幾顆俏麻的是細紗間裏的董翠雲，另一個濃眉大眼的是搖紗間裏的趙月珍，她們也都有左右女工們的力量。

錢柏良的怒氣還沒有平息，看見他們闖進來，似乎更增加了幾分憤怒。他瞪了瞪眼，衝他們大聲喝道：

「你們跑進來做什麼？還不快給我滾出去！」

易志漁担心地看了那三個工人代表一眼，像怕錢柏良那傲慢的態度觸怒了他們似的。他知道，現在整個工廠的命運，全繫在他們三人手上了，倘若他們肯勸告工人們妥協，那就天下太平，否則廠裏的工作只好再度停頓，而且說不定會被外商在華紗廠用種種優先條件血淋淋的吞將下去。雖然他也知道妥協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因為廠方的條件和工人們的條件，相去真不啻天差地遠一樣。

那三個工人代表却並不動氣，而且出於易志漁意外的，竟低聲下氣地向錢柏良哀求起來。不過在哀求的時候，他們的臉上，無論怎樣總掩飾不掉那強烈的憎恨的光，可見他們內心的憤怒，是沒有一時會消滅過的。

「錢先生，請你修修好，不要再減工錢罷。我們吃了XX鬼子的虧已經不小，再要減工錢，真是只有死路一條！」

「我們搖紗間裏的女工每天只有五毛錢，現在米價又這麼貴，再要照八成發，連買幾升米都不

『怎麼能過活？』

『還有，咱們每天在廠裏作十個鐘頭工，已經累得筋酥骨軟啦，再加兩個鐘頭工，可不是存心要咱們的命？人心也是肉做的，錢先生，總不成你老就沒得點兒慈悲心？』

這些哀求的話，對於錢柏良，就好像身邊風一樣，他鉄青着臉，自顧取過水烟袋來，蒲蓋蒲蓋的抽着。直到抽完了三四袋煙，才猛的把眼一睜，蹙了蹙腳說：

『混賬！你以爲我沒有你們，就開不成廠嗎？！這年頭，工人要多少就多少，誰稀罕你們，你們要願意，就照通告上的辦法幹下去。要不願意，就一律給我滾滾！』

劉大個子緊了緊拳頭，但沒敢伸出來。他繼續哀求着說：

『自然，你老要開除咱們，是很容易的。不過人總要捫捫良心，咱們在廠裏作了這多時，總不成到頭連活路都沒得走呀！』

『什麼，你敢批駁我的不是嗎？』錢柏良氣得眼都紅了，他把水烟袋在桌上「砰」的一放，回頭向易志漁說道：『志漁，這三個人我交給你，你先寫通告把他們開除，我吃過飯再來送他們進捕房去。』

易志漁黑着臉，顯見他不很贊成錢柏良這舉動。錢柏良也不去理他，自顧轉身向外走去。可是剛走出賬房門口，便被工人們攔住了。許多張黝黑的面孔對着他，並且聲勢洶洶的衝他喊：

『不要放走了他！』

「先送我們的代表出來！」

「等我們的代表帶了滿意的答覆來再放他走！」

錢柏良的臉變成了猪肝色。額上的青筋根根綻了出來，口裏一迭連聲的喊着：「反了！反了！」脚下却像抹了油似的，一溜烟重新鑽進賬房裏，並且把賬房門關好，上了鎖。

這時，那三個工人代表已被工頭們監視住了。他們並不着急，只是不住冷笑。錢柏良瞞着他們就有氣，不過也拿他們沒法。忽然，他的靈機一動，覺得目前最要緊的事是打一個電話給葉常青，問他到底怎麼辦。於是，他便走到電話架旁去，剛把耳機拿到手裏，冷不防，從外面扔進來一塊石頭，「嘩啷」一聲，玻璃窗被打碎了一方，一片碎玻璃箭也似的從他的耳邊直削過去，相差不到一寸。同時，一陣雷也似的喊聲，從窗洞裏直鑽進來。

「趕快放我們的代表！趕快！……！」

錢柏良縮了縮頸子，本能地把手機掛上了，心裏還想不答應，可又有些怕工人們鬧出更厲害的武劇來，只好命工頭把那三個代表放了，同時却叫易志漁寫了張通告，開除他們三個人的名字。

時間毫不留情地一刻刻的過去，恨快的到了正午，許多工人都把隨身攜帶的飯盒取出來，圍坐在地，狼吞虎嚥的嚼着。錢柏良肚子裏咕嚕嚕一陣響，覺得有些餓了，他出來時本沒用過早餐，這時忙亂了大半天，五臟殿裏早向他下了總攻擊令。不過餓也只得由牠餓，因為廠裏並沒有專管飯菜的

大司務，每天的伙食都由包飯作裏送來。此刻包飯担也許已停在廠門口了，却被工人們攔着路，不能進來。他暗暗懊悔不該到這里來，以致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同時也不禁有些暗恨易志漁的辦事不力。正在動着感情的當口，忽然，外面又騰起了一陣喧呼聲，隱約好像說：

『工會裏的仲裁委員來了！』

二

就在這一陣喧呼聲裏，一個穿着華達呢長衫身胖面圓的人，和一個穿着淡灰色嘑嘍西裝的瘦長青年，已經走到了賬房門口。兩張潔白的名片從管事手裏交到錢柏良面前，名片上的字一張是「朱樂山」一張是「杜季真」。

錢柏良連忙拉一拉馬褂的前襟，滿面堆歡的迎將上來，一壁大聲張羅着烟茶，一壁聳了聳肩，把一個充滿了諂媚意味的臉，湊到朱樂山身傍去，低聲說道：

『朱委員，今天廠裏的事，總要請鼎力幫忙酬謝一席，兄弟是決不會忘記的。』

朱樂山應酬地微笑着，可是看到窗外工人們幾千隻眼睛都集中在他臉上，却又不得不顯出一種公事公辦的態度，把臉避開去說：

『剛才據工人們來報告，說貴廠無故增加工時，削減工資，並且毫無理由的把工人代表開除，詳情到底怎樣，我還不大明白，請貴廠把原因細說一遍，好讓我據實仲裁。』

錢柏良彷彿從朱樂山的笑容上得到了一層保障，他的心寬放了。雖然朱樂山說話時的態度很嚴正，但他知道這是沒什麼關係的。於是，他便不慌不忙的答道：

『這個其實也沒什麼，不過因為戰後經濟困難，不能不把工資削減一兩成。還有，這一次戰爭，敵廠雖沒受什麼直接損失，不過間接所受的影響也不小。現在正是復興時期，理應乘機恢復元氣，所以把工作時間增加了兩小時。不料竟招來了工人們的反感，不但大家一致怠工，而且把這裏的窗門也砸碎了。』

朱樂山回身看了看窗門，點點頭，仍舊用原先的語氣說：

『那麼，就請貴廠派一個代表出來，由我居間，和工人代表共同商談，仲裁解決罷。』

錢柏良把眼珠在易志漁身上轉了一轉，立刻便又沉下了臉。他覺得，這樣一件大事，決不能輕輕易易的把來放在沒有辦事手腕的易志漁身上。所以，他便又諷笑着說：

『用不着另派代表了，就由我自己來代表這工廠好嗎？』

朱樂山沒有表示拒絕，錢柏良便很恭敬的當先引導着他們，走出賬房間去。這時，那三個工人代表已早等在賬房門口了，看見他們出來，知道又要來一套例行故事的仲裁手續，便都默然的跟在他們後面，走進一間小小的應接室裏去。

談判就在這小小的應接室裏開始，資方代表是錢柏良自己，勞方代表是劉大個子帶着雲超月。

珍三個。資方提出的條件是每天增加工作兩小時工資暫照八成發給，等將來營業有起色時再行十足照發。勞方則根本反對這條條件，主張工時和工資都仍舊，另由資方每天貼給每人米金五分。

朱樂山靜聽着雙方互提出來的條件，聽完了，便皺一皺眉頭說：

『你們兩邊的條件相差太遠，很難接近，我看大家必須互相讓一步，要不然，我也無法仲裁的。』

錢柏良表示工資可以照八成五發給，工時不能更改。工人代表則連一步都不肯退讓，堅持必須完全依照他們的條件，才能復工。董翠雲開始立起來，用流暢的普通話，先申訴了一番工人們的苦况，然後陳說他們要求米貼的條件是怎樣合理，又駁斥錢柏良那種假借復與名義企圖把職事期中所受的損失一齊轉嫁到工人們身上的行為，說這完全是沒有人心的喪心病狂的舉動。她的臉上現着興奮的紅色，愈說愈是激昂。說到後來，使得在一旁的杜季真都有些驚訝了。他覺得，工人們的進步真快，在很少受到教育機會的這些人中間，居然會有這樣能够明白剖析事理的人，實在不能不說是個奇蹟。可是朱樂山却有些不耐了，他揚起手來，怒聲阻止她說：

『不要多嘴！現在時間是很寶貴的。——我看，你們的條件相差雖然遠，不過也並非絕對沒有接近的可能。我現在提出個折衷辦法來，就是工時仍舊維持原狀，工資暫時照八成五發給，米貼取消，工作勤謹的人，另由廠方加給特別獎。』

說着，他便回過頭去望錢柏良。錢柏良臉上透露着不以爲然的神氣，他正要開口說話，一眼見到

朱樂山正對他作着眼色，便會意地不再說什麼了。朱樂山這才把臉轉向工人們。可是工人們不等他轉過臉來，已亂紛紛的向他擲着反響。

『這麼着可不行！米貼是一定要發的！』

『什麼折衷辦法！我們的三項條件，倒有兩項給取消了！』

『我們情願不要特別獎，我們只要米貼。』

朱樂山似乎有些發怒了，猛的他拍了一巴掌說：

『吵什麼！有話不好說嗎？我看你們明明有心搗亂，不服仲裁！』

三個工人代表並不畏縮，他們互相低聲商量了一會以後，劉大個子便悻悻然的站起來說：

『說咱們不服仲裁也可以，要咱們不顧大夥兒的利益，答應這種折衷辦法可不成！要是朱委員

一定得這麼着，那麼咱們沒別的話說，一句話抄百總，只有退席。』

朱樂山分外動怒了，他凸出了眼珠嚷道：

『退席，你們難道想借退席來威嚇我嗎？老實說，我的仲裁實在是非常公平的！你們要退儘管退，

不過今天仲裁不成的責任，却要你們負。』

三個工人代表都不再作聲，毅然的推開椅子，走出應接室去了。

杜季真看着那三個工人代表退席時的堅決態度，心裏暗暗佩服，同時也有些代他們不平。他覺

得朱樂山這時也許有一些隱密的話要和錢柏良說。自己在一旁未免要使他們礙眼。好在現在仲秋已無結果，正好托故退席。於是，他便故意蹙着眉，向朱樂山說：

「我有些頭痛，如果沒有我在場的必要，我就回去休息了。」

朱樂山見杜季真要告退，似乎正中下懷，但面子上却不能不向錢柏良裝扮出些敵下的威嚴。他開始提高了聲音說：

「你要走也不妨，不過不能直接回家去，要先到工會裏，等我回來後才許回家。」

杜季真勉強忍着氣，點點頭，很快的走出應接室去。一眼望到外面聽了代表們報告後氣憤憤地吶喊着的許多工人們的情形，他的心不禁卜卜一陣跳。由於生活在夾板層中的緣故，他一方面竭力想往上爬，一方面也更容易給予在他下面的人羣以同情。現在也就是這樣，他的同情心又隨着大眾的喊聲而鼓動了。他很快的走進人叢中去，尋到了那三個工人代表，激動地向他們說：

「我希望你們大家都堅持下去，不要屈服，總有一天，他們會答應你們所提出的條件，維持原有工時工資，加給你們米貼的。」

說着這話時，杜季真因為興奮，差不多連眼珠都紅了。可是，不幸得很！他這話引起來的反應很少。那三個工人代表，劉大個子在伸着臂打呵欠，趙月珍把兩手攏着頭髮在夾髮夾，董翠雲則彎腰在繫襪帶，都是一些表示都沒有。便是別的工人們，臉上的表情也都很淡漠。杜季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

氣，他是立在工人羣中，可是他卻像立在四無人跡的荒島上一樣，完全處於孤獨的地位。一種陰森森冷的空氣把他包圍着，他的心上彷彿被一枚尖利的錐子刺了一下，他不敢再在這地方停留了。也不等那三個工人代表回答，疾忙跑步般走出廠去。

廠門外的馬路上，平素非常冷靜，可是這時因為廠裏怠工，一部分沒有精神氣力和年青的男女工人在一起呼號的老弱女工，便三個一羣五個一簇的聚集在這里，亂七八糟的談論着，臉上都顯着一種弱者的憤怒，空氣無形的變得緊張起來。杜季真走到這里，心上不禁一動。他覺得，年青的工人們都有着一直直前的勇氣，不相信別人只相信自己，所以很難使他們了解他。倒是在這些老弱的女工面前，也許可以把自己想幫助他們的一番熱誠盡情傾吐出來，接受她們的感謝和擁戴。於是，他便很高興的開始向着離他不遠的三個聚集在一起的老太婆走去。不料那三個老太婆見他向她們走來，立刻都把本來談得很熱烈的嘴巴閉上了，像逃避什麼惡物般向左首避開，其中的一個，還指點着他，低低地向其他兩人說：

「你們瞧，他又想來欺騙我們了，那個騙子！」

「騙子！」這兩個字說得很低，但在杜季真耳邊却比暴雷還要響，他的腦筋完全被震昏了。他真想不到，他懷着一團熱心，同情於工人們，却會被工人們誤解到這般地步。現在，他的心不僅是像被錐子刺了一下，簡直已經碎成了片片。他望着廠門外，望着廠裏面，在那些廣大的工人羣中間，隱約有



作 涛 温

一種聲音向他廣播着：『你和我們不是一起的，你不能了解我們，我們也不想理會你。』同時，他又想起朱樂山方才的形狀來了，和他在一起，怪不得要被工人們誤解。目前這誤解是已經無法挽回的了，以後應該怎麼辦呢？聽憑這誤解繼續延長下去嗎？『不能！決不能！』他的意志在他心裏這樣喊，可是他很快的又想起了負在他肩上的家庭的重担，如若他不負責，這整個家庭就不免要沉落下去，他止不住歎息了一聲，對自己說：

『可憐的你這在生活 and 意志矛盾中過活的人呀！』

眼前充滿了太陽的光芒與熱力，可是杜季真却毫不感覺一絲暖意，他的身體像落在冰窖裏一樣，青春與幸福，熱情與歡笑，這些在他恐怕只有永久成爲夢想中的名詞，無從實現的了。他所以還不肯拋棄這無興趣的生命，過去只是爲了寄託在葉露玲身上的一些希望，現在只是爲了想使工人們得到一些實際利益的熱誠。他原以爲工人們對於他即使沒有什麼謝意，但至少相當限度的好感是應當有的，不料工人們不但不對他表示好感，而且還猜視他，疑忌他，甚至把他也當做朱樂山那班人一樣，罵他做「騙子」。他的心碎了，同時生命的意義也沒落了。他茫然的幾乎不辨東西南北的在路上走着，眼前似乎到處都現着一道墨黑的牆，這些牆，隔絕了他和工人們的接近。

忽然，他撞了一個軟綿綿的身體；同時，一聲『哎喲』的呼喊，驚醒了他的意識。他抬起頭來，眼前便有一個熟識的熱情的容貌在搖晃。他不禁又驚又喜地說道：

「密司孫，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

站立在對面的人正是孫婉霞，她起初以為撞她的是輕薄子弟，臉上不禁現出了一團嗔怒的容色。及至看見在她面前的人是杜季真，看見他那茫然自失的神氣，她反不禁失笑了。帶着那笑容，她柔聲說道：

「聽說近來工潮很厲害，我所以特地跑到這裏來，想看看工人們有沒有需要我幫助的地方。」

杜季真向孫婉霞那熱情的笑臉上投了一瞥，心裏暗暗說：「我想幫助他們已經碰了壁了，你還想跟着我碰壁嗎？」但他沒有把這話說出口來，他只沒精打彩的道：

「不錯，近來工潮確實厲害，今天又有一家工廠怠了工。」

「是外商還是華商？」孫婉霞急忙問。

「是華商阜盛紗廠。」杜季真說着，隨即便把廠方怎樣不顧工人們發給米貼的要求，反而增加工時，削減工資，工人們怎樣怠工，自己怎樣跟朱樂山來仲裁，又怎樣熱心想幫助工人們，反為工人們所看不起。最後，他歎息了一聲說：「現在，我已經完全走上絕路了！我相信密司孫的話，我們並不是為自己的幸福才生活到世上來，我們是為別人的幸福來領受人間的痛苦和磨難的。然而我們既然這樣不惜把自己的生命都貢獻給別人的幸福，至少別人也應該有相當的了解，表示相當的好感。倘若我們盡力幫助別人，別人不但不能了解，反而輕視我們，踐踏我們，那我們縱使懷着滿腔熱誠，又有什麼

用處呢？」

孫婉霞不笑了，她換了一副嚴正的容色，看着杜季真，像要抉出他的心來似的。半晌，才冷然的說：「你錯了！你幫助別人，只要盡你心之所安就是，怎麼還想得到別人的了解呢？你這樣說，可見你還沒有完全忘記一個『我』字，未必真能幫助別人的。」

杜季真的臉紅了。孫婉霞的話恰恰說中了他的心病。他只好勉強說道：

「我也知道我是錯了，不過我和他們之間，存在着一層隔膜，似乎總不是件好事！」

「那邊得問你自己，到底這隔膜怎樣會造成的？造成這隔膜的原因是什麼呢？」

杜季真咬了咬嘴唇，猛然的抬起頭來，從他的眼裏閃現出一道新的光輝。他緊握着拳，在空氣裏打了一下說：

「我知道，造成這隔膜的原因是我的職業。我現在已經決定了，無論怎樣，我非辭職不可。不過辭職以後，我又該怎樣？什麼地方才是我光明的出路？密司孫，你可能指導我一下嗎？」

孫婉霞皺了皺眉頭，暗想：「怎麼這人這樣的沒主意，處處地方都需要人指導他，如若他知道自己現在是在怎樣一種迷惘的狀況中，為未來走向何處去這問題苦惱着時，不知他將要作什麼感想呢？」不過她也很原諒他，知道他對現實的認識力是很有限的。於是，她便懇摯地說道：

「在目前，就是我自己，也說不出那一條路是我們應該走的。總之，只要於全體人類有益，對得起

我們的良心就好了。」

杜季真點點頭，他覺得暫時已沒有什麼話可以和孫婉霞說，便開始向她作別。孫婉霞却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便叫住了他，向他問道：

「你看這一次阜盛紗廠的怠工，工人們會得到勝利嗎？」

「恐怕不見得！」杜季真搖着頭，帶幾分確定的語氣說：「根據我平時所得的經驗，每一次罷工或怠工的結果，工人們不是無條件屈服，就是資方稍稍讓步，成立妥協，很少有一次完全佔勝利的。因為工人們到底都是窮人，資方停十天半月工，雖不免要受損失，但決不致動搖基礎。工人們如若十天半月沒有收入，那生活就成問題。何況在罷工或怠工期內，資方還可以利用他的財力，指揮工賊和自俄，破壞工人們的團結。所以，我看這一次的結果，只怕仍舊不免要蹈以前的覆轍，不能作過分樂觀的。」

「不過如若有人幫助工人們的生活，使他們對資方堅持下去，那結果又怎樣呢？」

「這當然就不同了。工人們堅持的日子越長，資方所受的損失越多，讓步的可能性也越大。可惜這樣肯幫助工人的人，在目前的中國未必會有。」

孫婉霞的眉毛很快的跳動了一下，幾乎脫口說出「我」來。她勉強遏制着心的跳躍，繼續問道：「這廠裏的工人共有多少？如若有人肯幫助他們怠工期內的生活，大約每天須拿出多少錢來？」

才可以」

「工人倒不少，聽說日夜兩班共有二千多。工廠裏每天發給每人的數目是從兩角到一元，但在怠工期內，純靠外界捐助，我想每天每人有三角就可以。二千名工人，每人三角，每天有六百元錢便足夠維持了。」

「好」孫婉霞只說得這樣一聲，便笑着向杜季真點頭作別，連跑帶跳的走了開去。她的眼前充滿着光輝，她決心要從自己手裏創造一個英雄的奇蹟，從滬東到滬西，從楊樹浦到愚園路去。

三

電車和公共汽車用着快捷的速率，在都市的脈搏上跳躍着。孫婉霞在狹小的車門裏擠上擠下了好幾次，終於讓車輪把她的身體從楊樹浦帶到愚園路上來了。

時候是春天，空氣裏散播着溫暖的氣息，風柔和地吹着，陽光照射在幽靜的馬路和路旁的小洋房上，像給披上件燦爛的外衣。在這樣優美的環境裏走着的孫婉霞，她的心也和這環境一樣，是溫暖而愉快的。她幻想着她這一舉動將怎樣使許多工人在她手裏得救，使刻薄工人的資本家在她面前戰慄，她的臉上不自覺的掛滿了笑意。她像一頭活潑的小鳥似的，在路上跑着跳着，低低地唱着歌，直到葉露玲住的那洋房門前，才停將下來。

洋房的鐵門關閉着，只開了扇小門供人出入。孫婉霞根據她從前來過幾次的經驗，知道葉露玲

這時一定已經出去了，只有葉露玲一人在家，便不用閹人進去通報，自顧繞過那羅漢柏圓徑，跨上客廳的石級去。在石級上，她已隱隱聽得客廳裏有談話的聲音，及至走完了石級，她便從客廳的長窗口，望見裏面對坐談話的葉露玲和林幻心。這景象，並不會使她起什麼特殊的感覺，她像見慣了似的，毫不在意地飄然的便走了進去。

葉露玲像料不到孫婉霞會自動跑到這裏來，一眼瞥見了她，只叫得一聲「啊！」止不住驚喜交集的把她的手握住了。林幻心也站了起來，他紅着臉，向孫婉霞點頭，眼裏仍和往昔一樣，帶着崇敬的光。孫婉霞卻沒有理他，她只拉了葉露玲的手，急遽地說道：

「露玲，你來，我有事和你商量，我們另外找一個地方談談。」

葉露玲茫然的被孫婉霞拉着，一直走進客廳旁的書室裏去。她帶一些好奇的神氣，向孫婉霞道：

「婉霞，什麼事這樣急張急智的？」

孫婉霞像沒有聽得一樣，她只用力搖着葉露玲的手說：

「露玲，你上次不是對我說，你父親給了你一萬元的支票簿嗎？這筆款子現在是不是在你手裏？如若在你手裏，請你把來交給我。因為目前發生了一件極要緊的事，我覺得正是應用到這筆錢的最適當的時候了。」

「這個……」葉露玲略微怔了一怔，說：「錢是在我手裏的，不過婉霞，你預備作什麼用可能告

訴我嗎？」

『你不要管！』孫婉霞搖搖頭，把落到耳邊來的一縷頭髮搖到後面去說：『我只問你，你到底信不信任我？』

葉露玲默然的望着孫婉霞，看到這朋友的熱情的臉，和籠罩着她全身的一種青春潑刺的精神，想到和她同學以來彼此間莫逆的友誼，一縷愛意不禁從她心裏油然而生。無論如何，她不能說不信任她。而且，一萬元錢算得什麼，像這樣一個朋友，才是萬金難覓的，不要因為吝惜這一些錢，不肯交出來，反而被她把自己的人格看輕。於是，她便含笑說道：

『當然我是絕對信任你的。』

『既然是信任我的，那麼就請你把支票簿交給我罷。』

葉露玲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她只好引孫婉霞上樓，到她自己的臥室裏去，用鑰匙開了梳檯櫃上的抽屜，取出那本支票簿來，交給孫婉霞。孫婉霞愉快地接過了，藏在懷裏，突然，她抱住了葉露玲，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說道：

『露玲，多謝你自己也許不知道你這豪爽的舉動將要給予多少人以幫助，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因着你這一來，你是已經完全盡了做人的責任了。我現在急於要把這筆錢支配到正當用途上去，我們過幾天再見吧。』

葉露玲的心卜卜的跳躍着，她覺得，能够得到孫婉霞這樣親密的一吻，就是用十萬元去交換也是值得的。不過聽孫婉霞說就要回去，心裏又不免有些戀戀，便拉住了她手腕說道：

「婉霞，你總是這樣性急，我們已有多時不見了，你就不肯在這里稍留一刻，和我談一談嗎？」

孫婉霞本不願意多留在這里，和葉露玲作無謂的談話，但因為自己這趟是來問葉露玲要錢的，倘若達到了目的就走，未免顯得太重視金錢，這也為她所不願。於是，她便勉強傍着葉露玲在牀沿上坐下來說：

「好了，我就聽你，在這里談一刻。不過請你注意，只能夠一刻，過了這一刻，我可要走了。」

葉露玲點點頭。但望到孫婉霞那不耐煩的臉，她却又不知該向她說什麼好了。過了好一會，才勉強說道：

「你來得真湊巧！我正和幻心談到你呢。幻心說他對你似乎有些誤會，其實他環境的痛苦是你決不會了解的。他要我代他向你解釋，不知道你可能原諒他嗎？」

孫婉霞默然的低着頭，她想到半月前那一夜小市民們的狂歡，想到雜在這瘋狂的羣衆隊伍裏的林幻心和杜季真，想到那四個包圍她的出自林幻心學校裏的學生，這使她無論如何不能看重林幻心的人格。她鄙夷地冷笑了一笑道：

「你要我原諒他什麼？像他這樣的人，我根本不願意多談。算了，露玲，我們另談別的，不要再提

起他來了。」

葉露玲不知道孫婉霞爲什麼忽然這樣厭棄林幻心，但她既不願意提到他，她也未便再提起他來引她的反感。她只好另外換了個話題問道：

「婉霞，你這學期爲什麼不到學校去了？我沒有你在一起作伴，簡直對什麼都失了興味。想起過去同學時的情形來，真使人懷念！這種愉快的感覺，我恐怕以後再也不會有的了！」

孫婉霞又冷笑了一聲，她輕蔑地立起身來，玩弄着梳粧檯上的鑽石座鐘說：

「我不到學校裏去的理由是很簡單的，就是我想不出我爲什麼還要到學校裏去。時代是這樣嚴重，有許多事情需要我們年青人去傲，而我們却把自己關閉在學校裏面，學習那些不合實用的學問，這難道是合理的事嗎？」

「那麼，你預備怎麼辦呢？不進學校，是不是打算到社會上去做事？」

孫婉霞有些不高興了，暗想：「怎麼葉露玲的思想這樣庸俗，不進學校，難道就非得到社會上去私事不可嗎？」她不願意再在這里留下去了，這樣無謂的談話，實在只是時間的浪費。於是，她便把頸子一扭，很快的走出房去道：

「社會！社會！算得什麼？就是她自己來迎合我，我還不願意去理睬牠呢！你倒以爲我能自動去迎合牠嗎？我不進學校，自然有別的路可走，但決不走到社會上去的。露玲，你不明白我，只要看將來的事

實好了，現在我還有事，我們過幾天再談吧。」

葉露玲羞慚地低着頭，默默的跟在孫婉霞後面，走下樓去。樓下客廳裏，林幻心正很無聊的在踱着步，看見孫婉霞進來，連忙滿面堆歡的迎上前去。孫婉霞却看都沒看他一眼，她只輕蔑地冷笑了一聲，便大踏步的走過了他身邊。直到走下了客廳的雲母石級，她才回過頭來，向客廳上的葉露玲說道：

「露玲，我去了，今天真多謝你！」

葉露玲愉快地笑了，她的心裏非常滿足。她覺得金錢這東西，有時也不無一些用處，像今天這樣，便是最有價值的時候。他直到看不見了孫婉霞的影子，才帶着那愉快回進客廳去。但一見到客廳裏的林幻心那突然改變了的憂鬱失神的模樣，却又不禁喫了一驚，慌忙迎着他問道：

「幻心，你怎麼了？什麼事使你這樣不快呢？」

林幻心頹喪地搖着頭，他有滿腔心事，但葉露玲却不是他宣洩這心事的對手。他只好勉強說道：

「沒有什麼，我覺得身上有些不舒服，想回去睡覺了。」

葉露玲忽然動了疑心，她覺得林幻心這樣急於想回去，一定含有什麼作用，也許他是想追上孫婉霞，和她談話。這使她的心酸溜溜的，非常難過。她不禁冷冷的用話去刺他道：

「我知道，你一定想趁這機會，去和孫婉霞談話。我勸你還是趕快死了這條心罷，她方才在我面前，已表示極端的厭棄你了，你如若去追她，說不定會碰着一鼻子灰的。」

說過了這話，葉露玲便也像一般好把別人的痛苦當做自己的娛樂的人一樣，得意地對林幻心笑着。果然，林幻心的臉色變了一變，但即刻便又恢復了原狀，並且爲自己辯解了起來。

「不，你誤會了，我並不想去和她談話，實在因爲頭痛得厲害，想回去好好的休養一下。」

「那麼，你幾時再來呢？」葉露玲有幾分相信了。

「這可說不定，不過至早也得在下星期。」

葉露玲把林幻心送到門口，又故意的停了一刻，直到估量着林幻心未必能追上孫婉霞了，這才放心托胆的望着他走去。

然而事情却出於她意外，五分鐘以後，林幻心不但追上了孫婉霞，而且跟在她後面，用苦悶而又凄楚的聲音向她說話了。

「密司孫，你就不能原諒我一下嗎？我如若有錯誤，你不妨盡量指摘，我一定虛心領受，像這樣悶聲不響的，實在太使人難堪了！不過我也不怪你，因爲我知道你是不明瞭我環境的！」

孫婉霞起初只管走路，毫不理會林幻心，但聽到後來，她不由得把脚步停住了。她的脾氣就是這樣，對於她所厭棄的人，她是連最後一道護身符都要給抓破的。而現在，因着葉露玲和林幻心自己一再提到他的環境，這使她實在有些忍耐不住了。她開始把她大而黑的眼珠深深看入他眼裏，那意思好像說：「現在就給你一個機會，讓你儘可能地說出你所要說的吧，且看你的環境到底痛苦到怎樣。」

是否可以給你用來做搖箭牌。」

林幻心的神經突然興奮了起來，他覺得這一刻實在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關頭了，他能否抓住這一個前進的朋友，重新獲得她對他的信仰，完全繫在他當前的詞令上。同時，他也有些感到無法處分那許多奔湊到他喉頭來的話語。他竭力定着心，先把要說的話在心裏立了個大綱，這才條分縷析地向孫婉霞說將出來。他告訴她校長怎樣惟利是圖，不知教育爲何物。告訴她候其時怎樣懷抱着莫大的野心，想把校中大權奪到手裏，告訴她學生們怎樣互分派別，其中胡調派和中間派又怎樣爲候其時操縱利用，和自己作對，告訴她自己置身在這樣黑暗的環境裏，精神上是如何痛苦。說到憤慨的時候，不禁握拳透爪的，連聲音都有些硬了。

孫婉霞儘聽着林幻心訴說，並不作聲，但她臉上的表情却刻刻的在變換着，顯見她已受了深刻的感動。直到聽完了，她才絞着自己的手指說道：

「想不到你的環境會這樣惡劣，不過你到底打算怎樣應付這惡劣的環境呢？」

「我也沒有什麼應付的辦法，目前只好步步退讓。我抱定了「不抗惡」的宗旨，諒他們也無法奈何我的。」

「這不是好辦法！」孫婉霞簡直有些氣憤了：「對於惡勢力，我們不但要抵抗，而且要堅決地和牠鬥爭，因爲惡是善根本的敵人，你如若不抗惡，對惡表示屈服，惡的氣餒增加了，就要消滅你的。」

「不過現在惡人是這樣多，要和他們鬥爭，我個人的精神能力實在有些應付不來！並且縱使把一個惡人打倒了，跟着來的未必便會是個好人，像這樣的以暴易暴，不是大可不必多此一舉嗎？」

「那麼，你預備怎麼辦呢？」

「我想最好還是脫離這惡劣的環境，到民間去做一些切實工作，比較有意義一些。」

一線啓示的光在孫婉霞腦海裏一閃，她的心不由得瑟的一動的確，「到民間去」這四個字是怎樣富有魅惑力呀！她的幻想飛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那兒有青的山，綠的水，碧色的田疇，詩意的村莊，荷鋤往來的農夫，騎在牛背上的牧童，一切都是美好的。她不再爲自己未來的前途感覺迷惘了。不是嗎？當一切都斷絕了希望的時候，還有這最後一條路可走呢。不過同時另一種想念又使她不敢對前途過分樂觀，她只好勉強對林幻心說：

「只要是你所認爲應該做的，你就憑着你的信念做去罷，不過我要告訴你一句，民間未必會是沒有惡人的。」

林幻心惘然了。孫婉霞却就趁着他這惘然的時候，含笑向他點點頭，很快的在人行道上消失了她的影子。

四

太陽開始把牠的面目藏進了雲中，一陣旋風把地上的灰沙捲得在空中團團亂舞。林幻心本能

地打了個寒慄，從迷惘中驚醒了過來，眼前的忽然轉陰，變了的天色，使他覺得彷彿象徵着他的前途一樣。他歎息了一聲，沒精打彩的登上了一部經過他身邊的公共汽車，回學校去。

車廂裏的空氣很混濁，擠滿在裏面的大半是屬於中間層的人，吹着口笛的青年紳士高傲的態度，預備上寫字間去向賣票人說着 Season 的小市民們儉俗的面目，和打扮得妖妖嬈嬈故作矜持的沒有靈魂的女人，都使林幻心非常厭惡。不過同時他也有些悲哀，他覺得，坐在這車裏的搭客，雖然品類是那樣不齊，然而青春的痕跡在他們身上却存在得很明顯，惟有他自己，人還在青年，青春反已經離開他遠了。當前的環境是漆黑一團，將來也未必會有光明和希望。一種黯澹生活的預感蛇一樣的噬着他的心，他真有些厭倦於他的生存了。

忽然，他記起一件事來，今天午後三點鐘他還有課，這使他不暇再去從事那些悲觀的想念。他很快的從身邊取出錶來看，幸好還只有兩點一刻。同時，車子也已開抵了接近他學校的那個站口，他忙隨在許多搭客後面，擠下車來。

學校裏的景象已和半月前大不相同，雖然兩方的軍隊還對峙在青陽港之間，京滬交通暫時沒有恢復的希望，可是逃難的學生們已都由間道回校上課，空氣又由冷靜轉為熱鬧，本來已經停止了一時的各個不同的派別間的明爭暗鬥，也重複深刻起來。林幻心才跨進校門，恰好便碰見了郭鳴秋。郭鳴秋這時的神色很有些異樣，他一看見林幻心，連忙走過來，拍了拍他的肩頭，低聲向他說道：

「幻心，你來，我有話和你說。」

林幻心茫無所措的跟在鄔鳴秋後面，走向閱報室去，他從密佈在他和鄔鳴秋之間的低氣壓上，直覺着一定有什麼意外事發生了，這使他的心不由得接連跳了好幾跳。

果然，鄔鳴秋一走進閱報室裏，瞧着左右無人，便附着林幻心的耳朵，悄悄的說道：

「幻心，你知道嗎？候其時拉繩中間派已經成功了。不出今天或明天，一定有事實表現出來，我們兩人恐怕都不免要受到排擠！」

「哦！有這樣的快捷嗎？」林幻心並不感覺驚異地說，實在，他在鄔鳴秋招呼他的時候，早就預料到他所說的必是這一套了。

「所以，我希望你小心一些，不要留下什麼把柄在人眼裏，要知道胡調派現在正刻刻都在找尋你我的錯縫呢。」

林幻心頹然的搖搖頭，歎息了一聲說：

「他們要排擠我也只好由他，我實在沒有心思去和他們鬥爭。我已經想過多時了，我還是早些脫離了這惡劣環境的好。」

鄔鳴秋用力在林幻心背上拍了一掌，正色說：

「幻心，你怎麼這樣懦弱？告訴你，對付候其時這班傢伙，是懦弱不得的。你越懦弱，他們的氣焰也

越寫張了。」

「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想目前最要緊的第一是和韓俊英商量，使進步派起來擁護我們，其次是拉攏中間派來做我們的幫手，只要拉攏過一半來，和侯其時造成個均勢，就可以用不着怕他了。」

「那也好，隨你的意思辦去便了。不過我總覺得，和他們鬥爭沒有多大意味，還不如退讓的好。」
鄧鳴秋輕蔑地冷笑了一聲，好像覺得林幻心這人太不行了，不願和他多說什麼似的，帶着不以爲然的神氣，走了開去。

林幻心却把鄧鳴秋叫住了，他疑惑地問道：

「侯其時要排擠的對象，不只是一人嗎？怎麼把你也牽涉在裏面呢？」

「誰知道！也許因爲我平日和你的關係太過密切，不然便是他急於想造成他清一色的局面。」

林幻心搔搔頭，頹然的把身體倒在一張椅子裏面，他的心緒非常紊亂，他恍惚已經見了未來的種種景象，到處都碰壁，到處都受排擠，天地雖大，却没有他容身的地方。他不禁長吁了一聲，仰望蒼穹外那一方銀灰色的天空，久久不想抬起頭來。直到上課鈴的響聲來，驚醒他的意識。

「滴令！——滴令！」給聲很清脆的在林幻心身邊發響，可是那尾音却啞楚地纏繞在他心上。於是，厭倦這生活的念頭傾又一次來襲擊他的心，使得他的心劇烈地作痛，他倒反而有些希望能

等早日脫離這愚劣的學校了。他抬起頭來看時，耶鳴秋不知什麼時候已離開了他身邊，只有他說得最沉着的兩句話：『我希望你小心一些，不要留下什麼把柄在人眼裏。』還依稀在他耳膜上盪漾。現在，他彷彿和漂流在孤島上的人一樣了，但他並不怕，因為他始終不懷耶鳴秋那樣，想鼓動學生起來擁護自己，和候其時鬥爭；他只是聽天由命，不拘是繼續留校供職也好，或是受人排擠也好，在他都是一樣的。於是，他便起身到教務室裏去取油印的講義。

從教務室裏出來，他便碰着了候其時。這天非常高興，臉上滿是得意的神氣，看見林幻心時，居然還笑着向他點點頭，那被腮上的肥肉擠成細細的眼睛裏，儘向外射着狡猾的光，好像表示林幻心已完全在他掌握裏面，無能為力，儘可由他嘲笑揶揄的光景。林幻心愈看愈是動火，但他總不願由自己來做挑釁的戒首，所以雖然知道他懷好意，仍舊只好勉強回了他一禮，走向教室裏去。

這一課是高三班的國文課。林幻心還沒有踏進教室，便覺得教室裏的空氣有些和平時不同。那裏面，除了少數進步派在埋着頭用功以外，其他胡調派和中間派，差不多都在狂叫狂跳，發着「噓噓」的聲音，到他走進教室裏來，這噓聲也更來得厲害了。林幻心面對着教室裏擾攘的空氣，心頭深深的感到一種脅迫，他勉強裝着鎮靜的樣子，踏上講台去，偶然向黑板上望一眼，不由得噢了一驚。黑板上，不知是誰用粉筆畫了一隻搗手偕行非常猙獰的青年男女，男的旁邊註着他的名字，女的則用三個疑問號做代表，上面還有一行大標題：「教育界之敗類！」林幻心身上一陣熱，眼前都有些昏花

了，他氣憤憤的把講義放在桌上，預備動手來把這污穢他人格的圖畫拭掉。但手還沒接近粉刷，一個意念又使他自動中止了這動作。他知道，這正是候其時的陰謀，有心要挑撥起他的憤怒，然後再借種種口實來攻擊他，如若他拭掉了這圖畫，說不定胡調派和中間派立刻要嘩噪起來。爲了避免給他們抓住把柄起見，還是當做沒有看見爲妙。所以，他竭力忍着這口氣，照常向學生們發着講義，照常上台去講解。

講義所採取的是左傳裏的一段，林幻心在沒有走進教室以前，已先看過了一遍，覺得文字裏還沒有足以被資爲口實的地方，不過他總不免有些擔心，因爲胡調派和中間派既然有心要和他作對，難保不從雞蛋裏尋出骨頭來。所以，他講解時的聲音很有些不自然。果然，還沒有講解到一半，胡調派的健將徐金佐，便狡猾地笑着立起來質問了。

「林先生，請問這一句『目逆而送之，曰美而黠』是怎麼解釋？」

林幻心的心很快的一跳，他先前幾乎完全沒想到這傳神的妙句會被胡調派借來作攻擊的例。然而這一着確實是很厲害的，胡調派顯然是正緊抓着「黠史」兩字作進攻他的武器，不論他講解與否，總不免要受到他們的襲擊。他不禁有些心慌意亂起來，勉強硬着頭皮說道：

「這有什麼難解，不過是說『他目送着她遠去，說她生得非常美黠』罷了！」

「不過我們總有些不大明白，可不可以請林先生像一個樣子給我們看看？」

『不錯，最好是請林先生做一個樣子給我們看，好讓我們更加明瞭一些。』大鼻子喬昆挖着鼻孔附和着說，說了後就嘻嘻地笑着。

林幻心再也忍耐不住了，他雖然知道在這樣的場合應該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可是他總不能在學生前失去他作教師的尊嚴。他不由得重重的在講桌上拍了一掌，喝道：

『你們這是什麼話？混賬！我從沒有看見那一個學校的學生敢這樣不守校規，當面侮辱師長！』這一來不打緊，胡調派和中間派立刻都嘩噪起來了，大家紛紛跑出座位，包圍到講台前來，把林幻心裹在中間，亂烘烘的衝他嚷着：

『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值得你林先生拍桌子？』

『我們請林先生做一個樣子給我們看，並沒有錯，因為這是我們做學生的應有的權利。』

『從前的先生爲了要使學生們領悟，就是做狗爬都情願，現在的先生連學生們要他做一個樣子都不肯了！』

『誰說他不肯，只要在他的 Darling 面前，保你不要求他，他也會大做特做呢！』

『哈哈！不錯！你們看黑板上的那個他，不是正在對他的 Darling 大做眉眼嗎？』

空氣緊張到了極點，許多不同年級的學生都跑到長窗口來瞻熱鬧，其中屬於胡調派中間派的份子，還加進來吶喊助威。林幻心被包圍在這緊張的空氣裏面，氣得手腳都冰冷了，感情使得他滿心

想把他和葉露玲的關係在學生們面前公開披露出來，但理智告訴他這是無濟於事的，因為所有的學生，除了少數進步派以外，差不多都受着侯其時的操縱，儘管怎樣懇切地向他們開誠佈公的解釋，也至多只能博得他們一聲冷笑，而且還要敗壞葉露玲的名譽。他只好默然的走下講台，推開搭路的學生，走出教室去。

可是，胡調派和中間派並不因此就善罷干休，他們一齊緊跟在林幻心後面，大聲高呼着：

『打倒教育界的敗類！』

『驅逐害羣之馬！』

『我們大家一致去要求校長撤換這種不要臉的弔膀子教員！』

林幻心一語不發，只是低着頭，快步前走。他的頭腦像要爆裂了，天在他的頂上旋轉，地在他的腳下搖動，喧呼的聲音在他身邊嗶嗶發響。他不知道他將要走向那里去，也不知道去做什麼，他只是失了心一樣的，向前邁着步。忽然，一個黑影橫在他面前，同時，有一個熟習而親切的聲音刺進他耳鼓裏來說：

『幻心，你怎樣了？』

林幻心抬起頭來，看見站在他面前的鄔鳴秋，一股酸淚幾乎止不住要奪眶而出。他只硬着舌頭，說了一聲：『鳴秋，你看！』便氣塞胸臆的說不下去了，強烈的傷感咬着他的心，心是在他腔子裏大聲

而迅疾地作罷。

鄧鳴秋初時怒視着那些鬧風潮的學生，滿面通紅的想開口發話，但隨即便似乎覺得那是無益的事，自動停止了。他只拉了林幻心一把，引他出了學生們的惡聲的圈子，走向校門外去。

在校門前的廢地上，鄧鳴秋和林幻心面對面的立住了，四隻眼睛互相交換地望着。

「幻心，我早同你說過，在今明兩天內，一定有事實表現的；果然現在他們已發動對你的攻擊了。你到底打算怎樣去對付他們呢？」鄧鳴秋凝視着林幻心，帶幾分關切的神氣問。

「我沒有什麼打算，我只想向校長提出辭呈。」林幻心搖搖頭，非常頹唐地說。

「那不是太懦弱了嗎？幻心，我誠懇地勸告你，你這樣的懦弱是不行的，你應該堅強一些才好。」鄧鳴秋伸出一隻手來，拍在林幻心肩上，用力把他的身子搖撼着，帶着痛苦的聲音說。

「我實在堅強不起來！在我的眼前到處都是黑暗！黑暗！黑暗！在這樣黑暗的社會裏，我相信，我決不會找到我理想中的光明境遇的。我縱使堅強起我的意志來，又有什麼用呢？」

「那麼，你難道就準備束手待斃嗎？一個臨死的人，只要他尚存着一口最後的氣，他還要和死神搏鬥一下的，總不見得你這樣一個有思想的人，倒會聽憑黑暗的環境把你逼上絕路，連抗爭都不想想抗爭一下！」

林幻心苦笑了一笑，他用力嚙了一下嘴唇，眼裏像閃電一樣射出一道光輝來道：

「倘若真到了退無可退的絕路的時候，我也自會起來抗爭的，不過現在還沒有到絕路，我也就不作抗爭的打算了。」

鄔鳴秋歎息了一聲，失望地收回手來說：

「幻心，我希望你會有這樣的一天。實在，我是怎樣爲你意志的消沉痛苦着呵！」

「我知道，鳴秋，我非常感謝你！」林幻心開始把鄔鳴秋的手握住了，用着非常堅固的力量。在這一刻裏，他們各人似乎都感覺着身上注進了一種新鮮的血液，同時也比平常更要覺得相互了解了。

五

都市裏的生活是有着不同的多方面的。所以，一壁廂，儘管工潮學潮鬧得如何厲害，一壁廂，沉酒於官能享樂中的人們，依舊醉生夢死的，在這塊次殖民地地上，度着靡醉糜爛的生活。

下午五點半鐘的時候，一輛淡藍色雪鐵籠白牌汽車，靠近了燈光燦爛的維納斯舞場門口。車門開處，伸出來一隻黑漆皮高跟鞋，接着，一個裹在粉紅色旗袍裏的肉體很快的跳下車來了。緊跟在後面下車來的，是一個臂上吊着件春大衣的的青年男人。這兩人不是別個，正是魏虛仁和孫婉仙。魏虛仁一下車，便施展出他善於服侍女人的功架，騰出一隻空着的手來，挽住了孫婉仙的手臂，推開那兩扇厚厚的克羅米玻璃門，走將進去。孫婉仙還是第一次出來體驗舞場的風味，這時，她的全身心幾乎都被舞場裏那種富麗華貴的氣象驚炫得有些發顫了。那紅色光滑的地板，那鑲着銀白影

花的荷花式吊燈，那雕翹着花紋的壁畫，那乍紅乍藍在人的眼睛上畫出幻麗的線條的火柱，那穿在女人們身上的絲織銀光粉紅夜禮服，還有那尖溜溜的薩克斯風，那嬌嫩頹脆的小提琴，嗚嗚咽咽的小喇叭，掛在夏威夷風的長髮音樂師胸前響響琴琴，都使她的神經不安地震動着。她很有些自慚形穢，並覺得這裏的空氣很不適宜於她，只是把身子緊靠在魏虛仁旁邊，好像恨不得鑽進魏虛仁的衣服裏去似的。

『怎麼樣？這裏可有趣味嗎？』魏虛仁微笑向孫婉仙問，聲音裏很帶着揶揄的意味。

『好極了！』孫婉仙低聲地回答，生恐被旁人聽去，臉上微微泛出一層羞紅。

魏虛仁冷笑了，一聲，帶着看不起孫婉仙的神氣，引她到鋪着白色桌布的座前去坐下，隨手揪了揪桌上的叫人鈴。

一個穿着白衣的侍者走到魏虛仁面前，很恭敬的彎着腰。

『先生，要兩杯咖啡？還是喝瓶可口可樂？』

『來瓶香檳！』魏虛仁拉一拉領帶的下梢，歪着臉，神氣十足地說。

孫婉仙却大張着眼，盡量地在欣賞這為她所從未經驗過的新環境裏的種種事物，她看着音樂台上穿着夜禮服的黑人音樂師，看着支撐住舞廳的四根大柱子上變幻莫定的燈光，看着在她面前環坐成弧形的妖豔的舞女，她的眼光開始定定的落在她們身上了，她幾乎有些不敢相信她們都是

和她同一性別的女人實在，只要不是常在這種境裏生活的人，誰見了她們那燙得亂蓬蓬的頭髮，那雪白的面孔，鮮紅的嘴唇，和輕綢薄紗裁製的充分把肉感顯露在外面的衣服，不要大喫一驚，疑心她們是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妖精呢。

就在她這感覺驚異的當口，突然，一陣濃烈的四七一古龍香水氣味飄過了她鼻端，一個妖精似的舞女開始走到魏虛仁座前，伸出一隻指甲上塗着鮮艷欲滴的紅蔻丹的手來，搭在魏虛仁肩上，隨即很快的在他膝上一坐，從鮮紅的嘴唇裏取下一支金頭的煙來，向他噴了一口，噠細着眼睛說：

『小魏，爲什麼多時不來和我一同跳一隻勃魯司好嗎？』

孫婉仙驚異地看着那舞女的妖冶放蕩的形狀，心頭不自主的感到一種強烈的妒忌。她帶幾分怨恨意味的凝視着魏虛仁，要看他到底怎樣對付。魏虛仁也覺察到了，他連忙把那舞女推下身來說：

『談心狗兒，不要胡謔，人家有正經事呢！』

那舞女下死勁地盯了孫婉仙一眼，隨即披了披嘴唇皮，走到另一舞女身邊，附耳密語去了。

孫婉仙稍稍感覺幾分快意，不過她心裏的疑團還沒有完全消釋，她覺得魏虛仁 and 那舞女過去一定有着密切的淵源，否則那舞女對他決不會這樣親密。她不禁酸溜溜地向他問道：

『她是你的相好嗎？看你們的樣子，似乎要好得很呢。』

『不相干，你不要瞎疑心，做舞女的人大抵是這樣，她們不論對生張熟魏，都是一視同仁的。』

孫婉仙還不十分相信，可是不等她再開口，那四根變幻莫定的火柱突然熄滅了下去，嵌在橙黃色壁畫上的燈光却悄悄地亮了。同時，音樂台上的樂聲也轉換了一種調子。於是一對對的舞侶，便在那深藍得近乎黑色的神祕的燈光下，臉貼着臉，胸口貼着胸口，互相摟抱着舞蹈起來。魏虛仁得意地舉起酒杯來，和孫婉仙的杯子碰了一下，一壁用有經驗的口吻告訴孫婉仙說：這時候跳的是華爾茲，那音樂台上奏的是有名的「今夜曲」。結局，他把空杯放在桌上，笑吟吟的試探地向孫婉仙問了一聲：

「你可會跳舞嗎？」

孫婉仙搖搖頭，她的心裏非常慚愧，同時更恐魏虛仁因此看輕她，不禁急得臉都紅了。

魏虛仁却只笑了一笑，好像孫婉仙的搖頭早就在他預料中似的，他很快的立起身來，帶着詭譎的笑容說：

「那麼，對不起，請你在這裏坐一會罷，我已有多時不跳舞，很覺得技癢，要少陪了。」

沒有得到孫婉仙回答，魏虛仁便已走到先前和他勾搭的那舞女面前去，只向她點了一下頭，便把一隻手握着她的手，一隻手勾着她的腰，在暗藍的燈光下，紅色光滑的地板上，隨着音樂的節拍舞將起來。孫婉仙很覺得無聊，她放眼看去，舞場裏的一切，一切都是都帶一些奇特的風味，這樣特殊的環境，在她確實還是第一次經驗到。眼前是充滿了奢侈的聲光色，大喇叭，小提琴，薩克斯風，鋼琴，挑逗的，

震盪的，凄頓地打擊在她心上，使得她的胸口突突地發跳。最使她感覺忍耐不住的，還是魏虛仁和那舞女親密的形狀。看着他們兩個身子像要併做一個般在地板上來回盤旋，妒忌便蛇一樣的咬着她的心，她不禁有些懊悔過去不該把光陰浪費在學業上，不在學業以外練習一些別的技藝了。她想：若自己是懂得跳舞的，這時也如那舞女一樣，和魏虛仁陰貼着臉，胸口貼着胸口，則將是何等幸福的事呀！她的周身都發熱起來了，同時也深深的感到，要想抓住魏虛仁的心，使他不致爲別人所搖動，非得暫時擱下自己的學業，去練習跳舞這門功課不可。

音樂停住了，牆壁上的暗藍的燈光隨着熄滅了下去，四根火光變幻莫定的廊柱又重新湧現了出來。許多舞得疲倦了的男女都紛紛回歸自己的座位，微微地喘着氣。魏虛仁隨手檢出兩張粉紅的舞票，叫侍者送去給方才和他同舞的舞女，一壁歎仄地向孫婉仙說道：

『對不起！累你久等了！』

孫婉仙本來很不高興，但經魏虛仁這樣一說，她的臉上便又重新有了笑意。她覺得，魏虛仁到底還是愛她的。於是，她的心也就不像一刻前那樣酸溜溜地難受了。不過她總覺得這裏的空氣對於她是很不適宜的，而且叫一個不懂得跳舞的人枯坐在一旁，看別人盡量地享受跳舞的樂趣，也是一樁苦事。所以，到燈光變成了紅色，音樂台上奏起福克斯的調子時，她便把酒杯中的餘酒一口飲盡，站起身來，不耐地向魏虛仁說：

『我們回去吧！這里很氣悶，我的頭都被音樂震得有些痛了！』

『等一下，讓我試過了這隻福克斯，就和你一同出去。』魏虛仁作了個安慰的手勢，說他好像已把孫婉仙看作在他權力支配下的人物似的，並不十分重視她的意志。

但孫婉仙這次却突然堅決起來了。她撇着嘴，生氣地說：

『你要留在這里就請留下去吧，我要先回去了。』

魏虛仁沒奈何，只得快快樂樂的叫侍者過來，付清了賬，伴着孫婉仙，一同走出舞場去。

在舞場的門口，魏虛仁把脚步立住了。他看了看手錶，錶上的時間還不到七點，不禁皺了皺眉說：『這時候就回去，不是太早了嗎？我們再到什麼地方去呢？』

孫婉仙不作聲，她挽住魏虛仁的手臂，走向人行道上。直到走了好一段路，她才怯生生地低聲向魏虛仁說道：

『我想練習跳舞，你看可好嗎？這里有沒有什麼教授跳舞的學校呢？』

魏虛仁本來因為孫婉仙常常和他鬧别扭，心裏很不高興。這時聽了她這樣說，似乎很出於意外的，把怪她不知趣的心情完全消滅了。連忙滿面堆歡的，沒口子地答道：

『有的，有的，這里附近就有一家中國人辦的跳舞學校，教授非常認真——我想不到你也正在想練習跳舞。實在，跳舞真是——極有趣的玩藝兒呢！我用不着怎樣對你細說，到你學會以後，你就知道

了。」

孫婉仙微笑着，用眼睛瞟了魏虛仁一下，意思好像說：「走吧！不要吹了！」魏虛仁便停住口，伴着孫婉仙，走進一條黑暗的弄堂裏，在第三家門前停下腳來。門外並無什麼特別標識，只有一隻白瓷燈罩，上面標着六個黑色的字：「千方跳舞學校。」

這里似乎是一個不平凡的所在，單說門的布置，就已和別的地方不同。門是「」字形的，三面全是板壁，上面繪滿了色彩和線條，一時辨不出門設在那兒。孫婉仙才向前走了一步，眼光便被迷眩住了。還是魏虛仁熟練，他只把手在左邊的板壁上推了一下，便應手現出一道門來。門裏的情形和舞場內差不了多少，光滑的地板，廊柱，和天花板上垂下來的吊燈，都和舞場裏一模一樣，就只廊柱上沒有變幻莫定的火光，牆壁上也只有素樸的方塊圖案，沒有橙黃色壁畫和嵌在壁畫裏的暗燈。音樂台是標明在右首壁爐上面，但那里並沒有音樂，只有一隻櫥式留聲機斜放在一旁，大概這就是用以代替音樂的了。

一個侍者過來問明了來意，很快的進去報告，不久便走出一個披着長髮打着大領結帶一些西方藝術家風味的人來。魏虛仁像和他熟識似的，一見面，便笑嘻嘻的來了個握手禮，隨即便把孫婉仙想學跳舞的話告訴了他，一壁又向孫婉仙介紹道：

「這位是黎千方先生。」

黎千方很有禮貌的向孫婉仙鞠了一躬，操着純正的國語問孫婉仙道：

『密司孫，想學幾種舞藝？』

孫婉仙雖然已在社交場中出入過了幾次，但對陌生人仍舊免不了靦腆，她並不敢直接向黎千方說話，只是紅着臉，吞吞吐吐的向魏虛仁說：

『我想全都學會，可以辦得到嗎？』

魏虛仁吐了吐舌頭，現出爲難的神氣道：

『這樣恐怕至少須得半年工夫呢！』

『連成只要三個月也就行了。』黎千方在一旁已聽明白了他們的對話，這時便插進來說。

魏虛仁不便再表異議，便走到黎千方身邊去，和他唧唧囁囁的商量了一會。到後黎千方點點頭，似乎表示同意，魏虛仁便從衣袋裏抽出一張十元鈔票來，交給黎千方。黎千方接過了，隨即走近孫婉仙面前問道：

『密司孫，想先學習什麼？』

『還是學習華爾茲罷。』孫婉仙很難爲情地說。實在，她所知道的跳舞的名詞，只有這魏虛仁所告訴她的一個。同時，她也好奇地急於想體驗一下方才那舞女和魏虛仁臉貼着臉胸口貼着胸口時的趣味。

「好！」黎千方說了這一聲，便把天花板上的吊燈熄滅，只讓廊柱上四隻暗暗的燈泡照着光滑的地板，一壁打開那櫥式留聲機，取出一張音樂唱片來放上去。

樂聲開始響了，魏虛仁好像不肯放棄他應得的權利般，信手把春大衣擦在一旁，向黎千方打了個招呼，便過來攙着孫婉仙的腰肢，和她一同試起步來。黎千方站在旁邊，很熱心的指導着孫婉仙怎樣進，怎樣退，怎樣盤旋。孫婉仙還是第一次學習，雖然方才在舞場裏也會默記了許多步法，可是到一下水，便完全忘懷了。加之她又穿着高跟鞋，在這光滑的地板上，幾乎立不住腳，怎麼還能進退盤旋。所以，好幾次都差點兒沒拖着魏虛仁一同跌下地去。她很慚愧，但仍羞紅着臉，小心地學習並記憶步法。這樣，一連舞了三次，魏虛仁見孫婉仙的額上已微微泌出了汗珠，恐她累乏，不願再繼續下去，便和黎千方約好了，明晚再來學習，伴着孫婉仙，一同步出了那門字形的門。

第六章

時間很快的又過去了十天，已經到了四月初旬了。

四月，在有些人眼裏，是被目爲愉快的季節；但在這時的上海，却是非常不安和煩惱和季節。

工潮，學潮，一個緊接着一個，在不安的空氣裏起伏着，每個人的心，都隨着這動盪的時代而跳躍；置身在風潮漩渦裏的人們，更是手忙腳亂的，不個要怎樣才好。

然而不論空氣是怎樣的不安，每個人總都爲他切身的事忙碌着，只有一個人，例外地爲了和自已完全不相關的別人的事來回奔波，把心埋在焦躁憂急中間。這個人，便是孫婉霞。

從葉露玲那裏拿來了一萬元的支票，那天起，她的心就不會有一時安定過，甚至有好幾夜都因爲興奮過度的緣故睡不着覺。在她的貼身衣袋裏，藏得有第一次從大方銀行領出的六百元鈔票，但一連十天工夫，這一捲鈔票依舊安安穩穩的睡在她袋裏，沒機會轉移到工人們手裏去。雖然她每天風雨無阻的總要到工人們的住宅區域去走一趟，不過一來因爲她對工人生活自始至終就是隔

膜的，她不認識一個工人，工人們也沒有一個明瞭她的熱心和好意。二來因為她很小心，不敢把錢隨便交給一個不相識工人，恐怕錢到了他手裏會被她吞沒，不能收到她預期的效果。所以，她每次總是與忿忿的帶了錢來，結局又垂頭喪氣的帶了錢回去。她只希望工人們能有一次露天集合，那她便可把她的一番熱心披瀝在羣衆面前，接受他們的尊敬崇拜了。可是，意外的，工潮已經過去了十天，在這十天裏，不要說露天集合是一次都不會有過，就是三四個人結伴在一起且談且行的也不常見，常見的只是一些單獨的工人和巡捕走狗流氓。前者對於她多半不關心，後者却監視得她厲害，使她幾乎不能有所動作。這對於她，無疑地是個不小的打擊。

不過在這打擊中間，有一件事，使她感覺驚奇的，是工人們的決心和勇氣。從怠工開始到現在，這一段時間說短也不短了，她滿以為這班赤手空拳無錢無勢的工人們，決不是資方的對手，只要時間一久，便不免要屈服下去。所以，她每次掃興地把錢帶回來時，總暗暗有些擔心，惟恐工人們隔了一天，就要因敵不住經濟的壓迫，屈服在資方的苛刻條件下面。誰知事實竟出於她的預料以外，工人們的生活雖然困苦，却都咬緊牙關忍耐，而且在他們臉上，多半帶着樂觀的笑容，好像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他們似的。這種堅決的肯吃苦的形狀，反使她這過分重視金錢力量的人覺得慚愧了。

這一天，天氣很壞，半空中蒙滿了濃霧，氣壓下降得很低，像就要落雨的光景。孫婉霞依着她平常的生活慣例，一醒轉來就披衣起身，匆匆盥洗了一遍，便預備到外面去。不過因為十天來跋涉奔波，高

沒有得到什麼結果，最初的熱情已經完全消失了，所以出去時也不像幾天前那樣高興。正當她將要走出房門的時候，忽然，睡在牀上的孫婉仙含糊不清的叫了聲「小魏」醒轉來了。她看見孫婉霞將要出去的樣子，連忙擁被坐起，向她喊道：

「怎麼，婉霞，你又要出去了嗎？我真不明白，你天天這樣失魂落魄的，到底在忙些什麼？」

孫婉霞本來不想理她姊姊，但見她居然不自量地還想管束她的行動，怒火忍不住從她心裏直冒起來。她不由得停住步，將身靠在門上，狂笑了一聲道：

「是我失落了魂魄嗎？呵！只怕還是你自己呢。真的，我實在不明白，你到底天天在忙些什麼？」

說過了這話，孫婉霞便不再等她姊姊開口，自顧重重的踏着梯級，走下樓去。她心裏又好氣又好笑，她真想不到她姊姊會懂得這般地步，不肯自己反省一下，專門責備他人。但她憤恨她姊姊的感情還不如憐憫她的成分多。她覺得，姊姊是很可憐的，自己一天天的走上墮落的路去而不自覺，還要不滿於別人的行動。不過可憐她也不中用，她的觀念和她相差至少有一世紀，要說服她，使她明白過來，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她不能爲了一個姊姊，而忘却廣大的羣衆。她暗暗下了個決心，必要時斷然的和姊姊分手，這是一些都不值得怎樣顧惜的。

一路思量着，不知不覺已經走到電車站口來了，恰好有一部十二路電車從她身旁經過，她便跳上車，讓車子把她載向楊樹浦去。

天色愈來愈陰黯了，霧把幾個高大建築的屋頂化成了淡紫色，從東北方，一朵烏雲很快的推將上來，頃刻颯起了一陣大風，吹得車中人的衣袂飄飄飛舉。車子剛正從白渡橋上經過，從車窗裏望出去，黃浦江的潮水怒吼着，排山倒海似的洶湧地拍擊着堤岸，一切矗立在江中的外國兵艦商輪，經不起風浪的激盪，都像搖籃似的顛簸着，雨就在這當兒密密集集的落了下來。猛可裏，電光霍的一閃，雷聲就跟着轟隆隆的響起，這是震驚一切蟄伏在地底的昆蟲的春雷。

孫婉霞本來就已喪失了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興趣，這時達到了這場大雨，更連心頭僅有的，一分高興都被澆熄了。幸而車子到達終點的時候，雨已漸漸的小了下來，她才勉強硬着頭皮下了車，踏着溼滑的柏油馬路向前走去。在她的心裏，總以為平常青天白日都不容易找到幫助工人們的機會，現在陰雨連綿，不用說更不會得着好結果了。不料意外地，這天的空氣竟和平時不同，她愈向前走，便愈加覺着周圍空氣的嚴重。到從阜盛紗廠門前經過時，不禁驚了一跳。她看見，一隊全副武裝的巡捕排列在廠門前，還有許多穿便衣的站立在後面，好像在防備工人們搗亂，又好像隨時都預備和工人們挑釁似的。

這嚴重的形勢，使孫婉霞暗暗的爲工人們擔心，她不由得回過頭來，向身旁的工人們望了。奇怪，天在落着雨，從她身旁經過的工人却比晴天還要多，而且儘有四五個結伴在一起行走的，彷彿有心要向廠門前的武裝巡捕顯示他們大無畏的精神一樣。每個工人臉上都有一種堅決的神氣，並且還

似乎有着共同的目標，都急急地往東走，並不回顧一下。孫毓霞被他們無形中所顯出來的一種力量吸引著，不知不覺也跟在他們後面走去。漸漸的，她走到工人們的住宅區域來了。這一帶的房屋多半是草棚，道路非常污穢泥濘，路旁還有不少高高低低大小不同的垃圾堆。在這一片泥地上，已經有上千的工人聚集在那里，吵嚷的聲音比一刻前的暴雷還要響。一個高個兒站在垃圾堆上，紅着眼，不要命的狂呼着。

『兄弟們，小姊妹們，現在大家都要勇敢一些！我們這一次罷工，雖然吃了不少苦，可是已經叫剝皮和他手下的工賊走狗們急得屁滾尿流了。不是嗎？我們一天不上工，他們一天就要損失十幾萬，所以他們拚命想破壞我們的團結，想各個擊破，先騙我們一部分人去上工。我相信諸位是不會上他們當的，不過難保沒有人會因為熬不住，貪圖眼前的小利，私下聽他們的指揮。現在，我要奉勸諸位兄弟們小姊妹們一聲，我們只要肯吃苦募捐，再跟他們硬挺上五天，包他們一齊要發抖，要接受我們的條件。到那時，我們就完全勝利了。』

他的話剛說完，人叢中立刻騰起一陣雷也似的采聲。

『劉大個子說得不錯，咱們這趟算是跟錢剝皮幹上啦！』

『媽噠格戾！那個敢上工，噯家……噯家準要咬死他！』

『第宗辦法阿拉發贊！成只要大家都實梗能介拿點顏色出來撥錢剝皮看看，伊哩再勿答應還』

能那呼？」

看着工人們興奮的形狀，孫婉霞的心不由得也跟着興奮地狂跳起來，她下意識的把手摸了摸懷裏那捲鈔票，覺得總算沒有辜負最初的一片苦心，已經找到幫助工人們的機會了。她正想跳到劉大個子不遠的那個垃圾堆上去，向羣衆披瀝她爲他們奔走的苦心，並把袋裏的鈔票送給他們。忽然，人叢中一陣大亂，幾個尖銳的女人聲音急促地嚷着：

「打死他！咬死他！叫他滾蛋！」

人海裏展開了很大的漩渦，彷彿一顆石子擊上了水面一樣，波紋從中心直擴展到最外面的一圈。劉大個子站在垃圾堆上，把手加在唇邊，大聲的喝問着：

「什麼事？李秀娥，董翠雲，你們那邊發生了什麼了？」

「這裏發現了一個工賊，二號飯桶王玉明，他破壞罷工最厲害！在廠門外面硬拉我們進廠上工的是他，叫流氓暗地裏給我們苦頭吃的也是他，現在他又來騙我們了，要我們不要跟大家在一起，誰先上工，每月就加賞工半成，到端陽另加兩元錢節賞。」一個瘦條子中等姿色的少女指手畫腳的興奮地紅着臉說，她就是李秀娥。

「打死他呀！咬死他呀！」羣衆一片聲喧呼得山響，無數條臂膊同時高舉起來，向他們所認爲工賊的身上毆打下去。孫婉霞被這種高漲的鬥爭情緒驚得不知所措了，她惟恐遭池魚之殃的，慌忙從

人羣中擠出來，遠遠的站在一旁瞧看，不敢走近過去。

猛可裏一聲吶喊，十來個短衣窄袖的流氓，從工人們後面直衝進來，每人手裏都執着一截粗毛竹片，沒頭沒腦的向工人們亂打。於是，騷擾擴大了，竹片打擊在皮肉上的劈拍聲，呼號聲，咒罵聲，憤怒聲，連忙掙脫了被抓住的手臂，從和流氓格鬥的工人們袴襠下鑽出來，向廠門那邊便逃。工人們却都沒有顧到他，他們周身的血液都被憤怒的火焰燒熱了，彷彿那些流氓便是他們怨毒所積的對象，般，不住用手，用腳，用牙齒，去和他們手裏的竹片對抗。終於，流氓們因為人數過少，不是工人們一對手，在一場混鬥過後，有的被打倒在地，有的手裏的毛竹片被奪了，抱着頭沒命奔逃。工人們有一部分不捨，緊跟着追趕下去，大多數則因集會還沒有結果，不肯就散。可是，站在垃圾堆上的劉大個子，却紅着眼，拚命揮舞着臂膊道：

「兄弟們，小姊妹們，我們不能再忍耐了！大家想想看：我們作了這多年工，沒有得到什麼好處，現在我們剛從××兵的炮火下逃出命來，偏偏米又貴了。論理，他們要是還有一些兒人心，總該加給我們米貼才對。可是他們不但不給米貼，還要扣工錢，還要叫出流氓來打我們，我們還跟他們講什麼情面？！大家一同去把廠搗一個稀爛去！」

工人們瞭然的應了一聲，佔工人中大部分的女工尤其興奮得厲害。罷工以來半飢半飽的生活，

煽起了他們強烈的怒火，他們幾乎誰都這樣覺着，惟有把廠搗毀，才能消他們胸頭的一口惡氣。於是，在一聲撕裂人心的號叫以後，大家便都摩拳擦掌的火雜雜地奔向廠那邊去，聲勢的浩大，就像方才黃浦江裏洶湧地撲擊着堤岸的怒潮一樣。

孫婉霞心裏本來充滿了希望，以為這次一定可以達到她幫助工人們的目的了，誰知工人們竟完全忽視了她，沒有人注意到旁邊還有她這樣一個人存在，這時更連僅有的表白機會都失去了。她非常失望，但也無法想，只好快快地跟在工人們後面，走向廠門前去。

廠門前的形勢較一刻前還要嚴重，巡捕手裏的槍枝都平放下來，槍口正對着那些工人們。工人們却並不畏縮，而且似乎更因這舉動引起了憤怒，每個人都紅着眼，帶着想撲奔上去的神情。孫婉霞站在一旁，留神向廠門前瞻望。她看見，廠門前多了一個穿長袍馬褂的人，正鉄青着脸，喝令那些巡捕開槍，旁邊却有一個年青人，在苦勸着他。這樣相持了約有一頓飯工夫，還是工人們忍耐不住了，發一聲喊，潮水似的直搶到廠門前去。但不等他們衝近，防護在廠門前的巡捕，已先開起朝天槍來。

「砰砰——」

聽見了槍聲，男工們仍舊不要命的往前衝，女工們則似乎有些胆怯，逡巡地不敢再前進了。廠裏本以女工居多，這一來，聲勢便驟然顯得單薄起來。在前面的男工失了後盾，也不敢再往前衝。恰好時候已到了正午，許多工人都急於要解決在斷炊狀態下的糧食問題，紛紛自動的散了開去。於是一場

轟轟烈烈的集會，到後便無聲無臭的煙消火滅了。

二

孫婉霞的情緒，被那些工人們深深的激動着，幾乎完全忘懷了她自己。直到工人們都散開去了，她才突然感覺一陣寒冷，看身上時，不禁失聲叫了一聲：『啊！』原來身上的衣服已被雨打得透濕了。她再回過頭去看工人，工人們三三兩兩的冒雨走着，身上也和她一樣濕，但他們却好像不知道似的，只是大踏步向前走。看着他們那堅決的模樣，孫婉霞反有些慚愧起來，她只好努力克服着她的感情，不把雨放在心上的，繼續在廠門前徘徊着。

可是徘徊了一會，她又有些躊躇了，到底怎樣消磨這以後的時間呢？好機會既已錯過，儘使在雨裏也不是辦法，總應該有一個地方可去，但在這里，又並沒有什麼可容她駐足的地方。她要想回家去，又有些不甘心，並且還恐下午工人們會再來一個集會。想來想去，始終想不出什麼好計較。猛可裏，一個人影在她的眼前一閃，瘦條子，中等姿色，正是方才在衆人面前指點出工賊來的女工李秀娥。這時，她正和另一個女工挽臂走着，一壁唧唧噥噥的說着話。她說話的聲音雖然低，可是送到孫婉霞耳鼓裏來却很清楚。

『快走！他們還在等我們的消息呢！』

孫婉霞不知道這所謂他們是誰，更不知道她們將要走向那里去，但她却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從

李秀娥指點出工賊的陰謀那時起，她就開始注意她了。她相信她一定是在工人中有相當地位的人物，並且一定很可靠。她雖不能在大多數工人面前表白她幫助他們的苦心，但能找着一個可靠的人，把錢交給她，由她分配到每個工人手裏，也是一樣的。於是，她便緊釘在她們後面走去。

李秀娥却沒有注意到後面有人釘梢，她仍舊和那女工且談且走，那女工正在這麼說着。

「真想不到！像趙金妹這樣的人，竟也會幫助錢剝皮，和我們作對起來！她自己不也是一個女工嗎？俗話說得好：『打折胳膊望裏彎！』她怎麼反朝外彎呢？」

「哼！趙金妹她怎麼可以和我們比？不錯，她也是一個女工，不過你要曉得，她在廠裏拿一元工錢一天，地位身分都比我們高，自然就和我們不同了。像她這樣的人，只配作工賊，幫助錢剝皮偵探我們的舉動，並且在暗中破壞我們的團結，妄想她和我們在一起，那可是做夢！你以為她能夠丟掉一元錢一天的好收入，來幫助我們嗎？」李秀娥握拳透爪的，氣憤憤地說。

那女工偶然一回頭，看見了孫婉霞，連忙向李秀娥嘮嘮嘴。李秀娥回過頭來，望了一眼，便閉上嘴，不再說話了，腳下却較前走得快捷起來。

孫婉霞也知道她們是在避着她，但她却並不放在心上，熱情使她忘懷了人與人間的隔膜，她只想走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好把她想幫助工人們的意思告訴李秀娥，並把袋裏的錢交給他。

可是，正當她跟着她們，走到僻靜的地方，還沒有上前去對她們說話的時候，李秀娥又回過頭來，

向她望了一望，看見她還釘在她們後面，忽然直衝到她面前來，惡狠狠的說道：

「你爲什麼老釘在我們後面？你想怎麼樣？」

「我……我……」孫婉霞不知不覺的變口吃了。她有滿肚皮的話要說，却被李秀娥那模樣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她真想不到她懷着幫助工人們的願望而來，却會被工人們誤會她含有什麼惡意，事實使她無論如何不能不辯白幾句。她剛定下心，想開口說話，但李秀娥不等她開口，便把手用力在她身上一推。她一個立脚不穩，止不住一交跌倒，在泥地裏。到她從地上爬起來時，兩個女工已跑得影蹤都不見了。

雖然受到這樣大的挫折，孫婉霞却並不發怒。她只是笑笑。她會被工人們誤解到這般地步，也笑她竟成了一個事實上的「唐吉訶德」。但她仍舊毫不灰心，她相信，總有一個時候，工人們會完全了解她的。到那時，她精神上的愉快，將不是現在受挫折的時期所能想像得到。所以，她只把手拂了拂身上的泥土，毫不當一回事的，笑着回身走向廠門前來。

廠門前的形勢已不像早先那樣嚴肅，雖然仍舊有巡捕在防守着，不過空氣已平靜得多了。路上工人已不多見，只不時有流氓模樣的人往來，經過她身邊時，總要目光灼灼的注視她一下，這使她想到一刻前的那場武劇，不禁有些慄慄危懼。她正想搭車回家去，等下午再來找機會，忽然有一個穿着便衣相貌兇惡的人攔住了她去路，操着本地口音，厲聲向她詰問道：

「儂是哈人勒浪此地鬼頭鬼腦來跑去作哈？」

孫婉霞怔了一怔，她一生中幾乎從未受人這樣無禮貌的盤詰過，憤怒使她羞慚沒法失口說出「你管我」來。幸虧轉念一想，不要這人便是包打聽便衣偵探一類，這却是惹惱他不得的。她勉強抑止着怒氣，反而帶笑說：

「你認錯人了，我還是第一次走過這里，怎麼說我跑來跑去的？」

「哼！儂甞想瞞我！我留心仔儂好半日格哉！早一厄厄辰光，儂勒浪許多工人旁邊，鬼頭鬼腦格，阿是阿拉看儂交關勿是好路道！儂甞想當仔我侬阿木林，有哈格閒話，到行裏向話去。」

孫婉霞的心卜卜一陣亂跳，看着那人的一隻粗毛手將要迫近她胸前來，覺得這回牢獄之災一定是免不掉了。她並不怕坐牢，不過在什麼結果都沒有得到以前，自己先坐起牢來，這却也是她所不願的，她不能不想一個脫身的方法。恰好一眼看見了衣服上的泥土，不禁急中生智，便指點着向那人說道：

「你不要誤會，我方才站在旁邊看看是有的，却並不和他們有什麼關係。要不然，也不會給他們推跌在泥地裏了。」

那人看了看孫婉霞的衣服，似乎有幾分相信了，便揮一揮手說道：

「阿拉甞弄勿靈消許多，不過看儂格路道好像有點勿對，第趟算放仔儂格生，儂自家識相點，莫

再勸浪此地跑來跑去。下次要再格能介碰見仔儂末，阿拉搭儂處末話講，只好請佢行裏向去。」

孫婉霞忍着一肚皮氣，頭也不回的朝前走。天色在她眼裏似乎更較前陰黯了。這一個打探實是在來得很突然的，她果然能聽了那人的恐嚇，從此不再到這地方來嗎！這決不可能！至少在她沒有得到切實的結果以前，她不能這樣。不過要再來罷，又恐安全發生問題。她非常苦悶。現在展開在她眼前的路線，已不僅是資助工人們，而且需要解決工潮了，否則她一定會在還沒有達到資助工人們的目的以前，先給別人關進牢裏去。可是，解決工潮，談何容易！這樣一個大題目，決不是輕易可以着手的。她不禁想起杜季真來了，雖然明知他在工會裏的地位也很低微，未必會有多大力量，但覺得也許可以從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明瞭他們的工會對這場工潮抱什麼態度，爲什麼遷延了這多天還不設法解決。於是，她便稍稍帶幾分不願意的心情，喊了一部黃包車，坐到杜季真那邊去。

車子拉到杜季真那工會門口，孫婉霞很快的跳下車來，搖搖頭，昂然的走進裏面去。許多坐在門房裏的工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注視着她，她也不作理會，只是像找人出氣般，到處尋找着杜季真。最後終於在一張寫字檯上被她發見了，她便略帶幾分輕蔑的神情，笑着向他招呼了一聲。

杜季真猛然抬起頭來，看見了孫婉霞，像有些出於意外般，連忙立起身，沙着嗓子，急促地說：

「哦！密司孫，想不到你會到這里來！真是……真是……啊！請坐！請坐！」

口裏說着「請坐！」可是在他旁邊，並沒有第二把可供客坐的椅子，他不禁微微感到一些窘意。

孫婉霞却滿不在乎的笑了一笑，她幾乎完全沒有留意到堂中其他的人們，只是把眼光仰視着天花板說：

「這裏可有比較清靜的地方嗎？我有一些重要的話想和你說。」

「有有！」杜季真沒口子的答應着，順手拉開抽斗，把桌上的文件都掃了進去，這才引着孫婉霞，走向會客室裏來。

孫婉霞剛一坐定身子，便來不及的向杜季真問：

「早盛紗廠的事情現在怎樣了？可有解決的希望嗎？」

杜季真的眉尖皺起來了，他頹然的搖搖頭說：

「解決的希望似乎還沒有，因為勞資兩方都非常強硬。不過近來資方所受的損失太大態度好像有些軟化了。」

「現在你們這裡經管這場工潮的人是誰呢？你可有法子督促他和資方商量，早日把事情解決嗎？」

杜季真搖搖頭，微啣了一聲，他用帶感情的口氣向孫婉霞說：

「密司孫，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你以為這里的人都和我一樣，可以隨便使他們幫助工人的嗎？不瞞你說，我在這里還要算是衆濁獨清蒙辭獨醒的呢！近來我真感覺不能再在這里留下去了，我

決定就在日內提出辭呈，向當局正式辭職。」

「辭職，你難道不怕你的家庭會隨着你的辭職沉落下去，陷入無辦法的境地嗎？」孫婉霞暫時擱下工人們的事，關懷起杜季真的個人生活來了。

「現在已經不怕，因為我的大哥新近在海關上找着了個位置，以後我肩上了所負的重担，可以轉移給他去承負了。」

「那你辭職以後，又預備作什麼打算呢？」

「我想！」杜季真的臉有些紅了，他囁囁地說：「我想到口口去，加入××軍，和××帝國主義決一死戰！」

「那也好，只要你有決心，這工作至少比你現在所從事的要有意義得多。」孫婉霞把手掩在口上，打了個呵欠說。她望了外面那灰色的院落一眼，臉色突然陰鬱了起來。她苦悶地，幾乎像是自語般，喃喃地說道：「難道阜盛紗廠方面的事，就一無辦法，只好聽憑工人們永遠這樣和資方挺下去了嗎？」

「辦法是有一個的！」杜季真不大在意的說，但他這話却使孫婉霞的精神着實振作了一下。「本來去年年底，這紗廠就已陷入了周轉不靈無法維持的地步，後來不知怎樣，這紗廠的主人錢柏良竟結識了葉常青這戶頭，靠着他的力量，居然重新開起工來。就是這次工潮的發生，說不定也是葉常

青的主動。所以現在只要有人能說服葉常青，使他自動對工人們讓步，便不愁錢柏良不即日開工了。

『你爲什麼不早說？』孫婉霞的眉毛接連撥動了兩下，她想到她和葉家父女倆的關係，希望的苗不禁從她心裏潛滋暗長起來。現在她的煩惱完全消失了，和一刻前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她興奮地立起身，向杜季真揚了揚手，很快的跑到院外去說：『我現在就去找他去，一定要把他說服過來。』
沒有等杜季真再開口，她已經跑出門去了，快捷得就像一陣旋風一樣。剩下杜季真獨自一人呆立在會客室門口，癡癡的發怔。

三

外面雨仍沒有住，不過已經變成細細的牛毛雨了。風颳得很大，天色灰暗得像鉛一樣，非常愁慘。孫婉霞挺然的在雨中走着，讓絲絲雨脚打濕她的頭髮，她的衣服。路上車子很多，但她却像走進無物之陣似的，絲毫不作理會。有好幾次，直到車子臨近她身邊時，她才猛然驚醒過來，本能地跳避開去。她差不多把她自己完全忘懷了，充滿在她心裏的意念，只是怎樣去說服葉常青，解救在何縣中的工人們。她覺得這事情是很有把握的，於是愉快便使她完全無視了身外的一切，她開始與匆匆的推開大方銀行的門，走到問訊處去，向裏面的一個職員詢問着：

『你們的總經理可在行裏嗎？』

那職員用驚奇的眼光，在孫婉霞被雨打得透濕的全身上下打量着，過了好一會，才冷然的點一點頭。

孫婉霞便不再說什麼，她很快的旋轉身來，走向經理室去。剛走到裝有一方厚玻璃的經理室門前，便聽見葉常青那高亢的聲音，在裏面大聲的和人說着話。

「我早就料到事情不會有好結果的，現在的工人不比從前了，經驗叫他們學會了吃苦，十天八天的餓肚皮，在他們根本不當一會事，所以我當時就怕你會把事情弄糟。誰知果然不出我所料，這都是你操之過急的緣故。現在可怎麼辦？他們一天不上工不打緊，我們一天却要損失十幾萬。照這樣下去，我們什麼利潤都得不到，還要賠上開銷。要是日子一久，機器不加油，生起鏽來，損失可更大了！」

「這都是兄弟不會辦事，總要請葉常翁原諒。現在說不得，只好自認晦氣，答應那夥殺胚的要求了！」一個蒼老的聲音，誠惶誠恐地說。

「這個暫且慢談，最好你先去把工會裏的那個姓朱的常委請來，讓我和他談談，看有沒有什麼有利於我們的辦法再說。總之，我們雖然可以讓步，不過也要有一個限度，不能完全答應他們的。」

室內的空氣暫時沉寂了，孫婉霞雖然不會聽清楚談話的全部，但從葉常青的話裏，她却隱約聽出罷工對他的損失，和他想讓步的心思了。她不禁得意地輕輕把手指在門上叩了兩下。

「Come in」葉常青那始帶一些命令意味的聲音，在裏面這樣響了。

孫婉霞輕輕把門推開，把她帶濕的破皮鞋，踏進那陳設華麗的經理室裏去。室裏對坐着兩個人，一個她認識是葉常青，另一個穿着長袍馬褂的，正是方才在阜盛紗廠門前囑令巡捕開槍的人。她雖不認識他，但估量起來，知道他一定就是杜季真口裏所說的錢柏良。她不禁微笑了，同時也暗暗感覺肩上所負使命的重大。

葉常青却像有些出於意外的，詫異得直立起來了。

「怎麼密司孫，竟到這里來了？有什麼事見教？」

一壁說，一壁他連忙把自己坐的椅子讓出來，給孫婉霞坐。

錢柏良見葉常青另外有客，覺得不便再坐，等孫婉霞坐定了，便起身告辭。臨出門的時候，他又回過頭來，低聲向葉常青說：

「下午我就叫工會裏那姓朱的常委過來，請葉常翁和他接洽，想一個有利的辦法。這次沒料到會把事情弄糟，兄弟算覺得十二萬分對葉常翁不起，總要請葉常翁海涵，等工潮解決以後，兄弟一定會把事情弄糟，把罷工期內所受的損失一齊撈回來。」

葉常青咬了咬嘴唇，把拳頭在空氣裏擊了一下說：

「不過工會裏那種維持門面討好工人的舉動我也不贊成。我以為這次讓步，至多只能做到維持原有工時工資為最高限度，米貼是斷斷不能答應的，就是工會裏想用特別獎來代替米貼的主張

也不能答應，下午你最好也來一趟，我們可以三方面共同商量一下。」

錢柏良諸語連聲的答應着，把屁股躬出門去了。

孫婉霞坐在椅上，聽着他們對話，忽然覺得她這趟跑來是多餘的事了。他們不是已在預備對工人們讓步，解決工潮了嗎？那麼又何必由她來多一番詞費呢？不過同時她又覺得，她到這里來也不是完全無用的，因為看葉常青的樣子，並沒有誠意想解決工潮，不過因為所受的損失太大，不敢再和工人們硬挺下去罷了。只要看他不肯答應加給工人們米貼便可知道。照他這辦法，工人們一定不會接受，工潮仍舊沒有解決可能的。她不妨趁這機會恐嚇他一下，使他完全屈服在工人們的條件面前。主意想定，恰好葉常青也已回過身來，到錢柏良方才坐的椅上坐下，她便含笑向他說道：

「我今天到這里來，是要和老伯商量一件事體。」

葉常青把他銳利的眼光看了看孫婉霞，好像直覺着她來意似的，便帶幾分試探意味的問道：

「密司孫莫非經濟上發生了什麼困難嗎？那不妨需要多少價目，只管對我直說好了。我對密司孫艱苦求學的精神，是非常敬佩的，就是憑小女和密司孫的交情上說，我也該得盡一些棉力。」

孫婉霞知道葉常青誤會了，而且誤會得非常可笑，連忙正色說道：

「我今天要和老伯商量的，並不是我個人的生活問題，而是幾千人的生活問題。」

「幾千人的生活問題！」葉常青不禁有些錯愕了：「那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呢？」

孫婉霞反不急於開口，她像和葉常青鬥智似的，微笑着把出店送上的茶啜了幾口，這才把她大而黑的眼珠凝視着葉常青，緩緩的說道：

「聽說早盛紗廠從今年起，也在老伯的金融勢力支配下了，真正可賀！不過工潮遲延了這多天還沒有解決，不知道對於老伯的事業方面，可有什麼影響嗎？」

葉常青迷惑地望着孫婉霞，像在探索她說這話到底是什麼用意。可是堆積在他心頭的宿憤，卻突破了那一層懷疑的薄膜，爆發起來了。他不由得現着猙獰的容色，恨恨的說道：

「那班東西真可惡！也不想現在這不景氣的年頭，又是大戰以後，做生意何等爲難，還要加米貼，鬧風潮！依着我的性子，真恨不得把他們一律開除，另外招新工來替手。」

孫婉霞却絲毫聲色都不動，她很明白葉常青說話時的心理，她只是從容不迫地問：

「那麼，老伯的意思，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葉常青臉上懷疑的神氣逐漸濃厚了，他且不再答孫婉霞的問話，反而向她問道：

「我還沒有請敬密司孫的來意呢！密司孫剛才說爲了幾千人的生活問題而來，莫不是就爲了這樁事嗎？」

「正是！」孫婉霞微笑着，用清朗的語音說：「我和工人們並沒有什麼關係，就是對於這次工潮的內幕，也不十分熟悉。不過爲了人道和良心，眼看着工人們的生活怎樣困苦，實在於心有所不忍，所

以特地來勸告老伯一聲，最好早一些把工潮解決，好讓剛從炮火下面喘過氣來的工人們，也過一些比較安定的生活。」

「嘿！葉常青不由得接連冷笑了兩聲說：『想不到密司孫的心腸會這樣軟，不過我以為密司孫還是不要過問的好，這班東西是可憐不足惜的！』」

「老伯這話錯了，每個人都要生活，如若生活無法維持，當然不免要鬧起來，怎麼說他們可憐不足惜？老伯可憐不會親眼去看一看工人們的生活情形，要是曾經看到的話，那一定可以明白工人們要求在原有工資以外，加給米貼，是怎樣合理的事了。」

葉常青搖搖頭，臉上充分透露着不以為然的神氣，他把他肥滿的背部全靠在椅子上，冷然的瞪着孫婉霞，嘴角掛着分輕蔑的微笑，意思好像說：『我勸你還是少發些傻罷！這種大事是用不着你們女孩兒家來過問的，你最要緊的事是去找一個丈夫，好好的伴着他過一生，這才是你們做女人的本分。』

孫婉霞也已經看出葉常青神色間所帶的輕薄意味，不禁有些動怒起來，但她仍舊竭力忍耐着。她紅着臉，走到葉常青身邊去，把手按住了他擱在椅子上的手說：

「老伯，我希望你拿出些良心來！你自己的生活已經够舒適的了，何苦還要剝削別人的低下生活呢！」

葉常青似乎不願意再和孫婉霞糾纏了，他皺着眉，看了看腕上的手錶，隨手把懸在空中的電鈴機紐撇了一下。

一個穿着制服的出店走了進來，嚴肅而又機械地垂手立着，等候葉常青的吩咐。

『現在幾點鐘了？』

『十點四十分！』

葉常青揮手叫那出店退去，便立起身來，很勉強的笑着向孫婉霞說：

『密司孫，真對不起！我還有點小事，恕不能奉陪你多談了！』

孫婉霞氣得臉都變了顏色，她仰望着天空，接連冷笑了兩聲說：

『老伯，請不要在真人面前說假話，剛才你們的談話我都已聽見了。你不是正在預備對工人們讓步，解決工潮嗎？那麼，何必跟我要這些過門呢？我現在直截爽快的和老伯說一句：我的來意不但是要老伯維持工人們原有的工時工資，而且要老伯答應工人們的要求，加給米貼，把工潮解決。老伯如若願意，那當然再好也沒有；就是不願意，也不要緊，我自然有法子會對付老伯的。』

葉常青怔了一怔，他好奇地看着孫婉霞。現在，他已不再討厭她的糾纏了，他覺得她非常有趣，尤其是那種像小孩子和大人鬥氣的形狀，是在他女兒露玲身上所找不到的。他很想逗着她玩一下，藉此調劑他在事業方面所感到的枯燥和疲勞。於是，他便重新坐進椅子裏去，嘲諷地問孫婉霞道：



作 渣 沃

「密司孫到底預備用什麼法子來對付我？我可不可以先對我說一下也好？讓我見識見識！」
 孫婉霞送了送牙齒，走到窗口去，望着外面連綿不斷的春雨。猛的她回過身來，目光炯炯的微笑着：

「法子多得很呢！老伯如若不怕厭煩，我也不妨公開一兩件給老伯聽聽。那就是用金錢幫助人們的生活，讓他們可以永久和老伯對抗下去，一直到老伯答應加給他們米貼為止。」

「哈哈！」葉常青不禁狂笑了。他鄙夷地搖着頭說：「如若不因爲密司孫是熟人，我簡直要密司孫是犯了神經病了。廠裏的工人多雖不多，但也有二千名左右。二千名工人，每人的工資平均五六角一天，就是打對折，每天也非得有六百元不辦。密司孫的家境怎樣我雖不大明白，不過每天幫助工人們六百元生活費，我却不相信密司孫會有這種力量！」

「不錯，我確實沒有這種力量！」孫婉霞神色自若的說：「可是如若我交上了有錢的朋友，那就得別論了。不瞞老伯說，我所以有幫助工人們生活費的把握，還全靠了和老伯有密切關係的露玲姊的力量呢。」

「啊！」葉常青不禁驚呼起來了，他忙不迭的問孫婉霞道：「你這話是真的還是假的？」

「自然是真的，我怎麼敢在老伯面前說謊！老伯新近不是給了露玲姊一萬元的支票簿嗎？對不起這本支票簿現在已經到了我手裏，預備把來作接濟工人們的生活費了。」

葉常青凸出了眼珠，突然他像怒獅一樣的把桌上的電話機擁到懷裏，可是隨即他便想到了什麼似的，又把耳機掛上了，滿不在乎的微笑着說：

『沒有什麼好在這本支票簿是我們行裏的，我只要開照付款部一聲，叫他們止付就是了！』

孫婉霞沒防到葉常青會來一下反攻，而且反攻的戰略又這樣厲害，不愧是一位心狠手辣的老練的銀行家。在他這着厲害的殺手棋下面，她差不多要全功盡棄了。但她却不能聽憑自己這樣大敗虧輸，不謀一下補救的辦法。現在，只要她也能向葉常青反攻一下，就可以免除工人們多過幾天苦鬥生活。不過這反攻的戰略却很費躊躇，她皺了皺眉頭，忽然靈機一動，覺得最好還是用空城計。於是，她便有意裝得非常鎮定的說：

『老伯實在精明，不過太把別人看成傻子了。天下那有這樣的傻瓜，拿到了一萬元的支票簿，從事一種冒險事業，却不一次把款提盡，等候別人來截留的道理！』

葉常青把他銳利的眼光在孫婉霞臉上探索了好半晌，到後似乎完全相信了她的話，不禁像一隻鬥敗公雞般，緩緩立起身來，把手加在她肩上，苦笑着說：

『密司孫，你真厲害！我一生遇見的敵手也多了，却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精明能幹的人！像現在決定聽從你的話，加給工人們米貼。雖然每月要多支出三四千九錢，不過結識上你這樣一個大丈夫，也是值得的！』

孫婉霞愉快地笑了，她的臉上充滿了光輝，她在欣幸她這意外的勝利。不過同時她也對葉常青那種冠冕堂皇的話暗暗抱着反感。她很明白他的心理，他那里有什麼誠意想結識她，不過因為有一萬元錢在她手裏，怕她真的接濟起工人來，要使他紗廠的前途更加糜爛不可收拾罷了。所以，她只接連冷笑了兩聲說：

『老伯有錢，我以為還是用些在改進工人生活上，這比較空口說什麼結識我，要好得多了！』說過了這話，她便不再待葉常青開口，鞠了一躬，緩緩的退出經理室去。將要退近門前的時候，忽然記起一件事來，忙向葉常青說道：

『還有罷工期內的工資，也要請老伯照給的。』

葉常青皺了皺眉頭，似乎恨不得把孫婉霞一口吞將下去。但到後覺得孫婉霞並非這案中的要角，和她爭閒氣也沒有用，便獐笑了一聲，點點頭。這形狀，使孫婉霞很滿足。於是，她便得意地笑着，退出門去了。

四

外面地上溼滑得像塗了油一樣，滿眼都是雨傘和車篷，遮斷了人們的視線。孫婉霞興奮地冒着雨，在人和車中間穿過着，這樣走了好一段路，才猛然覺醒過來，喘着氣，把手攥了攥被雨打濕的頭髮。現在，事情已經圓滿解決，可是不知怎樣，她的心頭却感到一種異乎尋常的空虛。她想不出以後該作

些什麼事，何處是她的出路。她本來不難去找一些別的工潮來，盡她的力量幫助解決，可是她灰心了。她知道工人們一定不會相信她單獨的個人行動的，而資方也決不會恰巧是葉常青那樣的熟人，可以憑着情誼說話。她淒然的望着空中迷濛的細雨，望着在雨中來往的行人和車子，到後覺得還是回家去，等吃過了飯再去訪葉露玲，把那本支票簿還她，順便可以向她宣洩一下心頭的苦悶。於是，她便離開了那金融集中地的鬧市，跨上了一部載她回馬霍路去的一路電車。

車中的乘客很少，孫婉霞獨自佔了一個空曠的座位，望着蒙滿了雨點和水蒸氣的車窗，她的心不禁又是淒楚地一跳。她覺得她的前途也和這車窗一樣，除了斑斑點點模糊一片以外，更沒有什麼。在這短短的半天裏面，她算是獲得了一生中無上的勝利，可是同時她也經歷了一生中最大的失敗。她是太信任個人的力量了。誠然，個人的力量有時偶然也會發生一些作用，不過這作用畢竟是偶然的，事實所昭示給她看的却是個人的絕對無力，和個人行動的為羣衆所看不起。她已經深深的覺悟到了這一層，要想轉換一下方向，但生活環境所造成的英雄思想，一時却不易從她腦海裏清除。也就爲了這，她才感到異樣的難受和苦悶。

車子就在她的想念中間開到了馬霍路口，孫婉霞懶洋洋的走下車來，剛跨進她所住的那條弄堂，劈面就遇見了家裏的傭婦。那傭婦用好奇的眼光望着她，半晌，才遲疑地問她道：

「二小姐，阿會吃過飯？」

孫婉霞搖搖頭，看着那慵慵的模樣，她知道她姊姊一定已用過飯了，但她也不放在心上，自顧低頭往屋裏走。屋裏仍和她未出門前一律，充滿了低氣壓，樓上面，氣壓尤其低得厲害。她姊姊已經用過了飯，但仍舊橫躺在牀上，蓋着一條薄棉被，陰朝帳外的看紅樓夢，偶然一抬頭，見了孫婉霞那狼狽的形狀，不禁坐起身來，用憐憫和責備的口氣說：

「婉霞，這樣的雨天，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看看你身上給雨淋到這樣，不要染上了寒氣，回頭又生起病來。」

孫婉霞一語不發的坐到寫字檯前去，用鑰匙開了檯上屬於她私人的抽斗，取出那本支票簿來。她很小心地避着她姊姊的眼光，可是孫婉仙已走到檯旁來了。她只一眼瞥見了那粉紅色的封面紙，便不禁詫異地問：

「婉霞，這是什麼？給我看看。」

「沒什麼，一本募捐冊，難民收容所裏的。」孫婉霞巧妙地掩飾着，很敏捷的把支票簿藏進懷裏去，抬起頭來凝視着她姊姊。現在，她和姊姊兩人間，簡直沒有話可說了，她並且有些討厭她那蒼白的面頰，那弱柳似的身段，這些都是前一代女性的典型，被男權社會磨折的痕跡，在她身上，找不到絲毫熱情和溫暖，對着她的面，只使人感到一股難受的冷氣。她不願再留在房裏，和她作無意識的相對了，便重重推開椅子，下樓去，胡亂吃了兩碗用開水泡的冷飯，繼續出門去訪葉露玲。

葉露玲却正很閒適的躺在她客廳裏的沙發上，聽着無線電收音機裏播送出來的音樂。她閉着眼睛，下巴不住在胸前點着，彷彿全心神都被音樂陶醉了一樣。孫婉霞暗暗對她這形狀抱着反感，她覺得她到底是一位有錢的小姐，只知道享樂自己，對於大多數人的困苦顛連的生活，差不多連作夢也沒有想到過。她勉強走近她身邊去，輕輕在她肩上拍了一下說：

「露玲，起來，我有話和你說。」

葉露玲吃了一驚，睜開眼來，見是孫婉霞，不禁笑容滿面的立起身來，用力握了握她的手。隨即過去把收音機關上了，和孫婉霞一同坐到沙發上去說：

「婉霞，我正在這裏想念你呢！這樣的雨天，既不能出去，又沒有人來看我，真叫我難受死了！我只好在家裏開着無線電解悶。難得你有冒雨跑來，我真感謝你現在我們可以暢談一會子了。」

孫婉霞無言地看着葉露玲，忽然心頭又感覺一陣淒涼。她覺得，在她周圍的人，不論那一個，生命都是歡樂的，有光輝的，她們有的可以藉意中人來慰安精神，有的可以借身外物來娛樂自己，只有她的生命，却黯澹而沒有光輝，甚至連一條可走的路都沒有。想到灰心處，她不禁低下頭，浩然長歎了一聲：

「怎麼婉霞，你有什麼不快活嗎？」葉露玲詫異地問，一壁把她溫暖的掌心，緊握着孫婉霞冷冰冰的手，帶着親切摯愛的神氣望着她。

孫婉霞搖搖頭，但她却被葉露玲的神情感動了，她暫時按下心頭的苦悶，強笑着向葉露玲說：

「露玲，你也該尋一些事做才好。我已經決定不進學校，你却再過兩個月就要畢業了。到底畢業後作什麼打算呢？」

「做事！我有什麼事可做？」葉露玲微笑了：「這社會根本就沒有代我們女人預備做的事，你難道要我去做花瓶嗎？」

孫婉霞悵然了，的確，這社會預備給女人做的事是怎樣少，就是她這想不到社會上去做事的人，也鄙感覺着。雖然照葉露玲的家世，她就一輩子不做事也不要緊，然而想到大多數剛從學校裏出來，便被殘酷的現實迫回家庭裏去的娜拉身上，却不由她不低徊欲絕。她祇得嘆息地說：

「那麼，你就只好做小姐，做少奶奶，聽無線電的，過這一輩子了！」

「這可還不至於！」葉露玲的神色忽然變得非常得意起來，一道光線閃過她的面部，她開始興奮地說：「我現在只希望再有戰事發生，我可以到前線去做戰地看護。」

孫婉霞不禁輕蔑地笑了，她覺得葉露玲的性格始終是一致的，那便是喜歡冒險，却並沒有進取的精神，這正是一般有錢而不浪漫的女性的類型。不過這時她却不能嗤笑她，因為她自己連這樣冒險的出路都沒有。她只好點着頭說：

「那也好，我祝福你會碰到這樣一個好機會。」

葉露玲不知道這原是孫婉霞隨口敷衍她的話，還當她在贊許她這樣做，不禁高興得跳將起來，一把撲住孫婉霞的頸子，吃吃的笑着說：

「婉霞，你也同意我這樣做嗎？假如將來真有這種機會時，你肯不肯和我在一起呢？」

孫婉霞不能再忍受葉露玲那愚蠢的糾纏了，她冷然的把她推開，從身邊取出支票簿和六百元鈔票來說：

「露玲，不要再多說空話了，這里的東西還你。」

葉露玲略略帶一些吃驚的神氣接將過來，點了點數目，不禁失聲說道：

「怎麼？婉霞，你一錢都沒有用嗎？」

「是的，沒有用。」孫婉霞向空中吐了口氣說。她想到十多天來白辛苦了一場，她的一番好意，恐怕工人們一直到現在還不知道，臉上不禁現出一絲苦笑。

「那麼，你從前又爲什麼問我要呢？娶了去是預備做什麼用的？」

孫婉霞望了望葉露玲，雖然覺得告訴她也不告訴一樣，不過這生命中的一場卓異的經歷，却又不願任牠埋沒在心裏。既然工人們都不了解她，那她就在葉露玲面前說說也是好的。於是，她便原本本的對葉露玲說將起來。從她起意想幫助工人們，到她這里來要支票簿時起，一直說到在大方銀行裏說服葉常青，使他自願加給工人們米貼爲止。葉露玲興趣盎然的聽着，尤其是當孫婉霞說到

她用空城計戰勝葉露玲這一點的時候，似乎正投合她喜歡冒險的脾胃，她不禁快樂得連連拍着她的肩頭說：

「婉霞，你真厲害！我父親說他一生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他公債上的對手方鎮鴻，不過他也並不怕他。現在你居然能戰勝我父親，這簡直比方鎮鴻還厲害得多了！」

孫婉霞忽然記憶起一件事來，連忙鄭重叮囑葉露玲說：

「露玲，我現在雖然把支票簿還了你，不過有一件事要請你注意。如若你還認我是個朋友的話，希望你千萬保守秘密，在工潮沒有完全解決以前，不要告訴你父親。」

「這個自然，不瞞你說，我和我父親的感情，還沒有和你那樣親密呢。」

孫婉霞沒有什麼話可說了，於是苦思焦慮着的出路問題，便又回到她心裏來。一想到出路，她的眼前便恍惚蒙着一層陰影。一切是顯得如此其無望，她到底走到那里去好呢？她不禁把頭倚在葉露玲肩上，淒楚地說道：

「露玲，我現在沒有什麼事可作了，我不知道我心中一團烈火似的熱情，要到什麼地方，才能找到歸宿呢！」

葉露玲吃了一驚，她幾乎從沒有看見孫婉霞這種淒楚的模樣過，要不是親眼見到，她絕對不會相信像她這樣一往直前不知險阻爲何物的人，也會有沮喪失意的時候。她很擔心，惟恐她會因失意

而消極，由消極而發生毀滅自己的念頭，連忙勸慰她道：

「婉霞，你不要難過，暫時沒有什麼事作，並沒有什麼要緊，未來正有不少工作等待你去着手呢。我知道你現在心上一定很不快活，可不可以請你搬到這裏來，和我同居一兩個月，等你決定了以後的計劃再走？」

孫婉霞不等葉露玲說完，忙不迭的搖了搖頭。

「不露玲，請你不要費心。我現在心上雖然不快，但住到你這裏來，過那樣華貴的生活，却決不是消滅不快的方法，至多只有增加幾分不快罷了。」

「那麼，我希望你最好不要消極。你應該常常記着，生命是寶貴的，不要因為一時的挫折，忘懷了自己。」

孫婉霞彷彿從葉露玲的神色裏看出她所担心的事來了，她不禁狂笑了起來，用力握了握葉露玲的手，說：

「露玲，你怕我會因消極的緣故自殺嗎？哈哈！你放心，你要知道我是孫婉霞，並不是林幻心呀！就是有一千個使我灰心的現象擺在我面前，也不會逼我走上自殺的路去的。現在，我要回去了，你好好在這裏聽你的無線電吧！」

葉露玲聽了孫婉霞的話，想到她平素的性格，覺得自己實在太神經過敏了些，態度不禁有些悻

捉起來。她正想開口挽留孫婉霞，孫婉霞却早已跑下客廳去了。她的不願意留在葉露玲這里，正如不願意留在她自己家裏一樣。

可是現在她却只好去重尋她的那個家了。她懶洋洋的在雨絲風片裏走着，連一些精神都沒有。

五

家，仍和往常一樣陰黯，並且較一刻前似乎更顯得灰色了。孫婉霞有氣沒力的把手在門環上叩了兩下，門却是虛掩着的。她剛把腳踏進門去，忽然怔了一怔。她看見，她姊姊孫婉仙，正站在客堂裏，陰鬱的臉上像罩了層濃霜似的，望着窗外濛濛細雨的天空。

孫婉霞心上彷彿突然壓上了一塊沉重的石頭，連呼吸都窒塞住了。她沉下臉，剛想從孫婉仙身旁走過去，孫婉仙却叫住了她，帶着責備的神氣說起話來。

『婉霞，你還要出去嗎？剛才又是到那裏去的？』

『這用不着你管！』孫婉霞扭了扭頸子，不高興地說。她覺得，她從來不過問她姊姊的行動，姊姊却處處地方都管束她，實在太沒道理了。

孫婉仙退後一步，聳聳肩，歇司的單地說道：

『好用不着我管！現在本來也不是姊姊管妹妹的時候了。不過我仍舊要管管你！你在上海既不讀書，又沒什麼事做，天天在外面東奔西跑的，到底是什麼路數？我想你大概總也覺着，這樣下去，不是』

了局吧！

『那麼，你要我怎樣呢？』孫婉霞冷笑地問。

『我想，你最好還是先回家去，等決定了計劃，再出來求學或者做事。』

孫婉霞又哼了一聲，眼光銳利地注視着她姊姊，像要看穿她的肺肝似的。良久，才反問道：

『我回家去了，你又怎樣？』

『我……』孫婉仙搔搔頭，躊躇地說道：『我和你不同，我還要進學校讀書，當然不能回家去。』

『好得很！你的意思是想把我趕跑了，去掉眼中釘，好和那姓魏的爲所欲爲，是嗎？』孫婉霞狂笑着，毫不留情地說。

着，毫不留情地說。

孫婉仙的臉色不禁一變，但隨即便換了一副笑臉，走過來，把手搭在孫婉霞肩上，懇切地說：

『婉霞，你不要誤會。我是你姊姊，永遠關切着你的。我很怕你在這繁華的都市裏放浪下去，總有一天會墮落，所以勸你回家去，並沒有別的意思。』

一天會墮落，所以勸你回家去，並沒有別的意思。』

孫婉霞又好氣又好笑，這正是她藏在心裏想對她姊姊說的話，想不到姊姊竟會對她說將起來。

她真有些懷疑她自己，難道像她這樣有正確的認識，堅定的意志的人，居然也會有墮落的一天嗎？

可是孫婉仙不等她開口，又繼續說起話來了。

『如若你不聽我的話，那我也沒法想，只好寫信去告訴父親。』

「好我也正在想寫信給父親，把你現在的生活情形告訴給他知道呢。」孫婉霞止不住有些生氣的說。

這却把孫婉霞的嘴堵住了，她再沒有什麼可說的，只好悵然的走到窗前去，望着外面陰黯的天空，愁悶地說道：

「這樣的天氣，真討厭極了！爲什麼世上要有雨天呢？假如天天都是晴的，不是好得多嗎？」

「不錯，假如天天都是晴天，天天都能讓你和男朋友一同出外遊玩，那你一定該滿意極了。然而事實上，這怎麼能辦得到呢？」

孫婉霞皺了皺眉頭，她重新走回她妹妹身旁來道：

「婉霞，你爲什麼總好在話中帶刺？你要知道，像你這樣鋒銜外露，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我能不能得着好結果，這用不着你來管，不過我看你一味癡情，有眼無珠，辨不出人的好惡，將來的結果恐怕比我還要壞呢！」孫婉霞愀然地說，她好像已經預感到她姊姊的不幸的將來了。

孫婉仙正待開口，突然門鈴一響，一個穿着雨衣的青年飄然走了進來。他看見站在客堂裏的兩姊妹，便很溫文的脫下頭上的雨帽，露出一頭光可鑒人的頭髮，含笑迎上前去。正是魏虛仁。

孫婉霞披了披蓑，疾忙回轉身來，走上樓去。但剛一踏上梯級，她又突然的立住了，好奇心使她忍不住想看看她姊姊和魏虛仁到底是怎樣一種情態，說些什麼話，做些什麼舉動。於是，她便屏着氣，躲

在梯旁，大張着眼向外望。

外面客堂裏，孫婉仙正像小兒得到了糖菓一樣的歡喜。她很慇懃的從魏虛仁手裏接過雨衣，帽，一雙吃吃的笑着說：

「真想不到，這樣的雨天，你還會來！」

魏虛仁也笑着，聲音裏仍舊是那樣充滿了諂媚的意味。

「這些雨算得什麼，就是再大些，爲了你，我也得跑來呢。可惜的是我今天本來想約你去看跑狗的，現在也被不作美的天公打消了。」

「那麼，我們今天作什麼消遣呢？」孫婉仙代魏虛仁掛好了衣服，回過身來，巧笑着問。

「我看，我們還是一同去跳舞罷。你學習了半個月，舞藝一定進步得多了。」

「那里話，除了華爾茲還勉強可以對付外，別的就全跳不來。」

「我們現在就試着在這裏跳一跳舞，華爾茲好不好？」

「這怎麼可以，地板是這樣粗糙，礙手礙腳的東西是這樣多，地方又小，又沒有音樂，成什麼模樣！」

「不要緊，我們只算是練習舞步好了。」魏虛仁說着，便不由孫婉仙分說，把桌椅移過一邊，一手攙着孫婉仙的腰肢，一手握着她的手，在客堂裏舞將起來。

孫婉仙不忍再看下去了，她的周身發了一陣寒抖，幾乎從梯上栽將下來。她真想不到這姊姊的

私生活會已經墮落到這般地步！從前總以為姊姊的生活雖然浪漫，大概還未到墮落的程度，現在才看出姊姊實在已墮落得很深了。她的心被淒楚的感覺抓住，她很快的跑上樓去，倒身在牀上，把臉埋在枕套裏。儘管意志怎樣警告她哭泣是一件可恥的事，眼淚却止不住泉水似的湧出着。她哭她失去了！一位同胞姊姊，也哭她未能從黑暗的社會裏把自己的姊姊拯救出來。

房裏靜極了，沒有什麼東西陪着她哭泣，只有樓下不時有鞋底接觸着地板的聲音發出，兩個人似乎還曼聲的在低吟着今夜曲。孫婉霞哭了一會，竭力忍住了眼淚，翻過身來，面向着天。天仍舊是灰色的，蒙着雨霧的玻璃烟一樣的遮住了她探向外面的視線，也遮住了她自由而奮發的心境。一刻前所感到的無出路之苦悶，又重新回到她意識裏來，她不知道她這開曠的身體，今後到底去作什麼事好，許多工作的路在她眼前都告斷絕了。她忍不住長嘆了一聲說：

「什麼都像烟一樣的渺茫烟一樣的飄忽啊！」

漸漸的，她的眼光落到壁間懸掛着的一幅油畫上去了。畫是密萊的「拾落穗」，那蔚藍廣闊的天宇，那單純素樸的農村背景，以及那三個俯腰拾落穗的婦女，把她的靈感完全引入了陶醉的地步。她竭力想像着，彷彿自己也置身在畫面上所描繪的境地裏，於是心頭便不禁起了一種飄然的感觉。忽然，一線啓示的光在她腦海裏一閃。她想起半個月前林幻心會和她說要到民間去，記得那時心頭也會瑟的一動，不過因為這當兒幫助工人們的心正高過一切，別的意念都不能在她心上生根，所以

不久也就忘懷了。現在，一切都斷絕了希望的現在，這一條路，不正是顯現在她眼前的唯一可走的路嗎？她的苦悶完全消失了，她很輕鬆的跳起身來，開了窗，向着外面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梳粧檯上的她姊姊的照相向她巧笑着，她的眼前很快的現出了她被魏虛仁摟着腰，在客堂裏跳舞的情形。這是多麼的黑暗！多麼的醜惡！然而在身當其境的人，或許還正感到甜蜜和陶醉呢。她很姊姊的糊塗昏聩，同時手足的天性又使她不能不愛她，不能不為她的前途擔心。她萬分難過的把那照相架取過來，掩在胸口，苦悶地說：

『姊姊，原諒了你的妹子吧！並不是我要拋棄你，實在是你自己在拋棄我，也不是你在拋棄我，而是思想和環境使得我們不能不分手啊！』

第七章

五月中旬的一天午後，陽光和煦地照着大地，當上海到吳江的一艘早班輪船靠近某一個小村鎮的時候，有一個少女從艙中探出頭來。她聽着輪上「嗚嗚嗚——」地拉起的回聲，瞧着船夥們忙忙碌碌的搭跳板却沒有一個客人上岸下船的情形，臉上的眉毛不禁微微一動。於是，便在船夥們剛要把跳板重新收起來時，挺身從許多站在船頭眺望的搭客中間擠出來，攜着一個小小的花布包裹，格登格登的跳上了岸。

一片廣闊的田野隨着一陣清風撲到她面前來，在她眼前展開了疏疏落落的樹木和密密層層的麥田，麥穗是已長到和人腰身一樣齊了，在一方方的麥田中間，間或還雜着些蠶豆花和草葉。農家的茅屋錯雜而又平靜地立在陽光下面，遠遠的望去，可以見到一些用籬笆隔着的菜園。幾個高大的墳堆聳立在右邊，上面插着白紙做的招魂旛，迎着風，獵獵的在翻動。

看到這種和平靜謐的景象，那少女的熱情的臉上不由得展放了笑的花瓣，她瞧了瞧四周並沒

有一個人，便很快的攜着包裹，走到一個墳堆後面去，脫下身上的單旗袍，換上一件竹布短襖，又把脚上的洋襪和平底皮鞋卸去了，換上了布製的，然後把換下來的衣服打進了原來的包裹裏，順手抓了一些泥土，重新走到河邊去，在河埠的石級上，把手裏的泥土用水拌勻，輕輕敷上了臉，又對着河水顧了一會身影，看自己全身上下已完全像一個村姑模樣了，這才微笑着，把身旁的衣包拋進了水裏，低聲說：

「謔奮的孫婉霞永遠和這衣包埋葬在水裏吧，從今天起，新的孫婉霞是要重新做一番人了。」她站起來，迎着輝煌得令人目眩的陽光，吐了一口長氣，便大踏步的走向村裏去。

一個挑着一担胡蘿蔔的鄉人從她身旁經過，只向她望了一眼，並不十分注意的便走過去了。這使孫婉霞暗暗有些歡喜。她覺得她化裝的成績很不錯，居然能使久住在鄉村裏的人都看不出來，此後可以省却不少受人盤問的麻煩了。

可是即刻她又呆了一呆，她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實現她預期中的一切。在沒有到鄉村來以前，她會作過不少打算。這些打算在當時是都自以為非常美好的，但到一走進鄉村，面對着現實，這些美好的打算便變成無一可行的了。首先成問題的，就是怎樣去幫助那些誠樸的農人。這是她心裏主要的觀念，過去她除了幫助以外，沒有想到其他，現在才想到要幫助別人，必須別人先肯容納自己，這就成了一道難關！到底誰肯容納她，接受她的幫助呢？除非她有一種託詞，而這託詞却是很難想的。她竭力

在她熱活的腦筋裏思索着，做着種種假設，良久才想到一條比較切近情理而又可行的，不過仍舊沒有充分的把握，她只好存着一種去碰碰運氣的心，繼續向前走去。

道路並不怎樣難走，就只路旁的牛蒡草太多了些，不時絆住她的褲管，加之脚上的布鞋又太寬大，一步一蹣的，非常痛苦。但她仍奮努力向前邁進着，直到走近一座茅屋前，才略微停一停步。茅屋前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坐在一張長條檯上曬太陽。在她對面擱着的許多農具下邊，有一張矮圓檯。孫婉霞心上不禁一動，覺得這正是個好機會，於是便故意裝做乏力的樣子，先彎下腰，撻了撻自己的膝蓋，然後走到那張矮圓檯前去坐下，搭訕着向那老婦人說：

「老奶奶，你好！」

那老婦人一隻眼睛是斜白的，並且不時淌着淚。她初時似乎沒有看見孫婉霞，直到聽了她招呼，才吃驚地回過頭來，在她身上打量了好一會。最後，她略略帶一些懷疑的神氣，但仍不失慈祥 and 藹藹度的向她問：

「你這小姑娘是那里來的年紀輕輕，一個人在路上走，不怕拐子嗎？」

聽着那老婦人的慈祥的面目，和藹的態度，孫婉霞不禁想起她已經亡故多時的母親來，而平增添了許多感傷懷念的氣分。但隨即她便在心裏把這種氣分唾棄了。她覺得，現在最緊要的是應付現實。雖然她是個不大願意說謊的人，但在這事實上需要說謊的時候，也不能不暫時變通一下。於是，

她假意揉紅了眼皮，裝做苦楚的樣子說：

「老奶奶，你不曉得，我從今天早上走到現在，已經走了二十多里路了！」

她說這話的用意，是想使那老婦人吃驚一下，向她盤問下去。果然，那老婦人被她劈空而來的驚人的話語所發動了，帶着滿臉好奇的神氣，向她問道：

「啊！這是那裏說起你一個小姑娘家，好好的爲什麼要一個人走上二三十里路？」

「唉！老奶奶，真是一言難盡！」孫婉霞故意哭喪着臉說：「我是在人家做童養媳的，還沒回過房，男人比我大三歲，却不肯學好，整天在外面賭錢吃喝。不過這還不打緊，最可怕的是阿婆鬼得厲害，稍稍有些不如意，就是一陣毒打。昨天我因爲失手打碎了一隻碗，她竟把我網在柱上，打了半夜。我的男人在一旁瞧着，不但不替我求情，反而幫鬼取說我。我想自己命這樣苦，在這個人家總不會有好日子過，所以便趁半夜裏大家都睡熟的時候，弄斷了繩索，一個人偷偷的跑出來。現在只要有一個人家肯收留我，給我吃一口開飯就好了，我可以幫他們洗衣、燒飯、和做田裏的一切粗活。」

她本來打算說她是因爲不滿意她父母代她訂的婚姻，所以從家裏逃跑出來的，但後來對着那老婦人的面，她便覺得這話是不能說的了。她知道，從封建的環境裏生長起來的鄉人，蘊滿式的禮教思想是很濃厚的，倘若她這樣說了，說不定會引起他們的反感，而要把她送回去，那她的行藏便不免要因此敗露出來。所以，她才臨時更換了這一番託詞。不過這一番託詞却很有效，她看見那老婦人的

臉色逐漸隨着她的話語變化，到後來，懷疑的神氣完全消滅了，代替上來的是同情和憐憫。她暗暗歡喜，覺得這灰目的一定可以達到了。果然，那老婦人把一條花布手帕擦了擦從斜白眼裏淌出來的眼淚，便立起身來，慈愛地撫着她的頭頂說：

「好孩子，苦了你了！不過你也不用發愁，我家雖然窮，多開一口飯是還辦得到的。你要是一時沒地方去，就留在我家，幫我們做事吧。」

孫婉霞高興得從樓上跳起來了，她吃吃的笑着說：

「老奶奶，多謝你，我一定盡力替你們做事，要不然，我也對你們不住。」

「不要這樣說，小姑娘，你不曉得。阿彌陀佛！我一生頂難過的就是菩薩沒有賜給我像你小姑娘這樣討人歡喜的女孩兒。真的，我要是也有一個，我該多麼快活啊！所以，我看見了別人家跟你一樣高大的女孩兒，都是歡喜不過的。」啊！我真昏了！還沒有問起呢，你叫什麼稱呼？」

「我……」孫婉霞有些躊躇了，但她的腦筋畢竟是靈活的，她一眼看見門前的黃泥牆上用石灰掃着「太平」兩字的「太」字只有四筆，便隨口答道：「我在家裏排行第四，大家都叫我四姑，你老人家也這樣叫好了。」

「四姑，好得很！叫起來很順口，你跑了這許多路，大概還沒有吃過飯罷？」

孫婉霞本來已在船上用過了午餐，但這時爲要緊那老婦人的信念起見，只好假裝還沒有用過。

般，巖然的低着頭。

「不要難爲情，這是沒什麼要緊的，你跟我進去罷，鍋裏的飯怕還沒有冷呢。」

孫婉霞點點頭，正待跟那老婦人進屋去，突然，從屋裏怒癩似的闖出一個十六七歲的野孩子來，赤着腳，赤着上身，只穿着一條短褲，跳跳蹦蹦的向那老婦人說：

「媽，我牽牛下河洗澡去。」

那老婦人順手給了他一個耳刮子，罵道：

「小五，你成天到晚只想玩！你再敢把牛牽出去，看我不撕掉你的皮！」

小五吐吐舌頭，扮了個鬼臉。偶然回過頭來，看見了孫婉霞，不由得呆住了。從他眼裏射出一絲慾望的光來。這種光，正是每個春機發動期的少男少女所同有的，不過在他的眼裏，却更顯得純潔與真誠。孫婉霞也留心地望着他，她覺得他的容貌很清秀，不像平常鄉村人物那樣粗獷。但望到他精赤的身上，她却又不禁感到了些羞意，一種在都市社會裏直往直來所從未感到過的羞意。小五似乎也已經察到了，他低頭望了望身上，叫了一聲「哎喲！」很快的跑進屋去，不久便披了一件短衫出來。這件短衫非常短，穿在身上，只掩蔽住了胸口，腹上的一段皮肉，差不多完全露在外面。孫婉霞看着他那悻悻的樣子，心裏暗暗好笑，同時也有些可憐他。

那老婦人揭開行灶上的鍋蓋，從裏面盛出一碗半冷不熱的糙米飯來，又取出一碗醃菜，一碗黃

豈芽，放在桌上，便招呼孫婉霞來用餐。孫婉霞很不好意思的坐下，但她實在吃不下什麼，尤其是飯食的粗糲使她幾乎不能下咽。她暗暗覺得奇怪：會有這樣一天，坐在一個農人家裏，吃着他們用勞力血汗換來的飯，這真是她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她裝着吃得非常可口的樣子，把粗糲的飯食竭力裝進她已經非常眼飽的腸胃裏去，一壁聽那老婦人瑣瑣敘述她的家世。從她的話裏，她知道，他們這一家是租着別人的田耕種的佃戶，家裏一共只有三個人，她和她的丈夫孩子，生活勉強還可維持。不過近來世界似乎變了，今年蠶花結了有念四分，繭廠却多半關了門，好容易找到一家開秤的，土種繭却只賣十八元一担，結局不但沒有賺到錢，反而拖上一身債，眼前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小熟上有收成，好逐漸把那些債務拔清。孫婉霞很有興味的聽着她訴說，她對這一個農家生活的輪廓漸漸有了明確的概念。不過當那老婦人問起她的家世來的時候，她却只是含糊地回答，有時索性低着頭吃飯，不作聲。她很怕她的答語前後矛盾，引起那老婦人的疑心，以致把她的行藏露將出來。

這樣談了一會，孫婉霞才開始把她的注意力集中到菲屋上去。屋的面積原本不廣，更因中間用蘆柴作壁，隔成了兩間，分外顯得窄狹。後面的一間裏很黑暗，猜想起來，大概除了安置些破敗的箱櫃和幾張板鋪以外，沒有別的東西了。前面的一間裏比較明朗，不過四壁却被灶煙燻得墨黑，屋裏的東西也不多，只有一張桌子，幾條長凳，和一隻行灶，一口碗櫃。左首地上攤着一張草鋪，上面放着一堆凌亂的被褥，不知是誰睡在那里的。

孫婉霞正在游目四顧，吃驚這農家的陳設比她理想中所想像的還要簡單的時候，門外開始走進一個個儂着背的老農夫來。他把手裏的一刀火紙和一包皮絲煙放在桌上，一眼看見了孫婉霞，不由得詫異地回頭向他老伴問道：

「她是什麼人，到這里來做什麼的？」

那老婦人約略把孫婉霞的來歷和她想收留她的意思說了一遍，老農夫便不再說話了，他只叫了一聲，自顧從胸口掏出一根旱煙管來，把紙包裏的皮絲煙，塞進附着在煙管上的一隻圓煙盒裏去，一壁又瞪了孫婉霞一眼。這一瞪，使孫婉霞的心不禁有些惴惴不安起來，她覺得那老農夫眼裏有一種憎厭的光，一種拒絕容留她的表示。她正低着頭，爲她不可知的命運愁慮着的時候，那老婦人却把手帕擦了擦斜白眼，和她的老伴一同走進後面那間屋裏去了。立刻，從那里，便發出來一種低微而又清晰的聲音。孫婉霞連忙聚精會神的傾聽着，她要從他們的話裏卜她自身的命運。她聽見那老農夫正在向他的老伴埋怨着。

「你怎麼這樣不懂事，今年養蠶已經背了一身債，自己能不能過活下去還說不定。再添一張嘴進來吃可怎麼行？不要那女孩子是個白虎星，我們好好的一家都得給她拆散掉！」

接着便是那老婦人的瑣碎的辯白聲音。

「阿嬌陀佛！你莫這樣糟蹋人家，人家是好好的女孩兒，並且還是苦命胎子，好容易才從阿婆手

裏逃出來，我們要不收留她，她沒得地方去，說不定會尋死，這不等於我們逼死了她嗎？普渡寺裏的和尙說得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七級什麼的，這話你總該記得罷？再說：我們家裏沒有女孩子，我的年紀又老了，做不動許多事，家裏也得有個人照顧，把她留下來，幫忙作作活，那就樣樣都周全了。」

「不過要是她家裏的人尋了來，那可怎麼辦？」老農夫的口氣有些鬆動了。

「不會的，她會對我說，她是從二十里外跑到這里來的。二十里路，誰能就會尋了來——並且我還有一個打算，我家小五年紀也不小了，現在對一門親很不容易，財禮至少也要幾十隻洋，難得有一個女孩子自己跑上門來，又是人家的童養媳，我們正好把他們來配成對。只要等事情冷下了些，她阿婆家裏沒有人來尋她了，我們再揀一個好日子，跟他們圓房，這不是又省錢又省事嗎？」

老農夫不作聲了，他只是咳嗽着，顯然他已完全同意了他老伴的主張。

孫婉霞的心不禁卜的一跳，她知道現在安身的地方已不成問題了，但不知怎樣，她對老婦人那結末的幾句話，却起了嘔吐似的厭惡情緒。她不自覺的回過頭去，向坐在門前矮圓檯上的小五望。小五是也大張着眼向她凝視着。瞧着他那白癡般的模樣，那露出在短衫下面的一段皮肉，想到自己過去在都市裏常相往來的人物，她不由得把雙手掩着面，噓了一口氣，輕輕的說：

「這是多麼滑稽的事啊，我真想不到我會得着這樣一個結果！」

她的幻想破滅了，事實上的農村，原來和她幻想中的農村，是距離得非常之遠的。

一種新的生活開始了，這生活對於孫婉霞，不但毫無什麼樂趣，簡直還是一種苦刑。在這里，她不能得到她所要得的東西，一切同情和感謝，一切幻想中所引為愉快的，事實都沒有給予她。她所從這里得到的，只是那老農夫福生的厭憎的呼叱，和那老婦人福媽媽的不斷的差遣。這些都是非常難耐的，她固然不希望把她的幫助來交換別人的善意，不過她幫助了人家，人家竟認作是應該的，把她當奴婢一樣呼叱和差遣，這却是在另一種環境裏生長起來，無形中養成一種特殊習氣的她，所忍受不住的事。她漸漸的有些心灰意懶了。

這種心灰意懶的情形，在她平靜地作着某一件事的時候，最容易發生。每當沒有人在她旁邊時，她常常會下意識地停止了她的工作，看一看她的手。手是因不斷作着粗活的緣故，變得非常黑糙，而且生起滿皮來了。對着這雙手，一種魔鬼的誘惑的呼聲，便從她心底裏咆哮了起來。到底為什麼她要拋棄了支使別人的幸福生活，到這里來過受人支使的痛苦生活呢？並且這里果然有什麼事情可作嗎？這里沒有廣大熱情的羣衆，沒有需要她幫助的事實存在，甚至沒有一個人明白他的好意。有的只是一個小小的農家，兩三隻愚蠢的面孔，和許多繁重瑣碎而又無意義的工作。她不相信這樣的幫助會收到什麼效果，她甚至因為受不住身心兩方面磨折的痛苦，而時時發生脫逃的念頭。不過這樣的念頭屢次發生，又屢次被她自動的克服了。做着這克服的主因的，便是她曾在杜季真面前說過的她

所抱的信念：『我們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幸福才生活到世上來，我們是爲了別人的幸福來領受人間的痛苦和磨難的！』

然而這些身心方面的磨折還可用她的信念來克服，最使她担心而又無計可施的，還是四週注目的人逐漸的多起來了。所有東鄰西舍喜歡管閒事的女人們，對於她這陌生人的闖入，都帶有共通的興味，差不多每次在路上碰到她時，都要細細的盤問她一番。問的話又是那樣挖空心思，無一雷同。她要不理她們罷，恐怕引起她們的反感。要一一回答罷，又恐前言不對後語，露出馬脚。這真使她感到十二分的爲難。她只好時時刻刻的留神着，竭力忘記她過去的生活，而把自己假設爲真的是從人家逃出來的童養媳。

這樣，她的生活裏算是暫時沒有波瀾了。不過波瀾決不是永遠沒有的。有一天，正當她獨自一人露在河埠的石級上洗衣的時候，小五忽然跌跌撞撞的跑到她面前來，向她喊道：

『四姑，不好了！快回去罷！家裏剛來了不少人，地保金老頭子，甲長黃先生都來了，他們都在問：『是從那裏來的，要把你送回去呢。』』

孫婉霞全身痙攣地抽搐了一下，幾乎失手把洗的衣服漂向河裏去。她從過去許多人的盤問裏，早就預料到也許會遇着一個更嚴重的難關。果然，現在這難關來了，她將要怎樣應付呢？回去是決不可能的，說不定他們一句話就會把她問住。可是要不去罷，那也不行，因爲在這樣一個小村子裏，遲早

會給他們尋到。她的心卜卜的跳躍着，像有十七八個小鹿在亂撞。良久，才勉強想出一個主意，便把手裏洗的衣服絞乾了，擱在籃裏，提着上了岸，在一株大槐樹蔭下，附耳向小五說道：

「你去把你媽叫來，不要說我叫她的，也不要當着許多人面前說。」

小五答應了一聲，飛跑着去了。孫婉霞茫然的在樹下徘徊着，帶着焦急的神氣，向小五去的那一頭望。她担着心，惟恐事實會阻礙了她預期的結果。在她的心裏，希望的光芒遠不如失望的暗雲多。可是，意外的，福媽媽竟蹣跚地向她走來了。背後並沒有跟着人。她看見了孫婉霞，把手帕擦了擦斜白眼，遠遠的就向着她叫。

「四姑，了不得！快回去！也不曉得是怎麼鬧起來的，連甲長黃先生都到我們家來了！」

孫婉霞搖搖頭，她拉了福媽媽一把，假意苦着脸說道：

「奶奶，你修修好，救我一救！我是回去不得的，回去他們一定要打死我！」

「不過甲長先生是跟區裏有往來的，我們怎麼可以不依他的話呢？」

「不要緊，你只說我不願意回去，除非他們等了來，沒法想，只好讓他們領回就是了。好在地保和甲長先生都不曉得我是什麼地方逃跑出來的，我只要咬緊牙關不說，他們沒有地方可以送我回去，一定也就只好作罷了。」

福媽媽還有些躊躇，孫婉霞却不由分說的把她推在前面，和她一同走向芻屋前來了。芻屋前圍

繞着不少看熱鬧的閒人們，門口擡着一張長榻，上面坐着一個長袍馬褂衣冠楚楚留着兩撇牙鬚的人，和一個穿着短打渾身灰撲撲的老頭子，大概就是甲長和地保。在他們對面，那老農夫福生正陪笑着不斷向他們說着好話，他的背脊僵硬的程度似乎更較前增加了，額上的汗珠有黃豈大。看見孫婉霞走來，連忙把手拭了一把汗，高聲向他喊道：

「好了，你回來了，快跟着黃先生走罷。真是老母雞上屋，時辰不利也不曉得你是什麼地方跑來的嘛氣星，害得我們好好的一家都不得安靜，還累得黃先生老遠的跑來！」

甲長却不去理他，他只把他銳利的眼光在孫婉霞全身上下打量着，好像要發現她是否有和她身分不符的地方。到後似乎發現不出來，才稍稍失望地發着一連串的問題道：

「你是什麼地方人？你的阿婆家在哪里？你又怎樣逃出來的？」

孫婉霞不作聲，她只看了福媽媽一眼。福媽媽起初似乎還有些畏縮，但後來覺得非說不可，終於戰兢兢的把孫婉霞所教導她的話說出來了。甲長枯着鬚，沉吟了半晌，才又向孫婉霞問道：

「你真的不願意回到你阿婆家去嗎？」

孫婉霞點點頭，她不敢開口說話。她早就估計到，這里人的口音是和她不同的，在頭腦簡單的村人們面前，她還可以用不用顧慮到這一層，可是在有心計的甲長面前，她只要一開口，就會露出破綻。所以，她始終只是緘默着。

甲長又看了孫婉霞一眼，他的目的似乎並不在送她回去這事上面，所以隨即便轉了話頭向福生說：

「她一定不肯回去也只好由她，不過你們家裏多添了一個人，應該到區公所裏去報告一下，要不然，有一天調查起戶口來，大家都免不了要担干係的。」

這話却把福生嚇住了，他訥訥地說道：

「黃先生，你老包羞慚兒罷！我這樣一大把年紀了，叫我到區裏去喝，那不是存心要我的老命嗎？」

「那麼，算我晦氣，代你跑一趟罷罷。不過我也不能代你白跑，你該拿一些手續費出來。」甲長板起了面孔說。

孫婉霞跳動得很劇烈的心開始安定了下來，她知道甲長所以這樣裝腔作勢的用意，原來不過是想刮削一些錢，這樣，事情就沒有她早先所想像那樣的嚴重了。不過同時她也有些担心，惟恐本來就生活在窮困裏的老農夫福生，未必會拿出錢來，縱使有錢，也不見得肯化在她這不相干的人身上。果然，福生一聽見這話，額上又亮晶晶的冒出汗珠來了，他接連搔了幾下頭皮說：

「手續費，我哪里拿得出來！不瞞黃先生說，今年爲了養蠶，我還借了朱四太爺三分頭泰利的五元錢債呢！我看還是叫她上路罷，我本來就不肯收留她的，都是小五的媽，這老不死，真是越老越糊塗了，一定要把她收留下來。」

孫婉霞本能地把手摸了摸身邊，她覺得，要是單爲了錢，那是不成問題的。她這次離開她姊姊出來，帶的錢雖不多，但把來對付那班人却還足夠。於是，她便把福媽媽拉過一邊，悄悄塞兩塊錢在她手裏，又把手向甲長那邊指了指。福媽媽會意，擎着錢，送到甲長面前問道：

「黃先生，這裏的錢够不够付手續費？」

甲長貪婪地看着福媽媽手裏的錢，眯了一下眼皮，很快的動手取過來，叮叮嚶嚶的敲着說：

「本來呢，這一些錢，在衙門裏打點是還不够的！不過……那也不必說了。總之，大家幫幫忙，你們肚裏總明白。」

說着，他便向地保金老頭子揮了揮手，一同走出門去。圍繞在門前看熱鬧的村人，都跟在他們後面走散了。孫婉霞木然的站着，心裏正在暗笑那甲長的敲詐伎倆。忽然，一陣詭詐的聲音送到她身邊來，她聽見屋裏面，老農夫福生正在罵着福媽媽。

「我早說她是白虎星，你不相信，現在怎麼樣？連甲長先生都跑來了，說不定有一天連保衛團丁都會上門來。我看還是趁早趕她走，省得將來闖下禍，帶累我們。」

「阿彌陀佛！你不要這麼說，她也是個苦命胎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七級……」

「剛才那兩塊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你不要偷了我的錢去作人情，哼！阿彌陀佛算得什麼，沒有袁世凱才要人命哩！」

「吓，你有什麼錢給我偷剛才的錢是她自家的。」

福生不說話了，他大聲的咳嗽着，在桌上重重的敲

好幾跳。

猛可裏，從對面的皂窠樹上，起來了一片歌聲。

「黃鼠狼，敲竹槓，敲去兩隻洋！」

孫婉霞抬起頭來，便看見小五箕踞地坐在皂窠樹中間，很得意的在唱。她不由得笑了。她現在和小五已混得很熟，她覺得，他雖沒有什麼智識，但人却很大真有趣，比較都市裏的人物，另有一種不同而又可愛的面目。這時，見了他昂首歌唱的模樣，不由得向他吟：

「小五，當心點，跌下來可不是玩的！」

小五一個翻身，猿猴似的從樹上直揉下來說：

「四姑，我們一同出去玩。」

孫婉霞本不想出去，但這時她的心頭正很氣悶，爲了那老農夫福生把她的自尊心損傷得太厲害了，她很想出去散散心，並藉此向他們那奴婢似的呼叱和差遣表示一下抗議。於是，便答應着，一壁很快的把洗好的衣服在竹竿上晾將起來。晾好了，也不關照福媽媽一聲，就跟在跳跳蹦蹦的小五後面，向路上走去。

五月的風柔和地在田野裏吹着，一切都顯得蓬勃而有生氣。田裏的麥已都成熟了，麥穗由綠轉黃，迎着風像波浪一樣的起伏。在麥田旁邊，不時可見兩三個同村少女攜着籃摘蠶豆，黃色白色的蝴蝶翩翩地在她們頂上飛，幾隻麻雀在地上叫着跳着，啄食着被風吹落下來的小麥粒，聽見一些聲息，便很快的撲刺刺地飛到樹上去。空氣是如此平靜，平靜得使人的心境都變沖淡了。

孫婉霞的心開始軟化了下來，一刻前的憤憤不平之氣，完全隨着環境消滅。她覺得，在這里受一些閒氣是應該的，至少這平靜幽美的環境，便已給了她相當的報償了。並且她這次下鄉來的目的，不是爲了幫助別人嗎？既然是幫助別人，那麼只要自己沒什麼對不住人的地方就是了，別人的了解不了解，儘可用不着放在心上。於是，她便解除了她心的束縛，愉快而又自由地呼吸着田野裏的空氣。

忽然，小五回過頭來問：

「四姑，你剛才那兩塊錢是什麼地方來的？」

孫婉霞喫了一驚的確，她是太疏忽了，在村人們面前，她都說她是從人家逃出來的童養媳，一個逃出來的童養媳，身邊怎麼會帶有這許多錢呢？這顯然是一個破綻。雖然暫時也許可以瞞過頭腦簡單的福生和福媽，不過遲早終究不免要被他們發覺出來，增加對她的懷疑。她慌忙回答小五說：

「這錢是我逃出來時從阿婆那里偷來的，你不要忘記，回頭在你爸媽面前也這樣說。」

小五不十分明白孫婉霞用意的，含糊地點着頭，繼續向前走去。不久，便有一列高大的房屋在他

們眼前現出來，四周還用籬笆圍護着。屋子是簇新的，像剛經粉壁過，白的牆，黑的磚瓦，非常威武地在人前顯着驕傲的笑容。孫婉霞正出神地望着，推測這住在屋子裏的是何等樣的人物時，小五却憤恨地拾起一塊石頭來，奮力向屋擲去，「啞」的一聲，正擲在白粉牆上，給那上面添上個小小的黑點。隨即便有一隻狗從籬笆門裏衝出來，隔得遠遠的向他們狂吠。

「你爲什麼要對牠擲石子呢？」孫婉霞好奇地問。

「怎麼，你不曉得這屋子是誰的嗎？」

孫婉霞搖頭，表示她不知道，同時却很注意的瞧着小五那厚厚的嘴唇，聽他說。

「這就是我們這里的大地主朱四太爺的，他從前是圖董，現在是村長，專門放重利，整利我們。我們辛辛苦苦的種着田，錢却都到了他腰包裏，給他買田，造屋，討小老婆！」

孫婉霞目不轉睛的望着小五，她不但驚異他忽然變聰明了的話語，更驚異他那由天真變成憤怒的臉。他現在已不像一個孩子，而像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了。可是同時她的心頭也感到一種無形的重壓，她雖不認識朱四太爺，却依稀能窺測到他的面影，這正是她理想中的惡人，擱住了農村裏大多數人命脈的暴君，而她的命運，無疑地是也和她寄身的那個農家一樣，在他的掌握中的。她覺得，她未來的日子決不是直線，一定埋伏有很多的曲折和波浪。

小五却就在她沉思的時候，又說起話來了。

『你還不曉得他怎樣歡喜女人呢，只要是年輕嫵媚的女人，他差不多都想摸上一把的。』

孫婉霞打了個噁心，連忙搖手叫小五不要再說下去。小五笑了，他又回復了他天真的面孔。他們一同向着大街上走。

一個歪戴着鴨舌帽喝醉了酒的大漢，從小五身旁擦過，突然回轉頭來，老鷹捉小雞似的二把抓住了他，哈哈大笑道：

『小五，多時不見你上衙來了。去去！我們一同去打天九去！』

『癩皮阿三，不要胡纏！我沒工夫，並且也沒錢。』小五紅着臉，盡力在那大漢手裏掙扎着。

癩皮阿三回過頭來，看見了孫婉霞，不由得把抓着小五的手放鬆了。他涎着臉，在孫婉霞身上貪婪地打量了半晌，才拍了拍小五的肩頭說：

『這就是逃到你家來的童養媳嗎？你這狗頭真好福氣，會有這樣一塊肥肉自己送上門來。你可跟她這麼着了沒有？』

他說着，便伸出手來，把兩根食指聯結在一起，並且有心在孫婉霞眼前晃了一晃。孫婉霞氣得眼都紅了，恨不得結結實實的打他一記耳光。但她知道，對這些痞棍是沒什麼理可講的，只好裝作沒看見，催小五往前走。

漸漸的，他們走到一座廟前來了，廟裏並沒有木魚鐘磬的聲音，却送出來一陣朗朗的讀書聲。孫

婉霞不由得詫異地問小五道：

「怎麼這里會有人唸書？」

「這是村裏人大家公請的教書先生，借這廟裏一間屋子教書的。跟他唸書的人從前本來很多，近來因為少有人出得起束修，已經減少不少了。」

「你可也識得字嗎？」孫婉霞帶着笑容問，她覺得小五這人天真得可愛。

「我認識！」小五得意地跳到廟門前去，指着牆上用白粉寫的字說：「這就是我的名字。」

孫婉霞注目看牆上時，不錯，那上面確實有他的名字。不過在他的名字「小五」下面，另有一個「車」字，並且旁邊還畫着隻極大的烏龜。她竭力忍住笑，繼續問道：

「你有沒有朋友在裏面唸書呢？」

「有的，張家的阿毛，王家的小牛，都在裏面，並且都和我很好。」

「你可能問他們借一支筆嗎？」

小五點點頭，表示可以。孫婉霞不由得安心下來了。一直到現在為止，她還沒有完全忘記她在上海的姊姊和葉露玲，尤其是這樣平靜的環境，使她活躍的心非常難受，她急於想借寫信來發洩一下她的苦悶，所慮的就是恐怕在鄉村裏找不出紙筆來，現在却可以不必憂慮到這一層了。她開始微笑着向小五說：

『不要再走了，我們回去吧。』

三

隨着田裏麥子的成熟，農忙時期也就來臨了。布穀鳥在田野裏四下亂飛，叫着「割麥插禾」，「割麥插禾」太陽增加了熱度，把極強烈的光線照射在地面上，整個地面彷彿一隻燃燒着的大洪爐似的，蒸發着騰騰的熱氣。可是人却並不因天熱的緣故就躲到屋頂下去，恰恰相反的，村裏所有的壯丁差不多全部出動了，各人都披着藍布大衫，攜着鐮刀，在叢密的麥稈下面轉動着身子。田野裏的空氣依舊是非常平靜的，在這平靜的空氣裏面，有的只是「唸唸唸唸」的割麥聲響。麥稈很安靜的在人手裏倒將下來，讓人把汗珠滋潤着，拋擲到田塍上去。

孫婉霞雖不用到田裏去割麥，但她的工作却因農忙的緣故而更增加了。她現在不但要担負日常的一切工作，而且還要打麥，要經管平時由老農夫福生經管的一切事務，如澆糞，糞肥，和把糞挑上得去甕等等。她雖沒有鏡子察看她自己的容貌，但她却推測得出，她的容貌一定比從前黑得多了。尤其是每次當她戴着寬大的笠帽，和白了了一隻眼的福媽媽一同在麥牀上打麥的時候，她的心頭總不禁要起一種奇異的感覺，奇異她怎麼會來過這樣一種生活。實在，這生活是多麼和她的身分不相稱呀！誰相信一個智識份子的女性，會脫離了她那一階層的生活，到農村裏來，握着一捆捆新割下的麥，在麥牀上用力打着，讓灰塵沾滿了她頭臉，飛蟲撲滿了她全身呢？當她想到她有異於一切只會坐而

言不會起而行的智識份子的時候，她不禁驕傲地微笑了，她的精神上感到了極大的愉快。

不過這種精神上的愉快存在的時間是很短暫的，因為堆積在她肩上的工作担子的壓力太重了，特別是那老農夫福生下田去工作以後遺給她作的賣菜事務，使她感到異樣的麻煩而又難堪。她要努力使自己不讓別人在她的買賣上佔便宜，以免被福生罵她作白虎星，然而事實上這却非常困難。主要的原因是她雖具備着各種智識，却不認識一管秤。她覺得，要認識秤上的星和紐，實在比要認識書本上的術語難得多。在無辦法的時候，她只好私自挾着秤，去求教於鄰舍的女人們，可是回答她的多半是嘲笑：「長得這樣大了，連一管秤都不認識嗎？」雖然也有人肯熱心地指導她，從用星點記「兩」數的三紐起，一直說到用星點記「斤」數的頭紐，但她却没有那樣強的記憶力，往往才一回頭，就又忘記得乾乾淨淨了。而且這里的人又是那樣機伶，在買賣成交以後，總像有些不羈足似的，要冷不防的搶一把菜去。所以，她每次帶回家的菜價，總不能教福生滿意，而「白虎星」這個名詞，也就永遠不會在福生的口裏消滅了。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在平靜安謐中過去，現在，孫婉霞已很能使她的性格適應於當前的新環境了。鄉村生活對於她，顯然是非常有益的。第一是過度繁重的工作，使她完全忘懷了她的寂寞，第二是身體在不斷的勞作中，逐漸的堅強起來。在這里，她起身的時間比都市裏要早得多，她並且努力使之成為習慣。她愛這里的不雜絲毫煤烟的新鮮空氣，愛村人們的純樸的面目，也愛那一天比一天有

興趣起來的種種不同的工作。

天氣是愈來愈熱了，即使是在早晨太陽還沒出來濃霧佔據大地時，穿着單衣，也不覺得怎樣冷。每天，當曙光初次和她睜開的眼睛接觸的時候，她總是第一個從帶有尿臊氣的薄被裏鑽出來，忿忿用冷水拭了一把臉，便帶了扁擔和菜籃到屋後菜圃裏割菜去。這天當然也不是例外，她並且在籃裏帶了一管秤，預備等把菜割完後，再細細的辨認一番，以期得到完全的了解。

天空罩滿了濃霧，幾株高大的樹梢頭，彷彿籠着一層烟似的。草上的露珠不住向人睨眼，帶着水分的氣壓降得非常低，使人起一種窒息的感覺。時候雖然還早，田裏却已有不少人在工作了。孫婉霞把扁擔串着籃，挑在肩頭，踏着田塍上帶濕的泥土，向屋後走去。她看見，在離她眼前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少婦彎倒腰，小心而又費力地在挖着地上的蕒管，從側面看去，她一眼就認識她是西鄰楊家的阿根嫂。這是許多少婦裏面生得比較俏麗的一個人，也很和氣，遇事都肯詳細指導她。但她的命運却很壞，男人是村裏有名的報馬，天天都在外面跑，晝日價賤錢醜酒，對田裏的事務很少過問，一切都要她自己主持。所以她每次見着人時，總要絮絮的訴說上一番苦況。孫婉霞雖有些討厭她的絮叨，但這時却很願請她幫助，解決秤的問題。於是，她便停住步，從籃裏取出秤來說道：

「阿根嫂，謝謝你，我對這秤上的數碼還有些不大明白，請你再詳細指點我一下。」

「怎麼對你說了這多次，你還不明白嗎？看你這樣蠢笨，怪不得你阿婆要打你！」阿根嫂笑着說，

隨即走到孫婉霞面前來，熱心地把她沾滿了污泥的指頭，指着秤上記斤兩的星點數碼，細細向孫婉霞解釋了一遍。直到她完全領會了，才又接着說道：「其實你就認識了這管秤，做起生意來也不中用的，因為外面秤有許多種，每個買菜人差不多都帶着一管，你要想成交，又不能不依着他們的秤，這不是認識也和不認識一樣的呢？」

孫婉霞廢然了的確，外面的情形正如阿根嫂所說的那樣，她喫虧也就在這一層上面。不過這也沒法想，因為她勢不能把所有的秤全部認識，也不能強別人來應用自己的秤。她只好把焦急放在心裏，同時也不禁為眼前這和自己的身分極點不相稱的奇特而又滑稽的生活失笑起來。

阿根嫂却不明白孫婉霞為什麼事笑，她只感到有迫切的借說話來發洩苦悶的需要，便拉住了孫婉霞說：

「四姑時候還早哩，你莫要緊割菜，我們先坐下來談談。」

「不，我還有許多事要作，回頭我們再談吧！」孫婉霞着忙地灑脫了阿根嫂的手，走向菜圃裏去說。她很有些怕阿根嫂的糾纏，因為她始終只在翻來覆去的重複說着人家已經聽厭了的那一套，毫沒有什麼新的話發現，她實在不願意在這無謂的談話上浪費時間。

可是，在她後面，却傳來阿根嫂一聲曼長而又幽怨的歎息。

「難道我們做女人的都生來就注定是苦命的嗎？」

這聲音，彷彿一根結實的鞭子似的，重重的打擊在孫婉霞心上，使她的心痛楚地一跳，她不由得拾頭向阿根媿望。在她的對面站着阿根，她的臉色是慘白的，失神的眼珠茫然的望着遠方，眼裏帶有一種希望和憧憬的光。從外表上看來，她和平常鄉村婦女毫無不同之處，可是在她的體內，彷彿正流着一種反抗的血液，要想掙脫幾千年來傳統的禮教的枷鎖。也就因為這緣故，她的樣子便莊嚴得和一尊女神相似的了。孫婉霞吃驚地望着她，並且留神地聽她那代表無數被壓迫婦女的反抗的吶喊。

『爲什麼男人死了老婆可以再討，女人死了丈夫却不能再嫁？爲什麼男人可以在外面狂嫖濫賭，女人却只許關在家裏做事？爲什麼男人可以隨便調戲女人，女人却只要和陌生男人說了句話就會給大家笑罵？』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淺顯易答的，孫婉霞本來不離向她詳細解釋一番，啓發她反抗的決心和勇氣，但她爲了要保持她由謊話造成的眼前的地位，避免別人的疑心，雖然有許多話可說，也只好悶聲不響。她只略微帶幾分暗示的說：

『你還是忍耐一些吧，好日子是在後頭的。』

『哼！好日子，哪里會有什麼好日子！就是有好日子，也輪不着我來過的了！』阿根嫂憤慨而又悲傷地說。

孫婉霞不再作聲了，她只埋着頭割菜。陽光慢慢的從地平線上升起來，把籠罩在地面的霧氣驅散，到她把割下的菜裝滿在籃裏，挑着上街去賣時，整個田野已完全沐浴在陽光下面，割麥的工作到處都在開始，一幅農忙圖又展開在她眼前了。

早晨的大街非常熱鬧，雖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村鎮，但居民也有幾百戶，每天展開在街梢頭的菜市，頗有擁擠不開的景象。桶裏面，新落網的魚在潑刺地活躍；肉鋪裏，新肉的斧頭在砰砰地發響；再加上論價聲，爭執聲，把這一塊小小地方的空氣釀得十分熱鬧。孫婉霞仍舊依着她幾天來的經驗和習慣，應付她的主顧。她現在已變得比較精明，能够不讓別人再在她身上多佔便宜，並且能够防護她的菜，不給人搶。雖然秤頭上總不免要喫虧一些，不過那損失也是很有限的。

這樣，一直把買賣做了兩個鐘頭，存在她籃裏的菜已沒有幾棵了。她正預備挑着籃回家去，忽然來了個意外的主顧，使得她的心卜卜的跳了好幾跳。這人不是別個，正是她所怕見的地痞癩皮阿三。癩皮阿三敞着胸，把一顆帶毛的黑痣露在外面。他看見了孫婉霞，便嬉皮笑臉的走將過來，先把頭上的鴨舌帽向上推了推，又諷笑着向孫婉霞點點頭，然後把兩手叉着腰說：

「給我稱六斤菜」

孫婉霞帶幾分不願意兩心惰，把籃裏給人揀剩下來的幾棵菜用草繩捆在一起，稱了稱。秤錘懸掛的地方顯然還不到六斤，但她因為顧得和癩皮阿三多說什麼，便算做六斤，擺在她腳前了。癩皮阿

三也不爭論，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塊大洋來，誇耀地向空中一拋，用兩個指頭夾住，送到孫婉霞面前說：

「我給我！」

「我沒有找，你自己去換好了。」孫婉霞凜然地說。

「沒有找，那也罷了，就送給你買花粉罷。大爺有的是錢，一隻洋是不在乎的！」

癩皮阿三拉開嘴笑着說，他的面孔距離孫婉霞還不到一尺，孫婉霞真想在那面孔上重重的打一記。但轉念一想，她又竭力的忍耐住了，她只冷笑着，輕蔑地把扁擔柄在癩皮阿三的手指上一打，將他指縫裏夾着的錢打落進籃裏，挑了籃，回身就走。

路筆直的展開在她眼前，但她直覺着這條路將不像平常那樣容易走。果然，癩皮阿三似乎有些捨不得她，提着菜，緊緊在她後面追上來。瞧着四周沒有人，他竟大胆地伸手去摸她的面頰說：

「怎麼收了我的錢，連一些謝意都不給嗎？」

孫婉霞的憤怒再也遏抑不住了，她停住步，把菜籃歇在路旁，提着扁擔，直衝到癩皮阿三面前，激動地說：

「你這瞎了眼珠的狗，你把我當什麼人？你要我謝你嗎？好這就算是我給你的謝意！」

她是那樣盛怒地，竟至於用了全身的力量，把扁擔向癩皮阿三橫掃過去。癩皮阿三沒有提防，一個立脚不穩，止不住踉蹌踉蹌的直跌進路旁的油菜花叢裏。孫婉霞瞧着他像狗一樣在泥地上滾爬，

的形狀，不禁放聲大笑了。她把他拋下的菜重新放回籃裏，又取出籃裏的那塊錢來，直扔到他的頭上去說：

「我才不稀罕你的鵝眼錢呢，留着慢慢的喝黃湯去吧。」

她預料賴皮阿三未必肯干休，一定要追上來，說不定還得有一場劇烈的格鬥。可是，意外地，當她回頭向前望時，她看見賴皮阿三竟垂頭喪氣的向和她成反對方向的那一頭走了，這使她不禁勝利地通身都覺得愉快。

然而，漸漸的，這愉快便變成担心了。她看見朱四太爺家的高大的白墜牆門正在她眼前露出來。這在近來幾乎成了慣例，每當她賣菜回頭的時候，總有一隻狗從裏面衝出來，向她狂吠一陣。她固然並不怕牠，但因為常常經歷的緣故，無形中養成了一種怔忡的毛病，看見了牆，就要擔心到那隻狗。可是這天狗却並沒有出來，代替了狗站在門前的，是一個紳士模樣的人，衣着面貌都和從前所見的甲長不相上下，不同的只是形容更委瑣，而且帶着十足的土氣。孫婉霞雖不認識他，但從他的容貌上看，就知道這一定是小五口裏所說的村長朱四太爺，她不由得向他多望了兩眼。朱四太爺也正在向她望着哩。四條眼光互相碰在一起，孫婉霞不禁一陣面紅心跳，她覺得離開她很遠的魏虛仁的影子，現在又出現於朱四太爺身上了，而且是比較魏虛仁更可厭恨。她只好低着頭，疾步離開他的視線，一雙心裏却在尋思着，不知要怎樣才能安渡未來的難關。鄉村中少不了惡人，這原在她預料中的，但狐鼠

會這樣多，並都垂涎於她，却在她的意料之外。她漸漸的有些爲環境的困難悲觀起來了。

可是，在距離她不遠的地方，小五却歡樂地站在麥田裏向她叫：

「四姑，你怎麼到這時才回來？我們的麥已都割完，從明天起，大家又可以一塊兒出去玩兒了。」

四

割下來的麥已都上了倉，現在村人們心上所放不下的只有兩件事，一是麥的價格，另一則是田主的收租。

幾乎成了每年的慣例，善於在農民們身上吸血的米蛀蟲。逢到這一年一度的小熟期，又眼明手快的紛紛活動起來了。活動的第一步當然是降低麥價，以便用少許的錢，從農民們手裏糴進多量的麥來，再在一進一出上下其手的操縱之間，獲取不當得的利潤。這年更因爲特殊的情形，麥價一開盤就比平常年成跌下兩元多，到了麥子上倉，分外飛快的往下跌，跌到只值三元錢一石。

村人們差不多都在爲這無保障的跌價煩惱着，拿不定到底應否把手裏的麥糴出去。糴罷，實在有些不甘心，因爲三元錢一石的價格，除去了種籽和肥料的本錢，可說已所餘無幾。可是不糴罷，又恐麥價還要繼續往下跌。而且青黃不接的時期已經迫近眼前了，在這銀根緊急典當關門的時候，每一家店舖都具着戒心，不論是怎樣熟識的戶頭，沒有現錢，休想做成交。平時除欠的門路已經完全斷絕，除了伏伏貼貼的低頭在這命定的價格前糴麥以外，簡直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一種猛烈的騷動像水上的渦旋似的在村裏展開，剛在蠶桑上受了打擊有的背了一身債有的賠上了桑地的村人們，見到麥子又出現了新低價，真好比舊創新傷，一併爆發，止不住涌上加涌。於是，不平的呼聲，便到處都在蔓延着。

「真想不到，麥價會跌得這樣低！去年不是還躍到五六元一石嗎？陳麥連八元都會躍過呢！今年每石却只有三元！三元，一畝田裏攏總也不過收上個「二石」「八斗」，還要完租，還要除去本錢，他媽媽的可不是要命！」

「今年是喪門神下界，到處都不得安甯，所以繭價跌了，麥價也跌了，說不定將來稻……唉！」

「家裏的陳米頂多只够吃一個月，外面米價却又漲了，到六月天一定還要漲得厲害。就是糶了麥來，也不够買米。這可怎麼辦呢？總不成眼巴巴的等着餓死！」

「天道大變了！天道大變了！都是沒有真命天子出世的不好！」

大部分村人都把這次繭麥兩項跌價的過失，歸罪於喪門神下界，沒有真命天子出世，可是福生却例外地把這些過失一齊推在白虎星身上。

「我早曉得今年的麥價是不會好的，家裏收留了一隻白虎星，財神爺爺早就嚇跑了，還會有得發嗎？」

他是這樣終日都在劈叨着，同時對待孫婉霞也更較前苛刻。這在孫婉霞是很難忍受的。她的小

姐習氣還沒有完全克服，實在受不住這許多橫說。她常常想：爲什麼我還要在這里留下去呢？這里沒有什麼可留戀的。說是幫助別人嗎？顯然別人並不需要自己的幫助，自己就走開了，對於別人也沒有什麼損失。現在在這里，什麼希望都不能實現，什麼工作都談不上，而且天天都對着一副自私的可憎的面目，這是多麼愚蠢的事啊！想到極端的時候，她幾次都忍不住懊喪地預備離開這所在了；不過到後總爲一種觀念克服下去，那便是對她逐漸發生興趣的工作，彷彿無形中具有一種牽掣她的力量似的，使她一時不願離開這純樸可愛的農村。

就在這大多數人都在煩惱中間發着不平的呼聲的時候，朱四太爺開始來收租了。

這一帶的田地，多半是朱四太爺家的，他所以能佔有這樣廣大的土地，一部分固由於巧取豪奪得來，一部分也由沒落的自耕農和小地主自願出賣給他。就因爲他佔有的耕地面積很廣，所以每次收租，總由他自己親自出馬。伴着他一同來的有兩個長工，一個背着盛麥的藤叉袋，一個用木秤挑着量器和斗。斗的容量比米行裏用的還要大，即使是用量器量平，每斗也較普通的斗要多出兩三升光景。

他們來到福生家門前的時候，孫婉霞正握着竹筒，在行灶裏吹火燒飯。她拾起被灶煙燻痛的眼來，望了望朱四太爺，慌忙把臉縮向裏去一些，一壁留神注視福生的動作。福生滿臉都陪着笑意，很恭敬的把板檯上的灰塵抹淨了，招呼着說：

『請坐！請坐！四太爺，這樣的熱天，還自己出來收租嗎？』

朱四太爺却並不進門來，他只站在門前，翻了翻手裏的租簿說：

『福生，你租種的田是十畝，每畝田裏應該完麥五升，十畝田總共應該完麥一石五，還有……』

『對不起！四太爺，請你開開恩！今年田裏蟲麥很多，要照往年老例完租，實在完不起！總要請打幾成折扣。』

『哼！蟲麥！你當我也像城裏那夥跛頭一樣，受你欺哄嗎？老實說，今年田裏蟲災很少，可以算得是個大熟年成，你要想減租可不行的！——我的話還沒說完呢。還有，你去年十月裏會問我賒過五石米，言明今年大熟期歸還，不過利息扣算到現在，已有七個足月。還有，今年蠶桑上借的那五十元錢，利息也已兩個月到期了。這些利息，現在也一併歸在麥裏折算，你一撮括子總共應該完麥三石五斗。』

『三石五斗！』福生嚇得吐了吐舌頭說：『四太爺，你真和我開玩笑！今年田裏一共也不過收了十來石麥，現在田租和利息倒要完掉三石五斗，往後叫我們怎麼過日子？』

朱四太爺合上租簿，瞪了福生一眼，隨即大踏步的跨進門裏去，正預備叫那兩個長工動手量麥，忽然看見了在燒火的孫婉霞，不由得呆住了。他張着貪婪而又驚奇的眼光，注視了她好半晌，才向福生問道：

『這女孩子是誰？我從前好像沒有在你家裏看見過！』



沃 渣 作

『我也不大明白她的來歷，據她自己說，是從人家逃出來的童養媳，不曉得真不真。我本來不肯收留她的，都是小五的媽喜歡她，一定要把她留下來。不瞞四太爺說，我們一家人，自己吃也嫌顧不周全呢，哪里還養得起別人的女孩子！』

朱四太爺捋着鬍鬚，笑了笑，把手指定了福生道：

『你這傢伙真大胆，也不問明白別人的來歷，就敢胡亂把人收留下來！幸虧現在是太平年頭，要是戒嚴時候，哼哼！你這點腦袋恐怕免不了要搬場哩！』

福生嚇得變了臉色，他惡狠狠的盯了孫婉霞一眼，用力搔着頭皮，向朱四太爺說：

『原是呢，上回甲長黃先生來的時候，我就曉得她是留不得的了，留下去一定有麻煩。現在總要請四太爺給想個法子，把她送走，省得將來我們一家都受她的連累。』

朱四太爺的眼球轉了一轉，似乎想定了什麼計較，他且不理會那兩個在一旁等候他命令的長工，却笑吟吟的換了一副和善的面目，招手把福生叫到外面去，附耳向他說道：

『你真不願意收留她嗎？那也好，我家裏正缺少一個得力的丫頭，你要是怕事，就把她送到我家去罷。我和你不同，別人是不能隨便上門來找人的，就是出了岔子，有我出面，也一定不會連累你。』

福生呆着眼珠，向朱四太爺臉上望了好半晌，像在揣測他說這話的用意。良久，才點點頭說：

『好是好的，不過也要她自己情願，現在先讓我去問她一聲，她要肯答應，一定照這樣辦就是。』

朱四太爺的臉色不禁變了一變，他連忙叫住正預備進屋去的福生，急促地低聲說：

『不要去問她，看她人大心大，不見得會肯答應的，最好你隨便在那一天領她到我家裏來，再由我設法使她答應。你能照這話辦，那麼利息可以不必算了，就是麥租也可以照往年打一個八折，收你一石二就是。』

福生似乎被這意外的寬容所驚住了，他張開笑口，忙不迭的點着頭，引朱四太爺進屋去量麥。孫婉霞雖聽不出他們說的什麼，但看着福生不住點頭，和充二在他臉上的笑意，再把他方才在屋裏所說的不願容留她的話對證上去，便知道他一定已和朱四太爺商通，要把她送給朱四太爺了。她對福生本來沒有什麼好感，這時見他這樣蔑視她的人格，怒火分外從她心裏直冒起來，而懷了多時的脫離這地方的決心，也愈益增加。終於爲了耐不住憤激，她便趁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麥上的時候，獨自一人，悄悄的從茆屋裏跑將出來。

外面陽光依舊強烈地照着大地，不少人在陽光下忙着厚水分秧。也有一些地方，農夫在呼叱着牛耕地，牛蹄踏在地上，地上乾硬的泥土便全被繫在牛身上的犁翻鬆了。一切都沒有什麼變化，只有孫婉霞心頭的願望却已完全破滅。現在，農村在她眼前，不但不是樂土，簡直還有些像是魔窟。她真想不到生活在這環境裏的人物會這樣的愚蠢！而使她滿意的工作又這樣地少，她只想早離開這里一刻好一刻，雖然離開了這里，到什麼地方去，在她心裏是還沒有決定的。

她又走到來時的河邊了，河邊靜悄悄的，沒有船隻往來，連每天要從這里經過兩次的小火輪也不見蹤影，只有一個人獵狗似的在岸旁尋找着整棋，正是小五。孫婉霞見了他，不知怎樣，忽然發生了一種戀戀的心情。她暗暗覺得奇怪，怎麼都市裏許多俊美的男性都不能使她動心，反是鄉下的一個野孩子，却使她如此不捨。大概是她始終把他當做弱弟一樣看待的緣故罷。她只得硬着心向他說：

『小五，我要走了。』

『怎麼？四姑，你到哪裏去？』小五急忙從岸旁爬到路上來，天真地追問着。

『你不要管我到哪裏去，我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的。總之，我去了，是不再回來的了。』

小五睜圓了眼珠，骨碌碌的在孫婉霞臉上盤旋着，到後似乎看出她的話不是欺騙他的了，不禁哭喪着臉，拉住她的衣服說：

『四姑，不要走，你走了，就沒有人再陪我玩了。』

孫婉霞不由得笑了，同時也很爲小五那孩子氣的話感動。她本來也有些捨不得這地方，尤其是那些雖不滿意却逐漸發生了興趣的工作。不過現在事實使她不能不離開這里，因爲她如若再留下，說不定會給那愚蠢的老農夫福生送進虎口裏去。她只好懇切地向小五開導着說：

『並不是我願意走，實在因爲你爸太糊塗，他要把我送給朱四太爺，我怎麼還能在這里留下呢？』

「有這樣的事嗎？」小五吃驚地搔搔頭，忽然義形於色的向空中打了一拳說：「四姑，你不要走，讓我去和爸說，一定不許他把你送給那老狗。」

孫婉霞卻沒有依從小五的話，瞧着小五飛奔到茄屋那頭去了，她便也繼續向路上走去。她的心仍舊被憤激的感情支配着，所以一直往前走，並不向後回顧一下，也不停步稍作一番思量。

但漸漸的，她便冷靜下來了。她開始用理智來壓抑下了感情，思索她離開了這農村以後將發生怎樣一種結果。都市裏是不能再回去了，重新和姊姊在一起過那樣糜爛的生活，當然是她不甘心的，就是葉露玲願意容留她同居，也不是她所能忍受。不過要再在這農村裏留下，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在這動亂的年頭，所有的農家幾乎都處在窮困的地位，養活自己都來不及，那里還肯收留不相干的閒人。只要看她留在福生家裏，幫他們作了這許多事，還不能得他們的好感，便不難明白。那麼，到底走向哪里去好呢？她左思右想的，始終想不出一個完善的計較。到後她忽然笑了，她覺得這次的出走非常不當，不要說福生究竟是否有把她送給朱四太爺這個意思現在還不能斷定，就算他真有這個意思，她也並不是什麼只能任人支配的弱者，難道不會起來反抗嗎？何至這樣悄悄地逃出來呢？她愈想愈覺自己的錯誤，決定重新回到福生家裏去，於是，便回轉身來，向原路走。

在離茄屋不遠的一株榆樹下，她又看見了小五。小五是正低着頭在哭，眼淚把短衫的前襟打濕了一大塊，一隻手背還在擦着眼睛。孫婉霞非常詫異，連忙問他道：

「小五，你爲什麼事哭？」

「爸打我，說我胡鬧！他並且對媽說，他已經答應朱四太爺，把你送到他家去做丫頭了。因爲朱四太爺不但不需要我們錢米上的利息，就是今年的麥租，也是照八成收的呢。」小五抽抽咽咽的說。

孫婉霞挫了挫牙齒，她心裏非常苦悶，她不知要怎樣才能把這些農人的愚蠢自私的腦筋改造過來。就爲了這苦悶的無處發洩，她不禁分外懷念起留在上海的朋友來了。她開始對小五說：

「不要哭，我不走了，你去替我問王家的小牛借一副紙筆來，我有用處。」

小五不哭了，骨碌碌的轉着眼睛。半晌，忽然飛奔了開去，不久便取了一副紙筆來，還帶着墨和硯。孫婉霞看那紙，是小學生練習大楷用的九宮格，雖很粗糙，也還可用。於是，她便坐在地上，磨好墨，稍微構思了一下，握着筆，颯颯的寫將下去。信是寫給葉露玲的，她先告訴她到農村裏來的經過，接着便提到她最近的生活，工作，和她所感到的苦悶，只把她所在的地方隱瞞住了，不讓她知道。在她寫信的時候，小五不住在一旁好奇地瞻望着，有一時還止不住帶着驚愕的贊歎聲說：

「四姑，真想不到，你還會寫字！」

孫婉霞匆匆的把信寫完了，却發生了一個難題，就是沒有信封和郵票。她猜想這些東西一定要到鎮上去才有，於是，她便向小五問道：

「這里離開鎮上有多少路可遠嗎？」

「不遠的，只有五里，一天可以來回好幾趟呢。」

「好！那麼，吃過了飯，我們一同到鎮上玩去。不過有一件事你要當心，就是不許把我方才寫字的事，隨便告訴別人，要不然，我就不和你好了。」

小五沒口子的答應着，捧着筆硯，跳跳蹦蹦的跑開了。孫婉霞瞧着手裏的信，嘴角邊不由得掛出一絲微笑，她輕輕的對自己說：

「但願這封信能使她驚奇一下，她將不知怎樣崇拜我的偉大哩！」

第八章

這封信到達上海的時候，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葉露玲剛洗漱完畢，和她父親葉常青一同在餐廳裏用着早餐。管廚房的蔡媽把盛餐點的盤子送將上來，盤子裏有一封從外面遞進來的信。葉露玲的眼睛只在那信封上接觸了一下，便不由得驚呼起來道：

「啊！這是孫婉霞寫來的！」

「孫婉霞。」葉常青似乎記起過去在這熱情女郎手裏所受的挫折來了，他注意地望着在看信的葉露玲說：「這孩子倒很有些手段！上次她到我行裏來，說你已經把我給你的那本一萬元支票簿給了她，並且款子也都已提出，預備把來接濟工人們的生活費。我一時沒留心，相信了她，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答應她加給工人們米貼，把工潮解決了。誰知後來到付款部一查，那筆款子並沒有全提出，只提掉六百元，我竟上了她一個惡當！她在我面前都敢掉搶花，你看她的手段厲害不厲害？——現在她在哪裏？」

葉露玲已看完信，她把信摺好了，傲然地說：

「她已經到農村去了，信上並沒說明她在什麼地方。她這人的性子就是這樣，說到那里便要作到那里的。」

葉常青冷笑了一聲，接連搖了幾搖頭。

「我看她這人太喜歡管閒事，並且有些鹵莽滅裂。她以為到處的人都一樣，都可以接受她的幫助，這可就錯了！鄉下人的愚蠢是出名的，他們並沒有都市裏的工人那樣機伶，又缺少團結力，大家都把個人利益看得很重。到農村去，恐怕說不定她要碰上一個大釘子回來呢。」

「不過她已經在農村裏安住了下來，她的目的總算已達到一半了。」葉露玲淡淡的說，一壁留神看信封上的郵戳。「她還在江蘇境內呢！爸，你可知道留雲鎮在什麼地方？」

「這種不知名的小村鎮，我怎麼會知道？我看你也不必再去理他了，她這人並不是個好相識呢！」葉常青似乎還帶有餘恨的皺眉說。

葉露玲佛然了，她立起來，把信藏在袋裏，便吩咐侍立在一旁的蔡媽。

「蔡媽，你去叫阿金把汽車開進來。豪燥點！我就要上學去。」

葉常青忽然把蔡盆推開，伸出兩根粗壯的指頭來，向葉露玲招了一招說：

「露玲，你要快一些叫車子開回來。今天我不但要到銀行裏去，還有公債的下月份期貨要做呢。」

葉露玲愈加對她父親不滿了，她簡直沒有理他，自願走到外面去坐汽車。

「嗚嗚——」汽車開出了門，風馳電掣的從恐園路轉上了靜安寺路。葉露玲忽然記起一件事來，覺得有把孫婉霞的信給她姊姊看一下的必要。同時她又想起，近來已有多時不見孫婉仙到學校去了，也不知道她是陶醉在愛的樂園裏呢，還是爲了別的什麼。好在到學校去正要經過馬霍路，不妨順道去探看她一下，要是她不在家，再到學校裏去找她也不遲。於是，她便對前面的汽車夫說：

「阿金，把車子開到馬霍路去。」

汽車在跑馬總會旁邊停了下，葉露玲很快的跑進對面的小弄堂裏去，認清了門牌，把手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

門開了，開門的人正是孫婉仙。她的臉上充滿了春色，一面開門一面還儘在笑。似乎想不到葉露玲會來，乍見之下，笑容立刻收斂了，仍舊換上了她平素那蒼白的神經質的容貌。她帶幾分不快的神氣，勉強笑着說了聲：

「原來是露玲姊姊！」

葉露玲却没有留意到孫婉仙臉上的表情，只是向門裏走。她懷着滿腔的熱情，急於想和孫婉仙商量，怎樣去訪尋孫婉霞。可是，剛走到長窗前，她便不禁怔了一怔。她看見客室內，有一個油頭滑腦的青年男人在含笑向她鞠躬，正是魏虛仁。

這便葉露玲不能再向前走了，她只向門內投了一眼，便已窺見了孫婉仙私生活的全部，這糜爛的私生活似乎正在謝絕她進來。她心裏暗暗鄙夷着，可是面子上却不便顯得過於決絕，只好從懷裏取出孫婉霞的信來，交給孫婉仙說：

「這是婉霞剛才寄來給我的信，我特地帶來給你看看，順便請問你一聲，到底預備怎麼辦法？」
孫婉仙接過信來，看了一遍，看信時臉上一些表情都沒有。看完了，仍舊還給葉露玲，歌司的里地笑着說：

「有什麼辦法呢？她性子的倔強你是知道的，我也實在拿她無法！既然現在她在農村裏住得好好的，那也就聽憑她好了，我也落得省下件心事。何況她信上並沒說明她在什麼地方，縱使要找她，也未必會找得着呢！」

葉露玲想不到孫婉仙對她自己的妹妹會這樣不關心，她的胸口幾乎給氣阻塞住了。再一望到站在孫婉仙背後含笑向她望着的魏虛仁，懸想到在她未來以前，她們兩人在客堂裏相偕相倚，正不知作罷了多少醜態，她的氣不禁分外湧將上來。依着她的性子，真恨不得痛罵孫婉仙一頓。但轉念一想，又覺得這樣的人實在不值得罵。她只暗暗下了個決心，以後罰誓再也不到這地方來的，向孫婉仙點點頭，回身就走。

孫婉仙却追了上來，向她喊道：

「露玲姊，慢一步走，我有一件事要拜託你。」

「什麼事？」葉露玲回過頭來，不耐煩地問。她自覺她這時的臉色非常難看。

孫婉仙有些囁嚅了。她紅着臉，過了好一會，才吞吞吐吐的說道：

「我今天有一些小事，不預備到學校去了，想請露玲姊代我向學校裏告一個假。」

「哼！」葉露玲從鼻孔裏漏出一聲冷笑，她簡直沒有理睬孫婉仙，自願放快了脚步，走出弄堂去坐車。

車子開動了，葉露玲心頭猶兀自覺着不平，她暗暗的代孫婉仙叫屈，怎麼像她這樣進步的人，會有着這麼一個姐姐。這邊能說是一個有靈魂的人嗎？沒有思想，沒有意志，有的只是一顆癡情的夢，過去那個風花雪月的時代重現到生活裏來的愚蠢的心，除了滿足自己以外，再沒有別的意識存在。甚至連自己的同胞妹妹也不放在心上。對於這樣一種耽溺在糜爛的私生活裏的人，有什麼話可和她說呢？她真有些懊悔不該跑來碰這軟釘子了。於是，她便皺眉向汽車夫催促着說：

「快開！快開！趕快離開這里，越快越好！」

汽車夫却回過頭來問了。

「小姐，現在是到學堂裏去嗎？」

葉露玲點點頭，她望着身旁的小書箱，開始有些感到學校生活的愚蠢了。這生活，到底能給予她

什麼呢？在許多人都已經躍身跳進現實的浪花裏去了的偉大的時代之前，還有容她安安靜靜的在書本裏討生活的餘暇嗎？她轉過眼去望車窗，一線初升的陽光正燦爛地照在車窗上，耀得她的眼睛發花，彷彿在啓示她，要她離開靜的學校生活，跳進動的現實裏去似的。

忽然，車子停住了，喇叭暴驟地「嗚嗚——」的響了起來。葉露玲吃了一驚，連忙凝眸望前面。前面正有一個青年，垂頭喪氣的走着，好像沒有理會到在他背後，便有一部足以吞噬他的汽車，直到喇叭一連響了三次，他才覺醒過來，本能地向旁邊一閃。這一閃，却使葉露玲完全看清楚了他的面目，她不由得喊了一聲「啊！」瞧着車子已繼續向前開動了，她連忙對汽車夫喊道：

「阿金，快停！那邊有我一個朋友。」

汽車因爲正在半路上，無法殺車，只好繼續向前開了一段路，然後斜刺裏開到路旁去。葉露玲急得在車廂裏連連頓着腳，好容易等到車停了，來不及的開了車門，跳下車來，在人叢中尋找着那人的臉。幸好那人並沒有跑開，仍舊在後面踽踽地走着，於是她便疾行幾步，走到他身旁去，激動地叫了一聲：

「幻心！」

被呼喚的林幻心愕然的立住了，憂鬱的眼珠從眼鏡裏看進葉露玲眼裏，臉上不禁浮出一絲隱隱的微笑說：

「哦！露玲，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裡碰見！」

葉露玲被林幻心臉上那憂鬱的神氣逼得心上冷颼颼的，非常難過，她不由得硬着聲音說：

「幻心，你近來怎麼樣？環境可較從前好一些嗎？爲什麼多時不到我那邊去了？」

林幻心把手扶着頭，頹喪地說：

「露玲，我請你不要再問我的近況了，我的環境是只有越來越困難，決不會好起來的。好在我已經決定，下半年起，無論怎樣不再教書，排擠且由他們去排擠罷！」

葉露玲很不贊成林幻心那意志消沉的模樣，但她也沒有話可以勸他，她並且預料即使把話勸他，也未必會鼓舞起他精神來的。她只好信口問了聲：

「你不教書，預備作什麼呢？」

「不論作什麼都可以，我相信我決不會沒有出路的。」林幻心的眼裏閃過一道信仰的光輝，他臉上的憂鬱的神氣暫時消失了。

葉露玲歎息了一聲，心裏暗暗說：「出路雖然多，可是你要不振作起來，也是沒有用的啊！」她望着他，忽然想到衣袋裏的那封信，於是便帶着興趣的口吻向他說道：

「幻心，你知道嗎？孫婉霞已經到農村去了。」

「啊！」林幻心意外地一跳，臉上立刻流露出無限惋惜的神氣來。過了好半晌，才搖頭說：「這真

是一個現代的唐吉訶德，不知道她的前途怎樣，會不會也像唐吉訶德那樣，到處都逢着失敗！

葉露玲含笑把眼斜睨着林幻心，眼神裏的意思好像說：『你不要輕視唐吉訶德，我看你就缺少

做一個唐吉訶德的勇氣哩！』

林幻心彷彿記起一件事來，他把眼望着跑馬廳那一頭說：

『我昨天碰見杜季真，他說他已經向工會裏辭職了，預備北上去投××軍。』

『好得很！』葉露玲喜歡得跳起來說：『現在大家都去做實際工作了，我下半年一定也脫離學

校，北上救護××軍去。可是，幻心，你呢？』

『我……我還得慢慢點來！』林幻心陰沉着臉，遲頓地說：『不過我相信，我如若選擇起工作來，

一定要比你們更實際一些的。』

『哼！』葉露玲不由得冷笑了，她不相信像林幻心這樣消沉的人，會有什麼更實際的工作做出來。但她也不便說破，她只向他點點頭說：『你大概還有事，我也要上學去，不談了，我希望星期日你能

到我家裏來一趟。』

林幻心答應了一聲，便拖着他的頰長而憂鬱的影子，消失在人海裏了。葉露玲悵望了他好一會，才懶洋洋的去坐車。但到鑽進了車裏，望到擱在座上的小書箱，一種厭惡的情緒又突然襲進她心裏來。她想：爲什麼我還要到學校裏去呢？那邊到底能給予我什麼？我難道真的跑去代孫婉仙向學校裏告

恨嗎？越想愈覺懊惱，她不禁用感情的口吻向汽車夫說：

「阿金，把車子開回去，我不到學校裏去了！」

二

車子重新開回到客廳前的時候，葉常青正不耐地在客廳裏踱方步。他一眼看見了提着小書箱鑽出車門來的葉露玲，不禁詫異地叫了起來說：

「怎麼？露玲，你又回來了？」

「我不高興再到學校裏去了，我覺不着我能學出些什麼來！」葉露玲厭倦地放下手裏的小書箱說。

葉常青微笑了，他望着站在他身旁的妻女，他很懂得他這位生長在南洋的女兒的心理。她是有一切南國女兒一樣的溫情，生來就喜動不喜靜，要是沒有什麼事情刺激她，她還勉強可以坐得住，一旦發生了事情，即使是極微細的，也能把她擾得坐立不安。現在無疑地，她是受了孫婉霞那封信的影響了。他忍不住帶笑問她道：

「你難道也想像孫婉霞一樣，到農村裏去嗎？」

「不，我不想到農村去，我是想到口口去組織一個救護隊，專門救護××軍！」葉露玲得意地把她的抱負完全在葉常青面前傾吐了出來，她的心胸一寬，臉色不啻不由顯得非常開朗。

「胡說！這樣危險的地方，怎麼可以去得？真是胡鬧胡鬧！」葉常青帶着滿臉實備的神氣說，他還想教訓葉露玲幾句，但時間却不容許他再說下去了。他只好按鈴叫僕人去吩咐保鏢預備，一雙飛快的走下雲母石級去。

車子仍和往常一樣，在極短的時間裏，把他載到大方銀行門口。

葉常青一脚跨進經理室裏，還沒有坐定身子，桌上的電話鈴便「滴令令」的響了起來，使他來不及的取起耳機來聽。

電話正是他公債上的經紀人魏亭藻打來向他報告市況的話，是說得很多，但總括起來却只有一個字：「跌！」

葉常青不由得皺了皺眉頭。他早就精密打算過了，近來時局正逐漸的在好轉，停戰協定已經簽字，撤兵正在分區實現，圓桌會議和自由市的呼聲雖然很高，却未必會成爲事實，人心看漲，所以他這一月的公債期貨也由「空頭」改作「多頭」。誰知剛剛開頭就逢着逆折，市價沒有可跌的理由却偏偏跌個不住，看起來一定有人在弄玄虛，有心要殺他的多頭。這弄玄虛殺多頭的人，除了他的對頭葉家方鎮鴻以外沒別個。他攤開手掌，做了個殺的姿勢，電話筒裏，魏亭藻却在向他閉着：

「現在怎麼辦？要不要拋出多少去？」

葉常青咬了咬嘴唇，皮，猛的把殺手勢一收，握成了個拳頭，在辦公檯上重重捶了一拳。他現在決

心和方鎮鴻門一下子法了。於是，便捧笑着，厲聲的在電話筒裏對魏亭藻說：

『不要拋，你再給我扒進三五萬來，等收盤後你到華懋飯店來見我，我們再共同商量一下對付辦法。』

說完了，他重重的把耳機一拋，負着手，在室內亂踱起來，兩道濃眉燈緊得幾乎成了個「一」字。

這當兒，出店剛好把剪報處剪貼好的報紙送上。葉常青信手翻出來一看，第一張正是關於自由市的新聞，他不由得捧着坐到椅子上去，很熱心的讀將起來。雖然在國家觀念上說，他對這野心的帝國主義者所醞釀的自由市空氣很難同意，不過在利益觀念上，他倒十分希望自由市能夠實現。兩種不同的觀念在他內心鬥爭着，結果，國家觀念總勝不過利益觀念，所以他的關心自由市新聞，也以盼望拋實現的成分居多。

可是這天的消息却給了他一個失望，喧騰了許久的自由市的呼聲，正逐漸在消沉下去，恐怕要成爲曇花一現了。

葉常青懊喪地拋下報紙，偶然一抬頭，却看見辦公檯上擱着一封信，一封電報。信是石路上一家商店寄來要求放款的申請書，不關緊要，電報却是廣州分行寄來的，裏面說海軍態度強硬，戰機一觸即發，人心恐慌，省民紛紛提款赴港，庫藏空虛，要求總行速撥五十萬元來接濟。看完了這封電報，葉常青分外懊喪了，他不解他的命運何以會這樣壞！他剛提起筆來，想擬一通電報去回覆分行，說現在總

行無款可解，叫他們相機應付。忽然，門開了，一個長袍馬褂烟容滿面的人從門外踱了進來，正是錢柏良。

錢柏良仍舊是那樣卑躬屈節地，一進門，就滿面堆歡的叫了一聲「葉常翁」，然後誠惶誠恐的把半個屁股尖兒粘在椅角上，拾起可憐的眼光來望葉常青。葉常青初時對錢柏良本很不滿，特別是爲了他對工潮措置失當，使他平空負擔了不少冤枉損失，不過這時他心裏正潛藏着一個大計劃，急於想和一個在事業上比較親密的人談談，所以最初的不滿，完全被希望代替了。他放下筆，得意地笑着向錢柏良說：

「錢柏翁來得正好，我問你：你覺得我們所辦的實業前途怎樣？可有獲利的把握嗎？」

錢柏良迷惑地望着葉常青，不明白他問這話的用意所在。起初還以爲他在試探他，嚇得幾乎不敢開口，後來見了他臉上那高興的神氣，心才稍稍寬放了一些。不過他並沒有葉常青那樣的大希望，只好就事論事的說：

「我看前途似乎很難樂觀。戰事沒有發生以前，就到處都鬧不景氣，戰後人民的購買力更加薄弱了，市面一天比一天衰落。現在停戰協定已經簽字，以後對排貨風潮一定要加相當取締，眼見得X貨又要源源的運來傾銷。我們的工商業早就在風雨飄搖之中，怎麼還能和人家的生力軍競爭，不用說只有更加支持不住罷了！」

『哈哈！』葉常青不由得狂笑了起來：『你這都是皮相之談，沒有把握住事實的中心。固然，停戰協定簽字以後，X貨是免不了要來大量傾銷的，不過傾銷儘管由他們來傾銷，總也得我們有人買才會做成生意。試問現在的中國人，還有誰願意買X貨？不要說他們的良心還沒有全死，就算良心死盡了，只要想一想戰爭所給予他們的切身痛苦，他們也一定沒有人肯再送錢給X人。X貨沒有銷路，不正是推廣國貨的好機會嗎？』

錢柏良見葉常青這樣高興，不禁也跟着高興了起來。現在，他的胆子逐漸放大，敢於把屁股佔滿全個椅子，並且架起二郎腿，搖搖擺擺的向葉常青問了：

『那麼，照葉常翁的高見，打算怎麼辦呢？』

『我就把這銀行作基礎，另外組織一個專門推銷國貨的百貨公司，定名就叫國貨公司或者國貨商場，一方面推銷自己手下的幾種工業出品，一方面代理發賣別家國貨工廠的貨物，賺取回佣。這辦法，不是好得很嗎？要是投合上一部分人的愛國心，說不定還可以生意興隆呢。』

『好極了！』錢柏良忍不住跳起身來，向葉常青伸了伸大拇指說：『葉常翁的心思真正靈敏，不愧神機妙算，兄弟實在佩服之至！』

葉常青冷笑了二聲，他彷彿已經看出了錢柏良說話時的心理，臉色不由得沉了下來。他有意要使他難堪的，搖搖頭，歎息地說：

『別的倒還沒什麼，只是有一樁人材難得！』

錢柏良縮縮頸子，好像兜頭被澆了一瓢冷水，索然的退坐到椅子上去。他本來一團高興，想在葉常青面前毛遂自薦，擢取經理一席的預約券，誰知話還沒出口，就被葉常青擋回去了。在他面前歎『人材難得』，不是有心奚落他是什麼？他只好紅着臉，接連說了兩聲：『哦！哦！』

葉常青也不去理他，自顧繼續提起筆來，擬回覆分行的電報。這時，電話鈴又響了起來，仍舊是魏享藻打來的，說市面雖然起了一些漲風，終因場中謠言太盛，人心疲弱，結果還是跌下五角左右，並且說現在早市已經快要收盤，問他什麼時候到華懋飯店去。葉常青低頭看了看腕錶，隨口說：『十點半！』放下耳機，望了錢柏良一眼，臉色更沉下了些。信手把檯上的電報底稿撓成一團，立起身來，對錢柏良說：

『錢柏翁，我就要出去了，我們下次再談罷！』

錢柏良非常沮喪的立起身來。他這次來見葉常青，本來想向他探一些口風，看他到底是做空頭還是做多頭，好跟着他的路子走。誰知口風沒有探出，倒意外的碰了個不大不小的釘子。他的心裏像倒翻了五味罐兒似的，不知是酸是辣。同時，更恐葉常青會因對他不滿，斷絕他的資金供給，使他的紗廠繼續陷於僵局。他覺得，現在非得用美人計，把他的女兒蘊芳獻給葉常青，無從挽回這垂危的局勢了。

葉常青却全沒有覺察到錢柏良心裏的打算，他甚至連眼都沒帶到他一下，自願坐進有兩個保鏢站在旁邊的自備汽車裏去，很威武的說了聲：『華懋飯店。』

車子停在沙遜房子前面，葉常青聳聳肩，挺胸凸肚的走進華懋飯店去。一個和他熟識的僕歐，滿面春風的迎上來打招呼。葉常青眉頭一皺，隨即停住脚步，附身向他問道：

『華陸銀行的方總理，可也在這裏嗎？』

『在九號！』那僕歐點頭，足恭地說。

『九號隔壁有沒有空房間？』

『八號的房間是空着的。』

葉常青便不再說什麼，只把手一揮，叫那僕歐領路，繼續向前走去。還沒走到八號門口，便聽得方鎮鴻那熟習的沙嗓子，在隔壁房間裏直嚷：

『哈哈！葉常青倒也會打算，不過他在我面前，至少還得投個門生帖子。』

葉常青心一跳，連忙退後一步，遮遮掩掩，不讓方鎮鴻瞧見的，走進八號裏去。一壁低聲對那僕歐

說：

『你到門口去看看，如若有一位證券交易所裏的魏先生來找我，可請他到這裏來。』

瞧着那僕歐諸諸連聲的退出去了，葉常青便虛掩上門，移一把椅子到門後去，側耳聽隔壁房裏

的談話，牆壁房裏，方鎮鴻仍舊毫無顧忌的放開他那沙嗓子嚷着：

「葉常青的手腕真不錯！他滿以為現在停戰協定已經簽字，X軍撤退正在分區實現，時局慢慢的在好轉，所以他就眼快手快，趕緊從空頭改做多頭。可管他的眼光畢竟還嫌近視了些，他不知道現在人心極浮，只要輕輕的把一個謠言放進市場裏去，立刻便可引起一場很猛烈的跌風。哈哈！這一下子他的多頭可被我殺定了！除非他見機，馬上自己「斬平」，轉賣了結，下月的期貨多拋出些，以後不再做長貨，要不然，他這一交還要跌得重呢！你們相信嗎？用不着我造謠言扯他的腿，到八九月裏你們自己看，要不回復一、二、八以前那樣的緊張局面我不姓方！」

葉常青用力咬着嘴唇，兩手緊握成了拳，從椅上立起來。可是隨即他又坐下了，耐心地繼續往下聽。隔壁房裏的談話聲忽然變輕微了。唧唧噥噥的，好像在商量什麼事。猛的鬧起了一陣嘩笑聲，一個個熟習而不辨誰何的聲音說：

「好！我們大家去，不過這次到底請葉常青不請？」

「還是請他好，我們背地裏儘管和他作對，面子上却不妨客客氣氣的。」方鎮鴻的聲音沙沙的，含糊不清地說。

隨後便是一陣雜沓的腳步聲，許多人互相笑語着，走出房去了。

葉常青不明白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又爲什麼要請他。他正想出房去向僕隊探問究竟，忽然房門

被推門了，一個人走了進來，正是他公債上的經紀人魏亭藻。

葉常青接住了他，第一句話便是：

「你看公債的跌風可還會延長下去嗎？」

「這很難說！」魏亭藻的眉毛緊蹙起來了：「實在，公債市場的形勢，再沒有比現在還難推度的！照時局說，明明應該上漲，可是牠却偏偏在下跌，場中謠言極盛，細察這些謠言的來源，實在一些根據都沒有，可是相信牠的人却又極多。總之一句話，患在人心太浮！」

聽到了「人心太浮」這四個字，葉常青不禁想起方才方鎮鴻所說的一番話來。他忍不住失聲的問魏亭藻道：

「你說八九月裏，上海會回復到一二八以前那樣緊張的局面嗎？」

「這也許不至於，不過誰又說得定呢！」魏亭藻帶着隱隱的微笑說。

葉常青負着手，在房裏不住的踱方步。猛的他立住了，在桌上重重的撻了一拳說：

「決定這樣罷！下月的期貨你可以多拋出一些，不過這個月的多頭我却做定了！我也不稀罕這幾十萬，一定要跟方鎮鴻鬥一個高低！我就不相信，人心縱使極浮，到底還沒有一瀉千里，不見得就不會跳回來！」

說着，他止不住獨自發了一陣狂笑。這笑聲，其實比哭聲還難聽。突然，一個復仇的意念在他心上

一閃，他連忙拉了魏亭藻一把說：

『去！我們一同到一個好地方去！』

三

正午的陽光很強烈的照在沙遜房子的屋頂上，發着閃閃的金光。時候雖還沒有到伏天，但熱浪却已經開始襲到這東方都市的上海來了。魏亭藻莫明其妙的跟在葉常青後面，走下了華懋飯店前那半圓形的石階，坐進汽車裏去，心裏不住的打着鼓，不知道葉常青所要同他去的好地方，到底是什麼地方。

『到六馬路蒼芳里。』葉常青把雙手交叉在胸前，帶着命令的口氣，大模大樣的向汽車夫說。

魏亭藻的眉毛很快的跳了兩跳，他不由得幽默地笑着，把神祕的眼光注視着葉常青。

『到貴相好那里去嗎？經理的雅興真不淺！』

葉常青直到瞧着車子開動了，這才側過面來，回報了魏亭藻一笑，附着他的耳朵，低聲說：

『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也不瞞你。我做的那個信人，就是方鎮鴻那傢伙仗傲的。我是存心想剪他的

邊！』

魏亭藻很有興味的聽着。但聽到後來，他却不便表示什麼了，他只感覺到一點葉常青的心腸未

免太窄。

葉常青坐在車裏，不住冷笑，誰都不明白他笑的用意。但那笑聲是怎樣怪異，聽了使人毛骨悚然。從外灘到六馬路，並不很遠，不多一會，車子已開到蒼芳里三弄弄口，停將下來。葉常青同着魏亭藻，走進趙飛燕的香巢裏去，他在這裏已經成爲常客了，平時對下人的犒賞也很豐厚，所以他才一進門，樓下的相幫立刻都站起身來，暴雷也似的喊了一聲：「有客！」葉常青也不去理睬他們，自顧輕車熟路的走上樓去。他滿以爲趙飛燕聽了樓下那樣宏大的聲音，一定會知道來的是他，而笑盈盈的站在樓頭相迎。誰知上了樓，慌慌張張出來迎接他的並不是趙飛燕，却是那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鴛婦。同時，一陣猜拳聲和嘩笑聲，直鑽進他耳鼓來，中間還夾着烏師手裏的胡琴啞啞啞的聲音。趙飛燕就隨着這胡琴的節拍，提高了嗓子在唱當鏗寶馬。

「提……起……此……馬……來……頭……大……」

葉常青不禁呆了一呆，一團疑雲籠罩在他心上，他不知道到底是誰在那里代趙飛燕做花頭。

「葉老爺！交關對勿住！趙飛燕房間裏向有客，嚙末空！悟篤阿好到隔壁綠意房間裏向乘坐？」

那鴛婦滿面陪笑的說，可是她的額角上却隱隱堆起幾層皺。

葉常青本來預備發作，但轉念一想，趙飛燕並不是由他包月的，當然不能禁止她不另接別的客人，也不能禁止別的客人不在她房裏擺花酒。他只好勉強忍着氣，和魏亭藻一同走進綠意房間裏去。同時，充滿在他心頭的疑雲，却使他不由得衝口而出的向那鴛婦問了聲：

「什麼客？」

「話起格位客人來末，葉老爺也認識格碗，就是華陸銀行格方總理，叫哈方……方鎮鴻」

「原來是他！」葉常青沉下臉，重重的哼了一聲，眼裏幾乎爆起火來。他想起一刻前在華懋飯店所聽到的方鎮鴻房裏那陣笑聲，直到這時才明白，原來他們大家所要去的地方就是這地方。

魏亭藻坐在一旁，瞧着葉常青那模樣，不禁暗暗有些担心，覺得這正是「山雨欲來」以前的緊張局面，說不定馬上便會雷轟電掣的爆發出一場「白板對煞」的活劇。這兩位金融界巨頭在女人面土的爭鬥，不論誰勝誰負，他這不相干的人夾在中間，挨受酸溜溜的味道，却總不免有些冤枉。他正想托故向葉常青告辭，離開這里，葉常青的第一個霹靂已經爆發出來了。他並不接受從笑盈盈的綠意手裏遞上來的雪茄烟，只是厲聲向着那鴛婦，

「去趕快去把她叫來！」

那鴛婦嚇得臉上的肥肉一陣跳，連忙三脚兩步的跑出房間去，一面跑，一面還不忘記向房裏的綠意拋眼。葉常青却像一盆火似的坐着，面孔綳得鼓一樣緊，儘管站在一旁的綠意怎樣把軟綿綿的話來消他的氣，逗引他的歡心，他只裝做不聞不見。不過他也並不是真的不聞不見，他的耳朵就正很活動的在傾聽隔壁趙飛燕房間裏的各種聲音，趙飛燕房間裏的聲音突然靜寂下去了，連那正當響過行雲地唱着的當鐃寶馬聲，也隨着胡琴的節拍，半途停頓了下來。葉常青暗暗得意，他覺得畢竟

只有他的名字可以壓倒方鎮鴻，現在不怕趙飛燕不伏伏貼貼的坐到他身邊來了。誰知聲音停頓了半响，便又繼續了起來，而且比先前還要響，好像有心要使他嘔氣似的。同時，那鴛鴦也趑趄地走進來，吞吞吐吐的向他說：

「葉老爺，格末叫實頭，麼末辦法哉！隔壁房裏向格夥客人，拚命拖牢仔趙飛燕勿放。趙飛燕自家末，倒發想過來陪僚葉老爺！」

「混賬！什麼東西？」葉常青再也忍耐不住了，他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氣吼吼地說，並且有意把聲音提得高高的，好使隔壁房裏的人都聽見。他現在已不辭和方鎮鴻短兵相接了。

魏亭藻覺得不便再坐，只好托故說還有事，要到別處去，向葉常青告辭。葉常青的全副精神正都放在和方鎮鴻爭奪趙飛燕上，對於魏亭藻的去留，並不十分關心。他正想吩咐那鴛鴦再去叫趙飛燕過來，恰好隔壁房裏的當鑼賣馬已經唱到了尾聲，胡琴一停，趙飛燕竟巧笑着，嫵嫵婷婷的走到他面前來了。

「葉老，對勿住僚包荒奴一點，格碗斷命，臺子飯奴啞是吃脛格哉！」

這幾句嬌脆的軟孫白，說得葉常青渾身骨頭都輕飄飄的，心裏的無明火完全熄滅了。他一把拉，
過趙飛燕來，就向她問：

「方鎮鴻在你房裏搵幾盞花酒？」

『雙檯』趙飛燕伸出兩根手指說。

『好！他擺雙檯，我擺雙檯！』

趙飛燕連眉毛都幾乎笑了起來，面子上却故意裝做左右爲難的神氣說：

『葉老，你嫻生奴格氣哉！奴搭你勒浪心窩裏向揉揉！』

葉常青被趙飛燕揉得不知所可，代她做花頭的心也分外堅決起來。

『不是什麼生氣不生氣，方鎮鴻既然代你擺雙檯，我就得代你擺雙檯。免得給別人說我不如方鎮鴻。』

趙飛燕一面把手在葉常青胸脯上揉着，一面向他作了個媚眼。

『葉老，你阿是當真要搭奴做格？』

『自然是真的，我葉常青素來說一是一，難道還會不作數嗎？』葉常青有些氣憤了，他覺得趙飛燕簡直是在奚落他。

『格末，交關多謝哉！葉老，你就勒浪綠意妹妹房裏向坐坐，等奴送走仔方大少，再來陪還你。』

『不，要做現在就做，你趕快去叫他們騰出房間來。』

趙飛燕急得連連搓手，她滿心想應用她送迎來的慣技，把方鎮鴻送走了，再來招呼葉常青。這一個花頭緊接着一個花頭的，她這一紅可就得紅過半半天。誰知葉常青偏偏不買她這筆賬，一定

要和方鎮鴻白板對煞到底。在她的眼裏，葉常青這戶頭固然是放鬆不得的，可是方鎮鴻這戶頭又豈是可以得罪的呢！她呆了好半晌，始終想不出兩全的計較。到後覺得還是先把方鎮鴻敷衍走了要緊。於是，她便低着頭，走出綠意房間去。

一出房，她便和一個人撞了滿懷。撞她的人不是別個，正是從方鎮鴻那邊過來的興益銀公司經理蕭伯瀛。

「嗚呼嗚呼！嚇煞奴哉！蕭三少，係那啲實梗能陰陰測測格跑進來介？」
蕭伯瀛却不去理她，他只向葉常青拱了拱手說：

「巧得很！葉常翁也來了。剛才方鎮鴻還連打兩個電話，到貴行去請呢。」

葉常青知道蕭伯瀛和方鎮鴻是一黨，所以見了他的面，心上很不快活。不過面子上却不便露出來，他只好勉強欠了欠身子，隨即粗聲浮氣的說：

「我也要和趙飛燕做花頭，請你去對方鎮鴻說，叫他趕快把房間讓出來。」

蕭伯瀛却坐到葉常青對面的椅子上去，微微含笑的說道：

「大家都是創大事業有手面的人，何苦爲了逢場作戲，鬧翻了臉呢？我看還是這樣罷，葉常翁要代趙飛燕做花頭也不要緊，存在日長日遠的，不論什麼時候都可以，現在還是到方鎮鴻那邊去，喝一杯和氣酒，大家拉開了手再說。」

葉常青橫了蕭伯瀛一眼，重重的哼了一聲。

「哼！蕭伯翁的話倒真好笑！我葉常青縱使不值錢，也何致到方鎮鴻面前去投門生帖子？方鎮鴻他要是識相，就請他趕快把房間讓出來，我葉常青請客未必會忘掉他。」

蕭伯瀛搔搔頭，他直覺着這局面是無法可以打圓的了，他只好站起身來說：

「那麼，我就把葉常翁的意旨去轉達給方鎮翁罷。我想方鎮翁也是個達觀的人，一定肯把趙飛燕讓給葉常翁做的。」

葉常青瞧着蕭伯瀛的背影搖搖擺擺的走出房間去，心裏愈加嘔氣了。他覺得蕭伯瀛明明是在譏笑他。說方鎮鴻達觀，那反面的意思不就等於說他太不達觀嗎？不過他料定方鎮鴻也是個要強好勝的人，未必肯勝出房間來，自失面子，所以他只靜待着事態的自然發展。

誰知蕭伯瀛出去了還不到五分鐘，方鎮鴻居然親自走進綠意房裏來了。一進房，先就用他那沙嗓子高聲打了個「哈哈！」

「哈哈！葉常翁幾時做上了趙飛燕的兄弟也真糊塗！竟始終不知道，幸虧發覺得還早，要不然給旁人談論起來，說我方鎮鴻竟不顧交情，剪你葉常翁的邊，這可怎麼是好？」

這幾句刺心的話，說得葉常青臉都紅了。他抬起眼來望房裏，房裏突然添進來了不少客人，都是由趙飛燕房間裏過來的，並且也都是他的老相識。這時，他們的眼光幾乎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眼光

裏隱然含有一種不以為然的意味。這些眼光，使得葉常青非常難受，他不由得老羞成怒的向方鎮鴻說：

「方鎮翁請不要在話裏帶骨頭，我做趙飛燕是我的自由，誰都管不着，現在我只問方鎮翁肯讓房間不讓？肯讓，那最好沒有，就是不肯讓也不打緊。」

「笑話！大家都是老朋友，那有不肯讓一個信人的道理？我現在不但讓出房間來，連趙飛燕的本人都讓了。這樣，葉常翁大概總可以滿意了罷？哈哈！」

葉常青想不到方鎮鴻會這樣大膽，倒反而有些慚愧自己的斤斤計較了。他正想也說幾句冠冕的話，表明自己並不是個不顧交情的人物，方鎮鴻却不等他開口，在一聲「哈哈」打完以後，便拉着站在一旁的趙飛燕，把她直推到葉常青面前去說：

「現在是名花有主了，囑咐東玉好護持！」罷，請位請大家留在這裏，恭賀一杯。兄弟還有些事，要先走一步了。少陪！」

說着，他又高聲打了個「哈哈」，便飄然的走將出去。這一番舉動漂亮而又大方，使葉常青又羞又恨。他看了看身旁所有的客人，客人是正都躊躇着，不知應否跟着方鎮鴻走，還是留在葉常青這裏。想到一刻前他們眼光裏那種不以為然的神氣，葉常青的臉色不因不由的沉了下來。這臉色，很快的被客人們見到了，知趣的連忙拱手告辭，不識相的還逗留在房裏，但後來見葉常青並沒有邀請的表

示，便也只好搭訕着，悄悄的走開了。

葉常青見賓客都已走散，不禁也有些意興索然起來。本來以他在外面的交遊而論，不要說雙雙，就是再多些也不怕拉不開筵面。不過這樣的筵面，縱使拉開了，又有什麼趣味呢？他不想再做花頭了，可是轟跑了方鎮鴻的花頭，自己却又不做，未免有些說不過去，更難免要被堂子裏的人背地閒話。他只好從身邊取出支票簿來，開了四權和酒下腳的支票，交給趙飛燕。

趙飛燕接過支票，笑得眼都沒了縫，她也不顧綠意就在她旁邊，一屁股坐到葉常青膝上去，伸出一隻脛腕來，攬住了葉常青的頸子，非常嬌媚地說：

「葉老，奴真勿曉得要那時謝僚才好格！」

葉常青心上不禁大大地一動，一種本能的慾求，把他整個理智佔據住了，他知道趙飛燕是包房間拆份頭性質，並不是討人身體，沒有什麼人可以管束她的行動。現在正可趁她感恩圖報的時候，把她哄到外面去，圓成他夢想了多時的宿願。於是，他便附在她身邊，輕輕的說道：

「我和你一同到外面去玩好嗎？」

趙飛燕點點頭。實在，看在另一隻手裏的那張支票分上，她也不便拒絕葉常青。葉常青見她已經答應了，不禁狂喜起來，連忙拍了拍她的肩膀說：

「趕快去打扮，我和你一同到外面去吃飯，遊公園，到晚上再同你看回力球去。」

四

晚上七點半鐘的時候，一輛有兩個雄糾糾的保鏢護衛着的黑牌汽車，開到了霞飛路亞爾培路中央運動場門口。門口那紅藍的霓虹燈，燦爛地照在車身上，發着噴漆的光。車門開處，首先走下來的是一個有十足的紳士風度的人，接着便有一條肉手杖搭在臂彎上被拉下車來，那是一個妖冶輕盈的少女。這兩個，正是葉常青和趙飛燕。

他們剛遶過公園，從一家高貴的西餐館裏用罷了晚餐出來。在公園裏，趙飛燕盡力向葉常青灌了一大番米湯，灌得葉常青渾身輕飄飄的，感到了極大的愉快。這樣的愉快還是他斷絃以來第一次感受到，他們間的關係較前更顯得親密了。現在，在葉常青計劃中還待實現的只有兩件事：一是同趙飛燕到這回力球場來觀光，並試試他的博興，另一便是開房間。

球場的門前很熱鬧，各國人物均有。趾高氣揚的法國兵士，穿着和服的日本女人，常在小戲院裏跳草裙舞的羅宋舞女，和中國上流社會裏的各色男女人物，把小小的一重門擠得水洩不通。葉常青身邊原帶有從賬房間裏領出來的長期派司，所以他只代趙飛燕買了張樓下一元的台座票，便和她從兩個外國查票人的手掌下走進門去。

進了第二重門，上下兩排都設着櫃檯，這便是買票和領款的地方。葉常青在櫃檯前立住了，他略微躊躇了一下，便毅然地取出錢來，買了五張三號歐爾加的獨贏票，和趙飛燕一同走進看台去。在他

的意識裏，輸贏都是不在乎的，因為他身邊，正有着另一目的物，這一目的物的獲得，比較在球藝裏連勝十六盤還要超過萬倍。

場中穿白色制服的僕歐到處都密佈着，等候座客叫他們買票。葉常青因為是球藝裏裏的老主顧，兼之又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物，場中的僕歐差不多都認識他。一進場，便有一個僕歐滿面含笑的招呼他們到一處地位較好的看台上坐下。看台是階梯式的，愈後愈高，看台前面便是一方長約十丈廣約三丈的球場。球場和看台中間，有一張極大的鐵絲網隔着，這是預防打球時球飛越到座客頭上來用的。這時候，看台上正亂紛紛的發着座客們議論的騷音。

「我看二號依捨多最靠得住，昨天他排三號，連打五分，打得非常起勁。今天和他同打的人，除了爾地兒換了拉來，並沒什麼大改動，一定仍舊要出他的獨贏，除非他自己打得壞。不過今天他並不是冷門，決不肯自己打壞的。」

「昨天我真倒霉買了兩次五號羅沙拉的雙獨贏。我原因為半月前排着他時曾連打着兩次五分，所以特地揀上了他，誰知他竟忽然瘋了起來，接連兩次，一分都沒有打着！」

「你買了四號嗎？好得很！我買的也是四號。歐禮沙的球藝確實不壞！我看這次他就得不到獨贏，位置也一定有的。」

聲音非常嘈雜，只是很少有人提到三號。葉常青也知道他所買的是冷門，不過他並不放在心上。

他微笑着，把身體靠近趙飛燕一些，溫存地問道：

「你從前可會到這里來過嗎？」

趙飛燕搖搖頭，却把一條妃色的絲巾掩在口上，嫣然一笑，又向葉常青飛了個眼風。這妖媚的樣子，逗引得葉常青心頭癢癢的，他也不顧自己是置身在大廳廣衆間，伸過一隻手去，捉住了趙飛燕一條雪藕也似的臂膊，便在那上面亂摸。直摸到她胳膊窩裏，笑得她花枝招展的，方始住手。

看台上，從上到下，已都被人坐滿了。急遽的鈴聲不斷的響着，這是催顧客買票的一種信號。從播音機裏播送出來的外國音樂，悠悠揚揚的，震得人心發蕩。穿着各色號碼衣服的球員，就在這鈴聲和音樂聲中，試打着球。突然，聲音停止了，同時場中一部分電燈熄滅，裁判員把銀笛一吹，正式比賽便開始起來。

與賽的一組共是六個人，但首先登場比賽的却只有兩個，背心上號碼標明他們是一號和二號。他們的右手腕上，都縛着個長形的籐兜子。一號球員先把那富有彈性的角質小球向壁上打去，二號球員等球從壁上彈回來，便把籐兜接住了，繼續向壁上打。這樣一來一往，鬼起鶻落的，接連打了十餘回合，看台上座客們的幾千道眼光，便隨着球的方向到東到西。最後，二號球員一個疏忽，沒有接住球，敗了下去，便由三號接替上來，和得了一分的一號球員比賽。

葉常青的精神開始振作起來了。他正想提醒趙飛燕，叫她特別注意三號，恰好趙飛燕也向他提

出了疑問。

「葉老，俚篤是那哼弄法格介奴真是一徹囉勿懂！」

葉常青不由得笑了。他知道趙飛燕雖是上海一等一的紅信人，但對這回力球，却還完全是外行。於是，他便熱心地向她指點着道：

「你看，剛才退下去的那個穿藍背心的二號，不是沒有接任球嗎？他是敗了。他敗了，那跟他一同比賽的穿紅背心的二號，便得了一分。現在由穿綠背心的三號跟一號打，要是三號打勝了，那麼三號也得一分，再由四號上場。這樣輪流打完了六號。然後仍舊輪着二號打。打到結末，看那一號先打得五分，就是那一號得獨贏和第一位置。」

正在他起勁地說着的當口，恰好一號被三號打敗了下去，他連忙得意地推着趙飛燕的肩膀道：

「快看！快看！一號給三號打敗了。我買的是三號獨贏，現在三號已經得到了一分，只要他再連打着四分，我手裏的每張獨贏票便都可分得百多元錢。」

趙飛燕茫然的聽着，似乎不十分了解，不過她看着葉常青那高興的模樣，却也不免有些高興。她心裏暗暗盼望葉常青得勝，因為她可以趁這機會，大大的開他幾下條斧。她很懂得闖人們的心理，闖人們在興頭上，幾百幾千都是不在乎的，何況本來是贏得的儼來財物呢。所以，她也和葉常青一樣，把密切的注意放在三號身上。可是，不幸得很！三號竟沒有連得兩分，被四號打敗下去了。葉常青歉歎了

一聲，稍微有些失望，直到四號也被五號打敗，他才重又高興了起來。他帶着堅決的自信，向趙飛燕說：『這樣，大家都不過是一個平手，最後的勝利一定還是三號的。』

就因為大家都是個平手，看台上的座客，便都根原於各人手裏所買票子的不同，各自發表着對於某一號的希望。

『我看四號最有把握，他的給五號打敗，不過是偶然失利，下次再輪着他時，一定會得到兩分三分的。』

『五號羅沙拉昨天雖然打得很猛，不過他到底是一員健將，今天一定要挽回面子來，所以我仍舊買他。你看他不是已經把四號打敗了嗎？現在他跟六號打，六號的球藝遠不如四號，更不是他的對手，我看準要由他先得兩分。』

『一號拉來已有多天沒排着了，今天他一出馬就不弱，三號歐蘭加打敗他只是取巧，等一會他捲土重來時，一定要大顯威風的。』

聽着那麼多的聲音，葉常青只是微笑，他知道球場裏的輿論是不易統一的。可是趙飛燕却彷彿有些阻寒了，她指一指後面，低聲向葉常青說道：

『葉老，徐阿聽見俚篤都勿買三號格！』

葉常青不作聲，只把嘴向前一咧，叫趙飛燕注意看前面。前面五號已把六號打敗，先得了兩分，二

號球員又出來打了。看台上的聲音暫時平靜了下去，大家的眼光都隨着那角質小球轉。但到二號意外地把五號打敗得了一分時，議論又復紛紜了起來。這樣忽擾忽靜的，到了最後，不出葉常青所料，三號歐蘭加果然先得到了五分。裁判員把銀筒一吹，記分板上便顯出了三號W五號P的字樣。同時一部分熄滅的電燈，也重新恢復了光明。看台上嘈雜的議論聲，被宏大的「噓噓」聲代替了，有許多人低聲咒罵着，恨恨的把票子撕碎了擲在地上。葉常青非常得意，叫過一個熟識的僕歐來，把手裏的幾張獨贏票交給他到領款處代領，便笑着回頭問趙飛燕道：

「怎麼樣？許多人都說歐蘭加，我却相信歐蘭加一定會出獨贏的。」

趙飛燕當然懂得湊趣的關節，連忙回報了葉常青一笑，又附在他耳上，唧唧噥噥的開了幾下條斧。瞧着葉常青一點頭答應，她不禁快樂得索性把頭枕在葉常青肩上了。

這當兒，僕歐已經回來。他把領得的鈔票交給了葉常青，趁勢便上來和葉常青攀談，討論其號會出，某號不會出。葉常青愛理不理的聽着，他知道這是他們的生意經，目的不過在討幾毛錢犒賞，話是不足憑信的。但他畢竟受了他的慫恿，從贏得的錢裏掣分出五十元來，交他去買五張四號的獨贏。瞧着僕歐走開了，葉常青剛回過頭來，想繼續和趙飛燕溫存一下，可是趙飛燕却像受了什麼驚嚇似的，突然怪聲怪氣的衝他嚷了。

「葉老，嚇煞奴哉！徐看看，格嘴外國女人，嘴浪一搵括子才是齷齪！」

葉常青隨着趙飛燕的指點，向右首瞧了一下，不由得笑開了口道：

「你還是第一次，難怪你要吃嚇，我却已經看見過她好幾次了。她好像是每天必到的老賭客呢！」

趙飛燕還待開口，恰好電燈熄了下去，第二盤球開始，便自動把要說的話噤住了，專心看球。這次葉常青卻沒有買着，四號只得了兩分，連位置都沒有佔到。

葉常青不想再買下去了，他的想解決另一種慾望的心，比賭博的心要熱烈得多。可是趙飛燕却從看球發生了興味，一定不肯就走。葉常青沒法，只得耐着性子，又陪她看了一盤，並且給了她四十元錢，由她自己買票。這一盤的結果仍和第二盤一樣，沒有買着，趙飛燕因為代葉常青輸了錢，不好意思再坐，只好搭訕着站起身來，和葉常青一同出了回力球場的門。

一個極好的機會擺在葉常青眼前，現在該是他實現他最後一步計劃的時候了。空氣是這樣新鮮，月光是這樣皎潔，身旁又有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聽憑他任意支配，人生還有什麼比這時更要快樂的時候？他的心愉快地跳躍着，血液沸湧到他頭上來，連眼球都被慾火燒紅了。他開始浪笑着，輕輕的對趙飛燕說：

「天氣熱得很，你在這麼多的人中間坐了這許多時候，身上怕全是汗了，我和你一同開房開洗澡去。」

趙飛燕臉上泛起了紅雲，她低着頭不作聲，只把身體靠近葉常青一些，表示任他擺佈。瞧着她那愛嬌的模樣，葉常青心骨都醉了。他把趙飛燕一把拉上車去，便吩咐車夫把車開向華懋飯店。

車子開動了，葉常青却又變了念頭。他覺得，華懋飯店決不能作他和趙飛燕的待合所。第一，他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攬了妓女到這衆目睽睽的大飯店裏去，太不成體統。第二，方鎮鴻說不定還在那裏，他雖不怕他，但他在旁，總不免要有幾分顧忌，不能暢所欲言，無形中要減少不少樂趣。好在趙飛燕的眼界並不很廣，只要同她到次一等的旅館裏去，也足夠籠絡住她了。想着，恰好車子從西藏路春風旅舍門前經過，他連忙喊着汽車夫道：

「阿金，停！」

車子停住了，葉常青仍舊把趙飛燕挽在臂上，走進春風旅舍去。這一家旅館他還是第一次來，裏面的茶房多半不認識他。不過見他是從黑牌汽車裏出來的，料想是位闊老，倒也不敢怠慢。葉常青隨意選定了一間附有浴室的十元房間，把錢交給茶房走後，便把房門關了起來。

門一關，這房間裏的小天地便完全是葉常青一人的了。他伸開兩條創業的偉大膀臂來，把趙飛燕那嬌小玲瓏的胸體抱得緊緊的，用他那充滿了淫慾的嘴唇在她塗着口紅的脣上拚命的狂吻着。一面吻，一面還捏着她身上下的肉，捏得趙飛燕縮成一團，躲在他懷裏只是笑。這樣過了一會，葉常青的某種苦悶得着了滿足的發洩，他的緊張的心情鬆弛了，這才把趙飛燕放下他的懷抱，笑着對她

說：

『你去洗澡吧！』

『葉老，條纓來奴勿許條來格！』趙飛燕把眼淚向葉常青一溜，嬌媚：說。

葉常青點點頭，瞧着趙飛燕走進浴室去了，他便燃上一支雪茄，斜靠在沙發的一角，從身邊取出小包文件來看。但他的心思卻並不放在手裏的文件上，只是注着對面浴室裏的動靜。對面浴室裏不時有點瑣瑣的水聲發出來，表明趙飛燕正在那里洗澡。於是，葉常青的腦膜上便很快的浮現出一種幻象；一個赤條條的豐滿的肉體坐在潔白的浴缸裏。這幻象，強烈地誘惑着他的心，他辨不出文件上寫的是什麼東西了。他咬着唇，立起來，在房裏踱方步。幾次想拉開浴室的門來，又幾次爲自尊心打消了。他覺得，他決不能讓趙飛燕看輕他的身分。好在這肉體已成了他掌中的禁樹，不會逃到那裏去的，儘可用不着急在一時。所以，他只耐着性子，在房裏踱着。

趙飛燕在房裏洗了約摸有半個鐘頭，才推開門，走將出來。她只穿着套緊身短衫褲，兩臂和兩腿上的白肉全露在外面，臉上被水蒸氣蒸得紅噴噴的，分外嬌豔欲滴。葉常青心上又是大大的一動，同時全身都感到一陣燥熱，他需要趙飛燕，但更需要洗一次澡。於是，他便拉散了領帶，動手脫衣服。正當他低倒了頭解皮鞋帶的時候，突然，後面的趙飛燕笑得格格格的向他喊道：

『葉老，條蒙燥點過來看噠！』

葉常青詫異地回過頭來，便看見趙飛燕伏在通隔壁房間的門上，從鑰匙孔裏向外張。葉常青嚇得她大頭皮，而且有些蔑視他的身分，但好奇心却使他終於也蹲下身子，從趙飛燕護開的鑰匙孔裏，向隔壁房裏張了。第一眼就使他吃了一驚，隔壁房裏的銅牀上，正坐着那一雙常常和他在娛樂場所見面的青年男女。那男的一隻手很不規矩的在女的胸口亂摸，那女的却像喝醉了酒似的，臉紅紅地斜倚在男的身上，聽憑他摸弄。這景象，撩撥得葉常青心頭火一般的熱了起來。他回頭看趙飛燕時，正靠在他身後格格地笑着，胸口那兩顆圓而黑的乳頭，印在緊身短馬夾上，非常明顯。葉常青再也忍耐不住了，洗澡的念頭早被他拋在九霄雲外，他一回身，便猛虎攫食似的把趙飛燕抱到牀上去，亂剝着她的衣鈕。

電燈熄滅了，房間裏充滿了銅牀的鏗鏘聲，喘息聲，和淫蕩的笑聲。

五

隔壁房間裏的那雙青年男女正是魏虛仁和孫婉仙，他們到春風旅舍來開房間的經過，是頗足紀述的。

自從孫婉霞到農村去了以後，魏虛仁眼裏少了顧忌，到孫婉仙處來得更勤了。幾乎風雨無阻的，每天都要來一趟。同時更因為他肯花錢，常常有小惠給予孫婉仙所用的那傭婦，連那傭婦都默認了他和孫婉仙的關係。一切是這樣有利於他，只要孫婉仙肯答應和他同居，那他立刻可以開始來過一

種桃色的生活，成爲這住宅的事實上的主人。可是中了舊禮教遺毒很深的孫婉仙，偏偏是那樣固執，一定要結了婚才肯和他同居，這使魏虛仁心上非常苦悶。

早上，葉露玲未來以前，魏虛仁和孫婉仙正這樣地談着話。

『親愛的，你現在總該答應我了。結婚不過是一種形式，何必看得這樣重要，未結婚前的同居生活，才是真愛的開始呢。美國近來正風行一種伴侶結婚，你知道不知道？這伴侶結婚的辦法，就是男女雙方先同居一年，看大家的脾氣投合不投合，投合了，再正式結婚。這辦法不是好得很嗎？我們何妨來試着照辦一下。』

『這不行，中國社會和美國社會不同。在美國行得通的，在中國未必行得通。我始終這樣覺着，不結婚就同居，是不合理的。』

『什麼合理不合理，你的頭腦真頑固得可以！再不答應，我可要用強了。』

『好！你用強罷！看你怎樣用強！』孫婉仙半引誘地說。她是具有一種被虐狂的，她正盼望魏虛仁對她用強，把她緊緊地擁抱，熱烈地狂吻，從被虐中滿足她的快感。

魏虛仁站起來了，他的眼裏射着野獸似的貪慾的光，伸開兩臂來，向着孫婉仙便撲。孫婉仙滿心都希望他撲上來，但她却故意逗引魏虛仁發急的，在客堂裏東閃西躲。最後，她終於被魏虛仁抓住了，於是，便又例行故事的來了一回擁抱和接吻的手續。

這時候，正是葉露玲在外面叩門的時候。

葉露玲去了以後，魏虛仁又向孫婉仙提出了同居的要求，結果仍舊被拒絕了。這拒絕，使魏虛仁不禁有些動怒起來，他真想不到在他掌握中的這塊肥肉竟會如此倔強。依着他的性子，真恨不得把她拉上樓去，關上房門，硬做一番。可是青天白日之下，屋裏還有着一個傭婦，總使他不能不有所顧忌。他暗暗思量着，覺得惟有先用計把她騙上手，等到木已成舟，便不怕她不答應和他同居了。一想到用計，他的眼前立刻便現出了跳舞場和香檳酒。於是，他便和孫婉仙約好了，到晚上來和她一同去跳舞，喜孜孜的離開了她。

這一種欲擒故縱的方法確實不錯，到晚上孫婉仙迎着他時神情更顯得親熱。她毫未疑慮到他存有什麼野心，也許連日間的事都已經忘懷了，很高興的修飾了一番，換上一雙鞋子，便和他一同到維納斯舞場去。

推開那兩扇厚厚的克羅米玻璃門，依舊是紅色光滑的地板，乍紅乍藍變幻的火柱，打扮得妖妖嬈嬈的舞女，足恭有禮的侍者，鋪着白色桌布的桌子，大喇叭，小提琴，尖溜溜的薩克斯風等音樂。一切和她相熟的東西，都隨着電扇上吹下的一陣涼風，直撲到她面前來。現在，她站在這一切中間，已不再是生疏的，而是和諧地成爲構成這整體的一員了。她愉快而又安靜地和魏虛仁佔據了一張桌子坐下，等候那即將到來的趣味。

華爾茲的曲子響了，魏虛仁站起來，向着孫婉仙笑一笑，便把一隻手握着她的手，一隻手摟着她的腰，和她從桌子旁邊退整旋的，直滑進舞場中心去。孫婉仙對於這趣味已經是很熟習的了，她的酥胸顫動着，那音樂台上各種樂器合奏出來的旋律，震得她渾身骨節發麻。她愛那藍得近乎黑色的燈光，也愛魏虛仁那發光的夜貓一樣的眼睛，和他身上所特有的一陣煙草氣息，一陣男性的體臭。她辨不出這是怎樣一種滋味，只覺得彷彿喝下了一口極濃醇的香檳一樣。

音樂停住了，孫婉仙也像那許多舞侶般，拖着興奮而疲倦的步履，和魏虛仁回到座上來。魏虛仁的興味好像並不集中在跳舞上，他一坐下，便詭笑着吩咐身旁的侍者：

『趕快來一瓶香檳！』

一分鐘後，沒有了樂聲的舞場裏的空氣，便被另一種聲音代替了，到處都聽得見開香檳酒瓶塞的「砰砰」聲。魏虛仁含着溫雅的微笑舉起酒杯來，輕輕在孫婉仙面前的杯子上碰了一下。孫婉仙知道這酒是不能不喝的，並且她也正想借酒來振作她的神經，於是她便毫不遲疑的仰起額子來，把那一杯杯紫紅色的酒徐徐嚥下喉去。酒精把她的血液燃燒着，她的心開始起了一陣劇烈的狂跳，她差不多把她自己完全忘記了，她只迫切地需要着再來一次瘋狂的跳舞，滿足她喝酒後緊張的神經。魏虛仁坐在她對面，他的手裏執着杯子，但却並不放開盞來喝，只是留心着她的舉動。見她面前的杯子空了，便又詭笑着，放下手裏的杯，代她斟上第二杯酒。

音樂又響起來了，這次是紅色的福克斯那辣辣味兒的「桃花江」挑逗地在人的耳鼓邊繚繞着，使人的四肢百脈都軟洋洋的，像要癱化了一樣。孫婉仙勉強喝下了魏虛仁斟給她的第二杯酒，她的頭腦有些暈眩，心却更興奮了起來，不等魏虛仁來招呼她，她先自動的走到他身邊去，和他臉貼着臉，胸口貼着胸口，在混雜着酒精，煙草，脂粉，香水的氛圍裏，隨着音樂的旋律擺動着肢體。在她的眼前，一切都是紅的，紅的燈，紅的地板，紅的嘴唇，紅的指甲，還有那紅的笑。這許多紅的東西，在她眼前飛着，跳着，舞着，盤旋着，再加上她體內的酒精作用，和音樂的喧鬧聲音，使她好幾次都幾乎昏暈過去。她勉強支持着，和魏虛仁跳完了這隻福克斯，拖着疲倦到極端的身體走回來，倒在靠背藍套的椅子裏，喘着氣，頭腦像要炸裂似的難受。

魏虛仁却又給她斟上了第三杯酒。

「不，我喝不來了！」孫婉仙連連搖着手說。

魏虛仁詭笑着，一壁低聲吩咐身旁的侍者再去開一瓶酒來，一壁勸着孫婉仙。

「不要緊！再喝一杯。跳舞是很容易吃力的，只有喝酒，才可以使血脈憤張，忘記疲倦。」

孫婉仙在魏虛仁的苦勸下，沒奈何，只得把這杯酒也喝乾了。她的蒼白的雙頰現出了酡紅色，一

切在她眼前都像她頂上的電扇那樣，用着極度的速率飛旋，飛旋。

接着又來了白魯斯，湯戈，狐步。孫婉仙雖然已經很疲倦，但因為却不過魏虛仁的要求，又恐他沒



野 夫 作

存自己作伴，要和那影舞女們去兜搭，只得強撐着身體，陪他跳。每一闋舞曲告終，回到座上，魏虛仁循例要勸她一杯酒。這樣跳着喝着，她的記憶力消失了，也不知跳了多少次，喝了多少杯酒。不過酒精的作用却是很明顯的。終於，在狐步舞中，她覺着一陣天旋地轉，紅色光滑的地板和無數條大腿在她眼裏倒立了起來。她喘息着，倒在魏虛仁懷裏了。

魏虛仁低下頭去，偷偷在孫婉仙唇上吻了一下。一陣香甜的酒氣從她的唇吻裏透進他鼻端來，他知道她是真的醉了，心裏不禁暗喜她的中計。於是，便扶着她，吩咐侍者去喊汽車。

孫婉仙失了知覺，靠在魏虛仁肩上，被他扶出舞場，扶上了車。她的意識還沒有完全模糊，幾次想睜開眼來，無奈眼皮上好像有着千鈞重壓似的，不由她作主。直到車子停在春風旅舍門前，雪亮的電燈招牌在她眼珠上一閃，她才詫異地牽着木強的舌頭問魏虛仁道：

「你……你……你把我……」

話還沒說完，一陣冷風尖溜溜的撲到她面上，她打了個噁心，胸口的酒全湧了上來，不禁口吃地說：

「不……不好……了……我……我要……吐……」

魏虛仁當然不肯放鬆這在他面前的好機會，他趁勢拉了孫婉仙一把，把她拉進門去說：

「你要吐，很方便的，到房間裏去吐就是了。」

孫婉仙踉蹌踉蹌的隨着魏虛仁進了門，現在什麼都由不得她自己作主了。她的頭腦裏像裝滿了鉛塊，沉甸甸的，拾起來非常費力。同時，胸口一陣陣湧上來的酒，更不容她堅持她的意志。她終於只有昏昏沉沉的靠在魏虛仁肩上，被他扶進一間陳設富麗的房裏去。一進房，她再也忍受不住那在她胸口攻襲着的酒力了，連忙把手扶着板壁，在痰盂裏大吐起來。

魏虛仁似乎覺得孫婉仙這次再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了，便很慇懃的在一旁侍候着，等她吐完了，然後輕輕款款的擁着她，並坐到牀沿上去。一壁得意地喊茶房去買水菓，一壁把手撫着孫婉仙的胸口問道：

「現在怎麼樣？可好過一些了嗎？」

孫婉仙點點頭，她已不像先前那樣爛醉，但仍奮很無力，懶得開口說話。

魏虛仁把買來的水菓一隻一隻剝了皮，送到孫婉仙口邊去。瞧着她的唇吻翕張着，他的心裏忽然起了一個殘酷的意念，想把她那苗條的肉體也像水菓一樣吞噬下去的意念。他陔了下眼睛，笑盈盈的說道：

「你現在可還能不答應和我同居嗎？」

孫婉仙喫了一驚，她的酒意完全被驚醒了，她開始抬起靠斜在魏虛仁肩上的頭來，望着他那充滿了野獸似的貪慾光輝的眼睛。這眼睛，正和早晨向她要求同居不遂說要用強時所顯現出來的一

樣。在這一剎那間，她完全明瞭他對她是懷抱着怎樣一種野心了。她戰慄地想避開他，但被酒所困的身體，却使她有些力不從心。剛站起身子，又坐下在牀沿上了。

魏虛仁在孫婉仙胸口撫着的那隻手，早就改撫爲摸。這時更進一步的，隔着蟬翼紗製的衣服，捏了捏她的乳頭。

孫婉仙再也不能不動怒了，她紅着臉，用盡平生之力，掙扎着立起來，指着魏虛仁，想斥責他幾句。魏虛仁却不等她開口，就猛地向她一撲，把她撲倒在牀上，吻像雨點一樣，亂擲到她臉上身上去。

「你……你……你一定要先答應和我結婚。」孫婉仙氣喘喘地，在魏虛仁的重壓下呻吟着說。魏虛仁不作聲，他的手代替了說話，在孫婉仙身上工作着。直到孫婉仙憤怒地再次掙扎着要推開他爬起來，他才急不擇言的連聲答應着說：

「一定的，一定的，至多在三個月內，我一定和你結婚。」

孫婉仙歎息了一聲，腦海裏又是一陣暈眩。她的意識完全迷亂了，她只感覺一陣重壓，一陣煙草氣息，和一陣男性特有的體臭。

第九章

天氣一天比一天熱了起來。隨着熱度的增加，林幻心學校裏的明爭暗鬥，也日益白熱化了。

這時，離開放暑假還有二十多天。學校裏的空氣，比較平時要嚴肅緊張得多。大塊頭校長整天在想心思，計劃下半年怎樣再多招一些新生進來。一般教職員都在擔心着下學期能不能禱聯下去，面用熱切的心期待着聘書。學生們則都在忙着大考，就是一部份胡調派的學生，也因為要通過畢業會考這道難關，不得不「急來抱佛脚」的開夜車。

但表面上儘管嚴肅，暗地裏的陰謀詭計却仍舊不斷的在進行着。這當兒，全校最爲志得意滿的人物，是那胖胖的訓育主任侯其時。他的理想已經完全實現了，胡調派和中間派的學生居然結成了統一戰線，這統一戰線的形成，使他當初的觀念完全起了變化，他本來只想排擠掉林幻心等幾個人物，造成清一色的局面就已足夠，現在却因爲佔有了全校三分之二學生的力量而更擴展了野心，索性想把校中的全權都攬到手裏來了。他先用小惠結住了胡調派和中間派幾個領袖人物的心，答應

代他們向主持會考的人暗通關節，同時却要他們發起「驅林」運動，並運用他們的力量壓迫進步派的學生屈服，要求校長開除進步派的學生領袖。倘若校長不允照辦，那時再醞釀「驅長」風潮。

而在林幻心那一面，却是一些動靜都沒有，環境的惡化使他早就抱定了一個決心，下半年縱使校長要繼續聘請他，他也決不願再蟬聯下去了。所以，他比旁的教職員們要少擔不少心事，只是很安靜的在預備着試題。校中的驅林運動他也會約略聽到一些梗概，但這消息只博得他淡淡一笑。他認為這是一件滑稽的事，自己早就預備離開這學校了，還用得着別人來驅逐嗎？

可是鄔鳴秋却有些忍耐不住了，對於林幻心那種別人的壓迫已降臨到頭上却還一些動靜都沒有，有的極端寬容的態度，無論如何他總覺有些看不進眼。所以，找着一個機會，他便在一旁諷示他道：「幻心，近來學校裏的風聲你大概總也有一些耳聞了，你到底打算怎麼辦呢？別人這樣壓迫你，你還不肯積極起來嗎？我看你的精神簡直消沉到有些麻木了，你這種模樣真使我這旁觀的人都代

你痛心！」

林幻心却不回答，他只安閒地微笑着，反問鄔鳴秋道：

「倘若你處在我這樣的地位，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嗎？倘若是我，那一定不和你一樣。我第一步要領導進步派和胡調派中間派鬥爭，其次是設法破壞胡調派和中間派的統一戰線，然後再給候其時一個相當的打擊。」

「我看你還是少費一些心罷。」林幻心仍舊不改他那安閒的態度說：「現在離暑假只有二十多天了，到那時驅逐也是一個走，不驅逐也是一個走，何必多結一重怨讎，去和他們鬧什麼鬥爭呢？」

鄔鳴秋詫異得大張開了眼睛說：

「怎麼，幻心，你難道想離開這學校了嗎？」

「正是，其實倒不是我想離開這學校，而是這學校環境容不得我。」林幻心歎息地說。

「那你真太怯弱了！我以為你縱使要走，也應該在臨走以前，和敵人鬥爭一番，給予敵人一個相當的打擊，並留下一個火種在的一部分青年學生心裏，這才走得轟轟烈烈。像你現在這樣，只有徒然增加敵人的氣餒罷了！有什麼用處？——不過這也不談了。我問你，你離開了學校，又預備做什麼工作呢？」

「這却還沒有定，我只覺得現在最要緊的還是離開學校，因為這惡劣環境使我幾乎連一些自由的空间都呼吸不到了！」

鄔鳴秋搖搖頭，他帶着惋惜的口氣說：

「幻心，你總是這麼動搖猶豫，沒有堅決的意志，不但對敵人是步步退讓，就是自己將來的計劃也還舉棋莫定。我真不明白到底是什麼力量會使得你消沉到這般地步，難道像你這樣的見識，這樣的頭腦，受到了人家這樣厲害的壓迫，心底裏會連一些反抗的火花都不爆發出來嗎？」

林幻心咬了咬嘴唇，眼皮裏開始射出了兩道奔奔的光輝。但這光輝只像電似的一閃，隨即便消滅了。他仍舊低垂下眼皮，只帶着模糊的口氣說：

『總有這樣的一天的。我心底裏並不是沒有反抗的火花，不過不屑和人爭雞虫得失。我要燃燒起這火花來，幹更廣大重要的事體。』

『嘿！』鄒鳴秋不由得冷笑了。一聲說：『幻心，我覺得你正和一般遊離的智識份子一樣，口口聲聲說要幹大事體，實在却連身子都懶得動一動。我問你，你連眼前這一些小小的壓迫都不敢反抗，你果然信得過自己，有幹大事體的能力嗎？』

林幻心忽然捉住了鄒鳴秋的雙手，用痛苦的聲調說：

『好了！鳴秋，不要再說了！你不知道我心上是多麼難過，還要用話來傷害我！』

鄒鳴秋同情地看着林幻心，似乎很有些可憐他，他把被他捉着的手用力握了一握說：

『幻心，原諒我，我不知道你心上到底怎樣難受，但我却要告訴你，不管你如何向別人表示退讓，別人却決不會因你退讓的緣故，就肯放鬆你的。』

說着，他又把手在林幻心肩上拍了一下，便帶着感傷的情調走了開去。

鄒鳴秋的話果然不錯，一刻鐘後，在教室前的走廊上，林幻心便被幾個胡調派的學生包圍住了。當先是那大鼻子蕭昆，他一壁把手指挖着鼻孔，一壁輕藐地向林幻心說：

「林先生，請你把這一次考試的題目告訴我們。」

林幻心吃了一驚，他想不到這班胡調派的學生會這樣大膽，居然敢在考試還沒有舉行以前，預先要求他把題目洩漏給他們知道。固然，考試的題目他是早就擬好了，並且已經送到由全體教員所合組的考試委員會去審查決定，要他說出來並不難。但他能够這樣作嗎？學生向教師要求暗通關節，這是什麼一會事？不要說此風萬不可長，就是從他的人格上說，他也斷斷不能答應。不過看着他們那聲勢洶洶的模樣，知道他們是有意挑釁，也不願多惹是非。他勉強按捺着怒氣說：

「到考試那時，你們自然會知道的，這時何必多問呢？」

「不到考試時知道，那就沒什麼希罕了。我們需要的是現在就知道。」一個粗大的嗓子插進來說，那是徐金佐。

「什麼話？」林幻心止不住有些發怒了：「倘若我把試題預先告訴你們，讓你們好早作準備，那裏還用得着什麼考試？」

「林先生，你放明白一些！大家馬馬虎虎算了。要不然，可莫怪我們給你不好看！」大鼻子齧昆聳着鼻子，連聲冷笑說。

林幻心氣得手足都冷了，張口結舌的，好半晌說不出話來。這樣的態度和言語，還像是學生對待師長的禮貌嗎？簡直比流氓的神氣還要粗暴些！他不禁暗暗捏了捏牙齒說：

『你們能够馬虎，我却不能夠馬虎，題目是無論如何不能告訴你們的。』

他的話剛一說完，人叢中不知是誰喊了一聲：『打！』所有包圍着他的人，都向他揸拳捥臂起來，空氣驟然變得非常緊張。這緊張的空氣使林幻心不自覺的向後倒退了兩步，恰好把頭撞在廊柱上，撞得他的腦筋發麻。他伸手到腦後去，摸着被撞的地方，一壁留神向身旁望。身旁雖然滿是胡調派的學生，但也並不缺少溜跑的機會，要脫離胡調派的包圍是很容易的。不過這時他反不願意走了，他要把這一身代表正義，去領受惡勢力的攻擊。

幸虧這當兒，兩旁看熱鬧的學生漸漸多了起來，而且多半是進步派的學生，胡調派有了顧忌，才不敢爲所欲爲。於是，便仍由大鼻子蕭昆領頭，擡下了林幻心，到教務室見校長去了。

林幻心這才算恢復了自由，他吐了一口長氣，便從許多看熱鬧的學生集中的眼光下，走到校門外去。將近要走到校門前的時候，忽然聽見背後有一個聲音在叫他，是非常熱情而又激動的一聲：

『林先生。』

林幻心回過頭來，認識那叫他的正是他平時所最私淑的學生，進步派的領袖韓俊英。他不禁把脚步立住了。面對着他那神采煥發英氣勃勃的臉，想到自己一向消沉退讓不振作的情形，一陣慚愧的情緒使得他的整個面部都紅了起來。

韓俊英却没有理會到這些，他只懇切地用孩子氣的天真口吻說：

「林先生，我很代你不平，爲什麼你聽憑那班東西這樣欺負你，也不擺出師長的身分來懲戒他們一下？」

林幻心不由得把韓俊英的手握住了。

「謝謝你的好意，我覺得中國的前途若還有一些希望的話，那就全在你們這新的一輩子身上。像我是已經很少希望的了。不過只要我在這世上生存一天，我總還要盡最後的一分力的。至於我的不肯懲戒他們，理由倒也很簡單，因爲我不願意和一小部份的惡勢力相抗，我要留下這身子來，抵抗那更大的惡勢力。」

「這不對！」韓俊英笑了，她像有些驚異林幻心的認識力竟還不如他自己充分：「大的惡勢力是由小的惡勢力層次累積成的，不先抵抗消滅那小的惡勢力，怎麼能抵抗消滅那大的惡勢力呢？」
林幻心的臉更紅了，他感到了深刻的慚愧，同時也有些詫異現在一部份學生思想見識的進步，這簡直比較他自己的學生時代超越得多。他只好勉強解嘲的說：

「你的話也許是對的，不過我總覺得小的惡勢力不值得去抵抗。並且這世上，小的惡勢力是隨時隨地都有的，縱使把一個消滅了，別的許多還依然存在，豈不是枉費心機嗎？」

韓俊英把手掩住了口，似乎覺得在教師面前該稍存一些禮貌，不應像和同學們相對時一樣，可以放肆地大笑，隨便批駁他人的話不對。於是，他便換了一副嚴肅而恭敬的容色說：

「這是林先生的生活環境太狹小了，所以主觀上才覺得這樣。其實惡勢力雖然到處都有，可是和惡勢力對抗的另一種勢力，却比惡勢力還要多到十倍百倍呢！林先生只要把眼光放開，留神的看一看，便可以知道了。」

林幻心沒有什麼話可說了，他知道和這位進步的學生談話，是只有充分暴露他自己的弱點，不會給他什麼好印象的。他只好自動終止了這談話，換一個話題說：

「你叫我有什麼事呢？」

「也沒什麼大事，不過因為我們一部份志同道合的同學，新近組織了一個社會科學研究會，想在成立那天，請林先生出席指導一下。不知道林先生可能答應我們嗎？」

林幻心暗暗叫了聲慚愧，心想：「我還需要你們的指導呢，那里配來指導你們。」但面子上他却不便這樣說，他只好含糊地點點頭道：

「可以的，不過校長恐怕未必肯許你們在校內隨便集會罷。」

「不怕，這是我們的自由，誰都不能干涉的。」韓俊英帶着堅決的容色說，他的臉上又被英氣充滿了。

林幻心不禁被他那堅決的形狀引得興奮起來，暗暗在心裏責備自己歷來的不澈底。他正想向韓俊英說幾句勉勵的話，忽然從裏面跑出一個滿頭大汗的校役來，氣喘喘的向他說：

「林先生，校長請你到教務室裏去談話。」

林幻心不知道校長叫他有什麼事，但也不能拒絕不去，他只好用力把韓俊英的手握了一握，跟在那用衣袖拭汗的校役後面走。

二

教務室裏的空氣很平靜，但所有陳設的東西却非常凌亂，顯見一刻前曾有不少學生充塞在裏面。校長正負着手，在踱方步，看見林幻心進來，便停住步，向他笑了一笑。這笑容頗為勉強，林幻心一見便知道是裝扮出來的，他已經預料到校長將要向他說什麼話，不過他也並不怕，因為校長至多不過叫他走，而他却早就抱定離校的決心了。他并希望校長爽快些說出來，不要吞吞吐吐的，叫他難受。

校長却似乎不肯忽視人與人間應有的禮貌，他很客氣的招呼林幻心坐下，然後遠兜遠轉的說：「林先生的學問人格，我們大家都是久仰的。自從林先生受聘到校以來，在教務上給了我們不少幫助，我們真是說不出的感謝。不過近來細看一部份學生們的情形，對於林先生好像很表不滿，這也許是林先生平時太集中精力在教授上面了，却忽略了應付學生們的方法……」

林幻心已經聽出了校長話裏的弦外之音，他不願再陪同他轉彎抹角的說話了，連忙攔住了他的話頭道：

「我實在不懂得應付學生們的方法，不過聽校長的話，似乎大部份學生都不願我再留在校裏

教書那也沒關係，我本來就打算在考試完畢後向校長辭職了。」

校長被林幻心說中了心病，臉上不禁紅了一紅，連忙遮掩着說：

「那裏話，我們正需要林先生的幫助呢。並且下學期的聘書也早就預備好了。」

說着，他便從檯上取過一份現成的聘書來，遞給林幻心。林幻心接過來看時，聘書上只填上了他的名字，其他報酬和鐘點都沒有填，這明明是假意籠絡他的一種詭計，他看得很明白。對於校長這種市儈化的舉動，他感到強烈的憎恨，不過面子上他却不便表示出來。他只淡然的把聘書遞給校長說：

「既然學生們都不滿意我，我就留下去，對於學校前途也沒有什麼益處。我看還是請校長收回成命罷。」

校長這才點點頭，裝做很勉強的樣子，把聘書收回去。似乎沒有什麼話可以和林幻心說了，只是望着他笑。這笑容使林幻心非常難受，他好像坐在針氈上似的，剛想起身告辭，忽然一眼接觸到室中凌亂的桌椅，好奇心衝動着，他忍不住向校長問了。

「怎麼這裏的東西這樣亂？難道沒有人來收拾嗎？」

「不是，因為剛才有一部份學生進來請願，所以才弄到這樣。」

「請願？」林幻心愕然了，他直覺着這請願一定和他有幾分關係，連忙向校長問道：「他們請願要求的什麼事呢？」

校長的態度有些忸怩，過了好一會，才囁嚅地說：

「小孩子們胡鬧，那里當得真。說起來林先生請不要見氣，他們要求我把林先生撤職，還要我叫林先生馬上離校，你看他們這班東西大膽不大膽？」

「校長大概已經完全答應他們的要求了罷？」林幻心帶着試探的口吻問。

校長反被林幻心那鎮靜的模樣窘住了，他連忙紅着臉分辯說：

「那里話，我怎肯和他們小孩子一般見識！我這次請林先生進來，是想談談對付學生們的方法，並沒有別的意思，林先生千萬請不要誤會。」

「其實這也沒什麼關係，我本來早就預備離校，不過因為考試還沒有舉行，自己身上的責任未會脫卸，不敢就走。現在既然這樣，等我把這次考試趕辦結束後，一準馬上動身離校就是了。」

又是一度沉默，林幻心覺得沒有再留在這教務室裏的必要了，便向校長點點頭，走將出來。他的心裏非常抑鬱，雖然他是早就抱定決心離校的了，但總覺得這樣走法太不痛快，尤其是校長的市儈氣使他異樣地厭恨。他仰天吐了一口長氣，隨即便又雙手抱住了頭，一種被壓抑的苦悶煙幕似的遮在他心上，他真恨不得把這世界毀滅了才快活。他獨自呆立了一會，才決定去找鄭鳴秋。現在，除了和鄭鳴秋談話以外，再沒有什麼足以排遣他心頭的抑鬱的了。

鄭鳴秋正躺在他房裏的搖椅上，讀着一本英文書，他用一種好奇的眼光迎接林幻心進來，但到

瞧見了他臉上那傲然的容色，却又不禁驚異地問了。

「幻心，你怎麼樣？」

「沒什麼，我剛才從校長那兒來，受了一肚皮氣，這里的事我不能再幹了，我決定等考試辦完後馬上動身。」

「校長對你說些什麼話？」鄭鳴秋放下書，坐起身來，很正經地問。

林幻心歎息了一聲，頹然的倒進一張椅子裏去說：

「像這樣的校長，我真沒有什麼話好和他講。他那里懂得什麼教育，他簡直是把學校當做聚寶盆，把學生當做搖錢樹，學生所提出的要求，無論怎樣無理，在他也好像天經地義一樣。剛才有一部份胡調派和中間派的學生去向他請願，要我把他撤職，並且叫我馬上離校，他居然都答應了，表面上却還要假意籠絡我，你想可氣不可氣？」

「真正可氣！我要是你，早就當場和他破臉了，為你還會忍得往。幻心，我代你打算，最好還是不耍屈服，就這樣和他們幹下去，一方面把進步派的學生組織起來，一方面再設法破壞胡調派和中間派的統一戰線，也叫他們知道我們的厲害。」

「我想這可以不必了，我實在沒有這種興致，還是早些離開這里的好。」林幻心搖搖頭，頹喪地說。

鄭鳴秋站起身來，走到林幻心背後，把雙手按在他肩上，用堅決的語調說：

「幻心，到了這時候，你還不肯振作起來嗎？你且想想，反正你是走定的了，與其不聲不響的走，何如和他們轟轟烈烈的鬥爭一番再走的好呢？」

林幻心不作聲，他把手肘支在膝上，雙手扶着頭，成弧形的身體，彷彿被籠罩在一種烟似的苦悶的氛圍氣裏。

「堅決起來罷！朋友，你知道我是怎樣的在希望着你呵！」鄭鳴秋的聲音裏簡直充滿着感情的氣分了。

林幻心伸過一隻手去，握住了鄭鳴秋按在他肩上的手。

「鳴秋，你且再容我想一想，我要細細的考慮一下，此時此地，我應否把我埋藏在心底的火花爆發出來。我方才遇見了韓俊英，他對我說的一番話，我覺得很有道理，慚愧我這作先生的竟受了學生的啓迪不少。」

「韓俊英怎樣對你說的？」鄭鳴秋走到林幻心面前來，帶着注意的容色問。

「他說大的惡勢力是由小的惡勢力層次累積成的，不先消滅小的惡勢力，大的惡勢力就無從消滅起。」

「不錯，這實在不愧其名，難得他這一些年紀會有這樣大的見識！此外，他還和你說些什麼話

呢？」

『沒有別的了，他只說他現在和一部份志同道合的同學組織了一個社會科學研究會，要我去出席指導一下。鳴秋，你想，這不是可笑嗎？我還需要他們的指導哩，那里配去指導他們？』

『啊！有這樣的事。』鄔鳴秋意外地興奮了起來，他的眼裏發着光說：『我現在就去，不但要幫助他們把研究會成立起來，還要叫他們組織學生會，大家一致對付候其時那班人。』

林幻心看着鄔鳴秋很起勁的跑出去了，便也百無聊賴的回到他自己房裏來。把房門緊緊的關閉着，倒在牀上，前塵影事如潮一樣的湧上他心頭。他愈是回憶過去奮發的時代，便愈加覺着現在消沉得可憐。到底他怎麼會落到這樣消沉的地步的呢？這他很明白，是狂熱以後必然的反應。而且他敢斷定，現在一定還有許多人和他處在同一的境地裏。他不由得暗暗的問自己了，難道這已經熄滅了的心底裏的火花，就不能重新燃燒起來了嗎？這當然是不至於的，只要環境成熟，便自然會蓬勃起來。而現在，環境顯然已很成熟了，爲什麼他還這樣消沉呢？他坐起身來看房裏，房裏的空氣和平時有些異樣，一切東西都好像在向他顯着一種冷嘲的笑容。這冷嘲的空氣使他心裏非常難受，他不禁重重的在牀沿上捶了一拳說：

『我實在忍耐不住了，我一定要堅決起來。』

這時，外面忽然起了一陣很急促的敲門聲，林幻心以爲是鄔鳴秋來了，連忙過去把門打將開來。

意外的，進來的人竟不是鄺鳴秋，却是他的對頭冤家侯其時。在他那胖胖的身後，還跟着兩個校役。林幻心雖知道他來意不善，但也只得勉強向他點頭。侯其時却全沒有一些禮貌，他大踏步的跨進房來，便隨指氣使的向那兩個校役吩咐着：

「給我把這房裏的東西搜一搜！」

兩個校役答應了一聲，開始拉開桌椅，在林幻心房裏搜檢起來。林幻心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呆了，他直到這時才相信鄺鳴秋的話，愈是向敵人表示退讓，愈增加敵人的氣餒。看着侯其時那無禮而獨斷的模樣，一股被壓抑了許久的憤火，終於從他心底裏完全爆發了出來。他氣憤憤的直衝到侯其時身旁去，頓聲向他問：

「你……你這到底算什麼意思？憑什麼資格你來查我的房間？」

侯其時哼了一聲，他橫着眼，愛理不理的說：

「我是這校裏的訓育主任，我有權查察每個人的房間，只要你不要虧心事，不犯甚麼嫌疑，你就用不着怕我查。」

說着，他便大模大樣的走過去，翻檢着校役送上來的林幻心所有的書籍。林幻心氣得渾身索索的亂抖，他滿心想喝令那兩個校役不許動手，但久處屈抑之下的他的心情，却使他沒有勇氣喝將出來。他只站在一旁，冷眼瞧着侯其時究竟能搜檢出什麼結果。

侯其時的本意似乎只想藉此威壓林幻心一下，這時見林幻心不作聲，以為他已被壓倒了，便不置意到那些書上，草草翻檢了一遍，假意裝出幾分失望的神氣，預備走開去。林幻心再也忍耐不住，他搶前一步，攔在侯其時前面，氣沖沖地說：

「怎麼，你想走了嗎？……你無緣無故的到我房裏來搜檢些什麼？……你且說說看，我到底有什麼嫌疑？」

侯其時想不到林幻心居然也會有這樣聲色俱厲的時候，倒被他逼得倒退了兩步。但他並不把他放在心上，他只冷笑了一聲，伸手把林幻心推開，便同着那兩個校役走出房去。

一個大的憤怒降臨到林幻心頭上，在他的感情裏，本來早就埋下了一顆炸彈，這時經侯其時把引火的藥線一點燃，便完全爆發起來了。他想到他是怎樣儘可能限度的退讓，現在差不多全身都已抵着了壁，而別人還要不斷的進攻，倘若再要退，到底將退到什麼地方去呢？在這退無可退的時候，真的價值終於被發現出來了。他覺得與其束手待斃，還不如起來抗爭一場的好。他抬起眼來，眼前正有一扇玻璃窗被風吹得移動着，照射在窗上的太陽隨着窗的移動，把一線光輝閃過在房裏的他全身。這道光的一閃，使得林幻心的心更堅定了，他緊緊的握着拳，瘋狂地跑出房去找鄺鳴秋。

鄺鳴秋並不在房裏，林幻心知道他是去找韓俊英談話了，便又朝學生寄宿舍走去。剛走到半路上，恰好鄺鳴秋迎面走了來。他的臉上充滿喜氣，和林幻心那悲涼的容色，正成了個絕好的對照。

『鳴秋，你來。』林幻心只說得這四個字，兩顆豆大的淚珠止不住滾下了他的面部。

『怎麼了？幻心，你？』郭鳴秋驚駭地問。

林幻心勉強忍着心頭的酸楚，把候其時來檢查他房間的情形，細細對郭鳴秋說了一遍，說得郭鳴秋幾乎跳將起來。他憤憤的在腿上拍了一掌說：

『想不到這傢伙會這樣的大膽，真是可惡！其實也是你退讓得太過分了，才把他縱容得氣餒萬丈，不可一世。現在你打算怎麼辦？』

『還有什麼辦法，我決定和你取一致行動，除了這，我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也不想走別的路了！』

『你真的這樣下了決心了嗎？』郭鳴秋疑信參半地問。

『自然是真的，你總能夠覺着，一個人到了退無可退的時候，唯一的出路便是和他的敵人作一番殊死戰。』

『好啊！幻心，你終於堅決起來了。我真說不出我是怎樣的爲你的堅決所感動！』郭鳴秋喜歡得把林幻心抱住了，他的眼裏也開始流出了兩顆感激的淚。

三

第二天，天氣很壞，空中佈滿了陰雲，好像暴風雨快要來到的樣子。

真的暴風雨並沒有來，可是學校裏的暴風雨却很快的起來了。在多時的暗鬥之下，這次是一個

總爆發。

早上，進步派學生在佈告牌上貼出了社會科學研究會徵求會員的啓事。這啓事，落入了胡調派學生的眼裏，立刻便有人去報告校長。於是，五分鐘後，校長便大發雷霆的吩咐校役把啓事撕去了。還在進步派學生當然是不甘服的，他們開始推出三個代表來，去向校長解釋。這三個代表是韓俊英、孫國棟、黃玉成，都是進步派傑出的人物。

校長正盛怒地坐在教務室裏，看見三個代表進來，不等他們開口，便猛的拍了一下桌子，大聲喝罵着：

『好大膽！居然敢在校裏集會。你們難道不知道現在集會結社是早經政府明令禁止的了嗎？』

『校長！』韓俊英走前一步，柔聲的解釋說：『我們這社會科學研究會並不帶什麼政治臭味，完全是集合一部分同學切磋學問的組織，沒有什麼干犯政令的地方，和平常集會性質不同，請校長千萬不要誤會。』

『我不管這些，我只知道在我的校裏，絕對不能容許有任何集會。你們是好學生，就得給我馬上解散。』

『校長這話就不對了！學校並不是校長一個人的私產，可以任意支配，我們學生和教職員都是有責任的。不要說組織一個切磋學問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算不得什麼，就是組織學生會，監督學校行

政，也涉什麼說不過去。」年輕性躁的孫國棟，受不住校長那種專制的神氣，不禁氣憤憤地說了。

「什麼？你敢批駁我的不是嗎？反了！你們簡直是有意搗亂。去！去！齊給我下去！」校長拍着桌子，連聲吆喝着，一面取過筆來，寫了張開除韓俊英等三人的佈告，叫校役貼出去。

這佈告一貼出，整個學校都震動了，便是中間派也有許多人暗暗非議着，因為韓俊英等三人的學問，在全校中實在要算是數一數二優秀的。進步派學生立刻在操場上開了一場非正式會議，每個人都憤怒地紅着臉，叫囂的聲音在激昂的空氣裏波動着：

「真是豈有此理！校長怎麼竟這樣專制？不答應我們組織研究會也罷了，還要開除我們的代表！」

「他總是這樣對我們無理壓迫，我們並不是他的奴隸，爲什麼要服從他？學校是我們大家的，我們實在不能再任他這樣下去了。」

「我倒要問問他，上次向我們捐的那筆救國基金，到底用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連一篇報銷賬都沒有。」

「豈但救國基金沒有着落，就是校款，他還不是一樣的吞併着。他常常挖空心思，想出種種名目來，向我們徵收費用，可是校裏的設備，却樣樣都不完全。」

「還有哩，這裏的庶務主任是他的老表，會計主任是他的內姪，別的職員也都和他有總分親戚關係。像這樣濫用私人，把學校當做他個人的財產一樣，校務怎麼會不弄得一團糟？」

「他會撕掉我們的啓事，我們也撕掉他的佈告好了。」

「不，還是向他請願去。要是他不答應，那時我們再大家罷課反對他。」

對於校長的舉措，林幻心和鄔鳴秋也同樣表示着不滿，他們雖然因為自己是教員，不便參加進學生的隊伍裏去，不過也不肯坐視不理。所以，正當進步派學生在操場上集議的時候，他們也開始到教務室裏來見校長說情。

教務室裏已沒有韓俊英等三人的蹤跡，却多出了一個人，那拚命和他們作對的候其時。他坐在校長左首的一張沙發裏，胖胖的身體把一張沙發全佔滿了，看見他們兩人進來，鼻孔裏哼了一聲，便把眼光移到牆壁上去。林幻心也不去理他，自願迎着向他應酬地微笑的校長說道：

「聽說校長把韓俊英開除了，到底爲了什麼事體？」

「這個，林先生儘可不必過問，他們這班東西真太大膽了，居然敢在校裏組織什麼社會科學研究會，我叫他們解散，他們還敢批駁我的不是。林先生，你想可恨不可恨？再不把他們開除，他們不知道要無法無天到什麼地步了。」

「校長」鄔鳴秋也插進來說話了，他的聲音永遠是那麼堅定有力的。「關於他們的社會科學研究會，我也約略知道一些，這完全是一部份勤儉好學的學生切磋學問的組織。我想學校本是作育人材的地方，難得他們這麼有志氣，肯自動組織研究學術的團體，我們贊助他們還來不及，怎麼可以

摧殘他們。我看校長還是容許他們組織起來罷。」

「還有一件事，要請校長注意的是，韓俊英實在是本校最優秀的學生，不比尋常只知胡調的人那樣，倘若把他開除了，使這樣一個有爲的青年失去了辦學的機會，那是非常可惜的！」林幻心的聲音差不多有一些憤激了。

校長還沒有開口，坐在一旁的侯其時，忽然冷冷的說起話來。

「像這樣囂張的學生，要不開除還了得！今天讓他們組織成功了什麼科學社會研究會，明天他們一定要組織學生會，連校長和教職員的進退都得由他們擺佈了！」

林幻心實在有些忍耐不住，他直衝到侯其時面前去，正色說道：

「什麼話？連韓俊英這樣的學生，你還說他囂張嗎？你且說說看，全校有幾個學生能像他這麼優秀的？」

「哼！優秀！優秀！誰不知道你們玩的那一套把戲。只要大家都存着私心，在大考時都給他個優等的評語，自然不優秀的也優秀了！」侯其時站起身來，帶着鄙夷的容色，接連哼了兩聲說。

林幻心氣得說不出話來了，看着侯其時那可憎的肥臉，許多過去受他壓迫的事實都回到他記憶裏來，尤其是昨天來查他房間那一幕景象，分外鮮明地湧現在他眼前。一股無明火把他的理智全燒燬了，他不由得咬緊牙關，照準侯其時左邊臉上，拍的一聲，打了一記嘴巴。

「怎麼，你動手？」侯其時咆哮着，一把揪住林幻心的胸脯，回過頭來向校長說：「校長，你親眼看見的，這可不是我的錯。」

校長看着林幻心，臉上不由得流露出以為然的神氣來。

「這就是林先生的不是了！君子動口不動手，大家都是教育界裏的人物，不是流氓，怎麼一言不合就動起手來？」

「校長說得不錯，我本來不該動手，不過校長可惜不知道這斷平素欺壓我的情形。昨天我好端端的在房裏，他竟無緣無故的來檢查我的房間，這種無理侵犯他人自由的舉動，難道還不值得我打他一記嘴巴嗎？」

校長疑信參半的把眼光轉向侯其時。

「侯先生，有這樣的事嗎？」

侯其時不知不覺把揪住林幻心胸的手放鬆了。

「是的，我因為聽說他有某種嫌疑，又因為他就要離校了，所以才用訓育主任的資格，查一查他的房間。」

「哼！嫌疑！我的嫌疑在那裏？你可搜到什麼證據沒有？」林幻心直問到侯其時的肥臉上去說。
「你不要嘴強，只要你不離開學校，總有一天會給我發現出證據來的。」侯其時的肥臉變得有

些悻悻然了。

校長看見他們兩人相持不下，倒反不便偏袒那一方面，只好和專老般從中調解着說：

「好了，大家不要吵了。我看你們兩位都有一些不是。林先生呢，不該動手打人，侯先生呢，不該擅自檢查林先生的房間。大家都不該，彼此拉直，算了罷！」

侯其時一語不發的氣憤憤地走出去了，校長面上的應酬的笑容也收斂了起來，他站在林幻心和鄭鳴秋兩人中間，不住把銳利的眼光在他們面上盤旋着，眼光裏頗透着些厭惡的意味。林幻心却不理會這些，他仍舊繼續先前的話題說：

「校長要開除別的學生，我決不過問，不過要開除韓俊英，那却太說不過去了。韓俊英的學問人品，在一般學生中，可說是佼佼不羣的，倘若把他開除了，怎麼還能激勵別的學生們？我勸校長還是把佈告撤回來的好。」

「這太難了！把佈告撤回來，我的面子不也跟着削盡了嗎？我是校長，一些威信是必須維持的，要是大家都看輕我，那我簡直什麼事都莫想辦了。我希望兩位先生能諒解這一點。」校長不住搖着頭說。

「那麼，校長一定要開除韓俊英了。這是校長的權力，我們自然不便說什麼。不過校長可也會想到，顧全一己的面子，和毀棄一個有作爲的青年的前途，這裏面的關係到底誰輕誰重？」林幻心用

沉痛的語調說。

校長不作聲，自顧坐到椅子上去，提筆寫他的文件。這分明是有心冷待他們，林幻心和鄧鳴秋感覺不能再留了，便也不再說什麼，變變的走將出來。

將近要走到教室前的走廊上的時候，鄧鳴秋開始伸出一隻手來，捉住了在前面走的林幻心的臂膊，熱切地說：

「幻心，這真是很出我意外的事，怎麼你今天忽然這樣堅強起來了？方才對付候其時的那一記嘴巴，打得真痛快，我幾乎從心底裏笑將出來。往常求之不得的事，想不到現在竟由你自己動手實現了。」

「鳴秋，你覺得意外嗎？」林幻心微笑說：「其實一些也沒什麼希奇，你要知道，我身體裏的熱血無時不在沸騰着，心底裏的火花也無時不在燃燒，不過過去是蘊藏在裏面的，現在却爆發在外面罷了。」

鄧鳴秋趕上一步，和林幻心並肩走着說：

「幻心，我真歡喜，我現在不但獲得了一個新生的朋友，而且獲得了一個熱情的伙伴了。」

「可是我却很不愉快，這種校長真太豈有此理了，只知道顧全自己的面子，却完全不顧學生的

前途。」

『不要緊，我想韓俊英他們一定有對付的辦法的。』

正當他們說話的時候，韓俊英恰好迎面走將過來，鄒鳴秋連忙叫住了他問道：

『俊英，校長把你們開除了，你們打算怎樣對付？』

韓俊英不在意地微笑着，他的眼裏射出堅定的信仰的光。

『開除就由他開除好了，這種學校我本來不希罕，不過我也不能隨隨便便的走，我要走，一定要先弄到兩敗俱傷才走。』

『好啊！』鄒鳴秋不由得伸出一隻手來，在韓俊英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說。

『現在和我們一致的許多同學，正在操場上集議，要去見校長請願。我想去勸阻他們不要去，因為單請願是不中用的，我們要信任自己的力量。』

鄒鳴秋點點頭，隨即回過臉去，笑着向林幻心說？

『幻心，我們也同去瞧瞧熱鬧好嗎？』

林幻心默允了，和鄒鳴秋一同跟在韓俊英後面，向操坪走去。操坪上的叫聲已經靜止了，可是空氣却較先前更緊張了起來，胡調派和中間派學生遠遠的站在操坪外面，對進步派學生採取了大包圍形勢，監視着他們的行動。韓俊英和林幻心鄒鳴秋趕到的時候，進步派學生正集合着，預備去見校長請願，他們的脚步漸漸的和胡調派中間派的陣線接近了。不等韓俊英開口勸阻，進步派的先頭

部隊已經和胡調派中間派發生了衝突。

大鼻子喬昆挺着體育健將的身手，攔在前面，厲聲向所有進步派的學生喝問着：

「你們集合了這許多人，打算作什麼想到那里去？」

這攔阻，使得所有進步派學生心頭的憤怒都像炸彈一樣爆發了，反響雨點般亂擲過去。

「你是什麼東西，配來管我們的事！」

「還不給我滾開去！你們這夥狗！」

「不要這樣神氣活現，看看到底是誰的拳頭大，臂膀粗。」大鼻子喬昆聳着鼻子冷笑着，把衣袖捲到手肘上，順手推了在他面前的一個進步派學生一下，推得那學生踉踉蹌蹌的，直跌進後面的人叢中去。

「打呀！打呀！」

彷彿平地起了一聲春雷，幾個進步派學生旋風般直搶進胡調派中間派的陣線裏去。於是，一場猛烈的肉搏開始了，幾十個人的身體捲起了巨大的浪潮，吶喊聲，毆打聲，響成了一片，那擾攘的形勢就像在足球場上爭奪着球一樣。這雖是一場小小的衝突，然而却具着歷來各種大衝突的雛型。

韓俊英飛步跑到進步派學生背後，伸開兩手來，亂抓着前面打架的同學說：

「不要打，我們要有組織有計劃的幹，鬧意氣打架是不中用的。」

他的話很有力量，大部份懂事的進步派學生都停住了手，幾個以打架爲能事的胡調派健將，也從這場鬪爭中見出了進步派力量的不可侮，自動把手停住了。因爲是混鬥，參加的人多，時間又短，所以除了偶而有幾個人身上着了幾掌，或者面部被指甲抓破以外，並沒有一個受傷。

四

鬪爭開始了，進步派不再去向校長請願，却一律罷了課，表示對校長開除韓俊英等三人抗議。胡調派本來就討厭上課，這時正好借題發揮，便和中間派一齊罷了課。於是，所有的教室便都變成了廢墟一樣，冷冷清清的，只有黑板對着下面的桌椅發怔。

可是整個學校裏的空氣不但不冷靜，而且極度緊張。便是廢墟一樣的教室裏，也給進步派學生裝點上了許多紅紅綠綠的標語。標語上的意思，不外乎是要求校長恢復韓俊英等三人的學籍，容許他們在校內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不過有兩條比較觸目，那便是擁護林幻心留校，和驅逐侯其時。

這標語才一貼出，便被胡調派撕去了許多。可是進步派却並不放在心上，愈是撕得快，愈是貼得起勁。到後胡調派無法可施了，只得也用標語來抵制。一時間，校內校外的牆壁上，到處都貼滿了標語，唇槍舌劍的各逞詞鋒，鬧得非常厲害。

其實胡調派這種心機是枉費的，因爲貼標語在進步派不過是一種次要的工作，主要的還是在暗中組織學生會，和個別談話鼓動中間派，叫他們不要再和胡調派合作。這兩項辦法很有效果，中間

派和進步派個人方面有私交的很多，並且他們也不同胡調派那樣，大家都有一些相當的學識，很容易接受進步派的意見。所以，罷課才開始不久，便有不少中間派學生顯出要脫離胡調派傾向到進步派這邊的情勢來了。

這就引起了胡調派深刻的恐慌，因為他們的得以在學校裏佔優勢，全仗中間派參加在內。現在中間派一動搖，他們便不免顯得勢孤力弱了。爲了應付這緊急局面起見，於是，當天午後，在侯其時的房間裏，有了一個小小的秘密會議，胡調派的四大金剛，蕭昆，徐金佐，黃克歐，劉春棠，差不多全部出了席。侯其時一開頭就指摘出了他們的錯誤。

「怎麼你們都不上課了？這不對！要知道你們和進步派正處在敵對的地位，他們怎麼樣，你們就該和他們取反對的方向幹去才行。現在他們罷了課，你們也跟着罷課，這不是更增加了他們的氣餒嗎？」

「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仍舊照常上課嗎？」大鼻子蕭昆粗聲粗氣地問，只要一聽他的話，人家就知道他是個草包。

「自然是照常上課，只有照常上課，才顯得出你們是個好學生，就是在校長面前開口來也比較容易些。」

「不過我們如若照常上課了，又怎樣去對付進步派呢？」徐金佐忍不住疑惑地問了。

這一句話問得很扼要，使得侯其時也躊躇了好一會。到後他才搖搖頭，粗魯地說：

『這不怕，你們大多數人都照常上課了，他們這班人便成了少數派，我可以對校長說，這次風潮全是他們鼓動的，那時不怕校長不把他們一律開除。』

『好啊！』大鼻子蕭昆興高彩烈地拍着手說。

可是那身材矮小在胡調派裏比較能使促狹的黃克歐却提出異議來了。

『這辦法固然不錯，不過現在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對，中間派本來和我們攜手合作的，近來却多半跑到進步派那邊去了。倘若我們照常上課來，說不定他們會不肯參加。』

『這可難辦了！』侯其時開始挺着他那水缸粗細的身子，在房裏踱步起來。他的眉頭緊皺着，圓大的肥臉活像一隻番茄。

『我想，最好由我們組織一個敢死隊，專門對付和我們作對的人，一方面我們大家都去上課，倘若發覺中間派有不上課的，我們敢死隊就一致用武力對付他。』黃克歐在一旁慢吞吞地說，說完了，又用徵求同意的眼光在各人臉上掃了一下。

『好極了！』侯其時突然停住脚步，攤開肥大的手掌來，在黃克歐肩上用力的拍了一下說：『你真不愧是個智多星，決定這樣辦吧，你們如若缺少武器，可以到我這里來拿，我這里有從前童子軍用剩下來短木棍。現在我就去叫校役搖起鈴來，你們大家先上去上課。』

說着，他便捧着他那肥大的肚子，喘吁吁的跑出去了。

五分鐘後，沉寂了多時的上課鈴聲，便又「叮令叮令」的響了起來。

鈴聲一停，學校裏的空氣較前分外嚴肅。進步派是已經抱定決心不上課了，所以儘管鈴聲響得厲害，他們只是置諸不理。胡調派則一律上了課。只有徘徊在兩者之間的中間派，却充分顯出他們的猶豫。他們有的跟着胡調派去上課，有的則和進步派取一致行動，裝做沒有聽見上課鈴的聲音。

慘劇便從這上面發生了。胡調派恨這些背叛他們不和他們合作的中間派，比恨進步派還厲害。一散課，便紛紛像餓狼似的出來尋找着。一個沒有上課的中間派學生被他們在天井裏遇到了，於是十多個胡調派學生便把他團團包圍了起來，聲勢洶洶的向他問：

『你爲什麼不上課？』

『我不知道！你們不是說過不上課了嗎？怎麼現在忽然又上起課來了？』那學生被胡調派的聲勢嚇得心慌意亂的說。

『哼！不知道！你難道沒有眼珠，不看見我們大家都在上課嗎？』

『對不住！我方才是在宿舍裏，連上課的鈴聲都沒有聽到呢！』

儘管那學生怎樣陪着笑臉解釋，可總除不掉胡調派的盛怒。在一聲喝『打』之下，十幾對拳頭同時着在那學生身上。直到把那學生打倒在地下，接連吐了好幾口鮮血，方才住手。

受了很重的內傷，躺在地下呻吟着的那學生。很快的便被人發見了。這一來，引起了胡調派以外全體學生的公憤，便是受了胡調派拉攏的許多中間派學生，也都覺得胡調派的行為太殘暴了，良心的譴責使得他們都紛紛的傾向到進步派這邊來。四五個學生義憤填膺地把那受傷的學生抬到教務室裏去，別的許多學生便都跟在後面吵吵着，往教務室裏擠，把小小的一間教務室擠得滿滿的，連一些隙地都沒有。

校長還沒有得到報告，看見這許多學生擠進來，以為他們又要鬧風潮了，正待開口斥罵，恰好就在這時候，那奄奄一息的受傷的學生被抬到他面前，這使他猛可裏吃了一驚。

『怎麼的那個把他打到這樣？』

不等他的問話終止，許多憤激的語音便亂紛紛的擲到他面前來。

『校長，我們要求懲辦肇事者的兇手！』

『這真是那里話，學校竟變成屠場了。要是這樣下去，我們學生都非得去保險不可。』

『我們不過想在校裏組織一個社會科學研究會，校長都要把我們的代表開除，現在他們班人竟動手打起人來，把人打得吐血，不知道校長打算怎麼辦？』

校長急得滿臉通紅，連連搖着手說：

『不要吵，你們先把事實的真相告訴我，讓我好秉公處理。』

學生們的嘩噪聲這才靜止了下去，隨即便有一個進步派學生挺身出來，把事實對校長細細說了一遍。校長很注意的在一旁聽着，眉頭不時打着結。直到聽完了，他的心裏似乎也有了主意，便提高了聲音，對所有的學生說：

『現在你們且散開去，過一會大家都到大禮堂來，我有話和你們說。這受傷的學生就放在這裏，等校醫來驗驗他的傷勢重不重。』

學生們稍稍帶幾分滿意的神氣退出教務室去了，但却並不散開，大家都集合到大禮堂裏來，每個人都懷着一顆好奇心，渴想聽一聽校長到底將對他們說些什麼話。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校長還不見來，幾個性子躁急的學生等得不耐煩，不禁發出懷疑的論調來了。

『不要這是他的緩兵計罷，怎麼到這時候還不見他來呢？』

『我看他多半不會來了，他的目的不過是想叫我們離開他。』

『不錯，要不然，他在教務室裏也可以說話的，何必一定要叫我們到大禮堂來和我們說。』

校長却就在這議論聲中，跨進禮堂來。他的面色很嚴肅，連一絲笑意都沒有。

『剛才那受傷的學生，已經由校醫驗過了，傷勢還不很重。不過左邊的肋骨現出了一些青紫色，大概這一處地方被打得太厲害了，才吐起血來。只要療養四五天，就可以痊癒的。』

這一番滔滔汨汨的關於病狀的報告，使得每個學生都不耐起來。即刻便有一個進步派學生提
出了質問：

「校長，我們到這里來，並不是想聽校長報告那位同學的傷勢，想聽的還是校長到底打算怎樣懲辦行兇的那班人。」

「這個我知道，我正想和你們大家說。」校長的臉色突然變變了，聲音也抑得非常低：「近來學校裏的情形非常複雜，大家都互分派別，互相衝突，這實在不是好現象。我夾在中間，處理起來更加為難。大家也該原諒我一些！你們要在校裏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我並不反對，不過這和中央的政令有關，我就不能隨便答應你們。你們不是糊塗人，大概總能明白。至於剛才開除的那三個人，我也知道他們都是本校的好學生，為了一些小事使他們失學，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只要你們能把集會的事取消，我也不難恢復他們的學籍。這樣辦，你們可滿意了嗎？還有一件事要對你們說的，是現在離開暑假已經沒多天了，照目下的情形，就是勉強舉行考試，也未必會考得出什麼好結果來。所以我此刻就宣告提前放假，你們要回家去的馬上便可動身。」

「校長說的我們都願意照辦，不過我們很想知道校長到底打算怎樣懲辦肇事的那班兇手？」

「兇手！」校長的臉色有些躊躇了：「你們可能指出兇手是誰嗎？」

「指出雖然不能，不過我們却知道，那在背後指使的人，一定是訓育主任侯其時。我們要求校長



野 夫 作

把他撤換。」

「不錯，我們要求校長撤換侯其時。」

「驅逐侯其時。」

「打倒侯其時！」

「噓！」

這一片喧嘩的聲音，使得校長感到極度的狼狽。他勉強鎮靜着，裝扮出尊嚴的神氣說：

「你們又胡鬧了，這和侯先生有什麼相干，怎見得是他在背後指使的？這種沒有根據的話，不能由得你們隨便亂說。回頭你們大家都去細心查訪，查明了兇手是誰，來報告我。只要有真憑實據，我一定把他開除，決不姑息。」

說完了這番話，校長便退出禮堂去了。他一走，留在禮堂裏的學生們便紛紛議論了起來。

「你說他果真有決心懲辦兇手嗎？」

「那裏，他不過是想緩和我們罷了。他要是真有懲辦兇手的決心，也不至於那樣袒護侯其時。他和侯其時是一黨，胡調派又都是擁侯的健將，你想他還會開除他們嗎？就是我們查出了兇手的姓名去報告他，他也一定會說不是他們，把他們放鬆了的。」

「我們決不能上他的當！」

『自然，我們仍舊照常罷課下去，大家都不離校，一方面更在暗中加緊我們的組織，除非他答應了我們的要求，決不妥協。這樣，就不怕他不撤換侯其時，開除胡調派了。』

『好！決定這樣辦。』

幾乎是異口同聲的這麼說着，許多學生都帶着興奮的紅臉走出禮堂去，緊張的空氣不住流動在他們中間，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堅決的笑容。

五

罷課仍舊繼續着，學生們沒有一個離校，校長的緩和完全不會發生絲毫效力，風潮一天比一天擴大了。在最初幾天，校長還能採用新聞封鎖政策，不讓學校裏鬧風潮的消息給外界知道，以免使下學期的招生受到影響；但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新聞終於有些封鎖不住，同時教育局方面也傳來了澈底查辦的消息，這是與校長的飯碗有關的，他不能不借助於外來的力量了。

就在罷課後的第六天，一大批武裝警察把校舍團圍包圍了起來，雖然還沒有動手捕人，可是學生們進出都要受到嚴厲的盤詰。

學生們對付的方法是組織糾察隊，一方面阻止胡調派上課，一方面防範自己人中間發生軌外行動，使警察有所藉口。

不過這一批武裝警察的到來，對於學生方面總不無有幾分相當的影響。胡調派像獲得了臂助

似的，氣餒愈加熾盛了，中間派的動搖傾向也日益顯著。他們本來是因爲忍受不住胡調派打傷他們的人，這才一鼓作氣的興奮起來，和進步派聯成一起。日子一久，先前的興奮逐漸消失了，看着學校裏的形勢一天比一天嚴重，都無心再從事活動，更沒有這個胆氣敢和警察們作對。大家都巴不得早一些脫離這是非窩，圖一個眼前安靜。

隨着警察的到來，校長也出了佈告，說罷課是犯法的，暗中組織學生會更近於蔑視中央政令，又把提早放假的話重提了一遍，要所有的學生們即刻離校，有不從的就叫警察強制執行。

這一張佈告的貼出，在胡調派和進步派兩方面都沒有引起什麼反應，只有中間派却似乎正中心下懷，大家都動手收拾行李，準備離校起來。儘管進步派怎樣在一旁鼓動他們，說勝利已經近在目前了，只要再堅持一些時候，不怕校長不撤換候其時，懲辦胡調派肇事兇手，却總不能挽回中間派的動搖和畏懼警察壓力的心。終於只好眼睜睜的看着他們在警察的監視之下，一個個的離開學校。

中間派一走，學校裏的空氣顯然平靜了許多，雖然進步派和胡調派還在對峙着，但聲勢却已不像先前那樣雄盛，校長便也得以於中取事的叫警察來壓迫進步派學生離校了。

可是這一舉動却碰了釘子，進步派的毅力大都非常強，對於警察的壓力，他們不但不畏縮，而且敢於反問那些壓迫他們離校的警察。

「爲什麼要叫我們離開學校？」

『因爲現在已經放了暑假，你們應該回去了。』

『但是我們的家鄉離開上海很遠，沒有旅費，不能回去。』

『沒有旅費，你們就該寫信回家去要呀。』

『要到那里去要？我們家鄉年年都鬧水旱兵匪，石頭裏榨不出油水來了。』

『不管怎樣，總之你們不離開學校是不興的。』

『爲什麼不興？』

『因爲你們在學校裏罷課，搗亂，不守秩序。』

『哈這就構成我們的罪狀了嗎？不錯，我們罷課，不過你們爲什麼不想想：現在學校裏已經放了暑假，不是根本已經沒有什麼課可上了嗎？那麼，我們的罷課不罷課，又有什麼關係呢？至於搗亂，不守秩序，這更笑話了。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糾察隊，保衛這小小的學校，能力是足夠的。你們可能具體地說出我們搗亂不守秩序的地方來不能。老實說，你們的到這里來，我們實在還覺得是太多事哩！』

警察們沒有什麼可以藉口，同時又無法強迫這許多進步派學生離校，只得仍舊退到外面去，僵局依然維持着。校長心頭的憂慮，也因着打不開這僵局，而愈益增加起來。眼見得別的許多學校都捷足先登的登起招生廣告來了，倘若再不趕快把風潮解決，不但錯過機會可惜，更恐將來非特新生招不到，連舊生都要離校，何況教育局方面還要查辦。所以，他終日都是愁眉不展，長吁短歎的，臉上少有

人能見到他的笑容。

這就使得侯其時可以繼續進行他的陰謀了。侯其時是個善觀風色的人，他只一看校長那模樣，就知道校長所擔憂的是什麼事。於是，他便乘機進言說：

「校長莫不是爲了學潮無法解決煩惱着嗎？其實我看這次學潮是很容易解決的。」

「侯先生有什麼好辦法，可以解決學潮？」校長的眉頭稍微舒展了一些了。

侯其時附着校長的耳朵，輕輕說了一遍，校長搖了搖頭道：

「這辦法倒不錯，不過手腕未免太毒辣了一些。」

「現在不能不用一些辣手了，要不然，學潮就永遠莫想解決。」

校長躊躇了好一會，到後似乎個人的利益提醒了他，他捺了捺牙齒說：

「決定這樣辦吧。那班東西真可惡，我也顧不得許多了。你回去就趕快開起名單來，我對學生們的情形是不大熟悉的。」

侯其時滿心歡喜的揀着他那大肚子走出教務室來。現在，他的大功已經告成了。他目空一切走着，剛走得不多幾步，恰好和一個學生撞在一起。那學生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正是大鼻子蕭昆。

「侯先生，進步派又在教室裏開會了，並且叫糾察隊把住門戶，不讓我們進去，怎麼辦？」

「嘿，理他們呢！明天他們便要被人打盡了。」

「怎麼會這樣的侯先生？」大鼻子蕭昆驚喜交集地說。

「告訴你，我已經和校長商量好了，就說他們和林幻心鄧鳴秋兩位教員都是過激派，趁明天一早把名單送進公安局裏去，到那時他們大家少不得都要管一些鉄窗風味了。」侯其時得意地說，說完了，忽然想起大鼻子蕭昆是個草包，這話恐怕告訴他不得。於是，便又鄭重地叮囑他道：「我這話是說給你聽的，你可不能把來隨便告訴別人，提防走漏了消息。」

可是大鼻子蕭昆不等他說完，早已飛跑開一丈多遠了。侯其時追了他兩步，那里追得上，只好捧着肚子喘氣。這時，開始有一陣宏亮的聲音鑽他耳鼓裏來。

「打倒侯其時！」

侯其時吃了一驚，他猛想起大鼻子蕭昆的報告，知道進步派學生正在教室裏開會。於是，急忙停住步，不再向前走，一壁側身傾聽教室裏的聲音。教室裏，正有一個清楚而有力的聲音在這麼嚷着：

「我們過去的行動太散漫了，只知道對付當前的敵人，却忘記團結自己人的心，以致有些同學一受到威脅，就紛紛動搖起來。現在糾察隊雖已成立了，然而仍舊沒多大用處，最要緊的我們還須組織一個行動委員會。」

侯其時聽得出這是韓俊英的聲音，他不由得暗暗磨了磨拳頭，低聲說了句：「好傢伙！」便發笑着走開去了。

教室裏的許多進步派學生仍舊繼續在開會，在互相推舉行動委員，誰都沒有提防到他們的敵人便在一旁偷聽，也誰都沒有提防到他們的敵人就要用辣手把他們一網打盡。提醒他們身旁的危險性的，還是他們的教師，林幻心和鄧鳴秋。

「怎麼？你們還在這里開會嗎？快快停止了罷，現在禍事已經臨頭了。侯其時已經和校長勾通，明天一早就要把我們大家的名單送進公安局去，說我們都是過激派。」鄧鳴秋一跨進教室，便急促地這麼說。

「啊！竟會有這樣的卑鄙齷齪！這學校那里還像個學校！」許多性子躁急的學生，忍不住都怒吼起來了。

只有做着主席的韓俊英態度却仍舊很鎮靜，他先讓出座位來，請林幻心鄧鳴秋坐下了，方始徐徐的問道：

「鄧先生這消息是從什麼地方聽來的？」

「我方才打從前面天井裏經過，聽見大鼻子蕭昆正與高彩烈的在對他的胡調派同學這麼說，並且聽說這是侯其時的意思。」

「只怕未必是真的罷。」

「不會的，因為大鼻子蕭昆是個草包，有什麼話不能藏住心裏，一定要說將出來，我看這一定是。」

候其時先對他說了，他熬不住，才把來轉告給他的同學們。」

「那麼，依鄔先生的意思，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孫國棟插進來問了。

「我看你們大家最好還是離開這里，常言道危邦不居，在這里自投羅網，實在是很無謂的。」

「這太怯弱了，恕我們不能夠照辦。」韓俊英朗然的抗聲說：「從來惡勢力所以能夠這樣猖狂，就因為敢於抗惡的人實在太少了，許多人一聽見惡勢力要加害自己，就都抱着明哲保身的觀念，望望然的避了開去。於是，惡勢力也就更加肆無忌憚了。這實在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我們現在正竭力想打破這種觀念，縱使他們要加害我們，我們也毫不畏懼的。」

鄔鳴秋用敬佩的眼光看了林幻心一下，意思好像說：「你聽見了嗎？」林幻心却有些忍耐不住了，他開始用懷疑的口氣說：

「我代你們打算，這樣實在太不值得。世上好的學校儘多，何必一定要在這種黑暗的學校裏逗留下去，求那不可必得的希望，這不是太把自己看輕了嗎？」

韓俊英笑了，但隨即便自動抑住了笑意，正色說：

「林先生從什麼地方見出這世上好的學校儘多呢？據我看來，天下烏鴉一般黑，在目前這樣的社會之下，要找一家合於理想的學校，實在是很不容易的。要不靠着我們自己努力，好的學校不要說現在不會產生，就是將來也恐怕永遠不能產生出來呢。」

林幻心還待開口，鄔鳴秋似乎已被韓俊英那堅決的模樣感動了，他立起身來，向林幻心說：

『幻心，我們走吧。』

兩個人一同出了教室，林幻心忍不住氣憤憤的向鄔鳴秋質問道：

『鳴秋，你怎麼也不勸勸他們？難道忍心看他們一齊落進侯其時的圈套裏去嗎？』

『勸也沒有用，他們的決心已都很堅定。好在有韓俊英這樣優秀的人物在裏面領導，我敢擔保他們決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林幻心點點頭，他忽然歎息了一聲說：

『像韓俊英這樣優秀的學生，實在是千中難得一的。我真慚愧！我那裏配作他的先生，照他的思想和他對於現實的那種認識，就是倒轉來做我的先生，也一些沒有什麼愧色呢。』

『不錯，現在的確有許多學生的思想見識，比較他們的先生還要超過萬倍的。』

『這是一種好現象，未來的一代一定要比我們這一代偉大得多，也一定比我們更多成就。鳴秋，不瞞你說，我從這一次學生運動中，實在得到了不少教訓。我過去那種不抗惡的觀念，已經完全改變過來了。我以為，一個人，推而至於無數人，如若想維持他們的生存權，唯一必須的就是和阻礙他們生存的那種惡勢力抗爭。只有抗惡才是我們的出路，不抗惡只等於無形的自殺。』

鄔鳴秋喜歡得把林幻心的手用力握了一握說：

「幻心，你畢竟也這樣想了嗎？我真快樂，我現在已經獲得一個步調一致的伙伴了。」

「不過，我們現在到底怎麼辦呢？也和韓俊英他們一同留在這學校裏嗎？」

「這却用不着，我們是教員，和他們地位不同，實在沒有在這里留下去的必要，還是走開的好。」

「走開，到什麼地方去？」林幻心不禁疑惑地問了。

「自然有地方可去的，如若你相信我，就請跟我一路走，我一定會代你找到一個使你滿意而又有趣的工作。」

「我們可要離開上海嗎？」

「也許要離開也說不定。」鄭鳴秋說了這一句，便把手拍了拍林幻心的肩頭說：「幻心，快去收拾吧，候其時明天一早就要把我們的名單送進公安局去，我們必須要趁今天天黑以前，離開這惡劣的中學校。」

林幻心惘然的看着鄭鳴秋離開了他身邊，他不知道鄭鳴秋到底要同他到什麼地方去，現在他才開始覺得這同事有一些神祕了。他是極相信鄭鳴秋的，他相信他一定會代他找到使他滿意而又有趣的工作。於是，他便回到臥室裏去收拾行李。臥室裏的東西並不多，衣服都在箱內，只要把散放在桌上架上的書籍雜物塞進網籃，便什麼事都沒有了。在收拾東西的時候，他忽然想起葉露玲來，他已有多天不到她那里去了，不知道她近來的狀況怎樣，尤其是到農村後的孫婉霞，不知道有沒有第

二封信來報告她的生活，這些都是他急於想知道的，而且自己還趙出了學校，倘若就要離開上海，也須在未離開以前見葉露玲一面。所以他在把東西收拾好後，就急急的去看葉露玲。

葉露玲迎住了他，模樣兒比無論何時都要喜悅，她曼聲的說道：

「幻心，我們已有好多天不見面了。讓我來算算看，婉霞的信是上月念八號來的，就是那天我在馬路上遇到你。今天是十一號，算起來我們恰恰有半個月不會會面了。」

「不錯，露玲，我們已經有半個月不會會面了。可是你却不知道，這短短的半個月，在我却好像隔了兩個世紀一樣。總之，今日的我，和半個月前的我，實在大不同了。」

「這是怎麼說？」葉露玲詫異地問。

「你難道看不出來嗎？在我的外表上，至少總有一些和從前小小不同的地方的。」

葉露玲在林幻心身上端詳了好半晌，結局還是搖搖頭說：

「我實在看不出來，不過有一樣，你的模樣兒好像沒有從前那樣頹廢了。」

「豈就沒有從前那樣頹廢，而且比無論什麼時候都要堅強。露玲，我現在已經完全覺悟了。過去我只以為這世上惡人多得很，縱使把一個惡人趕跑了，換一個來未必便會不是惡人，所以我不願意和惡人抵抗。現在才知道這觀念是錯誤的，錯誤的原因是把惡勢力估價過高了，忘記了另一種和惡對抗的勢力實在是比惡勢力還要旺盛的。所以我現在不但要抵抗惡，而且要消滅惡。」

葉露玲沒有十分聽懂林幻心的話，但看他的樣子，確實和從前大不相同了，也不禁有幾分高興，她略帶惋惜的口氣說：

「可惜婉霞不在這里，要是她在這里，看見你像今天這樣堅強起來，一定要喜出望外的。」

「你說孫婉霞嗎？」林幻心淡淡的笑着說：「不錯，我過去對她確實是很崇拜的，不過現在我的觀念改變了，我不再崇拜她了。我覺得她最大的毛病是把個人看得太大，正如過去我把個人看得太小了一樣，都是要不得的。其實個人的力量非常弱小，只有集團的力量才够得上偉大。」

葉露玲稍稍有些不服了，在她的眼裏，始終是把林幻心看做在孫婉霞之下的，現在見他偶然較前堅強了一些，竟把孫婉霞都蔑視了，覺得他未免有些誇妄，便含譏帶諷的向他說：

「難道你現在比孫婉霞都要進步了嗎？」

「這不是進步不進步的問題，我不知道孫婉霞現在在農村裏到底怎樣，她的性格有沒有隨着環境變化，要是還沒有變化的話，那她的前途實在很危險的。她的個人主義的英雄舉動，終究不免要造成唐吉訶德式的悲劇。」

「婉霞已經多時沒有信來了，不知道她現在生活得怎樣。其實她就有信來，也不見得肯說真話。上一次的來信裏，就給我尋到了不少假話的痕跡。」

「暫時不說她罷，露玲，我告訴你一件事，我今天就要和我教書的那學校分別了，而且說不定還

要離開上海。」

「怎麼，你也要離開上海嗎？」葉露玲的神色有些慨然了：「這是那里說起，婉霞離開我，已經够使我冷靜了，倘若你也要離開我，不是更叫我冷靜得要死嗎？」

「這也是沒法想的事，只好請你原諒了。時代已經不是可以使我们相聚在一處的時代了！不過我相信，我們總有一天會再見的。」

「再見，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呢！」葉露玲的聲音有些幽咽了，她默默的把眼淚凝視着林幻心，眼裏藏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意。

林幻心明瞭了葉露玲眼裏的意思，覺得不能再留了，便站起身來說：

「露玲，我去了，我希望你不要把我放在心上。像我這樣的人，實在不值得你懷念的。」

葉露玲也站起來了，她淒然的望着林幻心說：

「幻心，你不能再留一會嗎？我心裏有許多話要和你詳談，不過你就要離開上海，這談話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了！」

林幻心微笑着，他徐徐的走下客廳前的石級去，一壁口裏不在意地說：

「露玲，你所要和我談的話，我就不說我也知道。我很感謝你的好意，不過我自問實在不配做你談話的對手，我勸你還是把話藏在心裏，去和別人談的好。」

這一番話似乎重傷了葉露玲的心，她又是羞慚，又是難過，也不再送林幻心，一袖身便回進客廳去了。

林幻心也不放在心上，他並不回轉去勸慰葉露玲，只是繼續微笑着向前走。在他的前面，恍惚有一個新的世界向他招手，一個充滿了人世間一切美好的字眼的世界。

第十章

在農村裏的孫婉霞，並不會像林幻心所說的那樣，發生了唐吉訶德式的悲劇，倒是她周圍的環境，却落入了一個非常悲慘的深淵裏去了。這悲慘的命運是每個在農村裏的人物都身受到的，除了那些靠着農民過活不必自己勞動的朱四太爺等人物以外。

這一年的天氣非常亢旱，而且熱得比無論那一年都要早。隨着夏季的到來，那一片金黃的太陽光，就不會有一天間斷不出來過。剛從車滿了水的田裏伸出頭來的秧苗，經不起這酷烈的陽光的照射，都垂倒了頭，顯出奄奄無生氣的模樣。並且那田裏的水，不斷的被陽光吸收着，也一天天的在乾涸下去。縱使村人們不分晝夜的在那里車水添漫，看過去也永遠是那麼淺淺的，好像不會經過絲毫勞力一樣。

同時，還有一樣使得村人們恐慌的，是各人家裏的米，吃到這時，已經顆粒無剩了。而鎮上的米價却三日兩頭的往上漲，漲到無人買得起那樣高貴的價錢。村人們有門路的還可以去賒上三斗五升

來，勉強把日子打發過去，沒有門路的便只好把南瓜芋頭當飯，過一天算一天。

隨着村裏的恐慌日趨深刻，孫婉霞的處境也越來越困難了。那老農夫福生，差不多天天都要罵她幾聲『白虎星』，說他們這一家從前本來過得很好，都是她帶了晦氣來，才給帶累壞了的。孫婉霞幾次都忍不住想駁他兩句，爲什麼她未來以前，土種繭的價格便已下落到十八元一擔？難道這晦氣也是她帶來的嗎？不過每次話到喉邊又被她嚥回去了，她覺得，抱着幫助別人的志願而來到農村的自己，是只該任勞任怨的工作，不該像過去過着小姐生活時那樣容易發脾氣的。所以，不論受到怎樣的虐待，她總是竭力的忍耐着。然而這忍耐是怎樣的困難呵！近來她差不多每天都是半飢半飽的，爲了那老農夫福生把她的食量都限制着，只要她每頓多吃了一些，就要受到他嚴厲的呵叱。

不過福生雖然天天都要咒罵她，却也並不便把她趕開，因爲事實上，她們這一家實在非常需要她。第一是福媽，那斜白眼裏的淚水近來忽然多了起來，而且迎着風火就要作痛，除了坐在棹上執着花布手帕拭淚以外，什麼事都不能做，家裏的一切事務都待孫婉霞來料理。第二是福生父子，倆每天都要到河邊去車水，燒飯送飯都少不了孫婉霞，有時兩人中有一個踏車踏得累乏了，還需要她來接濟，幫着踏車。

孫婉霞初時對她所處的這環境很覺痛苦，並且不時要對福生的愚蠢和自私發生反感，但漸漸的她便和她的環境適應了，甚至還相處得非常和諧。她逐漸不再懷念在上海的朋友，却把福生一家

的命運當做了她自己的命運。她的觀念和習氣也隨着生活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了起來。

然而悲慘的命運却降臨到他們頭上來了。他們這一家，現在也和村裏大多數鄰舍人家一樣，一天兩頓都是用南瓜當飯。孫婉霞身邊雖然藏着一些錢，却因為恐怕露破行藏，不敢拿將出來，只好眼睜睜的看着，他們在困難中捱度日子。

終於，連南瓜都吃得只剩兩個了，轉眼就要斷炊，天却還沒有下雨的模樣。就是下雨，也還水救不得近火。這一天，福生的神色很有些異樣，他並不出去車水，只是坐在屋裏，悶悶的抽着烟。當孫婉霞提着從井邊洗乾淨了的南瓜進屋來時，他忽然毫無來由的向她呵叱起來。

「你去燒，燒好了可沒有你吃的。——你這白虎星，把我們害得這樣窮，你却只曉得張開了嘴吃！」孫婉霞出其不意的受到這無理的呵叱，她的胸口差不多全被怒氣阻塞住了。但她已經習慣了忍耐，所以仍舊不則一聲的提着南瓜到砧板上去切。這時，竊媽從後面走出來了，她把花布手帕擦着眼，柔聲對福生說：

「你只管罵她做什麼呢？現在我們家裏那一樣少得了她？你也該換着良心想想，她到我們家裏來，幫了我們多少忙？我的這隻要命眼睛教我什麼事都不能做，全虧了這苦命孩子，你還忍心埋怨她嗎？我看你還是出去想想法子，先到朱四太爺家去賒幾斗米來，一面我再找幾件衣裳出來給她帶去當，好歹把日子打發過去再說。」

說：

福生敲掉了煙管裏的煙灰，站起身來。他在孫婉霞臉上看了半晌，好像有了主意似的，對福媽媽

『到朱四太爺家去除呼！說得倒容易。去年除的米和今年借的錢都還沒有還他呢，他會肯嗎？除非和她一同去。』

孫婉霞心上一凜，切着南瓜的手不知不覺的停住了。她記起從前小五告訴她說福生要把她送給朱四太爺做丫頭的話，知道他要在她身上實施他的詭計了。但她又不便說話，她只好把眼望着福媽媽，等候福媽媽來代她作主。

福媽媽果然開口說了：

『她一個女孩兒家，你要她同去做什麼？我還要她去當東西呢。現在的當舖都不比從前了，昨天李家的三好婆說，鎖上的當舖每天只當二百元錢，就要封關止當，不曉得到底能有幾個鐘頭。你快去你的吧，不要除不到米，又當不成東西，弄得駝子跌交，兩頭沒着落。』

福生又看了孫婉霞一眼，似乎覺得現在家裏實在少不了她，便快快然的出去了。他走了不久，福媽媽就從後面顛巍巍的提出一個包袱來，交給孫婉霞。包袱裏包着幾件棉襖褲，發着一種很難聞的霉臭氣息。

孫婉霞接過包袱，却並不就出門。她先把切好的南瓜倒下了鍋，加上四五杓水，又執着吹火竹筒，

把行灶裏的火吹旺了，才起身對福媽媽說：

「老奶奶，我去了，鍋裏的南瓜請你當心一些，熬了就熄火。」

她提着包袱出門去了，在她後面，福媽媽歎息的聲音隱隱約約的傳進她的耳鼓裏來。

「這樣好的孩子，誰見了都喜歡。可惜她的命太苦了，逃出了阿婆的手心，又鑽進我們這三頓沒兩頓的窮人家來。」

孫婉霞心裏暗暗好笑，同時也有些得意她到農村裏來了這多時居然還沒有人窺破她的行藏。她大踏步的向前走，當頭一顆炎炎的太陽，晒得她渾身發熱，剛走了不多一段路，背部便已泌出了不少汗珠。時候還只九點鐘左右，太陽却已把整個田野都晒遍了。田野裏是靜悄悄的，滿眼都是綠油油的秧苗，挺立在混濁的泥水中間。左首河邊不時可以見到有人在踏水車，「啵啵啵啵」的踏車聲，盪漾在空氣裏，可是却衝不破整個田野的靜默。

忽然一種特殊的聲浪引起了孫婉霞的注意，這時她的脚步已離開一方方的水田，走到只剩下枯樹杆枝的桑田旁來了。桑田裏有一個少婦執着砍柴刀在砍桑枝，這是近來司空見慣的景象，因為繭價還抵不上桑葉的價錢，種桑已沒有利益可得，所以儘有許多村人，把桑田裏的桑根掘掉了，改種棉花。不過那少婦却是孫婉霞所熟識的，她正是她鄰家的阿根嫂。看着她那努力砍桑的模樣，她不由得問了：

「阿根嫂，你巴巴的在這大毒日頭裏出來砍桑做什麼？」

「砍回去燒飯哩！」阿根嫂輕描淡寫的說。

聽到一個「飯」字，孫婉霞不由得骨都一聲，嚥下一口涎沫。實在，她已經有多天沒吃到飯了，吃的都是淡而無味的南瓜，並且每頓總吃不飽。她常常在口裏淡到極點時橫一橫心，想憑着她身邊所藏有的一些錢，瞞了福生家裏人，到鎮上的飯鋪裏去吃一頓飯。但她的良心總不容許她做這種自私的舉動，並且也恐被福生盤詰起來找不到託詞。雖然她對飯是已經企慕得久了。所以，聽了阿根嫂的話，她便不禁羨慕地說：

「你家還有飯吃嗎？真好福氣！」

「那單是福氣，左右也不過是賒來的罷了！」阿根嫂用力把手裏的砍柴刀向左首一根粗大的桑枝上劈去，「喀嚓」一聲，桑枝斷了，灰塵簌簌的飛滿了她一身，

孫婉霞不作聲，她想到福生現在也正到朱四太爺家去除米，大概多少可以賒到一些的，看來不久也就可以有那又香又白的飯米到口了。雖然明知道賒得愈多，她本身的危險性也愈大，但總不能避免那飯的誘惑。她低下頭來，看了看手裏的包袱，覺得這些發着霉臭的東西，也可以換了錢來買米。同時又覺時候已經不早，當舖恐早已開門了，在這飢荒的年頭，二百元錢是很容易當滿的，不要跑去撲了個空。於是，她便不再停留，大踏步的向鎮上走去。

鎮上正是熱鬧的時候，街道兩旁歇滿了菜販的擔子，許多店鋪也都開了排門，做起生意來，只有當鋪的兩扇黑漆牆門還沒有開，雖然門前已黑壓壓的擠滿了十幾層人。看着人有這樣多，孫婉霞不禁有些担心起來，她估量着就是每人手裏的東西只當一元錢，二百元也很容易當滿，何況他們的東西，比起自己的發着霉臭的棉襖褲來，還要好上萬倍呢。她覺得，這趙雖沒有撲空，但結果一定仍舊要帶一個失望回去的。

這時，在她身旁的一個壯年農夫，開始不耐煩地說話了。

「已經有十點多鐘了，怎麼還不開！」

「哼！怕還早！我從天亮等到現在，足足等了有四五個鐘頭了，就不會見這兩扇半門動一動過。」在前面的一個人回過頭來插口說，一壁賣弄地舞着他手裏用舊報紙裹着的一事雪白的新絲。

「好一車絲！只怕至少要當五六元錢罷。」一個老太婆眼盯在絲上，嘖嘖稱羨着。

「哪里，現在連絲都不值錢了，不曉得有沒有兩元錢好當！」那個人歎息地說。

聽着這些談話，孫婉霞愈加覺得沒有希望了。但既已來到了這里，無論如何總得碰一碰運氣再說。所以，她仍舊竭力忍耐着，站在烈日下面，等候當鋪裏兩扇大門的開放。

當鋪的兩扇大門終於在人們的怨詛咒罵聲中開了。立刻，一聲狂喊，人像潮水似的向門裏湧去。不容孫婉霞有絲毫猶豫的時間，那一股怒潮已把她的身體捲進了門，捲到那高高的櫃檯下面。櫃檯

前已先有許多人擋住了，手臂像森林一樣矗起來，每隻手裏都執着不同的衣服物件。孫婉霞也舉起她手裏的包袱來，插進手臂林裏去。包袱很重，剛舉起不多一會兒，手臂已痠痛得支持不住。這時，忽然有一個弱小的哭聲驚動了她，她回過頭來，便看見後面一個婦人紅着臉在人叢中掙扎着，她的背上用衣帶拴着個過歲大的孩子，被人們擠得「哇哇」地哭。孫婉霞不由得有些惻然動憫起來，她開始對那婦人說道：

「我代你把東西交到櫃上去好嗎？」

那婦人看了孫婉霞一眼，好像有些信不過的樣子，搖搖頭。孫婉霞也只得由她，自願回頭去望櫃上。這時，她又有些擔心起來了，她看見右邊一個朝奉，正把一套棉襖褲從上面直擦下來，那套棉襖褲比她自己手裏的要新得多，乾淨得多。這事實，彷彿告訴她不要再痴心妄想了，但她仍誓不肯不試試就走。恰好在她對面的那個年輕朝奉手裏已經空了，她便大着胆子，把她的包袱送上去。

那年輕朝奉剛把包袱解開，就慌忙用手掩住鼻子。

「呀！這樣臭的東西也……」

他剛想把包袱從上面拋下來，一眼看見了在櫃檯下面仰起頭的孫婉霞的容貌，不禁呆住了，連忙換了一副笑臉說：

「你這要當多少錢？」

『一塊錢行嗎？』孫婉霞見他肯當，彷彿已經覺得是意外的幸運，再也不敢向他索重價了。

那年輕的朝奉居然沒有駁回，把包袱攆向裏面丟了。孫婉霞心裏充滿了希望，她覺得一塊錢雖然不多，但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即使是一文錢也是可貴的。她期待着，可是結果却期待了一個空，那年輕朝奉並沒有出來，出來的是另一個老朝奉，他把包袱從上面直拋下來說：

『這是誰的東西？也拿來當！』

孫婉霞紅着臉，把包袱接住了。她心裏着實有些悵喪，早知道結局還是個當不成功，那先前又何必讓烈日曝曬了這許久呢！她用力排開身旁的人，擠將出來，一眼看見先前那婦人仍掙扎在人的漩渦中，紅着臉，聲嘶力竭的大叫着：

『不要擠！人家孩子都給你們擠得沒氣了呀！』

孫婉霞只向那氣息奄奄的孩子身上投了一瞥，她的心便像給尖刀扎了一下，她連忙頭也不回的擠出人叢，長長的吐了一口氣。一個疑問打擊在她心頭，到底她到這農村裏來完成了什麼任務呢？當這恐慌的浪潮襲擊着整個農村的時候，她不是也和所有的農民們一樣，掙扎喘息於這無可抵抗的命運之下嗎？她能幫助什麼人，連她自己還正需要人的幫助呢！她這時才完全看出個人的無力了。

她沒精打彩的在路上走着，路在她的眼前是更顯得白熱而又可厭。忽然——

「汪汪汪」

一聲狗叫，驚得她的心卜卜亂跳。她抬起頭來，便看見了朱四太爺家高大的白墻，圍繞在牆外的籬笆門張開了大口，好像要把她一口吞下去似的。她重重的吐了一口涎沫，帶着種不愉快的心情快步跑了過去。同時却又想到，福生不知已經賒着米沒有，爛在鍋裏的南瓜不知有沒有熟。這些想念，使得她的脚步走得較前更加快捷起來。

二

遠遠的，福生家的茅屋已經現在眼前了，屋上並沒有炊煙，可見屋裏的南瓜早已燒熟。孫婉霞低頭看了手裏的包袱一眼，她的脚步不禁有些趑趄起來。她覺得，要是仍舊把包袱帶回去，一定要使福媽失望，而且福生能否向朱四太爺賒到米還在不可知之數，倘若賒不到，那明天生活就要發生問題，這裏面的關係實在是很重大的。她躊躇着，到後却想出了一條計較，把自己身邊所藏的錢取出一塊來，當做當得的交給福媽，可是這包袱却不能不找一個寄放的地方。想到寄放的地方，她的眼光不禁轉到還在桑田裏砍桑枝的阿根嫂身上去了。

「阿根嫂，謝謝你，請你代我把這包袱寄放一下。」

阿根嫂停住了砍桑枝的手，眼光疑惑地望着孫婉霞，好像在猜測孫婉霞這包袱的來路似的。過了一會，她心裏似乎有了一種主觀的見解，便正色搖了搖頭說：

「四姑，你這包袱是那裏來的？你不要轉錯了念頭，我可不能代你寄放偷來的東西！」
孫婉霞笑了。她知道阿根嫂誤會了她意思，不過她早已有備，所以便不慌不忙的說道：

「阿根嫂，你猜錯了，這包袱的來路很正當，是福媽媽叫我拿到鎮上當舖裏去當的。當舖裏因爲牠太破爛，不肯要，所以我只好仍舊帶回來。不過我們家裏現在吃的東西全完了，只剩下一個南瓜，明後天就得挨餓，不能不想一個法子。我從阿婆家裏逃出來時，曾偷了她幾塊錢，還沒有動用過，如今就想把來當做當得的錢，交給他們，這包袱不便帶回去，只好請你代我寄放一下。」

阿根嫂這才不再推托，她從孫婉霞手裏接過包袱來，却又帶着羨慕的神氣說：

「你身邊還藏得有錢嗎？真正難得！不可以借兩塊給我用？」

孫婉霞有些躊躇了，借兩塊錢給阿根嫂，在她本不是什麼難事，所慮的是阿根嫂的嘴很快，恐怕借錢給她後，她關不住嘴，逢人便告訴起來，要給自己添上不少麻煩。所以，她只得推托着說：

「我身邊錢也不多，並且你們家裏現在還有飯吃，不比我們連飯都沒有吃了，我實在不能借給你。」

阿根嫂似乎並不存心向孫婉霞借錢，見她不肯，也就罷了。孫婉霞也回身向福生家走去。剛走到門前，便聽見福生那粗啞的聲音，在裏面對福媽媽說：

「我早曉得沒有她同去，一定賒不到的。朱四太爺要她到他家去做丫頭，不知催過我多少回了，

我因爲田裏忙，家裏又實在少她不得，總沒有同她去過。現在他正在氣頭上，看見我就要動火，那里還肯餘米給我。我看，等天下過雨，我和小五用不着天天到河邊去車水，就送她去罷。家裏的事，我們這幾個人總還做得來。現在過日子也很難，少一張嘴吃飯，身上也好輕鬆一些。你說怎麼樣？」

「我不管這些，你要是覺得好，就隨你做去好了，只怕她自家不肯去。照我的打算，送給人家做丫頭。還不如留在家裏給我們小五做媳婦的好。一來小五將來總要配親的，有了這現成媳婦，可以省掉一筆錢。二來這樣能幹的人，你就打着燈籠也沒地方去尋，將來要是另外討一房媳婦進來，做事不如她，一口飯却省不掉，不是太不上算嗎？」

孫婉霞還想聽下去，不料小五恰恰在這時捧了一碗南瓜走出門來，他一看見她，便喊將起來說：

「四姑，今天夜裏鎖上出聖王會，我們同去看去。」

孫婉霞見被他喊破了，只得走進門去，把從自己身邊掏出來的一塊錢，交給福媽媽。

「怎麼，當到了嗎？」福媽媽像有些出於意外般，驚喜地說。她並不嫌當得太少，倒反從這一塊錢

上生出了許多希望，嚷着要再找些東西出來當，連拋在門背後的兩條被絮都打算到了。

孫婉霞只好苦笑着，到行灶旁去剷鍋裏剩下來的那個南瓜鍋巴。她倒不怕福媽媽再去叫她當東西，因爲她正苦沒有藉口可以把自己身邊藏着的錢取出來給他們用。所慮的還是這樣許多破破爛爛的東西，沒有人肯答應寄放。她把一碗南瓜盛好了，偶然抬起頭來，却見福生正惡狠狠的把眼盯在她的

手裏的碗上，這使她的心卜的一跳，手顫得幾乎把碗裏的南瓜翻在鍋裏。她只好低下頭，裝做沒有看見的樣子，坐在行灶前的矮凳上吃。

午後，天氣更來得熱了，太陽像一盆火似的曬着地面，使人存身不住，可是田裏還得車水。福生和小五都到河邊去了。福媽媽仗着有孫婉霞看管門戶，竟自放心托胆的在屋裏睡午覺。孫婉霞正把洗好的衣服晾到竹竿上去，一壁看着天色，覺得這天一時恐還不會下雨的時候，門外開始有陌生的口音在問了。

「裏面有人嗎？」

孫婉霞從晾着的衣服後面探出頭來，便看見一個貫着頂髻，穿着黃紗布長袍的道士，立在門前，向裏面張望。他的手裏執着張黃紙做的疏，背後還跟着個擔錢搭槿的長工，看模樣好像是捐錢來的。她正想開口詢問，那道士已先向她說起話來。

「今天本方出聖王會求雨，這是和大家有關係的事情，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你家打算拿出多少錢來，好讓我寫到疏上去。」

孫婉霞根本就不贊成這迷信的舉動，但她知道在鄉村裏，迷信的舉動是無時無地沒有的，決不是她一個人的力量所能打破，所以她只好到屋裏去，叫醒睡午覺的福媽媽出來應付。

福媽媽拭着斜白眼出來了，她只一見到那道士，就驚呼了起來道：

『又來捐錢了嗎？道士，請你到別家去罷，我家實在捐不出錢來了！』

『這不比別的事，多少總得捐一些。求雨全靠大家的誠心，要是別人都捐了，只有你一家不捐，學王老爺勸起氣來，不肯下雨，這干係你們可擔當不起的！』

『那麼，要捐多少呢？道士，頂好能捐得少一些，我家運吃的東西都沒有了！』

道士翻開手裏的黃紙疏來，看了看上面的人名和捐助的數目說：

『李家順，捐六毛，楊家阿根，捐四毛，你家推板點，也捐四毛錢罷。』

『四毛錢，差不多有一吊哩！天哪！我家那里捐得出這許多！』福媽媽驚得連拭眼睛的手都停住了。

孫婉霞站在那道士背後，看見疏上只有錢數，沒有洋碼，知道道士是欺騙媽媽，不識字，信口開河的亂說。不由得正色說道：

『道士，你不比在家人，應該正直一些。楊家的阿根，疏上明明寫着他捐二百錢，怎麼你說他捐四毛？』

道士冷不防孫婉霞會來揭穿他的謊，羞得夾耳根子都紅了。他搭訕着，想去拍孫婉霞的肩頭，又恐涉及嫌疑的，把手縮回來說：

『你也識得字嗎？真看你不出，好好現在你家就捐兩毛錢罷。』

『兩毛錢，那里用得着這許多？並且我家現在也沒錢，要末也照樣拿二百錢去。』

道士不作聲了，福媽媽看了孫婉霞一眼，好像稱贊她能幹似的，一壁顛巍巍地從衣袋裏取出一把銅子來，數了二十枚交給道士。道士接過了，寫上了疏，正待回身到別家去，忽然斜刺裏衝出一個孩子來，正是小五。他不知是怎樣溜跑回來的，手裏舞着一條草龍，向道士問道：

『道士阿伯，今天夜裏的聖王會打這里過身嗎？』

道士這才抓住一個機會，借着答話掩飾他的羞慚說：

『本區裏各處都要走到的，不過你家門口却未必會過，你要看，還是到大街上去看。』

『好啊！這樣我們就可以用不着跑到鎮上去了。』四姑吃過了夜飯，我們一同到街上去看會，你不去？小五跳躍着，拋下草龍，抓住了孫婉霞的手，接連搖了幾搖，用熱切的眼光望着她的臉說。

孫婉霞搖搖頭，她滿心想對小五開陳一番神權不足信的道理，又苦於他未必會懂，她這時更感到理想和事實距離的遼遠了。村裏所有的人，差不多個個都蠢如鹿家一樣，單靠她一個人，連啓蒙的工程都談不到，那里還能使他們接受她的理想。她到農村裏來了這多時，却還是非常孤獨，這真是她想不到的。現在，她倒有些騎虎難下了。離開這陷於悲慘境遇的一家，別謀生活嗎？不要說她的良心不容許，並且這茫茫天地之間，又那里有合於她理想的託足所在呢？她不禁有些黯然而不樂起來。

小五見孫婉霞不作聲，以為她不肯去，不由得愁眉苦臉的說：

「四姑，你不和我好了嗎？爲什麼不肯去！」

孫婉霞看了小五那模樣，倒反不禁笑了起來，便用安慰的口吻，接連向他說了幾聲「去去！」一壁心裏却在想：「他還完全是個小孩子呢，要是依了福媽媽的話，和他結合起來，不是太奇怪而且太可笑了嗎？」

晚上，福生把那一塊錢糴了一斗五升米回來，大家可以不至於再吃南瓜了。不過爲了想留着多吃幾天，也沒有煮飯，只熬了一鍋粥，拌了醃菜喝着。雖然滋味仍舊很淡薄，但比較南瓜却已可口得多了。小五很快的喝完了兩碗，便放下碗，過來拉孫婉霞，要她和他一同到街上去看會。孫婉霞把眼望着福媽媽，看她是否答應讓她去。福媽媽明白了她的意思，便說：

「你去罷，會是難得出的，况且我們還捐了二百錢呢。好在家裏也沒什麼事，你們只管去好了，不過要早一些回來。」

孫婉霞答應了，和小五一同出門去。外面的空氣是很新鮮的，涼爽的颯風吹在人身，使人起一種柔和的感覺。路上走的人很多，都是到大街上去看賽會的，雖然村裏的恐慌一天比一天深刻，可是村人們喜歡湊熱鬧的心仍舊不減於平時，而且因爲出會是爲了求雨，每個人都有一份希望寄託着，所以在嘻嘻哈哈的笑聲中，無形的還帶着種虔敬的氣分。

街道本來很狹窄，這時兩旁添上了許多看會的人，肩摩踵接的，愈加來得狹了，看過去還不到兩

尺寬。可是，就在這不到兩尺寬的街心裏，也不時有一些孩子報馬似的跑過。孫婉霞和小五剛在擁擠的人背後立下來，便聽得街上所有的人都喊着說：『會來了！會來了！』立刻，人叢中起了一陣波動，坐在棧上的人都站上棧去，立在人後面的拚命想擠出來。波動還沒有停止，一簇亮晃晃的火把已很快的飛到了人面前，執着火把的人威嚇地把吐着濃煙的耀眼的火舌送到人面上去，折寬街道。跟在火把後面閃出來的是無數高高下下紅紅綠綠的長柄燈籠，和「蓼蓼鏗」「蓼蓼鏗」繁劇的鑼鼓的節奏。然後便是穿着紅綠衣服的八音童子，拖着刑杖的陰差皂隸，和赤着腓皮肉裹帶着十來斤重鐵香爐的勇士。這些都過去了以後，便有一個人，持着長竹竿，把攔在各家樓窗口的竹竿挑着。一壁挑，一壁口裏喊：『檯閣來了，快把竹竿收起來！』這喊聲，引起了所有看會人的注意，似乎大家興味的集中點都在檯閣上似的，不論誰都凝神壹志的望着。檯閣製作得很簡陋，名雖是三層，其實最高一層上面所坐的人，也不過和人家樓窗一樣齊，就是上面扮着各種戲文的童男女，身上所穿的戲衣也很破舊，這使看會的人都表示不滿，大家紛紛批評說，這樣的檯閣太不中看了。可是，緊跟在檯閣後面，便來了聖王老爺的神像，看的人忙又把批評的話語嚥下去，個個都合掌低頭的喃喃膜拜起來。

孫婉霞看到了這一幕，不願意再看下去了，恰好會也已出完，她便回過頭來找小五。小五不知怎樣忽然不見了。孫婉霞隱約記得方才檯閣來時，他從人叢中鑽了出去，現在却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雖然明知他過後自能平平安安的回家，不過自己同了他出來，却不同回去，難免要被福媽見怪。所

以，她只好四處尋找着他。

這時，街中心很亂，本來分成兩列的人羣，當聖王老爺的轎子過後，便混在一處了，奔走雜亂的，很難辨出人的面目。孫婉霞全神都貫注在街心裏，想一發見小五，便拉着他回家。冷不防，有一個人在她身上重重的一撞，幾乎把她撞下地去。孫婉霞怒氣勃勃的回過頭來，正想罵他怎麼走路這樣不留心，誰知面前却現出了癩皮阿三那紅噴噴的臉。他一看見她回頭，便高聲打了個哈哈，一口極濃厚的酒氣直噴到她臉上來，並且趁她不留心的當兒，伸手到她胸前摸了一把。

孫婉霞再也忍耐不住了，她覺得這地痞真大胆，得可惡，怒火焚穿了她的心，她不由得咬緊牙關，罵癩皮阿三左邊臉上，便是劈拍一記嘴巴。

癩皮阿三捧着臉，吐了一口從牙縫裏流出來的鮮血，却仍舊不動氣，只是嘻皮笑臉的說：

『好了頭，打得你大爺好！再打打看！』

孫婉霞正氣得不可開交，猛可裏，給她在街中心發見了小五的臉。這使她宛似得着異寶似的，連忙過去拍着他的肩膀說：

『小五，回去吧！』

一壁說，一壁回過頭去向背後望，看見癩皮阿三沒有跟上來，這才放下了心，便開始埋怨小五說：

『你到那里去的，尋得我好苦！』

小五却很得意的笑着，指着落在他身後的遠遠一家門面。

「那邊，王家小牛的爸開的肉舖，他家門口有高棧，我過去站在高棧上看棧閣，真正清楚極了！好極了！」

孫婉霞心上本來充滿了氣惱，但聽了小五這天真爛漫的純粹孩子氣的話，却又不禁嘆喟一聲笑了起來。方才從瀨皮阿三那里所受的侮辱，也便在這一笑中，完全被她忘懷了。

三

會是出過了，雨却還沒有下。米價一天天往上漲，在春天四元幾角便可以買到一石的下米，這時就用七元也難買到。饑餓的恐慌襲擊着每個村莊，使得許多素來順良安分的農民都有些忍耐不住起來，大家都磨拳擦掌的，想幹一些不是自己本分內所應幹的事。雖然田裏正在緊要關頭，一刻都少不了人，可是收成的有無是將來的事，目前最要緊的還是把肚子填飽再說。所以，形勢越來越緊張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在村裏各處傳播着，說是在他們後面與隆村的農民，將要會合胡藍壩和這里所有的村人，大舉到鎮上去搶米。村裏好事的壯丁，像阿根順茂等，都很高興的在準備着；而最能和這消息適應的，是朱四太爺家的門前，除了那匹看家狗以外，又多了兩名由鎮上團防局裏派來的團丁。

只有福生家裏仍和平時一樣，沒有絲毫動靜。由於歷來的世故經驗養成了一種和平忍耐的處世態度的福生，是聽人家說到「搶米」兩字都要掩耳疾走的。依他的見解，萬事都該照直道而行，縱

使餓穿了肚皮，也不幹這種犯法的事。所以，儘管頑皮好事的小五滿心都想參加這新奇的隊伍裏去，也爲了恐怕他爹手裏的烟管會飛到他頭上來的，只好把自己悶在家裏。這其間，最苦悶的人還要算孫婉霞，她是時時刻刻都把大羣的利益放在心上，現在見羣衆自動起來作生存的競爭，而她却反不能加進去，真使她異常焦躁難耐。不過縱使加進去了又怎樣呢？她能夠猜想到，羣衆一定把她當做平凡人看待，也許要以爲她是條多餘的尾巴。而且這一加進去，不但福生家不肯再容留她，就是整個農村中也將找不到棲身之地了。爲了要保持眼前這邊能在農村中停留的狀態起見，她只得讓熱望啃噬着她的心，做一個不得已的旁觀者。

可是風潮却很快的起來了。就在出會後的第五天，一清早，四五條赤膊船靠近了村前的河埠，船裏擠滿了與隆村和葫蘆壩的人，搖船的都是精壯漢子，每人手裏都帶着盛米的笊箕藤袋，像一陣旋風似的捲了上來。一上岸，就敲着隨帶來的大銅鑼。

「鑼鑼鑼！鑼鑼鑼！」

像一顆石子投在平靜的水面上似的，全村人都被鑼聲驚動了，一齊摩挲着睡眼跑出門來看。鑼聲後又是一陣亂烘烘的喊聲。

「沒有飯吃的大家出來呀！一塊兒到鎮上去呀！」

小五是睡在外屋裏的，他一聽見這鑼聲和喊聲，連忙一骨碌的爬起來，開了門出去看。孫婉霞睡

的地方離他不遠，她的心雖也活腳腳的，急於想去看看外面的景象，可是一想到福生面上那常常帶着的，不滿的容色，她又不敢了，並且喊着小五說：

『小五，不要出去，當心你爹罵你！』

她的話還沒說完，果然，後面便送來了福生咆哮的聲音。

『小五，你作死嗎？還不快進來，這有什麼好看的？』

他一個箭步躡出門去，老鷹抓小雞似的來抓小五。可是，不等他的手落下，突然，從興隆村那邊來的人裏面，跳出一個和他差不多年紀的農夫來，一伸手，把他那隻作勢高舉的手擊住了，用洪鐘似的聲音說：

『呸！福生哥，你也到鎮上去嗎？有米大家分！』

福生怔怔的，看着那人的臉，忽然驚詫地叫道：

『怎麼？莊老五，連你也夾在裏面，幹這種沒王法的事體？這是要殺頭的呀！』

『王法？肚皮餓了誰還顧得着什麼王法？殺頭是餓死，餓也是餓死，餓死可比殺頭死還難受。何況殺頭還不至於，誰能殺得完這許多？』莊老五興奮地說，他的瘦骨爪臉全紅了。一面說，一面把手裏的麻袋搭到肩背上去。

福生可呆住了，事情真是出於他意外的。這莊老五，是興隆村裏出名穩健的人物，他常常和他在

一起喝茶，知道他的脾氣也和他一樣，和平忍耐，最不贊成年輕人的輕舉妄動，兩個人泡一壺茶，大家把各人眼裏看不慣的牢騷說來說去，竟可說上一整天。可是現在他却也加進在這搶米的一夥中間，用洪鐘似的聲音嚷着連殺頭都不怕，好像平空減輕了二十歲年紀似的，還有比這更奇怪的事嗎？這不是肚皮餓真能改變一個人的觀念，便是世界變得太快了。

「福生哥，怎麼樣？你到底去不去？」莊老五見福生不作聲，倒反忍不住在一旁催促起來。

「福生悠悠然的歎了一口氣，他帶着彷彿失去了一個好朋友般的惋惜口氣說：

「你們要去就去罷，我可沒有這個胆量敢陪你們一同去。大概我是注定的餓死命，不是殺頭命。」

說着，他幾乎沒有再看莊老五一眼，便抓住小五的手臂進屋去，像逃避什麼毒蛇猛獸似的，把門關起來了。

外面鑼聲喊聲仍舊繼續着，直到半個鐘頭以後，才逐漸遠去。村裏的壯丁加進去的有二三十個，恐慌較厲害的人家，連老太婆和小孩子都加進去了。人去後的村莊，看過去較前似乎更冷靜了一些，同時也更窮困了一些。

福生家這天直到十點鐘才重新打開門來。孫婉霞雖仍舊照常做着事，但却非常不得勁，她的心似乎跟着那一夥人跑到鎮上去了。依着她的意思，只想瞞着福生家裏人，偷偷的到鎮上去，看那一夥



野夫作

人到底在鎮上鬧成了怎生一個光景。倘若形勢順利的話，則她也預備加進去，搶他個三斗五升回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好在鎮上米商囤戶手裏的存米多半是由剝削農民的血汗得來，就搶掉他們一些，也不算怎樣過分。不過一想到福生那穩健怕事的模樣，她又有些不敢了。她現在和福生家的關係，已經像膠漆一樣，牢牢地黏合着，尤其是對於有着好心腸的福媽媽和天真的小五，要使她突然的離開他們，這是她非常不願的。所以，她對她自身的行動，不能不取謹慎的態度。

福生對於搶米這種事却仍舊深惡痛絕着，他不時站在門前，把手擋住太陽，向到鎮上去的那一頭望，口裏喃喃地說：

『要殺頭的哪！這種沒王法的事，是輕易幹得的嗎？看他們要有一人回來才怪！』

可是事情真出於他意外的怪，到吃飯時候，去搶米的人居然都太平平的回來了，而且每人都帶回五升米，而且說這米是鎮上的紳商們爲息事寧人起見自願發給他們的。這使福生詫異而又懊悔，懊悔他沒有和那一夥人同到鎮上去，失去了這樣一個不費分文可以得米的好機會。五升米雖然沒多少，但也可以挨過三五天。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就是能挨過一天也是好的。

不過事情已經過去，懊悔也不中用，並且農務的忙迫也使他不得讓這懊悔在心上多佔時間。現在，田裏的形勢越來越危迫了。稻梗一天天的長起來，需要水分的營養比不論什麼時候都急，而太陽却好像一架抽水機似的，儘管把田裏的水抽出去，眼見得再不下雨，就要釀成旱災了。這是人力和自

然鬥爭的短兵相接時期，只要能夠渡過這一道難關，以後的事情就容易辦。所以，村裏到處都在找人幫忙踏車。福生家人手較少，孫婉霞和小五又都缺乏氣力，水車上比別家更需要人。村裏雖不缺少替工，但他們連自己已都難打發日子，那里還雇得起。除了有熟人來時請他幫忙踏兩班以外，就只好自己拚着氣力，在烈日之下苦捱。

饑是這樣，田裏的水却仍舊不見漲高起來。村裏人差不多都和他家一樣，感到精疲力竭了。「只要能夠落一場雨就好！」村人們見面時，幾乎誰都這麼說着，可是天却仍是沒有一絲雨意，連誘人高興的烏雲都沒有。

「怎麼辦呢！」站在烈日之下，對快要被太陽吸乾的水田敷着怨氣，每個人的心都像在沸油裏煎着一樣。

正當村人們都束手無策的焦灼着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救星來了，那是鎮上精明的人趁勢做投機生意合資租來幫四鄉農民車水的洋水車。不過這救星也是不容易邀請的，至少灌滿一畝田要一塊半錢那樣的價格，便足以使所有的村人都嚇得倒退了。所以，裝載洋水車的船隻在河埠邊停泊了許多時候，村人們還都躊躇着，不敢去請教。直到船上人恐怕做不成生意，喊出了只要有保人就是掛賬也可以代灌田的口號，才陸陸續續的有人叫他們到田裏去灌水。

在這些叫洋水車灌田的人裏面，福生是最後的一個。他起初始終遲疑着，不肯讓車水那樣的小

事也來增高自己的債務，不過看到田裏長起來的稻被太陽曬得彎腰曲背的快要枯槁下去和洋水車灌田時就是七八個壯年漢子也還不如的模樣，他的心終於又活動起來了。想想：要是叫洋水車澆了水，說不定過幾天就會下雨，以後秋風一起，便可以高枕無憂了。否則聽憑田裏的稻枯槁下去，偷送着個大熟年成，這一筆損失可不小。於是，他便硬着心，請阿根和順茂作保，把他所種的十畝田都澆上了水，灌田的錢言明等秋收後交付，月息是二分。

這時，太陽已快要落山了。鮮紅的霞彩掛在西邊天角，反射到站在田塍邊看着洋水車灌田的人身上，使得他們都彷彿站在一種桃色的氛圍氣裏。孫婉霞把一鍋粥煮熟了，熄了灶門裏的火，因為閒着沒事做，便也出門來瞧熱鬧。這洋水車的模樣，她在都市裏的畫報雜誌上早已司空見慣，她並且還知道許多邦浦引擎一類為鄉下人從未聽過的新名詞。不過這時看到村人們對待這洋水車的新奇的眼光，她反不禁有些傷心起來。想到在別的國度內，所有的農民，差不多都能利用機器的力量，來抗禦天災，增進收穫，而在事事都落後的中國，連一架平凡的厚水機也會被叫做洋水車，使得農民們嘖嘖稱奇，兩兩相較，距離實在太遠了。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能使中國的農民們也過着人的生活呢？她不禁為這任務的艱鉅和個人能力的弱小担心起來。

小五却站在從機船上引伸過來的幾丈長的軟皮管旁邊，看着管子裏像瀑布一樣傾盆直瀉的水，笑着跳着。直到每方田裏都被水灌滿了，機船上的人收了軟皮管上船，點篙開去的時節，他的腦子

裏好像有了什麼新奇的發明，忽然拉了孫婉霞一把，說道：

『四姑，你來，我有話同你說。』

孫婉霞好奇地跟在小五後面，走到離開他們屋子不遠的一株銀杏樹下。看着四周很僻靜，這才停住步，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小五，意思是問他『有什麼事？』

『四姑，我們一同坐船打魚去好嗎？』小五天真地說，說過後便担心地望着孫婉霞，好像惟恐她拒絕似的。

『我不去！時候已經不早了，再不回去，回頭看你爹媽又要罵你。』

小五低下頭，把嘴撇得高高的。過了一會再抬起頭來時，他的眼圈已有些紅了。他哭喪着臉說：

『四姑，我早曉得你不同我好了！從前你不是這樣的。』

孫婉霞不禁有些可憐起他來。她的天性本來是活潑好動的，而且多時勞作的疲倦也使她很想在這空氣新鮮的傍晚時候小作遊散。於是，她便帶笑向小五說：

『小五，不要哭，我和你回去就是。』

小五這才改換了一副笑容，他很快的向着那屋前跑去。不多一會，便抱了一柄用兩根長竹竿作成的打魚網來，滿面堆歡的對孫婉霞說：

『四姑，我們去吧！就坐河邊的那隻渡船，我撐篙，你打魚，好不好？』

『去』去，不過就要回來的，家裏正等着我們一同吃夜飯呢。」孫婉霞忍不住鄭重地向小五叮囑着。

小五不作聲，也不知道他是默認，還是不願依照孫婉霞的話，他只催促孫婉霞走下那渡船去。隨即便解開纜，像野馬似的跳進船，點起一篙，把他和孫婉霞的身體都送向河中心去了。

四

河面上的空氣很陰涼，遠不如地面酷熱，置身在河中間，使人起一種神清氣爽的感覺，忘懷了工作的疲倦。河水呈黃褐色，偶然一陣微風吹過，水上便起了魚鱗似的波紋。暮靄把整個河面都籠罩了，幾隻歸鳥「啾啾」的噪着，向樹嶺上飛去。空中不時有從茅屋頂上升起的炊烟在動盪，和暮靄打成了一片，把遠處幾株大樹遮得迷迷糊糊的，看不清楚。

孫婉霞完全被這美麗的自然景色迷住了。也許因為她的身體內流得有地之子的血罷，她對自然景色竟到了瘋狂地愛好的程度。她只希望能有這樣的一天，擺脫了一切禮法的拘束，自由自在的在自然的懷抱裏引吭高歌。不過同時她也有些悲哀，就是在這美麗的自然懷抱裏，竟沒有和自然同樣美麗的人生，而且人生是正與自然成反比例的，愈來愈顯得醜惡。那些錯雜地立着的茅屋，和從屋頂上升起的炊烟。雖還和往常一樣平靜，但在這平靜的後面，她却隱約看出牠們正在加速度的崩潰下去，這使她一想到就不禁有些黯然不樂起來。

小五撐了好一會子船，看見孫婉霞還是一些動靜都沒有，忍不住詫異地回頭問道：

「四姑，你爲什麼不打魚？」

孫婉霞猛然一驚，右手本能地把打魚網握住了。但隨即她又放下網，笑着道：

「這時候還打什麼魚？你看天都快黑下來了，我們在河面上盪兩個圈子就回去罷。」
小五急了，他把篙在河心裏一插，從船頭上跳下船中心來，拉住了孫婉霞的衣袖說：

「不行！我們今天一定要打兩條魚回去做夜飯菜。」

孫婉霞雖然已在農村裏住了兩月，但對坐渡船却還毫無經驗。這時見船失了重心，在河裏晃晃盪盪的，船幫向一邊直傾下去，不禁慌得抱住小五的腿說：

「快不要動，再動船可要翻了。」

「不要緊！這里河水很淺，翻了倒可以在水裏洗一個涼快澡。今天不打到魚我是不回去的，天天吃白粥，一些菜都沒有，吃得口也淡了。我老記得你從前燒的魚好吃。」

孫婉霞記起來了，她從前確實會爲福生家燒過一次魚。她對烹飪的智識是很淺的，但那一次的情形可真怪，她燒起來的魚沒有一個人不說好吃，福生甚至還因此多吃了一碗飯。想到小五直到此刻還沒有忘記那魚味，她倒有些不忍過拂他的意思了。於是便勉強站起來，把網投向河裏去。

船在河裏晃動着，河面上盪漾開了很大的渦旋。孫婉霞實在毫不懂得打魚的方法，她只是用兩

手分握着竹竿，把網在河底裏攪着。攪了一會，覺得網裏有些沉甸甸的了，這才向上一提。看網裏時，只有一些水藻夾在河泥裏面，那裏有什麼魚的影子。她不由得羞慚地把網拋在船裏，悶悶的不則一響。

「你不會打，讓我打給你看看。」小五笑着說，把手裏的篙交給孫婉霞，吐了口涎沫在掌心裏，磨了磨，很起勁的提起網來，投下河去。他投網在河裏的時間較孫婉霞久，但提起來看時，也是除了水藻河泥以外無別物。他的臉有些紅了，只好解嘲地說：「這里魚不多，等我把船撐到河汊裏去，一定可以打到許多魚的。」

孫婉霞對於打魚，似乎沒有多大興趣，她只是把眼望着岸上的景物，迎接那撲面吹來的涼風。這漠不關心的態度引起了小五深刻的不滿，他不時提醒着她，每到一處他認為下面有魚的地方，就叫她把網投下去。可是素來沒有打過魚的孫婉霞，每次仍舊免不了撲空。一直到把船撐近小五認為多魚的河汊旁，她還沒有打到一尾魚，這使小五不禁有些惱了。他氣憤憤的把篙插在河裏，一把奪過網來說：

「四姑，你就不跟我好。也不該這樣同我搗亂呀！」

「那個同你搗亂，我不會打魚有什麼辦法！我看你也老實不必費盡氣力打魚了，這樣好地方好空氣是很難碰到的，我們還是盪兩個圈子回去，以後每天這時候都到這河上來坐船，這不是比打魚要有趣得多嗎？」

孫婉霞心目中的趣味確實要比小五的高明得多，可是這趣味却不是小五所能領會的，他只念念不忘於從前所吃的魚滋味，從而把打魚認爲是唯一的樂趣。他用心地把網在河底裏攪着，良久，才徐徐的提起來。網一出水，便有兩尾銀色的花鱸魚在裏面潑刺地跳躍着，有一尾且快要跳出網來了。

「快捉快捉！不要讓牠逃掉！」小五急遽地喊着說。

孫婉霞慌了，趕緊伸手去捉魚，却忘記她的身體是在船上，全身的重心都側向船舷邊，再加上握着網的小五也正把渾身的力聚在那一頭，船的兩邊輕重失了平衡，因此，她的手還沒有摸到魚，「撲通」一聲，船已經翻了身，她和小五兩人連同打魚網以及網裏的魚，都落進水裏去了。

河水雖不深，但也齊到人腰邊，加之落水時又是像青蛙一樣平落下去的，並不是直立着，所以在不諳水性的孫婉霞，剛一落水就全身都向下沉。她張開口想喊，口才張開，河水就骨都骨都的直冒進來。她的意識迷亂了，不想法在水裏站起，反手腳無措的聽憑身體往水裏沉下去。正在危急的時候，幸虧有一隻强有力的臂膊圍抱到她胸前，彷彿救命圈那樣把她的身體圍住了，遊向岸旁去。孫婉霞感激地回過頭來，便看見小五的臉距離她的臉還不到一寸光景，從他口裏噴出的熱氣，噴在她臉上，使她臉上漲癢的，像有許多小蟲在爬。尤其是他圍在她胸前的臂膊，引起她一種難以形容的快感。

小五却很失望的，在埋怨着她：

「四姑，你怎麼這樣不富心？就靠在我身邊捉一捉也罷了，誰要你用那樣大的力氣？現在翻了船

還不打緊，可惜的是這兩條魚！

這時，他們已爬上了岸，孫婉霞滿心想對小五說：『跑了兩條魚有什麼希罕，我這一身衣裳都給水弄潮了才真可惜哩！』可是她沒有說出來，她知道小五這時心上正不快活，聽了說不定更要冒火。她低下頭去看身上的衣裳，衣裳是用福媽媽的破夏布衫褲改作的，穿着倒還稱身，但給水弄潮了却緊緊地纏在身上，把許多隱蔽的地方都顯露地呈露了出來，使她很覺得不好意思。她的臉發燒也似的熱着，她偷眼去望小五，小五是又走下河去摸網了，她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下來，便回轉身去，把背向着他，不讓他看見她的正面。

小五把網從河裏摸了出來，忽又帶着激動的歡喜聲說：

『還好，這里魚很多呢，可惜時候不早了，又沒帶魚篩來，不然到好摸他十幾條魚回去！』

他毫不顧身上的潮濕，就站在水裏，繼續把網打着魚。打到了，便把來拋在剛翻轉來的濕漉漉的船裏，任牠們去發刺地跳躍。這樣一連打到了三條，他似乎心滿意足了，開始把船攏到岸旁，喊着孫婉霞說：

『四姑，回去吧，今天的夜飯菜有了。』

孫婉霞有些惱了，這不是和她開頑笑嗎，像她這模樣，怎麼可以去見人，但她也原諒小五是無心的，他實在還不懂得什麼人事。她只好扭扭頰子來說：

『我的衣裳都濕了，不能去，你先回去給我把我放在我枕頭邊包袱裏的夾襖褲拿來我換。』

小五却站到孫婉霞面前來了。他喫驚地看著孫婉霞那被水打濕了的身體，像看見了什麼從未見過的東西似的。一刻前他還純粹帶着一團孩子氣，但這時他却儼然長成爲一個青年了。孫婉霞同被他那炯炯的眼光看得有些雜爲情起來，忍不住紅着臉，叱他說：

『還不快回去有什麼好看的？』

小五這才笑着跑了開去，這一笑，彷彿表示他什麼都懂得了似的，使孫婉霞很覺刺心。她不禁有些恐懼起來了，誰說小五還是個孩子，他不是已經長成到有十六七歲了嗎？過去所以這樣冥頑不靈，只是爲了沒有給他一個懂事的機會罷了，現在自己落水後的身體差不多已毫無遮蓋的完全呈露在他眼前，即使他真是個孩子，看了也不會不動心，何況方才他的眼裏已明明放射出青年的光輝了呢。她覺得，她以後的生活裏，恐怕不免要有一些新的事情發生了。不過不知怎樣，她對這行將發生的新事情，並不覺着厭惡。

天漸漸的黑下來了，晚風吹在穿着濕衣的孫婉霞身上，使她很覺難受。她不禁想把身上的濕衣脫下來絞乾，再拭去皮膚上所剩留着的水分，不過又恐有人來窺見。雖然知道這樣的時候，這樣的地方，未必會有人經過，但也不能不防備一些。直到後來實在忍耐不住了，她才躲進河邊叢生着的蘆葦中去，悄悄把衣褲解下來。

在時時都發着得着誰恐有人來的狀態中，孫婉霞把衣裳發乾了，正待就把這衣裳來拭身上的水分，誰知小五的喊聲已從近旁傳了過來。這真是出於她意外的，她不料他會跑回來得這樣快，連忙心慌意亂的想重新把濕衣穿上遮蔽她的身體時，那里還來得及，小五早站在她旁邊，對着她白羊似的身體傻笑着了。

孫婉霞的臉上不禁火燒似的紅了起來，她劈手奪過小五代她帶來的夾襖褲，遮蔽住了身體說：「討厭！還不快走開！你再站在這裏，我就真不同你好了。」

小五很勉強的走到船旁去，可還一步一回頭的向孫婉霞望。孫婉霞忽忽忙忙的把衣褲穿好了，赧然的走下船去，撕下一片蘆青葉子，把魚腮貫起來，一面貫，一面罵着小五說：

「小五，你真不是東西！你比從前壞得多了！」

小五不作聲，只是望着孫婉霞笑。這笑容，使孫婉霞很容易揣想到他心裏一定已經有了壞主意。她的心下的一跳，臉更紅熱起來了。她只好垂倒了頭，看着手裏的魚。現在，站在她前面撐船的小五，雖還依舊是小五，但她却在无意中，把他由孩子教育成一個青年了。她害怕這從孩子轉成青年的他，但也有些愛他，特別是他那一雙強有力的臂膊。

船回到河埠旁時，天已全黑了，小五提着魚和網跳上岸去，忽然他回過頭來，笑着低聲對孫婉霞說：

『四姑，你胸前真軟！』

孫婉霞不提防小五會說出這樣撒野的話來，羞恥的本能使她忍不住動手要打他，可是小五却飛快地跑向前屋前去了，她只好也快快的跟着他進屋去。這時，福生已經回家，正坐在油燈下抽烟，看見他們進來，鼻孔裏哼了一聲，似乎很表不滿。但見到小五手裏的魚，他却又高興起來了，接過來在燈下看了半晌，便嚷着說要喝酒，一壁把擱在桌角的半小瓶高粱找出來，一壁叫孫婉霞去撿魚。

這晚上，大家雖然仍舊喝着粥。可是因為桌上有着三尾魚，便覺得滋味比平時好得多。喝過後，各人坐在燈下，聽福生嘆息地說着他身上所負的債務，和對洋水車灌在田裏的水會不會仍舊乾涸下去的担心，又彼此說了一陣子希望的夢話，便照例是睡覺的時候了。

孫婉霞很不甘心，她老覺得小五今天的笑容有些神祕，尤其是從船上上岸回家時對她說的那一句話，非常撒野，可見他已經不是不愜風情的人了。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候，說不定他會做出比那句話更撒野的動作來。她側身去聽小五那邊的聲息，小五睡的舖上，稻草正悉悉率率的響着，顯見他還沒有睡。「爲什麼他還不睡呢？平常他不是頭一着枕就鼾聲雷動了嗎？」這想念，使孫婉霞周身都感覺躁熱起來。她正竭力設想着小五未必會這樣大胆的安慰自己，可是小五却就在這時候，低低的在那邊舖上向她喊了。

『四姑，你睡着了嗎？』

孫婉霞的心卜卜一陣跳，她不知道該怎樣應付這當前的局勢。拒絕他嗎？未免太忍心。可是她又怎能把她的身體交給這樣一個什麼事都不懂的野孩子呢？她躊躇着，小五却很快的撲到她鋪上來，伸開兩臂，把她抱住了。

『哪個？』孫婉霞故意喝問着，她這時的心理非常矛盾。看厭了都市裏溫柔馴良的男性的她，是渴望能得着一些野性的撫慰，可是另一種自尊心却又使她覺得小五這舉動有些近似癡癡想想吃天鵝肉，有些不配。

『四姑，不要響是我……我要……要……』小五把臉貼在孫婉霞身邊，氣喘喘地說。每一個語音裏，幾乎都帶得有他的心跳。

孫婉霞眼前恍惚有一個印象一閃，那還是她到農村裏來的第一天，小五穿着件露出一大段皮肉來的短衫，向她白癡般望着，這使她不禁起了種要嘔吐般厭惡的情緒，她用力把他推開去說：

『討厭！快滾開！不然我可要喊了。』

這一番舉動似乎很傷害小五的心，他蹣跚的爬回自己鋪上去，忽然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聽着他那哭聲，孫婉霞又有些不忍起來。她想：爲什麼要拒絕他呢？他有那一樣配不上自己的？除了少一些智識以外。可是智識也並不是值得驕傲的東西呀！有誰能說一個用腦掙飯吃的智識份子，比一個用手掙飯吃的農民來得更高貴的？何況智識份子還沒有他那樣一顆純潔的心呢。自己所以跑到

農村裏來，原是為了厭棄一切智識份子的空談，難道當所有的束縛都被擺脫了的時候，倒反不能跳出封建社會所特設的貞操和身份觀念的牢籠了嗎？她愈想愈覺拒絕他的不對，於是，便懊悔地輕輕喊着小五說：

『小五，不要哭，過來聽我說話。』

小五瑟瑟縮縮的又爬到孫婉霞這邊來。這次他非常規矩，幾乎連手脚都不敢碰孫婉霞一碰。

『你爲什麼要哭？』孫婉霞慈愛地把手撫着他的臂膊問。

小五停住了哭聲，但還在抽咽着，他斷斷續續的說道：

『四姑……我……我方才……真不該……請你……不要……記在心上……不同我好。』

孫婉霞忍不住要笑了。她覺得小五畢竟還是個孩子，剛透露出一些青年的野性，經不起一嚇，便又變成孩子口吻了。可是她却笑不出來，她並且被他的話感動得幾乎要哭。多麼忠誠純潔的這一顆心呵！那是連一些人世間的機詐都沒有沾染過的。她難道願意拋棄了這樣一顆心，去和別的人結合嗎？她突然一把抱住了小五的頸子，用感情的口吻激動地說：

『小五，我不怪你，現在隨你的意思怎樣吧，我一切都聽憑你了。』

小五起初還不相信，但當孫婉霞把他的頸子拉到和她的臉部相近時，他却知道這是真的了。於是，青年的野性便又在他體內勃發起來，他開始盡他所能做的做着一切撒野的舉動。孫婉霞默默的

望着黑暗的屋頂，心裏却在想：「這真是一件新奇的事，我算是破天荒的做下一番驚世絕俗的舉動了。」

五

第二天一清早，孫婉霞便醒了轉來，她睜開眼去望身旁的小五，小五是已回到他自己的舖上去了，這時正香甜地睡着，睡態非常俊美。一條滿是補釘的被單被他撒在一邊，他一些都不在乎，好像他已經得着了世界上最滿足的東西，可以不必再管其他似的。孫婉霞呆呆的望着他，想到他夜來那種撒野的舉動，她的臉不禁又紅了起來。忽然她感覺一陣寒冷，天時似乎已經起了變化，不像昨天那樣熱了。她很怕小五會凍壞，於是便憐惜地走過去，輕輕把他撒開的被單，仍舊蓋在他身上。

小五一動都不動，過度的疲倦使他睡得宛似一隻豬一樣。孫婉霞代他把被蓋好，一時也沒有什麼事做，便檢了條板樣坐下來，低頭思量着。第一個飄過她心上的念頭，便是她的身體和以前不同了。這事情，看去似乎很輕微的，因為她並不和舊式人物一樣，把性的關係看得過分神秘。然而這種輕微的事情，對於她生理上的影響却非常大。她放眼看屋裏所有的東西，這些東西對她都不是陌生的，她也從來就少措意過，可是現在這些東西似乎都在向她說：「此刻你才成了我們的主人了。」的確，此刻她真成了牠們的主人了。在從前，她的心是活動不過的，只要稍稍受了一點拂逆，就想離開這環境；而現在，她不但想離開這環境，反而希望能夠永遠在這里留下去了。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難道一

個女人前後之間竟會有這樣的不同嗎？她不禁有些爲她由倔強變成平庸的性格悲傷起來。

這時，睡在裏面的福生也醒了。他先大聲的咳嗽了一陣，才徐徐的將出來。一出來，便用腳踢着還睡在地上的小五。

『小五，睡死了嗎？什麼時候了！還不起來！』

孫婉霞現在不知怎樣，對小五忽然非常憐愛起來。看見福生踢他，她忍不住想過去對福生說：他實在太疲倦了，讓他好好的睡一會吧。可是，這樣的話怎麼能够出口呢？她只好默默的望小五，小五是已摩挲着睡眼坐起來了，他似乎沒有忘記夜來的情景，回過頭來，向着孫婉霞凝笑了一笑。這一笑，使得孫婉霞夾身根子都紅了。她看着福生沒有注意到他們，才薄怒地白了小五一眼，垂倒了頭不作聲。福生過去開了門。門才一打開，便尖溜溜的颯進來一陣冷風。天時真個已經變化了，太陽沒有出來，霧堆得很厚，烏雲在空中一層層的往上推湧，風把地上的沙土颳得直打磨旋。孫婉霞擡頭看了看天色，不由得說了聲：

『這天說不定會下雨。』

『一定的，雨快就要來了。』福生回過頭來，笑着說。他在孫婉霞面前現出笑容來，這還是第一次，使孫婉霞感覺驚異而又快慰。

果然，雨很快的就來了。正當孫婉霞提了半升米想到河邊去淘的時候，一陣非常猛烈的風吹得

人的衣袂颼颼飛舞，緊跟在風後面，幾顆黃豆大的雨點同時落下了地。隨着空中烏雲推湧的快捷，雨也越下越密，空氣裏騰播着一種被雨打起來的乾燥的泥土氣息。霎時間，村莊裏到處都充滿了歡呼聲，福媽媽也第一次放下了她的花布手帕，合掌當胸的念起佛來。

這一場雨，直落到午後三點鐘左右才停。雨過後，家家田裏都鋪滿了水，站在田裏的稻，看過去也彷彿有精神得多了。同時還有一件使得村人們快慰的事，是米價也跌了下來。鎮上的米鋪裏對米也不再像從前那樣看得寶貴，只要有靠得住的保人，不論誰都可以去賒米借錢了。

對於這一場有益於農民們的大雨，孫婉霞站在和農民們同甘共苦的立場上，當然是也非常歡迎的。可是她却没有想到，反是這一場雨，把她驅向更進一步的磨折的命運裏去了。

以後又接連落了兩場雨，籠罩在地上的暑氣全被驅散了。時候雖還沒到立秋，但習習吹來的涼風却已儼然帶有秋意，田裏的稻需要人担心的事已成爲過去，現在只要看着牠收成縮實就行。福生用不着再忙於踏車了，他一閒下來，就看着孫婉霞不順眼，想把她送到朱四太爺家去的心也更堅決了一些。儘管福媽媽不斷向他說着留她在家的益處，也總挽不轉他的執意。到後連福媽媽也只好嘆一口氣，不再說什麼了。

孫婉霞和小五不禁都有些着急起來。現在他們兩人已成爲一體了，怎麼還能拆散開來呢？但他們的苦衷又不便向人說得。小五時時刻刻的釘着孫婉霞，找到個沒人在旁的機會，便悄悄的問她道：

「四姑，你願意到朱四太爺家去嗎？」

「哪個願意去！不過你爹這樣壓我，我又有什麼辦法！我看你最好把我們兩人的關係告訴你爹媽知道，這樣他們就一定不會再想把我送到朱四太爺家去了。」

「我不敢說，爹要打我的，還是你說去。」

「我是女人，怎麼可以說這種話？」孫婉霞有些惱了，她真想不到小五還是這樣的不懂事。

「女人又爲什麼說不得？」小五仍舊癡傻地問。

孫婉霞忍不住重重的在小五的屁股上打了一下。

「你真蠢！我不向你說了，說了你也不會懂的。你還是告訴你媽去，她不像你爹一樣會打你。」

小五果然飛也似的跑開去了。孫婉霞看見他跑開，忽然有些懊悔起來，心想把他喊回，又覺得要是不把他們兩人的關係在福生和福媽媽前公開一下，決不能逃過到朱四太爺家去的那一道難關。於是，她也就不去喊他了，只是惘然的立着，揣想小五把這消息報告出來後，福生家裏人將要怎樣驚異，對她的態度又將怎樣起變化，一時間不由得面紅心跳，不知要怎樣才好。

這樣過了一會，孫婉霞才敲着極大的勇氣，赧然的走向前屋裏去。屋裏的空氣果然有些異樣，福媽正和福生在一起談着話，看見她進來，便停止不說了，只把那一隻開着的眼神祕地瞞了她一下，眼光裏帶着歡喜的成分。福生却衝她吐了口涎沫，回過臉去，罵了聲「賤貨！」孫婉霞被他罵得哭笑

不得，恨沒有個地洞可以鑽將下去，但也只好忍耐着。幸虧福生口裏雖願自罵，却也從此絕口不再提送她到朱四太爺家去的話了。

生活算是暫時安定了下來，不過這安定的時間真是短暫得很。有一天，孫婉霞正提着一籃衣服出門去洗，迎面便碰見了朱四太爺，還帶着他家那匹狗。狗一看見她，便衝她直嗥了起來。

『汪汪汪！汪汪汪！』

孫婉霞不覺後退了一步，福生却很快說從屋裏搶了出來，他一迭連聲的嚷着說：

『四太爺嗎？那一陣風颳來的快請進屋去坐。』

朱四太爺却並不進屋去，他鐵青着臉，把手裏的長煙管直指着福生的腦門說：

『福生，你這傢伙真刁滑！我好意不和你算利息，並且麥租也是打八折，只收你一石二。你却一直到現在還不見送人來！』

『對不起！四太爺，實在因為田裏忙，家裏少不得人，並不是敢不依四太爺的話。』福生滿面陪着笑說，偶然一回頭，看見孫婉霞還站在他身後，不由得變色叱她道：『你站在這裏做什麼？還不快滾開！』

孫婉霞有些躊躇了，她要想提着籃到河邊去，又覺捨不得離開，這樣和她有切身關係的事情，她決不能捨棄了不聽；可是要再站在福生背後罷，一定要受到他更厲害的呵叱，並且他有所顧忌，也不

敢說出真話來，那就聽也和不聽無異。最後，她才想出了一個遮掩耳目的方法，先假裝向河邊走去，却趁福生不注意的時候，悄悄溜回屋裏來，引長了耳朵聽他們講話。

可是，福生和朱四太爺談話的聲音却忽然低沉下去了，只見他們嘴脣動着，頭點着，搖着，却不知道他們談的什麼。孫婉霞心上很是納悶，她猜想福生一定拗不過朱四太爺，雖說福媽和小五都不肯放她去，但事情牽涉到經濟上便很有些難辦。朱四太爺是債主，他的一隻高利貸的魔手正緊緊扼着福生一家人的咽喉，爲了要解救這一個結起見，她是不能不被獻作犧牲了的，看來她的命運已凝注定，非到朱四太爺家去一次不可的了。她這時心反而定了下來，決定靜待事態發展，倘使生命必須冒一下子險，那也就只好冒險去。

她的心定了，但同時却又感到異樣的無聊，眼前的一切在她都顯得枯索無趣，不知到底做什麼事好。她無意識地玩弄着從行灶裏落下來的一小段焦木片，拾起頭來，恰好看見桌上擱着一刀搓紙採用的火紙，這使她的心頭癢癢的，想寫起多時沒有寫過的字來了。她悄悄的坐到桌前去，剛把火紙取過一張來，却又呆住了。到底寫什麼東西好呢？她低下頭，思索着，忽然想起姊姊那里已多時不通音訊了，自己從走入農村一直到現在和小五結合，這一段新奇的事蹟，也該告訴她，使她驚駭一下。於是，她便執着那段焦木片，在火紙上，寫起大大的字來。

但到把信寫好了，重讀了一遍，她却又不禁獨自發了聲冷笑，把來撕成了碎片。她想：「爲什麼我

還要寫信給她呢？這一位摩登林黛玉，難道還有值得我寫信給她的必要嗎？」她憤憤的把手裏的碎紙搓成一團，拋在灶門裏。同時却又想起，姊姊現在不知怎樣了。別的她不敢斷定，但她的和魏虛仁結合，却是她敢拿得穩的，也許她到農村來的第一天，就是她和魏虛仁宣告同居的時候呢。不過這結合的結果究竟圓滿與否，却是她所不敢設想的了。她只要一想到魏虛仁那奸詐浮滑的模樣，就不禁深深的爲姊姊擔憂。姊姊的眼珠完全瞎了，竟會結識上這樣一種人，說不定他只要一達到他肉慾的目的，就會拋棄她呢。如若她所想的不錯，她到農村來的時候就是他們同居的時候，則兩個月的時間不算短，在喜新厭舊的魏虛仁眼裏，一定又已有了新的對象了。姊姊的前途實在是很可慮的，素來就有著濃厚的歐司的里性質一往情深的她，倘知若道她所熱戀着的人竟會對她不忠實，也許會厭世自殺都說不定。想到這一層上面，她不禁望着遠處的雲山，深深的憂鬱了起來。

第十一章

然而這變態，在上海的孫婉仙却是不會知道的。她實在很難得有時想到她妹妹身上過。她只是沉醉在愛人的懷抱裏，度她夢想了多時才得實現的溫馨桃色的歲月。現在，她已和魏虛仁同居在一處了，學校裏早就不去，終日只是在家盡她做主婦的本分。家中的傭婦也已換過，爲了恐她把他們不正常的結合在人前談起來大家都要看不起她。她所有的用途，在從前原是靠她父親接濟的，但自從和魏虛仁同居以後，便都由魏虛仁負擔了，所以她也懶得再和她父親通信。此刻掛在她心上沒有解決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她和魏虛仁同居了許久却還未曾實行結婚。她雖常在魏虛仁面前提起來，魏虛仁却總推托着說：這不過是一種形式，不論什麼時候舉行都可以，最好還是等手裏錢多的時候再舉行，好大大的熱鬧一下。爲了想得到一個闊綽的排場，使參與她婚禮的人都羨慕她起見，她只好勉強忍耐着，把一個美好的未來預許給自己，而繼續和魏虛仁在一起度着狂歡享樂的生活。

這生活，最初的滋味是濃烈得如醇酒一樣，逐漸的便淡薄下來，到後來孫婉仙雖還和以前一樣

的熱情，但她從魏虛仁那里得來的報答却完全和她相反，他對她的熱度是漸漸的由沸點下降到冰點去了。

孫婉霞在農村裏思念着她姊姊的時候，正是孫婉仙送魏虛仁出外去辦事的時候。

「親愛的，你今晚什麼時候回來？」孫婉仙像小鳥一樣，倚在魏虛仁懷裏，代他整着領帶問。

「說不定。今晚還有幾處應酬，晚飯你不必等我了。」魏虛仁把手掩在口上，打了個呵欠說。

「應酬應酬！天天都有應酬，我也不知你那來這許多應酬！」孫婉仙怨恨地說，她原希望魏虛仁聽了她這話後能向她一笑，那她就可以撒嬌撒癡地厮纏住他，要他早回來，和往常一樣地一同出外去玩。但見到魏虛仁那像要發話般不高興的模樣，她却只好快快的離開他，聽憑他帶着他那決心走去。

魏虛仁幾乎是頭也不回的便出門去了。想到從前初同居時每次出門總要抱吻一會的光景，孫婉仙不禁有些傷心起來，她覺得魏虛仁現在對待她的態度已經大不如前，尤其是天天晚上都有應酬，天天都要到夜深才回來的形狀使她很不放心。「不要他在外面又結上新歡了罷！」這是她每一想起孫婉霞從前對魏虛仁的批評來，就要感到惴惴不安的。她現在也看出魏虛仁這人的靠不住了，不過她又怎能怎樣呢？同居已經成爲事實，縱使懊悔也已來不及，她除了盼望他回心轉意以外，就只能竭力假定自己這些想念都是過慮，魏虛仁實在並沒有什麼新歡，便是他對她的愛情也並未改變，只

因爲擁抱接吻等一切表示熱情的舉動在他們間已經成了家常便飯，熟極生厭，所以才避免着不做，其實他的心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這樣假定過後，她心上才稍稍覺得安寧了些。

接着便又來了無聊，這種無聊的感覺她每天都要感到一次，特別是魏虛仁近來連星期休假的時，也常常獨自逗留在外面，所以她的無聊幾乎是無終止的了。在無聊到極點時，她只好把那一部紅樓夢翻來覆去的看着消遣，不過現在她已不再像從前那樣把寶玉來比擬魏虛仁，却擔心着她自己會不會也墮入黛玉般悲慘的命運。同時更因爲無聊的緣故，她不因不由的想起久已置諸度外的在農村裏的妹妹來。

這時，那新來的傭婦上樓來了。她比從前的傭婦年輕，所以也比較好事，喜說話。因爲是孫婉仙和魏虛仁同居以後才雇用的，不大明白他們兩人結合的始末，她一向都叫孫婉仙做奶奶。

『奶奶，隔壁王家的媳婦剛養了一個兒子，是用新法收生的，聽說小孩白胖得很呢。』

孫婉仙的心卜的一跳，她很快的想到她近來身體上的變態：腰圍是漸漸的豐盈了，對於酸的東西比不論什麼時候都偏嗜得厲害，胸口更不時的泛噁作嘔，這些都是懷孕的徵象，使她平空擔了不少心事。像這樣結婚的事，始終遲延不決，倘若一旦生產起來，那便怎麼辦呢？雖說自己已經決定不再到學校裏去，用不着怕同學們嘲笑，可是社會的批判是無情的，不結婚就生產，總不免要落一個醜名。她屢次想把這事告訴魏虛仁，又屢次被他冷漠的態度嚇得不敢說出口來。她覺得，甯可瞞着他讓

自己擔憂，總比說出來受他的厭棄好些。所以她在魏虛仁面前絕口不提隻字，不過暗地裏的苦悶却是很難受的。這時被那傭婦一番報告勾引起了她的心事，苦悶和憂鬱同時夾攻着她的心，她的胸口又是一陣作嘔，忍不住「哇」的一聲，彎腰大吐起來。

「怎麼了？奶奶？」那傭婦驚得呆立在一旁問。

「沒什麼，你先下去，等開晚飯時再上來。」

那傭婦答應着下樓去了。孫婉仙就在牀上躺下來，眼望着珠羅紗帳頂，許多前塵影事都憶憶在她眼前往來着。她愈是把魏虛仁過去追求她時的熱烈拿來比較現在他對她態度的冷淡，就愈是疑慮他已經變了心。最容易證實她的疑慮的，是他每天都要到夜深回來的這事實。她還記得從前和魏虛仁熱戀着的時候，每晚也總是享樂到夜深才回來的，現在他又是怎樣，却把她拋在家裏，無疑地他已把從前所施於她的改施到別人身上去了。這使她無論怎樣設譬也不能讓自己寬心。希望是如夢幻般破滅了，未來的身世却成了問題。倘若魏虛仁竟拋棄了她，那她又怎樣呢？她幾乎不敢往下設想。現實像一條結實的鞭子般鞭打着她脆弱的感情，她的眼淚忍不住潛潛的流了下來。她懊悔從前孫婉仙勸她不要和魏虛仁往來的時候爲什麼不肯作退一步想，現在反弄得連一些退步都沒有了。事實證明孫婉仙的話句句都是對的，而她的盲目的戀愛至上主義却只有使她自己陷入悲慘的命運。就這樣胡思亂想的送走了下午，天色漸漸的黑下來了。天一黑，孫婉仙就眼巴巴的盼望魏虛

仁回來。雖然這盼望沒有一次不落空，但她總痴心妄想的，以為他在外面也許會忽然想到她，而回家來和她一同用一次愉快的晚餐。所以，這天魏虛仁雖已有言在先，她仍舊照常的等待着。

可是，那新來的傭婦却似乎有些等不及，走上樓來問了。

『奶奶，可要開晚飯嗎？』

『再等一會，少爺也許要回來的。』

若在平时，那傭婦總是不聲不響的退下去，直到孫婉仙喊她開飯時才送飯菜上來。但這天她的口似乎有些關不住，也許是覺着孫婉仙太痴心得可憐了，她竟帶幾分關切的神氣，對孫婉仙說道：

『奶奶，你也得管管少爺才好呢。男人家的心腸那一個不是活的，一不留心他就去打野食了。我從前也幫過幾個人家，他們的奶奶做人都很好，可就因為太好了，個個都讓少爺在外面狂嫖濫賭，落得自己在家裏冷冷清清的，一些做人的滋味都沒有。我覺得奶奶也跟她們一樣，待少爺太好，反教他不把你看在眼里，到頭還是自己喫虧。倒不如放出一些手段來，把他管得服服貼貼的，不敢再到外面去荒唐，這樣就可以厮守着，快快活活的過這一輩子了。』

孫婉仙暗暗有些喫驚，她真想不到連那傭婦都會抱着這樣的見解，看來魏虛仁的靠不住是一定的了。她的眼前恍惚現出一幕景象，魏虛仁正摟着另一個美艷女人的腰肢，一同在舞場裏跳着華麗的舞。這使她雖沒有吃下什麼酸的東西，心裏也充滿了酸味。猛的她跳起身來，對着梳妝檯上的鏡

子，草草修飾了一番，回頭向那傭婦說：

『我出去了，晚飯不回來吃。剩下來的菜，都由你吃了罷。』

『怎麼了？奶奶，我是說着玩的，你可不要多心，省得少爺回頭怪我。』

『不關你什麼事，一切都有我自己担當，你放心好了！』孫婉仙說着，便叫那傭婦出房，鎖上了房門，很快的走下樓去。但到走出了弄堂，她却又呆住了。「到什麼地方去呢？」她實在拿不定魏虛仁現在在那一種享樂的地方。俱樂部？輪盤賭？跳舞場？或是電影院？最後才決定先到他從前常和她同去的地方去尋尋，倘若尋不到，只好等他回來後再慢慢的設法盤問他。於是，她便在弄堂口叫了一部黃包車，坐着到維納斯舞場去。

舞場裏這時正是熱鬧的時候，福克斯的曲子辣辣地響着，一對對在火山上享樂的人們緊緊摟抱着，在紅色的燈光裏跳着舞。孫婉仙想起從前到這里來時總和魏虛仁在一起，現在舊地重臨，却只剩下她一人，不禁平添了無限傷感。不過她也無暇理會到這些，她只是竭力在被燈光映成了桃色的舞蹈的人們中間，尋找着魏虛仁的面目。

一個白衣侍者走過了她的面前，似乎很有些詫異這位單身女客的來意，他開始向她問了：

『太太，不小姐，要喝什麼汽水刨冰可口可樂？』

孫婉仙搖搖頭，表示她什麼都不需要。她正想對那侍者說：她到這里來是尋人的，尋不着就走，不

用他來過問。猛可裏音樂台上的樂聲停止，紅色的燈光隱滅了下去，從那高懸着的荷花形吊燈裏面射出銀白的光來。也就在這時，給她發見了魏虛仁正和一個打扮得非常妖豔的舞女偎倚在一起，向一張圓桌前走去。這使她宛似被霹靂所震一樣，一切假定都被推翻，疑慮竟完全變成事實了。她連忙撇下了那侍者，挺身直衝到他們面前去。憤怒，傷心，失望，嫉妬，種種錯雜的感情糾結在她心上，反使她氣結得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魏虛仁正攙着那舞女，熱情地湊在她身邊說：『OK！再來一個！』一抬頭，看見了孫婉仙，不由得變色說道：

『你不好好的留在家裏，到這里來做什麼？』

孫婉仙見魏虛仁反來質問她，而且說話時身體並不離開那舞女，這氣可更大了。她把手指直指到魏虛仁臉上去說：

『我還沒有問你呢，你倒先來問我了嗎？哼！應酬！應酬！怪道天天晚上都有應酬，原來都應酬到狐狸精身上去了！』

魏虛仁見舞場裏所有的人都包圍到他身旁來瞧熱鬧，覺得失了面子，不禁惱羞成怒起來，惡狠狠地向孫婉仙說：

『你是什麼東西？也配來管我嗎？老實告訴你，就是明媒正娶的，也得由着我高興哩！』

孫婉仙想不到魏虛仁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她的耳鼓裏像的一響，全身彷彿沉下了萬丈深淵一樣。她起初雖覺得魏虛仁有些靠不住，但却不提防他會有拋棄她的意思，現在才看出他過去的山盟海誓原來都是些口頭上的花言巧語，她已經成了這世上最畸零可憐的人了，而且肚子裏還有着魏虛仁所留下來的孽種，將使整個社會都因此而輕賤她。一種刻骨的悲哀襲進她的心，使她眼面前頓覺得天旋地轉起來。她連忙定一定神，留心去看周圍的人們。周圍是充滿了興趣的眼光，同時還有許多輕薄嘲笑的口吻在輕輕地說着：「嘻！我還當她是 *Wife* 呢，原來不過是個姘頭！」這聲音雖然輕微，但聽進她耳裏來却非常清楚。她再看倚在魏虛仁懷裏的那舞女，那舞女是正把紅色發亮的指頭拈着魏虛仁的領帶，一壁閉着一隻眼，驕傲地向她微笑，並有意賣弄的把她塗着口紅的嘴唇向魏虛仁身上接了個吻，於是在他那剛洗過的白色西裝上，便端正正的印了個鮮紅的唇印。這種種刺激，使得孫婉仙的神經快要變成瘋狂了。她突然排開了身旁的人，搶到魏虛仁面前去，帶着哭聲說：

「好好！你欺騙得我好！我這一生算是完了！我也不要這條不值錢的命，就跟你拚了罷！」

魏虛仁不等孫婉仙搶近前來，一起手，就給了她一記耳光，順手把她用力一推，推得她踉蹌踉蹌的直跌到紅色光滑的地板上。去。孫婉仙不防魏虛仁會對她施出這樣的辣手，這一記耳光把她的迷夢完全打醒了，她開始看出了魏虛仁的真面目，這完全是一個把女人當玩物的浮滑子弟，比孫婉仙從前所批評他的還要不堪些。一種防衛自己的本能鼓舞起了她的勇氣，她彷彿成了大多數被壓迫

婦女的代表似的，竟坐在地板上，當衆滔滔的說起魏虛仁從前欺騙她的始末來。魏虛仁想不到素來柔弱的孫婉仙也會有堅強起來的時候，深恐她把他不堪的地方都披露出來，使他不齒於人口，只好過去用腳踢着她，威嚇地說：

「住嘴！那有這種事！你不要在這里編說，沒有人來相信你的。」

可是不等他的腳踢到孫婉仙身上，他便被人拉開了。許多身世淒涼的舞女，初時都興高彩烈的看着這幕爭風吃醋的喜劇，但到後來聽清了孫婉仙的話，不禁都起了鬼死狐悲的念頭，便有的拉開魏虛仁，有的從地上扶起孫婉仙來，向她勸慰着。孫婉仙自知在這里也奈何魏虛仁不得，並且生來柔儒的性格也使她暗暗有些怕魏虛仁向她施出更厲害的辣手來，便只好由着那些舞女們做好做歹的，把她送出了那兩扇厚厚的克羅米玻璃門。

二

一出門，看着馬路上的景象，想到兩月前常常和魏虛仁在這里出入的情景，孫婉仙又像受了巨大打擊似的呆住了。馬路上的景象一切還都依然，只有她却變了一番樣子，再沒有和她出入偕相追隨在她身旁的溫存的男性。在這一刻裏，她才感到她已失了全世界。方才在舞場裏她是充滿了憤怒，現在這憤怒的感情漸漸的淡下去了，代之而起的空虛的悲哀却強烈地佔據了她的心，一念及此後終身的沒有着落，和社會的冷酷的批判，她便不由得把手掩着面，傷心地痛哭起來。

舞場門前停滿了黃包車，孫婉仙出來時循例有許多車夫包圍上來兜攬生意，但一見到這主顧的痛哭的模樣，却都嚇得紛紛的退下去了。孫婉仙也覺得在路上哭不是事，便勉強收起眼淚，喊了一部黃包車，回到她馬霍路家裏去。

車子在她的傷感中很快的到達了門前，傭婦出來開了門，看見她這樣，不禁詫異地問道：「奶奶，有什麼難過？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晚飯吃過了嗎？」

孫婉仙搖搖頭，眼淚隨着她的搖頭很快的又落下了兩顆。她一語不發的付清了車錢，格登格登的跑上樓去，掩着面，倒在牀上，淚珠像泉水一樣的直湧出來。

傭婦也緊跟在她後面，上樓來了，她開了房裏的電火，便站在牀前，顯着關切的神氣問：

「奶奶，少爺尋到了嗎？你為什麼這樣傷心？難不成少爺在外面果然有了花頭？」

孫婉仙不作聲，實在她也沒有把這生命的傷痕披露給他人看的勇氣，她只是抽動着肩頭，嗚嗚咽咽的哭着。而且因為傭婦的問話，觸着了她的隱痛，她哭得更起勁了。

傭婦不知道孫婉仙傷心的由來，她只以為她是在外面看見了魏虛仁荒唐的模樣，少年夫妻，愛情濃厚，一旦發覺自己的丈夫戀上了別個女子，當然難免要傷心落淚。所以，她也只用平常的話語勸慰她說：

「奶奶，你寬心一些罷！年青男人誰個不像野馬一樣，要他把心收束起來是很不容易的。最好還

是由他去，不要把他放在心上，自己快快活活的過日子。到他在外面吃足了苦頭，他自然會回到你身邊來的。」

這些話，完全搔不着孫婉仙頭頭的癢處，當然不能止住她的悲哀，她甚至有些厭煩起來；正想揮手叫那傭婦退去，讓她靜心思索一下此後應走的途徑，恰好下面發出了一陣很重的搥門聲，那傭婦很快的跑下去了。

孫婉仙被這一陣突如其來的搥門聲驚得停住了哭泣，也不暇再去思索她的前途。她只是想：這時候來的人除了魏虛仁沒別個，聽他搥門的聲音這樣重，可見他正挾着一團怒氣。方才在舞場裏還有許多人可以幫襯她，現在家裏只有一個傭婦，能力和她一樣弱小，倘若他竟向她施起兇暴的手段來，那便怎麼辦呢？想到可怕處，她的全身都不禁痙攣地抽搐了一下。

來的人果然是魏虛仁，不過他是臉色鐵青得可怕。他重重的走進房，脫下了有一個鮮紅唇印的西裝上衣，把襯衫的袖口高高的捲了起來。好像覺得孫婉仙是他的掌中物，逃不到那裏去，所以他只撐笑了一笑，很假惺惺的在她對面坐下來，點起一支烟捲來抽。

孫婉仙也坐起來了，悲哀和憤怒充塞在她心裏，她恨不得在魏虛仁身上咬下兩塊肉來才快活。不過同時她心裏也暗暗有些畏懼他。她偷眼去看魏虛仁，魏虛仁坐在她對面，宛似猛獸殘忍地玩弄着在牠爪牙下的羔羊一樣。這一種緊張的局勢，是她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她不知道是拚着全力去反

抗他和他打一場架好，還是哀求他請他寬恕她好。她只暗暗懊悔從前不該始終不聽孫婉霞的忠告。要是有孫婉霞在這里，憑着她那種毅力和勇氣，一定可以幫助她克服困難，使魏虛仁不敢對她這樣兇暴的。

魏虛仁已經把一支烟抽完了，他繼續猙獰了一聲，走到孫婉仙面前去，突然粗暴地一把揪住了她的頭髮說：

「哼！你真好算！你有本事，會到外面去冊我的台。現在我回來了，你怎麼倒不嚷了？你嚷呀！嚷呀！嚷給大家聽呀！」

孫婉仙用力把他的頭髮從魏虛仁手裏拔出來，偏着臉不作聲。她的心裏有無限的氣苦。這還是她生平第一次受到男性的虐待，自尊心使她忍不住想反抗他，但柔懦的性格却只想逃脫他的凌虐。魏虛仁捏住了孫婉仙頰上的肉，把她的臉拉向他面前來。他的眼裏射着可怕的紅光，好像要把孫婉仙一口吞下去似的。孫婉仙被他捏得痛澈心肺，但她仍不敢則聲，等他捏得鬆了些，她才猛的一掙，掙脫了他的手，向門外逃去。可是，不等她逃到房門口，她便被魏虛仁攔住了。魏虛仁恨恨的咬着牙，把袖口向上推高了些說：

「你逃！你逃！你還想逃出去尋幫手嗎？哼！哼！剛才在舞場裏算你佔足了面子，現在看還有誰來幫你？」

孫婉仙被魏虛仁逼得直往後退，她這時已經看出她自己的力量決計敵不過魏虛仁，倘若妄想反抗他，一定難免要遭他一頓毒打。所以，她只好低聲下氣的哀求着他說：

「算我不是，不該到外面去尋你，不過我也不是存心想弄你的台。以後我決計不再管你的事了，請你看在我們這幾個月的情誼份上，不要再動氣罷。」

「情誼？你也知道有情誼嗎？剛才在舞場裏，你看見了我，要是不聲不響的坐在一邊，我還相信你有幾分情誼；可是你嚷出來了不算，還要把我的歷史背給大家聽，你自己先就沒有情誼了，你還配同我談情誼？」魏虛仁越說越氣，說到後來，額上的青筋都綻起來了。他搶前一步，不由孫婉仙分說的，「綽拍」一聲，打了她很重一記嘴巴。

孫婉仙被打得捧住了臉，她這時再也忍耐不住了。生長在世家從小就嬌生慣養的她，那里會處過這種非人的境遇，她再要像方才在舞場裏一樣，搶上去，扭住魏虛仁和他拚命，可又喪失了這種勇氣。她只好用哭來發洩她心頭的無限委屈，發洩她所過非人的苦痛。她開始頓着腳，號啕痛哭了起來。

「你敢哭！老子還沒有死，要你啾喪什麼？」魏虛仁似乎被孫婉仙這一哭勾起了更甚的怒火，他順手從壁上取下一柄雞毛帚，抓住了雞毛，把柄照準孫婉仙身上便打。

孫婉仙看見了魏虛仁手裏的雞毛帚柄不偏不斜的向她肚皮上打來，不禁喫了一驚，慌忙用兩手掩護着說：

『不要打不要打我……我……』

可是不等她說完，她的兩手上已很快的挨着了一下。因為打得重，十個指頭都痛得發麻，指尖上的血凝住了，紅得賽過胭脂一樣。她止不住喊了聲『哎喲』兩手交握著，湊到口邊去呵。魏虛仁的第三下却又緊跟着落下來了。這一下正打在孫婉仙肚皮上，打得她全身的神經都本能地一跳。

『不要打我……我肚子裏……有……有胎！』孫婉仙不得不勉強忍着羞恥，這樣喊出來了。

魏虛仁怔了一怔，似乎很有些出於意外般，把手停住了。但即刻他又譁笑了一聲，重新把雞毛帚舉起來說：

『知道你是給那個留下來的種，你倒想借着這來要挾我了嗎？我和你只同居了這一些時候，那裏就會有胎！』

孫婉仙滿以為魏虛仁聽了這消息，一定要顧惜她一些，不再用兇暴的手段來對待她，誰知他的心腸竟如鐵石一樣，不但毫不顧念過去的情分，還不承認她肚裏的胎是他的，連她聚來看得很重的她對他的貞操都被他根本否定了。這一個打擊，真來得厲害，她的頭腦裏一陣眩暈，幾乎撐持不住的，倒下地去。現在，她的前途完全黑暗了。想到她本來應該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却因為錯交上這狗彘不食的魏虛仁，被他拖進泥潭裏去，他反而不負責任的想把她拋棄不顧，她的胸口差不多全被怨氣阻塞住了。一個念頭在她心裏衝動着，反正將來已經一些希望都沒有，倒不如就在這時把性命都結識

了他，省得他日還要受社會的作踐。於是她便咬着牙，猛的一頭撞向魏虛仁胸口去說：

「你打你！你把我害得這樣苦，還要打我！我這條命不要了，給你打死了罷！」

魏虛仁冷不防孫婉仙會有這一撞，倒被她撞了個正着，撞得踉踉蹌蹌的向後倒退了幾步，幸虧給椅子擋住了，才沒有跌下地去。他立定了腳跟，怒火更爆發不可遏止了，提起雞毛帚來，像雨點一樣沒頭沒腦的在孫婉仙身上亂打，直到打得乏力，他才憤憤的拋下雞毛帚，重新穿上外衣，砰的一聲關上門，到外面去。

剩下孫婉仙被打得躺在地下，哀哀的哭泣着。她的週身發痛，心裏却空空洞洞的。過去的貪嗔癡愛彷彿是一場春夢，現在夢醒了，什麼都成了空。她恨極了魏虛仁，但儘恨也不中用，擺在她眼前急待解決的問題還是怎樣維持以後的生活。想到以後的生活，她便很快的聯想起藏在梳篦檯抽斗裏的，她全部私蓄還有六七百元錢。這筆錢，還是從前她和魏虛仁一同去賽馬時買馬票贏得的，魏虛仁當時因為要博取她的歡心，一齊把來送給了她，她却始終沒有動用過。自從和魏虛仁同居以後，雖已陸續給他挪用了二百元，但大部份還都在她手裏，要維持以後的生活，這筆錢不待說是有很大的幫助。她深幸魏虛仁方才雖那樣毒打她，卻沒有向她索取這筆錢，給了她一個藏放的機會。於是，她不再哭了，很快的從地上爬起來，掠了掠蓬亂的髮，又把房門鎖上了，然後小心謹慎的去開梳篦檯上的抽斗。

但到打開了抽斗，把那一大疊鈔票取了出來，她却又呆住了。這樣許多錢，到底藏放到什麼地方去好呢？在上海，她是連一個親人都沒有，同學又都因為她性情冷僻，誰都不願意同她往來，雖然有幾個比較接近的，也都不便把金錢託給她們。她想來想去，始終想不出安置這筆錢的計較。最後，靈機一動，忽然想起葉露玲來。這真是最穩當不過的人了，她父親是個銀行家，家裏富有財產，決不致覬覦她這些錢，雖然她一向和她並不親密，而且她上次到她家裏來訪她時還會冷待她過，但看在孫婉霞面上，她大概總不至於在她急難中不肯加以援手的。她的心安定了，便把手帕包了鈔票，藏在懷裏，叫傭婦看好門，雇車到愚園路去。

車子拉上了靜安寺路，孫婉仙抬頭看前面的大鐘，鐘上的長短針正指着七點一刻，奔波了多時還未用過晚餐的她的肚子，開始覺得有些饑餓了。但這時有着比肚餓還要緊的事，她也就不暇理會。她只盼望早一些到達葉露玲那里，把她一肚皮傷心史都在她面前傾吐出來。夜風一陣陣的向她吹着，撲面生涼，她心頭的萬斛愁思不禁都被勾引起來了。她這時才平心靜氣的思索她的前途。前途看是很沈淪的，但也未嘗不可由她的手造成平坦。第一件事便是和愛絕緣離開魏虛仁，因為這給予她的創傷實在太厲害了。其次便是設法瞞着人的耳目，把腹中的一塊肉落下地，以後的一切都可憑着她的意志做去，繼續讀書也好，謀一個職業也好，雖然必須孤獨地過這一輩子，然而這生活却是風平浪靜的。

這樣打算過後，她的悲哀漸漸消滅了，恰好車子也已拉到慈園路口，車夫回頭問她停在什麼地方，她便付清車錢，下車來，徐徐走到葉露玲所住的洋房門前去。正想伸手去按門上的電鈴，忽又遲疑，她把手縮回了。她覺得，這樣晚的時候，去訪一個沒有什麼深交的人，實在太不合理，說不定葉露玲會拒絕不見。縱使相見了，誰又保得定她會用什麼態度來對待她呢，要是她還記着前事，而抱着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看着她的沒落，豈不是白討一場沒趣嗎？她低着頭，在門前無聊地徘徊着。一絲淒慘的微笑湧現在她臉上，她想，她現在真成了這世上最孤零可憐的人了。不過她總不能過門不入，仍舊懷着這筆錢回家去，無論怎樣，總得冒險試一試的，就是受到葉露玲的奚落，也顧不得許多。她終於又毅然決然的用力按起了電鈴。

三

門開了，一個閩人出現在孫婉仙面前，他詫異地在這位晝夜造訪的女客身上打量着，那眼色正和孫婉仙一刻前在舞場裏所遇見的侍者一樣。孫婉仙心上有事，倒也不大在意，她只是惴惴然的向他問：

「你們小姐可在家嗎？」

「在家。你貴姓？找我們小姐有什麼事？」那閩人以爲孫婉仙是葉露玲的朋友，態度突然變嚴肅了。

孫婉仙把她的名字告訴了他，但隨即她便懊悔起來，惟恐葉露玲聽說是她，要拒絕不肯和她相見。她立在門前，瞧着那閩人進去通報，一顆心止不住七上八下的亂跳。直到那閩人出來對她說了聲「請」，她才定下心，向門裏走去。這地方她還是第一次來，雖然她跟着魏虛仁已經經歷過不少大場面，然而在這落魄的富兒，蠢地走進這充滿了華貴氣象的富麗堂皇的屋子裏來，總不免處處地方都感到侷促不安。

葉露玲却很客氣的接待着她。她好像已經知道了她的來意，和她所遭遇的一切的，一見面，就笑盈盈的給了她一個親熱的握手。這一握手，使孫婉仙感激得幾乎又要流下淚來了。從葉露玲掌心裏出來的一股熱力通過她的全身，使她的身體很快的搖擺了一下。她不由得顛聲向葉露玲說道：

「露玲姊，我真慚愧！我幾乎沒有面目再見你了！誰想到我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呢！總怪我瞎了眼，認不得人！」

葉露玲從孫婉仙的神情舉止上，早就看出她和魏虛仁的關係已經有了破裂，這時聽了她的話，更把她的猜想證實了。她雖然非常鄙夷孫婉仙的為人，但看了她那悽惶的模樣，却又不禁有些可憐起她來，同時也很想知道她和魏虛仁怎樣發生衝突，以及感情破裂後魏虛仁對待她的情形。於是，她便很懇懇的招呼孫婉仙坐下來，聽她說。

孫婉仙蘊藏在心頭的苦痛，到此才得了個盡情宣洩的機會，她本來有着天賦的口才，便繪聲繪

影滔滔不絕的把始末情形都說給葉露玲聽。她先從魏虛仁近來對她態度的冷淡說起，一直說到她到舞場裏去尋找他，和他吵鬧，回家後被他毒打爲止。說到傷心的地方，脆弱的情感負不起悲哀的重載，眼淚止不住如斷線珍珠般隨着聲音流將下來。最後，她用一種非常沉痛的聲調，結束她的話語說：

「我現在真是懊悔也來不及了！記得婉霞從前屢次勸我不要和他往來，並且說和這樣的人結識是要害了我一生的，我那時正入迷得厲害，只知道一意孤行，那裏肯聽她的話。現在才相信她的見識比我遠大，可惜我已經把大錯鑄成了！」

葉露玲本來充滿了憐憫意味的聽孫婉仙訴說她不幸的遭遇，但到她提起孫婉霞來，她的感情却又起了變化。她是喜歡把人物互相比較的，她愈是懷念孫婉霞人格的高尚，就愈覺得孫婉仙的卑下可恥。尤其使她憤憤不平的，是她從前帶了孫婉霞的信去見她想和她商量尋訪孫婉霞行蹤時，她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她不由得歎息了一聲說：

「婉霞的走，多半是因爲從你那呈所受的刺激太厲害了呢。現在她已經多時沒有信來了，不知她近來生活得怎樣。」

孫婉仙想起從前她妹妹沒有離開她時，她和魏虛仁的態度確嫌太過分了些，她的蒼白的臉上不禁泛起了兩朵紅雲。葉露玲的話句句都像鋼針一樣，刺得她的心發痛。良知的譴責使她忍不住第一次用堅決的聲口說：

『我將來生活要是能安定下來，我一定自己去尋找她。請來她也不過是一時的氣憤，到她在農村裏受不住苦，自然肯回來的。』

葉露玲不禁冷笑了一聲。她很知道孫婉霞的性格，孫婉霞決定了做一件事，從來就是百折不回的，除非有比她更有力的理由，誰都不能挽回她的決心。想到孫婉仙枉自做了一個姊姊，和她妹妹共同生活了許多時，對於她妹妹的性格却還毫不理解，難怪她要上魏虛仁這樣一個大當。她更看不起孫婉仙了。她不願意再和她談到孫婉霞身上去，只是冷冷的向她問：

『你以後預備怎麼辦呢？』

這一句問話使孫婉仙的心陡然覺得溫暖起來，她認為葉露玲是在關切着她，於是便也當她親人一樣看待的，把身子湊近去一些，顯着親密的神氣，激動地說：

『我想，我現在是回去不得了，回去他一定更要虐待我的。還是先下手為強，由我自動離開他，外面去秘密另租房屋，避着不和他見面。等生活安定了，再決定繼續求學，或者謀一些事做。』

葉露玲把身子移開一些，不讓孫婉仙和她坐近一起。這倒不是她自鳴高潔，而是有些厭惡孫婉仙。她看着孫婉仙說話時那種庸碌模樣，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心想，換了她妹妹，那里會說出這種話來，怕就是聽了這話，也要把肚皮氣破呢。她實在看不慣孫婉仙那吃了虧還得意於她自己計劃的神氣，也懶得和她多話，便厭倦地打了個呵欠，沒精打彩的說：

「那很好！我代你打算，除了這樣辦，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孫婉仙不知道葉露玲心上是怎樣厭惡她，還以為她是贊成她這打算，不禁分外高興起來。她覺得，這正是她把身邊的錢托給葉露玲的好機會，便勉強捺捺着心，臉紅紅的說道：

「露玲姊，我現在想托你一件事，不知道你能答應我嗎？」

「什麼事？」葉露玲詫異而又憎厭地問，她很怕孫婉仙會提出過分的要求來，因為照她的為人，是很難保她會不這樣的。

孫婉仙徐徐從懷裏把鈔票取出來，擔心地送到葉露玲面前去說：

「這里的一筆錢，是我歷來的積蓄，這次幸虧沒有給他搜了去，不過家裏是萬萬放不得了。所以我特地帶到露玲姊這里來，想就在你們老伯行裏開一個活期儲蓄存摺，暫時請露玲姊代我保管一下，不知道露玲姊可能答應我嗎？」

葉露玲覺得這事還不難辦，可以答應，不過她心上總有些不大願意，便輕輕吁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說：

「也好，你放在這里就是。」

「那麼，多謝了！」孫婉仙却並不把葉露玲的冷淡放在心上，仍舊非常感激地說。

葉露玲滿以為孫婉仙說過了這一句話，應該起身告辭了，誰知她仍坐着不動，既不說話，也沒有

要走的的意思，好像在等她開口談別的話似的。這使她不禁暗暗有些惱恨起來。她起初原由於好奇，覺得孫婉仙連夜跑來，一定有些不平凡的事故，可以一新她的耳目，所以很高興的從樓上跑下來接待她。現在好奇心已經滿足，看見孫婉仙這樣不知趣，賴着不肯走，反懊悔接待她的多此一舉了。不過她又不便硬攆她走，只好沉着臉，用冷冰冰的態度來對待她，使她自己識發，趕快抽身。

可是孫婉仙却似乎缺少做人經驗，她並不覺得這已經應該是她起身告辭的時候，看見葉露玲不開口，她反覺有些忍耐不住，忸怩地先說了。

「露玲姊，我今晚回去不得了。府上房屋寬大，大概總有空房間的，可肯容我借住一夜嗎？」

葉露玲吃了一驚，她想不到孫婉仙會這樣貪得無厭，第一次過訪，不待別人邀請，先自動說出借宿的話來。要是孫婉仙在這里，就不這樣說，她也一定要留她和她同牀共話的，現在換了一個人，雖是同胞姊妹，人格却相差萬倍，縱使說出來，她也有些不願容留她。不過她又不便拒絕，只好勉強點點頭，取過鈔票，起身引孫婉仙走出客廳去。

孫婉仙非常高興，她差不多把一刻前受魏虛仁虐待的事完全忘懷了。看着她那高興的模樣，葉露玲愈覺不情願起來。她一壁走，一壁想，到底引她到什麼地方去睡好呢？她自己房裏當然不願讓她進去的，別的房间又都不得空，只有新辭歇的做細活的傭婦的臥室還空着，正可以安置她。於是，她便咬緊牙關，竭力忍着笑，把她引到那間房裏去。

「對不起，請勉強在這里委屈一夜罷。」葉露玲看着房裏簡陋的樣子，覺得這房間到底和孫婉仙的身分有些不相稱，不禁歎仄地說了。

孫婉仙却一些都不嫌房屋的簡陋，好像有了安身的地方，已非常滿足似的，還笑嘻嘻的向葉露玲說了聲：「多謝！」

葉露玲道了安置，離開那房間。她這時再也忍不住笑了，直到走進她父親的起居室內，她還彎着腰，笑得合不的，這使葉常青不禁有些詫異起來。

「露玲，你笑什麼？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怎麼還和小孩子一樣的？」

葉露玲勉強忍着笑，把孫婉仙被魏虛仁拋棄，到這里來訪她的情形，向她父親說了一遍。說到她把地引進傭婦睡的房间裏去，她還笑着說「多謝」的時候，她忍不住又笑得前仰後合起來。葉常青初時也有些好笑，但隨即便正色責備葉露玲說：

「露玲，你太沒同情心了，別人遭了這樣的不幸，怎麼你還把來當做笑話講？」

葉露玲這才不再笑，把手裏的鈔票交給她父親。

「這是她交來，要在我們行裏開一個活期儲蓄存摺的。爸，你明天去辦公的時候順便代她帶去罷，我可不高興巴巴的代她跑。」

葉常青接過鈔票來，點了點數，順手塞在他桌上的公事包裹裏，彷彿重有所感的，把手裏的雪茄烟

抽了一口，歎息地說：

「想不到孫婉霞這樣厲害的女孩子，竟會有這麼一個姊姊，這實在太辱沒她了！不過你又爲什麼不把她引到你自己的臥室裏去呢？叫她睡傭婦的房間，未免太不像待客的禮數罷！」

「哼！她配嗎？」葉露玲披了披嘴說：「要是婉霞在這里，我自然會請她到我房裏去睡的。現在是她，那就只好委屈她睡傭婦的房間了。」

「爲什麼你對待這一雙姊妹有着這樣大的差別呢？難道她們不是同胞嗎？」葉常青好奇地問。
「同胞是同胞，可是誰教她們的人格相差得這樣遠哪！人格既不一樣，我對待她們的態度，也就只好因人而施了。」

葉常青不禁失笑起來，他覺得葉露玲畢竟還脫不了孩子氣，不過這孩子氣有時却寓着嚴正的意味，嚴正得使他欽佩。他回想着從前孫婉霞到他行裏來逼他答應工人們要求時那種辭嚴義正的神氣，始終不相信葉露玲口裏所描繪的她姊姊會那樣的沒志氣。同時他又恍恍惚惚的想起他曾在什麼地方見過容貌很像孫婉霞的一個女人，不知是否就是她姊姊。他忍不住向葉露玲問了。

「孫婉霞的姊姊我可曾看見過沒有？」

「大概沒有罷，她平時很少和我往來的，今天到這里來還是第一次呢。」

「我很想見見她，她要是還沒睡，你可請她到這里來談談。」

葉露玲不知道她父親想見孫婉仙有什麼用意，猜想起來，大概是因為她把姊姊兩人區分得太厲害了，所以才想見見她，看她和她妹妹兩人到底有怎樣的的不同。這倒是孫婉仙的幸運，因為她父親和她見面談話後，說不定會憐憫她不幸的遭遇，代她介紹一個職業的。她雖覺得孫婉仙這人可憐，不足惜，不過她到底是孫婉霞的姊姊，看在孫婉霞面上，她也不忍聽憑她墮落下去而不加援手。於是，她便起身出外去叫孫婉仙。

四

剩下葉露玲獨自一人在屋裏抽着烟。他想見孫婉仙的用意，並不像葉露玲所猜想的那樣簡單。葉露玲只猜到很小的一部分，事實上他還懷有一個最大的目的。這目的，第一是想看看孫婉仙不是他會見過的人，第二是他看孫婉霞生得很美麗，想來她姊姊的姿色一定也不錯，他近來玩趙飛燕已經玩得有些膩了，很想換換口味，孫婉仙現在正像一朵無主的落花，憑着他的地位身分和財產，不難把她的心攪過來，使她和他厮守到一起。此外，他還有一個小小的作用，他的一生是從來不肯讓人的，不料竟在孫婉霞手裏，栽了個不大不小的筋斗；這一個挫折使他念念不忘，可是孫婉霞已經跑到農村去了，連地址都沒有留下，他也只有徒喚奈何。誰知天緣湊巧，孫婉霞雖已不在，却有一個姊姊自己投上門來，不用說正是作成他報復這僅有的挫折的好機會。

他抽着烟，心頭癢癢的等待着門外的足音。足音漸漸的接近過來了，他正待欠身迎接，不料出於

他意外的，進來的竟是他家所用的僕人。

「老爺，外面有電話。」

葉常青沒奈何，只得外面去接電話。一聽電話筒裏蒼老的聲音，他就知道是錢柏良打來的。

「葉常翁嗎？哈！怎麼還不來，大家都候得久了，千萬請就賞光罷，不然是沒有人敢入席的。」

葉常青猛然記起今晚錢柏良在家裏設席，事前曾向他苦邀過兩三次，他雖然每次都答應前去，却始終沒有放在心上，到時竟忘記了。現在他正興致勃勃的預備和孫婉仙談話，當然更沒工夫抽身出外，而且預料這一桌筵席決不是什麼好筵席，一定別有作用，不如索性不去，倒可以省掉不少閒事。於是他便在電話筒裏斷然的回絕錢柏良說：

「對不起，我今晚還有些小事，不預備來了。錢柏翁的好意，算我心領了罷。」

說着，不等對方回答，葉常青很快的把電話掛斷了，回身走進起居室裏去。剛走到門口，看見坐在裏面沙發上的孫婉仙，不禁本能地倒退了兩步。他早就疑心他會在那里見過孫婉仙，現在見了，果然一些都不錯，正是他從前常在享樂的地方遇到的，尤其使他不易忘懷的是他和趙飛燕一同在春風旅舍房間裏偷親的那一夜情景。他想不到他們的露水姻緣會分離得這樣快，連他和趙飛燕都還沒有斷絕瓜葛的時候，她已經被魏虛仁拋棄了。他有些可憐她，但想到那一夜的情景，他却又止不住笑出聲來。孫婉仙也臉紅紅的站起來了，她早經魏虛仁的指點認識了葉常青，這時見他向她笑，不知

道他們的祕密已經落在她眼裏，這以為他是笑她墮落的快捷，不禁夾耳根子都紅了起來，立在那里，手足無措的，不知要怎麼才好。

葉常青却充滿了一團憐香惜玉的心腸，他覺得孫婉仙的姿色並不下於趙飛燕，出身却比趙飛燕要高貴得多。而且看她的模樣，宛然是個癡心女子，用情一定很專的，倘若和她結合起來，說不定自己下半生的幸福全都繫在她身上。這樣打算着，他的心不禁蕩了一蕩，連忙很客氣的伸手請孫婉仙坐下，笑迷迷的向她說：

「我好像在那里見過密司孫似的。」

「不錯，老伯閒來大概也喜歡到各種娛樂場所去的罷？我看見老伯已經有好幾次了。」孫婉仙的心漸漸安定了下來，話也說得比較流暢。她本來很羨慕葉常青的地位和他那不下於青年的模樣的，這時見他彷彿很有情於她，不禁誕生了一種新的希望。她想：要是魏虛仁拋棄了她，却能促成她和葉常青結合，倒也未始不是「塞翁失馬」一罷。

葉常青留心看着孫婉仙，越看越覺得滿意。在他的眼裏，孫婉仙似乎是最適宜於做他續絃的人了。他開始用話去打動她說：

「記得那時總有一個很漂亮的青年和密司孫在一起，你們兩人真像一對璧人一樣，使人羨慕得很！」

「唉！那裏有什麼可以羨慕的！老伯請不要再提起來了，提起來只叫人傷心，總怪我有限無珠，又太癡心了，不知道人心的險惡！」孫婉仙泫然地說，她的眼圈又有些紅了。這楚楚可憐的模樣，落在葉常青眼裏，使他分外憐愛起她來。

可是葉露玲却有些忍耐不下了。她起初以為葉常青的想見孫婉仙，不過是出於好奇，要看看她和孫婉霞兩人間有怎樣的不同，直到這時見了他們那彷彿舊相識似的眉目傳情的神氣，才知道事情並不如她所設想的那樣簡單，她不禁有些着急起來，懊悔不該讓他們見面了。她知道，她父親素來是貪花好色的，看見了有姿色的女人，就像蒼蠅見了血一樣。孫婉仙現在又在正在失戀的當兒，倘若她父親竟向她垂青起來，說不定可以一拍就合的。這事情太違反她的願望了，她固然不希望她父親永遠做一個鰥夫，但讓他和素來被她輕視的人格卑下的孫婉仙結合，却也是她很難想像的一件事。不過她又無法阻止他們的談話，她只好沉着臉，密切監視着他們的舉動。

葉常青也有些礙着他坐在一旁的女兒。倘若沒有葉露玲在旁邊，他早已用風情話去打動孫婉仙，把她摟進懷裏來，做着種種色情的舉動了。這時只好規規矩矩的把話轉到孫婉霞身上去說：

「你令妹真厲害！我做了幾十年事業，不是自誇一句，實在少有人能夠叫我吃虧的。誰知給你令妹輕輕的要了個空城計，竟使我栽了個生平沒有栽過的大筋斗，足見『後生可畏』這句話真正不錯！」

孫婉仙不知道她妹妹過去怎樣造就了一個空前的奇蹟，還以為她是冒犯了葉常青，才使他這樣念念不忘，她不禁惶恐地說：

「我却不知道這會事，想不到舍妹竟這樣大胆，敢得罪老伯！還望老伯看在她年青不懂事份上，海涵原諒了她。」

這一番話，在孫婉仙自以為說得非常得體，但却只引來葉露玲一聲冷笑。葉露玲對於這件事的始末完全明瞭，他知道她父親這樣提起來並不是有怪孫婉霞的意思，實在是推崇她的手腕比他還要厲害。孫婉仙的話只顯出她自己的諂媚無恥，絲毫無損於孫婉霞的偉大。她白了孫婉仙一眼，幾乎想把她從座上驅逐出去了。

葉常青却很得意，他正想再搜索一些話來和孫婉仙說，不料那不知趣的僕人又在門前出現了。

「老爺，外面有客。」

「什麼客？你有沒有問清是那一個人？這樣的時候來見我有什麼事？」葉常青厲聲地問，他惱恨這打擾比不論什麼都厲害。

那僕人被葉常青聲色俱厲的模樣嚇得倒退了好幾步，垂着手接連應了幾聲：「是！是！」直到瞧着葉常青氣平下一些了，才低聲下氣的說：

「是阜盛紗廠經理錢柏良，常常到這里來的。」

葉常青懊惱地搖搖頭，他覺得錢柏良這人真不識趣，已經在電話裏回絕他不來了，却還要跑上門來纏擾。他正想叫那僕人去回頭，他不見，葉露玲却已站起來，笑盈盈的向他說了。

「爸，你就去見他罷，人家也是一片誠心，不要太叫他下不去。」

葉常青從葉露玲的眼色裏看出她不願意他再和孫婉仙談話的神氣，只好站起來了，却還回頭向孫婉仙說：

「密司孫沒有事，不妨在這里多盤桓兩天，我們是很歡迎的。」

這話使葉露玲暗暗挫了挫牙齒，她本來打算明天一早就把孫婉仙送走，這時她的決心更堅定了。

葉常青却想不到葉露玲會有這樣的心思，他只是挾着滿肚皮不快的到客廳裏去會錢柏良。錢柏良正僵僵着身體，在客廳裏團團亂轉，看見葉常青出來，不禁紫漲着臉的急遽地說：

「葉常翁前幾天不是明明已經答應了我嗎？怎麼現在賓客們都已到齊，反而不肯賞光？」

葉常青本來很不高興，但這時却換了一種心思，覺得錢柏良這人真也可憐得很。既然他這樣誠心趨奉自己，自己也未便過分叫他掃興，好在孫婉仙一時也不致就離開，自己在家又沒甚要事，不妨趁此到他家去一趟，一來算賞他一個面子，二來也可以散散心。於是，他便在僕人送茶上來的時候，吩咐他去叫保德預備。

錢柏良見葉常青肯去，喜出望外，連忙一刻都不就擱的，預先走下雲母石級去等候着。不多一會，汽車開過來了，葉常青和錢柏良一同坐進了車，兩個保鏢全副武裝的分立在兩邊，便聲勢十足的開出了門，開到馬路上去。

「錢柏翁這次請客，到底是什麼意思？」葉常青斜靠在車廂裏，向錢柏良問。他是難得在晚上出門的，這時迎着撲面吹來的涼風，精神上非常爽快。一些惱恨錢柏良不知趣的心都沒有了。

「也沒有什麼意思，不過大家敘敘罷了。」錢柏良口裏雖這樣說，但他的神情却表示出他這才請客顯然是別有作用的。

葉常青也不再問，自願瀏覽着路上的夜景。車子箭也似的從滬西向滬東直駛，一刻鐘後，便到達了楊樹浦。錢柏良手忙腳亂的指點着那車夫在他門前停下車來，又親自開了車門，迎接葉常青下車。這時，散坐在屋裏的賓客們，也都已聽見了汽車喇叭聲，紛紛迎將出來，衆星捧月似的，把葉常青捧進屋去。

葉常青走進了屋裏，才留心到出來迎接他的賓客們。賓客並不多，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錢柏良介紹起來，才知道原來都是些經營國貨事業的小企業家。其中只有一個人是例外，那是他在證券交易所裏的經紀人魏亭藻。這使他不禁暗暗有些詫異起來，覷一個空，悄悄向他問道：

「你怎麼也到這里來了？」

「經理不知道嗎？這錢柏良也是喜歡在交易所裏跑的人呢。我本來不認識他，不知他從什麼地方探清我是經理的經紀人，千方百計的和我結納，常常向我刺探經理是做還是做空。」魏亨藻也悄悄地回答說。

葉常青恍然了，他知道錢柏良這一席酒實在很有作用，不僅想套出他做公債的路子，而且顯然還有着另一種企圖。這企圖，只要看他所請的客多半是從事國貨企業的人便可明白。他記得他從前會和錢柏良談過組織國貨公司的計劃，那時錢柏良頗有毛遂自薦的意思，他雖然因為他辦事顛預，沒有答應他，但對這計劃却躊躇滿志，非常熱心。不料兩月來情勢推移，經濟恐慌愈來愈見深刻，不但利用被他買收下來的各種小工業，代他製造利潤的計劃無一能夠實現，連他銀行的本身也有些岌岌可危。同時，中國貨物在海外市場的被排擠，和國內一般人民購買力的普遍減低，也使他不敢再把有用的資本去製造無人過問的過剩的貨物。他現在只想把投資的範圍竭力縮小，靠買股票和做公債來維持本身的殘喘，非特組織國貨公司的計劃早已被他放棄，就是買收下來的幾種小工業，他也預備脫手轉賣給他人，必要時連這一家規模較大的輕工業——阜盛紗廠，他也想使他減工或者停辦了。所以，這時見錢柏良還念念不忘於這國貨公司的經理一席，甚至不惜破費保護請客，不禁暗笑他的不識時務，心勞日拙。

錢柏良却仍舊興高彩烈的招呼賓客們入席，並請葉常青坐在首位。葉常青見那些賓客們沒有

一個地位高過他的，便也老實不客氣，昂然坐了下來，又招呼魏亭藻坐在他旁邊，以便和他商洽公債上的事情。其他的人各自謙讓了一會，也都挨次坐了下來。他們從沒有和上海灘上有名的銀行家像葉常青那樣的人共過席，這時不禁都有些震駭失次，連話都不敢高聲說了。

葉常青見席面這樣烏合，也懶得和在座的人周旋，只是和魏亭藻低聲密談着。他心上正藏有一件得意的事情，想向一個內行人說，這時恰是個好機會，便湊在魏亭藻耳邊說了。

『你看方鎮鴻這傢伙狡猾不狡猾？他明知我在做多頭，有意趁人心浮動的當兒，放出時局不穩的謠言，使公債的盤子下跌，滿以為這樣一來，我一定要見風使篷，把手裏的期貨拋出去了。誰知我偏不上他的當，不但不拋，還着實扒進好幾萬來。果然，給我這麼一扒，市場裏的人心慢慢地趨向堅實，價格一步步往上漲，結局反是他這做空頭的人喫了虧，可說弄巧反拙。下月說不定他又耍什麼玄虛，我本來也打算把手裏的期貨拋出一些的，現在却決定不這麼辦了，諒來他的手段也不過如此，造謠儘管由他去造謠，他的謠言最多使市價暫時跌落一些，可是時局轉好的事實自然會叫價格猛漲起來。』

『怪不得！』魏亭藻忽然變色說了：『我勸經理還是謹慎一些的好。現在的時局表面上看似風平浪靜，其實暗地裏却危機四伏，尤其是D區撤兵問題的遷延不決，說不定會變成第二次戰爭的導火線。無論如何，下月的公債市價一定變幻得很劇烈，所以經理最好還是隨機應變，千萬不要太固執。』

了。

葉常青微笑着搖搖頭，好像很不以這話爲然。魏亭藻見勸他不轉，也只得罷了。錢柏良見他們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語，明知道他們在談論公債上的事情，他雖滿心想聽，無奈坐在主位上，距離他們很遠，一些都聽不見，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商議做多是做空，心上納悶得很。偶然一抬頭，却見自己所寵愛的丫頭珠鳳，正在他們後面走來走去，又不禁爲之一喜。他知道珠鳳素來是很伶俐的，說不定他們的談話已被她聽去了。他招招手，叫珠鳳過來，向她附耳說了兩句話，直到瞞着珠鳳嬌羞地走向屏門背後去了，他才非常滿意的回頭請賓客們吃菜。

葉常青見錢柏良正當飲酒中間，忽然招手叫一個妖媚的丫頭過來說話，心裏暗暗納罕。回過頭去看時，只見屏門背後影影綽綽的有許多女眷指點着席上的賓客談笑，覺得這席面太不莊重了，不禁勃然變色起來。可是，說時遲，那時快，不等他的臉色沉下，一個十八九歲的苗條女郎，很快的闖到他面前，伸出一條雪白的皓腕來，笑盈盈的在他杯子裏斟了滿滿一杯酒。

「啊！啊！不敢當！這位是誰？」葉常青惶遽地立起身來，向錢柏良問。

「不要緊！趕快請坐下，這位是小女繡芳。」錢柏良不住把手在空氣裏做着坐下的姿勢說。

葉常青覺得錢柏良這舉動太突兀了，自己請客，却叫女兒出來敬酒，這樣的事他是無論如何想不出的。可是，看着繡芳那圓潤的粉臉，那富有彈性的豐滿的肉體，他却又止不住有些迷惑失志起來。

不禁向她多看了兩眼。

錢柏良的眼力雖已有些不濟，但他却看得出葉常青對他女兒那留情的模樣，他暗暗歡喜他的計劃已經大功告成了，連忙向對面的珠鳳嘮一嘮嘴。珠鳳會意，很快的撥了一張櫈，放在葉常青後面，讓蘊芳緊緊的挨着他坐將下來。

葉常青這時已經明瞭了錢柏良的用意，他的心裏不禁有些駭然，然而這事情却是投他所好的，他也就不甚覺得錢柏良這舉動的卑鄙無恥了。他留心看坐在他身後的蘊芳，覺得她的姿色雖及不上趙飛燕和孫婉仙，可是身材的濃纖適中，和處女所特有的一種羞人答答的態度，却非常可愛。他本來已經決定，爲了維持他銀行本身業務的鞏固起見，必要時不惜讓這無利可圖的早盛紗廠擱淺下去，這時却換了一種計較，想先把蘊芳弄到手裏，再給錢柏良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斷絕他的資金供給了。

錢柏良不知道，葉常青早已存心在捉弄他，還懵懵懂懂的和席上的幾個小企業家高談闊論着推銷國貨的方法。葉常青看他直到這時迷夢還沒有醒，不禁向着他微笑了一笑。錢柏良却誤會了葉常青的意思，以爲他很有意，這機會不可錯過，連忙停止了和那幾個人的談話，笑嘻嘻的迎上去說：

『葉常翁不是想組織國貨公司嗎？這幾位倒很可以助一臂之力的。』

『不錯，葉常翁如若有意，兄弟等都願意效勞。』幾個小企業家好像早已互相約好過了似的，這

時便同聲地這樣說。

葉常青仍舊笑微微的，並不接口。那幾個人自覺沒趣，只好都失望地把口閉上了。葉常青也毫不理會他們的難堪，自願回過頭來，和身後的蘊芳談話。他問她有沒有讀過書，平常在家做什麼事。蘊芳回答時的態度雖還有幾分羞澀，但口齒却非常清楚，顯見她平時在家一定很伶牙俐齒的。葉常青越看她越覺得滿意，想把她弄進手的心也更熱了。

筵席就在一種拘謹和緘默的狀態裏告終，席散後，葉常青一刻都不停留，便起身告辭。錢柏良挽留不住，只好和賓客們一同送出門來。他心裏又是失望，又是歡喜。失望的是白白請了一席酒，事情却一些眉目都沒有，歡喜的是葉常青居然很中意他女兒，倘若蘊芳能把他巴結上了，少不得他將來不論經營什麼事業總要借重到他的。

葉常青坐進了車，含笑向站在門前的人點頭。他今天確實非常快活，一天之內，接連親近了兩個女人，姿色都生得不錯，而且都有被他弄進手的希望。還有什麼比這更幸福的事呢？他現在才第一次，覺着有錢的快樂，先前那想把孫婉仙做續絃的念頭已被他放棄，他想要是把她們兩人都充做下陳，另找一個更美麗的女子做續絃，不是分外幸福嗎？這樣想着，他不由得渾身都輕飄飄的，坐在那裝着彈簧的車墊上，宛似置身在雲端裏一樣。

五

車子開動了，這一帶的道路非常冷靜幽暗，疎疎落落的路燈在地上印了一圈慘白的光芒，却連人影都照不見一個。置身在這樣黯澹的環境裏，葉常青心頭的歡情漸漸的消滅了，他開始擔心起生命裏或許會遭遇到不幸的事故來。最使他惴惴不安的是普遍全世界的經濟恐慌，這一道難關倘若不能打破，那他這繫在世界金融一環上的銀行，就永遠不能脫離危境，永遠不能有景氣好轉的時候。還有魏亭藻方才的話，也使他的心上着實長了幾個疙瘩。雖然這有些近乎危詞聳聽，然而大風起於蘋末，這時候的時局誰能說得定呢！只要黃浦江裏多來幾隻××軍艦，就可以使他從「棺材邊」上一脚踏進棺材。他待要聽從了魏亭藻的話，把手裏的期貨拋出，改做空頭罷，一來恐惹方鎮鴻恥笑，二來恐魏亭藻所料倘或不中，時局依然平靜，則他到交割期將不免因市價的上漲而受損失。這拿不定的局勢，使葉素來足智多謀的他，也有些舉棋莫定起來。最後想到方鎮鴻從前在華懋飯店要大言不慚地說八月裏上海一定要回復到二二八以前狀態的一番話，他却又像受了重大刺激似的，從車子上跳起來，向前面的車座重重的擊了一掌說：

「好！決定仍舊不拋我！倒要和他鬥一下子，看會不會被他料中。」

這一擊不打緊，車子可被他擊停了。葉常青暗暗詫異，難道他這一擊之力竟會有這樣大嗎？他連忙問坐在前面的車夫。

「阿金，爲什麼不開了？」

『不得了！汽車拋了鎗！』阿金惶恐地說一聲，趕緊開了車門下車來修理。

葉常青非常焦躁，看着路上冷靜的景象，滿心只恐黑暗裏會闖出幾個綁票的匪徒來。雖然有那全副武裝的保鏢擁護在身邊，也不能使他壯胆。他只好下車來，止住阿金說：

『阿金，你先到附近的汽車行裏去喊一部出差汽車來，讓我坐回去，這裏的車子，你慢慢的修理好再開回公館去好了。』

阿金答應着，放下手裏的修理工具，去喊車了。葉常青站在路燈的慘白光裏，一顆心只是七上八下的亂跳。猛可裏，從後面，一個人影慢慢的移近過來，模樣兒非常落拓，一頂呢帽緊壓在肩梢上，看過去活像是一個流氓。尤其使人犯疑的，是他一壁走，一壁還吹着口哨。葉常青連忙把手攔了，觸那兩個保鏢的袖子，叫他們留意，那人影却已經走近面前來了。忽然他立住步，微笑着向葉常青點點頭。葉常青暗暗叫了聲不妙，正待令那兩個保鏢開槍，一抬頭，却從燈光下辨識出了那人的面目，不禁失聲叫了出來。

『啊！是杜季真君嗎？真是多時不見了。你現在是不是還在工會裏作事？』

『不，早就辭職了，現在不作什麼。』杜季真冷靜地說。他的樣子雖比從前落拓，但眉目間却有一股英氣。這一股英氣，隱然顯示出了他的決心。他是已經把未來的出路看準，而且預備開始去過他的新生活了。

『你爲什麼多時不到我們那邊去？現在露玲在家寂寞得很，一個來看她的朋友都沒有。你要是沒什麼事，就和我一同去看看她好嗎？』葉常青想起她女兒近來那整日價鬱鬱寡歡的模樣，覺得這杜季真人雖顯預，却也可以安慰安慰她。而且他正預備追求孫婉仙，嫌她在一旁礙眼，要是能够護杜季真絆住她，進行起來一定要便利得多，恰好阿金叫來的出差汽車已經開到他面前，他便拉着杜季真，要他和她一同上車去。

『對不起！今天時候太晚了，還是等明天再來拜謁罷。』杜季真推辭着說。

『那麼，明天一準要來。我雖然公事忙，未必會在家候你，不過露玲一定很歡迎你的。』葉常青這麼說着，便坐進車去，仍舊讓兩個保鏢把他夾在中間，「嗚——」的一聲開走了。

杜季真呆立了一會，便繼續蹣跚獨行起來。他近來的生命上，很起了些不平凡的變化，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一個決心改變了他的全人格，他開始想用他的熱血去挽回這民族的垂危的命運。這時，他正從設立在滬東的青年自動抗×團裏和幾位新交的熱血朋友做了一番重要的討論回來，一路上只是默默的記念着一位名叫鄧應權的一句沉痛的警語：『只有反帝才是我們的出路！』神經興奮到了極點。不料半路上竟給他遇見了葉常青，邀他到他家裏去。他從下了決心後，深覺這班資本家只知道個人利益，毫不把民族利益放在心頭，尤其是葉露玲那種無聊的小姐生活使他非常厭惡，那裏還願意再去做這類似幫閒奉仕的工作。所以，很快的設辭拒絕了，獨自走到電車站口去趁八路電車。

車子從楊樹浦那頭開來了，杜季真一蹶身跳將上去。現在，他的歸程已和從前不同。因為他大哥伯恩自從在海關上謀得了位置以後，貪圖來回便利起見，已經把全家從卡德路遷到鄰近黃浦灘路的北京路口來。雖然住的仍舊是弄堂房子，仍舊擠了滿滿一屋人，不過他却可以不必再蹣跚的跑到瀝西去了。他在外灘下了車，便昂然的走向北京路家裏去。

家裏的門只虛掩着，從門縫裏傳出來一陣陣絲竹二胡的聲音。原來他大哥自從有了差事以後，玩票的癮益發不可遏止，每天晚上總要同幾個票友來家吊嗓，還常常商量着怎樣彩排。杜季真每次一看見那些人就頭痛，不過現在全家的經濟負擔都在他大哥肩上，也不能不由着他高興。他只好快步穿過客堂，走上樓去。樓上亭子間的門開着，他大嫂和二嫂正坐在門口閒話家常，看見他上來，不約而同都冷冷的說了聲：『回來了嗎？』杜季真早已聽慣了她們的冷言冷語，也不放在心上，自願順着樓梯轉彎，走向前樓去。不料剛走到半梯級上，他二哥的五歲兒子小林，又從後面抱住他的腿，叫起『四叔』來。他正失悔忘記帶兩包糖菓回來哄他時，他二嫂已經提高聲音，在後面喊起她兒子來了。

『小林，快回來！怎麼只管纏住人家，有什麼好處？』

杜季真覺得這話刺心得很，不禁也動了感情，連忙把小林的手拂脫了，走上樓去。還沒有走到房門口，他大嫂的聲音又冷冷的送進他耳鼓來。

『這孤鬼，一天到晚不知在外面撞些什麼魂，事情一些不做，天天都到這樣晚才回來，那個高興！』

給開飯他吃！

「原是呀，現在我們家裏雖然大家全靠大伯過日，不過一個人總不能專靠別人，我們那個心上也常常覺得不安，成天在外面找事作。那裏像他這樣，好好的工會裏幾十元事情不作，偏要鬧什麼辭職。現在可好了，一個小錢的進賬都沒有。他自己不急，別人倒真要代他急死。只有那兩個老不死的，還把他當寶貝兒子哩！」

杜季真又好氣又好笑，他想不到婦人家的心腸會這樣褊狹，自己從前也會供養過她們的，現在偶然受他大哥的供養，便會招來她們這許多閒話。想起自己有事作時她們那種趨奉恐後的形狀，不禁平空引起他不少感慨。他如今更加看出這純粹以金錢來維持情感的舊家庭的腐敗了，不過他也不願意和婦人女子一般見識，便勉強按捺着氣忿，走進前樓去。

因為家裏人口多，攏總不過一丈見方的前樓，也隔做兩間。靠房門的那一間是他和他父母住的，後面的一間住着他三哥叔翠夫婦，他大哥則獨佔了三層樓的全部。這時，他父親正坐在牀上閉目養神，他母親靠在旁邊，嘮嘮叨叨的訴說着他大哥的不是。看見他進來，他母親便把他當談話的對手說：「季真，你看你大哥近來還像個人樣子嗎？賺了錢，只曉得往自己屋裏搬，娘老子要什麼沒什麼，老婆兒子一說就有。俗話說得好：「扇子扇子好風涼，有了老婆忘了娘！」我真是白養他一場了！不過你又爲什麼不出去作事呢？老登在家裏也不是了局呀！」

杜季真見他母親說話的聲音很響，恐怕被他坐在樓梯頭的大嫂聽見，連忙向她搖着手。這時，他父親也張開眼來向他說了。

「季真，你母親的話也說得不錯，我們家裏的情形現在還不如從前。你大哥的樣子你總明白，我們二老要靠他過活真不容易！我想，你並不是沒有本領的人，爲什麼反喜歡閒着不肯作事呢？從前工會裏的事都是你自己要辭掉的，現在再去找一件事作大概總還不難。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正該趁這時候積些錢下來，好做將來成家立業的準備。」

杜季真忍不住冷笑了一聲，心想：「我好不容易從樊籠裏逃出來，難道還願意再回到籠裏去做家庭的奴隸嗎？」他現在更加厭惡這舊家庭裏的一切了。什麼父母兄弟，充其量不過大家互相利用而已，能夠伏伏貼貼地受利用，犧牲了自己去成全家庭幸福的，便是好子弟，這樣的道德觀念真可笑到萬分。他滿心想把他心頭的志願告訴他父母，看看他們驚駭的模樣，但又覺說出來也無謂，反要給自己將來添上不少麻煩，便又緘默住了。不過他心事實上實在煩悶得很，尤其是這狹小的房間使他非常厭氣。桌面上的自鳴鐘還只九點，距離睡眠時間尙早，索性重新戴上帽子，回身再到外面去。

出了門，迎着從黃浦江上吹來的涼風，杜季真不禁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風把他胸口的騰悶氣完全吹散了，他想起生命去從事悲壯的冒險的決心，也更加堅定起來。這樣的家庭，這樣的生活，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呢？去！去！到那遼遠的地方去，用鐵和血來挽回這民族垂危的命運。他的雄心奮發着，他不

想再回到他那狹小可厭的家庭裏去了，他只想在馬路上走一夜，直到走得疲倦了，再找一家旅館睡。可是走了不多一段路，他又覺得無聊起來，興奮的神經一時不易靜止下去，倒希望能和一個人談談才好。想到和人談話，他的眼前便很快的閃過了葉常青方才邀他到他家去的景象。雖然葉露玲並不是他所希望的談話的對手，不過他這時却覺着有到她家去一趟的必要。因為他快要從事悲壯的冒險去了，在沒有離滬以前，也該向她告別一下。他想：方才雖託詞拒絕了葉常青的邀請，但如真的到他家裏去，縱使時候晚一些，他們也一定照常歡迎的。想着，恰好有一部到滬西去的公共汽車經過他身邊，他便毫不遲疑的躍身跳上，讓牠把他載向愚園路去。

車子把他吐在距離葉露玲家不遠的路旁，杜季真三腳兩步的去按門上的電鈴。門開了，開門的閹人是認識他的，連忙把他請進客廳裏去坐。不多一會，葉露玲穿着件睡衣從裏面出來了，她好像很歡迎他來訪，一見面，便笑嘻嘻的說：

「季真，你爲什麼多時不來了？剛才父親回來對我說，他會在路上遇見你，請你來你不肯。我正在這里怪你，想不到你居然還會來。我現在真冷靜得很，從前的朋友有的到農村去了，有的晉信全無，不知他到底在那里。只有你，我想一定還在上海，偏偏又一直不來，叫我想不出是什麼緣故。難道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你才不高興來和我親近嗎？」

杜季真不預備和葉露玲多談，而且時間也不容許他多說什麼，他只好直截了當的說：

『我也就要離開上海了，這次來可說是向你告別的。』

葉露玲好像早就料到了似的，一些都不驚奇，仍舊笑嘻嘻的說：

『你不是想到□□去！』

『你怎麼會知道？』杜季真倒有些詫異起來，忍不住好奇地盤問着。

『林幻心從前早就對我說過了。你大概還不知道，我也想組織救護隊，到□□去救護××軍哩！』

『真的嗎？』杜季真喜歡得跳起來了，他忽然想起葉露玲的性格素來很熱情，愛冒險，自己把她當一個無聊的小姐看待，實在太小覷她了。於是，過去在她身上所做的許多顛倒夢想，便重又死灰復燃起來。他覺得，現在倒是個好機會，除了他，所有她的朋友差不多全已離開她了，她將來的終身，不託給他還有誰呢？說不定他日葵凱回來的時候，就是他和葉露玲結合的時候。他愈加覺着他所選擇的這條出路是充滿了光明和桃色的了。他不由得眉花眼笑的握住葉露玲的手說：『好得很！希望我們大家都能爲民族保持一份正氣。現在時候不早，不便多談，我要回去了。』

『你還來不來？』葉露玲愀然地問，這還是她第一次在杜季真面前現出戀戀不捨的容色。

『當然要來的，在我動身的時候，我一定要再來看你一次。我希望，我們將來在□□還有再見的時候。』杜季真說着，發了一陣愉快的狂笑，很快的跑出客廳去了。

葉露玲一直把他送到門口，才回身進來。她辨不出她自己是在這樣一種心理狀態中，只覺得又是淒涼，又是興奮。獨自在客廳裏呆立了好一會，才熄了火，到她樓上臥室裏去。從孫婉仙所住的那小房間前經過時，好奇心忽然衝動起來，想看看她在裏面做什麼事，有沒有睡。於是，便俯下身，從鑰匙孔裏張望進去。這一張，却使她吃了一驚。她看見孫婉仙正裸露着她的肚子，肚子已有幾分高了，她却用一條白布把牠用力綑紮着，使平服得毫不露出痕跡來。

「難道她已經有胎了嗎？」一個意念突然闖進葉露玲的頭腦，這新奇的發見使她幾乎忍不住要笑。她慌忙把手掩住了口。可是，房裏的孫婉仙似乎已經有些覺察了，倉皇回顧着。葉露玲不便再留，只好蹣手蹣腳的疾忙跑上樓去。

第十二章

轉瞬一陣秋風秋雨，炎熱的夏天已經成了人們記憶上淡淡的影子。這樣的天氣是很容易引起人心頭的悲感的，尤其是素來多愁善感新近又加上一層身世淒涼的隱痛的孫婉仙，差不多天天都在眼淚中過日子。她現在的生活總算安定下來了，靠着葉露玲的幫助，她在僻靜的大西路上分租了人家一間前樓面，又趁魏虛仁出外辦事的時候，悄悄把從前的屋子向房東退了租，屋裏租來的傢俱也叫木器公司的人挑了去，只留下那年輕的傭婦，和她帶着屋裏的箱籠物件回到新居來，另買了幾件簡單而又便宜的傢俱，平平穩穩的生活着。魏虛仁似乎已經把她忘懷，或許他是探不出她的踪跡，始終沒有來找過她，他們的關係就這樣完結了。不過她在家裏也整天都閒着，重新到學校裏去已喪失了這種興趣，謀事作又一時沒有機會，她除了終日流着愧悔的眼淚以外，就只担着她肚裏的一塊肉。

這擔心，也有一些由來的。原來她上次去回頭房屋的時候，却在房裏得到一封信。信是她父親寫

來的，這可憐的老年人，還不知道她的生活裏已經起了這樣大的變化，他只責備她和她妹妹怎麼導多久還不寫信回去，也不問家裏要錢用，到底近來生活得怎樣？並且說要是再不寫信回去，他將要親自到上海來找她們了。爲了恐她父親真的跑了來，許多隱瞞着的情節都不免要敗露，也爲了想藉藉得到家庭的接濟，好把存在銀行裏的錢留作將來的用途，她不得不和她父親寫信。信上充滿了欺騙的話，說她和她妹妹都生活得很好，請他不要聖念，又說她們在學校裏都已升上了一級，不日就要開學，要他趕快寄一二百元錢來。只有一句話是真的，那便是說她已經搬了家。許是因爲心緒不寧的緣故，她雖竭力裝起了歡樂來寫信，却總寫得不大自然，尤其掩飾不了欺騙的痕跡，所以也就打消不掉她父親想來滬的決心。這天她又接到她父親一封信，說他已經摒擋一切，動身來滬，她們所需要的錢，由他親自帶來給她。這就使她深深陷入憂鬱裏面去了。

「怎麼辦呢！」孫婉仙坐在椅上，看着手裏的信紙，心頭的小鹿一陣陣撞個不住。她懸想着她父親來滬後的光景，就隱約好像看見他站在她面前，厲聲斥責她無恥。她的眼前一陣發黑，不由得低下頭去看她的肚子。肚子是又隆起幾分了，突然，那裏面靜伏着的胎兒向上一動。使她全身都能地跳了一下。她止不住又羞又恨，便拋下信紙，咬緊牙關，用力把拳頭在肚子上壓着，想把裏面的胎兒壓落下來。

可是，這舉動，只招來一陣劇烈的痛苦，一些效果都沒有。

「唉！這孽障！」孫婉仙不禁歎息了，偶然一抬頭，却見那傭婦正笑盈盈的站在她面前，用神祕的眼光望着她。

「奶奶，怎麼樣？肚子裏有什麼難過嗎？」

孫婉仙臉上一紅，眼淚忍不住索索落落的滾將下來。她現在和那傭婦很要好，因為在她孤獨的日子裏，能够慰藉她的只有那傭婦一個。那傭婦幫了她多時，似乎也很明瞭她的身世，每當她悲傷的時候，常常會說出一些話來向她排解，而這些排解的話又句句都能打進她心坎裏去。所以她這時雖因被她窺破了祕密而羞愧傷心，但也不禁發生了一線希望。她想：倘若把這裏面的情節告訴了她，或者她能想一個法子代她分憂的。於是，她便勉強忍着羞恥，哽咽地說：

「事到如今，我也瞞你不得了。也許你早就看出了罷，我的肚子裏已經有了孽障哩！」

那傭婦顯然已經知情，但她却忍着笑，故意裝做驚訝的樣子說：

「真的嗎？我還沒有恭喜奶奶！」

「什麼恭喜不恭喜！」孫婉仙恨恨的咬着牙齒說：「我喫了人家這樣大的虧，你還有心腸調笑我？」

「到底是怎麼一會事？」那傭婦這時才真有些驚訝了，她始終以為孫婉仙和魏虛仁鬧不過夫妻爭吵，不久便會和好如初的，並不知道她是受了他的欺騙，他們間並沒有經過結婚這一重手續。所

以在孫婉仙開始毀家的時候，她還覺得她這舉動太過分了些。

孫婉仙看那慵婦的神氣，知道她對她和魏虛仁的關係還很茫然，便歛了一口氣，把她和魏虛仁結識一直到被他拋棄的全部情形都告訴了她。那慵婦聽說他們還沒結婚，不禁有些駭然，便用埋怨的口吻對孫婉仙說：

「我的奶奶，你也太糊塗了！怎麼沒有結婚就住在一塊兒呢？這不是存心叫自己吃虧嗎？換了我，一定不那麼辦的。」

「你那里知道，這也是身不由己呀！總怪我自己見識太差，他欺騙的手段又太厲害了些。」孫婉仙想起從前在春風旅舍那一夜的光景，她的臉不禁又紅了起來。

「現在奶奶打算怎麼辦呢？少爺可還會回到這裏來嗎？」

「什麼少爺！他把我害得這樣苦，我早就和他恩斷義絕了。他要是還敢找到這裏來，我一定跟他拚個死活。」孫婉仙切齒地說。

「不過奶奶肚裏……」那慵婦似乎覺得有些礙口，連忙停住，不再說下去了。

這話雖只說了半句，但卻像鐵錘一樣，打進孫婉仙焦急如火的心上，啓發了她求助的意識。她連忙招手叫那慵婦過來，凄然的向她說：

「我正在爲這件事擔心着。現在老太爺快要來了，他是個古板人，要是給他知道我還沒和人結

「婦肚裏就已有胎，一定要氣個半死，說不定會把我弄死的。你可能想個法子，在他沒來以前，幫我把肚裏那個孽障弄掉嗎？」

那傭婦躊躇了一會，忽然像想起什麼似的，笑嘻嘻的說道：

「法子倒有的，只怕奶奶有些吃不消。」

「什麼法子，趕快告訴我。只要當真能够把那孽障弄掉，不論什麼痛苦我都忍得下。」孫婉仙急急地說。

「那麼，我就直說了。我有一個姑婆，她是專替人家收生的，家裏有一種催生藥，不論月長月短，吃了下去，都會連根打下來。有許多大戶人家的小姐，在外面有些不清不白，把肚子弄大了，來請我姑婆打胎，吃了那催生藥，總是十拿九穩的打落，而且大人都平平安安的，一些事都沒有，頂多只要躺在牀上養兩三天，就跟平常一樣了。我看奶奶現在頂好也這樣辦，只要把肚裏的東西打下來拋掉了，就是老太爺跑來，也可以推說生病，用不着怕他什麼。」

「這樣辦很好，你趕快去請你姑婆來。」孫婉仙彷彿得救了似的，站起來，臉上閃着光說。

「不過……」那傭婦忽然有些遲疑了，直到接着了孫婉仙催問的眼光，才吞吞吐吐的說：「不過我姑婆會說過，替人家打胎是罪過的，並且那催生藥的藥本也很貴，要有一百元錢才肯動手，不知道奶奶可出得起這麼大的數目嗎？」

「不要管我出得起出不起，你只管去請她來好了。」孫婉仙不耐地說。

那傭婦這才不再說什麼，下樓去了。孫婉仙的心稍稍安定了些，同時却又担到一件事。倘若她父親向她問起孫婉霞來，又用什麼話哄騙他呢？這個謊是很不容易圓的，不過這時也只好暫時擱在一邊，先把肚子裏的胎解決了再說。好在這事情還可以隨機應變，不比隆起的肚子隨時都有敗露的可能。她又懸想到托胎打落以後的情形，要是葉常青能夠愛上她，那她可說求仁得仁，最美滿幸福不過了。雖然葉露玲的神氣顯然有些厭棄她，不願和她往來，她也因此不敢常到她那邊去，不過只要彼此有心，怕什麼阻礙，她難道不能放大了胆，到他銀行裏去找他嗎？說不定她將來還可以藉着葉常青的力量，給魏虛仁一番小小的懲創呢。這樣想着，她愈加覺着把肚裏的孽種打落，是目前最迫切需要的事了。

她眼巴巴的期望着傭婦回來，這時候的一分鐘，在她就像一年一樣。約摸過了半個鐘頭，那傭婦回來了，背後跟着個紫醬色陰滿面皺紋的老太婆，一雙小眼珠骨碌碌的在眼眶裏轉動着，彷彿要鑽進人心坎去似的。孫婉仙知道這大概就是那傭婦的姑婆，便紅着脸，請她在一旁坐下。那老太婆却並不理會她的話，很冒失的闖到她面前，隔着衣服在她肚子上探了一下，有經驗地點點頭。孫婉仙倒被她這鹵莽的舉動羞得心口卜卜的跳個不住，她正低着頭，沒做理會處，那老太婆却很快的伸手到懷裏去，掏出一個小小的花布包，打開來，檢了支藥草在手，笑嘻嘻的向她說：



野 夫 作

『現在先把這東西來試一試，看有沒有用。』

『怎麼試法？』孫婉仙戰兢兢地問，她感覺她的心快要跳出胸口來了。

那老太婆在孫婉仙身邊輕輕說了幾句話，羞得孫婉仙把手掩着面，好半晌放不下來。但事到其間，爲本身幸福和前途光明起見，也就顧不得羞恥了。她只好躺到牀上去，迷迷糊糊的聽憑那老太婆擺佈。在她眼前恍惚現出了她和魏虛仁在春風旗舍裏的情景，一會兒那女的又好像不是她，變成了別一個人，魏虛仁正搂着這不相識的女人翻翻起舞。忽然，一陣澈骨的痛楚傳遍了她全身，她不禁昏昏沉沉的暈過去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猛的睜開了眼，覺得身上的痛楚已減輕到一些都沒有，以爲肚裏的胎已經被打落了，不禁喜歡得一翻身坐將起來。不料眼面前一切還都依然，那老太婆正很失望的把手裏的藥草拋擲到地上去說：

『沒有用！非得吃催生藥不可。』

孫婉仙心一跳，她正待問吃了這催生藥會不會有什麼痛苦，那老太婆已把花布包裹的一小瓶黃色的藥末，倒在桌上的玻璃杯裏，用開水調和了，送到她面前來。孫婉仙只好勉強喝了下去，心裏却惴惴然的，不知這藥性是否厲害。那老太婆見她已把藥喝下，便揚揚得意的向她表着藥的功效說：

『我的藥非常靈驗，這一喝下去，不到晚上，胎兒一定可以下來了。』

「下來時痛不痛？」孫婉仙忍不住問了，這是她急於想明瞭的問題。

「痛是總有一些痛的，不過也不怎樣厲害，只要熬一熬就好了。現在請奶奶把這次催生的錢給

我罷。」

「怎麼就要錢了？錢還在銀行裏，請你等明天胎兒下地後再來拿吧。」

那老太婆起初不肯答應，說這裏面的干係是很大的，她不能替人家白担心；直到傭婦做好徹夕的勸了她一會，她才咕噥着走了。孫婉仙覺得身上很疲倦，並且聽那老太婆說胎兒下來時要有一些痛楚，不知到底痛楚到什麼地步，想靜養一下，養成忍痛的能力。便叫那傭婦闔上了門，仍舊像方才一樣，在牀上躺將下來。

時間一刻刻的過去，孫婉仙提心弔胆的等待着即將到來的身體內部的變化。她只希望那痛楚快一些來，快一些去，胎兒趕快打落，這一幕劇趕快告終，可是事實却好像和她作對似的，一些影嚮都沒有。直到天黑下來，她朦朧朧朧想睡去的時候，那痛楚却來了。起先正如那老太婆所說，並不怎樣厲害，但漸漸的越痛越劇烈，好像有兩隻手在裏面把她的肚腸用力絞着，痛得她忍不住直噁了起來。『啊！要命呀！痛死我了！』孫婉仙把兩手緊握着牀柱，彎下腰，嘶聲啼叫着，黃豆大的汗珠從她額上直沁出來。她這時才懊悔不該冒冒失失的把那催生藥喝下去，早知道要受到這樣難以忍受的痛楚，她倒寧願在她父親面前出乖露醜了。

這當兒，下面開始發出一陣驚詫聲，同居的人都在向樓上問着『什麼事？』有許多人並且跑上樓來探望。孫婉仙雖然痛得要命，但她的神智却還清楚，知道這樁事要是一經被旁人發覺，那她的醜名一定到處傳播，以後再也莫想在這社會上做人了，連忙把聲音嚥住，又示意叫那傭婦去把關着的門上了鎖，這才喘息着，一遞一聲發着窒息似的呻吟。

這樣過了約有十分鐘，又是一陣劇烈的陣痛，使孫婉仙幾乎昏厥過去。她緊握着拳，渾身上下冷汗直淋。這一陣陣痛過後，肚子裏却有些鬆動了。她忽然感覺要如廁，不過這時她已痛得連走路的气力都沒有，只好叫那傭婦扶着她，坐上馬桶去。不多一會兒，桶裏發出了「咚」的一響，她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向下崩瀉，四肢百脈一齊收縮了起來，眼面前一陣陣金星亂迸，不禁軟癱在那傭婦懷裏了。

那傭婦却驚喜地向她叫着：

『好了！奶奶，已經下來了，現在不要緊了！』

孫婉仙心上也不禁爲之一喜，便昏昏沉沉的由那傭婦代她拭淨了下身，扶上牀去躺下。可是，不知怎麼的，胎兒已經下來，肚子裏却還一陣陣的絞痛着。她不禁有些驚慌起來，便有氣沒力的問那傭婦道：

『怎麼現在肚子裏還在痛着呢？』

『不要緊！大概是藥力還沒有散，到明天一定可以復原了。』那傭婦輕描淡寫的說。

孫婉仙覺得這話很有理。本來，她所担心的就是肚裏那胎兒。現在胎兒已被打落下來，一天大事都已煙消雲散，痛痛又有什麼要緊呢？並且這痛楚，要是到明天還不止，她難道不能請葉露玲代她找一家醫院治療嗎？這樣盤算着，她的心漸漸寧貼了，便安安靜靜的聽憑這痛楚繼續不斷的磨難着她。

二

這痛楚，竟一直延續到第二天早上，還沒有停止的趨勢。

孫婉仙痛得一夜不會好好合眼，她全身的氣力彷彿都在這一夜裏消失了。好容易捱到天亮，痛勢稍稍減輕了些，她勉強掙扎着想坐起來，不料頭重得宛如泰山一樣，眼裏更像有千萬支繡花針在刺，只好仍舊頹然的倒臥下去，呻吟着喊那傭婦。

『喂！快過來！我昨夜痛了一夜，直到現在還在痛，再這樣痛下去，恐怕我這條命要保不住了！』

那傭婦也慌了手脚，只好一壁安慰着孫婉仙，一壁出門去找她姑婆。孫婉仙躺在牀上，眼望着帳頂，肚裏仍舊一陣陣的在作痛。她現在已不敢再幻想未來美好的夢境了，她只担心着死的恐怖會不會襲擊到她身上來，這是她一想起就要感覺顫慄的，她還是那樣年青，生命的途程還沒有走到一半，能捨得就死嗎？不能！不能！絕對不能！她還得生活下去，還得享一享下半世的幸福。然而死的威脅確實已降臨她身上了，這可怎麼辦呢？她只能盼望着那或許會挽回她生命來的救星。

可是，救星來了，她所得到的依然是失望。那老太婆一看她那模樣，臉上就現出了慌張的神氣，口

裏敷衍地連聲說着『不要緊！』一壁却加緊向她催索起錢來。孫婉仙看她的神色不對，愈加感到生命的危險，便一口咬定非等身體復原後不能付錢，同時又叫傭婦到盤園路去請葉露玲。

那老太婆見孫婉仙要去請人，口氣不禁軟了下來，也不再逼着要錢了，推說她下午再來看她，並且要為她帶一種止痛的藥來，便急急忙忙的走了開去。臨走的時候，又對傭婦附身說了幾句話，說得傭婦的神色也有些慌張起來，隨即她們便一同出外去了。

孫婉仙雖覺得她們那鬼鬼祟祟的模樣有些不對，但肚裏的痛楚却使她沒有氣力去根究她們。她只暗暗的求天保佑，不要這麼快就奪去了她的生命。在這一刻裏，她對生的留戀比不論什麼時候都厲害。然而天却不肯援助她，她剛伸手去揉肚子，又是一陣劇烈的痛楚，痛得她昏絕過去了。

到後還是一個熱情的聲音喚醒了她，她睜開眼來，便看見葉露玲站在她牀前。

『啊！露玲姊！』孫婉仙只叫得這一聲，眼淚忍不住像泉水一樣的噴湧出來。

『到底怎麼會弄到這樣的？』葉露玲看着孫婉仙那萎頓的樣子，不禁喫驚地問了。她雖然非常厭惡孫婉仙，但這時她的心頭却充滿了憐憫，覺得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孫婉仙的過失，而是不良的社會害了她。

孫婉仙紅着臉，啾啾地說不出話來。她將要怎樣對葉露玲說才好呢？平常她和葉露玲相對時，總覺她眼裏含有一種輕視的成分，要是把這種可恥的不道德的事老實告訴了她，不是更要引起她的

輕視嗎？雖然肚子裏痛得一刻都忍受不住，可是受人輕視的痛苦，比肉體上的痛苦還厲害過萬倍呀！
 葉露玲見孫婉仙始終不開口，也有幾分猜測到了，不忍使她過分爲難，便湊在她身邊輕輕地說：「不要瞞我，我都知道了。是不是爲了肚子裏的東西？」

孫婉仙不知道葉露玲在她來投奔她的當天就已窺破了她的祕密，還以爲是那傭婦告訴了她，她的心反安定了。再看葉露玲的神色，毫沒有輕視她的表示，更暗暗起了一種感激的情緒。便勉強忍着羞恥說：

「露玲姊，你既然已經知道，也用不着我多說了。我真不知前世作了什麼孽！今生要受這樣厲害的痛苦！」

葉露玲見孫婉仙說話時不住用手揉着肚子，才恍然她把肚裏的胎打掉了，不禁暗暗有些喫驚，忙不迭的問道：

「什麼痛苦？你難道已經把肚裏的東西打掉了嗎？」

「正是呀！露玲姊還不知道嗎？可憐我已疼痛了一夜了，一直到現在痛還沒停，恐怕我這條性命說不定要斷送在這上面！」

「你怎麼不先和我商量？這是什麼事，豈是輕易動得的？」葉露玲言下頗有埋怨孫婉仙的意思。
孫婉仙不便說她不好意思來找她，並且常常表現在她臉上的厭惡的容色，也使她不敢和她親

近，她只好默默地流着淚。

葉露玲覺得孫婉仙這人又可恨又可憐。她現在已不再記憶過去的事了。在她的心目中，只有一個被萬惡社會作踐了的可憐人；而她，站在人類的立場上，是有援助這可憐人的義務的。她繼續向孫婉仙問道：

「是誰幫你把胎打掉的呢？」

孫婉仙正要開口，突然攢着眉，全身都起了一陣痙攣，好像痛苦到極端的樣子。半晌，才慢慢的平復過來，但似乎還沒氣力說話，只哼唧着把手向那傭婦指了一指，意思是要葉露玲去問她。那傭婦雖站在旁邊，卻沒有聽清她們談些什麼，這時見孫婉仙把手指她，誤會她是把所有過失都推在她身上了，連忙上前分辯道：

「奶奶，這可怪不着我，全是你自己的意思要打胎，我才敢去請我姑婆來的。」

葉露玲不去理她，她只關切地向孫婉仙說：

「痛到現在還不停，只怕很有些危險！我看非到醫院裏去不可了。我有一家相熟的醫院，開設在愛文義路，名叫惠生病院，裏面的產科設備很好，一定有法子使你止痛的。我現在就送你去看好嗎？」

孫婉仙含着兩包眼淚，感激地點點頭。葉露玲便叫那傭婦去喊出差汽車。車來了，又親自扶孫婉仙上車去。孫婉仙從沒有見過葉露玲對她這樣慇懃，不禁反有些疑心自己過去的懷疑她是神經過

敏了。她緊靠在葉露玲身旁坐着，從葉露玲身上傳來的體溫，使她渾忘了肚裏的痛楚。忽然，她想起一件事來，忙向葉露玲說道：

『露玲姊，這次到醫院裏去，請你不要對醫生說我肚痛的原因是爲了打胎，最好說是流產。』

葉露玲暗笑孫婉仙到了這地步還不忘記要面子，心頭厭惡她的情緒又漸漸的起來了，忍不住冷冷的說：

『我是決計不會說出來的，不過那邊的醫生都是產科專家，只怕一診察，就要給他們看破了。』

『那麼還是換一家罷！』孫婉仙着急地說。

『換一家？換到哪裏去？別的醫院我都不認識，並且手段也都沒有這一家高強。這是性命交關的事，能够由得你隨便嗎？』

孫婉仙本來還想託葉露玲代她在醫院裏改一個名字，並把她和魏虛仁的關係瞞掉，但見到她臉上已有了不高興的神氣，便又嚇得把話噤住了。車子也就在這時開到了惠生病院門前。

葉露玲仍舊扶着孫婉仙下了車，徐徐走向掛號室去。掛號室裏坐着一個女護士模樣的人，她似乎和葉露玲熟識，一見面，便笑嘻嘻的說：

『密司葉，多時不來玩了，今天是什麼好風吹來？這位可是貴友嗎？』

『是的，郭小姐，她新近因爲操勞過度，閃動胎氣，昨晚上流產了，一直到現在肚子裏還在作痛，所

以我特地伴她到這里來。想請你們院長診一診，看看有無危險。現在，請郭小姐代她拔一個特別號，再找一間清爽的病房給她居住。」

郭小姐答應着，問清了孫婉仙的姓名，記了下來。隨手從案頭拔了一支號簽，叫另一個女護士過來代替了她的職務，便和葉露玲一同扶掖着孫婉仙，走進裏面去，揀了一間寬敞明朗的頭等病房，把她安置好了，這才回身去請院長。

孫婉仙暗暗佩服葉露玲手腕幹練，作事大方，覺得銀行家的女兒到底和尋常人不同。不過同時她又免擔心這次住院的費用太大了。誰知道這頭等病房要多少錢一天，她的病又要住。天才會好呢？何況打胎的老太婆那裏還欠着一百元錢。恐怕這一場病好下來，她所有的積蓄也要罄去半數了。這使她不禁於肚痛以外，更感到有些心痛。

這當兒，郭小姐已伴着院長進房來了。院長是一個四十多歲精神飽滿的中年人，穿着靛青色嘍嘍西裝，身上帶一種藥水氣味。他一進來，便笑嘻嘻的向葉露玲點頭。葉露玲也帶笑迎上去，把孫婉仙的病情向他說了一遍，又說了幾句費心治療的話，那院長噴噴的道：

「葉司葉太客氣了，貴友的病，我們還有不盡心治療的嗎？只怕我們手術生疏，未必能治得好。」

一壁說，一壁他便叫郭小姐扶孫婉仙到診療室去。葉露玲本來想跟了去的，但一來恐孫婉仙難為情，二來也有些不願見孫婉仙不潔淨的身體，便獨自留在房裏，等候消息。

十分鐘後，院長忽然一個人悄悄的進來了。他帶着副嚴重的面色，走近葉露玲身邊，輕輕的說：

『密司葉，請你不要瞞我，貴友的病是怎樣生起來的？我方才細心診察的結果，斷定這決不是爲了流產的緣故，而是爲了打胎。』

葉露玲知道瞞不住了，只好把孫婉仙瞞着她打胎的情形，老老實實的告訴了院長。最後又說：

『我這位朋友是個要面子的人，她也是一時糊塗，鑄下了大錯，現在懊悔莫及，很怕這樁事一經宣揚開去，要弄得人格破產，名譽掃地，在社會上立腳不住。所以，我看院長最好還是就病治病，不必管到其他罷。』

『不過這是犯法的事，貴友雖然愛惜名譽，那兩個駁唆和幫助打胎的人，一定要依法懲辦一下，不然她們以後更要大胆，受她們害的婦女也一定更多了。爲整個社會的安寧起見，密司葉最好不要姑息她們，趕快去報告捕房的好。』

『院長的話也說得不錯，可是這樣一來，敵友的名譽就保不住了。我想，她們也是些沒智識的人，不懂法律，幹下了犯法的事還不知道，怪可憐的，犯不着和她們計較。只要將來由我出面訓誡她們一頓，不許她們再幹這種營生就是了。』

院長的臉色顯然有些不贊成，但他也拗不過葉露玲，只好歎息了一聲，隨即便正色地說：

『密司葉，既然不願意懲辦她們，也只好由你。不過貴友的病實在非常危險！她的身體本來羸弱，

吃下去的催生藥性質又很猛烈，胎雖然給打了下來，身體內部却摧殘不堪，所以肚子一直在作痛。剛才在診療室裏，又下了一次血，數量很多，一時還無法把牠止住。要是再發炎，那就只好預備後事了。」

「有這樣的厲害嗎？」葉露玲不禁惘然了。她雖然很鄙薄孫婉仙的爲人，但總覺她所受的懲罰太慘了些。

這時，郭小姐和另一位女護士把孫婉仙抬進來了。孫婉仙的臉白得和紙一樣，兩個眼眶深深凹陷了進去，迥不似方才和葉露玲同出來時的光景。她剛從帆布抬架上移到牀上去，下身就又汨汨地下了一灘血，雪白的被單都給染成殷紅色了。葉露玲連忙把兩手掩着臉，背過身去，不敢再看。可是她的耳鼓裏却敏感地聽得孫婉仙在叫她，只好勉強硬着心，回到她身邊來。孫婉仙伸出一隻冷冰冰的枯瘦的手，握住了葉露玲的手臂，有氣沒力的斷斷續續地說：

「露玲姊，我現在託……你一件事。我的病不知……哪一天才會好，請你到我那邊去，把鎖在桌上……抽斗裏的銀行存摺取出來，代我放好。鑰匙……在枕頭底下。還有，我父親來時，請你瞞……着他，千萬不要告訴他……我肚裏有胎的事。」

葉露玲見孫婉仙的樣子已經去死不遠了，對於生却還這樣執着，不禁一陣傷心，眼淚很快的落下了兩顆。她再也不忍在這里留下去了，便安慰了孫婉仙幾句，又託院長盡力治療，逃出似的走出病院門來。

門外面，剛坐來的出差汽車還停在那里，葉露玲猛記起她還沒有回頭牠。但這時她也不想回頭牠了，便坐上車，吩咐車夫把車開到愚園路去。

車輪很快的在路上轉動着，外面依然是明朗的世界，熱鬧的人羣，一切都和從前沒有兩樣，但葉露玲却已喪失了生的興趣，她的眼前始終閃現着孫婉仙躺在血泊裏斷續地說話的慘象，而深深感到這專門製造罪惡的社會的可恨。她機械地聽憑車子把她送到門前，付清了車價，走進門裏去。門裏汽車還沒有開出，她父親的起居室裏仍舊有一縷縷的雪茄煙飄出來，這倒很有些出於她意外，她不禁跑過去探望了。

葉常青正在他起居室裏批閱文件，看見他女兒進來，便放下筆，慈愛地笑着向她說：

「露玲，你剛從孫婉仙那里來嗎？她有什麼事，這麼早就來叫你。」

「啊！真慘！」葉露玲忍不住失聲叫出來了，隨即便把孫婉仙喘着人打胎，和她現在在病院裏瀕危的情形，告訴了葉常青，聽得葉常青的心冷下了半截。他本來私自蓄着一個念頭，想把孫婉仙收作下陳，實行人棄我取的計劃的，這時却被這意外的變故把他的一團熱心打得煙消火滅了，他歎息地說：

「可憐！可憐！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葉露玲想起她父親平素的行爲，覺得他並不是真心可憐孫婉仙，而是惋惜他自己失去了個追求的對象。誰知道，他自己不也就是個罪惡的製造者呢！她現在不但憎恨這萬惡的社會，甚至不自禁的有些憎恨起她父親來。她憤憤的在桌上碰了一拳，說：

「都市越文明，罪惡也越多。這樣的生活，我真一刻也過不下去了！倘若我有力量的話，我一定要毀滅盡這世上所有醜惡的人類！」

葉常青却並不理會她，他萬靈的腦子裏這時的念頭正如風一樣的飄忽。他從孫婉仙身上，很快的聯想到同一佔據他心頭位置的錢柏良的女兒蓮芳，又從蓮芳身上，聯想到錢柏良也在做公債，覺得很可以利用他一下。雖然估量他未必會大做，不過至少也可藉着他挽回一部份人心；要是存心使他做冤桶，示意叫他去做和自己的路子完全相反的空頭，再在市場裏放送一些穩定人心的好消息，不到交割期就第一個叫他「補空」，一定有許多人跟着他「買回」，這樣，自己這多頭就穩穩可以獲利了。他愈想愈得意，恨不得立刻就跑到錢柏良那里去，叫他來鑽他的圈套。同時，他也很想去看看紗廠的營業近來有無起色。於是，便把桌上的文件收入公事包裏，提着立起身來。一回頭，却見葉露玲依舊帶着餘怒立在桌旁，不禁失笑了。連忙安慰她道：

「露玲，這是別人的事，你也用不着多放在心上，只要你自己的生活滿意就是了。」

「滿意？那里來的滿意？我現在才知道，當許多人都還生活在苦難中的時候，我個人絕對不能得

到滿意的生活！

葉常青知道他女兒腦筋的構造和他不同，有時思想會激烈到極點，然而也不過是孩子氣的充分暴露而已。這時候，最好的對付方法還是不受理她。所以，他便不再說話，很快的坐進有保鏢夾護的自備汽車，叫車夫開向楊樹浦去。

車子在阜盛紗廠門前停了下來，葉常青挾着公事包，昂然的走將進去。廠裏高級的辦事人員差不多都認識他，見他進來，一齊很恭敬的起身招呼。葉常青隨意點了幾個頭，便走向經理室去。剛走到門前，就聽得錢柏良那蒼老的聲音，在裏面對一個人說：

「廠裏貨攔得這麼多，可怎麼辦呢？目前我們決不能再出貨了。可是不出貨，又用什麼話來搪塞葉常青？」

葉常青連忙縮住脚步，可是已經來不及，那和錢柏良談話的一個年青人，已在向他打招呼了。葉常青認識他是錢柏良的心腹易志漁，再看錢柏良時，正慌慌張張的把手裏的賬簿向桌上抽斗裏亂塞，一壁滿面陪笑的沒口子嚷着「失迎！」葉常青更不怠慢，大踏步跨進室去，一把奪過錢柏良手裏的賬簿來看。他的頭腦是在數目字中間翻滾慣了的，只略略把那賬簿翻閱了兩三頁，就看出了整個紗廠前途的危機，忍不住勃然變色的質問錢柏良道：

「錢柏翁到底是什麼居心？廠裏貨銷不出，却把我瞞得鐵桶似的，仍舊日夜兩班開工，難道嫌我

手裏流通的資金太多，要一齊把來變做擱着不動的貨物嗎？」

『這個，兄弟那里敢！』錢柏良嚇得險如土色。『兄弟本來早就想報告葉常翁的，不過一來恐葉常翁要怪兄弟經營不得法，二來還希望交秋營業或者會有轉機，所以一直沒有報告。不料營業始終沒有起色，廠裏的貨越擱越多，眼見得一時不會有景氣的時候了，正在這里思量着想來報告葉常翁，恰好葉常翁已經先光臨到廠裏來。』

葉常青明知錢柏良是在那里撒謊，但他也不願揭破他，他只搖搖頭說：

『想不到紗布的銷路會這樣壞，現在只好停工了，我也不願再緩辦下去，從下一個月起，仍舊請錢柏翁自己經營罷。』

錢柏良渾身都哆嗦了一下，看着葉常青臉上嚴峻的樣子，知道他已下了決心，便也故意裝出冷淡的神氣說：

『葉常翁既然不願意再辦，兄弟更沒有這個力量辦下去，只好聽憑牠停工了。不過停工後，工人們說不定又要鬧什麼風潮，兄弟才力薄弱，只恐不能應付，還得請葉常翁斟酌。』

葉常青忍不住冷笑了一聲，他經歷的事故也不少了，錢柏良這一些小小的機詐那裏看在他眼裏。他暗恨從前竟沒有看出錢柏良會是這樣顛賴的人，不過他也不願意和他破臉，因為他還得利用他。他只一言不發的回身向外走去。

錢柏良惴惴不安的跟在後面，他揣測不出葉常青的意旨所在，只覺得這是個手腕厲害的人物。忽然，他想起他們一家快要粉碎在經濟恐慌的鐵腕下了，心裏一急，鼻尖止不住有些酸楚起來。葉常青雖在前面走着，但對錢柏良的神情舉止却早已一目了然，彷彿有意要顯一些擒縱的手段的，他硬可裏笑嘻嘻的回頭向錢柏良說：

「錢柏翁也常常喜歡做公債嗎？」

錢柏良冷不防葉常青會有這一問，而且態度變得和氣非常，一時反不知怎樣回答才好。不過這一問却問在他心上，他正恨沒有機緣探出葉常青做公債的路子，時局消息又不靈通，一些勝利的把握都沒有。難得現在葉常青自己向他提起來，不啻給了他一個機會，他心頭的惴惴不安不禁變成一團喜氣了，連忙期期艾艾的答道：

「哪……哪裏配說做，不過小……小玩玩罷了！」

「可會勝利過沒有？」

「上月搶了回帽子，總算得到一些小小的進益，這個月却沒有什麼把握，只好胡亂做做空頭。現在交割期已快到了，形勢却還迷離惘惘的，沒有什麼大漲落，大概雖不會贏，也輸不了多少。」

「空頭！」葉常青咬着嘴唇皮，竭力忍住笑說：「那個也不錯！現在的時局本來說不定的，只要有空風吹草動，市價就可以大跌特跌，我看還是做空頭的危險性比較少些。」

錢柏良暗暗高興，他到底把葉常青做公債的路子探出來了。可不是，他也在做清空頭。這正是他發財的機會到了，才會鬼使神差的由葉常青自己口裏說出來。放着這樣一個大戶做靠山，下月不妨大做牠一做，獲利一定可操左券。他覺得，他的命運畢竟不壞，縱使紗廠停辦，但有着這做公債的一條路，生活是還不用愁的。不過要使這靠山永久不倒，自己做公債的路子永久不致走錯，却非借助於他女兒的力量不可。於是，他便用話來籠絡葉常青說：

「葉常翁現在預備到哪里去？要是沒有什麼事，不妨到舍下去坐坐。」

葉常青也正想去和蘊芳親近，便毫不遲疑的答應了。兩個人，就從阜盛紗廠門前，走向錢柏良家裏去。

錢柏良這次具着深心，他特地把葉常青請進僻靜的西書房去坐，自己託故走開了，却叫他女兒出來送茶。葉常青也知道錢柏良的用意，心裏暗暗歡喜他知趣。看着蘊芳送茶到他面前來，那兩條豐腴的手臂，就像雪藕一樣，不禁心頭怪癢的，便趁起身接茶的當兒，撥着她坐在他身旁，順手在她手腕上摸了一下。

蘊芳早就知道她父親想把她送給葉常青，她起初還有些擔心，恐怕葉常青的年紀已經很老，直到那一夜家裏請客，她父親叫她出來敬酒，看見葉常青的模樣和年青人差不多，而且又是使人羨慕的擁有無量財產的銀行家，心裏早已千肯萬肯。這時見葉常青有心來撩撥她，便也像許多沒有靈魂

的女性一樣，向他飛了個媚眼，接着便和他款款軟語起來，他們雖還不過是第二次相見，但模樣兒却彷彿已是老相識似的。

兩個人，正扭股糖兒般感到分離不開的時候，窗外忽然閃過一個人影，隨即又是一陣很清脆的笑聲。蘊芳臉上一紅，連忙推開葉常青，立起身來，厲聲向外喝問道：

「誰在那里？」

「小姐是我！」一個年青的丫頭從房外閃現了出來，竭力閉着嘴，臉上却充滿了笑意。

「珠鳳，你的賤骨頭又在作癢了！回頭告訴大少奶奶，看她不撕掉你一層皮！」

葉常青看那丫頭姿色雖及不上蘊芳，却很嬌憨可愛，忍不住向蘊芳問道：

「她是誰？」

「她是我大嫂房裏的丫頭珠鳳，我爹很歡喜她的。」

「你爹歡喜她嗎？哈！我却歡喜你！」葉常青說着，又帶笑在蘊芳腰上捏了一把。

這一捏，恰巧捏着了蘊芳身上的癢處。蘊芳突地格格一陣笑，全身仆進葉常青懷裏來了。葉常青趁勢摟住了她，他這時動情到了極點，也不顧珠鳳還站在門外，便俯下頭去，在蘊芳頰上吻了一下，又輕輕湊在她耳邊說道：

「我們一同到外面去吃飯好嗎？」

蘊芳點點頭，她驕傲地感覺着她已把葉常青的心完全捉住了，便支撐着坐起來說：

「就我們兩個人去嗎？要不要和我爸同去？」

葉常青雖很不願錢柏良夾在中間礙眼，但他和蘊芳總共才不過見了兩面，就屏除了她父親，和她一同出去，未免太不成話。便勉強向蘊芳點了個頭。蘊芳連忙對站在門外的珠鳳說：

「珠鳳，你快去請老爺來，說葉老爺要請他和我一同到外面去吃飯。」

珠鳳笑着跑進去了。不多一會，錢柏良便滿面堆歡的走進書房來。他早從珠鳳口裏，得知了葉常青和蘊芳兩人間的情形，心裏充滿了得意，面子上却還抱歉地說：

「葉常翁，失陪了！對不起得很！」

蘊芳看見她父親出來，便跳跳蹦蹦的迎上去，把葉常青要請他們吃飯的話說了一遍。錢柏良假意呵斥着她，一壁却拱手對葉常青說：

「怎麼還要葉常翁費心！」

葉常青也懶得和錢柏良多話，只笑一笑，便當先引着他們出去。三個人，一同在阜盛紗廠門前上了車。葉常青和蘊芳緊挨着坐在車廂裏，錢柏良却抵死也不肯和他們坐一起，自願挨到汽車夫阿金身邊坐了，兩隻眼只是望着前面，再也不向後回顧一下。葉常青正願他如此，便恣意地和蘊芳在車廂裏調笑。車子載着他們的身體在路中心疾駛，剛駛到外白渡橋要轉彎的時候，却被橋上絡繹不斷的

車輛阻塞住了。這一停頓的時間非常久，使得全心神都沉醉在溫柔帶盞裏的葉常青，也不禁有些詫異起來。他正待問車夫爲什麼還不開，猛可裏，一個報販跑過了車旁，帶着緊張的神氣喊：

『兩個銅板——阿要看到××騎兵隊打圍北。』

葉常青心頭下的一跳，暗想：難道方鎮鴻的預言果然應驗了嗎？他有些不相信他的聽覺，可是事實明明擺在他眼前，報販手裏印着紅字的特別快報，外白渡橋上逃難的車輛，和路上行人三個一堆五個一簇交頭接耳談虎色變的模樣，宛然又是一二八事變初起時的情景。這一個晴天霹靂把正當與會淋漓的他完全驚得呆了，他開始意識到本身事業的危險性。雖然公債是否已經下落，下落的數目多少尙不可知，但他是做公債的大戶，總不免要有幾萬幾十萬的進出。這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在這經濟恐慌非常厲害的時候，他維持他的事業已經感到百孔千瘡，左支右絀，那裏還經得起這突如其來的驚濤駭浪？他暗暗希望這是謠言，並且希望這謠言不要吹進公債市場裏去，然而錢柏良却已回過頭來，豎着大拇指得意地向他說了。

『葉常翁的見識畢竟不凡！真想不到快到交割期的時候，還會出這樣的大事。這一來，公債市價必跌無疑。早知道這樣，我倒懊悔從前不多拋一些了。葉常翁大概着實賺進幾十萬了罷？』

葉常青又氣又恨，他覺得錢柏良的話句句都非常刺心。可是他又能說什麼呢？他假意說做空頭原是預備捉弄錢柏良的，誰知時局突變，反而變成錢柏良擲槍他的資料了。他只好咬着牙，恨恨的在

蕙芳赤裸的大腿上撐了一把，算是補償他的損失。

蕙芳被葉常青撐得嚶嚶一聲，叫了起來，她不知道葉常青這時的心境，還以為他是在和她調情，便柔媚地把一條腕曲枕在他肩上說：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葉常青心頭的一團倚紅偎翠的熱情，早被無情的罡風吹到爪哇國去了。他這時正心心念念的盤算着怎樣彌縫這意外的損失，那里還有工夫來理會蕙芳。他只對錢柏良說：

「錢柏翁，真不湊巧！出了這樣的大事！我現在心裏亂得很，急於要到銀行裏去應付一切，只好請你先幫同令媛回去，改日有空，再來奉請了。」

錢柏良也急於想到證券交易所裏去「補空」，聽了葉常青這樣說，更不怠慢，連忙來同蕙芳下車。蕙芳撇着嘴，眼圈紅紅的，快要哭出來了。葉常青也不理她，看着她很悵喪的走下車去，車子重新開動起來，便一心一意的來計算他銀行裏的損益。

四

車子就在他這計算中，開到了大方銀行門口。葉常青一下車，就來不及的闖進他行裏的辦公室去，氣吁吁的擱下了手裏的公事包，拿起檯上的電話筒來，撥着證券交易所的號碼，打電話給魏亭藻。可是，不巧得很！電話筒裏一些聲音都沒有。葉常青勉強耐着心，重新把號碼撥了一遍，仍舊沒有

絲毫聲息。魏亭藻正在那里和別人通話。

葉常青氣得重重的拋下手裏的電話筒，倒身在辦公檯前的轉椅裏，只是喘氣，秋天的陽光從玻璃窗裏射進來，照在他臉上，臉色蒼白得可怕。他這時心裏煩亂到了極點，面前的一切東西看來都覺有些不順眼，恨不得一齊把來毀滅了才快活。他正擡過面前的一方水晶鎮紙來，想拋下地去，檯上的電話鈴却忽然響起來了。接過電話筒來聽時，正是魏亭藻打來的。

魏亭藻恰如他所預期的那樣，一開頭，就報告了他一個惡消息。

『經理，不好了！公債大跌！』

『跌下了多少？』葉常青急急地問，他隱約聽得出他自己心跳的聲音。

『關稅鹽稅跌停板，裁兵小四元，編遣小五元半。』

葉常青心裏一急，一陣熱血往上沖，眼面前都有些昏花模糊起來。這一個打擊真使他受創得厲害，他正是關鹽兩種庫券的大量收買者，就是編遣裁兵也買得不少。眼看着四個星期平平安安的度過，交割期已經近在眼前，正在那里計劃掉期，誰知突然會發生這樣的大變故，使他想補救都來不及。這一番損失至少有幾十萬，差不多把他銀行的基礎全部牽動了。他彷彿從萬丈高樓失腳跌下了平地一樣，再也爬不起來。不過這正是千鈞一髮的關頭，要是不趕快應付，說不定市價還要下跌，損失更大。他只好勉強鎮定着，向魏亭藻問：

「怎麼會跌得這樣多？」

「一來因為場中謠言很盛，二來金融界和北幫大拋特拋，人心看低，所以才會這樣一瀉千里。」葉常青暗暗捺了捺牙齒，他知道魏亭藻口裏的金融界雖只是泛指，但其中隱隱有個方鎮鴻在，說不定這完全是他的陰謀，實行有組織的集團賣出，有心要使他栽一個大大的筋斗。他暗暗懊悔自己平素太疏忽了些，怎麼放着一個大敵在面前，一些都不知道抵禦防備，仍舊和沒事人一樣，幹着倚紅偎翠的勾當。如今這一交可真跌得不小！眼見得交割期已近在眼前，這一番損失差不多成了定局，連補救都無從補救了。不過他仍不肯灰心，他繼續向魏亭藻問道：

「可還有什麼挽回的方法嗎？」

「沒有！絕對沒有！要是日子充裕一些呢，還可以慢慢設法。現在交割期都快到了，突然遭到了這樣大風波，只有跌，沒有漲，有什麼方法？」

「那麼，你就給我轉賣了結罷！」葉常青下了極大的決心，說完這一句，便把電話筒使勁一拋，負着手，在室內來回亂踱起來，心裏只是委決不下，不知該怎樣彌補這偌大的虧空。行裏的現金準備是並不充足的，全靠公債股票來做挹注，現在公債上突然虧空了這許多，資產和負債之間顯出了極大的不平衡，縱使把從前用行裏的純益買收下來的幾家工廠全部列入資產項下去，還覺不敷得多，何況這些資產又都是毫無生利把握的呢！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平安度過九底，以後再設法把手裏的

幾家工廠賣掉，慢慢的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做去，彌補虧空。

可是，就在這當兒，行裏的協理吳君藩，忽然滿頭油汗的跑進來，慌慌張張的向他說：

「經理，不知是那一個在外面造謠言，說我們的銀行還不了九底，現在存戶都在外面擠提存款，行裏現金準備又不充足，可怎麼辦？」

葉常青只喊得一聲「啊！」身子晃蕩蕩的，幾乎跌下地去。他萬想不到方鎮鴻使他於公債上栽了個大筋斗之不足，還要趕盡殺絕的來這一着厲害的殺手棋。現在他可說是一敗塗地了他止不住悠然的吐了口長氣，一抬頭，看見吳君藩還呆立在他面前，却又不甘示弱，便虛張聲勢的大聲說：

「好！不用愁！我自有法子對付！」

吳君藩半信半疑的退出去了。葉常青見他已經出門，連忙把門關上，下了鎖，回身打開保管箱，把箱裏藏着的鈔票一紮紮的向公事包裏亂塞。塞好了，又打一個電話到大來輪船公司，用英語探詢船期，知道當天午後，麥金蘭總統號要開往香港，便不再怠慢，連忙挾着公事包，大踏步的出門去。從門前經過時，看見銅欄外黑壓壓的滿是擠提存款的羣衆，不禁有些胆寒，同時更咬牙切齒的暗恨方鎮鴻。情知銀行的前途已不可收拾，只好發一個狠，坐進車去，連聲催促車夫說：

「趕快開回去！快快！」

車子果然風馳電掣的開行起來，不多一會，便把葉常青送到了家。葉常青一下車，就四處喊着葉

露玲說：

「露玲，在那里趕快出來收拾收拾，和我一同到香港去。」

葉露玲正坐在餐廳裏看信，聽到她父親呼喊，連忙跑出來。看見葉常青那樣子，不禁詫異地問了：

「爸，發生了什麼事？怎麼這樣慌慌張張的？」

葉常青急得連連頓着腳說：

「現在是什麼時候，還容得你慢條斯理地說話嗎？老實告訴你，我上了方鎮鴻的暗算。如今事業已弄得一敗塗地，破產就在眼前，你快去收拾，好在午後一同上船。」

葉露玲呆了一呆，她再也想不到會有這種大變故，而且又發生得這樣快捷。她本來早就厭倦了這膏粱文縷的生活，破產與否在她都無所謂，不過她這時却無論如何不能離開上海。第一，孫婉仙在病院裏存亡未卜，她不能不去照料。第二，偌大一座屋子，裏面的一應事務，也非一時三刻所能料理完竣。還有，她剛接到一封信，是郁女士從北平寄來的，說她已經北上，主持紅十字會救護隊，又說華北風雲日急，不久就要發生戰事，在這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候，誰都應該貢獻自己的生命。勸她不要再苟安於小姐生活，趕快北上，和她在一起工作。這封信，正暗合她的願望，她全身的熱血都被喚起來了，這時正雄心勃勃的想去過那從未嘗試過的新生活，那里還肯再跟着她父親到香港去，無聲無臭的做小姐。她不自覺的把頭搖得波浪鼓似的說：

「爸，我不能去！這不是我的願望，並且我一時也實在不能離開這裏。」

葉常青也覺得這屋子裏所有的一切，不是馬上可以料理竣事，只好對葉露玲說：

「你要留在這裏也可以，不過銀行如若倒閉，這座洋房也不再是我們的了，你務必在今明兩天

內把屋裏的細軟收拾起來，再把所有傭僕一律解雇。我現在先匯錢到香港去，你下午兩點鐘可到船上來送我，我還有話和你說。記着，我坐的船是麥金蘭總統號，在黃浦第七號碼頭。

葉露玲見她父親說完話，便又忽忽的坐進車，「嗚——」的一聲開走了，不禁在客廳前呆立了好半晌，心裏也辨不出是什麼一種滋味。這真是她生平從未經歷過的煩劇的一天，所有殘棋全要她一個人來收拾。然而也無形的給了她一個機會，使她能够脫離樊籠，從新做人，把生命去從事有意味的冒險。她勉強定下心，把事情處理的先後在心裏畫了個輪廓，恰好蔡媽來叫她吃飯，便回身走到餐廳裏去。不過因為心上有事，便也不能像往常一樣放胆加餐。胡亂吃了一些，就放下碗，重新走進客廳。正想上樓去寫一封信回覆郁女士，忽然，一個人從外面跌跌撞撞的奔進來，帶着歡喜的聲音激動地說：

「露玲，我的願望完全實現了，今天就要跟青年自動抗×團動身北上，特來向你告別。」

葉露玲一聽那人的聲音，就知道他是杜季真，再看他臉上，正像寶石一樣閃着燦爛的光輝，不禁有些羨慕。連忙問道：

「怎麼去得這樣快？你的家庭也肯護你去嗎？」

『家庭！家庭算得什麼？』杜季真憤憤的擲着拳說：『家庭不過是個囚籠，是個想利用你吸盡你血液的吸血鬼罷了！我現在已經下了決心，不要說一個家庭，就是十個家庭也挽不住我。』

葉露玲不由得噉了一聲『好！』隨即便把郁女士的信取出來，給杜季真看。杜季真興奮地看完了，便眉飛色舞的問道：

『你到底打算怎樣回覆她呢？去還是不去？』

『當然是要去的，我也和你一樣，已經下了決心了。』葉露玲堅決地說。

『你家庭的意思怎樣？我看恐怕不見得會這樣容易吧？』杜季真雖覺得葉露玲的熱情很有使她去從事這種冒險生活的可能，但想到做着她絆腳石的環境和身分，總覺得她這不免有些是羅曼蒂克的空想。

葉露玲笑了，她知道杜季真對於她家庭中最近發生的大變故還很茫然，並不知道她已從使人羨慕的地位降落到和普通人一樣了。便把她父親受了時局影響，營業失敗，要攜着她遠道香港的話說了一遍，又得意地補充着說：

『這正給了我一個機會，使我從此可以擺脫家庭的束縛了。香港我是決定不去的。』

杜季真似乎很覺得意外，他呆了好半晌，才搖搖頭說：

『近來的時局雖然緊張，不過我相信上海決不會再有什麼事，除非×軍忘記了他上次從滬戰

中所得的教訓。想不到你們老伯竟會犧牲在這上面，這真太冤枉了！

『不管他冤枉不冤枉，總之，這在我是很幸福的事，此後我可以自由自在，隨我的意思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杜季真也覺得葉露玲失去了身外的一切倒很有益，至少可以不致再去過從前那種無聊的小姐生活，便笑了笑說：

『你能够這樣下決心，那是最好不過的事。我現在還要回去料理，大概四點鐘左右動身，你可能到車站上來送我一送嗎？』

葉露玲有些躊躇，因為她今天比不論什麼時候都要忙，實在不知道能不能抽出時間來送杜季真。杜季真也看出了她爲難的樣子，便笑着說：

『你要是沒有工夫，便不送也不要緊，我們將來有機會在口口再見罷。』

『那麼，我祝你成功！』葉露玲熱情地握了握杜季真的手說。

『我也祝你成功！』杜季真說着，便和來時一樣，帶着光輝的笑臉跑了。

這裏葉露玲開始上樓去，寫覆信給郁女士。因着杜季真這一來，她的神經非常興奮，所以信裏預備北上的意思也寫得很是堅決。剛把信寫好，樓外面就接連響起了幾下汽車喇叭聲，知道汽車已經回來了，連忙帶着信下樓去。果然，車子已停在客廳前的石級下，汽車夫阿金從車窗裏探頭向她說：

『小姐，老爺叫我來接你，要你趕快到碼頭上去。』

葉露玲不說什麼，機械地坐進車去。看着車子開上了靜安寺路，一直線的向前飛馳，將近要開到卡德路口的時候，她忽然想起，孫婉仙現在在病院裏不知怎樣了。好在時候還早，並且預料見了她父親也未必有多少話說，不如先去看看孫婉仙，倘若她的病勢沒有轉機，也得趁早爲她預備後事。於是，她便喊着車夫說：

『阿金，不要再向前開了。給我轉彎，我要到愛文義路去。』

五

車子掉了一個頭，從卡德路轉上愛文義路。葉露玲指點着車夫在惠生病院門前停了下來，她的心卜卜的跳躍着，眼前恍惚又現出了孫婉仙臥在血泊裏說話的慘象，連忙開了車門，大踏步走進病院去。從掛號處門前經過時，忽聽得裏面的女護士郭小姐喊她說：

『密司葉，來得正好，我們剛想打電話到你那邊去哩。貴友的病勢起了變化，現在已經不中用了，你快去看她，過一會怕要送進太平間裏去。』

葉露玲不敢怠慢，忙不迭的撲奔孫婉仙所住的那病房。剛走到房門口，勞面恰好遇見了從房裏出來的院長。院長似乎沒有看見她，只是不住歎息着說：

『可憐！可憐！又是一個打胎的犧牲者！』

葉露玲也來不及向他詢問，一脚踏跨進房去。只見孫婉仙仍和初來時那樣，橫臥在牀上，不過神色却變了，額角上綴滿了汗珠，瘦削的雙頰發着胭脂一樣的紅光，眼珠失神地呆呆注視着天花板，胸口一起一伏的只是喘氣。葉露玲想不到孫婉仙的病勢會變得這樣快，不禁有些惘然，勉強俯下身去，叫了她一聲。孫婉仙收回眼光來，望了望葉露玲，兩顆灰白的淚珠很快的滾下了她凹陷的眼眶，她顫巍巍的伸出一隻手來，想去握葉露玲的手臂，但只伸到半途，便無力地垂下來了，嘴裏含糊不清地說：

「露玲姊……我……我完了！我本來想把……把……這事瞞着的，現在……人都快死了，我還瞞……瞞什麼？要是我……我父親找了來，你……你就老老實實的都……都……告訴了他罷！」

葉露玲鼻子一酸，一陣遏抑不住的悲愴的情緒使得她的眼淚也忍不住落下來了。她勉強安慰孫婉仙說：

「你放心，好好地靜養，病自然會好起來的。」

孫婉仙搖搖頭，喉嚨裏咯咯的響着，像有什麼東西阻止她說話似的，過了好半晌，才掙出兩句說：

「我……我錯了，我要到……到婉霞那里去。」

這時，在房裏伺候的兩個女護士，一同撥着張拾架進來了。其中的一個悄悄向葉露玲說：

「不中用了，院長吩咐我們把她抬到太平間裏去。」

這聲音雖然輕微，但孫婉仙似乎已經完全聽清楚。突然，她不知從那里添來了一股力氣，爬起半

個身子，舞動着兩條臂膊，連哭帶噉的說：

「我……我不要死！我……我還要活呀！」

可是那兩個女護士却不顧她的哭嚷，硬生生的把她納進抬架裏，抬着向太平間走了。

剩下葉露玲獨自留在房裏，對着充滿了藥水氣息的空牀發怔了許久，才也一步懶一步的走向院長室去。她這時的心理很難用言語形容出來，孫婉仙臨死的掙扎給了她深刻的感動，但她卻並沒有悲哀，也沒有憐憫，她只覺得整個舊社會正在她身邊奏着喪鐘。雖然孫婉仙那「我不要死！我還要活呀！」的哀呼還在她耳膜上邊漾着，然而還有什麼用呢？死的無法挽回，正如舊社會的無法挽回必然要淪落的命運一樣。

她輕輕推開院長室的門，院長正在室內監視着女護士們把診療器械消毒，一回頭，看見了她，連忙歉仄地笑着迎上來說：

「對不起得很，貴友的病竟無法挽回，實在有負委託。不過那幫助和教唆打胎的人真正可殺，她簡直把人命當兒戲，密司葉現在親眼看見了貴友慘死的模樣，大概該不致再姑息她們了罷！」

葉露玲無暇和院長談這些題外的閒文，她疾忙把他拉過一邊，一本正經的向他說：

「院長，我現在要託你一件事，我這位朋友的身世實在非常可憐，她在上海連一個親人都沒有，不過私蓄却有六七百元錢。我是她的朋友，本來應該代她料理後事的，不過舍間新近出了一些事故，

今明兩天內恐不會有空，所以想費院長的心，就院裏派一個人代她去採辦衣衾棺槨，再在公墓裏擇一塊地，把她安葬，所有一應費用和住院醫藥費，統由我從她的私蓄裏撥，不知院長可能應允嗎？」

「這個，既然是密司葉露玲委託，我們當得效勞。」院長顯然有些却不過葉露玲的情形，只好勉強答應着說。

「那麼，多謝了！回頭我就叫人送錢過來。」葉露玲說着，忽然想起她父親的事業已經失敗，銀行說不定就要倒閉，倘若一倒閉，孫婉仙的存款便不免要落空。於是，不敢再就擱，急忙向院長告辭，出了病院的門，坐進車裏去，叫阿金把車開往大西路。

可是阿金却回過頭來說了。

「小姐，還是先到船上去罷，老爺恐怕已經等得心焦了，別的地方回頭還可以去的。」

葉露玲覺得這話也不錯，好在她到了船上，問她父親要錢也是一樣的，這一個存摺正不妨由牠去作廢。於是，她便點點頭，說了聲「也好！」

車子就又繼續了原來的行程，從靜安寺路一直線的向前飛馳，穿過了跑馬廳，拋球壘，南京路，直開到外灘第七號碼頭，停將下來。葉露玲下了車，循着岸旁的懸梯走上了船，估量她父親一定在大棗間內，便走到上面一層去尋。誰知大棗間內滿是外國人，中國人只有不多幾個，毫沒有她父親的影子，不禁暗暗有些詫異。正想下去詢問船上的茶房，忽然從她身旁發出了一聲低沉而又抑壓的呼聲：

『露玲』

葉露玲連忙定睛看時，只見她父親正坐在角隅裏，把一張當天的大陸報遮住了臉。他身上已經化了裝，穿着件藍色紡綢長衫，戴了副墨晶眼鏡。一頂呢帽緊緊壓在眉簷邊，臉色好像突然蒼老了許多。她從沒有見她氣概昂藏的父親裝成這種怪相，不禁笑着跑到他面前去說：

『爸，你怎麼變成這樣了？』

葉常青很快的作了個手勢，示意叫她噤聲，一壁放下報紙向她問道：

『露玲，你怎麼到這時候才來？』

『我剛去送了孫婉仙的終』葉露玲淡然地說。

『怎麼已經死了嗎？可憐！可憐！』葉常青言下充滿了惋惜的神氣。

葉露玲却並不把她父親的憐惜當一會事，她只直截了當的說：

『我現在已把料理她後事的手續都託給醫院裏了，不過她存在我們銀行裏的那筆款子却還沒有拿出來。我想銀行已經出事，就使去拿也未必會拿到，不如請爸就便給了我罷。』

『好的，你跟我來。』葉常青說着，便站起身，引葉露玲到他住的房箱裏去，從鼓起得很高的公事包裏取出厚厚的一大疊鈔票，也不點數目，就勢塞在葉露玲手裏，又向她問道：『家裏的事可會理清楚了嗎？』

「啊！那可還沒有起頭呢！」葉露玲嬌憨地笑着說：「誰想到會有這許多事堆到我身上來，今天真忙得我連氣都透不過來了。好在這也不難辦，只要把屋裏的細軟東西收拾收拾，再把用人回頭，不就完了嗎？」

葉常青把公事包藏在枕套下，回身拉着葉露玲在牀沿上坐下來道：

「我所担心的倒不是家裏的事，只怕銀行一倒閉，在我還沒有到香港以前，我們的洋房就要給債權團扣押，那時我們的音信不是要斷絕了嗎？所以我急於要招你來，和你說明一句。我到香港大概住在皇家旅館，你這一邊要是有什麼變動，可趕快打一個電報過來，我到港後也不管你還在家不在，立刻就打電報給你。」

葉露玲回過頭去，笑了一笑。她心裏顯然已經拿定了主意，面子上却還掩飾着說：

「我看這可以不必了，難道我們兩人真會從此不再見面嗎？」

葉常青急得連連扯着葉露玲的袖口說：

「露玲，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這是多麼要緊的事，虧你會看得這樣稀鬆平淡。」

葉露玲正要開口，突然船上的回聲很宏亮的響了起來，艙外起了一陣紛擾，許多送行的人紛紛走下船去，便也不暇答覆，起身出艙。葉常青却很焦急的在她肩上拍了一掌，又鄭重叮囑她說：

「記着，露玲，不要忘記。」

葉露玲一蹙不響的走下船去，看看船上的水手把懸梯收了起來，船慢慢的離岸了，才笑着高聲對靠在船欄上的她父親說道：

「爸，你到香港後可以不必打電報來。我要到北方去，不到南方來了。」

說着，她也不等葉常青回答，便猿猴一樣矯捷地一溜烟鑽進了汽車，倒在車墊上，還兀自悠悠的笑着。直到坐在前面的汽車夫阿金被她笑得詫異起來，回頭問她預備開到那里去時，她才止住了笑聲，低頭思索着。現在，擺在她眼前的似乎只有回家一條路了，但由生活所養成的疏懶習慣却使她很有些怕回去整理家務。她的眼光無意間向腕上的手錶溜了一下，錶上的時間離三點還差五分，她忽然想起杜季真臨行時會盼望她去送他一送，這倒是一個機會。於是，她便叫阿金開車到北站去。

車子開到了瘡痕滿目的閘北，停在因陋就簡地建立起來的殘破的車站前面。這天車站裏的乘客非常擁擠，大都是受了謠言的影響，恐怕發生第二次戰事，逃難到別處去的，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了驚惶的神氣。葉露玲在人堆裏穿身出穿進了好幾次，始終找不到杜季真。起初以為他還沒有來，只好耐心地等待着，後來忽然想起他決不是一個人動身北上的，一定在大隊裏面，此刻也許已在月台上了，便買了張月台票，到月台上去尋。果然，在一面白布大旗下，給她發現了一羣服裝臃腫精神飽滿的青年，杜季真也雜在裏面，不過這時他的面前却有一隻年過半百的老人在向他苦苦挽留，抗住了他衣袖不放。葉露玲估量他們大概是杜季真的父母，便暫不走近前去，看杜季真怎樣應付。只見杜季

真正緊決地咬着牙，扯脫他父親的手，他父親蒼老的臉上全現出紅光來，痛苦地厲聲喝道：

「季真，你真忍心捨得拋下我們二老，到這種危險的地方去嗎？我猜你一定受了刺激，你有什么苦衷，不妨對我直說。」

他母親却哀哀地哭泣起來了，她把拉住杜季真衣袖的那隻手用力推搡着說：

「季真，我一向總說你是個明白人，不像你三個哥哥那樣專顧自己，怎麼現在也糊塗起來了？丟開了家裏的爹娘不管，要跑到那種凍死人的地方去，幹不要命的勾當，你這不是發瘋了嗎？我也曉得現在家裏不比從前，處處地方都叫你惹氣，不過你也該忍耐一些。只要你肯回去，我們大家就跟你那沒良心的大哥分開來住，也算不了什麼。」

杜季真看着他們，臉上的表情絲毫不變。他這時的心好像生鐵鑄就了似的。突然，他怪聲笑了起來，掙脫了他父母的手說道：

「你們以為我是對大哥有什麼不滿，才想離開家庭的嗎？那就未免把我看得太小了！老實說：我是爲了整個民族解放的前途，才毅然決然離開家庭的。我已經考慮得久了，我要是再在家庭裏留下，至多不過作一個奴隸，把生命的活力消耗了，去換取幾個錢來，維持家中人的生活而已！怎及得擺脫了一切，把生命犧牲在悲壯的鬥爭裏的偉大而有意義。」

「不要這樣說，季真，沒有誰叫你作奴隸，你要是肯回去，以後你作事賺得的錢都歸你自己用，我

們決不過問。」

「不過我對目前的生活已經非常厭倦了，可怎麼樣？我不願再給生活的鞭子驅策，我要打這疲鈍而又頑劣的生活一記耳光。」

杜季真說着，恰好警笛一鳴，隊伍漸漸的向車旁移動，同時一個人喘息着奔過來，已和路局辦好了交涉，無條件放行，要大家趕快上車，便不再耽擱，揮手向他父母說：

「爸，媽，你們好好回去吧，我也不見得就會死，將來說不定還有見面機會的。」

他父親見他說話時脚步已快走近車旁，似乎知道已經無法挽回，便勸住了他母親的哭泣，兩個人互相扶持着，顛顛巍巍的走出月台去了。

葉露玲在一旁看着杜季真的舉動，心裏暗暗佩服他的堅決，同時也被他啓發了她的勇氣，恨不得登車和他一同北上。她急忙走近車旁去，從窗口看見杜季真正在人如潮湧的車廂裏竭力掙扎着，便連聲呼喚着他說：

「季真，季真，我來送你了！」

杜季真似乎想不到葉露玲也會來送他，一陣驚喜的感情使他突然增添了無限力氣，他毫不費事的推開擠在他身旁的人，佔據了窗口一個很寬大的地位，滿面堆歡的說道：

「露玲，你怎麼也來了？」

葉露玲臉上充滿了興奮的紅光，她像小孩子一樣得意地憨笑着說：

「我剛在醫院裏送了孫婉仙的終，在碼頭上送我父親，現在又到車站上來給你送行了。人家說死別和生離的滋味是很難堪的，可是我在一天裏嚐了個遍，却不但覺得難堪，反而很高興哩！」

「孫婉仙是誰？怎麼我從沒有聽見你提起過？」杜季真好奇地問。

「你不知道嗎？她就是你一向最佩服的孫婉霞的姊姊哩！」

「孫婉霞還有個姊姊嗎？這我可真不知道！」杜季真搖着頭說。

可是葉露玲却像起了什麼感應，她黯然的低下頭去，歎息似的說，

「要是婉霞還在這裡，看見我們新近下的決心，也許不會到農村去，要和我們站在一條戰線上了。不是嗎？這樣的生活對於她這熱情的人才正合式哩！農村裏那種枯燥乏味的生活怎能及得上？」

杜季真想起了孫婉霞的性格，和自己從前在她面前透露北上的意見來時她那贊同的模樣，覺得這是很有可能性的，便點頭說：

「一定會這樣，說不定她還是我們中最勇敢的一員哩！」

「可惜她却到農村去了，要不然，和她在一起，這在我是怎樣幸福的事呀！至少我對那還沒有嘗試過的工作的興趣，要比現在濃厚得多。」葉露玲言下很覺得失望。

這時，車身忽然動了一下，又停住了，似乎將要開行的光景。葉露玲低頭看了看手錶，還只三點多。



温 涛 作

些，不禁詫異地問杜季真道：

『你不是說四點鐘才走的嗎？怎麼現在只有三點鐘，車就要開了？』

『本來預定四點鐘動身的，不過臨時得到一個消息，當局有阻止我們北上的意思，恐怕事情發生變化，所以特地把時間提早，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現在果然給我們達到目的了。』杜季真好像感到了極大的滿足，說話時的神情熱烈而又興奮。

『那麼，我們將來有機會再見罷。』

『好的，再見！我希望你的決心不致發生動搖。』

火車就在他們互相道着『再見』的時候，格隆格隆的開動了。燦爛的陽光照在長蛇似的車身上，好像裝載着無限的希望；葉露玲直到望不見了杜季真的影子，還獨自立在月台上，向空中揮舞着絲巾。

第十三章

秋天，在充滿了機械的煤烟的都市裏，跡象是不很顯著的，但在靜靜地躺在美麗的自然懷抱裏的農村，却隨時隨地都能使人發生感興。孫婉霞就是時時都在這美麗的環境裏感到秋意的一個。她現在已不再像從前初到農村時那樣，充滿浪漫的熱情了。現實把她造成了一個現實的人，一向都被崇高的理想壓抑在下意識裏的另一種觀念，突然強烈地抬頭來，改造了她的人格，她只想從此平平穩穩的在農村裏度過她的一生。雖然最初想幫助人的那種念頭仍舊沒有在她心裏消滅，不過那程度已無形的縮小不少了。

農村裏這時也正充滿了希望，受了四十多天熱浪的威脅，却意想不到竟是個大熟年，田裏金黃的稻穗全都壯實飽滿的沉甸甸地下垂着，好像在對勤勞了半年的農民們發着慰安的微笑。整個村莊都被包圍在歡聲裏了，大家都對眼前一方方金黃的稻田做着種種推測，有的說贖樣子至少也有四石的收成，有的更預言一定會有五石。總之，誰的心眼裏都存着一個美好的夢想。福生更高興得一

天要跑出跑進好幾次，惟恐有鳥雀下來啄食穀粒，便是事實上不得不走開的時候，也得叫小五或孫婉霞帶了竹耙在田旁守護着，不敢稍有疏忽。

孫婉霞的身體較從前更來得壯健了，皮膚全給太陽曬成了黑色。現在，她就不化妝，也沒人瞧得出她是從都市裏跑來的。她雖也有時想到在上海的葉露玲和她姊姊，想到過去那種熱情放浪的生活，但這想念不過烟似的一閃就完了，很難在她心上生根，更不會引起她的憶慕。她只覺得這些都是太好了的夢，而她此刻是正醒着。農村生活彷彿有一種粘性，這一種粘性會使得許多農民們發生了安土重遷的保守性的，現在也竟把她粘住了。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朱四太爺以後不要再來攪擾，讓她能平安地打發一切到來的日子，把小五當做她的伴侶，把福生家當做她自己的家。

幸而朱四太爺從上次走了以後，就沒有再來過，她才像服下了一顆定心丸，從此愈加順從福生的使喚，因為她知道她自己的命運是操縱在福生手裏的。福生對她的態度比從前好得多。不過支使她做的事情也增多了一倍。這時，他又在呼喚她了。

「四姑，我要上街去，你代我到田旁邊去看稻罷。小五那賊坯，好像野馬一樣，一回頭就看不見他了。」

孫婉霞答應了一聲，帶着竹耙到田旁去了。將要落山的太陽，把牠的餘暉照在稻田裏，發着耀眼的金光。偶然一陣西風吹來，田裏的稻便翻着層層疊疊的波浪。孫婉霞在田旁站了一會，身上有些熱

了，看看空中，並沒有什麼鳥雀飛翔，便懶洋洋的拖着竹耙，走到一株榆樹蔭下去休息。從不遠的地方送來的秋蟲的鳴聲，淒淒切切的打進她耳鼓裏，使她心頭的思潮不自覺的洶湧起來。她開始想到在上海的許多和她有關係的人，想到他們此刻不知在作什麼活動，未來的命運更不知是怎樣。不過她却想不到她在這里思念他們的時候，正是她姊姊在病院裏斷氣的時候，也正是葉露玲在車站上送杜季真的時候。她只覺得眼前這種生活是太無趣了，所有這些人，連她自己也在內，誰都在夢想着一些什麼，追求着一些什麼，而結果却總是些過眼的空花。總之，不把整個社會改造過來，不論什麼事情都弄不好的。

然而她的雄心却已消磨盡了一種不可知的粘力粘住了她，使她喪失了過去所有的熱情和勇氣。她想：倘若葉露玲在這里，見了她這樣樣，一定要詫異她怎麼會變得這樣平凡了。她正為自己意氣的消沉感到悲哀和慚愧的時候，突然，眼前一黑，兩隻發燙的手掩上了她眼睛，同時，一個孩子氣的聲音笑得格格格的在她耳邊問道：

「四姑，猜猜看，我是誰？」

「小五，快放手！誰不知道是你！」孫婉霞使勁把小五的手拉下來，她覺得小五實在太淘氣了。

小五從樹背後閃了出來，趁勢笑嘻嘻的在孫婉霞身旁坐下，握住她拿竹耙的手，吻了一吻。孫婉霞的臉不由得紅了，她有些愛他的活潑，又有些恨他的淘氣。她一直到現在還不明白他到底是孩子

還是成人。說他是成人罷，他的脾氣明明還和孩子一樣，說他是孩子罷，他又會像成人那樣撒野。不過有一件事她是感覺着的，那便是從他那里，有一縷無形的柔絲把她牢牢網縛着，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是怎樣一種心理的，她對他的一切非常關心。這時，也就是這樣關心地向他問：

「小五，你又到那里去頑皮了來？怎麼把手弄到這樣熱？」

「我在街上茶館裏擲老羊，贏到了一百錢。你看，我袋裏的銅板不是多了嗎？」小五得意地抖動着他的袋，把袋裏的銅元抖得鏗鏘地發響說。

「擲老羊和誰在一起擲的？」孫婉霞有些詫異了，她真想不到小五居然會有這個胆量，敢在外面賭博。

「癩皮阿三，還有一夥茶館裏的老賭客。王家的小牛也和我在一起賭，不過他却輸了。」

「怎麼說？你竟和癩皮阿三那樣的流氓混在一起嗎？你真越來越下流了！」孫婉霞忍不住發怒起來，用力把小五從身旁推開去說。

「不，你不要錯怪了，癩皮阿三實在是個好人。剛才我本來已經把錢輸完，都是他借錢給我賭，我才會翻本的。」

「你還說癩皮阿三好嗎？我看他完全是在捉弄你哩！他先讓你贏幾個錢，給些甜頭你嚼嚼，等你輸上了癮，他就要把你弄得叫苦連天了。你要去跟他好，我不管，不過你以後再也不要來跟我好！」孫

處霞板着脸，立起身來，看見天空中有幾隻歸鳥「叮叮」的噪着飛過，便把手裏的竹耙高高向上一揚，牠們驚得撲刺刺的飛到遠處的老槐樹上去。

小五也連忙站起來，把兩手挽着孫婉霞的手臂，懇求着說：

「四姑，不要動氣！我聽你的話，以後再也不和賴皮阿三在一起賭錢了。」

「還不快回去！你爹剛在罵你，說不定又有一頓好打！」孫婉霞像長姊呵斥弱弟般說。

「我去！我去！不過，四姑，你可不要把我賭錢的事告訴我爹媽。」

孫婉霞點點頭，看着小五飛奔回家去了，她的心裏不禁又平空添了不少感慨。她因為關切着小五，決心要來創造他，雖不敢希望把他的人格全部改變過來，但至少也想把她的思想移植一半到他腦海裏去，好使他將來永遠和她在一起，共同反抗一切傳統的惡勢力。誰知創造儘管創造，效果却一些都沒有，現在他索性混進賭場，和流氓一同賭錢去了，顯然她對他所施的啓蒙教育完全未能爲他接受。創造一個人都已這樣困難，更何況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她不能不灰心了。不過她並沒有因此喪失對於歷史的必然的那種信心。

這時，太陽已在那里落山了。從農家屋頂上升起的炊烟，圍結在空中，被殘熾的日色照着，融成一片紫色的輕霧，把眼前的樹木和遠處地平線上的一切，掩映得迷迷離離的，令人神往。孫婉霞知道現在已沒有她的事了，不過她却被美麗的自然景色誘得不肯離開，便重新坐下來，放眼望着遼闊的空

際，假設着種種未來生活的幻想。

打破她這幻想的是一聲粗陋的咳嗽，她回過頭來，便看見福生正站在稻面前，癡癡的向稻點頭。他似乎剛從大街上回來，手裏有一瓶白乾，一刀火紙，和一包皮絲烟。不過這時他的全神却都貫注在稻上面，一壁點着頭，一壁又咧開嘴，嘻嘻的傻笑起來，不用說他的心裏是正充滿了快活。看他那模樣，好像完全忘記了他身上還負着許多債務似的。

「這稻，過幾天也該收割了，不要讓蟲子蛀壞。」

他這樣自言自語着，一抬頭，看見了孫婉霞，不由得叫了起來道。

「四姑，你還在這里嗎？時候已經不早了，快回去燒飯罷。」

孫婉霞只好站起來，跟在福生背後，回到茄屋去。福生真高興得有些過分，他第一次把孫婉霞當作親人般的她問：

「四姑，你看今年田裏會收幾石稻？」

「不知道！」孫婉霞慚愧地低着頭，她雖屢次聽得村人們在作着樂觀的推測，互相傳說着收成有什麼四石五石，但她對田地上的情形實在還很茫然，也不知道福生家到底種多少畝田，所以很難作肯定的答覆。

「四十石，一定的，這是頂少的數目。」福生得意地高高伸起了四個指頭，又把一個食指屈下來

說：「除了還十石租穀，自己還可以剩三十石，再把這三十石穀都磨成米，留下五石自己吃，念五石全糶出去，每石糶十元，念五石就可以糶二百五十元。你不相信嗎？——我說十元錢一石還是少說了，舊年糶米都會糶到十一元半一石的。有了這二百五十元錢，我身上的債就好還清一大半，以後再也用不受朱四太爺的氣了。」

孫婉霞很想補充着說一句：「這樣我以後也就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的恐怕生活發生變化了。」她暗暗歡喜她對福生一家的幫助沒有落空，她覺得，要是沒有她代他們把種種事情安排好，他們一定不會這樣順利地獲得一場豐收的。雖然見到福生對二百五十元這樣一個微末的數目如此重視，也不禁要使她這過慣了都市奢靡生活的人失笑。

福生却已邁步跨進了茅屋，他向桌上亂堆着的雜物望了一眼，忽然頓腳說道：

「我真糊塗！出去買東西，竟連燈油都忘記帶回來了。四姑，你快上街去打罷，再帶一把燈草來。」

孫婉霞從福生手裏接過錢，帶着油鉢上街去了。外面暮靄已經籠罩着大地，不過道路却還辨得清楚。她一壁走，一壁懸想着上街後的情形。近來村裏人差不多都已認識了她，每逢她上街的時候，年青而又不老成的人，總喜歡打趣她兩句，尤其是常常和她做交易的幾個店家，裏面的影計幾乎全是急色鬼，一見她就要動手動腳的纏不清爽。她真有些怕了，不過又無法避免這可厭的纏擾。

果然，這時也不能破例，當她把手裏的錢和油鉢都交進雜貨店裏去，裏面的影計裝了滿滿一鉢

油，抓了一大把燈草出來時，那隻交東西的手又很不規矩的向她手臂上摸來。她趕緊把手一縮，油灑了出來也顧不得，急急忙忙的向歸路走。

街道上已很黑暗了，許多店家都上了排門，燈光從門縫裏漏出來，非常凄清冷落。只有茶館裏還很熱鬧，一隻美孚油燈下，擠着黑壓壓一片人頭，正在那里興高彩烈的聚賭。孫婉霞知道這就是剛才小五賭錢的地方，她只向裏面張得一眼，就很快的跑過去，惟恐癩皮阿三還在裏面。可是，就在她向裏張望的時候，一個歪戴着鴨舌帽，滿嘴唱着淫穢山歌的人開始從裏面晃晃蕩蕩的闖將出來。他走到孫婉霞面前，端詳了她一眼，忽然驚喜地叫起來了。

「四姑嗎？怪這多天沒看見你，原來你趁夜裏才出來，倒刁得很！不過今天到底也給我撞着了！」孫婉霞定睛看那人時，正是她所怕見的癩皮阿三。她心裏暗恨，怎麼常常會無巧不巧的撞見他。若在平时，她倒也不怎樣担心，現在她手裏有着滿滿一鉢油，只要他一動手動腳，就將灑一個乾淨，所以她不能不趕快逃出他的手掌。

癩皮阿三這次却不肯放鬆她，黑暗和冷靜增加了他的胆量，他不住跟在她後面說着風話。孫婉霞小心看着手裏的油鉢，一面加緊了脚步向前走。直到走上了青石板路，見他還跟在後面纏擾不休，知道他決不肯讓她平安抵家，正想放下油鉢，和他拚上一拚，冷不防癩皮阿三忽然一下子雙臂抱住了她。因着來勢的猛烈，她手裏的油也跟着灑翻了一大半。

這一來，孫婉霞可再沒有什麼需要顧忌的了，她索性拋下油鉢，用盡平生之力把癩皮阿三推開，兩手又着腰，虎虎的向他問道：

『你這狗，你要怎麼樣？』

癩皮阿三的神氣似乎軟下了一些，但向黑暗的四周打量了一眼，他却又高聲打了個哈哈說：

『好丫頭，裝出這種樣子做什麼？大爺可不是三歲孩子，吃不住嚇的。你會逃，今天可看你逃往哪兒去？』

說着，他又是一個猛虎撲食的姿勢撲上來，毫不費事的便把孫婉霞抱到了懷裏。孫婉霞兩手亂舞，兩腳亂蹬，口裏高喊着。可是毫沒有一些用處，癩皮阿三已把她抱到墳背後，並且把她按在地上，剝她的衣鈕了。

『哈哈有趣！你打了我一記扁担，一記耳光，我都一橫一橫的記在心上，今天可要和你算一下總賬。』

孫婉霞又急又恨，她的手在地上亂抓着，還想掙扎着爬起來，但只抓了兩手泥土，並沒有爬起半分。忽然，她生了一個急智，趁癩皮阿三不提防，把手裏的泥土使勁向他眼裏一揉。

癩皮阿三正把注意力集中在孫婉霞身體上，那里想得到會有這意外的一着，只叫了一聲『啊！』便放下孫婉霞，把手在眼皮上亂擦。孫婉霞得了這樣一個遁逃的機會，不敢怠慢，連忙一骨碌爬起

身跑到墳前面，拾起地上的油鉢燈草來，便拚命向福生家狂奔。好容易一口氣奔到茆屋裏，止不住面紅氣喘的，一句話都說不出。

「怎麼了？」福生看着她那樣，忍不住詫異地問。

「孫婉霞一定神，可仍舊說不出話來。她將要怎樣說才好呢？在目前這樣的社會制度之下，一個女人，要是把她所遭的強暴直說出來，是只有引起旁人對她的輕視，並沒什麼益處的。她只好勉強撒了個謊說：

「沒什麼，不留心在路上跌了一交，把燈油潑翻了許多！」

福生搖搖頭，眼裏充滿了懷疑的成分。孫婉霞很清楚的看得出他眼裏的意思好像在說：「賤貨出去買一趟東西，都會有這許多鬼花頭，我早曉得你是靠不住的。」她不由得低下頭，眼光和福生同時落到了胸前被癩皮阿三拉破了的衣襟上。

二

四天以後，素來非常平靜的村裏的空氣，突然熱鬧了起來，福生家第一個動手割稻，所有村人們也都爭先恐後的來從事他們的收穫。於是，全村莊便登時充滿了一股活氣，不過大家已都不像初發現收成的豐稔時那樣歡聲雷動了。一個新發生的事實石塊般沉重地壓在每個人心上，壓得誰都透不過氣來，他們心頭黃金色的夢想全都破滅了，現在是只有一股陰沉的低氣壓瀰漫在他們中間。就

是在割稻的時候，也可以聽到他們愁悶的絕望的歎息。

『那夥米蛀蟲真沒天良！怎麼稻還沒割，米價已經在那里跌下來了！』

『還說什麼今年是豐年，各處出貨多，所以米價不能不下跌。直是活見鬼！稻還在田裏，那里來的貨？左不過是他們自己兩隻手在做花巧罷了！他們黑眼珠裏就只看見白洋錢，那里顧我們窮人的死活。』

『論理，好容易才巴望到這樣一個大熟年，也是天開眼，我們鄉下人該有好日子過了。不過照眼前這光景，還不是好了那夥米蛀蟲，我們仍舊是白辛苦了一場，什麼好處都沒得着。』

『現在米價已經跌到七塊錢一石，只怕到我們辛辛苦苦把稻穀成了米挑出去賣時，連五塊一石都不值了！』

『不錯，他們不是在對大家說：七塊一石已經很好了，過一些時候還要跌嗎？我們還是趕快動手割罷。』

於是，各人便都在被自身利害觀念支配的狀態下，很勤快的割起稻來。雖然這些稻在他們這時間裏已不像早先那樣粒粒都看做黃金，而變成僅足以支持他們微末的生活的東西了。

福生也就是從希望的崖邊跌到失望的深淵裏去的一個，並且也忙着在那里收割。不過他的老成持重却使他並不像所有村人們那樣，想早一些收割，早一些舉成了米賣出，好少受一些損失。他只

想把所有的收穫物囤積下來，等到價格上漲時再出脫，因為他不相信這樣一個大熟年，鄉下人倒會無法過活。所以，雖然事實已經打醒了他的好夢，雖然當前的價格距離他心上的天平所早已稱準的是那樣遠，他却還牢牢握住那最後的一線希望，不肯放鬆。

可是孫婉霞却不這樣想，也不簡單地認為米價的下跌僅是一部份米蛀蟲們要出來的花巧。她透過了現象看到那後面的本質，就隱約好像看見有一個國際資本主義的魔王，用他的錢腕緊緊扼住這老大的中國的喉嚨，吮吸他身上的血液。這將近百年的吮吸，早使老大的中國只剩下一副皮枯血乾的骨架，連都市繁榮的基礎都逐漸的在那里動搖，貧弱的農村經濟不用說更是首先要遭到崩潰的命運。現在可不就是時候了，說不定這次的「豐收」會變成「豐災」。

她這樣想着，但却不敢對福生說，因為她實在不忍奪去福生僅有的一線希望。並且爲了她自身生活前途不發生變化起見，她也有些不願她的推測命中。雖然她明知這注定的命運是無可挽回了。福生却抱定了主見，毫不沮喪地在吩咐着她。

「四姑，你多跑兩趟，我和小五在這里割，你等割下來的稻多了就拿回去在稻牀上打。」

孫婉霞點點頭，其實福生就不吩咐她也預備這樣做了。她跋來報往的奔走著，走得腿腳發痠，十畝田裏的稻却還沒有割好一半。最後一次，她正想下田去和小五交換工作時，忽然從鄰近田旁的青石板路上，一個人飛也似的跑過來，怨氣沖天的說：

「還種什麼田！鎮上的米價又跌了，現在只值六塊錢一石！」

「怎麼說，又跌了嗎？那能跌得這樣快？」蹲在田裏割稻的人全都一窩蜂似的站起來，幾十隻眼睛定定的盯視着說話那人的面孔，面上都帶着懷疑和不相信的神氣。

說話的那人正是村裏有名的報馬楊阿根，他見大家都不相信他，不禁急得指天誓日口沫橫飛的說道：

「那個騙你們，騙了你們不得好死！不信你們自己到鎮上去看。」

大家這時才都相信了，不由得同聲歎出了一口長氣，尤其是福生失望得厲害。他本來已經拿定了主意，以為米價跌不過是一時的現象，只要囤積過若干時，自然會一步一步上漲的。現在才知道大的不然：那是跟蠶和麥一樣，只有下跌，沒有上漲，只有增加他生活上滲痛的負擔，沒有使他翻身的希望。總之，今年和往年是大不相同了。他雖沒有什麼智識，但也隱隱能夠覺察其其中有一種力量在顛倒播弄着他。這一種不可知的力量，他名之曰天道。天道變了，他心裏的主見也不能不隨着改變，不然就只有自己喫虧。他不敢再想把收穫物囤積下來了，因為愈囤就只有愈跌價，他只好也像所有村人們一樣，但求趕快出脫，以免多受損失。於是，他便把手裏的鏟刀交給孫婉霞說：

「四姑，你來代我割罷，我要到鎮上去看看，米價到底還會不會上漲。」

孫婉霞從福生手裏接過鏟刀，用憐憫的眼光送着他遠去了，才蹲下身去割稻。她覺得，福生的希

望米價上漲，恐怕永遠只能成爲無望的希望了。這一種次殖民地的農村所必然要遭受的厄運，決不是幾個人的力量所能挽回的。她雖發願要幫助他們一家，但要使他們一家脫離厄運，却也有些力不從心。「個人的絕對無力」她現在又多得一重證明了。

果然，福生到鎮上去了不多一會，便回來了。他的臉被憤怒激成了紅色，額上的青筋根根都暴跳了出來。從田旁經過時，連看都不看，在田裏割稻的孫婉霞和小五一眼。孫婉霞情知他是從鎮上受了嚴重的打擊回來，但她却不便問得，只好裝做送稻回去，緊跟在他後面走。福生走到茄屋前，便停步不走了，望着在稻牀上打稻的福媽媽，氣憤憤地說：

「真正氣數想不到那班人會這樣沒良心，多年的老交易了，連這一點點精面都不肯講！」

「什麼？你說的是誰？」福媽媽停住手，把衣袖揩了揩，斜白眼裏淌出來的眼淚，驚異地問。

福生很快的進屋去，取出一根紙煤和兩片火鏢來，好像要把他的怒氣完全發洩在那兩片火鏢上的，他用力打着說：

「除了米行裏的那班米蛀蟲還有誰！我好好的跑去跟他們商量，能不能預先講好一個價錢，約定了日期再交貨，沒想到他們竟一口回絕了，倒說什麼現在市價早晚莫定，他們不能長線放遠筒，除非現錢現貨，不然一概免開尊口。真氣死人！他們也不想，我跟他們做了這多年交易，給他們賺去的錢也不少了，現在倒反而趁火打劫起來！」

孫婉霞這時才知道福生到鎮上去並不祇為探聽米價會不會上漲，實在還有着這樣一種巧妙的打算，她不禁暗笑他的靈道。這那能辦得到呢？要米行裏的人不趁這良好的時機大舉賺錢，倒來和他做預先講價約期交貨的勾當，真無異比在虎口裏奪食還難，不過她的憐憫心却勝過了笑他不識時務的心。同時也暗暗有些担心她自己的命運恐怕不免要隨着這整個農村經濟的崩潰發生變化。

福生把着了火的紙煤抽了兩袋烟，却像下了什麼決心似的，猛的把手裏的旱烟管向有石灰搗着「太平」兩字的黃泥牆上敲了一下，敲得烟灰和泥土直往下落的說：

「他們要現貨，我就把現貨給他們。大家都趕快來動手，就在這幾天裏，我們要把三十石稻都收割下來，壓成米糶出去，看那時候的米價到底會比現在跌落多少！」

於是，以後的一星期裏，便成了福生家最忙碌的時候。爲了要趕快出貨，福生還特地用一毛錢一天雇了個短工來幫他一同舉稻，又叫孫婉霞和小五兩人輪流着管風車和輸送，有時福媽媽也上來相幫着工作。總之，在這一星期裏，誰都忙得透不過氣來；而稻，也就在他們大家透不過氣來的狀態中，粒粒都變成黃糙的米了。

這樣忙碌地加緊出貨，福生自以爲已經非常快捷，可是鎮上做米生意的人手腕比他更要快捷一些。正當他在那里舉稻的時候，鎮上糙米的價錢已飛快地跌到四元一石，到他躊躇滿志的挑了米上鎮去糶時，格外當頭一個焦雷，連三元錢一石都沒人要了。結局是白白辛苦了兩個肩膀，挑了出去。

又挑了回來。

『唉！真是天道大變了！這樣一個大熟年，鄉下人倒反而沒有飯吃！』

福生望着屋裏堆得高高的三十石糙米，只能疲勞地喘氣。

不過一個人縱使走上了絕路，也不能束手待斃，總得掙扎打出一條路來。福生也就是這樣，他在鎮上碰了壁，還痴心妄想的以為城裏的米價一定要好一些，第二天一早，便雇了一條船，滿滿裝着預備驛出的念五石米，和小五兩個一同搖向城裏去了。

就在他們把米船搖出去的當天，朱四太爺開始到他家來收租。那時，孫婉霞正站在門前，朱四太爺臉上本像罩着一團濃霜，但一見了她，便像獅子向火似的融化了，變得滿面春風的，向她招招手說：

『你就是四姑嗎？過來，我有話和你說。』

孫婉霞是個見了朱四太爺影子也怕的人，那里敢答話，連忙回身進屋去，叫福媽媽出來應付。福媽媽仍舊帶着一副忠厚老婦人的臉相，顛巍巍的走到朱四太爺面前，很難看的笑着說：

『四太爺，請進屋去坐。』

朱四太爺唔了一聲，居然大模大樣的進屋來了，兩隻眼死盯着孫婉霞，口裏却向福媽媽問：

『福生到那里去了？』

『這個——』福媽媽回頭望了望孫婉霞，見她正在對她施着眼色，慌忙把要說的話縮住一半

說：「他上城裏有事去了。」

朱四太爺對福生的去留並不十分關心，他一蹙翻着祖籍，一壁預先帶幾分警告意味的說：

「今年是個大熟年，可不能像往年那樣由得你們放刁。十二石稻，少一升都不行。」

「不過我們却只代四太爺留下十石，沒有再多的了。還有兩石，請四太爺開恩，免了罷！」

朱四太爺突然跳起身來，兩隻眼圓睜得銅鈴一樣，好像要把福媽媽一口吞下去似的說：

「怎麼說！只有十石時！我早知道你們這班刁佃戶一定要做手脚的，這樣一個大熟年，你們還想少我兩石？」

「熟年是熟年，不過米價跌得太低了。」福媽媽倒退了兩步，身體篩糠似的抖着說。

朱四太爺的眼光却在福媽媽說話時很快的射到堆在屋角的另一小倉米上面，他大踏步的走過去，抄起一手來看看，臉上開始現出笑容來，連忙回頭吩咐跟他同來的長工：

「快去叫他們大家挑了籬頭來。沒有稻，就收他兩石米也好。」

「使不得！四太爺，這米是我們留着自家吃的，一共只有五石。請你開開恩，不要逼得這樣緊，也吃一口飯給我們吃吃罷！」福媽媽顧不得朱四太爺發怒，走上來，挽住他的臂膀懇求着。

「我管你們什麼！自家吃！自家吃！今年一畝田裏的收成少說些也有四石，難道你們自家還嫌吃得不够嗎？」朱四太爺惡狠狠地，把福媽媽推開去說。

向福媽媽說：

孫婉霞在一旁冷眼看着朱四太爺侵凌福媽媽的模樣，實在有些看不過去了。這時便挺身出來，

『老奶奶，他要收就由他去收好了，看他有本領把我們的命都收拾了去！』

朱四太爺望了孫婉霞一眼，口氣忽然軟了下來，和顏悅色的說：

『也罷！我四太爺的心腸是最慈悲不過的，既然你們自家要吃，我就把這兩石稻記在賬上，也不要緊。不過……』

他的話被一羣挑着籬頭開烘烘地闖進來的長工打斷了，直到他們把草繩在屋梁上掛起了秤稱，他才繼續下去說：

『不過福生欠我的債還有許多。去年借的米和當頭，今年蠶桑上借的錢，一撮括子總共不下百多元，就是利錢也滾結得不少了。今年交了熟，我可不能再讓他欠下去，縱使一時還不出這許多，至少也得先還一半。』

『這個，只要我們手裏有，自然是要還的。』福媽媽哭喪着臉說。

朱四太爺便不再說什麼，走到秤稱的長工身旁去監秤，兩顆小眼珠却不時從秤上骨碌骨碌的轉到孫婉霞身上去。直到倉裏的稻一籬一籬的都上過秤挑走了，他的眼還沒有離開孫婉霞。孫婉霞倒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氣憤憤的走向後面去了。朱四太爺見她走開，才爽然回復了他的意

識。他的嘴唇動了動，像要對福媽媽說什麼話，但又似乎覺得和她說也是枉然，便骨都一聲，把話隨着
一口涎沫吞嚥了下去，轉過口來，鄭重叮囑她說：

『福生回來了，就叫他到我那邊去。不要忘記，我有要緊話和他說。』

三

福生的船直到當天晚上才開回來。船裏的米都已經舉出去了，只剩下一隻空船。不過福生臉上却並沒有喜色。他垂頭喪氣的走進屋來，從肚襟裡掏出一包現洋，沉重地向桌上一放，便一屁股坐在板棧上，疲勞地喘着氣，看過去好像老了十歲年紀。過了好一會，他似乎發覺屋裏少了些東西，開始拾起頭來，向正在用憐憫的眼光望着他的孫婉霞問道：

『朱四太爺已經來過了嗎？』

孫婉霞不作聲，她實在很不願意提到朱四太爺。還是福媽媽接口說：

『正是，你今天剛走了不久，他就來收租了，一定要收十二石，一些都不肯少。多虧四姑在旁邊對付得好，不然連我們的吃米他都要收了，他還叫你回來了就到他那邊去，說有要緊話和你說哩！』

福生搖搖頭，他戀戀不捨地伸手撫摸着桌上那包現洋，歎息了一聲說：

『我們幾個月的辛苦全在這里了，不過要還朱四太爺的債，還覺不够得多呢！』

『到底賣多少錢？石城裏的價錢總比鎮上好得多罷？』福媽媽擔心地眯了眯她那斜白眼。

「也好不了多少，每担總算賣了十足三元錢，念五石總共只賣了七十五元。」

「啊！只賣了這些嗎？」福媽媽有些駭然了，過去的經驗使她不能相信這樣一個豐年會僅收到這一些低廉的代價。然而事實是很顯然的，她望了望桌上那包現洋，額上和臉上的皺紋，差不多都變成一條條深溝了。

福生輕輕把那紙包解開來，點了點洋錢，從裏面取出五元，仍舊包好了，遞給福媽媽道：

「這裏的錢，你拿到後面去好好的放着，牠只有在我們家裏留一夜的命運，明天就要帶到朱四太爺家去還債了。我們窮人真是永遠不能翻身的！」

「爲什麼不多拿一些出來？五元錢太少了，怕不够用到明年。」福媽媽接過錢，並不拿到後面去，却用貪婪的口吻，向福生要求說。

「多拿？你想拿多少？朱四太爺那邊的債本利已經積欠得不少了，這七十元錢只怕還抵不了一半哩！要想多拿給自己，除非……」福生說到這裏，不由得回頭看了站在燈後的孫婉霞一眼，把後面半句話吞下不說了。

孫婉霞知道福生吞下不說的是什麼話，她故意裝做不在意的樣子，走到菲屋外去，却用充分的注意去竊聽他們的談話。菲屋外的景色非常動人，皎潔的月光照澈了大地，涼爽的晚風微微的吹拂着，四周充滿了斷續的蛩聲，在在都足動人感興，可是孫婉霞却像沒有見到一樣，她只是側耳傾聽着。

屋內。屋內福生和福媽果然談起她來了。

『五塊錢當真不够用，不過欠朱四太爺的錢又怎能够少還？我看只有趁早送四姑到他家去做丫頭，也許他心上一歡喜，肯讓我少還二三十塊也說不定。』這是福生的聲音。

『你總不忘記把四姑送到朱四太爺家去做丫頭，也不想讓四姑現在已經跟從前不同了。她和小五有了那一手，就變成了我家人，所差的只是還沒有成親。我本來早就打算好，今年是個大熟年，收下錢來就代他們小兩口子圓房。沒想到米價會跌得這樣低，只好作罷了，不過將來手裏有錢，總要完結這一場心願的，怎麼還可以把她送出去？』福媽滿嘴都在埋怨着。

『我想，她就和小五有了那一手也不要緊，好在我只是把她押給朱家做丫頭，並不是絕實給他家做小，只要將來有錢，仍舊可以把她贖回來的。到那時再代他們小兩口子圓房，不是好得很嗎？』

『哼！你的如意算盤倒打得不錯，可惜保不住四姑到了他家會不出事，你想朱四太爺是什麼樣的人，他那種賊頭狗腦看見了年輕女人就恨不得一口吞下去的樣子，能够讓四姑永遠安安靜靜的在他家做丫頭嗎？』

福生的聲音停頓了一下，好像在思量什麼。忽然他用一種極其堅決的口氣說：

『一定送她去，就是鬧出別的花樣來也只好由他。好在四姑這丫頭並不是什麼規矩人。』

孫婉霞聽到這裏，心頭止不住下的一跳，她不知道福生到底從什麼地方看出她不是個規矩人。

福媽媽似乎也和她抱着同一的心理，她開始在罵福生了。

『你不要亂嚼蛆，枉口白舌的瞎說，當心死了入披舌地獄！我看四姑在許多女孩子當中要算是頂規矩不過的了，她除了我家小五從來就難得跟村裏的男人說話。你說她不規矩，到底拿着了什麼證據？』

『自然是有證據的，不然我也不這麼說了。你不記得幾天前那一夜，我叫她到大街上去買燈油，她回來時面紅氣喘的，油也潑翻了，衣襟也拉破了，要不是在外面跟人家有花頭，怎麼會這樣？我看這丫頭很有些犯賤，所以她跟小五才那樣容易上手，並且她的年紀比小五大，小五一定管束不住她，將來說不定要在她手裏喫虧。倒不如趁早把她送掉了，再跟小五另外對一門親的好。』

福媽媽不作聲了，顯然她心下也有些犯疑。孫婉霞見福生這樣的污蔑她，不禁又羞又怒。若是在從前，她一定要闖進屋去，向福生提出質問來了，不過現在她已沒有了早先那一份火氣，便也不預備怎樣。她覺得福生的懷疑是應該的，她那晚的模樣實在太使人犯疑了，就是福媽媽因了福生的話不堅持留她在家的主張也是當然的事，因為他們原都是些封建的人物，不能像她那樣把性的關係看得不關重要。她只是暗暗的為她的前途擔憂着：現在除了小五，連一個幫助她脫離命運支配的人都沒有了，可是小五又那樣的稚弱，怎麼能幫助她呢？她不由得向着天空中的明月微吁了一口氣，無聊而又煩悶地徐徐向前走去。

忽然，一個人從背後把她抱住了，她喫驚地回過頭來，月光下，她看見小五的臉像三月的春花一樣光鮮地笑着說：

「四姑，你可惜沒有到城裏去，城裏真好白相極了！」

孫婉霞正有滿肚皮的話想和小五說，便攔住了不讓他繼續說城裏是怎樣好玩，忽忽把他拉到一塊青石上去坐下說道：

「你不要儘貪着玩，你可知道你爹媽已經商量好，決定把我送到朱四太爺家去做丫頭了。」

小五呆了一呆，但隨即便笑着搖頭說：

「不要緊！他們也不過說說罷了。我聽他們說來說去已經不知說了多少次，結局總沒有一次是『不要緊』他們的。」

「可是現在却不比從前，從前農事忙，你們家裏一刻都少我不得，朱四太爺又不上緊的來催，所以才能够讓我挨過一天算一天。現在田裏的稻都收割了，你家一時可以用不着我，朱四太爺也決不肯再放鬆，他正借着你家欠他的債來挾制你爹，你爹也想趁此落下幾十元錢，所以我這次一定是『不過的了』。你說怎麼辦？」

小五苦惱地低下頭，他弱小的腦子裏實在想不出完善的計較來，他這時也開始體味到人間憂患了。過了好一會他才說：

『你不好賴在家裏不去嗎？只要你賴着不去，我再在我媽面前說，一定不讓你走，我媽素來肯聽我話，一向又都幫着你，看見我們這樣，也許不會硬要你上路了。』

『這辦法本來不錯，不過現在也不中用。你要知道你媽也和從前不同了，她的心已經給你爹說活，以爲我並不是什麼規矩人，並且她想落下錢來的心比你爹還熱，一定不肯爲了我，讓可以到手的錢仍舊送出去的。』

『那便怎麼辦呢？』小五完全露出他可憐無用的本色來了。

孫婉霞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她只好歎息了一聲，站起身來說：

『還是等着明天再瞧吧。』

第二天一早，福生便帶着錢上朱四太爺家去了。他這次去的時間並不長，不到一個鐘頭，就清陰喜氣的跑了回來，一把拉着福媽媽到後面屋裏去。孫婉霞情知有些不妙，他偷眼向後面屋裏張時，只見福生正興忽忽的把一包洋錢交給福媽媽，一壁唧唧噥噥的低聲說：

『朱四太爺真好！他情願少收我二十塊錢，只要我把四姑送到他家去做丫頭，我一準吃過了飯就送她去。』

孫婉霞心一跳，她正在那里切菜，不知不覺一刀切在手指上，鮮紅的血奔放了出來，把幾片綠色的菜葉染上了許多紅點。但她一些不覺得痛，她只覺得命運的鐵腕已緊緊的把她的咽喉扼住，她所

擔心了多時的事實終於降臨到頭上了。她把切破的手指放在口裏吮着，飛快的跑出門去，看見小五正在屋後翻磚搬瓦的捉蟋蟀，連忙跑過去，抑鬱地叫了他一聲說：

「小五，你來。」

小五還捨不得離開那使他發生興味的所在，直到孫婉霞催了他好幾次，他才一步領一步的走到她身旁來問道：

「四姑，什麼事？」

孫婉霞暗暗有些恨他事到臨頭還這樣悠閒，索性不理他，只顧向前走。直到走近一列黃色的向日葵田邊，她才停住腳，斬釘截鐵地向他說：

「今天我吃過了飯我就要同你分手了，你好好的自己當心罷。」

「啊！怎麼會這樣快！」小五出其不意的驚呆了，他望着孫婉霞，想起她平素對他的情分，實在有些割捨不下。忽然他直跳起來，氣憤憤地說：「我去和爹說去，一定不讓他把你送給那老狗。那老狗專在女人身上轉念頭，如今竟想起我的四姑來了。」

「少要挨打罷，你爹一定不會答應你的。朱四太爺給了他二十塊錢好處哩。」孫婉霞慌忙攔住小五說。

小五啞然的低下頭去了。他看着四周沒有人，突然一把抱住孫婉霞，仰起臉，懇切地向她說：

「四姑，要是實在沒辦法的時候，你可肯和我一同逃到外面去嗎？」

孫婉霞呆了一呆，她真不料小五簡單的頭腦裏也會想出計較來。這辦法未嘗不可行，不過逃出了農村又到什麼地方去呢？她本來因為不滿於都市無出路的生活，才跑到農村來，雖然農村裏的一切並未盡合於她的願望，然而她却已對這生活發生了興趣，想把她的一生都消磨在這所在了。如今要是從農村裏跑出去，不是仍舊走上了舊路嗎？不要說在農村以外更沒有什麼值得她從事的工作，並且帶着個除了種田以外什麼事都不會做的小五，也已經够使她感到累贅了。她覺得這樣辦很不妥當，同時心頭也躍躍然的，想把她的身世在小五面前披露出來，好叫他明白她為什麼不願意跟着他逃到外面去。於是，她便把他推開，正色說道：

「小五，你猜我是什麼人？你以為我真的是從人家逃出來的童養媳嗎？」

「怎麼說？你不是從人家逃出來的童養媳又是什麼？」小五愕然地問。

孫婉霞笑了，她開始把她不滿於都市生活跑到農村來幫助他們一家的始末根由都告訴了小五。小五呆了半晌，才「哦」了一聲說：

「原來你是個小姐，怪不得會寫字。不過我還有些不明白，你為什麼好端端的小姐不做，要跑到我們鄉下來吃苦呢？」

孫婉霞看見小五聽說她是位小姐，神氣無形的較前疏遠了許多，倒反而懊悔不該把實話告訴

他了。這時聽他這樣問，便很和藹的笑着回答說：

『你總有一天會明白的。我原想永遠幫助你們，想不到你爹竟這樣不識好歹，現在我只好和你分手了，因為我也實在不忍再看着你們這樣生活下去；自己連飯都沒有吃了，却還要還租給人家壓榨得只剩一張皮，却還不想起來反抗！』

『不過這都是天注定的呀！就像今年這樣一個大熟年，米價却賣得這樣低，我們又有什麼法子想呢？』小五似乎從他父親那里受慣了宿命論的薰陶，所以也很能够怨命。

『嘿！天注定的！我就不相信人力不能戰勝天命。我勸你還是趕快把迷信命運的心思丟開了罷，你爹辛苦了一世，什麼都沒有得着，你不能再像他一樣了！』孫婉霞口裏雖這樣說，但她心頭却暗暗有些失望。她彷彿已經看到了小五的未來，那完全和福生一模一樣的，或許比福生還要慘。

小五對於孫婉霞話裏的暗示好像始終莫名其妙，但他也不想根究，他只是向她問：

『你真的不願意和我一同逃到外面去嗎？你和我們分了手又到什麼地方去呢？』

『那自然是到朱家去了，你們能够安安順順的聽憑他要怎樣就怎樣，我可不能够，我至少要幫你們反抗他一下，也叫他認識我的厲害。』孫婉霞好像下了極大的決心似的，簪笑了一聲說。消沉了多時的熱情，又在她臉上閃動着光輝了。

小五正担心地搖手說：『使不得！』忽然空氣裏傳來了福媽媽呼喚『四姑』的聲音。孫婉霞也

就不暇再聽小五陳說『使不得』的原因，怏怏向他說了聲：

『記着，不要像你爹一樣！』

便飛奔向菲屋前去了。

四

菲屋裏的空氣很緊張，福生和福媽臉上都帶着正經的神氣，像在處理什麼大事似的。孫婉霞心裏已經打定了主意，便也不以為意，反而很暇豫的把眼看着福生。福生倒被她看得有些心虛起來，臉上紅了一紅，勉強笑着對她說：

『四姑，我送你到一個好地方去。』

『什麼好地方？是不是朱四太爺家裏？』孫婉霞嚴峻地問。

福生不提防孫婉霞會一句話就把他隱藏着的私心完全揭露出來，他臉上剛在消褪下去的紅色又飛上來了，而且比先前還要紅。他只好老着脸，咳噎了一聲說：

『正是。朱四太爺家比我家要好過萬倍，你到他家去，他們一定不會虧待了你的，強似在我們這裏吃苦。』

孫婉霞冷笑了一聲，也不說什麼話，自願走到行灶旁去燒菜。這時，小五也進來了，他在福生眼光的監視下，畏畏葸葸地靠到福媽身邊，低聲向她央告着。孫婉霞雖聽不清他說的什麼，但估量起來，

總不外乎要求她不要把自己送到朱四太爺家去，不禁暗笑他的徒勞，不過心裏也確實有些感激他。果然，福媽媽聽了他的話，只是搖頭。福生倒有些動疑起來，厲聲向他喝問了。

「小五，你說的什麼？」

「他要我們不把四姑送到朱四太爺家去，你看可能答應他嗎？」

「嘿！這雜種，好不要臉！」福生狠狠的罵了聲，順手給了小五一巴掌。

本來懷着滿肚皮委屈的小五，吃了這一掌，所有的怨苦一齊爆發了出來，忍不住伏在桌上大哭起來了。這哭聲更引起了福生的憤怒，他跳起來，從門背後搶過一條門閂，在桌上秤的打了一下說：

「你敢哭！你這小雜種，看我不打死了你！」

小五嚇得不敢哭了，但還在抽咽。福媽媽做好做歹的把他送到後面屋裏去，回頭埋怨福生說：

「你也不想他現在心上是怎樣難過，還要對他這樣兇！」

「誰叫他不懂事！」福生重重的拋下門閂，哼了一聲，便又用力打着火鏢，抽起烟來，

孫婉霞心裏沒得好氣，也不大高興做事，草草把飯菜燒好了，送上桌來。福媽媽關心着小五，又跑到後面去叫他出來吃飯，小五却只是哭着不肯出來。福媽媽沒法，只好叫孫婉霞去勸他。孫婉霞走進後面去，只見小五躺在板鋪上，眼皮都哭紅腫了，却還儘讓淚水不斷的奔放出來。不禁有些憐惜，忙走到他身旁去，低聲勸慰他道：

『小五，快不要哭了，哭有什麼用？你且想想看，到底是什麼力量使得你們不能好好地吃一頓飽飯，並且連你的四姑也奪了去的？』

小五不哭了。他像覺悟了似的，突然一翻身坐起來，緊握着拳，在板鋪上捶了一下說：

『四姑，我明白，你說得對。我不恨我爹，我只恨朱四太爺。那老狗這樣的欺壓我們，我將來一定饒不過他，總有一天要跟他拚個死活。我相信你的話，我不能再跟我爹一樣了。』

『只要你明白就好，現在快莫再哭，和我一同出去吃飯罷。』

小五點點頭，拭乾了眼淚，跟着孫婉霞走到外面來。福生白了他一眼，還待要發作，却被福媽媽的眼色阻止了。小五似乎也學會了忍耐，只管低倒了頭吃飯，不作聲。

這頓飯很快的在不愉快的沉默空氣裏用完，飯後，福生便預備同孫婉霞到朱四太爺家去了。福媽媽還不忘記叫孫婉霞把隨身的衣包帶去，却被福生阻止了道：

『這那里用得着，朱四太爺家裏還少得穿的嗎？』

於是，他們便什麼東西都不帶，空手上路了。福媽媽兀自站在門前，把手遮着太陽，盡力用僅有的一隻完好的眼送着他們，臉上充滿了憐別的神氣。小五早已跟在他們後面，不過他怕福生罵，不敢露出面來，只是遮遮掩掩的在一旁偷送着。饒是這樣，也已經給福生看見了，他停住步，衝他喝道：

『小五，你做什麼？』

小五吃了一嚇，不敢再送，只好戀戀不捨的望着孫婉霞走去。他的眼裏蘊着一團年青人的憤火。孫婉霞却不住冷笑着，她覺得朱四太爺轉念頭轉到她身上，真無異於惹火燒身，倘若他竟敢來犯她，她是一定要給他一些懲創的。過去初到農村時那種熱情的火氣又在她心裏燃燒着了，她決心要代大多數農民們吐一口被剝削的怨氣。

漸漸的，朱四太爺家的房屋在他們眼前現了出來，依然是白的牆，黑的簷瓦，顯得非常威武，但在孫婉霞眼裏，却成了更可憎惡的對象了。她勉強跟着福生走近那籬笆門前去，還沒有走進門，就又衝出來了那隻兇惡的看門狗，向他們「汪汪汪」的狂吠了一陣。孫婉霞這時正滿懷着挑釁的念頭，更那里當得住這狗還來向她吠，分外火上添油起來，她彷彿把這狗看成了所有惡人的代表似的，破例踢了他一脚，並且向他罵：

「你這鬼東西！你仗了那個人的勢，也敢這樣兇！」

「四姑，莫踢牠！打狗也要看主人面啊！」福生慌忙搖手阻止孫婉霞說：

「我看哪個人的面？我偏要踢！」孫婉霞把一口牙齒咬得格格的山響，又追上去，向那狗重重的踢了兩脚，踢得那狗夾着尾巴，「汪汪」的一聲，逃到屋後去了。

福生雖覺得孫婉霞的樣子有些不對，但也無法可施，他現在只想早一些把孫婉霞交到朱四太爺手裏，卸去他肩上的重負。於是，他便引着孫婉霞進屋去。屋子是一個四合院，進門就是大天井，穿過

天井，便到了客廳上。客廳上的陳設正和一般土財主家一樣，粗俗而又不相稱得使人發笑。朱四太爺早抽着水煙，在客廳裏等候着了，看見福生同了孫婉霞進來，不由得眉花眼笑的，嘆的吹去煙灰說：

「福生，辛苦你了！你先把她留下罷。明天再找了中人來寫契紙。」

福生從沒有見朱四太爺對他這樣和顏悅色，倒不禁有些受寵若驚，同時也暗暗增加了幾分希望。他覺得，這時候如若向朱四太爺提出什麼要求來，他必然答應無疑的。所以，他且不走開，却對朱四太爺說：

「四太爺，今天早上還來的錢裏，可不可以請你再借二十元給我？也讓我們快快活活的過一個年。」

「好好！你先回去，一切都等明天再談。」朱四太爺這時似乎只要福生能够趕快走開，不論什麼他都可以答應。

福生帶着希望的笑容退出去了，朱四太爺見他已經走開，忙不迭的把手裏的水煙袋向桌上放，走到孫婉霞面前來，摸着他那兩撇老鼠鬚，在孫婉霞臉上一左一右的打量個不住。到後又委瑣地伸出煙黃的手指來，待要去摸孫婉霞的面頰。

「放尊重些！你要怎麼樣？」孫婉霞慌忙把手一拂，因為心裏充滿了憤怒，手頭不覺加了幾分勁，把個色迷迷的朱四太爺拂得斜退了幾步，幾乎跌下地去。

朱四太爺却一些都不動氣，反而哈哈大笑起來。可是說時遲，那時快，不等他的笑聲停止，突然從左邊房裏飛也似的奔出來一個半老婦人，遠遠的就戟指指着他說：

『老殺才！你又不安分了！弄這樣一個年輕的臭花娘來做什麼？』

朱四太爺的身子猛可裏躬下了半截，他搔耳摸腮的，好半晌說不出話來。那老婦人看見他不開口，更加生氣了，搶上去，一手拉住了他耳朵，恨恨的喝問道：

『你說！你說！到底弄她家來做什麼？』

『呃！好太太，快放手，耳朵都快給你拉脫了！——不瞞你說，我弄她家來是做丫頭，服侍……』

『服侍我的嗎？好得很！倒費你的心了！』那半老婦人捧笑了一聲，隨即放鬆了朱四太爺，過來抓

孫婉霞的手。

孫婉霞却把她的手摔脫了，她的眼裏幾乎噴出火來，站在客廳當中，大聲說：

『我是到你家來做丫頭的嗎？！你們真在做夢哩！快滾遠一些，不要惹我發火！』

『不是做丫頭是來做什麼的？』那半老婦人又驚又怒，眼珠惡狠狠的從孫婉霞身上轉到朱四太爺臉上去。

朱四太爺也被孫婉霞那不遜的模樣驚呆了，慌忙插進來說：

『你這……這是什麼話？你家福生明明已經把你押在這里做丫頭了，你想賴是不興的！』

『他不是我親人，沒有權力押我！』孫婉霞斬截地回答說，她鐵青着臉，眉目間兀自冒着森森的冷氣。

『那你打算怎樣？』朱四太爺的臉色不自覺的變得非常尷尬，他有些感到無法處置這當前的事態了。

『我也不知道你們打算把我怎樣，你們既然會請我到這里來，自然會好好供養我的，我只消領受你們的供養好了。』孫婉霞凜然地說，她很爲自己的話得意，覺得這一放刁，可把他們窘住了。不料那半老婦人忽然撫掌大笑起來，她跑到朱四太爺面前，把手指在他太陽穴裏接連敲了幾敲說：

『老殺才！你聽見了嗎？你一天到晚轉女人的念頭，如今可接着一個殺星到家裏來了！你自己去對付罷，我不來管你這筆賬。』

說着，她果真撒手跑了。圍繞在廳前看熱鬧的丫頭老媽，却沒有跟着她同走，仍舊都帶着好奇的眼光，探頭探腦的張望。朱四太爺急得滿頭大汗，在客廳裏團團亂轉。忽然，他吆喝一聲，叱退了那班丫頭老媽，隨即笑嘻嘻的走到孫婉霞面前說：

『四姑，你真伶俐！你到我家來，自然不預備做丫頭的。現在，你且跟我來看房子，我老早就代你安排好了。』

孫婉霞不知道他搗的什麼鬼，不過她也不怕他。她昂然的跟着他，從左首走廊下，跨過一個堆着

農具和織布機的穿堂，走進一間小小的廂房裏去。房間很明朗，雖然房裏的陳設全是些粗笨的舊木器，不過比較福生家那種簡陋的生活却好得多了。孫婉霞四周看了一眼，也還滿意，忍不住笑着對朱四太爺說道：

「這就是你代我預備好的房間嗎？難為你這樣孝順，不過你却不許進來，快給我滾出去。」

朱四太爺顯然有些不服，他囁囁地想說話，孫婉霞却不等他開口，就從門背後搶過一條門門來，在他腳背上猛蹙了一下。朱四太爺喊了一聲：「啊！」一隻手揉着腳背，另一隻腳本能地退到門檻外去。孫婉霞趁勢把他一推，門上了門，止不住伏在門上吃吃的笑將起來。她暗暗得意她自己手腕的靈活，能够把朱四太爺玩弄於掌上，同時也有些好笑他的不自量，不清她是什麼人，就來轉她的念頭。她在千萬人裏面都能直往直來，連葉常青那樣心思縝密的銀行家，都不免要在她手裏栽翻筋斗的人，對付像他這樣的土老兒，可說是遊刃有餘的。她微笑着，把窗戶都下了鍵，便放心托膽的躺到牀上去睡午覺。終日都在疲勞地工作的身體，偶然得到鬆散的休息，很快的就沉酣地入夢了。

這一睡，直睡到天黑才醒來。剛睜開眼，就有一陣撞門聲送進她的耳鼓。

「開門！開門！送夜飯菜來了。」

孫婉霞聽出這聲音不是朱四太爺的，便起來開了門。一開門，一個丫頭就擡着隻方木盤進門來，盤裏除了飯菜以外，還有一段一指粗的洋燭插在燭台上。孫婉霞正借着燭光，低下頭去看菜，忽然從

那丫頭背後，闖出一個人來，把一張留着兩撇老鼠鬚的臭嘴直送到她面前說：

「四姑，我陪你一同吃飯好嗎？」

「討厭快出去！」孫婉霞看出那人正是她所怕見的朱四太爺，臉色不由得沉下來了。

朱四太爺這次可沒有先前那樣好打發，他嘻嘻涎臉的靠在桌邊，賴着不肯走，兩顆小眼珠一閃不閃的盯着孫婉霞，眼裏充滿了蓬動的慾火。這樣過了一會，他忽然回過頭去，吩咐那丫頭。

「再去盛一碗飯拿一雙筷子來，我也在這裏吃。」

孫婉霞本來已在動手吃飯，聽見朱四太爺這樣吩咐，不由得拋下飯碗，作色說：

「哪個高興和你一起吃，我不吃了！」

「不吃也好！」朱四太爺見那丫頭已經出房，便親自過去門上門，回到孫婉霞身旁來，他臉上的筋肉絲絲都在跳動，口裏骨都骨都的直嚙涎沫，猛的他一伸手，把孫婉霞摟住了，一隻手只是在她胸前亂摸亂摸。

「你敢……你敢……！」孫婉霞氣得渾身索索的發抖。她一翻身跳起來，不知那來的一股大力，竟把個朱四太爺推得「咕咚」一聲，跌下地去。

可是朱四太爺隨即便從地上爬起，又撲到她身上來，亂剝着她胸前的鈕扣了。

孫婉霞怒不可遏，她的眼前恍惚現出了癩皮阿三那一夜對她所施的強暴，想不到現在她竟又

落入同樣的境地裏去了。她的眼在四下裏搜索着，想找一件趁手的足以打退這惡鬼的武器。忽然，一眼看見桌上正擱着把磁茶壺，便不由分說的搶過來，照準朱四太爺當頭就是一下。

『哎喲！……你這丫頭好兇！』朱四太爺把手揉着頭皮，他的慾火完全被這當頭一茶壺打熄了。他衝上來想奪孫婉霞手裏的茶壺，孫婉霞却不等他衝近，又是一茶壺照他腦門上打去。這一下打得特別着力，朱四太爺只叫得一聲『啊！』便倒在地上，不能動彈了。孫婉霞像喪失了所有意識似的，她眼裏看見的不是朱四太爺，而是一個專門吮吸農民們血汗循環壓榨使農民們永遠不能翻身的魔王。她發瘋也似的把茶壺在朱四太爺頭上着力打了幾下，同時，眼前一陣昏眩，不知不覺倒在朱四太爺身上，暈了過去。

五

十分鐘後，又是一陣沉重的擋門聲，把孫婉霞驚醒了過來。她的熱情消褪了，她重又回復了她的意識。於是，朱四太爺的被她打傷了的身體，便很快的射進她眼簾來，使她開始感到當前的危機。她從桌上取過燭台，彎腰下去，檢視朱四太爺的傷勢。朱四太爺滿頭是血，血水沿着他的面頰流下來，直流進鬚鬚裏去。差幸頭盔還沒有打破，鼻孔裏也還有氣，她才略略放下了幾分心。

可是，外面的擋門聲却越來越響了，中間還夾着那丫頭叫『開門』的聲音。孫婉霞知道這門是萬萬開不得的，便硬着心，任她去撞。那丫頭撞了一會，忽然住手不撞了，同時紙窗上却現出了一個面

影，隨即又是一聲驚呼：『哎喲！』伴着一陣達達的脚步聲遠去了。

孫婉霞知道那不可避免的幕終於要來的，也不怎樣慌張。她嘆的一聲吹熄了手裏的火，輕輕拔下門門，藏身在暗隅裏等待着。不久，便有一陣嘈雜的人語聲從廳前傳過來，亮晶晶的火把映得滿窗通紅。當先便是那半老婦人，她沒防到門已經打開，奮着全身之力向門上撞去。門開了，她的身子也隨着跌進了門裏。孫婉霞在黑暗裏看得清切，提起門門，便在她頭上打了一下。

『好了頭，害了我們老爺不算，還要打我！我這條命跟你拚了罷！——你們大家趕快過來，幫我把這潑賤貨捉住了呀！』那半老婦人披頭散髮的狂喊着，搶上來便扭孫婉霞的胸脯。三個壯健的長工，也隨着這喊聲，撲奔到孫婉霞面前來了。

孫婉霞不慌不忙的把那半老婦人推跌了開去，便舞動門門來抵擋那三個長工。但她畢竟是個女人，怎能敵得過三個壯男，不多一會，門門被打落了，她的手腳給那三個長工捉了個結實，任怎樣掙扎也不中用。

就在她被捉住的時候，那邊地上的朱四太爺，在許多人忙忙碌碌的包傷口搗人中的救護下，喉嚨裏有了喀喀的痰嗽聲。

『好了！老爺醒過來了！』許多丫頭老媽同聲歡呼着。

朱四太爺醒過來的第一句話便是：

「好丫頭！打得我好兇！——呃！呃！」

他把眼在四周圍繞着他的人身上掃了一掃，似乎明瞭他在怎樣一種境地裏，不禁坐起身說了：

「那丫頭現在哪里？趕快捉住她，不要把她放鬆！」

「已經捉住在這里了。」剛把孫婉霞捉住的一個長工，獻功似的把蛇一樣屈曲着身子掙扎的

孫婉霞推到朱四太爺面前來。

「好得很！現在你們先把她網起，再把我的名片送到區公所，叫那邊發兩名保衛團了來，把她押到區裏去。」朱四太爺邊說邊解開鈕扣，在馬褂裏襟摸索了半晌，才摸出一張摺皺的名片來交長工。

於是，孫婉霞的雙手便被簇新的草繩網上了。那半老婦人似乎要報復先前被她打了一門鬥的仇，跑上來，左右開弓的打了她不少記嘴巴。還是朱四太爺出頭喝住了，叫長工把她關到柴房裏去。

柴房裏不但黑暗，而且密不通風，四周充滿了一陣陣乾燥的瓦斯氣息。那兩個長工把孫婉霞向裏面一推，便回身鎖上門走了。

孫婉霞被推得直跌到柴堆上去，因着這一震動，上面一網柴草落下來，正打在她頭面上，灰塵雨點似的只是向她眼耳口鼻裏面亂鑽。她不由得喊了一聲，使勁推開那網柴草，把眼在手臂上亂擦。同時，兩手腕被繩網住的地方，更隱隱感到一陣痛楚，使她非常難耐。

「難道我就這樣束手待斃了嗎？」

她暗暗恨了一聲，咬緊牙關，試着想把手從繩索裏脫出來。可是，繩網得緊緊的，你想移動分毫，得把兩手交叉着去拉那門時，也沒有拉得動。她絕望了，只好躺在柴堆上，等候命運的擺佈。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柴門被打開了，一簇亮晶晶的火把釋得久躺在黑暗中的她幾乎睜不開眼來。好容易等她回復了視覺時，她手上的草繩已被解除，換上了一副雪亮的洋手鐐，兩個穿黃色制服的保衛團丁，一左一右的把她夾在中間。到了這地步，她知道就是反抗也沒用了，只好聽憑他們把她押出門去。那隻看門狗，兀自迎着他們「汪汪汪」的吠個不住。

這件事，似乎早已鬧動了全村莊，孫婉霞剛被那兩名團丁押出朱家門來，一眼便見到許多熟人，幾乎全村莊的人都圍攏來看這件事。只有福生一家人却沒有來。孫婉霞怕他們怕把禍事牽連上身去，好在她已和他們斷絕了關係，也不願意見到他們，便泰然的讓那兩名團丁押着她上路。雖然時候已經不早，可是好事的村人們仍舊捨不得離開，儘有許多人簇擁在後面，擾擾攘攘的，一直把他們送到區公所門前。

區長因為這件事發生在夜裏，打擾了他的睡眠，特別來得震怒。但到那兩名團丁把孫婉霞押到他面前，放下了手鐐時，他莊嚴的臉色却突然變溫和下來了，柔聲向她問道：

「是你把朱四太爺打傷了的嗎？」

這句話明明含有開脫她的意思。可是，意外地，孫婉霞却給了他一個斬釘截鐵的回答。

「正是！」

「你爲什麼要打傷他？」

孫婉霞的反抗精神又勃發了，她如火似的熱情使她不能忍受區長那無禮貌的盤詰，她大聲說：「你沒有權力來管我！因爲現代的法律道德我都是不承認的！」

區長顯然有些驚訝於孫婉霞的口裏居然會說出「法律」「道德」等名詞來，他正想細細的盤問她到底是什麼人，但一眼接觸到她臉上那輕蔑的神氣，他却又不禁有些動怒了，猛的在案上拍了一掌說。

「你道我管你不得嗎？我偏要管你一管——來！」

兩個保衛團丁應聲走到案前，立正了，各各向區長行了個舉手禮。

「把她拖下去，每人打她二十記嘴巴。」

孫婉霞的眼裏幾乎噴出火來了，她看着那兩名團丁竟真個動手來抓她，忍不住衝着他們，怒吼了一聲道：

「哪個敢來？」

可是吼儘管吼，力量薄弱的她却無法抵抗那兩名團丁。終於，那兩名團丁毫不費力的便把她抓住了。「拍拍——」手掌已經重重的落到了她面上。



作 渣 沃

「啊啊！你們可以殺死我，但……不能……不能……」

掌聲很清脆的把她喉嚨裏的怒吼打斷了，每一掌下去，臉上便火辣辣地作痛。到二十記嘴巴打完了，臉已腫得像胡蘿蔔一樣。孫婉霞從沒有受過這樣厲害的恥辱，痛楚和憤怒撕裂了她的心，她的脈筋完全誓亂了，在她眼前看不見人，只見許多鬼影在搖晃。她猛的一個虎跳，撲奔到公案前去，使盡平生之力一推，把公案，區長，和坐在區長旁邊記錄口供的書記一齊推翻在地，口裏發着悽聲說：

「你……你們……有這樣惡！」

「反了！反了！好潑辣的傢伙！」區長從壓着他的公案下爬起來，忙不迭的命令身旁的圍丁說：「把她關到拘留所裏去，好好看守着。」

就在這時候，一頂轎子抬到了區公所門口，兩個提燈籠的轎夫扶著個頭上包紮着白布的人進來，正是朱四太爺。

孫婉霞剛瞥見朱四太爺在向區長拱手，便被那兩名圍丁押着走向拘留所去了。拘留所狹小得活像雞埘一樣，發着一陣陣霉濕氣息，裏面黑暗得連一線光都看不見。還虧她是個女人，拘留所裏又沒有別的女犯，所以她得以獨佔一間監房，不和男犯們混在一起。她摸索到一張板棧坐下了，清清楚楚的聽見那兩名圍丁關上了木柵門，下了鐵鎖，然後脚步沉重的走去，便開始抬起眼來，凝視那在她面前的黑暗。

四周是寂靜到連一絲聲息都沒有，對面男監房裏雖不時有幾聲呻吟歎息和咳嗽傳過來，但卻並不會打破了靜默的空氣。這黑暗和寂靜正給了她一個思考反省的機會，她開始發覺了過去那自勵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的錯誤。顯然的，她那種自發的英雄舉動——幫助別人，所收的效果實在很微細，能夠領受她幫助的不過是少數人，大多數人仍舊陷在痛苦的泥淖中，不是她個人的力量所能援救。她想不出她自己到底完成了什麼任務，只覺得不過重演了一場唐吉訶德的悲喜劇，滿心想造成一個偉大的驚人的奇蹟，却被現實打了她的嘴巴。她不由得嘆息了一聲，喃喃地自語說：

「我錯了！我太迷信了個人的力量！其實個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只有集團的力量才够得上稱偉大。倘若我有一天能够恢復我的自由身體，我一定要拋棄個人的英雄思想，投進集團懷抱裏去。」

正當她這樣懺悔地獨自着的時候，忽然，眼前現出了一星豆大的燈光，一個三十來歲的女看守開了鎖，擎着隻煤油燈進來。她把燈在孫婉霞面上照了照，止不住嘖嘖的說：

「可惜了！年紀輕輕的，就犯了罪！」

這一星燈光給了孫婉霞一個啓示，她猛然覺得她不能把生命消磨在這無意義的囚禁裏面，便渴望着能有一個人來救她一救。一想到救她的人，她不由的便想起葉露玲來；同時她又覺得這一次的豐災，給予農民們的經驗太慘痛了，倘若她能託葉露玲轉求葉常青在他銀行裏舉辦農村貸款，或許可以使農民們稍稍蘇息一下。打算定了，她抬起頭來，望了那女看守一眼，覺得她這人還和氣，

便開始向她提出要求來說：

『你可能代我弄一副筆硯進來嗎？』

『不行！監牢裏是沒有這種規矩的！』那女看守把燈放在檯上，臉色開始沉下來了。

孫婉霞知道這地方來一定要稍稍用一些錢，好在她的裏衣袋裏還藏有三枚銀元，便摸出一枚來，交在那女看守手裏，又向她笑一笑。那女看守會意，很高興的鎖上門出去了。不久，便重又跑回，從衣兜下取出一副筆硯來，還附帶着一張粗紙。

孫婉霞本想再問她要一個信封，但一轉念，等寫完再要也是一樣的。於是，她便吐了口唾沫在硯台裏，磨好了墨，開始靠在檯上，借着那一星豆大的燈光，給葉露玲寫起信來。

第十四章

這封信，並沒有遞到葉露玲手裏。因為葉露玲這時已經離開了上海。

和葉露玲同樣地先後離開上海的青年男女還不知有多少人，他們都是懷着滿腔熱血，預備犧牲了自己，挽回整個民族的命運來的。像一陣旋風一樣，把大多數優秀分子都吹到了北方，只剩下少數醉生夢死浪漫頹廢的無用的黴菌，還殘留在這繁華的都市裏。

時局的風雲是愈來愈險惡了，而在中國歷史上充滿了創痕的一九三二年，也就斷送在這險惡的風雲裏面。

隨着一九三三年的到來，「轟隆轟隆」的炮聲便又在口關一片土上響起。這炮聲，使得少數醉生夢死的人也大大張開了驚異的眼睛，覺得民族的危亡已經迫近眉睫了，敵人的野心是和封豕長蛇一樣，永遠沒有壓足的時候的。

和這炮聲成了正反對方向發着的，是從杜季真手裏出來的來復槍聲。他這時正在一片新的土

地上，幹着一種新的冒險事業。這事業，是需要把血和生命去交換的，而他也正準備着去交換，一些都不吝惜。

他們這一團五十多個志同道合的人，很早的在三月前便由間道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中間雖然經過了不少留難，但仗着他們的毅力和勇氣，終於先後克服了。到達目的地後，便加入了當地××軍領袖×××的部下，爲了作遊擊戰的便利起見，他們更被編成了五個縱隊，每隊十個人。杜季真所屬的那一隊領隊的隊長便是那抱着「只有反帝才是我們的出路」的信念的鄧應權。

這生活，一開始便給了杜季真無限的喜悅，他甚至覺得不論那一種事業都沒有比這用生命去交換的冒險更適宜於他的願望。握着一枝鎗，背着全副武裝，在廣闊的天宇之下，翻山越嶺的跑；有時爲了遮掩敵人的眼目起見，屏着息在高梁地豆地裏爬；有時四望不見一個村落，更不免要忍着饑餓和風雪苦鬥，這樣的生活是多麼有奇趣，多麼足以使他神魂顛動呀！

他們一羣人都和來時不一樣了，三個月的炮火生活把他們訓練成了一種純粹軍人的性格，他們懂得怎樣躲避子彈，怎樣滾起自己的身體不讓敵人發見，怎樣在敵人的炮火下面偷襲陣地。總之，一句話，他們的視覺聽覺比貓兒還要敏銳，他們的身手比猴猴還要靈活。

新年是在一個山神廟裏度過的。那一天，刮着風，下着雪，彷彿象徵這民族的苦難。

第二天，雪止了，大地上充滿了白茫茫的一片。山林，原野，都像粉裝玉琢成似的。天氣却特別冷，一

滴水落下地，立刻便成了冰。他們的服裝雖已穿得很臃腫，還止不住時時刻刻的打寒戰。可就在這當兒，一個專司傳遞消息的交通兵，傳來了又軍炮轟口關的警訊，和要他們乘機搗亂敵人後方的命令。

於是，他們這一隊人，便在隊長的率領之下，「卡茲卡茲」的踏着雪，離開山神廟出發了。

一出門，一陣尖利的像刀子一樣的冷風撲上他們的面部，使得他們不禁同時打出了一個冷聲。他們中間最年青的一個，名叫徐繼明的，止不住呵着手暖起來了。

『啊！好冷！』

杜季真不由得聳了聳肩，他也未嘗不覺得寒冷，不過他的內心正燃燒着一團烈火，這一團火，使他把所有的寒冷完全忘懷了。

時候還只下午四點鐘左右，天却已在發黑，全賴雪光把大地映得通明。路上連一個人都不見，更不用說什麼村莊了。不過他們却不能不戒備。全隊雖然祇有十個人，却分成了散兵線，搜索前進，偶然聽到一些聲息，便由隊長下令，全體立刻在雪地裏伏下來，扳着槍機，一豎不響的凝視着前面。直到前途沒有什麼動靜，才又繼續戒備着向前走。這樣小心謹慎的，無論如何走不快。所以，預定的路程雖祇三十里，還沒有走到一半，天已經黑下來了。

天黑，路辨不清，沒有村莊，寒冷饑餓疲倦夾攻着他們，他們不禁都有些恐慌起來。

『怎麼辦？我看不能再走了，不過不走又在哪兒歇腳！』

「啊！我的脚都凍僵了，鼻子好像不是我自己的，再走說不定要脫落。」

「肚子餓得怪難受，我實在沒有力氣走了，要有什麼東西吃吃才好！」

大家雖都這樣訴苦，可是隊長仍舊主張往前走，理由是眼前這地是雪的荒野裏，決計不能歇脚，倒不如繼續向前走去，或者會找到一個村莊廟宇棲身。

隊長的話說得不錯，他們當然不能休息在雪地裏，於是便只有竭力忍着寒冷，忍着饑餓，拖着疲乏的身子，提起凍得麻木了的脚，繼續踏着雪前進。天完全曇黑了，因為是雪天，沒有月，沒有星，地上的積雪雖有些微的光芒，但却照不清前路，很有許多人不留心，跌倒在雪地裏，給雪地上添了個影子，皮膚觸着雪並不覺得寒冷，為的是身體上露出在外面的部分，已都凍得失掉知覺了。

「真難受！要有敵人來開一開火倒好！」

幾乎每個人心裏都在這樣想。實在，他們這時候誰都需要加進幾分活力，可是敵人始終沒有在他們眼前現出來，倒是可以容留他們棲身的村莊，却出現在他們眼前了。

村莊像死了似的，聲在雪地裏，一絲聲息都沒有，屋裏全不點燈。

「散開！」隊長喊，於是所有的人便都照慣例分散到村的四周，把槍放下來，小心翼翼的瞄準着前面。隊長獨自一人，執着支駝壳，走進村裏去。不多一會，歸隊的哨子響了起來，大家知道村裏並沒有敵人埋伏，便都放心托胆的重新抗上槍，回到隊長身旁來，由隊長舉手在一家門上敲門。

門裏發出一陣驚擾聲，中間還夾着器物跌落的聲音。半晌，才有一個蒼老的口音向外問：

「誰在那里？」

「我們是××軍。」

「哦！讓我點起火來。」

一線火光在門縫裏一閃，同時，門閉的一聲打開了，首先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個年將花甲銀鬚飄拂的老人。屋裏炕上還有四個人坐着，一個老太婆，兩個年青的漢子和一個少婦。他們聽說來的是××軍，連忙一窩蜂似的下炕來，包圍着他們，問東問西的，打聽外面的事。只有那老人站在一旁，滿嘴不住的唉聲歎氣。

「唉！天翻了！大家都沒有活路走！」

沒有誰理他，屋裏的人都忙着在張羅款待那保衛他們身家性命的××軍。那老太婆很快的搬出一盆熱水來，給他們洗臉，接着又搬出了好幾壺熱茶，和包子窩窩頭。

這該是他們休息的時候了，可是他們誰都不敢輕易就去親近那熱水。經驗告訴他們，沒有回復知覺的官能，一旦和熱水接近，是要有脫落的危險的。所以，他們都竭力磨擦着臉和手，直到血脈融和了，才各自去洗臉吃喝。

屋子裏頓然增添了許多活氣，那老人一壁瞞着他們吃喝，一壁和他們談着話。從他的話裏，他們

才知道那老太婆是他的老伴，少婦是他的女兒，兩個年青的漢子，一個是他的兒子，一個却是他的女婿。女婿是由X×屯逃來的，他的父母兄弟都不明不白的死了，屋子變成了火灰。

他這樣說着不打擊，女婿的眼裏可已有了淚。不等別人來問他，他先啜啜的獨自了起來。

「唉！真慘哪！我永世都忘不了那一回！」

「到底是怎麼會事？」年輕好事的徐繼明，忍不住問了。他最喜歡打聽敵人殘暴的歷史。

「誰知道！」那漢子恨恨的說：「早就聽得風聲不好，X×兵要下鄉來繳餉，我趕緊把老婆送回家來，再回到屯裏去。屯裏這當兒可已經鬧翻了天！你們想：槍枝是咱們的命根，沒有槍，X×匪來了怎麼辦？用什麼來自衛？官廳又不能幫咱們剿匪！咱們當然不肯繳，只好假意說槍都給X×匪繳去了，X×兵不相信，說咱們窩通X×匪，要一齊治罪。到後不知怎麼一來，又認咱們是良民了，不過要咱們齊集到關帝廟前的曠場上去照個相，說是照過相後，將來再有變亂，好人歹人容易分別。咱們那里懂得他們有鬼計，只想往後省些事，就大大小小一齊跑了出來，再沒有一個留在屋裏的。好了，他們在給咱們照相啦，兩三架照相機對準着咱們，咱們擠得緊緊的，連大氣兒都不敢出，等候他們給照相。突然，「闐！闐！闐！」一陣子響，站在前面的人紛紛倒下去，哭喊聲好像翻江倒海似的。那里是什麼照相機，原來是發新的機關槍，槍口冒着火，槍彈密麻般只是望咱們身上掃，碰着了就歸陰。咱多虧站在後面，連忙撥轉身子就跑。跑着跑着，一個X×兵衝開了了一槍，槍彈「噠——」的從身旁邊擦過去，只差兩三分

就沒了命。可是咱們一家兒就這麼全完了，只逃出咱一個光身子。」

大家屏聲靜氣的聽他訴說着，聽完了，不由得都歎了一口氣，深深同情着他的不幸。只有徐繼明却沒有歎氣，他反而縱聲大笑了起來，做學着那漢子的口吻說：

『多俾咱也捉兩個××兵來給你出出氣。』

這一句話把大家都逗笑了。那老人聽他們笑聲這樣高，像怕被人覺察了似的，皺着眉，立起來說：『好了！別儘鬧頑兒啦！還是打點清睡覺吧。』

於是，他們便把三間屋裏的炕牀全讓給了客人，自己移到地下去睡。大家因爲日裏趕路疲倦，差不多一個個身上炕，就都鼾聲雷動了。只有杜季真却興奮得睡不着，過去的，現在的，許多事情都亂紛紛的鑽進他腦海來。他索性不睡了，起身到外面去小解，剛解完手，回轉身來，忽然看見黑暗裏，一個人挺立在門前，而且笑嘻嘻的向他說：

『怎麼的，你老還不睡嗎？』

杜季真喫了一驚，他竭力向那人臉上辨認着，半晌，才從兩隻發光的眼睛上，依稀辨出是那老人的兒子。他不禁詫異地問道：

『你……你做什麼？』

『我也想跟你們一同去，不曉得你們可能答應嗎？』那兩隻眼睛裏開始閃出了希望的光輝。

「你……」杜季真詫異得說不出話來了，但聽着他的聲口那樣堅決，又不禁暗暗有些佩服，說道：「好的，不過你恐怕不見得肯讓你跟我們同去罷。」

「不要緊，他拗不過我來的，我如若一定要去，他一個老人家能够怎樣。」

「不過你沒有槍，跟了我們去又能幹什麼？」

「嘿！誰說沒有？我們這地方，哪個人手裏沒有幾桿槍，我並且還是個打槍的好手呢！」

「那麼，等着明天再說罷。」杜季真說了這一句，便進屋去了。他的心比先前還要興奮，見到熱心想加入他們中間來的志願者羣，是這樣多，他覺得前途實在是很希望的。他重新倒身上炕去，這次却不像早先那樣不容易睡着，幾乎是頭才着炕，便呼呼的睡過去了。

二

第二天，天又下起了雪。空中佈滿了陰雲，大的雪片穩毛般亂紛紛的撒下來，被狂風捲着，滿空飛舞。雪雖然下得大，他們可不能停留着不走，因為就擱得久了，說不定會有人去向敵人報告。而且在這軍情緊急的時候，動作只要稍微慢一步，就會讓敵人佔着勝利。

他們都結束停當了，吃過由老太婆手裏送上的早點，道謝了那老人和他一家，正待冒着風雪上路，可就在這當兒，一件不平凡的事情發生了。那老人的兒子滿臉閃着光，握着枝德國造套筒槍，背上繫着副子彈帶，從後面屋裏闖出來。一夜工夫，他已經完全認識了那個是隊長，這時他便向邵應權說：

「隊長，我也跟你們去打××兵好嗎？」

隊長還沒有作聲，突然，那老人飛也似的撲過來，一壁伸手去奪槍，一壁罵着他兒子說：

「德泉，你瘋了嗎？怎麼會起這種想頭？」

「我可沒有瘋，倒是你們才有些瘋了，守着給××兵做槍靶子嗎？姊夫一家就是好榜樣！」德泉氣憤憤地說，他漲紅着臉，拚命從他父親手裏把槍奪下來，跳到外面去，讓雪片一陣陣的往他身上蓋。

「快回來，德泉，別這麼着，這是性命交關的事呀！」那老太婆直着嗓子喊，她的臉色青得怕人，一刻前的喜悅和感觸完全從她臉上消褪了。喊了一會，見德泉始終固執着站在風雪裏不肯動，不禁頓足大哭了起來。一壁哭，一壁口裏還在喊，差不多連心肝乖肉都喊出來了。

杜季真瞧着他們的模樣，止不住想起他自己動身北上時他父母在車站上挽留他的一幕，他是把深厚的同情寄託在做兒子的這方面的。於是，便過來勸慰着那一雙老夫妻說：

「你們兩位老人家還是放開一些罷，如今這年頭，守着未必就會沒有離開，倒不如轟轟烈烈的幹他一場，或者會從死路裏打出一條活路來。」

隊長却不像杜季真那樣，他在勸着德泉，說打仗是最危險不過的事，像他這樣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人，尤其動也動不得。可是德泉也有他的理由，他說××兵就要下鄉來搜槍了，查到以多報少的人，便以私通××匪論罪，全村裏正都爲這件事焦急着，因爲大家差不多都是以多報少的，他家有兩枝

槍，就只報了一枝，爲的是官家給價一定不會有原來那種價錢，誰知現在這枝槍反而成了他們的禍根了，倒不如由他帶出去，反可以省一番事，要不然××兵說不定會從這一枝槍上把他全家都問成死罪，像他姊夫那邊的人一樣。隊長聽他說得有理，便不再勸他了，反而幫同杜季真勸起他的父母來。

那老人情知挽回不來了，而且他也正在担心着那枝槍無法出脫，雖然爲了一枝槍賠掉一個兒子，很有些不划算，但總比累及全家好些。所以，他到後也只好恨了一聲說：

「孽根，我也管不了你許多，由你去吧！」

德泉見他父親已經答應，止不住喜洋洋的高高擎着槍，當先開路。也不顧他身上已鋪滿了一層層的雪花，也不顧他母親在他後面直哭。

這里大家都都先後離開了那村莊，雖然從後面直追過來的那老太婆的哭聲使得他們非常難受，不過在炮火中生活慣了的他們，心腸已磨練得比鐵石還要堅硬；並且這年頭，死別生離已成了家常便飯，區區哭聲也不足以感動他們，他們仍舊大踏步的往前走。

路上，雪下得更大了，風捲着雪，一陣陣的向他們猛撲，有時簡直阻止了他們行路。他們拚命和風雪搏鬥着，身上被雪蓋得滿滿的，宛似許多活動的雪人；每個人臉上的神情都和昨天一樣，沉默而又堅定。只有新加入的德泉，却彷彿剛從樊籠裏脫出的小鳥，跳跳蹦蹦的，沒有一刻安靜的時候。他偶然回過頭來，看見大家身上蓋着的雪，不由得笑嘻嘻的說道：

「這樣倒好，要是沒有敵人過來，只要往雪裏一伏，就什麼都看不出了。」

隊長似乎覺得他那模樣太不成話，忍不住停步，喊着他的名字，厲聲呵斥道：

「德泉，你加進我們這里來，可不能再像在家時那樣，應該嚴守紀律。」

德泉吐吐舌頭，扮了個鬼臉，果然安靜了許多。過了一會，他却又很活潑的問道：

「你們打算往哪兒去？要是一直朝前走，那還不如抄小路，比大路走近得多，而且保險不會碰到敵人。」

「真的有小路可以抄到前面嗎？」隊長不由得正色地問了，他抬起頭來，瞧着天空中的風雪，皺皺眉。

「自然是真的，這一帶的道路不是我誇口就是閉着眼也背得出。」

「那麼，我們收了你也很有用，算是找到個得力的嚮導了。」隊長笑了笑，便命德泉在前領路，大家跟着他走。

道路漸漸的愈走愈崎嶇了，雪把一切坑坎都掩蓋着，一不留心就要在地上傾跌下去。可是沒有誰口裏發出一句怨言，他們的心都是熱刺刺的，只想早一些趕到前面去和敵人開仗。路上連一個躲避風雪的廟宇都沒有，有的只是白茫茫的成堆的雪團，幸虧他們從德泉家出來時身邊已裝足了糧，還不至於挨餓。

走着走着，也不知道和風雪搏鬥了多少里路，天却愈走愈陰暗了。忽然，意外地，一條很整齊的大街在他們眼前現了出來，街上還有警察派出所，街後面高高低低的排列着不少蓋滿了雪的村屋。隊長連忙下令叫隊伍散開，一面又叫過德泉來詰問道：

「你不是說這里小路上不會有敵人嗎？怎麼這里却有警察派出所？」

德泉仍舊不改他活潑的態度，他嘻皮笑臉的說：

「這自然不會沒有的，大路上比這還要多呢。好在他們人很少，而且又都是些膿包，只要放胆把他打下來就是了。我們的彈藥邊可以在這裏補充補充。」

大家聽了德泉這樣說，不由得都摩拳擦掌的預備動手了，因為他們的給養非常困難，尤其是子彈，差不多打掉一顆就少一顆，所以不能不設法補充。可是隊長却很謹慎，他繼續向德泉問道：

「真的人不多嗎？你得留心，這可不是鬧玩的！」

「隊長太小心了，這樣的小地方，會有多少人，還不是幾個吃糧不管事的膿包，只要一排槍就够把他們嚇跑了，怕什麼？」

於是，隊長便派定了兩個人做尖兵，六個人分左右兩翼包抄過去，他自己帶着兩個人居中，各自找着好的掩護，蛇行鸞伏的向那警察派出所前進。尖兵放了第一響槍，各人手裏的槍也都跟着放了起來。

「砰砰——劈拍！」

槍聲像爆竹般的響了一陣，隨即從所裏也發出了幾下回響，不過聲音很稀疏，可見那裏面並沒有幾個人。大家的胆子都放大了，發一聲喊，團團的撲奔過去。所裏只有四五個長警，聽得四面都是槍聲，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全都嚇呆了，勉強回了一排槍，便紛紛跑到門前來，從裏面挑出一張白紙，表示投降。隊長還恐有詐，直到那兩名尖兵把他們手裏的槍械繳下了，才把歸隊的哨子吹了起來。

全隊的人一齊跑過來了，把那幾個已經繳了械的黢黢的長警包圍在中間。

「狗入的！你們也有今天嗎？從前的威風到哪兒去了？」德泉似乎會被這班警士欺凌過，這時記起了舊恨，便報復地跑到一個長警面前去，在他臉上重重的打了一記耳光。

隊長連忙把他喝住了，一壁却向那幾個長警問道：

「我看你們也是不得已，不知道你們可願不願意拉出去，跟我們走一條路？」

那幾個長警面面相關的，沒有一個敢作聲。隊長情知他們有所顧忌，便不再說什麼，揮手叫德泉剩下他們身上的子彈帶，喝了聲「滾！」那幾個長警得了自由，沒命的在風雪中抱頭鼠竄的走了。

大家得到了休息的地方，又在所裏搜出了幾箱子彈，不禁都精神煥發的，把所有的寒冷和疲倦完全忘記了。

可是隊長却像想起什麼似的，他很不放心的又叫過德泉來問道：

『這里離開火車道有幾里路？』

『大概有五里罷。』

『這可不得了！大家快快歸隊。五里路是很近的，只怕剛才跑去的那幾個長營，馬上就會把××兵引了來。』

『怕什麼！隊長總是這樣胆小，××兵要來，就跟他們開一仗不好嗎？』年輕性躁的徐繼明，忍不住氣憤憤地說了。

『不是這樣說，我們只有這一些人，他們要是大隊開過來，我們一定打不過，白白犧牲了太不值得。好在火車道離開這里只有五里，我們不如去攔毀牠一兩節，再找個地方埋伏好，等他們的軍用列車顛覆了，然後殺他們個措手不及，不是比留在這里等他們開過來好得多嗎？』

『好！我第一個贊成！』徐繼明喜歡得把手裏的槍高舉起來了。

『好是好，不過他們只怕已經在開來，半路上說不定會有遭遇戰！我們大家都得當心一點。』杜季真也比從前精細了許多，他這話正合着隊長的心事，連忙下令叫全隊加緊戒備。

『不要緊！』德泉却又插進來說了：『你們要想攔火車道，這兒還有小路。』

隊長把驚異的眼光望着他，意思好像說：『還有嗎？』但沒有說出口來。他竭力抑制着驚喜的感情，只示意叫他領路。

隊伍又被捲入風雪中了。這一條小路可說名副其實，幾乎全是被雪封着的羊腸小徑。幸虧走了不多一會，路便漸漸寬闊起來，兩旁堆滿了被鏟開的雪堆的火車道，也在他們眼前現出來了。這時正有一列軍用火車「隆隆隆隆」的吼着從軌道上飛馳過去，煤煙像一條天矯的黑龍般，衝破了白的雪片，在空中蕩蕩着，隨後又變成了一張網，慢慢的被吞沒在黑暗的天空裏。

「可惜！遲到了一步，又讓這害人的東西過去了！」隊長不由得在雪地裏跺了跺腳說。他一壁下着「散開」的命令，一壁看着眼前的雪堆，又不禁笑了起來：「這倒是我們很好的掩護呢！」

這時已有四五個人蹣跚到鐵路上去，用剗刀挖着軌道上的螺絲釘了。因為恐怕有壓路軍警巡查過來，他們的動作非常敏捷，不過十分鐘工夫，已把長蛇似的一整段軌道攔斷，斜刺裏引到左邊去。隊長見他們已把工作完成，便又下令分配他們到左右兩邊埋伏，借樹木和雪堆做掩護，單等敵人的軍用列車顛覆了，便一致出動攻擊。

天空的風雪更加來得厲害了，雪片一陣陣的只望他們身上蓋。這真是最難挨度的時間：他們的全身差不多有一大半被埋在雪裏，冷氣透過他們的衣服砭骨地向裏鑽。敵人的軍用列車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再有開來，他們可不能動也不能響，而且要保護手裏的槍枝和背上的子彈帶，使不讓雪打濕。

在和杜季真相距不遠的地方埋伏着的身材魁梧的王國能，忍不住低聲咒罵起來了。

「他媽的那夥豬直到現在還不來，不知要等他們到什麼時候！」

「不要性急，遲早總歸要來的。我們暫且忍耐一下，不久就有好巴戲看了。那麼長的一節火車，在我們眼前翻倒下去，裏面裝着的軍火一齊爆炸起來，不是有很有趣嗎？」杜季真半帶希望半帶安慰的說，雖然他的身子已有一半凍僵了。

王國能便不再作聲，也和許多人一樣，咬緊牙關忍耐着。果然，隔不多久，又有一列軍用火車開過來了。似乎前方的軍情十分緊急，車子也用着極度的速率前進，火車頭「噓噓——」的冒着氣，機輪「格隆格隆」的轉動着，震得地皮都跳將起來。司機人做夢也想不到軌道已經撬斷，風馳電掣的直駛過去。猛的車頭打了個轉折，全節列車在極度速率之下保持不住平衡，早有三分之一像一隻巨獸般倒將下來。車廂裏裝着的軍火，禁不起這猛烈的震動，大部分都爆炸起來了。

「蓬——轟！」

一聲震聳山岳的巨響，隨着一陣極濃厚的黑煙直冒起來，煙裏有一條黯紅的火舌打着轉身。煙散了，被炸起的泥土和敵人的殘肢斷體像驟雨一樣的落將下來。接着便現出了熊熊的紫火，和子彈炸裂的「拍拉拍拉」的響聲。

「咪咪！」隊長拚命吹着哨子，是一種從來未有的急響。
埋伏在鐵路兩旁的隊伍，一齊把手裏的槍枝開放了。「砰砰——劈拍——」和着那從燃燒的

車廂裏發出來的「拍拉拍拉」的子彈炸裂聲，湊成了一曲熱烈悲壯的偉大的交響樂。

在後面幾節沒有顛覆的列車裏的敵人，都倉皇下車來了。他們有最新式的步槍，有手提機關，但都沒有目標，只好借車身作掩護，胡亂向鐵路兩旁掃射着。反之，埋伏在雪地裏的隊伍，却每個人都有極清晰的目標，幾乎沒有一顆子彈是虛糜的。這樣，敵人的人數雖比他們超過三五倍，也不能不委棄掉死屍後退了。一面退，一面還在發着槍。

隊長把歸隊的哨子吹了起來，但卻沒有人理會，因為大家的腳都凍麻木了。過了好一會，才都慢慢的爬出雪堆，歸了隊；等隊長下了解散的命令，便紛紛撲奔那幾節完整的列車裏去，截取戰利品。戰利品雖然多，可是卻沒有合於他們的槍枝用的。他們失望了，索性拋了幾個火種進去，又加上一排槍。直到瞧着熊熊的紫火也冒穿了那幾節列車的頂，才得意地站在遠處，發着勝利的微笑。

三

然而，勝利的事在他們是不會常常有的，以後的一個多月裏，他們就接二連三的打着敗仗。原因正開到這塊土地上的敵人愈來愈多了，壓迫得他們立腳不住。敵人的目的不僅在澈底的消滅他們，而且還對做着他們根據地的口口省境懷抱佔領的野心。這樣的野心並不是現在才有，去年六七〇裏就會一度表現過，不過那時也許因為形勢不利，終於沒有大舉進攻，現在却少了許多顧忌，所以就很快的成爲具體的事實了。



温 涛 作

這就使他們的行動上增加了不少阻力。在敵人雲集的大軍下，他們幾乎完全失去了活動的可能，不僅不能活動，甚至連容留他們休息的屯堡裏，敵人的飛機也會像獵犬般出現在上空偵察，只要稍稍發現了一些可疑的地方，就施着慘無人道的轟炸。爲了不願作無謂的犧牲，也爲了不願老百姓因他們的緣故遭難，他們只好全部退進他們的根據地口口省境裏去。和他們一同退進來的××軍還有許多，都是被敵方的飛機重炮壓迫得存身不住的。

在這一兩個多月的時間裏，他們也遭到了相當的損失，兩三個忠勇的同伴都犧牲在他們各人的志願裏了。雖然很快的便有人補了進來，然而却在他們的心版上留下了一重不可磨滅的印象。尤其是杜季真，每次見到一個同伴在敵人的炮火下倒了下去，他的心就大聲而迅奮地搏擊着，周身的熱血都沸騰了起來。他常常盼望着他自己也有這樣成仁的一天，而事實上他的身體却仍舊非常頑強，連一根毫毛都沒有損傷。

這時，因爲正式軍隊已經開上了前線，他們的精神較前更加振作了，同時工作也更顯得緊張而又艱鉅。他們需要輔助正式軍隊作遊擊戰，需要在敵人的飛機重炮下，破壞敵方的軍事工程，偷襲敵方的陣地。

這天也就是這樣，正面戰事正在發動。因爲敵方的炮兵陣地設在一處山坳裏，地勢非常好，在連續不斷的發炮下，我方已受到了重大的損失。所以他們被命令着，全隊由隊長率領，從側面去攻破敵

方的炮兵陣地。

飛機在他們頭上「杭杭——」的叫着，炸彈「蓬轟——」蓬轟——」的震得地皮發跳。炮聲繁密地傳過來，像一隻巨獸的怒吼。幾十磅重的溜綫彈，流星般閃着綠色的火花在天空劃過，落下來，把樹木石子泥塊屍體結成一團，播揚到天空中去。步槍與機關槍劈山竹似的爆着尖脆的聲音，流彈「噓——」的在他們耳邊發着要命的絕叫。他們大家都僵着身體，把一顆緊張的心握在自己手中，像一隻機警的兔子般，一會兒蹣跚到樹背後，一會兒跳進炸彈的洞窟裏，一會兒把全身都埋伏進戰溝，躲避着敵人射擊的目標。沉默而又堅定地，全隊沒有一個人作聲，但每個人都感覺肩上所負使命的重大。他們知道全軍的命運正都繫在他們手裏，只要他們把這工作完成了，佔據了敵方的炮兵陣地，使自已這方面的軍隊不再感受威脅，勝利便有極大的把握。

他們已經順利地翻過兩個山頭，從側面看過去，敵方的炮兵陣地已近在眼前了。他們每個人的心都快要跳出胸口來，連忙屏着氣，全身貼在地上，蛇行着，一些些接近過去。

「殺——」隊長喊，隨即拋出了第一個手榴彈，「轟」的一響。

全隊立刻緊跟着撲奔上去。這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時期，長槍大炮全失了效用。兩方面，我扼你的喉嚨，你擊我的要害，牙咬着，腳踢着，吶喊，嘶叫，響成了一片。這不是單純的鬥爭，這裏面包含着被壓迫者對於侵略者的嚴重的憤怒。

終於，在敵方陣線裏，炮聲不再響了。幾個炮兵有的被打死在地下，有的帶着重傷逃了開去。炮口被移了轉來，剛對準敵方，要開放那驚人的第一炮，可是不巧得很，就在這當兒，天空中飛過來了五六架敵方的轟炸機。有一架飛得很低，似乎已經看出了炮兵陣地裏的變化，很快的拋下一枚黑色卵圓形的炸彈來。

「蓬——轟！」

這一響過後，其他的飛機也都紛紛向下拋彈。在這嚴密的轟炸下，使他們連破壞這幾尊炮的手續都來不及作，只好都帶着惋惜的神情，仍舊分成了散兵線，找着種種掩護，退將出去。

這當兒，意外地又傳來一個不幸的消息。正式軍隊竟在並不怎樣不利的形勢下，退出陣地了。

再沒有比這消息還要使他們詫異而又憤慨的，他們，沒有糧沒有餉子彈給養都不周全的他們，還能在冰天雪地裏和敵人苦鬥，而拿着國家的糧餉，充分具備着作戰上一切便利的正式軍隊，却僅僅和敵人交鋒一下，便向後撤退了，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難道國家養兵千日，是用在一逃的嗎？

他們憤慨着，但憤慨也沒有用，事實既經到了這一地步，他們也就只好跟着正式軍隊一同退將下去。因為如若不退，他們便要陷在敵人的大包圍裏，以全隊不過十一個人的他們，去抵擋敵人成千成萬的軍隊，不啻以卵擊石，是決沒有倖存的道理的。

於是，當天午後，他們便都從前線退下來，退到一個堡子裏。

堡子裏住着百多戶人家，都是靠牧畜過活的，因為這一帶都是山地，又靠近沙漠，不適合於耕種。居民生活很平安，戰爭的危機似乎尚沒有為他們感覺着，看見他們這一隊人開進來，還稍稍起了一番驚擾。直到明瞭了是開來保衛他們的，才都帶着歡迎的笑臉包圍上來。據他們說，幾天前，敵方的飛機曾飛來偵察過一次，並沒有投彈，他們那時雖感受到一些威脅，但並不怎麼深刻，隨即便淡忘了，想不到戰爭的危險已迫近眼前，現在想逃避，倒反而有些手忙腳亂。他們都為這迅速地襲來的災難驚擾着，跑出跑進東牽西掣的，沒一個着落處。

隊長瞧着他們慌亂的模樣，忍不住拉開嗓子喊起來了：

「父老們！兄弟姊妹們！大家不要慌，要鎮靜點兒！××兵馬上就要開來屠殺我們了，軍隊救不了我們，我們只有大家團結起來，自己救自己！」

「好！大家團結起來，自己救自己呀！」

「跟你們一同打××小鬼去！」

暴雷也似的吶喊聲，從包圍着他們的人海裏轟了起來，中間夾着冒寒的咳嗽聲，和嗚嗚的人語聲。無戴的頭和臉在他們眼前晃動着，壯健的，憔悴的，枯槁的，凍傷了的。還有那各式各樣的眼睛，閃着憤怒的愁怨的恐怖的絕望的光。每個人的緊張急迫的心，都深深的表現在各人的眼裏，這些心又結成了一個大的心，在吶喊和喧鬧聲中，潑刺地跳躍着。

整個堡子裏的平靜空氣都被打破了，到處密佈着愁雲慘霧。在這愁慘的空氣裏，各人都忙忙碌碌的準備着武器。鋤頭，刀子，梭標，鐵棍，一切舊式的笨重的傢伙，都被從偏僻的地方搜了出來，執到各人手裏。

然而這興奮的時間並不很久，不多一會，天空中發出了「杭杭——」一陣子響，從東南方冉冉的飛來了六架敵機，分成了兩行，在堡子上方盤旋着，隨即便又施出了他們的慣技，向下拋着炸彈。

「蓬——轟！」

第一顆炸彈恰巧落在人家的羊欄裏，立刻，許多隻無辜羔羊的屍體，便隨着一團泥土飛揚到空中，鮮血像雨點一樣紛灑到人們頭面上來。

「散開！快快散開！不要擠在一塊兒！」

隊長用他有經驗的嗓子，聲嘶力竭地喊。可是，沒有誰理他，堡子裏的人瘋狂地四處亂跑，呼爹喚女的響成了一片。炸彈却又連續着落下來了，到處都是「蓬蓬——」「轟轟——」的聲響。許多房子很快的着上了火，梁木被燒得嘶嘶地叫着，變成了焦炭落下來。再加上助着火勢的風，整個堡子彷彿成了一片火海。

「要命呀！天殺的，難不成就沒得點兒人心嗎？」老太婆凸出了血紅的眼睛拚命地叫着。

「媽媽！快來呀！救命呀！」小孩子站在火海裏哭喊，落下來的還在燃燒的梁木塞斷了他的去路。

飛機却還不斷的在擲彈，蓬——轟——轟——的聲音，一連一聲的響。每一顆炸彈下來，地上被炸着的一切，便結成了黑壓壓的一團向上飛，人間的一切幸福和希望，也都隨着飛到毀滅的路上去。

終於，整個堡子都被轟炸焚燒得成了一片白地。堡子裏的人，扶老攜幼拖男帶女的，號哭着在路上一四散逃奔，各不相顧。他們的財產和僅有的一些平安生活，都被炸毀得毫無餘剩了。這突如其來的災難，使得他們都變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人，而前面，還有無限大的災難在等待着他們。至少，天寒地凍，無衣無食，便將使他們沒有生活的餘地。他們的胸中蓄滿了憤火，每個人都不缺少和敵人拚一下死活的決心，可是對於天空中的飛機，他們却眼睜睜的，沒有絲毫辦法。

杜季真看得幾乎冒出火來，恰好一架飛機盤旋到了他頂上，他便蹲下身子，咬緊牙關，高高舉起槍來，向上瞄準了，砰的就是一槍。

子彈「噹——」的直衝上天空去，正打在機翼上。機身在空中閃了閃，卻沒有跌落下來。但也幸虧有這一彈，使飛機上的人有了顧忌，不敢多事逗留的一齊飛了開去。

隊長見飛機已經去遠，便把歸隊的哨子吹了起來，等全隊的人都已齊集在他身邊，他使用沉痛的聲口說，照目前的形勢，他們區區十幾個人，在敵方大軍壓迫之下，是決計不能有所活動的了。倘若孤軍苦鬥，和自己方面的軍隊失了聯絡，說不定會全軍覆沒。而且一路上難民正多，聽憑他們被敵人

屠殺，也覺於心不忍，倒不如把和敵人抗爭的工作，改爲救護難民。等到把所有的難民護送到了省城，再化零爲整的和大隊集結在一起，徐圖規復，那時聲勢較前雄壯了，勝利也可以有把握一些。

他這樣說了，沒有人表示異議，於是便照着這辦法，大家分成了散兵線，遠遠的殿在那些難民們後面，保護着，徐徐向西南方行去。

路上所經過的地方，雖還沒有經敵人鐵蹄蹂躪過，但却同樣的荒涼冷落，四無人烟，只有滿地的積雪。塞外特有的朔風凜冽地吹着，吹得每個人都抖抖慄慄的打寒戰。哭泣，抱怨，咒罵，不停的從那些難民口裏發出着，饑餓的火餓燒穿了他們的心，疲勞拖住了他們的腿，使他們每走一步都要費極大的力氣。許多年老筋骨衰弱的人，受不住這內在的和外在的兩重夾攻，往往走着走着，半路上忽然仆進雪地裏去，便斷了氣。

這樣，一直走到晚上，他們這一大羣人，才算找到了一個破廟，安下身來。大家都像重新獲得了生命似的，盡力磨擦着身體上被凍得麻木了的部分，互相擁擠着取暖。又去採了些松枝來燃燒着，圍在一起烘火。火光熊熊的照着各人的臉，才略略現出了幾分活氣。

但到火光熄滅了，饑餓，寒冷，恐怖，便又緊緊咬着那些難民們的心。他們都低聲在黑暗裏嘆息着，發着絕望的呻吟。

這一夜，杜季真度過了他在生平最難受的時刻。從那些難民們身邊發出來的種種聲音，使他心頭

受了極大的創傷，留下永不泯滅的印象。他聽見餓得半死的老太婆在喃喃的咒罵着，禱告神佛顯靈，降災殃給毀滅了她一家的敵人。聽見患着肺病的少婦在寒氣裏拚命咳嗽，一壁撫拍着手裏的孩子唱催眠歌，孩子却在她懷裏呱呱的啼着索乳。聽見年青的漢子從睡夢裏吼醒轉來，發着憤怒的氣吞山河的絕叫。聽見失去了父母兄弟姊妹的人，躺在地上嚶嚶地啜泣。他幾乎一夜不會好生合眼。

第二天，天剛破曉，廟門外忽然又有了槍聲。這真是很出於他們意外的，他們誰都想不到敵人會進展得這樣的神速。其實也許是他們要保護難民，不自覺的走得太慢了罷，總之，敵人是已經逼近門外了。隊長連忙一蹶劣爬起來，揮手叫那些難民們快逃，一面又下令戒備，大家都伏在地上，把槍枝從牆縫裏伸出去，瞄準着外面。

「砰砰——劈拍」

戰爭又發動了，這次到來的是敵方的先頭部隊——騎兵，而且人數並不多，給了他們一個很清楚的射擊目標，他們都暗暗抱了個決心，要借着這破廟作掩護，把敵人全部殲滅了，報昨天轟炸堡子製造難民的仇。可是，「杭杭——」敵方的飛機又來了，又向下拋着炸彈，又是：

「轟——轟」

地上的雪和泥衝起來有半天高，

這真叫他們沒有辦法！他們不怕當面的敵人，只怕天空的轟炸。在這轟炸之下，藏着他們的破廟，

成了最危險的目標，他們不能不退却了。大家便又分成了散兵線，在雪地裏匍匐着，爬到破廟後面的松林裏去。

在這一次的退却裏，他們受到了不小的損失。一顆子彈「噓——」的從杜季真頭上擦過去，擦去了他三分頭皮，落在前面雪地裏，泛起一陣白烟。杜季真不由得縮了縮頸子，伸手摸一摸腦袋，很幸運的覺得他還活着。可是，他清清楚楚的看見，那拋棄了父母家庭，硬要加進他們中間來，平素非常活潑淘氣的年青漢子德泉，却被一顆流彈打破了頭蓋，腦漿飛濺出來，一豎不響的就倒在雪地裏了。

杜季真一陣心痛，他把身子埋在雪裏，好半晌拾不起來。

四

在一面抵抗一面退却中，他們又走了一整天，才遠遠的望見了省城。

可是隨即便有一種奇異的景象進入他們眼裏來了。他們看見，在城外那廣大的鋪滿了積雪的平地上，正展開了一列長蛇似的軍用汽車，車上堆滿了箱籠輜重，還有一包包用報紙包着的看不出什麼來的東西。每輛車上都站着衛兵，手裏執着皮鞭，看見有難民攀緣上車來，便舉起鞭子，把他們打得跌進白皚皚的雪地裏去。

哭泣，號叫，哀求，和皮鞭着在人肉上的「拍拍」聲，震破了四周和平安靜的空氣。

『怎麼了？』他們每個人都懷着不小的疑問，暗暗地吃驚着，不知道眼前到底是怎麼回事。

杜季真被好奇心驅使着，不自覺的走到車前去探望。剛走到一輛車前，不提防那車上的衛兵，不分青紅皂白的照準他也是一鞭。立刻，頭面上便感到一陣火辣辣的痛楚。他把手揉揉着那紅腫的傷痕，怒火忍不住直冒起來，不容理智有活動的餘裕，便把背上的槍枝放平，瞄準了那衛兵，待要開放。

可是隊長却搶步上前，把他阻住了，一壁從雪地上扶起了一個被打跌的難民來問道：

「怎麼的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那難民見車子已嬌嬌的在開動了，胆子不禁壯了起來，便摸着他被打傷了的面孔，氣憤憤的紅着臉說：

「媽的這真是那兒說起！××兵還沒開來，當主席的倒先逃跑了，還帶上這麼多大土！」

「真的？」隊長和杜季真止不住同時問出了這一聲。

「誰還哄你們不信，請瞧！」那難民恨恨的把手指着在雪地上長蛇般蠕動的那一列軍用汽車

羣。

杜季真氣得頭腦都幾乎炸裂開來了，他的眼裏射出強烈的情怒的光，一抬手，便又擊起了他的槍。隊長連忙阻止他，但已來不及，「碰——」的一聲，震得靜謐的四野都發着回響。

這一顆子彈並沒有打中什麼，但顯然已引起了前面那列軍用汽車的恐慌，開得更加快捷起來。杜季真收起了槍，不禁有些悵然，心頭像失落了什麼似的，很不痛快。他把眼光凝視在隊長臉上，

要看他怎樣應付當前的事態，其他的人也都把眼轉向着隊長。

「完了！」隊長低聲嘆息着，拍了一下腿。「想不到當軍人的會這樣沒用！他們既不肯負守土的責任，甚至敵人還沒有來，就先把省城重重地讓了出來，我們空有滿腔熱血，也沒辦法，現在只好暫且退進口裏去再說。」

「這不行！隊長！」年輕性躁的徐繼明，又發起他的牛性來了。「我們爲什麼要退？他們不肯負守土的責任，不妨就由我們來負。不要說我們還有十個人，便是只剩一槍一彈，也要和敵人拚個死活！」

隊長的容色不禁一動，但隨即便又愀然地說：

「我也未嘗不這樣想，不過白白犧牲了太不值得！現在我們身上的責任更加重大了，救亡圖存，全靠我們這班人的力量。我們要保全實力，慢慢的設法恢復。所以我主張我們還是先退下去，再謀進展。」

大家沒有什麼可說的了，雖然心頭都有些不甘，但覺得隊長的話也有理由，犧牲總要有代價，無代價的犧牲是不值得的。於是，便只好依着隊長的命令，全隊都退往口內去。不過他們都是些年青人，這樣重大的憤怒實在不容易抑壓得住。一壁垂頭喪氣的走，一壁使勁踢着地上的雪，詛咒着，謾罵着，路便爲他們詛咒謾罵的聲音顯得熱鬧起來。他們周身的血液都被大的熱心和憤怒熱燒得沸騰着，忘記了一切襲到他們身上來的寒冷，饑餓，疲倦。這樣，一直走到午後，那裏在黃色風沙裏的萬里

長城，遠遠的展開在他們眼前了。他們每個人都像見了親人般的喜悅，可又像受了極大的委屈般，個個眼裏都滾下了淚。

『口令！』防守在口內的兵士衝着他們喊了。

『我們是××軍。』

『停着，不許進來！上面有命令，說是這次口口失守，都是你們××軍的過失，現在就責成你們收復失地，有敢闖進口內來的，立刻格殺勿論。』

這一番話使得他們都怒氣填膺的嘩噪起來：

『怎麼說？倒是我們的過失？敵人還沒有來，省主席就帶着他的家私烟土跑了，干我們什麼事？』
『這是上面的命令，我們也管不清許多。』防守在口內的兵士冷冷的說。

一種進退兩難的感覺緊緊抓住了他們每個人的心，他們站在口外面，清清楚楚的看得見口內的土地，看得見許多汽車，馬車，人力車，排子車，水車，牛車，還有人和駱駝，載着大餅，窩窩頭，炮彈，槍彈，一直線的從那灰色的古城裏向萬里長城進發，可是他們的腳步却踏不進那土地。他們迷惘了，只好都把眼望着隊長。

隊長呆了一會，忽然縱聲狂笑了起來，是一種傷心到極點的笑。他噙着眼淚，把背上的槍卸了下來，高高擎在手裏，回身撲奔原路去說：

「弟兄們，這正是我們殺身成仁的時候了！爲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也爲了整個人類的前途，我們就不要管有代價沒有代價，拚着把我們的身體犧牲了罷！」

「好呀！反正兩頭都沒有活路，我們就拚着來作一場光榮的犧牲！」杜季真第一個興奮而又憤慨地附和着喊，其他的人也都執着槍，吶喊着，隨了隊長向原路奔去。血液沸湧到他們頭上來，使他們眼前都有些昏花模糊了。他們雖然只有十個人，可是精誠却要感動天地。

道路已完全不是和他們來時所經過的一樣，從沿路逃奔過來的難民們口裏，他們知道敵人已毫不費力的佔領了省城，河山已變易了顏色。這消息，使他們憤慨得幾乎泣下血來。可是不容他們有多少猶豫的時間，敵人的先頭部隊已很快的接近到他們面前，黑壓壓的一片，在雪地上驍突地進行着，也整不清有多少，當先一面旗子，似乎在向他們作着惡毒的譏笑。

「散開！」隊長悲壯地喊，他已經清清楚楚的看出了他們這一隊人的命運，這是他們的末日到了，也是他們光榮的犧牲時候到了。

隊伍立刻分散開來，各自找着樹木丘陵做掩護，屏着息，全身都蹲在雪地上，盡量把體積縮小，只光着兩隻大眼，瞄準着對面的敵人。

「砰！——拍！——砰砰！——劈拍！——轟！」

駭疑在雪地上的敵人的長蛇斷了，分散成一堆堆的黑點，同時步槍和機關槍野獸般的怒吼起

來，中間還夾着重炮的聲音：「蓬——」

杜季真像忘懷了自己似的，只是機械地把子彈推進槍膛裏去，連連扳着槍機，也不顧每顆子彈能否命中敵人。他知道這完全是無益的，敵人的人數比他們有十倍百倍的多，他就使他所耗的子彈都能命中也不中用。這時，正有一顆開花彈落在距離他二百米遠處的徐繼明身邊，「蓬——」的一響，他看見他這位年輕而又帶有一些牛性的同伴全身都碎成了齏粉，肉片，衣服片，亂紛紛的落將下來。但他只是微笑着，繼續開他的槍，一些都不動心。終於，他所有的子彈完全用罄了。忽然，一縷火光在他眼前一閃，他的肩頭感到一陣劇烈的痛楚，同時他手裏的槍也爆炸了起來。他喊了一聲，便完全失去了知覺。

五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杜季真悠悠的醒了轉來。他側了下身子，立刻肩頭上便澈心澈肺的痛。這時他才發覺他左邊的手臂已經沒有了。他閉上眼，一幕幕戰爭的慘劇便又重現在他眼前：他看到埋伏在雪地裏的他們的隊伍，看到從對面雨點般飛過來的子彈，看到被炮彈炸成了齏粉的徐繼明的肉片衣服片，看到在他面前閃現的火花和他手裏爆炸的槍。可是，到他睜開眼來，他便吃驚地發覺他並不是在冰天雪地的戰場上，而是在一間昏暗的病房裏。頭上頂着墨黑的屋梁，身上蓋着污舊的被單。「奇怪！」他不由得喊了一聲，掙扎着要坐起來，但不等他的身體轉動，一個女護士已笑盈盈的

走過來，把他按住了，並且溫柔地向他問：

「醒了嗎？覺得怎樣？」

杜季真只向那女護士臉上望了一眼，不禁更加詫異得怪聲叫了起來。

「啊！露玲，你怎麼也在這裏？我難道是在夢裏嗎？再不然便是我們都死了，大家都在黃泉路上。」

「不，季真，這是真實的，並不是夢。我們都沒有死，却是在人世間重新相會了。」葉露玲笑盈盈地說，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護士衣服，左邊袖口上繫着個紅十字臂章，一縷黑髮露出在同樣有一個紅十字標識的一頂白帽外面，襯着她那白中透紅的粉臉，比較從前似乎更美麗了許多。

杜季真把他僅有一隻手的手指放在口裏一咬，覺得痛，知道不是夢，不禁喜歡得流下淚來說：

「露玲，真想不到，我們居然會有再見的一天，我差不多是九死一生的了！現在，請你告訴我，我到底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啊！這真是危險極了！說起來你也許會不相信，敵人正預備把你們澈底消滅的時候，我方軍隊恰好跑步趕上了前線，把敵人抵擋住了。我們也就得以在他們的抵抗下，把你救了出來。」

「現在他們呢？他們在哪裏？」

「誰？」葉露玲茫然地問。

「就是那些和我在一起的忠勇的同伴們，他們都是保衛我們國家民族的健兒，我希望他們都

能安全地存在着才好。」

葉露玲黯然的搖了搖頭。

「我也不知你的同伴有多少，不過我們從那地方救起來的人只有你一個，因為你還沒斷氣。」

「這樣說來，他們一定都已經沒了。」

葉露玲不作聲，她的頭徐徐的低垂了下去。杜季真從她的容色上讀到了一切不幸的消息，他的身體彷彿落進了冰窖似的。想到幾個月來大家在一起相依如命的生活，想到做着隊長的鄧應權那沉毅勇敢視死如歸的精神，一陣心酸，眼淚忍不住如雨一樣的落將下來。要不是因為房裏還有旁的傷兵們在着，他真想放聲號啕起來了。

「不要傷心，季真，他們都已經達到了獻身給這時代和這民族的目的了，他們的靈魂在天堂裏一定也是很安逸的。你還是安心靜養一會罷，醫生說你雖然失了一條手臂，幸虧流血不多，並不怎樣危險，不過最要緊的還是好好的將息精神，不要受什麼刺激。我真不該把這一切消息都告訴了你，引起你的傷心。現在，請你趕快不要難過，我們只要留下生命來，將來不論什麼事都可以幹的。不是嗎？大的希望還在我們前面呢！我還有別的受傷的人要看護，不能多陪你了，過一會再來看你。」葉露玲溫柔地說着，又把蓋在杜季真身上的被單拉上了些，便嫻嫻地走開去了。

杜季真不哭了，他只圓睜着眼睛，呆呆的望着在他頭頂上的屋梁。悲痛的感情像一陣輕煙般

從他身上走了過去，希望的火焰又在他心裏燃燒起來。他想到過去寄託在葉露玲身上的種種美麗的夢想，想到葉露玲現在對他和從前完全不同的親密的態度，這些想念都把他引到一個有利的結論上去，使他覺得這正是重新向她提出關係他們兩人切身問題來的好機會。雖然這次戰爭是失敗了，他並沒有得到光榮的凱旋，然而他容易九死一生的逃出了死神的掌握，難道還不容許他享受一些人世間桃色的幸福嗎？

他這樣想着，滿心都盼望葉露玲再來。可是葉露玲却好像有意要引他焦急似的，許久不把她的影子出現在他眼前。直到他由盼望而發生了饑餓的感覺，她才捧着一盆菜湯和一盆饅頭，緩緩的走到他面前來，笑着說：

『你餓了嗎？不要動，我來喂給你吃。』

杜季真看見了葉露玲，又完全忘記了他的饑餓，他隨着她把菜湯放在他牀前的茶几上，又坐到牀沿上來，把饅頭送給他吃，他連忙伸出那僅有的一隻手來，把她的手腕握住了，熱情地說：

『露玲，慢着，我有一句話要對你說，你可還記得……記得……』

『記得什麼？』

『就是去年這時候，我在你家裏向你提出來的問題：你到底愛不愛我？』

葉露玲面上一紅，但卻並沒有拒絕的表示，她只含羞地啞了一聲說：

『你怎麼老愛提起過去的事？我們要把過去完全拋開忘記，努力着現在，希望着未來。』

杜季真細細的把葉露玲這時的態度和從前比較了一下，很明顯的看出了這裏面的差別，他開始感到這一刻時間的可寶貴了，便鼓着極大的勇氣說：

『不過這樁事却不容易拋開忘記。你如若不給我一個答覆，我就是死也不甘心的！』

『你要我怎樣答覆你呢？我想，不如先問你自己，到底愛不愛我？』葉露玲的聲音細得幾乎聽不出來。

杜季真的心裏像在開着特別快車，周身感覺異樣的輕鬆，連肩頭上的痛楚都被他忘記了。他吃的笑着說：

『我……我自然是愛你的，還用得着問嗎？』

『那麼，我也愛你就是了，又何必多問呢？』葉露玲的聲音仍舊細得像蚊子哼一樣。

這意外的滿足反而使杜季真的頭腦裏感到一陣劇烈的暈眩，他連忙定一定神，瞧着四周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們，便把他那僅有的一條膀臂，牢牢勾住了葉露玲的頸子，把他的嘴唇印到她的嘴唇上去。

尾聲

到五月的末尾，時局漸漸的安定了下來，一度受到戰爭威脅非常恐慌的古城，在杯酒聯歡聲中，又恢復到和平時一樣平靜的狀態。而杜季真也就在這平靜的空氣裏和葉露玲結了婚。他失去一條手臂，却贏得了一個美麗的妻子，在旁人的眼裏，他是值得羨慕的。

禮堂借在一家旅館裏，儀式很簡單，因為他們在北方並沒有多少親友。杜季真的父母遙遠地從上海趕來了，這一雙老人，似乎因為思子心切，看過去龍鐘了許多。他們見杜季真不但沒有死，而且獲得了如花美眷，不禁笑得老眼裏都流出淚來。葉常青卻沒有來，只匯了一萬元錢來給他女兒添粧。這一位手腕幹練的銀行家，雖然已經遭到了生命裏空前未有的失敗，可還不忘記把幸福加到他女兒身上去。

晚上，筵席散了，所有的賓客們都帶着喜氣告辭歸去，他們一同回到借在旅館裏的洞房裏來。洞房裏佈置得也還富麗，親友雖不多，但送來的花籃銀盾却也把這一間小小的房間點綴得充滿了活氣。杜季真興奮而又疲倦地喘息着，熱情地坐到葉露玲身旁去說：

「露玲，我真想不到我居然會有和你結合的一天，今天你可累了嗎？」

葉露玲搖搖頭，回給杜季真一個甜蜜的微笑。忽然，她像想起了什麼使她傷感的事體，臉上的光輝的笑容消滅了，代替上來的是一幅愁慘的臉色。這使杜季真不禁有些着急起來，連忙把僅有的一條手臂摟住她，懇切地說道：

「親愛的，你想到什麼了？今天是我们結婚的第一天，大家都應該歡歡喜喜的，怎麼你反憂鬱起來了。」

「我想……還是不要說了罷！」

「說一定要說，現在我們兩人已是一體了，誰都不容有絲毫隔膜的。」

「其實也沒什麼，我是想起了在我們今天這場婚禮裏，舊日的朋友竟沒有一個來參加，未免太覺掃興！方才郁女士還向我問起孫婉霞，我竟不知該怎樣回答她才好。你想，要是孫婉霞也在這裏，我們的婚禮不是要熱鬧得多嗎？這一位熱情的朋友，我不知道將來還有沒有和她再見的機緣，倘若沒有，那實在太使人傷心了！」

「不會的！」杜季真用慰安的口吻說：「你將來一定會再見到她，並且說不定會和她相見在未來偉大的時代裏。那時候，你的心將和她的心一同鼓動着。」

「但顯能有這樣的一天！」葉露玲笑了，眼裏却含着晶瑩的淚。

杜季真似乎也回憶起了一些舊事，不過這回憶卻並不使他傷感，只使他感到勝利的驕傲。他笑嘻嘻的對葉露玲說：

『你想起孫婉霞，我却想起林幻心來了。說起來真好笑得很！我那時老覺得你是在愛着他，尤其是在你拒絕向我表示愛情以後，我的懷疑更加深刻了。這是無怪其然的，拿他和我比較起來，他是不論在那一點上都比我更容易贏得你的愛心。爲了有他，我對你差不多完全絕望了。你不是有一個時候詫異我爲什麼多時不到你那邊去嗎？其實我却是怕和他在一起，被你看得低下去了呢！誰知現在勝利地佔有你的反而是我，不是他，他已經不知漂泊到什麼地方去了。』

杜季真越說越得意，可是葉露玲却給了他冷冷的一擊。

『你說得不錯，我那時確實是有些愛他的。』

『是嗎？』杜季真不禁感到了一些輕微的妒意。

『不過我現在已經嫁了你，我的心目中就只有你一個人了。』葉露玲看出了杜季真臉色的變化，連忙笑着分辯說。

杜季真的心歡暢地一跳，忍不住在葉露玲的臉上吻了一下。他感覺他的生命在昇華了，桌上几上陳列着的花籃銀盾，都彷彿窸窣地在笑着向他祝福。他不自覺的走過去，一隻隻的檢視着。突然，他在一隻花籃面前站住了，銳聲的叫了起來，喊着葉露玲說：

「露玲，你不是說今天我們的婚禮沒有舊日的朋友來參加嗎？誰知居然竟有一個人來了。」

「誰？」葉露玲詫異地問，一壁飛步走到杜季真面前來，看他手裏的花籃。花籃上繫着張鮮色的
小紙片，上面寫着五個小小的蘇體字：「林幻心謹賀！」她不禁呆了一呆，眼光裏立刻現出懊喪和惋惜，那意思好像說：「我錯了！早知道他也在這里，我應該去追求他的。」

杜季真讀出了葉露玲眼裏的意思，他止不住起了一些輕微的妒忌和憤怒。但他能够怎樣呢？他是百不如人的，唯一爲他所有的就只一些溫存。這時他也就只好用他的溫存去打動葉露玲說：

「露玲，我自覺沒有一樣配得上你，不過有一件事差堪自傲的，就是對你的一些始終不變的精誠。爲了這一些精誠，我希望你把其他一切都忘記了罷。」

葉露玲突然全身撲進杜季真懷裏來，嗚咽地說：

「季真，我聽你的話，我願意把一切都忘記。其實我現在正如王爾德所說的那樣：「一個女子所以要結婚，只因爲她是倦了。」是的，我是倦了，倦了呵！」

「你倦了，那就睡在我的愛撫裏罷。」杜季真暗暗在心裏這樣說，他開始放下手裏的花籃，把葉露玲扶到牀前去。

第二天，他們一同搬到了新居裏。新居早就租好了，是一個小小的四合院，房金每月不過十元錢。

正當杜季真和葉露玲忙忙碌碌的指揮着僕役，把新買來的傢俱，安置到他們所認為適宜的地位上去的時候，門外面，忽然闖進一個模樣非常落拓的青年來。他一直闖到杜季真面前，笑嘻嘻的伸出一隻手來和他握。

杜季真只向那人臉上望得一眼，便不禁驚呼了起來。

「啊！幻心！」

接着是一次熱烈而又堅固的握手。

葉露玲也笑着把林幻心的手握住了。她望着他，似乎有無盡的話想和他說，但隨即便明白了她現在所處的地位，連忙悵然的離開了他的手，索性避了起來，單讓杜季真招待他的客人。

杜季真隨手請林幻心在他新買來的沙發上坐下，他就坐在他的對面，留心打量着他。林幻心現在已完全變了一番樣子，他的臉色較前蒼老憔悴了許多，一望而知是在風塵中奔走慣了的，頭髮好像已有幾個月沒有修剪，亂蓬蓬的盪起着，身上的一件西裝外套充滿了斑斑點點的油漬和污點，彷彿是從垃圾桶裏撿起來似的。杜季真詫異地望着這完全變態了的朋友，不知要向他說什麼話才好，過了好一會，才勉強迸出兩句話來說：

「幻心，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裡相會，你現在是在從事什麼工作？」

「工作？」林幻心輕蔑地冷笑了一聲說：「你以為現在還有什麼平凡瑣碎的工作是值得我來

『從事的嗎？』

杜季真暗暗喫驚於林幻心那粗獷無禮的態度，同時也爲他那態度稍稍感受到一些壓迫。不過他並不怪他。因爲他清清楚楚的看出在他那態度後面，具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堅決、勇敢，和要實現他所懷抱的信念的血誠。他不禁喃喃地驚歎着說：

『幻心，你變了！變到我幾乎不認識你了！』

『是的，我變了。』林幻心仍舊用他那嚴冷到使人發抖的聲音說：『變化得最大的是我的觀念。在從前，我也和耶穌基督一樣，有誰來打我的左臉，我把右邊的臉都給他打。可是現在，你看着罷，誰要打我一記，我就要還他兩記。因爲我已經澈底地明瞭了，愛的力量是不足以使被罪惡毒害了的心復活起來的，只有用罪惡來對付罪惡，才能澈底消滅罪惡。爲了要使大家都走上新的光明的道路上去，我不惜讓我的心爲我自己強暴的舉動痛楚着，使一切阻礙大家走到新的光明的道路上去的敵人的血，從我不願傷害一匹螻蟻的手裏流將出來。』

杜季真莫明其妙地聽着，他的簡單的頭腦使他很難理解林幻心口裏高深的理論。他只好用敷衍的口吻說：

『幻心，我覺得你的思想和我愈離愈遠，我簡直完全不能明白你了。』

『你不能明白我嗎？哈哈！不過我相信你總有一天會明白我的，而且明白我的人正多着呢！』林

幻心開始放聲大笑了起來，是一種有出路的健康的朗朗的笑聲。但隨即他便又把他的笑容收斂了，正色向杜季真說：「季真，我盡朋友之誼忠告你一句，希望你不要滿足於個人的幸福生活，你要時時刻刻的記念着我們的國家民族和全人類在帝國主義者壓迫下所受的苦難。」

「一定的，我決不會忘記！」杜季真肯定地說。

林幻心哼了一聲。這時，僕役正在牆壁上裝着鏡框，鉄錘擊着洋釘，發出洪大的聲響。林幻心似乎覺得這屋裏的空氣很不適宜於他，便站起身來，吐了一口長氣，向杜季真說：

「你們現在大概很忙罷，我不多打擾了，再會！」

杜季真也忘記了挽留，他茫然的把林幻心送出門來。直到送近門口，他才記憶起了似地問：

「你現在預備到哪裡去？」

「你不要管我到哪裏去，我是不論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的。——啊！我還忘記回答你了，你不是問我現在從事什麼工作嗎？好！我就告訴你。我現在的工作是：加進我們民族的中間去，對於一切壓迫我們民族，出賣我們民族利益，和阻止歷史的車輪向必然的道路上前進的人，用我們全民族的力量來消除他。」

杜季真茫然的站在門前，對着林幻心的臉，歎息地說：

「我覺得中國的前途真好像謎一樣！」

「你是這樣覺着的嗎？」林幻心輕蔑地冷笑說：「但我的看法却稍稍與你不同。在我的眼裏，中國之謎是早已不存在的了。我確切地知道未來的中國將要走向那一條路上去，並且要盡力幫助着牠走。」

杜季真瞧着一陣北方特有的灰土捲走了林幻心的影子，回轉身來，把他僅有的一隻手掩上了門，默默地說了聲：

「偉大的未來！」



温 涛 作

淨火

每冊實價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民國廿八年五月月初版

經售處

上海
光緒明書局
兄弟雜誌公司
中國雜誌公司
五洲書報社
世界書局
合文堂書局
美英公司
正上海書局
星加坡
與公司

著者 周揚
發行所 洪流出版社
上海愚園路愚各邨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7.7.242

(5)

\$1 元 → 價實冊每
運費郵加酌埠外